《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七〇册目次

蠡海集一卷 （明）王逵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〇〇一
草木子四卷 （明）葉子奇撰 明嘉靖八年廖直顯刻本 〇三三
讕言長語一卷 （明）曹安撰 明正德十三年趙元刻本 〇九八
蟫精雋十六卷 存八卷（九至十六） （明）徐伯齡撰 明鈔本 一二六
陳眉公訂正震澤長語二卷 （明）王鏊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一七五
寶顏堂井觀瑣言三卷 （宋）鄭瑗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二一五
南園漫錄十卷 （明）張志淳撰 明嘉靖刻本 二四一
寶顏堂訂正雨航雜錄二卷 （明）馮時可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三〇六

采芹錄四卷 （明）徐三重撰 清初鈔本 三四二
畫禪室隨筆四卷 （明）董其昌撰 清初刻本 四〇一
分甘餘話四卷 （清）王士禎撰 清康熙刻本 四八二
負暄野錄二卷 （宋）陳槱撰 明鈔本（四庫底本） 五三〇

蠡海集一卷

（明）王逵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蠡海集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宋王逵撰。案宋有三王逵。其一王逵，不知何許人。仁宗時官江南西路轉運使，調淮南轉運使。包拯連具七章彈之，具載拯奏議中。極斥其貪鄙酷虐，似非能著書之人。其一王逵，濮陽人，天禧三年進士，官刑部郎中。其所著作，惟呂希哲雜記載其贈蔡襄詩一首。阮閱詩話總龜載其詠酒帘一聯。不聞更有此書。其一王逵，淄州人，建炎中知徐州王復之孫，紹興中太僕丞王份之子。其所著作，惟盧浦筆記載送田鄂詩一首。亦不聞有此書。此書中論脈一條，稱七表八裏九道計二十四，見之於叔和脈訣，是熙寧閒書也。前兩王逵不得見。論百刻一條，稱趙緣督又有一說，是至元以後書也。後王逵亦不得見，又安得而引之耶。考明黃姬水貧士傳載王逵，錢塘人，足一跛，家極貧，無以給朝夕，因賣藥，復不繼，又市卜。博究子史百家，客至，輒談今古不休。人知其辨博，每以疑難質之，無不口應。列其人於張介福之後，王賓之前，蓋洪武、永樂閒人。作是書者，必此王逵。商濬刻稗海時，未及詳考，誤以為宋王逵也。其學蓋出於邵子。其書亦規摹觀物外篇，分天文、地理、人身、庶物、歷數、氣候、鬼神、事義八門。皆即數究理，推求天地人物之所以然。雖頗穿鑿，而亦時有精義。世稱二十四番花信風，楊慎丹鉛錄引梁元帝之說，別無出典，殆由依託。其說亦參差不合。惟此書所列最有條理，當必有所受之云。

朱

天文類

雲爲陽用故龍騰則雲起風爲陰用故虎嘯則風生或以雲爲陰風爲陽者謂其體也蓋雲乃陰之體升而爲陽之用風乃陽之體散而爲陰之用是以雲起也石必蒸風行也土必燥

雲爲陽陽生施雨爲陰陰生化陽施而陰化故雲密則雨降陽施而陰不能化則有雲而無雨未有陽

不施而陰能化者故有雨則未嘗無雲也是以易曰雲行雨施蓋陽可攝陰陰不能強陽也

天之色蒼蒼然也而前輩曰丹霄曰絳霄河漢曰銀河可也而曰絳河蓋觀天者以北極爲標準所仰視而見者皆在於北極之南故稱之曰丹曰絳借南之色以爲喻也

紫間色而天垣稱紫微豈非寓意之精乎夫紫之爲色赤與黑相合而成也水火相交陰陽相感而後萬物以之而爲生萬物以之而爲生是故爲萬物之主宰矣

或曰霜能殺物雪能養物何也蓋雪生於雲霜則無雲霜殺物露滋物何也蓋霜歷陰位露歷陽位是以春霜亦不殺穢露亦不生

雪爲陰之極全得水之成數雪花每每皆六出霜雪者雨露之凝結水從金生氣盈而見母是以霜雪色皆白也

雪者雨之凝也因高而寒極故雨凝而爲雪也其雨雪相雜者雲有高低之異也低者則爲雨高者則爲雪

太陰之行與日同宮爲晦朔對宮爲望日明晝月明夜初一初二日月同於卯時出卯宮至酉時日月俱沒於酉位故月夜行於地下出地下日稍近則不能明也初三初四卯時月到寅宮自寅加卯遍數至申位逢酉故月生於申初五初六卯時月到丑宮自丑加卯遍數至未位逢酉故月生於未初七初八初九卯時月到子宮自子加卯遍數至午位逢酉故月生於午初十十一卯時月到亥宮

自亥加卯遍數至巳位逢酉故月生於巳十二十三卯時月到戌宮自戌加卯遍數至辰位逢酉故月生於辰十四十五十六卯時月到酉宮自酉加卯遍數至卯位逢酉故月生於酉十七十八卯時月到申宮自申加卯遍數至寅位逢酉故月死於申十九二十卯時月到未宮自未加卯遍數至丑位逢酉故月死於未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卯時月到午宮自午加卯遍數至子位逢酉故月死於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卯時月到巳宮自巳加

卯遍數至亥位逢酉故月死於巳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卯時月到辰宮自辰加卯遍數至戌位逢酉故月死於辰三十日卯時月到卯宮自與日近故月全死與日會而爲晦矣是以初一二卯時出初三四辰時出初五六巳時出初七八九午時出初十十一未時出十二三申時出十四五六酉時出十七八戌時出十九二十亥時出廿一二三子時出二十四五六丑時出二十七八九寅時出三十日亦卯時出也蓋月出地上則明卯酉分地平卯酉上爲出地卯酉下爲入地日生於東月生於西其此之謂歟

雨露霜雪之化也金爲氣始天降氣是因其色而可知前言氣爲金金乃水之母氣盈而其色見亦此義也

北斗位北而得七爲火之成數南斗位南而得六爲水之成數此乃陰陽精神交感之義也日生於東乃有西酉之雞月生於西乃有東卯之兔此陰陽魂魄往來之義也

春之風自下而升上夏之風横行於空中即紙鳶以觀之春則能起交夏則不能起矣穐之風自上而降下木葉因之而隕落冬之風着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也

或問曰夏月龍行雨餘月否者何答曰雨陰從地生夏日陽極在上陰豈能生而升乎不升則不降龍潛湫潭幽陰之處一動而出陰氣得附之以升既升必降散而爲雨故夏日之雨則龍行也

木強而金弱生氣升而發于聲金強而木弱殺氣降

而見于形故春則雷鳴秋則霜隕

日之食也月輪掩之故遭食處必虧缺月之食也闇虛蔽之月本無光借日光以爲明行當日之正對值闇虛而爲食闇虛本氣故但能蔽其光遭食之處光隱而魄露焉

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張弓少雨多風蓋月有九行月行八道青白赤黑各二道皆出入於黃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南則爲陽道道不中而過北則爲陰道行陽道則旱行陰道則潦月借日爲光月生如仰瓦則行陰道如張弓則行陽道也明矣

陽經而陰緯經之體縱緯之體橫故天之度爲經縱五星之纏爲緯橫縱爲經而靜故列宿曰經星橫爲緯而動故五星爲緯星也

地理類

潮之說多矣蓋潮本屬陰陰極則動月亦陰也與之同類月行過於子午極處則潮起初一二日卯時月在卯自卯順數一時一位當時至午位故午時潮初三初四日卯時月在寅以寅加卯順數至未時在午位故未時潮初五初六日卯時月在丑以丑加卯順數至申時在午位故申時潮初七初八初九日卯時月在子以子加卯順數至酉時在午位故酉時潮初十十一日卯時月到亥以亥加卯順數至戌時在午位故戌時潮十二十三日卯時月在戌以戌加卯順數至亥時在午位故亥時潮十四十五十六日卯時月在酉以酉加卯順數至子時在午位故子時潮下半月與此同凡日臨子午海水必起但上半月晝爲潮夜爲汐下半月夜爲潮晝爲汐皆月行於子午之位也波濤洶湧者由江勢曲折沙渾深淺激之而使然也

凡掘地作坎出其土既成坎以其土實之則耗半矣其故何也蓋萬物精氣以爲質一動則氣泄氣泄則質爲之損也

地爲天之平地半以上氣陽主之地半以下水陰主之

地之上陽也客陰來脇和而爲雨地之下陰也客陽

來脇散而爲風故雨從天降風從地生

萬物之生也本乎天故其生質也皆圓父之道也惟石之生也或方方者爲地之骨也

陽無形陰有形故陽散而爲風陰蓄而爲水陽氣出乎地之上爲風風燥物陰氣潛乎地之下爲水水濕物風則無形水則有形也

水味鹹水性然也而海水獨苦鹹蓋亢極而反之義也水極則反火乃爲鹹苦然過土而煎熬爲鹽則純鹹矣是藉土以制其太過遂能復其本性云

氣因卑而就高水從高而趨下水出於高原氣之化也水歸於川澤氣之鍾也以是可見夫陰陽原始反終之義焉蓋氣之始自極卑而至於極高亢塞乎六虛莫不因卑而就高也水之始自極高而至於極卑汎濫乎四海莫不從高而趨下也

夫潮之至必自東而起其故何也蓋百川之水盡皆東赴及其氣之至也潮從東起皆返本之義存焉然東方卯辰之位卯爲升氣之盛辰爲龍變之鄉是以潮起於東不在於他方也

人身類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陰之數二四六八十蓋陽之數有首而無尾陰之數有尾而無首是以陽會於首而不至於足陰會於足而不至於首也

人之水溝穴在鼻下口上一名人中蓋居人身天地之中也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曰人中或曰人有九竅自人中巳上者皆兩自人中巳下者皆一若天地交泰之義者則鑿矣

人與畜凡動物血皆赤者血爲陰屬水坎爲水中含陽血色赤所含者陽也離中之交生氣之動也去體久即黑熟之亦黑返本之義也

凡人之身人中至尾閭爲督脉屬陽離交至會陰爲任脉屬陰兩臂表爲陽裏爲陰在身之上應天傾西北故臂斂歸内兩股外後爲陽内前爲陰在身之下應地不滿東南故膝屈向後身之上象西北法天爲陰不足身之下象東南法地爲陽不足也

七政麗乎天七竅在乎首七政之晃在於極之南七

竅之用在於面之前黃道經南天以行七政傾於前也故人之鞠躬亦向前耳目爲陽也故便左手足爲陰故便右亦天地之義爾

女人產育哺養以乳乳之體居經絡氣血始終之間也蓋自寅時氣始於手太陰肺經出於雲門穴雲門在乳上陰陽繼續以行遇十二經至丑時歸於足厥陰肝經入於期門穴期門在乳下出於上入於下肺領氣肝藏血乳正居於其間也

男得陽氣根於子女得陰氣根於午男子之生也抱母向於子女子之生也負母向於午也或曰男生必伏女生必偃謂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予以爲非陽氣也乃生氣也男氣盛於陽女氣盛於陰背爲陽腹爲陰觀溺水而死者可知矣男伏而女偃

人之夢非神與物交乃魂與物接蓋開目爲陽魂居其位閉目爲陰魂離其位則有時乎與物接故寤而夢生焉神則處乎中如將帥爲一身之主宰而外之則死矣故方士家出神則其生如死然若夫有化而爲二爲三五彼此皆能動靜者則又非純皆神矣或兼魂與魄也間有煉養初成出而不能返則死出而有滯則病又可驗故曰夢乃魂與物接也況夢之事雖皓首頹年未嘗自以爲老也凡所歷多少壯時事亦可驗矣蓋魂爲少陽之氣也

男子氣在於陰女子氣在於乳坎爲男位北在下離爲女位南在上故也

禽獸之音偏於一故無智雖有智亦偏一巧舌縱多

轉聲亦不具五音也人之音外配五行內應五藏各無欠缺故人爲萬物之靈也

尻神之說北方尤重之且人一身各有神而獨取尻者何也蓋人頭員法天足方法地尻者尾骶也居脊骨之竅處任一身柱骨之重而當百骸之中法乎人所以獨取此以喻意

人神之說逐日流行遍于四體百骸而不至耳目者何也蓋耳聰目明司視聽神明出入之户牖故不係於四體百骸之中

天之氣爲陽陽必降地之氣爲陰陰必升故人身手
足三陽自手而頭自頭而足手足三陰自足而腦
腹自腦腹而至于手 此陽降而陰升明矣
七損八益之說始於軒岐前人辯之亦已明矣然的
指不離乎易數且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乃數之極
極則不生惟變化爾八爲少陰七爲少陽少則生
育生育之道交媾存乎其間故八交七七交八八
交七是以女子之生也七月而齒七歲而齔二七
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絕七交八是以男子之生

也八月而齒八歲而齔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
癸絕蓋男子少陽得七數其根實在於八女子少
陰得八數其根宫在於七也
四根三結之說者 與頭幷腦腹及足爲十二經之
根皆在於此四 始故曰四根也手之三陽結於
頭足之三陽結 足足之三陰結於腦腹手之三
陰結於手蓋手 各有三陰三陽必同結於一處
故曰三結也又 一說手三陽一根也手三陰一
根也足三陽 也足三陰一根也豈非四根乎

一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陽之三結也太陰
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陰之三結也是爲四根
三結矣
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鼻受氣口受味天陽有餘
故鼻竅未嘗閉地陰不足故口嘗閉必因言語飲
食而方開也
鼻通天氣而疏豁是以動息往來無礙口通地氣而
吝嗇是以納食味而不出反此者病也
天食人以五氣五氣由鼻入鼻乃通天氣也地食人以

五味五味由口入口通地氣也
天降五氣地產五味然味之生也必質於五氣五氣
化而皆滯雨露霜雪之類是也則凡五味之徵者
兼氣存焉得天地之和也故酸入肝苦入心甘入
脾辛入肺鹹入腎皆言其徵者也至若酸傷肝苦
傷心甘傷脾辛傷肺鹹傷腎皆言其甚者也
人身之肝位在於右而脉胗却見左手脾位在於左
而脉胗却見右手此亦陰陽互藏其宅之義也
或問三魂七魄之說答曰此洛書九宫之位三居於

東七居於西東爲木主藏魂者肝也西爲金主藏
魄者肺也
人受天地之氣形以生而獨異於禽獸蟲魚者由其
得天地純全故也天形圓而在上人之首能應之
地形方而在下人之足能應之四時運於表四肢
應之於外五行處於裏五藏應之於內百骸莫不
應之於天地陰陽是以人爲萬物之靈獨異於禽
獸蟲魚而可參乎天地也
人之受氣而生則先生鼻鼻通肺肺主氣也男爲陽

陽生於子女爲陰陰生於午榮衛之行子丑循膽
肝午未循心小腸是以男子生鼻之後目即生焉
目應肝膽女子生鼻之後舌即生焉舌應心小腸
目現於體外陽之用也舌隱於體內陰之用也
女子經脉色赤而乳汁色白白者金之色也金爲氣
化之原乳爲賦氣之始是生養之根也
肝沉而肺浮難經已詳言之然肝爲木少陽之象也
肺爲金少陰之象也陰金反居上陽木反居下者
蓋陰生於午在上而趨下陽生於子在下而趨上

也是以肺處上而肝處下魂魄交互以往來心爲
太陽附於少陰肺腎爲太陰隣於少陽肝故肺形
朝前居陽分也肝形向後居陰分也況申酉金位
在西南上寅卯木位在東北下也在上者浮在下
者沉亦此義也
人得五行之全故衆體具衆體具則無物不嗜嗜物
得五行之偏故無純體無純體則嗜物者不參參者
不嗜食粒者不嗜肉嗜肉者不食粒
人稟五行之全故五音備物不能得五行之全必有

所偏受故因五音之發是以知其偏受且如巧舌
之禽其爲聲也未嘗能悉具必有所缺也聽其所
缺而後可以知其不全矣
脉何爲而生脉非氣非血也將非氣血則脉安所附
然脉者氣血之所動也是以陽日則氣先血後陰
日則血先氣後是以脉居於中可知矣蓋脉者如
水之瀾瀾因風與水遇而成不可以風與水爲名
也脉亦然然因氣血而動不可以氣與血爲名之
是故脉者猶瀾爲親切也已

人之手心抓而不痒人之足心抓之則痒者何也蓋人手心通心氣心屬火喜動故不痒人足心通腎氣腎屬水喜靜故痒

河以北坎位也故其人多內寒江以南離位也故其人多內虛內實者陽在內宜寒瀉內虛者陰在內宜溫補

人之身隨二氣以相感冬之日坎用事陽在內喜嗜熱物滋其陽也夏之日離用事陰在內喜嗜冷物益其陰也各從其類耳

脾與胃俱屬土土動則生不動則不能生凡畎畝之土耕鋤耘耨始堪播種乃能滋養不動則為荒土嘉穀豈能生殖乎是知脾胃亦必用動以養生且眶屬脾土開眼則眶動動則脾應之而亦動又四肢屬脾寤則能飲食夜寐則不能飲食若或夜而不寐亦不飲食矣人壯則能多食蓋動用多也人老則少飲食緣動用少也胃受水穀為太倉須藉脾氣之運而後腐熟水穀以化生氣血知脾胃必相資當運動而為功也

脈有七表八裏九道共計二十四見之於叔和[illegible]數脈獨無所屬蓋數者陰陽氣血皆有餘脈道之太過而不得其中之謂真病脈也所見則為病故云其陰陽上中下三焦察之又況病之為字從丙丙為火熱是以十分病證常有七分熱三分寒不無有以五臟六腑止言火而不言水耶

男子之氣始于子從下起故男子氣鍾於外腎外腎者督任二脈之會也女子之氣始于午午在上起故女子氣鍾於兩乳兩乳者肺肝之脈始終也

或問五臟各有府膀胱大腸小腸胃皆有上下出入之口而膀胱獨有下出口而無上出口膽則有上出口而無下出口其義何也蓋膀胱者腎之府其源在於闌門之傍津液下流脊膜之間滲入膀胱至滿溢則瀉出故無入口而有出口水走下又居下焦之下下焦主出而不主納故也膽者肝之府肝藏血血之精儲畜於膽是以有上入口而無下口也其味苦心血之本性亦子寄母室之義人皆然也

人之目上睫動下睫靜亦爲觀卦之象有觀見之義巽風動於上坤地靜於下人之口下頦動上頦靜爲頤卦之象有頤養之義震雷動於下艮山止於上目居上上者動天氣運於上也口居下下者動地氣運於下也

人之毛乃血之餘三陽之毛皆顯於首太陽之毛髮也少陽之毛眉也陽明之毛鬚也太陽居上少氣多血故髮自幼即有而日能長少陽居中多氣少血故眉自幼即有而不能長陽明居下多氣多血故既壯始有而亦能長以是知緣血然也婦人無

鬚者蓋衝脉並陽明行月事以時去使陽明之血不能充不能充則血虛矣由血虛所以鬚不生也宦者傷其厥陰之絡耗其陽明之血故無鬚也而天宦之人則陽明之血元不足也三陰之毛皆潛於體太陰指毛也少陰腋毛也皆多氣少血故不能盛厥陰陰毛也厥陰少氣多血而獨能盛然三陰之毛幼皆無既壯而後始生也

或問人身背爲陽腹爲陰何也曰此發天地之義也背在後以應北北子位陽生於子之象焉腹在前以應南南午位陰生於午之象焉

鍼經曰人身之經絡始出於雲門終入於期門何也蓋雲門者肺金氣之所發金氣降故下循於臂手期門者肝木血之所歸木血升故上循於腦膺金應秋降木應春升是以二經皆近於心側分東西之義也

難經一難問十二經獨取寸口先輩注釋亦已詳備然經皆以太陽爲首今脉候十二經却不關太陽爲主何也夫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人氣

通於寅寅時手太陰之氣始動其應在寸口寸口以候上部肺居五藏之上部獨爲五臓之華蓋所以管領一身之氣也

人之生也托乎氣血氣血之所寓者在乎視聽男子之生八月生齒女子之生七月生齒齒既生方能用視聽何以知其然蓋察其舉動爾至斯時呼其名則顧之辯父母則識之逮于齔齒男子則八歲女子則七歲視聽方審始能分長幼別善惡焉熟

審則定而不能惑矣是以先王使之以入小學良有以也男至十六歲氣盛則精通女至十四歲血盛則經行精氣與經血皆盛可以營爲事業輸瀉則爲生育矣目司視主于血耳司聽主于氣視入目聽入耳始也氣血壯盛則視聽用之不竭及乎八八六十四歲精氣始耗七七四十九歲經血始衰耳目之聰明漸滅少積日既久耳目氣血之聰明皆涸涸盡則如朽株故人上壽之年雖無疾病亦死矣故曰視聽太過則勞勞則耳目不能聰明

由此而知視聽多而氣血損也又曰肝藏血腎納氣肝竅目腎竅耳視聽久勞則肝腎氣虧而不得其歸矣

五藏之所主心主臭肝主色脾主味肺主聲腎主液肝之竅通于目故能視色脾之竅通于口故能知味腎之竅通于耳而耳能聽音聲者何也肺之竅通于鼻而鼻能嗅香臭者何也難經亦已嘗言之矣乃以金生于巳水生于申配之今思五行五氣死中有生之義存焉夫耳爲腎之竅屬子陽金死于子而陰金生鼻爲肺之竅屬酉陽火死于酉而陰火生是以耳雖腎竅而能司聽鼻雖肺竅而能司臭也心之竅通于舌雖心竅而津液生之則又心腎交媾水火既濟陰陽升降之義存焉

人身肺居上肝居下肺主氣而應西金酉申故居上而氣降下肝藏血而應東木寅卯故居下而血升上氣血相交以爲生也肺在上而朝於後人一鞠躬則肺俯而肝仰陰陽之義也

人之身法乎天地其爲清切且如天地以巳午申酉

居前在上故人之心肺處於前上亥子寅卯居後在下故人之腎肝處於後下也其他四肢百骸莫不法乎天地是以爲萬物之靈

庶物類

春之花至殘而飄零得敷暢之氣焉秋之花至殘而萎損得收歛之氣焉

或問木色本青而草木皆綠何也蓋綠青黄之間色木非土不養故青依於黄而綠矣

草木之花雖曰五色然獨無黑色黑爲水色母道也

身但陰育於中故不現也

鳥之味方者趾方近於陰故夜不眠而能飛鳴鳥之味尖者趾尖純於陽故夜宿而不能飛鳴鳥味尖而能夜飛鳴者色純於陰也若鴉頸既白而不純故夜不能飛鳴也水鳥稟於陰是以鵝鶴夜亦飛鳴

雞鵝鴨家畜不能飛其他野禽皆能飛或曰家畜皆卵內即生毛故不能飛野禽皆卵外生毛故能飛又曰家畜雌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陰炁多故不能飛野禽則雌雄皆抱伏故能飛也二說皆通

凡卵皆白在外而黃在內及抱成形則黃變居外白變居內矣何以知其然觀夫雞鵝鴨在殼內生毛者俱黃毛其飛禽外生毛者身與吻俱黃可驗此蓋太極之前陰包陽太極之後陽包陰也

鼠之前爪四指陰也後爪五指陽也故為陰陽之始終龜之前後爪亦同于鼠故為陰陽之大用或曰鼠前四後五四時五行也龜前五後四五湖四海也

飛禽皆屬陽故晝飛鳴而夜棲宿然烏獨夜飛鳴者色黑屬陰從其類也鸛鶴夜飛鳴者水鳥含陰從其性也然雁之為鳥古稱為陽實陰鳥也釋之曰凡鳥方味駢趾皆陰而能夜食鵝鴨鳧鷺盡然但不能遠飛爾而雁生北方秋自北而南春自南而北蓋歷七政所行以順其情夫秋分已後循昴畢觜參之位春分已後循房心尾箕之位得乎右轉之氣實陰鳥而稱陽亦猶十月純陰而稱陽月也

走獸皆屬陰故夜動而晝伏然獨猿猴不分晝夜者緣食果實而居林栖樹兼乎陽也牛馬猪羊亦不

分晝夜者家畜故也野者則否蓋氣盛爲動氣衰爲伏動則健伏則息

飛禽爲陽皆食果穀得天陽之氣也走獸爲陰皆食芻蒿得地陰之氣也故飛禽巢居走獸穴居

水族乃陰中之陽何以知其然歟蓋羽禽卵生者陽也水族亦多卵生剛在外之物皆陽者螺蚌龜鼈鰕蟹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居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管是以能高飛魚乃陰物而得陽氣多故

腹內生脬是以能浮躍魚目晝夜不瞑因知其為
陰物而得陽多者也
蟬近陽依於木以陰而為聲蟬則腹板鳴蛩近陰依
於土以陽而為聲蛩則背翅鳴蟬陽性和此息而
彼作蛩陰性妬相遇必爭鬭
蚯蚓二竅一前一後前竅雖一而備五用焉視聽嗅
食歌蓋全受土氣以生也
馬蜥之蟲至秋而鳴秋之令金也蟲色綠木也金木
相軋以為聲然以兩股擊翼而鳴金木傍擊之謂
也或難之曰蝗螂蚱蜢亦色綠何以不鳴乎應之
曰蝗螂常有怒攫之勢專食生蟲其氣已散為殺
氣故不鳴也蚱蜢性卑潛於艸間陰勝也亦不鳴
鰕與蟹堅在外離象也熟之而色歸赤離中含陰陰
中不生故鰕蟹之子皆在腹外螺蛤尤堅雖熟而
色不變然生育則但涎液隨氣而化螺蛤性靜得
陽多故也
飛禽卵生卵皆先具形待交而後始生育走獸胎生
胎則遇交而方始成形生育也是以卵有旦卵而

胎無旦胎也
人為陽物為陰陽數自一而至九無尾陰數自二而
至十有尾故人無尾而物皆有尾也
牛共羊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色而蒼多近於
春陽之生氣故聞死則觳觫羊色白雖有雜色而
白多近於秋陰之殺氣故聞死則不懼凡艸木經
牛啖之餘必重茂經羊嚙之餘必悴槁諺有之曰
牛食如澆羊食如燒信夫是盖生殺之氣致然也
陽奇陰耦奇縱耦橫陽為人得奇數陰為畜得耦數
奇數縱故人首直耦數橫故畜首橫也
或問曰雞鳴卵之生皆繫著於脊其產於後竅不知
自何道而能出答曰凡鳥之卵生者莫不繫著於
脊蓋本乎天者親上也脊繫卵處下生一腸上口
連屬於繫卵卵既長足而產則入於此腸俗謂之
花腸也下口乃竝於糞腸以通於後竅出焉卵之
殼皆於當日始能堅何以知其然因宰殺之日隔
宿可驗也凡獸之胎則繫著於腹而其結處為胎
筌胎既長足則竝膀胱下口以通於前竅出焉此

本乎地者親下也

或問曰獸有尿禽無尿何也答曰獸得陰數陰數無始爲無上故無翼禽得陽數陽數無終爲無下故一竅而無尿也

曆數類

後天乾坤縱而六子横蓋易以東爲用而西不用北爲陽而南爲陰故乾退而居西北坤退而居西南長男長女居東及東南以爲生長中男中女處正位互居父母之宅少男可爲而未用故臨於東北始終之交少女無爲而不能用故依父母之閒

乾坤縱而六子横乾坤退而六子用乾位西北坤位西南萬物根於戌亥依乎父也萬物化於未申親乎母也

納甲之說自甲爲一至壬爲九陽數之始終也故歸乾易順數也乙爲二至癸爲十陰數之始終也故歸坤易逆數也乾一索而得男爲震坤一索而得女爲巽故庚入震辛入巽乾再索而得男爲坎坤再索而得女爲離故戊趨離乾三索而得男爲艮坤三索而得女爲兌故丙從艮丁從兌陽生於北而成於南故乾始甲子而中以壬午陰生於南而成於北故坤始乙未而中以癸丑震巽一索也故庚辛始於子丑坎離再索也故戊巳始於寅卯艮兌三索也故丙丁始於辰巳也

又一說乾坤者二氣之正位也坎離者二氣之交互也正位則始終全備故甲壬歸乾乙癸歸坤交互則往來處中故戊歸坎巳歸離震巽乃受氣之始故庚辛歸焉艮兌乃生化之終故丙丁歸焉乾坤統陰陽之極故子午丑未配於甲壬乙癸父母總攝內外之義震巽長男長女爲初索是以子丑配庚辛坎離中男中女爲再索是以寅卯配戊巳艮兌少男少女三索是以辰巳配丙丁納之爲言受也容受六甲於八卦中也易者逆也數皆以逆而推之

坎離交互坎本陽却爲月離本陰却爲日蓋月含陽故有兎日含陰故有雞雞乃東西之對待是曰坎離爲二氣之交互也

刃之說祿前一位是也祿過則刃生蓋貴人位前必列兵以此爲喻但值陽干方是陰干則否如甲卯丙午甲既祿於寅前值卯方爲真蓋寅卯一氣之木也乙祿卯前值辰非同類故否然則陽性暴故借羊之狠以譬之至於子平中以奪財爭刃名之者有逞暴凌刼之意也他可類推

戊己兩干寄祿巳午于寓母家之義雖然戊見午刃則不可一途而取戊既依母而祿刃乃一氣火也俱有生土之意故戊日得火多則爲印也己則否己祿於午午前則未爲刃未巳連屬土則非戊午之比也

五行之序有以木火土金水爲言者有以水火木金土爲言者一則取其相生之序一則取其天地始生之序世皆以金木水火土爲序而言者衆矣蓋金爲氣之母天體乾金也人肺管攝諸藏亦金也大言天地小言人身莫不先受乎氣故爲五行之先不亦宜乎萬物未嘗無對待故木次金水火陰陽之正也故又次木土爲萬物之基故又以爲終古人示人之意亦已深切矣蓋物得氣方生故木次金既生然後有陰陽故水火次木陰陽已備形質純全故土居其終矣

陰錯陽差有十二日蓋六十甲子分爲四段自甲子己卯甲午己酉各得十五辰甲子之前三辰值辛酉壬戌癸亥爲陰錯己卯之前三辰值丙子丁丑戊寅爲陽差甲午之前三辰值辛卯壬辰癸巳爲陰錯己酉之前三辰值丙午丁未戊申爲陽差蓋四段中每段除十二辰各餘三辰三四亦得十二辰是爲陰錯陽差也甲子甲午爲陽辰故有陰錯己卯己酉爲陰辰故有陽差也

又一說甲子甲午己卯己酉之前各三辰者以天干配地支一周之後所餘三辰也甲配子而歷盡於乙亥故丙子丁丑戊寅爲陽錯己配卯而歷盡於庚寅故辛卯壬辰癸巳爲陰差也丙午丁未戊申爲陽差辛酉壬戌癸亥爲陰錯者就甲午己酉上同此類推

地支内所藏天干者子午卯酉爲四極寄四祿焉辰

戌丑未爲四藏寓四墓焉故此八支各藏一陰干
寅申巳亥爲四開闔就生四祿焉故各藏二陽干
戊藏於辰戌巳藏於丑未陰陽各歸其所戊藏於
巳己藏於午則亦就寄祿而藏焉

干有十支有十二干不配肖屬而支配者天賦氣地
成形也人所以稱肖屬及支而不及干者父施氣
母有形也身依母而生然人姓獨稱父者原其受
氣之本也

陽爲奇陰爲耦晝屬陽得奇夜屬陰得耦奇單故日
得一耦拆故夜得二是以上半夜爲今日下半夜
爲明日是夜得二也

或問五行相生惟金生水難明蓋金者氣也水生於
氣聚故金生水也又云天者金之體星者金之精
氣降於天則爲雨氣出於地則爲泉天爲陽變化
故或雨暘地爲陰守常故泉流不息

十二肖屬子爲陰極幽潛隱晦以鼠配之鼠藏迹午
爲陽極顯易剛健以馬配之馬快行丑爲陰俯而
慈愛以牛配之牛舐犢未爲陽仰而秉禮以羊配
之 跪乳寅爲三陽陽勝則暴以虎配之虎性暴
申爲三陰陰勝則黠以猴配之猴性黠卯酉爲日
月二門二肖皆一竅兔舐雄毛則孕感而不交也
雞合踏而無形交而不感也辰巳陽起而變化龍
爲盛蛇次之故龍蛇配辰巳龍蛇者變化之物也
戌亥陰斂而持守狗爲盛猪次之故狗猪配戌亥
狗猪者鎮靜之物也或云皆取不全之物配肖屬
者非也庶物萬類豈特十二哉況無義理不足信
也明矣

納音之說有一法見於內經論奧然其中亦欠詳備
故復取其說而撮其長者以立一家之論蓋甲子
爲取乙丑以爲妻隔八而生子陽生陽爲男陰生
陰爲女至壬申爲甲之男至癸酉爲乙之女壬申
癸酉至庚辰辛巳亦然自庚辰辛巳數三轉而向
南爲戊子己丑火自戊子陽火隔八而生丙申男
己丑陰火隔八而生丁酉女丙申丁酉至甲辰乙
巳亦然又自甲辰乙巳數三轉而向東爲壬子癸
丑木自壬子癸丑至庚申辛酉自庚申辛酉至戊

辰巳巳亦然又自戊辰巳巳數三轉而向北爲丙
子丁丑水自丙子丁丑至甲申乙酉自甲申乙酉
至壬辰癸巳亦然又自壬辰癸巳數三轉而中央
爲庚子辛丑土自庚子辛丑至戊申己酉自戊申
己酉至丙辰丁巳亦然又自丙辰丁巳數三轉而
向西則復爲金矣夫金爲氣之始金有聲聲宣氣
是以樂必以金先之也人之身亦然肺經爲諸藏
先是以有納音之意焉然五行各行三者三生萬
物之義也氣生金金出鑛須火以成材火資木以
驕熖木藉水而生榮五行皆賴土以成立故火木
水土爲次序也

陰陽皆地支六合者日月會於子則斗建丑日月會
於丑則斗建子故子與丑合也日月會於寅則斗
建亥日月會於亥則斗建寅故寅與亥合也日月
會於卯則斗建戌日月會於戌則斗建卯故卯與
戌合也日月會於辰則斗建酉日月會於酉則斗
建辰故辰與酉合也日月會於巳則斗建申日月
會於申則斗建巳故巳與申合也日月會於午則
斗建未日月會於未則斗建午故午與未合也

六害者蓋衝損合神故爲害也我之和合被其衝損
豈不爲害乎子與丑合而未衝丑丑與子合而午
衝子故子害未而丑害午寅與亥合而巳衝亥亥
與寅合而申衝寅故寅害巳亥害申卯與戌合而
辰衝戌戌與卯合而酉衝卯故卯害辰戌害酉也
地支之上横則爲合竪則爲害横竪皆六是名六
合六害術者乃云六爲六親者非也

月忌之說術家以爲廉貞獨火故爲忌者謬也此乃

以洛書九宮推之初一起一宮二日二宮三日三
宮四日四宮初五日則入中宮中宮爲星極之位
至尊之地在臣民當忌避故曰月忌至於六日六
宮七日七宮八日八宮九日九宮初十復至一宮
如此循環數去十四日又入中宮二十三日又入
中宮是以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也

百刻之說衆議紛紛莫有定論惟一說頗優以爲每
刻得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於十二時該五
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

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
刻各一十分也又趙緣督一說將十二時各分八
刻計刻九十六刻爲大刻却將餘四刻每刻分作
六十分四刻作二百四十分每一時中又得二十
分爲小刻如此則一時之中得八大刻復有二十
分小刻截作初初正初各得一十分爲微刻也其
他或以子午二時各得十刻者或以子午卯酉各
得九刻者或以夜子時得四刻者皆非也然夜子
時之說只是在夜半之前故稱夜子正如冬至爲

起曆之端而居中氣其前亦係十一月也是以夜
子正在亥時之後故只有初刻而無正刻子時却
只有正刻而無初刻其意可見也

十干甲萬物之始生氣之原艸木初生破土而出必
有兩葉葉中透氣故甲字象形如兩葉相抱也乙
甲陽乙陰甲既出而陽已露於上根必下盤以爲
固故乙字亦象形如草木之根屈曲也丙火炎上
而銳長養於南離炳然而煥燗乃其盛也丁虛而
上齊故丙丁之字皆平頭丁丁者壯也萬物至盛
夏莫不皆壯居正陽之位適足與陰相當故丁又
有相當之義戊萬物依土而生四行依土而立戊
配陽土戊茂也物得而茂又茂有成之義故能爲
物之始終己爲陰土不能獨爲必因陽以用起己
己也依陽而起從陽而已亦始終之義爾庚爲方
金氣爲秋萬物歷離剛燥極至稱金則微陰始生
物得庚甦庚者更也辛者新也金爲成實物至秋
而收斂變陽而爲陰一新之意存焉壬物無終絕
之理將盡必復生北方冬水物氣將盡故先含生

意壬者妊也物至此而懷妊也癸者揆也物出有
歸閉藏爲終終遂天眞同歸一揆也

十二支子爲一陽北方至陰一陽至萌生氣之端故
子者孳也以含孳育之義丑者紐也微陽雖生而
體尚弱未免羈絏故紐結而未能舒也寅居東北
陰陽之交離陰而詣陽敷布而條暢寅者演也萬
物至此而廣演矣卯位正東日出之所融和之方
物至此而咸得茂盛卯者茂也辰者震也陽氣至
此已盛陽主動動則變化生焉物皆得遂其所也

巳爲純陽居於生長之方萬物盛起氣浮於表故
曰巳者起也午者陽巳極而陰初萌陽出於上陰
潛於下有相忤之意又曰午者大也物至此而無
不大也未陽巳過盛而陰漸臨陰陽交際巳成實
也物既實則有味存焉未者味也申氣歷南維而
陽極至西南而陰始同陰陽既調物情得伸故申
者伸也酉者酋也陰之首也是以夷狄之帥爲酋
長陰氣收斂萬物猶緒也戌者滅也陽氣至此而
將滅九月霜隕木衰水泉即涸也亥純陰既極物

無終盡荄核獨存荄根也核種也莖葉雖敗根種
自存生生之義也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
一二水火之生形具而質未全故水有乾涸火有
灰燼其耗也速二四金木之生形質始具故木之
朽金之剝蝕其耗也遲至五土而形質全備故
亘古而無耗也

五行惟火無定著由木而見形依土而附質因金而
顯性遇水而作聲

亦隨五行而發見有陰陽之分焉陰則有形而無質
陽則形質皆全備水土是也巨海夜有火光曠野
夜有燐火近之則方無乃有形無質者也金木陽
也鑽斫竹木而生焰擊金石而出皆能焚燎乃有
形復有質形質全備者也故曰有陰陽之分焉

水火乃陰陽之極坎離之象著坎內含一陽生氣也
故水中能容物離中含一陰死氣也故火中不容
物

星命之術其以四餘爲暗曜在天雖無象然推算禍

福則有驗其取法未見其詳也竊嘗論之羅睺計
都爲天之首尾逆行於天與天同道故也蓋天體
之中地平存焉地平之影其名暗虛占候家言闇
虛其大如月輪夜於虛空之中值月則月食值星
則星亡月本無光借日生明自三日既見之後月
與日漸遠其明漸多至于十三與日相對故爲望
焉月之行也分青朱白黑八道出入於黃道之間
若所行正值於黃道之交適對于日度暗虛從空
而掩之月則爲之食焉所交有淺深故所食有多

少是以算星術者以羅計犯月爲月食者然羅計其闇虛之謂歟

星術天盤十二宮共百歲零六月因詳論數用一二三四五以爲水火木金土之生總爲十有五焉九宮之位縱橫皆十五爲生物之大數歟是則十二宮俱兩十五之生數也以日配之共成一百八十日是爲半年矣況夫盤不分男女同用男數八女數七共成十五男迎女送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經行方始成人自此以後精耗血去真元漸減不復能及于前次宮相貌福德官祿精神漸少減十或九或八七以下人氣日微以至衰弱各官之數咸不逮十五矣取義於此豈不曉然

術家取天德之法至子午卯酉月各于四卦之上每卦有二支入懷類大抵天德不加於戊巳者天氣不親於土其子午卯酉之月只用巳亥寅申不用四墓矣

又一說既不用四墓則五行之中土氣遂絕土其可絕乎蓋正用四墓術家二月木墓未夏五月火墓

戌秋八月金墓丑冬十一月水墓辰乃四行休廢于四季爲德也是以古今術家兼取用　況亥月用乙未月用甲則卯月必用未不用申無疑矣寅月丁戌月丙則午月在戌

蓋生月用陰墓月用陽旺月用墓餘倣此

陰陽家有大煞入中宮之說取甲子起一宮乙丑起二宮丙寅三宮至戊辰到五宮在中位如此再數至丁丑又到五宮復數至丙戌亦到五宮是爲大煞入中宮其他所值方位即大煞之所在也

萬物之所爲以生者必由氣氣者何金也金受氣順行則爲五行之體逆行則爲五行之用順行爲五行之體者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冬至起曆之元自冬而春春而夏夏而長夏長夏而歸於秋返本歸原而收斂也逆行爲五行之用者金出礦而從革于火以成材成材則爲有生之用然火非木不生必借木以繼之木必依水以滋榮水必托土以止畜故木而水水而土是則四行之類于

以定位故大撓作甲子分配五行為納音蓋金能受聲而宣氣故也法曰甲娶乙妻隔八生子子生孫而後行繼代其位初一曰金金為氣居先甲為受氣之始甲娶乙妻隔八壬申是為子矣壬娶癸妻隔八庚辰是為孫矣庚娶辛妻隔八戊子火代其位次二曰火戊繼其後戊娶己妻隔八丙申是為子矣丙娶丁妻隔八甲辰是為孫矣甲娶乙妻隔八壬子木代其位次三曰木壬繼其後壬娶癸妻隔八庚申是為子矣庚娶辛妻隔八戊辰是為孫矣戊娶己妻隔八丙子水代其位次四曰水丙繼其後丙娶丁妻隔八甲申是為子矣甲娶乙妻隔八壬辰是為孫矣壬娶癸妻隔八庚子土代其位次五曰土庚娶辛妻隔八戊子是為子矣戊娶己妻隔八丙辰是為孫矣丙娶丁妻隔八甲子金復代其位

是故有五子歸庚之說道家者流取其義用配五方之位自子干頭數至庚字則為其數甲子金自甲數至七逢庚則西方金得七氣戊子火自戊數至三逢庚則南方火得三氣壬子木自壬數至九逢庚則東方木得九氣丙子水自丙數至五逢庚則北方水得五氣庚子土則自得一氣為中方一氣是為五子歸庚也乃知金者受氣之先順行則為五行之體逆行則為五行之用故六十甲子納音者以先萬物之用也

生尅制化古今膾炙人口然生尅化皆易見獨制字則難明蓋制緣生中有尅尅中有用也凡生中有尅者謂如木生火火盛則木為灰燼火生土土盛則火被遏滅土生金土盛則遭其埋沒金生水水盛則必沉溺水生木水盛則又漂流蓋雖生而反忌此所謂生中有尅凡尅中有生者謂如木尅土土厚則喜木尅是為秀茸山林土尅水水盛則喜土尅是為樽節隄防水尅火火盛則喜水尅是為既濟成功火尅金金盛則喜火尅是為煅煉成材金尅木木盛則喜金尅是為斧斤斲削蓋因尅以為美此所謂尅中有用或稱之曰制者乃不拘於生尅之中也

昔聞先輩云金生水五金豈能生水乎蓋金即天星凡見天星則雨是以星應金金生水也予獨爲非盡夫金生水者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天垂象地賦形故石上雲而星降雨天地氣交星者氣之精石者氣之形精氣合而水生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爲風雨之候石津濕而爲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乃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爲主是以五行之序金爲首也

六十花甲子者未知始於何人凡稱其姓名未審其實否或曰隻景或曰東方朔難以爲信其有注釋亦未見親切不得其要領故也予因思之五行之中干支配合干寓其氣支寓其位斯理生焉是故甲乙爲氣之始丙丁爲氣之壯戊己爲氣之化庚辛爲氣之成壬癸爲氣之終子丑幽陰寅卯生發辰巳長養午未高明申酉死絶戌亥休息錯綜配合以成花甲子之名其間旁引例取又存乎權但歸於理不可一途而取也　甲子乙丑海中金甲乙金氣之始子丑北方幽陰之鄉幼稚之金沉於

水底故曰海中金　壬寅癸卯金箔金壬癸金氣之中氣終則致用致用之金位於東方金氣死絶之地故曰金箔金　庚辰辛巳白鑞金庚辛金之成寄托辰巳生養之地天干復連其色西方之行純乎得宜故曰白鑞金　甲午乙未沙石金甲乙金氣之始午未南方離明火鄉弱金豈能勝旺火故曰沙石金　壬申癸酉劒鋒金壬癸金氣之終成質之金位於西方旺地遂其肅殺之用故曰劒鋒金　庚戌辛亥釵釧金庚辛金氣之成居於戌亥休息之鄉玩成其質以克其用故曰釵釧金

壬子癸丑桑柘木壬癸木氣之終位於北方依傍母鄉得以滋養而茂榮故曰桑柘木　庚寅辛卯松栢木庚辛木氣之終居於生發旺鄉挺然獨秀凌霜傲雪故曰松栢木　戊辰己巳大林木戊己木氣之化居東南長養之方並生競茂故曰大林木　壬午癸未楊柳木壬癸木氣之終處於南維火位耗散其化空虛不實故曰楊柳木　庚申辛酉石榴木庚辛木氣之成成於死絶之地體雖柔

務成氣有歸則化育繁多故曰石榴木　戊戌己
亥平地木戊己不意之化化臨長生休息之間得
遂其性故曰平地木　丙子丁丑澗下水丙丁水
氣之壯下臨坎宮壯氣宣行源源不絕故曰澗下
水　甲寅乙卯大溪水甲乙水氣之始處乎生發
山林之地注瀉無窮故曰大溪水　壬辰癸巳長
流水壬癸水氣之終居於巳長養東南水所奔趨無
有休息故曰長流水　丙午丁未天河水丙丁水
氣之壯處乎南離高明之位水行天上故曰天河

水　甲申乙酉井泉水甲乙水氣之始加於長生
母鄉來之不窮用之不竭故曰井泉水　壬戌癸
亥大海水壬癸水氣之終至於戌亥休息之所終
聚不散故曰大海水　戊子己丑霹靂火戊己火
氣之化伏以坎水幽陰微而著變化不窮故曰霹
靂火　丙寅丁卯爐中火丙丁火氣之旺臨於長
生母地得其所養故曰爐中火　甲辰乙巳覆燈
火甲乙火氣之始氣質微而稚弱位屬長養處乎
風木之間雖明而不顯故曰覆燈火　戊午己未

天上火戊己火氣之化升於南離旺鄉威勢赫烈
以遂炎上故曰天上火　丙申丁酉山下火丙丁
火氣之壯臨於西方衰降死絕而炎上之用退閒
故曰山下火　甲戌乙亥山頭火甲乙火氣之始
而居戌亥休息之鄉歸於無用猶野火然況戌亥
又爲乾元尊首之上故曰山頭火　庚子辛丑壁
上土庚辛土氣之成位於子丑水土之交泥塗之
類未能爲生育之用故曰壁上土　戊寅己卯城
頭土戊己土氣之化寅卯生發山林之傍效力故

曰城頭土　丙辰丁巳沙中土丙丁土氣之壯辰
巳木火長養之間亢極乾燥不能成稼穡之功故
曰沙中土　庚午辛未路傍土庚辛土氣之成氣
亢離明之地任載驛馳故曰路傍土　戊申己酉
大驛土戊己土氣之化氣化而得長生之位力勝
厚重又申傳送故曰大驛土　丙戌丁亥屋上土
丙丁土氣之壯托於母墓休息而不用寓於乾尊
之上故曰屋上土
或問曰先天之數何緣而起余答曰數極於九自九

逆退取之故甲乙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天干已盡而地支獨遺巳亥是以巳亥得四終焉况夫亥爲天門巳爲地戶純陰純陽之位爲開闔之樞所以關鍵五行也

或問曰後天之數又何所取起答曰數用陽生而陰成陰生而陽成壬子陽一生癸亥陰六成一六水之生成也丁巳陰二生丙午陽七成二七火之生成也甲寅陽三生乙卯陰八成三八木之生成也辛酉陰四生庚申陽九成四九金之生成也辰戌陽五生丑未陰十成五十土之生成也獨遺戊巳土以百數歸之用包衆數爲該括之司所囊五行也

五行納音乃取先天之數總筭天干地支陰陽雙位得其數而以五除之以餘而定五行古之洪範五行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今用一爲火二爲土三爲木四爲金五爲水金木自然之聲不假施爲而得故從舊火爲地二之行水沃之而後有聲是

以火居一土居二木居三金居四水居五此乃緣聲而取義也受者納也聲者音也故曰納音爲假如甲子乙丑金者甲得九子得九乙得八丑得八共三十四除去五六三十所餘者四故爲金丙寅丁卯火者丙得七寅得七丁得六卯得六共二十六除去五五二十五所餘者一故爲火戊辰巳巳木者戊得五辰得五巳得九巳得四共二十三除去四五二十所餘者三故爲木庚午辛未土者庚得八午得九辛得七未得八共三十二除去五六三十所餘者二故爲土又如丙子丁丑水者丙得七子得九丁得六丑得八共三十數足五不用除故爲水也餘倣此

天乙貴人當有陽貴陰貴之分蓋陽貴起於子而順陰貴起於申而逆此神實得陰陽配合之和故能爲吉慶可解凶厄也且如陽貴以甲加子甲與巳合所以巳用子爲貴人以乙加丑乙與庚合所以庚用丑爲貴人以丙加寅丙與辛合所以辛用寅爲貴人以丁加卯丁與壬合所以壬用卯爲貴人

辰爲天罡貴人不臨以戊加巳戊與癸合所以癸用巳爲貴人午衝子原不數以己加未己與甲合所以甲用未爲貴人以庚加申庚與乙合所以乙用申爲貴人以辛加酉辛與丙合所以丙用酉爲貴人戌爲河魁貴人不臨以壬加亥壬與丁合所以丁用亥爲貴人子原宫不數以癸加丑癸與戊合所以戊用丑爲貴人此乃陽貴順取也且如陰貴以甲加申甲與己合所以己用申爲貴人以乙加未乙與庚合所以庚用未爲貴人以丙加午丙

與辛合所以辛用午爲貴人以丁加巳丁與壬合所以壬用巳爲貴人辰爲天罡貴人不臨以戊加卯戊與庚合所以庚用卯爲貴人寅衝申原不數以己加丑己與甲合所以甲用丑爲貴人以庚加子庚與乙合所以乙用子爲貴人以辛加亥辛與丙合所以丙用亥爲貴人戌爲河魁貴人不臨以壬加酉壬與丁合所以丁用酉爲貴人申原宫不數以癸加未癸與戊合所以戊用未爲貴人此乃陰貴逆取也古云丑未爲天乙貴人出行之門緣陽貴以甲起子循丑順行至癸復歸于丑陰貴以甲起申由未逆行至癸復歸于未豈非丑未爲貴人出入之門乎

氣候類

春之氣自下而升故春色先於曠野秋之氣自上而降故秋色先於高林

植者陰物也故天以清氣滋之雨露是也動者陽物也故地以濁味養之食飲是也

氣聚而爲形形凝而爲質質非氣形莫養氣形非質

莫附今天地土石爲質非水不生無水則死矣氣化形爲水而養乎土石也今夫木枝幹爲質非液不生無液則死矣氣化形爲液而養乎枝幹也故曰質非氣形莫養氣形非質莫附三者苟離則絶矣

斲土始則重燥則輕伐木始則重槁則輕是知形附質則重形離質則輕水附土液附木乃重生則重也水離土液離木乃輕絶則輕矣

或問海錯生鹹鹵而其味毎淡及獲之醃浸以鹽其

味即鹹矣其理何在答曰生氣臨之者常死氣臨之者變生生氣也死死氣也故海錯在海皆澹及其離海鹽醃之即鹹生則氣血行故味不入死則氣血凝故味能入

凡草木花果以水澆之則活以湯澆之則死水生氣也湯死氣也

動物屬陽氣在上故呼吸出口鼻植物屬陰氣在下故根荄藏地中

大谷之中盛夏必凍大海之內夜黑有光以眞離眞坎之義也陽極之離中有眞陰陰極之坎中有眞陽故也

六氣配十二支循環司天自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運行　辰每歲應六氣之序自厥陰少陰少陽太陽陽明太陰者乃又異盖司天則辰戌卯酉寅申丑未子午巳亥而歲序以相生爲說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順行之一逆一順各爲倫也

天以五氣育萬物故雨露霜雪之自天降者皆無味地以五味養萬物故自地生者皆具五味焉

天之於人也賦與常豐故能自用而兼能用物天之於物也賦與常嗇故但能自用而不用物也

天陰陽者氣聚成形形成爲質形成須柔至質方剛形未能動質具方動海沫之結石乳之凝皆先柔而後剛含胎之腹抱伏之卵皆先靜而後動此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之義矣魄始聚而魂隨之形質具而魂魄交然後各得其所以爲生此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之義也體全以成性理具以爲物此天五生土之義也是以太極未分之前萬事萬類一源故曰陰陽一太極也

天賦氣氣之質無性情雨露霜雪無性情者也地賦形形之質有性而無情艸木土石無情者也天地交則氣形具氣形具則性情備鳥獸蟲魚性情備者也鳥獸蟲魚之涎涕汗淚得天之氣鳥獸蟲魚之羽毛鱗甲得地之形豈非其氣形具而備性情乎

水居地上陽分精浮而附于天爲氣氣行乎天氣潛

地下陰分精浮而附于地爲水水行乎地氣陽也始於東而盛於南水陰也始於西而盛於北天行陽分自東升而西沉天行陰分自西沉而東升沉則氣化水升則水化氣大海不盈溢者氣之精浮於地水生於西北而止息於東南氣生於東南而降墜於西北氣不輸精則萬物爲之病精水不輸精則巨海爲之泛溢是故氣輸精于地水輸精于天水之流必歸於東南者天地之形西北高而東南低水皆發於西北而聚於東南氣之行必歸於

西北者日月之躔東南壯而西北殘氣皆發於東南而聚於西北陰陽升降之義氣也水也一體而二用

月爲陰主乎水日爲陽主乎氣月行至于子午之位則極盛故潮汐生焉日行至于子午之位則極盛故寒暑甚焉夏爲陽夏之日午爲酷暑冬爲陰冬之夜半爲嚴寒

春夏之氣飛騰物因之而變化者亦然青蟲化爲蝴蝶水蟲化爲蜻蜓之類是也秋冬之氣降潛物因之而變化者亦然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之類是也

九天九地之說蓋以氣之升降而言自春分氣升於天九十日而極爲夏至矣故曰九天自秋分氣降於地九十日而極爲冬至矣故曰九地是以二至爲升降始終之極位

南北二政南有二而北有八者北從五行化氣以配五音而立五義者焉甲己化土宮而爲君君臨南面乙庚化金商而爲臣丙辛化水羽而爲物丁壬

化木角而爲民戊癸化火徵而爲事臣民物事奉上承命安得不北面乎是以南政有二而北政有八況土爲萬物之祖而爲四行之主也夫

六氣布於地支而陽有太陽陽明少陽陰有太陰少陰厥陰然陽曰陽明陰曰厥陰蓋以循行差次而立義緣陽明居於太少之間故爲陽明乃二陽相交以爲明厥陰居於太少之後故爲厥陰厥者極盡之謂也

或問曰三春九夏之說又曰三冬九秋者何答曰易

於東北爲陽而西爲陰故有三冬三春九秋九夏三爲陽始九爲陽終始爲陽中之陽終爲陽中之陰故也仍有三秋之說者春爲陽始秋爲陰始所以始皆稱陽數至於冬則不稱九夏則不稱三也三建雖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然却但以冬至爲一建小寒爲二建大寒爲三建也何以知其然也蓋造曆始於冬至察天氣也候花信之風始於小寒察地氣也辨人身之氣始於大寒以厥陰爲首察人氣也豈非三建之氣只在於立春之

前也歟

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蓋自冬至後三候爲小寒十二月之節氣月建於丑地之氣闢於丑天之氣會于子日月之運同在玄枵而臨黃鍾之位黃鍾爲萬物之祖是故十一月天氣運於丑地氣臨於子陽律而施于上古之人所以爲造曆之端十二月天氣運於子地氣臨於丑陰呂而應于下古之人所以爲候氣之端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語也五行始于木四時始于春木之發榮于春必於水

土水土之交在于丑隨地闢而肇見焉昭矣析而言之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世所異言曰始于梅花終于楝花也詳而言之小寒之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之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之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花竟則

立夏矣

鬼神類

釋氏有十八地獄之說膾炙人口久矣其義未詳然釋氏有六根六入三毒之分緣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因六入色聲香味觸法皆有三毒貪嗔癡之惡業故三六共成十八之數也又九地而兩之亦其十八之數焉

或謂神明果有降誕乎以義起者也蓋推擴則可以

通　王帝生於正月初九日者陽數始于一而極
于九原始要終也　玄帝生于三月三日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水之氣天一至三而始盛也
東嶽生於三月二十八日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合兩儀之氣於其中也二十八日四七也四七乃
少陽位也　九天生於六月二十四日六爲陰數
四六二十四老陰之策也老陰變少陽故應于雷
神焉其餘可觸類義式有未盡者多以裝塑之始
爲生誕也其忠烈孝義之神皆以在生之真年月

也
北斗居亥以亥爲正天門三合臨卯未故以陀羅擎
傘當之卯爲春木旺鄉故陀羅托梔花未爲金故
擎傘托傘首也又斗位於北所理在於天南故使
者有擎傘陀羅之像蓋陀羅托梔花者梔之爲物
花實俱赤文明離午之義也擎傘托傘背者未肖
也斯以所寓意在焉又陀羅花名故在手托之猶
擎傘之托傘首也
風雷在天有聲而無形故以假乾位戌亥肖屬以配之

是以風伯首像犬雷公首像豕雨爲坎坎中男也
雨師像士子電雷光也對乾配震者巽巽長女也
電母像婦人古之鹵簿有四神旗皆繪畫也
人曰老氏之徒有天地水府三元三官之說何也蓋
天氣主生地氣主成水氣主化用司於三界而三
時首月之望候之故曰三元金爲生候天氣土爲
成候地氣水爲化候水氣三元正當三臨官故曰
三官也
老氏之言交梨火棗者蓋梨乃春花秋熟外蒼內白

雖雪梨亦微蒼故曰交梨有金木交互之義棗味
甘而色赤爲陽有陽土生物之義故曰火棗又梨
花白實蒼而味甘亦甘之義也
梓潼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欲聰明
之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天地豈可聾啞哉
佛老有地府十王之說蓋即十干之義其五稱閻羅
最尊位配戊土居中故也其有七七之名者蓋取
十干循流至七則剋也且如甲子第一至第七日
遇庚剋制又如庚子第一至第七日遇丙剋制更

以十二支論之一日子至七日遇午爲冲一日丑
至七日遇未爲冲倣此以至易卦以七日來復則
初爻至六爻畢七日又至於初爻此亦義也
又神之生誕皆假數而言也少陽生物之數起於七
四營而爲二十八三乃東方木之生九乃西方金
之成九金爲氣母之位故稱三月二十八日爲㐅
東嶽之生辰九月二十八日爲　五顯之生辰蓋
五顯者五行五氣之化也

事義類

紫色乃水火陰陽相交旣濟流通之義也故天垣曰
紫宮又曰紫微者紫宮微玅之所也是以天子之
居亦曰紫宸面南拱北之情合矣
或問樂器以柷敔爲起止以金石爲始終何也曰柷
之形仰而　以象東震之義震爲雷主聲物皆出
於震故所以起樂也敔之形爲虎而伏陽氣至秋
而衰謝雷聲至秋而收斂虎爲西方金獸也其背
鉏鋙二十七以當三九陽數故刷之所以止樂二
器皆用木木陽物陽物爲聲也金石爲始終者八

音之中金石乃自然之聲不假人爲故所以爲始
終條理也
或問酒因麴蘖烏頭之類以釀造故能醉人客駁之
曰非也烏頭之類何嘗醉人乎造酒因米麴相反
而成稻花晝開麥花夜開子午相反之義故酒能
醉人予難之曰南方作醋亦多米麥而造緣何醋
不醉乎況又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馬妳酒南
方有蜜酒樹汁酒椰漿酒皆得醉人豈米麥相反
而然耶或人與客咸自愧因謂之曰酒味辛甘醞
釀米麥之精華而成之者也至精純陽故能走經
絡而入腠理酒飲入口不嘗停留徧循百脉是以
醉後氣息必麤瘢痕必赤能飲者多至斗石而不
辭使若停留胃中胃之量豈能容受如許哉醋不
能醉人因其味酸屬陰性收斂止蓄不惟不能醉
人亦不能多飲其他諸物之酒皆不由米麥然悉
係至精純陽之性不離乎辛甘之味故可使人醉
也且蒲萄梨棗蜜不醞釀成酒則不能醉焉妳未
成酒亦不能醉惟椰漿及樹汁獨不須醞釀是自

然之性也
或問家禮廟祭之用炙肝者何義答曰肝乃魂之藏用肝所以表其魂也炙之者以氣〻而感召之也祭禮皆薦生而魚獨用蘗者何義答曰魚乃水族陰之屬也蘗之則爲陽陽以致陰之謂也
竊嘗觀心字之爲義大有意哉其爲象也左點以配木右點以配金在上之點微斜而尖銳以配火在下則曲勾而撓起以配水此四行豈不親切乎又況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各司其位玄武之神二物故在下之象爲最多龜胃亦二枚也土寄其間亦水土同行之象歟

蠡海集終

草木子四卷

（明）葉子奇撰

明嘉靖八年廖直顯刻本

草木子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葉子奇撰。子奇有太元本旨、已著錄。考子奇所著諸書、有範通元理二卷、詩十六卷、文二十卷、本草醫書節要各十卷、齊東野語三卷、又餘錄若干卷、紀元季明初事最詳。今惟太元本旨及此書存。此書黃衷序云二十二篇、鄭善夫序又云二十八篇。正德丙子、其裔孫溥以南京御史出知福州重刻之、釐為八篇。曰管窺、曰觀物、曰原道、曰鉤元、曰克謹、曰雜制、曰談藪、曰雜俎、每二篇為一卷、即此本也。善夫序又云、舊本今析為四、野語今釐為二、併曰草木子。則似此四卷已合野語為一書。然四卷二卷、當為六卷、不當為八卷。野語今無別本、無由質其異同、莫之詳也。子奇學有淵源、故其書自天文地紀、人事物理、一一分析、頗多微義。其論元代故事、亦頗詳核。惟買魯勸托克托開河北水田、造至正交鈔、求禹河故道、功過各不相掩。子奇乃竟斥之為邪臣、則不若宋濂元史之論為平允也。書前有子奇自序、題戊午十一月、乃洪武十一年、即子奇罷巴陵主簿、逮繫之歲。此書蓋其獄中所作云。

刻艸木子序

艸木子傳者會萬物之物理而晳析於
前所未發而論著爲傳者也以艸木名子
君發言怨然未伸之志有所激而無所洩
若將終身艸木同腐焉者也視古達人逸
士立言著書擅一時已聞顯異世之仰止

艸木子序 一

進於田野採擷中成生故奇所鏤類罄筆
於見旅所不免而涼離秦蜀荊楚諸適閩
粵思憤發感而積遇諸己所以爲豐之授
艸木子以兆罪遠獄洩慨御不得已之情
而西盡甑羅之所不及言之旨詞出乎本
意達有見學博而義精蘊深而言切蓋艸
生蔥蘭木之栗桔當時異也兒其著立未
有不指爲醫藥其林棠蓁慕薰者未嘗膽

鑿麗據泛濫出歸自成集之旨或止已果
於艸木同腐者倫哉備凡篇目八卷有邪
余說其膾炙哭天下之口有視佰吾刻以
味夫同味或少裨格致已一備云爾子爲
誰括蒼葉氏子奇也諱迆計五函餘卷傳
于丑剞光義起以例餘也
皇明嘉靖己丑夏季月上旬

艸木子傳 二

賜進士第巡按宣大監察御史滁濱廖言
顧寵潛父書東行臺識

草木子目錄

卷之一
管窺篇
觀物篇
卷之二
原道篇
鉤玄篇
卷之三
克謹篇
雜制篇
卷之四
談藪篇
雜俎篇

草木子卷之一

括蒼龍泉葉子奇世傑著

管窺篇

天始惟一氣爾莊子所謂溟涬是也計其所先莫先於水水中滓濁歷歲既久積而成土水土震蕩漸加凝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波浪之勢焉於是土之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五行既具遂生萬物萬物化生而變化無窮焉洪範五行之生成以微著爲漸次蓋以數言之也水火氣也故微木金形也故著四行莫不依付土以生成焉其質最大故居後蓋土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南北二極所以定子午之位曆家因二極而立赤道所以定卯酉之位北極瓜之蒂也南極瓜之蒂花處也赤道瓜之腰圍也指南針所以通二極之氣也

赤道爲天之腰圍正當天之闊處黃道自是日行之道月之九道又自月行之道也

天度本無廣少之分由渾往分天而有斜長之處始分廣少

天如勁風旋轉局大塊於中吾恐日月星辰之上則愈
高愈清愈勁愈光明而無窮矣或人見天裂處見其
霞光閃爍於此足以知之矣
崑崙天下山之頂也迺天下山之至高處山之起勢處
其東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濟水皆東流也其西面
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兩
廣水皆南趨也北即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
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漸漸而低水皆
北流南視陰山之地反為極南之境矣以此觀之地
形如一亭子中高而四方下崑崙乃其結頂處四下
之簷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可見必皆會同於四
海
天以氣言故無窮地以形言故有盡
天陽宗故日最盛是以日常員而月則缺也地陰宗故
水最盛是以水常滿而火則伏也
天主神地主鬼神主伸鬼主屈伸主聚屈主散此二者
所以生萬物死萬物之大端也
包含徧覆無非天也天包水水承地地載萬物

天南為陽北為陰地北為陽南為陰對待之理也山以
南為陽北為陰水以北為陽南為陰亦對待之理也
天動而無靜亘古亘今無息也地靜而無動亦亘古亘
今無息也此天地之道所以為物不貳也及其生物
益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故不測焉
空即天也自地而上無非空也即天也地間亦有動時
亦氣動之耳
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康節之言盡之矣
天道不以理言則歸於幻妄耳
天之生物匪物物刻而雕之也而世之善雕刻者莫能
及此其所以為妙也
天地得其位則萬物莫不措其當也一或有失則為災
為妖為亂矣
天裂時大光現陽精之極也地裂時泉水溢陰精之盛
也
天為陽宗故風火在上地為陰統故水土在下
地為陰故火隱而不現擊石有火至剛而后生也雨木
相摩則火至動而后生也剛動皆陽也

有形無聲木石也有聲無形雷霆也有形有聲人物也
無形無聲鬼神也
冬屬水而一陽已生於冬夏屬火而一陰已生於夏此
水火之所互根也春木秋金而非陰陽始生之月此
金木之所以不互根也
金者石中之精液水出石中故曰金生水也
素問樞式曰水自西而東流也西金位也故曰金生水
亦一說也
水生於北方陰位而陽已生火生於南方陽位而陰已
形故水火互根也木生於陽方陽時金生於陰方陰
時而陰陽無所生故金木不互根也
火日外光照影在外金水內明照影在內陽施而陰受
之理也月亦受光於日而含內影而照物亦影在外
者光盛於金水也
火陽根陰離中虛也水陰根陽坎中滿也於卦象亦可
見也
火外明而內暗根陰也水外暗而內明根陽也二物之
象亦可見也

聖人作八卦以之配五行水火純乎純者也而無所雜
故各以坎離一卦配金木土有陰陽剛柔之質故各
以二卦配之乾剛金兌柔金震陽木巽陰木艮高土
坤卑土
邵子曰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人
用力此見君臣之理也
又曰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
甚矣精之不可以二也切料太陽乃火之精其氣亦
類於人間之火也火正當氣發之上必有黑暈觀之
燈燭可見星家謂之闇虛想即此也受光則稍偏受
精則正對以月正對此黑暈之中所以食也
日食時辰多天下見之其分數皆同日食時辰少天下
見之其分數皆不同由日食月以精其所虧之分其
明全盡所以天下皆同也月食日以形其虧之分正
當其下則分數同及側遠望之則分數或少或多所
以天下多不同也日之食月闇虛之精大故食時辰
多月之食日其形小故食時辰少
月食陰抗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食陰撓陽而勝之不

可言也是以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詩云此月而
食則爲其常彼日而食于何不臧卽取此義
列宿所以定經天之體七曜所以布四時之政
彗孛之生在東則西指在西則東指由其從日生也此
其常又有東西偏指者又其變也
太白史或書晝見或書經天蓋巳時當丙位則爲經天
以其當君禍尤大也其餘方位則止書晝見也
康節邵子曰天晝夜常見日見于晝月見于夜而半不
見星半見而半不見尊卑之等也天爲父日爲子是
以天左旋而日右行也日爲夫月爲婦是以日東生
而月西出也可謂因象而及理矣
列星之爲象也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野象物各因其
變而占焉
日月星辰天之四象水火土石地之四象康節曰土石
而不言木金蓋木乃土之華金乃石之精也是知康
節皆以體數言也
風雨雲霧雷天之用也吹噴噓呵呼人之用也天人一
理也但有小大之差耳

風露能生物亦能殺物順陰陽之氣也
風陽也故其氣清通而無形霧陰也故其氣昏濁而可
見
邵子推雨風露雷而分爲火土石曰水雨霖火雨濡土
雨濛石雨雹水風溫火風熱土風和石風冽水霧黑
火霧赤土霧黃石霧白水雷宣火雷虩土雷連石雷
霹
五星在天高則景小低則景大素問云然
雪寒在上故高山多雪霜寒在下故平地多霜
日在地上時多故地熱而井水寒也日在地上時少故
地寒而井水溫也
地居天之中地平小當天之半地上天多地下天少是
以日出落時見日大近人也日中天時見日小遠人
也
日初出時見日大宜當熱而尚寒涼者陰凝而陽未勝
也日中天時見日小宜寒涼而反漸暖漸熱者陽積
盛而陰已消也中未熱愈於午者陽尤積盛故也
廣海冬熱由冬日南行正當廣日之下故熱朔北夏寒

夏至日雖北行朔北直當陰山之背處日光斜及故寒
由此觀之南北寒熱亦由於日也
日為衆陽之宗故其暖熱之氣皆出乎日也凉寒則日
氣之不及處爾日漸長故暖日極長則熱矣日漸短
故凉日極短則寒矣暖則陽氣之盛也而極則斯熱
凉則陰氣之盛也而極則斯寒
陰脅陽而為雹沴氣也陰凝而未盡勝陽則為霰正氣
也是以春秋書雹而不書霰以人事驗之沸湯以器
容盛之沈於寒泉則冰此雹之理雪積而日炙之先
必為後此霰之理也
康節云世有温泉而無凉火蓋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
也此説固然乃常理也然北方蕭山亦有凉火也
山川之氣積為列星光芒輝焕精之盛也精耗神竭於
是乎有隕星
星自天横飛而過則為流自下復上則為奔自上而下
則為隕
星隕精氣竭也川竭水脉絶也山崩地脉絶也當其所
主之地則為災海水不潮亦水脉絶也

海潮天理之喘息也天有晝夜故潮有朝汐隨月進退
從其類也
晝長則多熱晝短則多寒寒熱進退皆由於日也月滿
則潮盛月虧則潮衰潮汐進退皆由於月也
嶺外録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之潮朔望大潮謂
之先水日止一潮謂之小水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
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豈不異
哉
世間特一陽氣之周流爾陽氣不及之處則為陰觀之
斗一南而萬物生一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一
南而萬物死斗日互行而成歲功也
始復之理可見
斗隨天而左旋故一日而進一度日退天而右轉故一
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一周而成一歲也
二十八宿萬古不移所以定天之體而分十二宮也日
一月而徧一宮月一月而徧十二宮而復追及於日
而成一月也
月因日而有晦朔弦望而遲疾不由日而由孛也五星

却因日而有遲留伏逆

日與天會爲歲月與日會爲月日行地盤一位爲時至於刻乃曆家細分之耳每時八刻六分刻之二共成一百刻也刻分初正由子正中分天運蓋子初四刻屬本日正四刻始作明日算也由銅漏刻之於籤故有刻之名也

歲日與天會法也月日與月會法也日日與度會法也時日與辰會法也故時有十二日有三十月有十二歲有三百六十

晦朔弦望皆因於日也晦月與日會全無光也朔會而復蘇也弦有上下相去四分天之一也望則相對相去四分天之二也

每時計九十日每節計四十五日每歲一十五日每候計五日故候有七十二日氣有二十四節有八時有四各爲三百六十也

氣盈於三百六十五朔虛於三百五十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

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分齊而符於三時爲是爲一章也七十六年爲一部凡爲四章四三一十二（合三時之數）復得全日一（閏十二時閏一日）一章該二百三十五朔一部該九百四十朔故以二百三十五閏爲三時以九百四十閏爲一日是以合四章而爲一部故四三一十二而朔亦無餘分也

歲日與天會之法也以節氣爲定年月與日會之法也以朔望爲定故年必以元旦歲則有后先也交於立春

時有春夏秋冬風有東西南北是亦風氣一周而成一歲也然恒風不應而有休廢之氣是則時政之失而廢天常也於是而有風角之占焉

歲差法見天道自古及今日漸不同也曆家但拘常而推所以誤焉隨時修改以與天合元曆得之矣

觀物篇

天生萬物有色聲香味使無目耳鼻口以收攝之則天地之工或幾於熄矣故色為之目聲為之耳香為之鼻味為之口此天人之所以交也人則得其正者也物則偏焉此其所以靈於萬物也如蠅攻臭蟻臨鴉嗜鼠麋鹿食薦蝍蛆甘帶數者孰知天下之正味哉至於義理則惟心可以通之人則可以貫全體物則局於一偏也

物之偏者如蜂蟻君臣虎狼父子雎鳩有別豺獺報本是也然人稟其氣之濁且塞者則亦有偏者也惟聖賢則全

夫人形之所以生也必資於精氣血三者精之榮以鬚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形之所以立也必資於筋骨肉三者骨之餘也齒筋之餘也爪肉之餘也耳

手陽也故指長足陰也故指短上陽下陰人也猿猴四手皆陽也故輕捷而在上豬狗四足皆陰也故奔突而在下

邵子曰形統於首神統於目氣統於唇

人陽物之靈也故能化火龍陰物之靈也故能化水

動物本諸天所以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所以根順地而升降以津故動物取氣於天而乘載以地植物取津於地而生養以天素問之言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廢則氣立孤危無不出入無不升降焉有大小數有遠近蓋謂此也

動物本諸天而體則溫植物本諸地而體則冷陰陽之謂也

素問又曰根於內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滅亦指動植之物而言之啓玄子皆以為人血氣之變殊失其旨矣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大抵草木之性情不知禽獸之性情禽獸之性情不知人之性情

大抵人則女麗而艷禽則雄綵而文獸則不甚相較也

此造物為之制也歟

植物去皮則死氣在外也動物傷內則死神在中也

物有貴賤乎曰有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是胎生

貴於卵生也卵而陸生目能開閉卵而濕生者則不能矣是陸又貴於濕矣化生者非胎非卵隨氣而化而成其爲物爲微矣是濕又貴於化生也此動物有此四種之異也曰植物亦以此而推之可乎曰可也夫草木可移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産者卵生類也荷芡濕生也芝菌化生也此植物亦有四種之異也雖然蠢物之數謂之萬不可勝窮也不分而異不免乎四者之異欲合而同須究其一原之同此學者所當思也

鱗虫皆卵生也獨海鯊胎生故其爲魚也最巨

佛氏以胎卵濕化四者窮推萬類之生生又以有無色想六者窮推萬類之情識蓋有色是有牝牡之屬鳩鴿是也無色是無雌雄之屬螺蚌是也若有想是爲蚕爲蛾時也若無想是爲蛹爲蛾時也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此物又極微極細其情識在乎恍惚眇茫之間如人身之積虫似卵白似血片似動非動似生非生之屬是也佛氏論說生類可謂窮深極微矣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瞋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瞋濕生者眼無胞也常不瞋也故不寐化生者眼無竅惟有黑點爾又其微也蛤蚌則無目也益末矣

虫魚之子與草木之子一生即千百者以其爲物至微至賤也

草木一莖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艷葉相傳而生也經千年而不變其根幹有生死其神之傳初未嘗死也傳花接葉當接傳之上則爲是花是葉當接傳之下或有斷折及其芽蘗再出則爲元花元葉此見造物之主宰處

物之氣類萬古不移此主宰所以謂之帝也

草木一核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實枝葉無不具於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顯諸仁而藏諸用也

世謂海棠無香西蜀潼川府路所屬昌州而海棠獨有香故昌州號曰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霏閣每花或二十餘葉香氣醲郁

世間萬物無不生虫木水土之中生虫至多固其常也至於火中生虫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以爲火

浣布而火南雞亦食火也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鎚破有一紅虫其走如飛其背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虫也

邵康節云魚水族也虫風族也故虫皆由風化尋常積聚之類外殼完固而虫已長於腹中豈是外物遺種當由風化使然

江之水族如揚子大江族類各有所限江蟹至潯陽則少鯿魚至隲㶷磯則少麵條魚惟城陵磯冬至前後始有之其理猶鸜鵒不踰濟貉踰淮而死當由地氣使然

世間小虫如一絲半粟之細以至目不可辯而手足頭目動靜食息無不皆具此可以見天命之流行無一之或遺無微之不入

當暖之虫多蛾生也翅蜎之物多水蟲生也

蟲風族也魚水族也介虫石之族也是以螺螄多附於石從其類也

甲虫木之族也螢腐草生也車羊腐木生也皆食於草木而附於草木亦從其類也

林栖之羽似葉草宿之毛似草亦從其類也

蝸螘蚯蚓土族也故土居而土食

礜石蚕食之則肥鼠食之則死氣感各異也

鱗虫有蛟龍魹是也羽虫有鸞鳳鵬是也毛虫有麒黃麟是也介虫有龜鼈是也夫埶物又造物栽其半功也故其用不能全

石決明海中大螺也生於南海崖石之上海人泅水取之乘其不知用手一撈則得苟其覺知雖用斧鑿亦不脫矣

雨海中秋有月則蚌胎生珠無月則否也

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穿布以灰濯錦以魚洗金以鹽

馬蹄圓為陽牛蹄拆為陰馬之臥也起則自前足牛之臥也起則自後足

陰鳥之飛也頭縮而足伸陽鳥之飛也頭伸而足縮

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

邵子曰陸生之物水中必具備形之於陸也巨於陸者
水中必細細於陸者水中必巨今試推之魚飛鳥類
也（鳥翼長魚鰭短鳥尾長魚尾短鳥頭小魚頭大餘做此推之）如龍蛇類也蟖蜘
蛛類也蝦蚕類也石鼠鼠類也石蚕蚕類也鼈蟹甲
虫類也螺螄胎生類也鼉蜮走類也蛙蝈倮虫類也
記少有海人嘗聞海賈云南海時有海人出形如僧
人頗小登舟而坐至則戒舟人寂然不動少頃復沉
水否則大風翻舟又大金時有龍見燕京舊塘灤手
托一嬰兒如少年中官狀紅袍玉帶略無畏怖之容

重本十　十八　一

經三時始沒由此觀之水亦有人類也但幽明相隔
不可相知耳觀溫太真牛渚燃犀事理亦可見
亦有虫子嘗使明視者針而得之其大不能以半粟也
詳細察之有背撒然有足纖然有背隆然善止善行
且識且攫智切計其為虫也人之骨節完全也必非
外物能遺之種因人氣血之不和乃化而生焉及其
既生也能好也能畏也能就也能避也能饑也能飽
也能動也能靜也能佚也能勞也能吸也能嘘也入
竅之具神機之用未始有一之不足者焉未始有一

之才能者焉於此可以觀性命之理矣於此可以觀
造化之妙矣雖然是其形也有大小也是其理有大
小乎世必有能辨之者
魚有骨在內者有骨在外者有多骨者有少骨者有無
者萬不同也然其所同者蓋水也草木之葉有大者
有小者有長者有短者有厚者有薄者有圓者有匾
者有尖者有鋸者有花鋸者亦萬不同也然其所同
者均含生意也茲可以求萬物之一原者乎
鷹鷂能搏鷙鴈而反受逐於鵲鴿非其力不及也智不

重六十　一九

及也鷹鶻能搏鷃鷽而不能得飛鴿非其飛不能及
也不能頡頏也由此觀之物皆以智相制不獨以力
也
物有相資以生者瑣蛣腹蟹也物有相待以動者水母
目蝦也
凡物得氣之盛者必有異於物龍之異以骨故能致氣
精龜之異以殼故可卜而先知犀之異以角故孕星
蚌之異以珠故胎月麝之異以臍故香可通關竅之
異以角又獨皮最而可補食獺之異以肝故月生葉

而可祛癩猩猩之異以血故可染物而不渝又能知性也玳瑁之異以甲故可器蕭魚胎生也其異以皮故可鞘麟角鳳嘴也其異以膠可以續斷絃以至象以牙翠以羽魚以魫是皆有異於物而得氣之盛者也故聖人之生也得五行秀中之至秀者焉其必有異於人也歟

有物命一物一命也有國命萬民一命也一物一命物之自生自死是也萬民一命屠城坑卒是也此說聞之莆陽鄭先生厚云

或問之草木子曰物固有知乎曰有之知乎知不知乎不知曰物固有能乎曰有之能乎能不能乎不能曰物固有知而不能能而不知者乎曰有之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固嘗知文章矣聾者無以與乎康莊之途固嘗知康莊矣曰固有知而不可得而知能而不可得而能者乎曰有之也且之知也之能也知者不自能知也有知知能者不自能能也有能能蓋語不能顯黙不能藏可以意授不可以言傳也

水魚不離土虫不息

鴈順陰陽而南北魚順陰陽而上下蟄蛇蛙順陰陽而出入

鰷浮水面鯢沉水底鯽游水中

有雌而無雄其名大腰龜鼈是也有雄而無雌其名細腰蜂蠆是也

物性可齊乎曰不可也曰何也子獨不見乎物有直行者狗馬是也有曲行者蛇蚓是也有橫行者郭索是也有却行者蛷螋是也有兩頭行者率然是也有屈伸行者尺蠖是也有動其脅腹縮縮循行者蠕蛺之蟲是也是固然矣聞以有翼飛者矣得非鷹鷂乎聞以有翼而不飛者矣得非鴨鵝乎未聞以無翼飛者焉然亦有之龍與螣蛇是也是其形既異不能不與之變豈非形動而天隨者乎之諸蟲也又何知

天物之植者有然乎曰有之有有葉有枝者松栢是也有有葉無枝者荷芡是也有無葉有枝者木賊是也有無葉無枝者豬苓茯苓馬勃是也不獨此也固亦有有花有實者有如桃李乎亦有有花無實者有如蘜靈乎亦有無花無實者有如蕨薇乎然則豈無有

實而無花者薏苡有其物也且此物也可以衣被生靈有大功於天下獨與群物異也而人莫得而知之蠶繭至微也天地生之以食人人至靈也天地生之以食萬物雖然人能食物又能理物故可與天地參焉中冷泉錫器盛之則漏是水之至精者也昆吾之刀可以切玉是金之至精者也沉香遇水即沉是木之至精者也金剛鑽可以鑽石是石之至精者也故物之至精者必有異乎物以此推之物之精者水有金有木有石有物既皆有之人獨無乎哉人之精也者聖人也

鶴糞可以化石成塵龜尿可以和墨寫字入石蟾酥可以潤玉可割是皆氣物之相感制

飛之至高者鵬也鶴也天鵝也鷹鶻也餘皆下風也

萬物既生如是形矣其爲枝也有不待教而后能且鳥也百舌合百舌而成一舌故善變聲啄木舌端有棘針故善取蠹鸚鵡舌似人故能言一受其成形故不待教而后能

妙矣哉造物之生群動也雖大雖小無不各自取足焉無所待於外也是故夔一足也人兩足也馬四足也蜘蛛六足也螃蟹八足也蝍蛆四十足也蚿百足也蛇無足也無者不資於多而後行多者不見其多而反遲於行動其天機不言而喻多者不見其爲有少者不見其爲無故曰惟虫能虫惟虫能天

轎人馬也鄉人牛也舟人魚也

牛觝角馬蹄齧天也絡馬首穿牛鼻人而天也莊子蓋歸之人非也

莊子曰百昌皆生於土皆歸於土此土者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

觀物者所以玩心於其物之意也是故於草木觀生於魚觀自得於雲觀閑於山觀靜於水觀無息

原道篇

堯舜傳心以中周孔論易以充武貸作範以極孔曾傳道以一思孟語德以誠皆聖賢講道會要之總名所以爲傳心之典也

易上經氣化之始也故首以乾坤下經形化之始也故首咸恒

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渾然一心以是心感以是理應故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莫測其所以然之妙也

乾取象於龍以其具天之用也坤取象於牝馬以其行地無疆也

中國得詩書之傳通之者必知其人世古今四夷之國耳目有所不及皆不能知之尚同洪荒之世也

春秋刑書也易禁卜書也春秋言人事易言天道天人之道一也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春秋魯國之史也因一國以見天下綱目天下之史也因天下以存諸國

春秋書日有食之綱目止書日食從省文也

禮有容樂有聲聲陽也容陰也聲容交而天地之氣合矣

大抵樂惟取其和後世之樂多悲壯所以不壽

古人云心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今之世安得知禮樂大意之人與之論禮樂情文之所以然哉

古人定律呂以考中聲迨今罕得其真莫若因古人之遺器庶得其聲之近若今道家金鍾玉磬及琴瑟塤篪之屬皆古之遺器也以協其聲使與草木之類毋相奪倫諒必得中和之調豈不勝於致詳致荒而甘用世俗之樂也

俗樂多胡樂也聲皆宏大雄厲古樂聲皆平和

歌調且因今之曲調而諧之以雅辭庶乎音韻和而歌意善則得矣毋但泥古而廢之而長用胡樂也

古之父子爵既不同禮即異數由此推之祭古人自宜用禮器祭今人自宜用今器使各安其性也庶免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爲失

同子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俗

俗易也妖淫艶詞之化人也亦然此不易之確論也
孟子謂今樂猶古樂救時之論也
綱目眞經世之大典也
綱目有湯武之時者三秦新隋皆以大義絶之夫人得
而討之也故書兵起而不書叛
書莽大夫楊雄死所以病揚子也然為莽大夫者不知
其幾不書又所以因民而見褒也
書大丞相帥師伐魏所以正其統也書晉處士陶潛卒特
書以褒之所以賢之也
書唐五王為武三思所殺譏五王之失刑也書周太師
中書令瀛王馮道卒任之重者責之深也
或問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答曰耕破一
犂春雨無言對時育物之心樂而得其所也
孔門問仁夫子答之各不同蓋因其材而篤焉正夫
子之泛應曲當處用各不同所謂貫也然仁乃仁體
之一歟
天下歸仁朱子訓歸為與字或者漫其說愚謂猶人言
已行一事合天理問之家而家問之鄉而鄉問之國

而國問之天下而天下所謂天下莫不與也由此言之
放之天而準放之地而準放之古而準放之今而準
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
北海而準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繆不悖無疑不惑者也此則與字可通之
理也若謂克己天下皆囿於吾仁之中如呂與叔克
己齋銘云洞然八荒皆在我闥讀之氣象雖豁然可
喜事理則茫然無據
浴沂氣象只聖賢超然於萬物之表逍遙脫灑處文曰
卽此便是堯舜氣象何也曰飲犢茹草若將終身及
爲天子若固有之何有一毫滯礙
說文以歩戌為歳此附會秦以建亥爲水正之說也然
實非也歳自當以夏時為正
大學乃設教之書朱子則憂百家之亂治中庸乃傳道
之書朱子獨憂二氏之亂眞深玩序文可見
大學六先字所以遡推其工夫之端緒七后字所以順
推其効驗之次序
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存之於端
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
以致盡心之功可謂知行兩進矣
孝弟慈三者大學之言達道知仁勇三者中庸之言達
德也達德所以行達道也
恂慄威儀是明明德之止於至善親賢樂利是言新民
之止於至善至善乃大學一書之標的曾子傳心之
要也
正心章不言私之害公邪之害正蓋意旣誠自無私邪
之雜矣惟恐人於忿懥好患等意思留滯在心而不
能察及其應物遂至於欲動情勝用之所行每過於
分數不能不失其平也
平天下章反覆以用人理財兩者爲說蓋用得其人則
上下皆安財得其理則大小皆足此天下所以平也
其要在於絜矩則上下大小皆平矣
中庸是直指人心見性之人是中和是就人心上指示中
庸是就人事上指示費隱是就人物上指示心統性
情事兼德行物通彼我

心之虛靈知覺虛是能包萬事萬物之理靈是能通萬
事萬物之理知是識其理之所當然覺是悟其理之
所以然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然之體也庸者言其亘古亘今
不遷不變常然之道也
天命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
而教也者又因性道之實而品節之也
朱子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
焉猶命令也此蓋本太極圖之說而約言之也
道不可離由其自本自根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
戒懼是存養工夫是於至靜之中存天理之本然是致
其致中之功也謹獨乃省察工夫是於情動之際遏
人欲於將萌是致其致和之功也
君子致中和而底位育之功者此道通乎上下天子有
天下之天地萬物諸侯有一國之天地萬物大夫有
一家之天地萬物庶民有一身之天地萬物由其分
有攸界故其功有大小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是致中之功效也吾之氣

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致和之功効也
中和以性情言之中庸以德行言之費隱又以人物兼
觀之此理之無乎不在信手拈來頭頭皆是呼其妙
矣乎
中對和則中爲靜而和爲動故止以不偏不倚釋之中
對庸則庸爲常而中則該動靜二義故以不偏不倚
無過不及而並言之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費隱是在人在物上看此理因用以原體見此理之無
物不在也鬼神就無形無影上看此理由微而驗顯

見此理之無物不體也
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說費而后說隱鬼神幽而難知故
先言微而后言顯
人之爲道而遠人子思言此之時佛氏之教未入中国
已慮其絶人倫去人事始謂之離道矣其慮可不謂
遠已乎
喪服自期已下諸侯絶大夫降此自周公制此貴貴之
禮也蓋諸侯之貴大夫不得以屬籍通故大夫不得
爲戚君也

郊社所以祀天地是天子之職宗廟所以祭祖先是子
孫之職祭必受福職之所當也淫祀無福職之所不
當也
至誠是由此道之極其實乎聖是造此理之極其至故
曰至誠之道非至聖莫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莫能
爲
盡性致中也盡人物之性致和也經綸大經致和也立
天下之大本致中也贊天地之化育是以人而參贊
之是聖人猶與天爲二知天地之化育是於天道有

默契處是聖人與天爲一
私意自蔽則局乎其小矣故不廣大私欲自累則卑乎
其污矣故不高明
祖述憲章是道貫乎古今上律下襲是道該乎宇壤
如天淵尚有彼此之別則聖人尚與天爲二其天淵更
無彼此之別則聖人乃與天爲一
或問浩然之氣答曰一片花飛減却春蓋言浩然是無
虧欠時也
慈是不能集義剛是浩然之氣

孟子言勿正勿忘此養氣之節制也正是用心太過忘
是不用心
孟子夜氣之說是水靜而清時浩然之氣是水盛而大
時
高不可貶卑不可抗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道無定形也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無極是無有方體就萬物體統言
之太極是會其要領就一物根柢言之無無極則太
極無所本無太極則無極無所寓

太極圖性命書也西銘理一分殊之義也四勿箴由中
應外制外養中之訓也
無思也無為也寂而不動先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後天也先天體也後天用也先天惟湛然一理耳至
後天始有形象之可言先天是未用也至後天始入
用爾易是已入用之書故多說剛柔少說陰陽
無思虛之極無為靜之篤虛則理明靜則性定陰陽絪
縕吾以觀其始正其命
天有風雨雲霧雷人有吹噴噓呵呼天地是大萬物萬
物是小天地
地沖氣所以能生萬物也沖氣所以為和也
陰陽合一存乎道仁智合一存乎聖內外合一存乎誠
虛所以具衆理靈所以應萬事不昧所以為明也
知者心之神明寂而常覺動而常定非不動不靜也溥
萬物而無容心焉可也欲盡流注其可得乎
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
以非類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鬼者人之影死者生之終

誠天道性天德
善者萬理之總名也性者萬理之全體也仁者萬理之
全德也孔門傳道以仁大學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
性誠者理之實元者善之長一者數之始中者物之
心極者理之至皆聖賢論道之極則也
人心是根於氣耳目口鼻之欲是也道心是原於理仁
義禮智之性是也
新故事物為之今古也得失人事為之存亡也治亂世
理為之變更也

古今分於一息人物同於一原
因粗而精因畧而詳此古今之用智而得其止也因積
而拙因詳而荒此古今之用智而失其中也
程子曰不必以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或者指游魂
之變爲輪廻未之思也
張子曰風雷有象不疾於心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
也心　見聞不弘於性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橫浦之學以覺爲性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是止認智
爲性金谿之學曰收斂精神自作主宰有何欠缺至
並六十三、
三十四
於私欲未爲病纔涉於思卽是害事全似告子
臨川之學分心跡爲内外内面是精外面是粗故托佛
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眞假仁義之言以濟功利之實
涑水之學可謂傳括群言純乎實踐
金華之學之於濂洛也可謂金石相宣已
永康之學以漢唐習王道純以事功言也
南渡之學其視紫陽猶孟子之於孔子也
永嘉之學之於正道也可謂步則步者矣
許魯齋比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之劉靜修次之

用之則行於留侯武侯見之舍之則藏於靖節康節見之
之古惟有此四人才德及之可以當此言也
相近之性系乎氣[illegible]之性純乎理
荀子曰性者惡也爲善者僞也杞柳桮棬之喩也揚子
曰人之性善惡混性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
東西之說也達磨云我見佛性云何佛性作用是性
生之謂性之說也蘇氏曰善惡皆出於性而非性之
所有胡氏曰善不足以言性孟子道性善猶佛氏善
哉善哉贊歎之辭卽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韓子
三十三
三十五
說性有三品卽性有善有不善之說也後世諸說紛
紜從橫孟子當時已一一加辯可見儒書之不可無
孟子
今之道教近乎楊今之釋教近乎墨
丹經言爐是安身立命也採藥是收精斂神也大候
是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動息之
節也
佛言離一切物別有自性不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也
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譬如

從空而有幻花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言性之本旨也

離物而言性此佛氏所以淪於空寂捨器而言道此老氏所以溺於虛無故大學之始教所以不出於民生日用彝倫之外也

東土初祖曰人性本善不假勤苦修行直下便是此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

歐陽公云佛氏怕死故每以寂滅無生為說老氏貪生故每以返老還童為說惟[illegible]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者

惟至爾

鈎玄篇

易卦自下而上其植物之象乎玄家自上而下其動物之象乎動物本乎天植物本乎地此易玄之所以不同者也

歐陽子曰易六爻之六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

陳希夷玉鑰匙白法即周易圓圖之象也以二至而為之主冬至順而夏至逆姤復之道也逆順之道依乎日

司馬溫公之潛虛五十五行其象以〡為原〢為熒〣為本〤為鉚〥為基具五生數也以〦為委〧為末〨為雙〩為冢具五成數也以吉凶臧否平定其占以旺相休囚死推其理

天地之間至堅惟金石爾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至堅且然而況於人乎故知神仙可以久生而不可以長生

雲雷雨雪皆至半空風則薄乎天愈高愈勁

風雲雷雨天也蠢動草木地也莫不有聚莫不有散以成變化死生之道聚皆屬之陽散皆屬之陰陰陽天地之大經也

霜雨既霽閑雲在天皆神化之糟粕矣

陽道日變而日生陰道日變而日消陽之變也有形陰之化也無跡一切生聚者陽之長也一切散敗者陰之消也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知此可以言生死之理矣可以生順死安矣

造化無全功巧其音者拙其羽豐其實者嗇其花

古言各不相通也所以傳其意通其義則一也

善乎賈生之言曰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或化為人兮又何足患或化為物兮又何足恃由此推之理之常然者固莫論其理之變者莫可得而曉也如月令雀入大水為蛤是羽蟲化為甲蟲也田鼠化為鴽是毛蟲化為羽蟲也松樹化為老人無情化為有情也婦人望夫化為石有情化為無情也牛哀化為虎九江夏王氏之母浴於川化為黿沒於深淵漢末馬生人名馬異亡入于胡後漢劉聰后劉氏生一蛇一猛獸各傷人而走慕容燕時有女子化為男宋徽宗時有婦人生鬚度為女道士有男子生子蓐母不能收更七人而免九此者造物游氣變化紛擾不可得而測也其常變之兆禎孽之萌各有所主焉

山則本同而支異水則源異而委同地理也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人事也

五德王天下之說於運祚脩短本無所損益或謂水德王則刻深其刑以應之則害於道矣

知人帝王之盛節三代而下漢高為最昭烈次之光武唐太宗伯仲間爾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可謂得先難後獲之旨矣議充明快

胡氏曰會人物於一身萬物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符此所以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張子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家國皆然也
成立之難如升天從善如登也覆墜之易如燎毛從惡
如崩也
詳於刑者有法外之遺姦秦皇是也坑儒生而得劉項
工於數者有術中之隱禍魏武是也殺楊脩而得司
馬懿
化國之日舒以長由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以促由其
事繁也事繁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諺云閑

覺日偏長是也或者謂有道之國日行七道而長遂
加賦於民歟矣哉
仁人之誅國將亂也小人得位亦國將亂也是以漢之
黨錮唐之朋黨宋之奸黨三黨與天下遂至於衰亡
矣
窮理須是用心自有悟處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思之不已鬼神將告之非鬼神告之也乃精氣之極
也
玩是視之精索是求之至

詩者不發其胸中湮鬱之氣則暢其心下喜樂之情故
以出於自然者爲工不以流於巧麗者爲富
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諺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即浩
然之氣配義與道也又曰偷人膽失即行有不慊於
心則餒矣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下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
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胡蝶也榮枯黃粱也
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
南人不夢駝北人不夢象缺於目所不見無想也

諺云南人不夢駝北人不夢象缺於所不見也盍六藉則
神舍於目寤則神接於心蓋目之所見則爲心之所
想所以形於夢也
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類而感也
不聞聞聞不聞聞聞不聞不聞不聞聞從眞起塵聞不
聞耳塵逐眞聞聞感而遂通不聞不聞湛然常寂
色香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目知色
耳知聲鼻知臭口知味此四者天人之相交也使無
耳目則聲色又烏用生之哉則造化或幾乎息矣此

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於心則又所以具此理
而應此事者也宰制四者於中而各聽命焉此其所
以官天地役萬物者也故並於兩間而為三
木皆中實也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也而蘆葦則
中實此皆因地而反生其類也
物之有形有聲者人畜是也有聲無形者雷霆是也有
形無聲者木石是也無形無聲者此體物而不可遺
者也學者所當思也程子曰鬼神於若有若無之間
斷遣得去則知之矣邵子曰鬼者人之影也

野人鉏地蚯蚓中斷兩頭俱跳此時安身立命在何處
乎曰尸居餘氣兩頭俱死曰打地斷尾時如何曰未
去而本猶存也曰斷頭時如何曰本去則末不存矣
曰立命豈無其所乎曰有之存乎神神去則機息矣
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之為蚌生也儒謂珠由內
出生於蚌胎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儒本諸天佛
由諸己此學者當辨其理也
生順死安而無容心焉至矣彼語寂滅者性而不返
告子義外之論是於事上分內外却不知心不可以內
外分也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故事愈近而道愈切莊子曰哀莫
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誦之令人有生意
盜賊至為不道矣人苟面稱之為盜則艴然而怒可見
其羞惡之心未嘗忘也
夷狄華夏之人其俗不同者由風氣異也狀貌不同者
由七氣變也土美則人美土惡則人惡是之謂風土
冬至用陽遁順行九宮夏至用陰遁逆行九宮從天道
也天道日也

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交春月必三十日五時
二刻而交節此天道常行之數也日與天會法也
曆家分一百八刻於十二時每時該八刻六分刻之二
術家數取時之上四刻天之清氣故以八十四維配
之而成二十四位
五行相生父子之道也相克君臣之道也比和兄弟之
道也配合夫婦之道也相得朋友之道也
八字不易之定體二運流行之妙用不易所以定平生
流行所以定時下

星術以七曜四餘定所遇得失以太陽定玄命以太陰
定玄身以百年定行限以生克制化定人吉凶壽夭
多有驗者此亦可以見人身各具一乾坤也

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
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
羊無神猴無脣鷄無腎犬無腸豬無筋人則無不足
也

又以十二肖同類之屬分陰陽配爲二十八星禽如虎
則豹配是也每辰二禽四正之辰三禽

近世卜者多用京氏易以納甲配干支以生克配六親
以時日配六神以八宮定世應于以推人吉凶休咎
成一家之言然與古易絕不相通矣亦以見易道無
所不通矣

差穀古有其說也其法最略古惟有剛柔二日內事用
柔日外事用剛日及漢用寶義制伐德五日其法以
六十甲子以上下生克推之猶未離乎二氣五行也
及唐百忌曆行其拘忌愈繁陰陽愈亂吉凶愈無憑
也惑世誣民於斯惟甚識者取其略然有理者可也

不必盡法也

來數陽息也歸數陰消也息所以進消所以退此陰陽
之理見乎數也

兵家遁法即白法也開休生三吉門開即六白休即一
白生即八白

耶律楚材以生克制化論五星敵去非以戰鬪伏降刑
衝破合論三命皆臻其理也

爲老氏之學者其術多於使有爲我意思其高處是清
虛

莊子曰鷄鳴犬吠人莫不聞知不能以意億其所自化
又不能以意逆其所將來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
圍

莊子曰道在秕稗在瓦礫在屎溺每況愈下蓋以道無
乎不在也

關尹喜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太虛廓之莫
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
近

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養氣此語最

精

鶡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賤亦有時而貴深見當亂之世余意紫綬照耀奴臺之軀手

自釋迦拈青蓮華迦葉呵呵微笑自此示捷直至達磨說出能作能用即是佛性一此即教外別傳更無別旨自此禪宗皆祖此

釋氏禪云財色自戕無爲其行超絕至高易以動人故以寂滅爲樂也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故以長生爲樂也張子曰二者雖有無間以言乎失性則均也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叔言性以空孔子居天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其取言性以實言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佛氏以性爲自底不涉於天不知於何處求天以山河大地爲幻妄有時破壞不知於何處求地以四大爲假合本來非有不知於何處求人

佛氏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

禪宗一達此旨便爲了此一大事公案只知能作用者便是更不論義理所以疏通者流於恣肆固滯者歸於枯槁

禪宗止一悟爲功如曰隨緣放蕩任性逍遙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律師有依據禪師即無撈摸

達磨曰作用是性在眼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

佛氏於性宗工夫深老氏於命宗工夫深

輪廻果世皆言之可見佛教入人之深也此理能窮造化之理者始足語之

飛昇有之曰此必有術不可得而知也必也至人能之乎然天上實無着處

大藏經云四句乃實句義句法句濁句也

大般若經云四教乃教分算分計分喻分也

克謹篇

禹貢曰攻山取銅鐵鑿地數百丈銷陰之精地氣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水旱之災未有不由此也

智襄子爲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用造室大夫之占也出尚）

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鎮於陰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其國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瞞

師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薺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葶藶）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歲欲雨雨草先生（藕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也）歲欲流流草先生（蓬也）

秦苻堅出師武庫刀鎗自鳴遼主天祚親征阿骨打刀鎗皆放光宋童貫出師約夾攻大遼無故忽失二觀旗其右兵皆敗衂

至正末亂之先江浙大雨忽有二魚落省堂上蓋鱗介失所之象也亦爲兵禍在昔晉時亦有是異

元劉太保遷元京以賊取居庸關水入賊輿稍涸其土然亦不及百年禍變亦作豈地數有限而致然耶易曰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天道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人事也管輅曰士地悠長尚有興衰之運地理也由今監古氣化盛衰人事得失未嘗不相因豈徒然哉

至正初揚子江一夕忽竭舟檝皆閣於塗中露有錢貨無數盖是累年覆舟之遺物也人爭取之潮至輒走潮退復然亦有走不及而溺死者如是累日江復安流識者曰此江竭也其後果先失江南

昔元戊寅年間荊州分域有鬼夜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襄陽府居人皆聞之而不見其形及早視之凡樹木不論大小皆用泥和狗豬毛離根一二尺泥之至樹分枝處則止後又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成都府盖古今未聞之異也

元至正丙戌冬日色如血

昔至正陸年當天下正升平司天監奏天狗星墜地血食人間五千日始於楚遂及齊趙血食人間五千日終於吳其尤不及兩廣耳后天下之亂事事皆應

丁亥春正既望月夜出無光是時庚申君天久不郊宗廟又不祀蓋已怠荒矣

至正戊子永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高坡上三二十里死者千數世人謂之海孽其後海寇方國珍據海為盜攻剽瀕海數州朝廷終莫能制

至正九年間河内民家養蚕及熟而上箔其結成一幅宛如旗狀又一家蚕數千萬共結成一繭大如數石甕蓋亦保丞之孽為兵之兆也

鄜州路宜君縣孟皇村呼哥賓母舅石氏養蚕三十箔其蚕忽變萬蚕合併為千千化為百百化為十十化為一巨蚕大如瓜瓠及老而簇吐絲計重一十五斤當時以為瑞及元末小鉛兵王保保與慶陽李思齊治兵相攻屠剪其村石氏遂滅蓋保丞之孽也

又呼家其母養蚕將老蚕忽唧唧有聲次年母卒

又張思齊出師二百人為一屯野宿刀鎗各作一攢押地夜半鎗忽自然火甚熾須臾熸燼惟金刃存其後兵果散敗是不戢自焚之應也

至正己丑冬十一月天裂天漢之旁其後卒因河決聚役徒而叛

庚寅年冬温霧靁暴雨時行衢饒處等州雨黑黍大如小麥色黑或破視其内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花

雪中雷電自至正至庚寅已後屢屢見之蓋陰陽舛之氣異乎常也辛亥春其變輕癸丑春正月十一日雷而大雪者凡三四日又其甚也

至正十一年春正月二十日夜京師清寧殿火焚寶玩萬計由宦官熏鼠故也未幾天下大亂淮東賊毛會逼都城而退

又京師齊化門東街達達一婦人生髭鬚長一尺餘

辛卯冬至雷電大雪同至天下遂大亂人民死者太半

又辛卯年岳州府門忽自倒柱脚向天次年城陷於倪寇

壬辰夏四月朔日食既

至正壬辰間朕丞相脫脫詔書端明殿忽顚反如銅狀
天兆其賊卒不之悟悲夫元祚之亡蓋決於此
壬辰間江淮蘆荻多爲旗鎗人馬之狀節間折開有紅
暈成天下太平四字
[illegible]
兩枱針湖廣民家門戶往壁之間有枱痕如針樣無數
不知何物從何而生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爲
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尅復又爲張九四所據浙
西不復再爲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
潮不波而元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是閘潮不
閙是其變
至正癸巳春三月月食太白是時江淮群寇起張九四
據高郵寅山童男據臨濠徐貞一倪蠻子陳友諒亂
漢沔丞相脫脫統大師四十萬出征聲勢赫然始攻
高郵城未下庚申君入丞相哈麻之讒謂天下怨脫
脫賊之可不煩兵而定遂詔散其兵而竄之師遂大
潰而爲盜有天下之事遂不可復爲矣後哈麻癰脫
脫再入相矯詔酖殺之後一年東南州群多陷其害

不驗始杖而賊死
癸巳秋大旱溪澗皆渴
甲午春大風拔木
甲午年春大雨九八十餘日兩浙大饑是夏赤星見岳
州父老言甲午年大雨群龍皆穴地變化而出者無
數識者如其爲天發殺機也
甲午乙未間河北山東多隕石大或如屋陷深入地丈
餘洛陽有大星隕地深行數拾又草木皆焦北抵山
石其土石皆融液而流須臾復望西飛去此又其特
異者也
至正甲午乙未年龍泉縣人家有一雞二形一邊毛羽
純雌一邊毛羽純雄既能雄鳴又解雌伏蓋氣之乖
亂羽蟲之孽也次年青田山賊陷縣治
至正乙未年三月二日黃霧四塞日暗無光是年六月
二十日賊陷縣大掠
乙未年中江淮間群鼠擁集如山尾尾相銜度江過江
東來湖廣群鼠數千萬度洞庭湖望四川而去夜行
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側其羸弱者

走不及多道斃

至正乙未冬湖廣雨黑雪是時倪文俊陷湖廣威順王
妃主子女皆爲所擄其後諸子皆爲所殺

陝西省某縣至正十五年間一夜大風雨有一大山西
飛者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爲深潭

丁酉夏六月溫州没千餘家

戊戌冬十月有兩日相擊黑光摩盪

至正戊戌冬十二月朔雨雪中東方有赤虹貫於中天

處州青田山中竹生米可食

至正十九年元京子規啼昔邵康節在洛陽天津橋聞
之已知宋室將亂況元京在洛陽尤遠非南方之鳥
所至地氣自南而北又符康節天下將亂之語豈非
天數也

己亥秋九月晦日天甫明西南方天裂紅光燭地移時
始復冬十月白虹貫日

己亥冬盛寒之月蜂蝶競出多入人家香爐上立後多
凍死按此物當春暖花香則出苦寒出非其時此變
也變不虛生宜有其証后龍鳳年間多選良家子弟

爲湖穢閭官少年多以事被戮是其應也

庚子間太原雨雹大如數斗器牛馬多死是時天下大
亂丞相孛羅稱兵犯闕欲廢高麗氏太子而立雍吉
剌所生幼子高麗后奔滄州太子奔太原王保保舉
兵誅孛羅太子復位雍吉剌皇后以憂死幼子雪山
其母家取歸直北海都田地

至正二十二年間黃河自河東清者千餘里河魚歷歷
大小可數庚申帝聞之愀然不樂者數日群臣奏曰
河清王者之瑞胡爲不樂耶上曰傳云黃河清聖人
生當有代朕者群臣復曰皇太子生子是陛下聖孫
卽其應也上笑而釋

丙午夏河南路當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廳安置屋
床胡椅圓爐亭卓廳旁一室封鎖如故雷震壁破一
孔如盞大其牀椅爐卓皆從此孔入堆疊滿室人皆
不解其異次年張九四陷城據有東南五州之地享
其富貴十餘年蓋小能容巨賤能居貴之象也

至正丁未太原地太震凡四十餘日後又太震裂居民
屋宇皆倒壞火從裂地中出燒死者數萬人次年太

原陷

至正戊申九月庚申帝棄元京逋居應昌府先三日
國朝常國公遇春等統兵至擲林去元京甚近庚申帝
召文武百官軍民議戰守之計遲明會議端明殿及
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見歎且泣曰宮禁嚴密
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朕不可
復作徽欽銜璧求活為天下笑即命北狩未三日元
京遂沒

己酉冬十二月朔天裂西南

又元京未陷數日前有一鐵鴟鳴端明殿上作滅胡之
聲帝命善射者射之終莫能中

庚戌年岳州府群蟻同穴無故自鬬而死處處皆積成
小堆其後獨岳州將臣張斌軍師大敗於潞州死

庚申帝纘位之后月凡食既者三其后卒於其身失國
豈夷狄中國之陰也不於日示徵而於月歟

庚申帝幼年遠貶南服舟泊清江忽有二老猴登舟獻
菓而拜及去使人尾之至山洞中群猴凡四五百上
命近侍每日設飯飼之及癸酉還都登極群猴後
相率拜送餘猴數百皆去忽其中大猴卒死者三十
六枚當時皆惘然莫知所以蓋申肖猴迎拜見祥也
送死示孽也庚申帝既貶而得國在位凡三十六年
而亡國蓋天示之象也在昔唐明皇酉生肖雞明皇
好鬬雞兵爭象也其后卒有祿山之亂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
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
家誠所謂盛也矣

大抵北人性簡直類能傾心以聽於人故世祖既得天
下卒賴姚樞敬菴先生許衡魯齋先生諸賢啓沃之
力及施治於天下深仁累澤浹於元元惜乎以王道
文統行吏道以雜之以文案牽制雖足以防北人恣
肆之姦而真儒之效遂有所窒而不暢矣

元京軍國之資久倚海運及失蘇州江浙運不通失湖
廣江西運不通元京饑窮人相食遂不能師矣兼之
中原連年旱蝗野無遺青人無食脯蝗為糧

南陽府廉訪僉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聞雞啼曰此
荒雞也不久此地當為丘墟天下其將亂乎遂棄官

而隱後南陽果階蓋初更帝即為荒雞祖逖聞雞聲
蹴劉琨起曰此非惡聲也遂起而舞即此事也
嘉興府海鹽縣故富家趙君舉及袁替別營一小室以
居落成之日宰豬為享禮豬小腸皆修治忽逆地如
蚰蜒蜒而走將及一里許而止閱一年所營小室赤
賣蓋家國將亡而妖孼見蓋其理也
處州府遂昌縣晝忽有大聲如鍾自天而下無形蓋鼓
妖也次年縣中官民俱災
遂昌縣徐孟芳母𡚱見沙洲一石自行自走異之遂拾

以歸後碎之實石也他無所有恐至陰生陽之兆也
元京未陷先一年當午有紅雲一朶宛然如一西番塔
雖刻畫莫能及凝然至晚方散后帝師以國事不振
奔還其國其教遂廢蓋其物象見祥也
飾武備以脩文德兩盡其道古之教也元朝自平南宋
之後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將家之子累世承襲驕奢
淫泆自奉而已至於武事略不之講但以飛觴為飛
砲酒令為軍令肉陣為軍陣謳歌為凱歌兵政於是
不脩也久矣及乎天下之變孰能為國爪牙哉此元

之所以卒於不振也
元初有毛華蔡五九等之亂旋致戡定
庚申帝初年秦王伯顏為政變亂譁章江西有朱光卿
石后有李敢甫[illegible]天倫之變國力猶全尋皆殄滅至
正戊子間海寇方國珍始為亂先是蔡亂頭劫海
商始縣拾命捕之方為台之揚氏入幕賞功官爵募
衆至數千人時台州總管焦鼎等納募之路兼其罪
而不加誅玩忽歲月方遂入海為寇官兵皆不戰而
敗朝廷恐為海運之梗招安之即留之以海運千戸

及既定瀕海之民舞憤之與萬戸齊戩之謀襲殺之
不果又叛朝廷命參政李羅元帥董搏霄率兵加討
兵未交皆先潰郝萬戸為所擄方拘置舟中使求招
安郝故出高麗后位下請託得行遂特旨釋之進爵
已拜參矣嗚呼邊方貪官既失之於始中宮寵后又
失之於終當賞而不賞當刑而不刑刑賞之柄既失
紀綱於是乎大壞而中原之寇起矣
方國珍台之寧海人其居有山在中曰楊氏嘗有童謠
云楊氏青出賊精其初亦欲向功為國宣力後失賞

遂出忿言曰䝉能為盜我豈不能耶遂叛生平力能
走及奔馬與弟國彰國英姪亞初同為亂朝廷屢招
國珎為司徒弟姪皆平章院判矣
天下治平之時臺省要官皆北人為之漢人南人萬中
無一二其得為者不過州縣卑秩蓋亦僅有而絕無
者也後有納粟獲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進令之
初行尚猶與之及後求之者衆亦絕不與南人在都
求仕者北人目為臘雞至以相訾詬盖臘雞為南方
饋北人之物也故云及方寇起瀕海豪傑如蒲圻趙

家戴綱司家陳子游等傾家募士為官收捕至兄弟
子姪皆殲於盜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賞至於
此其大盜一招再招官已至極品矣於是上下解體
人不向功甘心為盜矣又獲功之官於法非得風憲
體覆牒文不預命官憲使招權非得數千緡不與行
遣故有功無錢者往往事從中輟皆抱怨望其后盜
塞寰區控名官勑遇微功即塡給人已不榮之矣嚮
使用於初亂之時豈復有寇如此昌熾何其始之嗇
而終之濫耶且功則不與賊則與之刑賞倒施何其

謬哉嗚呼爵命之設上以尊有德下以待有功此豈
人君私器而專用私人也哉后之有天下者可以鑒
矣太史公曰存亡在出令信夫
方之初亂有宣數道勑十數道懸以購人立功及有功
亦竟不與可為太息昔漢陳豨反代地高祖自曰見
千戶者四人以慰趙父老可謂知用天下之機
徐州盜韓山童叛先是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以當承
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丞相開
河北水田務民屯種脫脫從之先於大都開田以試之

前后所費凡十數萬錠及開西山水閘灌水山水迅
暴發壞都城遂止又勸其造至正交鈔楮幣絕惡用
未久輒腐爛不堪倒換遂與至元寳鈔以澁滯不行
物價騰貴及河決南行又勸脫脫相求夏禹故道開使
北流身專其任頻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
所降食錢官吏多不盡支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
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鐫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
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
為驚詫而謀亂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寛縱人物

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曾不旬月從之者殆數萬人以趙宋為名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僞詔畧曰蘊玉璽於東海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盖以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托此說以動搖天下當時貧者從亂如歸朝廷發師誅之雖即擒獲而亂階成矣及既定下詔降徐州路為武安州後其黨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後奉其子為主寇掠汴汝淮泗之間死者成積中原丘墟

汝寧盜韓山童男陷汴梁僭稱帝改韓為姓國號宋改元龍鳳分兵攻掠其下有劉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為糧食人既盡復陷一處故其所過赤地千里大抵山東河北山西兩淮悉為殘破毛會等兵已犯闗王師極力戰守始退敗

蘄州盜徐貞一叛先是瀏陽有彭和尚能為偈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火炬名香念偈拜禮愚民信之其徒遂衆徐本湖南人姿狀龎厚無他長生平以販布為業往來蘄黄間及妖彭衆欲為亂思得其主一日徐於盥塘水中浴衆見其身上毫光起衆皆驚異遂立為帝反於蘄春天下響應東南遂大亂湖廣江西江浙三省賊兵多陷沒開蓮臺省于蘄春然徐寛縱權在群下徒存空名爾后其臣僞漢主陳友諒下兵攻其謀篡位乃勒死於采石

瀏陽盜倪文俊號蠻子聚衆從為亂倪世以漁業居黄州黄陂其未生之父母夢有白虎入室遂生及徐僭號倪為偽相用多戰船疾如風晝夜兼行湖江出入不意故多克捷所至殺害擄威順王諸子妻其妃于康由帝特降詔招撫然亂端已成俱無所及王諸子竟為所殺荆郢澤岳黄蘄澧六常德寶慶辰沅吉等州皆為所據然驕恣不撫其下后竟為其下所殺前夕毋復夢白虎死遂遇禍又一二日前有大星落蠻子舟前蠻子曰又有大官人當吾手中死不知乃自己應天象也嗚呼區區一盜使之為亂以禍天下而亦内符母夢上應乾象豈徒然哉其弟倪文郁同亂後封長沙王鎮岳州及蠻子誅文郁亦見殺獨季弟倪七不從亂亦不及禍至今尚居漢川縣畊稼為業富於牛田

汝寧餘寇尚熾丞相脫脫命其弟中臺御史大夫野先
不花董師三十萬討之至城下與賊未交鋒即罷馬
先遁汝寧守官某執馬不聽其行即拔佩刀欲斫之
曰我的不是性命遂遁師遂大潰汝寧不守委積輦
貲如山卒爲盜有脫脫匿其敗反以捷聞既而西臺
以文彈劾脫脫奏臺憲不許建言違者坐罪此則脫
脫欺掩之私也嗟乎命將不於其才惟於其親此其
所以敗也昔楊國忠爲相任車于仲通爲將使征雲
南喪師一十萬房琯爲相用琴士李廷蘭爲將使拒

安祿山喪師四萬王介甫爲相命門客李憲主爲將
使攻西夏永洛城喪師亦數萬是皆取非才於親昵
皆由君不知將將不知兵未有不敗其國者也後之
爲人君者可不鑒諸
高郵盜張九四叛至正壬辰年朝廷命脫脫丞相征之
中斃其兵兵遂潰張遁陷平江路　先是中原上馬
賊剽掠維汴間許齊暮趙朝廷不能制張爲鹽場綱
司牙儈以公鹽夾帶私鹽並緣爲姦利然資性輕財
好施甚得其下之心當時鹽丁苦於官役遂推其爲

主作亂朝廷命脫脫討之王師號百萬聲勢甚盛衆
謂其平在晷刻及抵其城下毛葫蘆軍已有登其城
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總兵官命令如何輒自先登
召其還及再攻之不下未幾下詔貶脫脫師遂潰散
乙未張沉海以數千人陷平江路海運遂絕後朝廷
力不能制以詔招之累官至司徒自號成王據有平
江嘉興杭州紹興五路之地
其後天下處處盜起陝西有金花娘子江西有鼠道人
山東有田豐萊陽有葢張岳州有潑張安慶有雙刀

趙四川有旻眼子各據州郡此其大者大抵江淮曾
爲淮寇湖廣皆爲徐寇惟此兩枝爲盛
庚子歲僞漢王陳友諒殺其君徐貞一稱帝於釆石五
聖廟先是徐雖爲君權皆在倪蠻子友諒其所部也
倪爲丞相頗驕恣待其下無恩陳因與其黨襲殺之
其黨復謀殺之事泄見殺於是大權悉歸於陳封僞
漢王欲舉兵收臺兵至釆石謀稱帝而后下兵遂遣
其黨殺徐僭號曰漢改元大義引兵攻臺大敗而歸
營江州爲都

友諒原沔陽人今平為縣貼書及從為盜弟兄四五人
專兵為衛既被倪殺徐遂僭為帝既敗於建康復奪
江州而遁回武昌於是洪虔吉贛袁瑞撫饒皆歸廷
康壞地益蹙竭力制舟師謀圖報復合兵攻隆興久
不下臺兵至合戰鄱陽前后相持者八十餘日大戰
者五六死者六七萬人兵既不支欲退出至湖口為
流矢所中而卒其下復立其子為帝襲位居武昌改
元德壽臺兵攻圍一年不援潑張以潭岳兵赴援兵
敗見執遂俱降國亡重慶盜旻服了僭號稱帝國號

大夏改元旻光沔陽人瞎一目為巡司弓兵牌子頭
隨倪蠻子為盜分兵攻四川陷成都殺戮既盡退居
重慶陳矯徐命使會兵建康既而誚陳之殺逆竟引
兵歸曰汝能為帝我豈不能帝耶據有全蜀之地絕
不與陳通居位六年被為其弟所殺其妻復鬪殺其
弟立其子為帝襲位以其舅戴牌為冢宰事皆專之
小旻主擁虛名而已辛亥臺兵攻之七月四川破遂
同其母俱降其后丹召入宮以海舟送小旻主同德
壽陳少主去高麗然飄颻入于海矣

元朝是時長淮已北尚皆晏然山東則王信陝西則李
思齊隴西則思道太原則王保保汴梁則太子開撫
軍司以總之既而諸將積不相能至戊申七月共譖
王保保欲叛詔削其軍權九月臺兵北行處處皆望
風崩潰曾無一戰王信首以山東降兵竟攻東昌遂
犄京師庚申帝遁不三日元京陷直趨山西至澤潞
臺兵稍失利從至太原王保保不支亦遁西指潼關
李思齊道既而妻子被俘亦出降張思等皆降秦隴
悉定項以王孫為崇禮侯庚申帝棄元京出居應昌

府己酉歲都督李保保輕兵襲之時庚申帝已於其
年四月二十又七日以滯下疾崩皇太子獨脫身走
去而皇孫就擒
有掌符寶郎以累代璽章凡四十餘顆降
上以其不忠寓之山東降有降將百餘名皆樞密院判
之類丞相李善長言其人物魁梧可用
上疑其結黨皆之辛亥攻四川平之僞夏旻氏母子
降天下混一
嗚呼治天下之道王公而已爾公則胡越一家私則肝

膽楚越此古聖人所以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也元朝自混一以來大抵皆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閉固拒曲爲防護自以爲得親踈之道是以王澤之施少及於南滲漉之恩悉歸於北故貧極江南富稱塞北見於偽詔之所云也迄今天祿之遷盡歸於南於此可以見乘除勝復之理也故自傷藏於方寇詐盜於韓寇獘亂於野先敗事於荅麻而天下之勢十已去七八矣於是山東西河南北淮左右皆爲寇據城郭丘墟積骸如山後來雖命李察罕收復河汴不幸輕信降寇爲田豐之所襲殺其子王保保殺田而代領其衆根置師驕不相統一孛羅又生內變稱兵犯闕謀易太子譬之羸瘵之人日以粥藥扶救猶懼不濟況復以峻補毒劑繼之哉縱無外寇尚且喪亡況甚以百萬之兵振之哉其能淹延數歲直至戊申而后失國亦云幸矣

雜制篇

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設險守國之意故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澮許多阡陌使車不得方軌騎不得騁其足故也豈非寓至險於大順之中者乎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於此可以驗之也

兵法始於黃帝而井田亦始於黃帝

八陣圖亦出於井田公田即中軍也私田八家即八陣也

曆法斗建天行也（斗建十二辰是也）日辰日行也（角亢二十八宿是也）斗順天而西行日逆天而東轉斗日互行至復會於元分之所以爲一歲故曰天周歲終此曆之大綱也

曆自上古黃帝以後莫不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曆法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世之術置閏於歲終古法遂廢矣由漢而下以積年日法爲推步之準以至於今夫天運流行而不息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乃命改造

儀象曰測月驗以與天合厤來然以無弊元詔
漢大初曆九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
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月
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
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
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
並無餘分又植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
玄也唐太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
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

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先之期夜半乃是癸卯
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
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
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
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蔽
晻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蔀總二十蔀名曰一紀計
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
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更
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然

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
二家之術也
定曆名曰授時取堯典敬授人時之義
自古曆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爲動物
而歲亦略有差也古曆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
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爲
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等巳往
減一等等將來加一等始爲精密又隨時以儀象
曆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景短尺寸易

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於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
故表長而晷景長尺寸縱有毫抄之差則少矣
元朝立簡儀爲員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
背中間開一員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矣
銅漏之外又有燈漏沙漏皆奇製也
玲瓏儀鏤星象於其體就腹中仰以觀之此出色目人
之制也
更有五更更有五點前後多寡相補其數相齊此可以
見古人於小事亦有法也

元熊明宋律論黄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筭法之起
殆因律指有長短此筭家因律以命術非律以命筭
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知
五聲豈知我爲正變倍半皆筭家命之爾故古之鍾
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
之不可興聲音之不可傳也
叅命於律不命於筭吾於筭法亦云又謂空圍九分乃
筭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長有倍使有半
周倍用變各有倫理凡以羽翼蔡氏之書非求異也

諱法自周以前無之至周公立制人生既冠以字易名
及有爵者死而定謚則固以彌文矣後世遵之其法
愈嚴如始皇名政改正月之正音征至今不改漢呂
后諱雉改雉名野雞人患雉者名野雞疾晉宣帝諱
昭改昭穆爲佋穆至唐李賀父名晉肅謂賀不當舉
進士犯其父偏名篇諱呂黎韓文公至爲作辯諱宋
有禮延名曰大排凡所招親賓則改諱其三代名諱
延中倡優雜戲歌曲皆逐一刊定同姓然後呈進及
入人家皆先問父祖諱然後接談恐無誤犯歷代諱

法之嚴如此至於元朝起自漠北風俗渾厚質朴並
無所諱君臣往往同名後來雖有諱法之行不過臨
文略缺點畫而已然亦不甚以爲意也初不害其爲
尊以至士大夫間此禮亦不甚講
歷代多崇徽號褒美多至十餘言以上皆後世群臣之
導諛也後世人誰誦之初亦何益如堯舜禹湯無謚
初不害其爲有道之君至周公旦始立謚法謚其父
兄爲文爲武止特一字而已當時謚法之行亦出於
公皆致行以定名如幽厲無道加謚以惡雖孝子慈

孫百世猶不能改何則以公也及始皇奮其私智一
革謚法謂子不可以議父臣不可以議君直以賢聖
自居何則實出於私已也漢謚尚少亦死而定名至
唐而生加美謚至字最多至爲無謂元朝此等皆絕
而不爲及死而始爲之謚亦止於一二字而已初不
掩其行之善惡是非此亦可以爲法也
自伺立謚至諸侯卿大夫皆有之歷世遵行遍其常也
至元朝泰王太師僭行不軌欲要譽於天下以私錢
十萬錠濟怯憐口站戶之乏庚申帝下詔曰有臣如

此宜極褒嘉加以美稱九十四字此又古之大臣所
未有也此又殆九錫之漸者乎幸而未幾事敗而覆
此則權臣竊命元朝之變例也
歷代送終之禮至始皇爲甚侈至窮天下之力以營山
墳至傾天下之財以滿藏郭至盡後宮之女以殉埋
葬墳土未乾而國已墟矣其他如漢唐宋陵寢埋殉
貨物亦多如漢用即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
亂多遭發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蓋有損焉元朝官
裏用梡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大合爲棺置遺

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其直
北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
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豈復有發副暴露之
患哉誠曠古所無之典也夫葬以安遺體遺體旣安
多貲以殉何益
山呼漢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后賜
宋之問始
頃讀酉陽雜俎書見其記漢禮天子臨朝贊者云天子
爲宰相起去門臨軒送之御史大夫大將軍三公之

官皆然尚猶存此等體貌大臣之禮漢道遠秦尊君卑
臣之制尚未盡亡後世之待大臣直奴僕爾直千年
聞三代之時天子當宁而立以朝群臣未至偃然以
臨其下後世益以陵夷也
歷代累封孔子爲至聖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於其
上詔詞略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
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百王師表萬世者
也文亦精雅
幞冠朱衣漢制也幞頭大袍隋制也今用幞冠朱衣方

心曲領玉珮宋履是兼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
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襴衫宋服也巾環襈
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圓領
明服也庶民所之
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帶大團花紫羅袍三品至五品
用金帶紫羅袍六品七品用緋袍八品九品用綠袍
皆以羅流外授者則用檀褐其幞頭皁靴自上至
下皆同也
官民皆帶帽其簷或圓或前圓後方或楼子蓋兜鍪之

遺制也其髮或辮或打紗練椎庶民則椎髻衣服貴
者用渾金線爲納失失或腰線繡通神襴然上下均
可服等威不甚辯也
織蓋授宣者用褐羅授勑者用青羅
北人華靡之服帽則金其頂襖則線其腰靴則鵞其頂
元詔信州路龍虎山三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封
留國公主領江南三山符籙道教事眞人吳閑閑爲
宗師留華下眞人丘長春能燒金佐世祖軍國之用
以功封以金印主全眞教一其外又有白蓮教滿摩

教回回教頭陀教不合不通各自有宗
元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
取大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
義年號曰至元設經陳紀以垂後世立中書省以總
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世
祖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
手的此其立臺之旨歷世遵其道不變持國正論謂
之臺綱後世漸狥私情謂非親不舉非賄不彈執此
之論反謂當然而國論遂大不正矣自庚申帝御極

太平王燕帖木兒爲相即用其弟實王古思爲御史
大夫太平既敗繼用秦王伯顏爲相即用其兄子脫
脫爲御史大夫幸脫脫聽其館客吳行可之說發其
逆謀秦王貶死遂以功命脫脫爲相亦用其弟野先
不花爲御史大夫及脫脫見貶答麻矯詔酖之遂以
答麻爲相即用其弟雪雪爲御史大夫當時國事已
去矣嗟乎世祖設是官本以防權姦擅國黨與盤結
之患使之有所防範彈刻以正國勢及其末世省臺
要任遍皆萃於一門殊失養貓捕鼠畜狗防姦之意

率其才智短拙謀不逮心旋致敗滅當使并操懿溫
之倫居之元之爲元已不追順帝而后宗社爲墟也
元中臺建于大都西臺建于陝西南臺建于建康其餘
各道設廉訪司隸于三臺每歲巡歷州縣糾察官吏
詢求民瘼
元朝建中臺爲御史大夫者自陳猴山始開科爲狀元
自張起巖始猴山以德業舉起巖以人物舉
元朝一品衙門用三臺金印二品三品用兩臺銀印其
餘大小衙門印雖大小不同皆用銅其印文皆用八

思麻帝師所制蒙古字者惟宣命之寶用玉以玉箸篆文此其異也

元之宣勑皆用紙一品至五品爲宣色以白六品至九品爲勑色以赤雖異乎古之誥勑用織綾亦甚簡古而費約可尚也

元君立另設一帳房極金碧之盛名爲斡耳朶及崩即架閣起新君立復自作斡耳朶

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帶皮帽姑姑高員二尺許用紅色羅盖唐金步搖冠之遺制也

元朝正后皆用雍吉剌氏自太祖與其族帳設誓同取天下世用其女爲后猶契丹有國世用蕭氏爲后也自正后之下復立兩宮其稱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三日一輪幸即書宣以召之苟有子則爲驗遼天金之遺制也與趙宋之法不同宋後宮無三日之制但遇幸者皆內朝之時則所幸者具禮服謝恩掌宮者即書其姓名他日有子以爲驗

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廝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元爲札剌兒氏太祖與雍吉剌氏同取天下約曰我男長爲帝汝女長爲后

元朝人死致祭曰燒飯其大祭則燒馬

元世祖既一天下問劉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兩處何爲最佳劉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澆遂定都燕之計

元分天下爲十一省二十三道每州皆爲路在內爲中書省在外爲行中書省按歷代疆理天下三代分天下爲九州或十二州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漢分天

下爲十三部一百六郡晉分天下爲十五道唐十道宋分天下爲四京三十三路此其大略也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一縣之治判署則用正官在府則總管在縣則縣尹達魯花赤華言荷包上壓口捺子也亦由古之總轄之比

元各路立萬户府各縣立千户所以壓鎮各處其所部之軍每歲第遷口粮府縣關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帥總之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

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
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審
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后惟秦王伯顏
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
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
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元惠民有局養濟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
元自世祖以來凡遇天壽聖節天下郡縣立山棚百戲
迎引大開宴賀至庚申帝當誕日禁天下屠宰不宴

賀慮其多殺以傷民也
元世祖定大興府爲大都開平府爲上都每年四月迤
北草青則駕幸上都以避暑頒賜於其宗戚馬亦就
水草八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自后官寀歲以爲常
車駕雖每歲往來於兩都間他無巡狩之事山岳河
海惟遣使致祭别無封禪繁縟之禮欲以震耀古今
然亦莫掩其盛也
元西域胡僧八思麻知緯候佐世祖定天下制蒙古字
書以七音爲本特定一代之文封爲帝師詔尊之曰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西方佛子大元帝師卒葬于京
其塔上天雨寶花令天下郡國皆立帝師殿其制一
同文廟嗚呼謬哉
元朝行移文字其正書則自前而後蒙古書則自後而
前畏吾兒字則橫書别立譯史
樂則郊祀天地祭宗廟祀先聖大朝會用雅樂盖宋徽
宗所制大晟樂曲也宴用細樂胡樂駕行前部用胡
駕前用清樂大樂其部隊遵依金制駕後用馬軍持
梳隊其俗有十六天魔舞盖以珠瓔嬴飾美女十六

人爲佛菩薩相而舞
惟郊天則備大駕而用鑾其餘巡行兩都多用象車散
樂則立教坊司掌天下妓樂有駕前承應雜戲飛竿
走索踢弄藏擫等伎
元世祖中統至元間立鈔法以至元寶爲母中統交爲子
子母相權而行中統二貫準至元二伯文一貫準至
元一伯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統以費工本多罷不印
行獨至元鈔法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
正間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邪臣賈魯之說欲有

所建立以求名於后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既窳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澁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買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呼盡善致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得其術也元之鈔法即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財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爲費楮幣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澁而不行職此之由也必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爲之本如鹽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烏

有不行之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縣各立錢庫貯錢若干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詠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爲母以引爲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脈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溝雖通所出之溝既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滿浸淫而有濫觴之患矣此其理也當時不知徒知嚴刑驅窮民以必行然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於無術而亡也

文如富人糴穀以給批行批得穀其批行矣貧人給批以無穀批乃虛文又何以行之哉

元朝立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間嘗行至大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又至正間裏脫脫爲相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值世道變尋亦罷鑄參較改正至今百有餘年略無訛舛其法誠爲不刊之典

元朝至元寶鈔凡十等 壹拾文爲半錢

貳拾文爲一錢 叄拾文爲一錢半 伍拾文爲二錢半

壹伯文爲五錢 貳伯文爲一兩 叄伯文爲一兩五錢

伍伯文爲二兩五錢 壹貫爲五兩 貳貫爲十兩

伍筒壹貫爲中統伍筒貳貫爲錢

元世祖立鹽法頒海州郡立場差官主治差鹽亭戶丁妻鹽至十月結場住煎交額而止鹽商於各省府運司買引就各處鹽場支鹽後鹽積而不售均派戶口收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不等皆令入錢

吏胥並緣爲姦民甚苦之數然皆言其不便事寢罷
後令富商收市實致曆世鹽法在夏禹時惟止入貢
至齊管仲始煑鹽以富國及漢武始立椎法爲牢盆
之制自是歷代皆踵行之計其利於軍國之資略於
其半唐宋及元因之有加無瘳大抵率由養兵多而
資費廣故不能革也
元朝於江西及湖廣立提舉司使之產茶路分實引照
茶以行批驗所驗引無弊即放行至賣處收稅
御茶則建寧茶山別造以貢謂之啟山茶山下有泉一
穴遇造茶則出造茶畢即竭矣比之宋朝蔡京所製
龍鳳團費則約矣民間止用江西末茶各處葉茶
元海運自朱瑄張壁始歲運江淮米三伯餘萬石以給
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
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
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富既埒國
慮其爲變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后歲以爲常及張九
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運道遂梗而國已
不國矣

傳命陸有馬站水有水站州縣凡十里立一鋪大事則
遣使馳驛起船馬有劄子小事則以鋪兵傳送
酒法用器燒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剌基酒極釅烈其
清如水蓋酒露也每歲於冀寧等路造蒲萄酒八月
至大行山中辯其真偽真者不氷傾之則流注偽者
雜水即氷凌而腹堅矣其久藏者中有一塊雖極寒
其餘皆氷而此不氷蓋蒲萄酒之精液也飲之則令
人透腋而死二三年宿蒲萄酒飲之有大毒亦令人
死此皆元朝之法酒古無有也
北人茶飯重開割其所佩小篦刀用鑌鐵定鐵造之價
貴於金實爲犀利王公貴人皆佩之
延席則排卓五瓶五案在接酒置臺瓶臺盞馬盂於別
卓于兩楹之間把盞則三跪謂至尊者前一半跪
退三步執盞全跪俟尊者接盞又半跪
平交則平禮尊者竭卑者半跪退二步全跪
飲其尊者從人相齊同跪接盞酒盡盞不敢復還尊者
湯食排五則七割挈設而散酒行以無算
挈設蓋茶飯中之體盛也胡語言如可設上賓則用羊背

皮馬背皮之類其餘賓用前手後手之類或爲駙用
賸於上賓餘賓多寡隨分

北方有詐馬筵席最其筵之盛也諸王公貴戚子弟競
以衣馬華侈相高

豆腐始於漢淮南王劉安之術也飲茶始於唐陸羽著
爲經也糖霜始於宋自蜀遂寧州人貢宣和始蒲萄
酒苔剌吉酒自元朝始

談藪篇

十室之邑必有數家居貨財而無數人能文學何天工
輕彼之付而嗇此之施誠以文章學問迺乾坤之淸
氣也世人類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德則不務而文
藝是輕是何世人之矯枉而過直也蓋文章學問是
智德上事亦德也行處是仁德上事亦德也荊南高
士戴如高口百家之中不下一二十家有錢粟而無
一二人能文章可以見造物取與之輕重矣香之多
者色減花之盛者實稀天地於是乎無全功矣唐以
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
獨韓柳二人而已柳猶不及止又一韓能詩者亦不
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
又一杜世之至寶非獨造物所惜而亦造物所難
成嗚呼惜哉

人徒知李杜爲詩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識之卓
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皇於搶攘之
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賊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陽於

卒伍之中也
治世以中道高談道德者多失之踈畢談功利者每失
之陋
文科舉其英武科舉其雄文武並用英雄陳力長世久
遠之道也盡文以程其智武以程其力網羅收拾所
以制治於未亂圖難於其易時者不知欲舉而廢之
豈知所以定天下之機哉觀乎劉靈之於晉高尚之
於唐可知矣
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之可傳
獨北樂府耳 宋朝文不如漢字不如晉詩不如唐
獨理學之明上接三代 元朝文法漢歐陽玄班虞
集(伯生)是也字學晉趙孟頫(子昂)鮮于樞(伯機)是也詩學唐
楊載虞集是也道學之行則許衡(仲平魯齋先生)劉因(靜修
先生夢吉)是也亦皆有所不逮
唐之詞不及宋宋之詞勝於唐詩則遠不及也
宋朝有詩據諸儒之過也夫子言詩可以觀可以群可
以怨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古人得意句如王荊公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黃山
谷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皆警語也又
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過正好對韓退
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王荊公亦嘗云杜甫詩當面
輸心背面笑可對其結交行翻手爲雲覆手雨又溫
公云石曼卿對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月如無
恨月長圓皆頰中的
真西山未第時將會試于行在道吾括約友人鄭達道
同祈夢于梓潼廟下入謁于神遂擊其鼓題詩于上
曰大叩則大應小叩則小鳴我來一扣動天地四海
五湖春其聲是夜得吉夢其年果中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僧徘徊于其側
問之曰汝爲何僧對曰某詩僧也賈見湖中有漁
翁遂命咏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爲韻僧應口對曰藍
裹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簑衣當
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大罵之
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奇字
與之拆術者曰公相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
又立不成公默不語權而逮之恐泄其事使人害諸

途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一雪詞乃百字令其詞云波巴波鼻囊時間做出護天護地不問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枚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此盖譏賈相之打量也

呂文煥遊潯陽琵琶亭龍麟洲見之呂令賦詩麟洲即席為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絃夜深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呂見之大慙盖譏其負宋而降元也

宋亡麗水浮雲鄉有柳機察者為寇欲邀葉味道同起攻掠味道誓不為非義用寇怒縊之於松而胥之葉味道占一詩云國破家亦破年窮命亦窮浮雲諸逆賊送我上青松覓死於松下

宋會稽諸陵多廢於揚摠統有林景禧唐玉潛親自收拾遺骨改葬於他處嘗有詩云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幾暮鴉不向蘭亭轉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一首云珠亡忽震龍蛇匣軒轅仍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趙仲穆者子昂學士之子宋秀王之後也能作蘭木竹石有道士張伯雨題其墨蘭詩曰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仲穆見而愧之遂不作蘭

吾括林君度先生家藏積堂集不知何許人也其語有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又曰東家富財車馬饒壁西家富德風雪滿門又曰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一呪動博千金文士刻精嘔血不博人一笑吁士賤何獨在秦哉

元世祖皇帝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盖欲使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公作宮詞十數首其一云墨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却望闌干設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

梁王登寶位時自建康之京都途中嘗作一詩云穿窗
毯衫便着韈一鈎殘月掛稍邊兩三點露滴如雨六
七箇星猶在天犬吠竹籬人過語鷄鳴茅店客驚眠
須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峯都在前
至正壬辰丞相脫脫統兵征南淮兵南及高郵荅麻奏
天下亂皆由怨脫脫之故罷脫脫盜自寧息上入其
說即軍中貶之脫脫釋兵奉詔赴貶所兵遂大潰大
率皆歸紅巾相與為盜賊遂不可復制荅麻復矯詔
殺之荅麻與脫脫初無讎恨但欲謀其相位杜其再

來之路爾邪臣謀身誤國遂至於此未幾荅麻坐配
死或以詩粘國門曰蝦蟆水上浮雪雪見日消定住
不開口汪家奴只一朝國事休矣雪雪荅麻弟也為
御史大夫黨兄為奸定住緘默汪終日酣飲而已
鞋妲啞御史春日與一瞽者乘馬出遊晉陽因戲贈以
詩就鞍和袖綰絲韁也逐王孫出晉陽人笑但聞誇
景物風來應解審宮商馬蹄響處無芳草鶯舌調時
有綠楊休道不知春色好東風桃李一般香此作不
待吟諷亦知其為瞽者之詩也

後至元間太師秦王伯顏專權變法謀為不軌累竄南
道江西死于龍福寺遂殯于是有人以詩弔之曰人
臣位極更封王欲逞聰明亂舊章一死有誰為孝子
九泉無面見先王轘秦應已如商鞅齡濮終難及子
房虎視蕭人如草芥天教遺臭在南荒蓋其在生出
令北人毆打南人不許還報刷馬欲又刷子女天下
騷動
伯顏丞相與張九元帥席上各作一喜春來詞伯顏云
金魚玉帶羅襴扣皁蓋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斷在俺

筆尖頭得意秋分破帝王發張九詞云金裝寶劍藏
龍口玉帶紅絨掛虎頭綠楊影裏驟驊騮得志秋名
滿鳳凰樓帥才相量各言其志
廉訪司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
迎送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用
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贓
汚狼籍有輕薄子為詩嘲之曰解賊一金并一鼓迎
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及元之將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又有無名子為詩

朝之曰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強盜賈魯要開河攬得
天下鬧於此觀之民風國勢於是乎可知矣
浙東僉憲余闕字廷心按吾郡時中秋夜望月嘗作一
詩題於分司官舍其詩曰玄武夕始正華月升秋旻
徘徊出西陸照曜此甌閩金波何穆穆綠枝滿中輪
餘波洞軒房紫蘭含微津皇天降豐歲王政亦已陳
樂哉一杯酒允矣同庶人此詩清婉藹然有與民同
樂之意後爲淮西宣慰守安慶城六年上下援絶
淮寇益熾城遂陷府前有一大池自刎死於池妻子
亦同死贈淮南行省右丞進平章政事諡文貞公其
先河西人伊吾兒氏
程雪樓爲閩守任滿歸民有獻餞旗者以百數公於内
取其一聯云閩中有雪方爲貴天下無樓如此高曹
雪齋有婦人作竹枝歌一首曰美人絶似董妖嬈家
住閶門第二橋不肯隨人過江去月明夜夜自吹簫
造語頗工
宋宫人王昭儀名惠清字冲華丙子北行題驛中有滿
江紅詩云太液芙蓉全不似舊時顔色嘗記春風雨露
玉階金闕名播椒蘭妃后裏歡承咲滿君王側聽一
聲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銅駝恨何堪
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
轉關山月問姮娥垂顧肯相容從圓缺中原士人多
誦之但惜末句欠商
處之龍泉縣飛溪季君問妻萬氏守節不再適詠梳上
綉梅詩曰灑灑英標別一奇歲寒心事有誰知妻心
正欲同貞白梳上慇懃綉一枝至正乙未青田寇侵
浦城西北隅徐嗣元女爲所掠嘗作詩曰萬水千山
去路賒青鞋踏破幾層沙登山絶頂重逢嶺渡水尤
深又復溪雁字只傳夫與子魚書難寄母和爺回頭
遙望鄉關處雲下峰前是我家此詩寫其顛沛流離
之狀語意悲切
至元十三年冬王師渡江至天台有千戸掠得一王氏
婦夫家臨海人婦有美色千戸盡殺其舅姑與夫欲
強脅之不可明年春逐驅以北行至嵊縣清風嶺婦
乃嚙指出血題詩於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
拋兒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此去幾時回兩

行珠泪頓傾滴一片愁腸鎖不開今夜清風江上月
存亡二字苦哀哉寫畢涂投崖而死至今此詩雨中
尤可讀至治間官爲之立廟以旌之永嘉五峰李孝
光爲之記

元至正間衢州陷龍游有一大家婦何氏爲兵所掠裂
帛題一詩云妾長朱門十九春豈期今逐虜因奔失
身無補君王事死節難酬夫婿恩江靜從教沉弱質
月明誰與吊歸魂只愁父母難相見願與來生作子
孫書畢卽投於江而死吁誠可尚已

至正壬辰紅巾盜起江西吉安敖城曠家婦爲盜所得
欲妻掠之婦乃先刃其子題詩于壁亦自盡聞者哀
之詩曰涇渭能分濁與清妾身豈肯從風塵孤兒未
必從他姓烈女何曾侍二人白刃自傷心似鐵黃泉
要見骨如銀深山落日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嗚
呼烈哉

紹興路有一女子失其姓氏年及笄欲守志不嫁因秦
王伯顏亂法欲刷天下子女其父母不得已嫁之及
定情之夕題一詩於壁上云我年一十有九而貌如
花似柳父母逼勒成親兵指待歡喜恐度日小六根清
淨如何舍後弄醜洞房花燭休休清風明月皎皎既
爲擲筆而逝鄉里異焉

近時有一婦人姓張氏不知誰之女也善屬文嘗寄外
兄弟一詩曰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
思在遠道一日不見兮我心悄悄採苦採苦于山之
南忡忡憂心其何以堪又一首云汝心金石堅我操
冰霜潔擬結百歲盟忽成一朝別朝雲暮雨心去來
千里想思共明月二詩美則美矣未免桑間濮上之
音矣

姚牧菴學士致政于家年八十時夏日沐浴有侍妾在
其側公因私焉公起妾前拜曰主公年老賤妾倘有
娠家人必見疑願賜識驗公因捉其圍肚題詩于上
曰八十年來遇此春此春遇後更無春縱然不得扶
持力也作墳前拜父人公棄後此妾果有子家人疑
其外遇妾出此詩遂解當時士大夫與其子交者皆
傳誦以爲美姚公名燧字希聲

虞伯生學士少年過劉門酒樓題詩于壁曰連十八書

其詩曰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區一劍吹白
雪妖邪滅袖拂春風朽槁蘇氣集泗酬雙國士情如
花擁萬天姝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當
時皆以爲呂洞賓作也爭傳誦之
至順辛未間福建廉訪使寄蘭沙求仙詩云刀筆相從
四十年非非是是萬千千一家富貴千家怨半世功
名百世愆牙笏紫袍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
問我蓬萊事雲在青山水在天
白雲平章求仙于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勝至霄訪之
不值因戲題於壁曰西風短褐吹黃埃何不從我遊
蓬萊振衣長嘯下山去後夜月明騎鶴來竟不留名
白雲公疑呂仙過之朝野輻湊寵賚山積後知其王
霄題白雲公戒以勿泄厚賂之
弇仙所作多有所驗建寧鄭子晉爲閩省理問所吏嘗
問其功名之事有詩云獨駕扁舟下紫芝三山夜夜
夢西歸不須更望長安道花老香山白板扉子晉不
逾月而卒龍泉湯貞臣赴金陵聘之後子嘗爲其問
所除有詩云此君出處底匆匆路入金陵似夢中見

說椿花已零落一生事業逐秋風時其父已卒果召赴
憂歸又胡仲淵正提兵取溫城適問他事其題詩云
金甲霜寒十載秋裝師感國盡虛謀西風不作封侯
夢此老安能正首丘讀者不知其所謂遂詰之曰此
贈胡參軍也次年胡移兵取建寧爲參政陳友定所
擒死於福州
徐大山江西人尹處州龍泉縣嘗有一僧獻一楮衾并
上以詩曰寒泉瀉出剡溪藤白勝秋霜冷若冰頭比
一廉清似水梅花紙帳伴孤燈大山見之大喜因與
之宴令一婢隔西壁而歌僧聞其曲韻悠揚因窺之
乃一老婢天然滿面醜不可狀因再作一詩云隔壁
時聞一曲歌渾疑七寶帳中花瞥然一見翻成悵元
出盧仝處士家
杭州徑山寺僧至慧銖積既充復欲還俗乃作一詩曰
少年不肯戴儒冠强把身心赴戒壇雪夜孤眠雙足
冷霜天剃髮髑髏寒朱樓美酒應無分紅粉家人不
許看死去定爲惆悵鬼西天依舊黑漫漫
松陽縣詩人程渠南滑稽之士也與僧信道元同齋食

覃道元請堺南賦雙詩應聲作四句云頭子光光脚
似丁秖宜豆腐與波稜釋迦見了呵呵笑麦殺許多
行脚僧聞者絶倒洛陽賈元祖嘗誦一士人詠手詩
曰一唾功名在目前豈期捋虎奮空拳文章悞我終
扶筆志氣凌雲肯執鞭滄海釣魚須有月碧霄攀鳳
看他年扶持社稷心中事要與蒼生解倒懸語甚奇
拔胡仲國在番陽恭恩寧書參政軍事時嘗降箕仙
問以時事有韓湘子來臨題一詩於灰上曰乾坤清
泰慶垂裳底事風塵擾八荒虎豹在關天浩邪豺狼

當道日蒼黃孔明有志能全蜀李白焉能及盛唐堪
笑胡山山上客紅塵兩脚為誰忙
明首座東南行脚僧也有母八十餘嘗肩挑而行至正
間來遊鴈蕩山值母生日以飯一盂經一卷為母之
壽而作偈曰今朝是我娘生日剔起佛前長命燈自
奉自妝還自喫與娘齋得一員僧
李黼字子威守江州日妖寇彭和尚攻之城陷死之其
姪隨侍不去亦被殺先城未陷時嘗有詩云彌勒何
神孕禍胎飄飄動地起風埃煙銷郡國民生苦血染

江淮鬼物哀人世百年遭此厄天戈何日鐵時來石
田也有藍田玉可惜同成一炬灰
鬼作曉翠亭詩云一徑入青松飛流濺晴綠消人曉歸
來長歌振林谷山深不知秋落葉下枯木須臾葦煙
開月色照緑服
范太朴學士與范德機先生秋夜同步先生得二句云
雨止脩竹間流螢夜深至喜甚既而曰語太幽殆類
鬼作亦近似也
元將亡都下有寓玉郎曲極其淫泆之狀蓋桑間濮上

之風居變風之極也
聖上有佳句云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深得詩趣
皇太子作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
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真儲君之詩
也
國朝初朱張二萬戶以通海運功上寵之詔賜鈔印令
自造行用自是富侔王室及事敗死于京有僧以詩
吊之曰既有胎分福有基誰人識破這危機酒酣吳
地花方笑夢斷燕山草正肥敵國富來猶未足全家

破後始知非春風只有門前楊柳依舊雙絲子羅
李公紀字仲脩號素行齋曰柄白晚年得薦於胡濙拔
應天府治中階奉議大夫曾作詩云五品京官亦大
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
不回予謂不回不若未回字不回字誠恐詩讖后果
然
近時有以張巡傳糊窗者有一士人見之而題四句于
其右云坐守睢陽當扼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
史雖零落猶障窗風一面寒宋末宮中好養鴿太學
諸生題之曰萬鴿盤旋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
如養取南來鴈沙漠能傳二聖書
昔宋丞相史彌遠薨已久一夕忽有人扣其家門曰丞
相歸家人莫不怪之及入門升堂紗燈騶從皆其子
婦羅拜畢語話一如平生歷歷分付家事及去索筆
書遺囑皆其手蹟既而竟去人莫不怪之久思不得
其理忽一日悟曰乃宋室將亡陰盛陽微之兆也未
幾宋果亡元亂之初處州薛氏子年甫弱冠早死一
日其家僕上塚公頓暑甚浴於溪次忽見所亡薛氏

子戎衣躍馬帶徒而來疑呼其名僕甚訝之語卒囑
曰汝歸告老官人我今上帝差我為西帝築建德城
遂引徒從而去時國家初得嚴州又杭州士人久已
卒忘其名其友於市遇之語戒以勿泄且言當今皆
是我輩人汝不信請試看卹以袖掩其面潛見滿市
皆無頭帶刀傷血淋漓之徒遂贈以錢而別又淮東
一人其嫂氏久已死忽一日以事經泰安州見嫂氏
配一屠者坐肆上遥相認聚話且留宿食臨別贈以
行資一二物皆世所用者雖失記其名字殆與史相
之事相類其亦陽微陰盛之兆所以鬼盛與人同也
後元亦亡

綠禱十四載先舉之甥女今始得男悵惙不
及見也余老病甚想男氏無攬始以三百字償
之并祈西改

草木子卷之四

草木子卷之四

雜俎篇

古之聖賢立心至公無我其官人之道必曰祿因及私官惟其能爵及惡德惟其賢此其所以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也元朝天下長官皆其國人是用至於風紀之司又杜絕不用漢人南人宥密之機又絕不預聞矣其海宇雖在混一之天而肝膽實有胡越之間不過視官爵爲己私物其視古聖立賢無方之道果如何哉不知天位天祿天以命有德寧能也

責各貪叉敵於漢人南人哉是以不及百年大亂繼踵而爵祿皆歸中原之人盖禍福乘除其數然也由是觀之人謀豈能奪天造哉孰若均平天施無有南北之分惟才是任惟賢是使譬之水澤使百川分流則大有所瀦小有所泄滔滔汩汩庶爲悠久若使壅防過蓄而不洩及其潰決小則爲災大則致敗必然之理也

治天下者不使利遺一孔亦必致敗豈惟名爵獨然未流之端當窮其源枝葉之枯必在根本元朝末年官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之爲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齎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愛民之爲何事也

元初法度猶明尚有所憚未至於汎濫自秦王伯顏專政臺憲官皆諧價而得往往至數千緡及其分巡競以事勢相漁獵而償其直如唐債帥之比於是有司承風上下賄賂公行如市蕩然無復紀綱矣肅政廉訪司官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秤銀殆同市道矣春秋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豈不信夫

仕途自木華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臺外其餘多是吏員至於科目取士止是萬分之一耳殆不過粉藻太平之具世猶曰無益直可廢也豈時運使然耶何唐宋不侔之甚也

元末有危素大樸江西人游京師專以倡鳴科舉薦人
才為說以聳動觀聽人多信之彼固以文章德行自
居也及其致之至正辛卯天下之亂能死節者惟彭
城張桓安慶余闕江州李黼燕京陳子山皆舉人也
危是時已累位至參政獨首鼠歸降
上以其失節屢辱之決以夏楚安置滁州而死嗚呼科
目雖非古果不足以得人耶豈盡如或人之言也時
人監此則可以省已
元朝甲寅年開科取士九成殿芝生

北人不識字使之為長官或缺正官要題判署事及寫
日子七字鉤不從右七轉而從左七轉見者為笑立
怯里馬赤蓋譯史也以通華夷言語文字昔世祖嘗
問孔子何如人或應之曰是天的怯里馬赤世祖深
喜之蓋由其所曉以通之深得納約自牖之義
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
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
朝南戲尚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
北方自朱邪赤心起於唐季至李克用遂有太原之地

至阿保機起於木葉山其勢遂盛其子耶律德光受
晉石敬塘關南燕門幽燕十六州之獻遂據之而建
國曰大遼其勢與大宋並矣其後金興遂亡遼而遂
宋據有天下大半而都汴矣及元朝又亡金而平南
宋始混一六合百有餘年而后江南得國蓋自朱邪
赤心始盛至於元亡首尾將五百餘年此胡運興衰
之一終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者此之謂也豈徒然哉
達達即韃靼耶律即契丹大金即完顏氏生達達自虎

林田地來其性至實無一毫之偽而上天以宇宙畀
之而不畀之他部族其故何哉豈不以其極誠而無
妄也極誠而無妄聖賢傳心之學也
初大元世祖命劉太保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有
紅頭蟲不知其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
異日亡天下者乃此物也
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劉太保曰天下無不敗之家
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之劉曰西方之人
得之世祖以八思麻帝師有功佐平天下意其類當

代有天下思爲子孫長久計欲陰損其福而泄其氣於是尊其爵至於一人之下萬民之上豐其養至於東南數十郡之財不足以資之隆其禮至於王公妃主皆拜伏如奴隸甚而爲授記籍地以爻摩頂以足代馬凳子以脊梃其卑賤及其既死復於西方再請一人以襲其位事之一遵其制其所以待之如此者蓋所以虛隆其至貴之禮冀陰消其天下之福以延其國家之命豈知曆數不可以虛邀福祿終爲後之妄得陂歆爲秀徒禍其身豈其然哉

世祖生子曰亞即裕宗及壯當有室使其遊都市使擇其意之所可者爲妻獨指一屠人婦世祖即爲娶之迺姻吉妃子也腹生二帝

都下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堂下戒師於帳中受戒誦呪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間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泆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流風之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兩廡赴齋稱師娘病則於佛前首謝許披袈裟三日殆與常人無異特無髮耳

僧之有舍利由其心源澄寂澹然無欲秒擇念靈貫積力久氣血精華結而成之也故及其火化灼然獨存

聖燈名山之大者往往皆有之世人多歸之佛氏之神如眉縣峨眉山成都聖燈山簡州天光觀衞山聖燈岩匡廬之神燈岩明州天童山高麗之太白山數處聖燈時現蓋山之精英之氣發爲光怪爾

山發白銀亦有光人跡其光而求之多見鑛脈一珠之大者光徧照乘況名山爲寶藏興焉之所寧獨無光怪焉

石韞玉則氣如白虹石生丹砂則光如紅霞皆其光晶之著也

前古黃金如王莽末年省中尚有六十餘萬斤後世黃金絕少由其所耗之途廣也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矣

玉爲寶中至貴且以一身求之天地之理玉則髓也金筋也石骨也水血脈也草木毛髮也土肉也山頭也澤腹也蓋髓爲一身元氣所以爲至貴也故君子比

德於玉行則必珮抑有旨哉

人之食性亦有不同者如文王嗜昌歜曾晳嗜羊棗屈倒嗜芰是也其同則膾炙也

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逐旋取去肉頭骨肉外皮皆完𢾏軟用以盛乳酪酒湩謂之渾脫

打捕鷹坊萬戶府歲用喂養肉三十餘萬斤

海東青鶻之至俊者也出於女真在遼國已極重之因是起變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鵝飛放時旋風羊角而上直入雲際能得頭鵝者元朝官裏賞鈔五十錠

蒲萄漢張騫使西域中國始有種西瓜元世祖征西域中國始有種

剛叔王先生出葡萄二顆各食一顆先生曰千顆如一顆予曰萬年如今年王則因此而識彼予則因往而知來

或問日生月落古今異乎曰同也雲白山青古今異乎曰同也夏葛冬裘古今異乎曰同也曰天同也地同也人同也人寓形於天壤之間特須臾爾宜流浪大化之中以順其同焉可也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

脉勇怒則面青骨勇怒則面白血勇怒則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喑風氣多聾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鮑執牛踐苗則子菩

蛇怒時毒在頭尾

凡冢井間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毛直下無毒姛舞而下不可卽當以酒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蠼螋短狐踏影蠱皆中人古人避影為此

畫彩佛像鏤用放光或言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日有光畫神鬼目隨人轉點睛極正則爾

北魏崔勁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性多疑猶性多豫可謂獸之一短

甲蟲影伏羽蟲體伏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無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後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
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蛚屬郤行蛣屬紆行蜻蛚屬注
鳴蜩屬旁鳴發皇翼鳴蚣蝑股鳴榮原胃鳴
蜩三十日而死
鱣魚三月上官於孟津
鶺鴒向日飛
鳳骨黑雌雄夕旦鳴各異其雄聲其雌音雄鳴節節雌
鳴足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
麒麟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
綬
虎五指為貙
蠶無耳為守神
魚二千斤為蛟
武陽小魚一斤千頭
蛇有水草木土四種
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
鷄左右脚裹第一指名兵爪

蜀郡無兔鴿江南無狼馬
朱提以南無鳩鵲
鵶楚鳩所生
螺不滋乳
瓜瓠子曰犀胡桃仁曰蝦蟇
蝦蟆無腸
龜腸屬於頭
科斗尾脫則足生
鳥獸不孕者為禽鳥養子曰乳
蛇蟠向壬鵲巢背太歲燕伏戊巳虎奮衝破乾鵲知來
猩猩知往鸖影抱蝦蟇聲抱
唐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
一隻至家以為平安信
蟬化齊后鳥生杜宇
鸚鵡能言衆鳥趾前三後一惟其四指齊分凡鳥下瞼
眨上獨此鳥兩瞼俱動如人目舌亦如人
夜行遊女惡鳥也夜飛晝隱如鬼神凡人飴小兒不可
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𦒎毛落衣中當落衣中為祟

或以血點其未爲苦或青羞死者所化
鬼車鳥相傳昔有十頭能收人魂一首爲犬所噬秦中
天陰時有聲如力車鳴
訓狐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
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舊說蘇合香獅子糞
也
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牙生理必因雷聲象蹄臨四
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
有爪可拾針肉有二十般惟鼻是其本肉惡聞犬聲
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胷前小橫骨灰之酒服
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象孕五歲始生
虎鬚治齒齒痛拔插齒間即愈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
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旁皮内尾端
亦有之佩之臨官佳能伎振鬼解衣
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駑
馬六尺豬槽飼馬石灰泥槽汗而繫門三事落駒
牛有獨肝者食之殺人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欲廣毫
筋欲橫陣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

珠泉無壽腱似觸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
溺射前良牛也疎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
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陰虹屬頸陰虹
雙筋自尾屬頸也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角之理物似百物犀角
通者是其病角有鵠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
狼作聲諸竅皆沸脏中筋大如鴨卵如織絡小囊壬所
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則上吻掩額狀如
獼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髮可爲髲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唐制
取得鯉魚即宜放賣者杖六十
石斑魚好與蛇交
鱟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雄者少肉鱟十二足
殼可爲冠尾可爲小如意也
瑇瑁壬不再交者虎鷥與瑇瑁也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如草葉
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啼中人食

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汁出如構汁去此方可食
不爾有毒
蚌當雷聲則𤻲一曰痢
蝌腹中有稻芒長寸許八月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菟國出百足蝌長九尺四螯煎為膠謂之螯膠勝風喙
膠也
蟕蠵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强八月能與虎鬭虎不勝隨
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奔䱐一名瀱非魚非蛟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
陽類人頂上有孔通頭氣出嚇嚇作聲必大風相傳
懶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
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即江豚也
蛤蜊候風雨能以殼為翅飛
擁劍一螯極小以大者鬭小者食
寄居殼以蝸一頭小蝌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候蝸
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
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介虫中唯牡蠣是鹹水結成也
數丸形似彭蜞見取土各作丸丸數三百而潮至

顛當巢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
仰扞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
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玄宗詔南方取冷蛇數條
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
有數約夏月置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鏟背上有黑黃欄
稍觸則斷常趁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揺之良久蚓化
惟腹泥如綖有毒雞喫輒死俗呼土蟲
蚺蛇其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蝗或言魚子變近之矣食穀為災由部吏侵漁百姓所
致蝗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松今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鬣五鬣松皮不鱗松命根遇
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
竹竹花曰複死曰箹六十年一易根則結實枯死
桃枝竹以四尺為一節木爪一尺一百二十節木蘭
去皮不死荊木心方
豆以二七為族眾累十二為寸

柿俗謂柿樹有七絶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
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薪白檉大者爲炭復入灰汁可以煮銅爲銀
構榖曰久廢必生構葉有瓣曰楮無曰構
黄楊木性難長世重黄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
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
陵霄花中露水損人目
胡椒出南海其苗蔓生極柔弱葉長半寸有細條與葉
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向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
於葉中
蓽撥出海南苗長四五尺莖細如筯葉似蕺葉子似桑
椹
瓦松土木氣洩則生
博邪在屋曰昔邪在牆曰垣衣生於久屋之瓦又本草
瓦衣謂之屋遊
瓜惡香香中尤惡麝一或蕺叉一蔕不實
菱四角三角曰芰四角曰菱
金燈一名無義草花葉不相見合離根如羊毘有游子

十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一名獨搖
一名離母
茄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
之子必繁也俗謂之嫁茄
木中根固柿爲最俗謂之柿盤
蝦姑狀若蜈蚣管蝦
鸂鶒鵁鶄厭火孔雀辟惡
烏賊魚墨汁爲書如淡墨有爲僞券以脫人者當知之
經年墨消
二至前後垂土炭於衡兩端輕重均陰氣至則土重陽
氣至則炭重又云政治感低昂猶鐵炭低昂可信也
蓋以鐵易土爾
古人之節柳有義焉如元旦上巳重午七夕重陽皆以
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之義也至於元
夕以燈花朝以花中秋以月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
物之盛者爾
蠓飛礎則天風舂則天雨
舉影上元豎一丈竿候月午影至七尺大稔九尺一丈

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之
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
門也戒之哉

貴而忘賤災自驕生速而不返禍因感起貴驕敗之端
也富奢衰之始也甚勤必大費過怪必多亡失乎中道也

人生乎能懲忿窒慾心氣寸和葷酒不昏情氣不亂故
久而血白也

諸乎學人負我推而大之忠恕之事也毋我負人守而
固之知命之事也忠恕之道也寧我負人毋人負我
者反是

大抵知是非少計利害者儒人也知利害不計是非者
吏人也是非理也利害事也

漢末三互法拘忌至姻聯所謂國將亡必多制

晉魏肆赦怙終賊刑千古赦刑之折衷也殺人者死傷
人及盜抵罪千古明刑之折衷也

草木子卷之四終

草木子集　後

言所由以立學必擇而文有鄒荀揚夫道焉斯擇已
道無擇也然于必自諸子老聃擇道德揚子雲擇易王
通擇經揚雄擇君父荀卿擇性韓退之儒者也其稱
孔墨相用然于孔子記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
德京於德者肆言愈繁而營道愈力支流蔓說浸淫
亂識固趣之而固離之益於心者雖其色大抵然也
龍泉葉先生世傑營道於古而役志也微仕為巴陵
簿不以毀譽涉世棄歸其鄉著書數萬言觀天之文
與地之法四合神屈伸之故禮樂明備之體陰陽順逆
之度天人之交與之微卉木蟲魚之族器象沿革之制
農圃術技之末幽幻玄恠之迹窮蒐委巷謠諺之語
冥搜隨擴區物而辯材綜百家之芬類列九域之風
習水擴而木抵之界獨夫燦然之道焉君子黜浮斂
藝勤以知服擇之審而經是程宜不猥以詞朦意德
其可占也入昔長續憤而昌言作王符隱而論次成抑
先生自叙有慕於虞卿之為者無謂云乎哉篇篇
二十有二今約為八九四卷先生刊號草木子編因

名焉裔孫溥以南司諫出牧福州既卓扵其風聲移昭厥先美寔于有求乃付梓工而委予序其端吾聞古之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瑣細之言於是乎有稗官之紀王充撰論衡蔡邕私爲談助富禁之爵而圖[illegible]與人先生之惠流於

正德丙子夏四月既望鐵橋道人南海黃東序

讕言長語一卷

（明）曹安撰

明正德十三年趙元刻本

諷言長語一卷 內府藏本

明曹安撰。安字以寧，號蓼莊，松江人。正統甲子舉人，官安邱縣教諭。是書前有安自序，謂皆零碎之詞，故名曰諷言長語。諷言者，遜言也。長語者，剩語也，則長當讀爲長物之長矣。書中多據所見聞，發明義理。其論詩不中肯綮，所錄諸詩，亦大抵不工。蓋真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風雅之派，至於欲取皐陶賡歌、五子之歌、洪範及詩之三言五言七言體，刻爲一集，使人習之，以復古，尤萬不能行之事。然大致持論醇正，於人心風俗，多有所裨。其論讀經一條，尤切中明代俗學之弊。成化丙午顧純題詞，以輟耕錄、水東日記比之。正德乙亥史紀重刊跋，又以霏雪錄比之。今以四書相較，劉績霏雪、葉盛二家書，大致相近。陶宗儀書直小說家言，並不逮此書也。

原缺

讕言長語敘

予少游鄉塾見先生長者嘉言善行即筆于楮或於載籍中間見異人異事亦録之長而奔走四方所得居多凡三四帙因去滇南道遠難將留于松今不知何在滇中重録所見聞者攜來武邑及承乏安丘老而弥勤人皆哂之予獨不倦暇日一一手録以備遺忘率皆零碎之辭何益於事因名曰讕言長語讕言逸言也長語剩語也何益於事徒貽達人君子一哂云

成化二十二年五月五日淞曹安識

奇才好語該博精緻自合高天下顧惟淺學努日莫窺其涯際每撫嘆得此異書竊喜與異人兩得殆非偶然者山川起遊與此高作奉納餘侯拙構請教

成化二十二年秋九月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脩文林郎同脩 國史清平張天瑞書

昔人謂作史有三長學也才也識也記事與言尚於三者有一之未備適足以覆醬瓿爾吾淞曹以寧先生集其素所見聞而評品之將以示鑑戒題曰讕言長語蓋與陶宗儀輟耕録葉與中水東日記相頡頏者也非真學識與才有過人者能然乎使得執左右史筆蓋亦有可觀者矣偶遂披閱因識而歸之

成化丙午冬十月郡人顧弘純書于秋臺之署

知言良難知言如楊子雲猶不免法言之妄反騷之誤可不

作古詩爲上劉坦之選詩補註可法又李杜全集不可不味選唐者非一世以唐音爲尚及范德機云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律以唐人爲宗又讀有唐音輯釋丹陽顏潤卿註宋參潤訥爲序平陽劉敬伯輯古詩選唐絲平仲序之云楊伯謙唐音盛時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異乎十三國風大小雅之所以爲正變者矣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予觀虞伯生序唐音謂知言之難不爲無意故王永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葉水心云争妍鬬巧極物外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内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宋真西山集古之詩文曰文章正宗其於詩必關風教而後取廬陵胡儀可議之曰必風教云乎何不取六經端坐而誦之而何必於詩詩之妙正在艷冶跌宕梁石門寅辯趙之言爲非由是言之詩學漢魏盛唐有關風教去艷冶跌宕等而上之其惟三百篇乎康衢之謡虞廷賡歌五子之歌洪範數語又三百篇之權輿古詩之祖也讀詩者不可不知

文章之選自漢而下梁昭明太子統以一人之見去取秦漢至梁之文爲文選宋姚鉉以一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之文爲文粹宋呂東萊選宋人之文爲文鑑元蘇天爵選元人之文爲文類迂齋疊山又各批點古文又有續文章正宗諸集

人之選亦備矣以予觀之在精不在多隨選者詳取已交之二
十六篇焉輯予徐斯遠盡平生文才二十餘首首首稱熱
詩文不能兼工故謂曾子固不能作詩昔嘗云詩者作者或
能文不必工於詩誠長於詩不必有文有以累背人謂老蘇
不工於詩歐陽公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
散語東坡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數公之文名世而人猶非之
信矣作文之難也

唐以詩取士故舉進士者多以詩名家四明高斯道序王子與
詩云詩廢於文故文與詩不能兼工

三塲之學在今特出身之階梯然足以知聖賢之言之與古
今事務之略精亦不易矣臨川云初塲在通經而明理次
塲在通古而詹詞末塲在通今而知務長於此而短於彼得
其一或失其二其間兼全而俱優者不多見也

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洞觀時變不可無諸
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游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知
不可無諸雜紀錄之其要惟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史
子文集雜記雜錄之供玩獵而已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
胾此又草廬文言集中語

宋葉適龍泉人號水心嘗云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
士擅其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或不得用故但下名卑而
功業不見於世爲可惜也又云爲之者天也俯之者人也

唐子西謂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六經不可學故作文當學司
馬遷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故宋景濂
論作文專法漢史信然

作史實難非司馬遷班固不能以致其博非孫盛習鑿齒不競
不能以致其決非司馬光劉恕不能以達其權非朱子不能
以守其經

太祖高皇帝嘗云宋濂之文不如王禕禕之典雅王禕之文不如宋
濂之華麗楊士奇亦言劉伯溫之文不減於宋景濂劉基得以
功業掩之耳今三公之文具在識者考之

老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豈浪垂
人嘗不見漢盛於斯乎以見漢之文章渾厚森嚴武以漢
之文章讀之自見漢詔尤不可及

近年所刊之書多不關世教以予取之宋胡致堂崇正辯一書
義關倡仁賛多所論按其事而折之燦然明白佛之徒無以
肆其妄今刊本在南陽府元張養浩衛聖編謂若莊申韓楊
氏之言與吾聖經黑白較然惟左氏荀子秦漢以來諸儒駁
亂聖人之言則爲之申別毘陵謝闡取聖賢問荅之語闢異
端諸書名曰辯惑編經書子史先儒扶正抑邪之言備載
合而觀之真可以正人心

周易人多讀本義不讀傳不知傳義不可闕書人多讀禹貢節要詩
人多讀風雅春秋不詳前代註釋禮記長於大記等多不考
學庸多不究或問論孟多不讀序說經有飾文史有已正
家諸氏之書皆有纂集以爲一切日前苟且速成之計可嘆

以定語子弟師儒以是訓學徒近時書坊又刊時文以俗之
學不使義理淹貫可勝嘆哉
離騷爲詞賦之祖朱子論屈原者盡矣揚雄乃作反離騷其後
有非國語者又有作非非國語者有刺孟者又有作刺刺孟
者譬言思之可發一笑
資治通鑑倣春秋而作楊文貞公謂有關治道之書學者不可不知
正統十三年揚徒海鹽王翁尊以綱目爲問曉白手之不釋
義定史記言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綱目所以法春秋
今續資治綱目於宋元二代亦備
三體唐詩有實接虛接用事前後對等目謝疊山批點文章軌
範有放膽小心幾字句等法竊恐當時作詩文時決是如此
任意落筆自不離於規矩若一一拘執要亦其一體集字
樣新發乎性情風行水上之旨
杜子美律詩自成一家言元進士饒州張伯成註杜詩演義
羅夫作傳有此作又有刊版若誇借其少傳往往作杜律
諸以爲虞伯生古今人冒前人之作爲己作者居多
予家有陽春白雪小本元人如劉時中關漢卿諸公之作極多
大抵元之詞曲最擅名其實私論之曰漢之文宋之詩唐之
性理元之詞曲試以漢之文言之果有出於先秦否宋之
唐之詩言之果有出於李杜之什乎以宋之性理言之果有
出於濂洛關閩之論乎以元之詞曲言之果有出陽春白
雪之所載者乎況四代人物又不止於此乎

作詩亦要有題如本上部亦有不若題若如大公黃旗詩以行湯
詩云行旌煙消僊點宋領然嵩卧夜寒初似母識級求床蓐
咏孫繼嗣一卷首日月寅心知代謝陰陽四首題號屋壁半
萬象皆在我收拾乾坤在草廬考官李侍郎屁新批云此詩
題之雖於泥易白非作家大手筆能稍爲壽以其不涉風
雲月露江山花鳥此其所以爲難也今閱三十餘卷無有全
篇純粹正如披沙煉金令人悶悶想批此作者紛紛盈中
付之一笑洗把玩不忍釋此詩起句從今聽畫錦鄉氣
溶淋不費力幽盡挑易妙妙點睛實一四首四字押其精切
絕句如萬馬馳奔勢不可遏全篇從容不費力
嗟此必驗老手無好批已知其爲大作也
曰不然黃山谷在場中試野夫讀書詩云解衣空營得傳書
深鎖烟考官批云此人不特此詩冠場他日當有詩名滿天
下後山谷果爲江西詩祖
歐陽公爲浙省考官本房得四書義一卷詞意高簡復考官謂
非程朱說點之意爭之力乃曰此人賦場如此經義必有
學識官取其本經視之至則佛然老成筆力及拆卷乃釋然
服曰此句烏鄉姓名謂主曰此四明程先生之義
先生然此些生之明年會試經義魁東南始信考官自於筆相曰
此後三十餘年亦不能成入場屋寸
下未必能作此些文字請看首擢第一然則文須老成古詞
必然耶

杭州府志云三鄉乃古由拳縣沉沒每天晴月朗舟過者分明見其中井欄街砌宛然正統九年夏予赴舉之南京舟過鄉中予適倚舷忽見水清處井欄街砌如故是亦一遇古迹不虛有如此

天順六年予校文江西新建縣舉子以落卷中取一可者其卷不批倒閱取之乃李士實也李登進士第進刑部主事陞郎中今為提學副有文名成化十三年校文江西同考劾詩卷六篇未取卷予一覽之甚許抒予以他篇不甚稱覧之至填榜同考又言及予深為言愈曰可遂拆卷填其名然則未衣點頭之事豈無哉

官學王恭梁臣集絕似唐詩予以成化間校文江西舟過都陽湖女兒巷舟人下舟聞予讀何書予讀之其次曰我必提學祭學士泊此港有一詩予索一誦其人即誦予聽之詩云彭蠡湖邊女兒港秋水未乾湖未長女兒一去今幾秋昨有經人來繫舟岸挪汀花湿紅翠挪似蛾眉花底落茅屋參差有徑斜港口人烟凡幾家當初知是誰家女後來寧作誰家婦嫁時湖上憶亭鞋尚今尚想凌波步我欲回頭問小姑小姑迢迢隔重湖我欲從前大姑問大姑默默凝小恨紅淚?命負甚情女兒名姓無人識年年去年來湖水春空?行人弔陳迹下下見古來多少丈夫兒老死湖山名亦無此集中無此豈非滄海遺珠

予於成化五年之元江習學??家多藏書遂??

故內云入江浙道提學臨川艾性夫作賈酸齋作序云歌行古言律大抵古選五七言絕歌行語句多關世教如汝南??本句云詩君莫去勿復用劉省猶在吾當排擯而云行云應覺小器安足憐黃金寒竭肺亦然臨邛道士招魂?云寄?何人上清來宮小名人間馬嵬嵬

江鄉蒙細陽多裕樹其風俗大然予賦一詩以紀之曰丁香日給作主?土屋十細?百家如軟黃牛都縣皆申四多貝牛其足軟?可食草??象並張牙申四玉民地出象角開??鳥能人言人家多畜之??揭??口衛??和裝葉次食之???林??不甚??君誰知識月尚??之鄙俚如道其實

天人辭勝人理者多曹植七夕詠曰日牽牛兮挑織女奈有隔兮會何期?指七夕歌言牽牛織女二星云帝憐獨見然與娛??婚?牽牛大世人遂實其事白樂天長恨歌叙明皇出貴妃天上人間會相見云云人讀之不覺可喜元文?夫作臨邛道士招魂歌云安得天上?來宮却著人間馬嵬鬼今前????等一切鬼話??故事收之後人遂以為實然

東嶽泰山之祀徧天下肇於宋中?唐??天聞元間封?爲王宋大中祥符間加曰帝而??之像之皆非當理以地祇而不人其像?此三公而不帝其號比之如四瀆而不屋其祠服?其方嶽而不徧于天下爾?山日度縣渭?

況有理處
通至河陰
昆渙合至
北海初從
北海而至
齊地

秩儀物陳北溪曰泰山魯鎮惟魯邦之所得祭而立祠於諸
州何謂巋然而峙者山之形而人其貌何爲三哉殽於後者
又不知何山可以當其配也惟
大祖高皇帝改正嶽鎮海瀆城隍廟號名正稱東嶽之神於禮
方正搜神記據東方朔謂𣑯氏即東嶽帝乃一何悖耶予兩
抵濟瀆在懷慶濟源縣只一池水亦之清泊排沉水出其西
即北海搜神記謂江瀆楚屈原河瀆漢陳平淮瀆唐裴說濟
瀆楚伍大夫甚是無謂
天下有真武廟按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玄武乃北方七宿
之象而傳記所謂龜蛇也宋有天下尊崇聖祖諱名玄朗改
玄爲真道家者流謂神有名字里居真武經又有披髮跣足
世遂塑黑衣皂纛披髮按劍而坐脚踏龜蛇一何悖耶宋祭
酒謝宋學士濂嘗辯之
老人星一名孤南一名南極見則天下治平只一星耳今人往
往以長頭短身拄杖侶以龜鶴等謂之壽星此皆俗畫之謬
蓋工取巧而然士君子亦信之何哉
世有三官廟三官經有上元中元下元三品之說東南人於正
七十月齋素謂與三官齋一日觀宋學士濂跋三官祠記云
漢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爲太平道張角張魯爲五斗米道其
法略同而魯爲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鵠鳴
山斬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
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

之水謂之天地水府三官三官之名肪於此夫至高者天至
厚者地水繼大亦兩間一物耳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猶之
爲三元亦有此說矣宋公之論足破群疑元揭文安公作曲
阿三官祠記切歸諸道家不審何哉
天下學宮有文昌祠奉之以主司也而人其像春秋祀之以
世信相傳其神爲周時賢士張仲孝友後爲之搜神記又按
清河內傳爲晉曾人張亞老之子名亞又有七十二化之
說近又刊七十九化書使人可駭可怪而儒者亦信之不知
北斗之前有星曰文昌史謂其理文司祿但一星耳有是星
則有是神祠而奉之在禮雖未之有亦崇文之意然予觀作
此祠之文多矣惟山西大同文昌祠記進士松陽盧驥之言
爲當
凡寺中有轉藏者供一傅大士問之僧衆皆言說無據少時聞
一詩云雙林新補片雲裳是謂傅翁戴道冠紅把五家歸一
貫總沙終是不成團蓋譏之也傳云其人道冠儒服釋袈裟
正此而搜神記謂其名翕字玄風烏人幼通三教書自號善慧大
士云云又不知何據此不足論姑識之以警愚俗
關羽廟亦在在有之或云義勇武安王或云壽亭侯或云關王
不知廟像之設以魏武嘗忌羽戰尤能使守于禁降伏之狀
于高陵之屋爲之權與也或據其有義勇之稱蓋也之功亦
淺乎乎知羽者矣若其大節在不忘先主之約王庸曰有北
面爭天下之志是已作何記者多緣予備見全田特考辯州

廟記云方曹氏熾盛劉力孤弱事君不忘其本見利不失其
義海東馮子衆真定廟記有云當其賊操九州之地已有其
七之時獨不忍棄背願沛流離之玄德咏二公之言羽之秉
懐暴白于天下後世矣

太祖高皇帝詔天下止称府州縣城隍之神惟有司得祭士庶
無預城隍之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辭城
隍之有廟殆亦以樓配食者之灵祭城隍於配食之廟猶明
堂之祀帝云耳此先儒之正論今多塑像寢殿並配以夫兩
廟之嶽知東嶽也十二司之繇可供一咲儒者察之

毗陵謝應芳謂吳人不當祀范蠡本太史公之筆杜牧蘇子瞻
皆嘗譏刺西施以申公夏姬為比越人祀之可也如諸葛武
侯蜀人祀之吳魏未嘗祀焉亦有識論以予觀之范蠡若諸
陸龜蒙皆取其去之為高他未暇論觀高季迪三詩可見

其有不當祭者予嘗過濟源軹城有聶政廟鄉人賽之抗有泰
始祠又吳草廬集云去曹操廟即州立梁拾廟名陽山廟劉
賓客有詩方回云馬伏波為其所傾者似不當祭人有官君
子者此者宜去之

世之俗多以儒釋道為三或塑像於寺觀釋以佛居中道以老
子居中當道有司見之者略不介意而作之孫復作儒辱云
佛老之徒横乎中國天下之人愚眾貴者莫不爭競而趨之
於是其教與儒爭馳並駕峙而為三吁可怪也儒者不知其
辱而反尊之者多矣得不為聖人罪

佛初入中國有四十二章經以生中國語難令人往往為對
方何也則道觀佛書曰不視無由知其理吳草廬謂道德經
兵家治國如烹小鮮佳兵不祥可取

道士竊老子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向而依傍焉
清淨道使我曹寂寞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
淨口而入有廖縣尉一日率其部曲約洗一目及入以洗目
視之乃坐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婆
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擒之

唐呂嗣之以祠人書高駢姓名於胸桎梏釘之胡致堂曰祠人
桎梏世所謂咒詛也或見高駢之禾以為驗彼呂用之之惡
又誰咀哉苟明乎理則不以此惑矣

楊萬里與處陵縣人鑑館嫌昔以問卜唐者以詩云鬧熱卜
香要次不疑何用卜兮命乎人自有常編在進退存亡豈
不知

須當公喜仙佛後他奔赴燕死之故王仲光誅公書完往道士
詩刺云長生心慕神仙侶終不貪生奉道魔

賦比興為詩之正體古人多有作此詩若近年不作此詩如元
遺士徒與董仲可明皇貴妃對奕圖云內封縱橫勢已危三
郎何事不知幾祇因一子參差久費盡神謀為解圍劉伯温
一桃花圖云江上桃花紅紛紛腮偶然吹入王堂來東風日暮和
囬眸多少嬌春女綠鬢卜紅妝李子儀畫梅云詔還明妃山

宮粉香紅淚泣春風玉顏翻作異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 三

詩非過求難精也

世言宋元人詩不似唐[illegible]如石曼卿[illegible]
諸公詩歐陽文忠公論宋人詩中多警句近有詩人王[illegible]
林叢話瀛奎律髓詩學楷航皆載宋詩有人白擇[illegible]
蓮葉舟面云如此風波惡舟中坐宴如此將不織[illegible]借問[illegible]
何書曾學廢楊妃病齒云齒痛自攀肩君王亦不怡此疾如
吴剡何待馬嵬時斯人張甫陶穀驛亭云蒼蠅縱舞湘紋
涼綠羅裁衣[illegible]銀燭光寒夜將老琵琶曲終人斷腸不
必加[illegible]自有清[illegible]明李照詩一冊予記其王荆公墓云天
津橋上鵑聲急已[illegible]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陵白日千年新
法[illegible]老[illegible]去[illegible]宋基[illegible]自此搖[illegible]家[illegible]
食後采風不見錢[illegible]又如宋景[illegible]伯溫王子充蘇伯衡
詩又非淺學可到于洪武初使安南不屈而死[illegible]
其墓乃編一[illegible]公之節不下古人予作序云文人往往不得
其死如司馬遷班固蔡邕[illegible]謝靈運[illegible]如孔[illegible]
下人公可謂志士仁人矣公之詩又遒古舟中口號云挽舡
上遊未敢進不得前夫夫得意日何異下灘舡
[illegible]詩人不一多有刊本其閒好詩亦多不入如李昌祺遊天
丞相[illegible]云[illegible]矣斯人不可見[illegible]
天石一泓[illegible]
寄語玉[illegible]

[illegible]正閉關[illegible]綠輕紅雨未乾一段雅容誰不愛春風
能得幾時看[illegible]明張[illegible]浙江潮云[illegible]千春雷[illegible]門初來
[illegible]歃[illegible]即[illegible]爭[illegible]馬亂奔伍相精靈
何日散[illegible]江[illegible]業全[illegible]人淮一[illegible]山小[illegible]中流
[illegible]佑和[illegible]人間有[illegible]行誰[illegible]
芳草斷無迹魂斷梅花月有痕華表柱存[illegible]
楚天[illegible]一宋人如[illegible]
宮人[illegible]道[illegible]入白雲[illegible]春雨
心[illegible]定[illegible]行[illegible]如[illegible]似舞雪
[illegible]多情[illegible]長[illegible]月來[illegible]吹[illegible]吳[illegible]天祐[illegible]子
昂云宋家[illegible]空山不可呼[illegible]代文章藏[illegible]
千[illegible]落江湖[illegible]
吳興山色[illegible]尚餘光[illegible]照[illegible]金陵[illegible]
[illegible]鴻來何晚[illegible]
垂淚孤舟[illegible]知何[illegible]不[illegible]別離[illegible]漁村
汀[illegible]一灘寒月[illegible]西風吹醒[illegible]
[illegible]夜[illegible]山行[illegible]
不[illegible]
[illegible]從金殿听傳臚十年[illegible]
萬世綱常[illegible]祠下掃[illegible]
欲識[illegible]天上浮雲自[illegible]
[illegible]亦[illegible]

句見新秋鬢數霜鴻入手輕知音未遇伴閒行到[illegible]臨老壑
溪室隨風來山力可憑弄月松根因柱石倚風花底[illegible]和笙
何當扶上云霄路吹徹鈞天合九成經與劉師邵[illegible]戲云
東衣西域春經年飛入青雲最可憐銀漢[illegible]香露水驪龍
開鏁落花烟能言每悟茶書喚學舞長疑在繡[illegible]此云想脚
尋旧件隴山云樹尚依然[illegible]云錢日空閨綫停成着
來便覺可人情半[illegible]嬡王[illegible]後小兩瓣秋蓮喚[illegible]南西去
青春有迹西廂五月夜無声摘花不湿蒼苔[illegible]獨向西窓寄
曉晴三詩[illegible]
吊古詩古今最多如李太白見崔顥黃鶴樓詩遂不題鳳凰臺詩
今有一首云歐陽臺下大江橫千古英雄[illegible]今日漢家
無寸土釣臺依旧屬先生蔡[illegible]閣元[illegible]詩[illegible]江春不
回鑑前朝[illegible]後人栽宮時植有[illegible]山花曾見勝王歌舞長
禾陳廷魁年少作岳王墓云一自班師下內廷中原便覺
[illegible]兩宮環珮煙塵迴百戰山河草木青兩暗[illegible]祠[illegible]騎
月明陰井泣銀瓶凄凉古墓西湖上老樹悲風不忍聽又館
[illegible]姑蘇懷古云西施一笑破姑蘇常使行人淚眼枯黃道
落花春又晚琴臺明月夜啼烏夫差古墓迷荒壞伍相荒祠
暗緑蕪獨有灵岩山色在峥嵘樓閣倚浮圖二人皆少年作
此類有唐氣
[illegible]詩今人多作余謂[illegible]時中狀元云待漏[illegible]趨丹鳳闕臚班
每[illegible]進[illegible]宮[illegible]郊[illegible]覺軒車過秘閣編摩[illegible]同沈約休[illegible]

吟獨[illegible]相如病渴賦尤工[illegible]生一[illegible]追想前時似夢
中又尹鳳岐十首沉酣[illegible]郁醉[illegible]經禮樂三千對大庭天丹
幾年依化日斗南[illegible]暗文星王室仙去名猶在石室人歸
[illegible]萬里故鄉回旅櫬白頭老母淚零丁祭文韓[illegible]
集中可[illegible]近觀鮮學士[illegible]祭沈指揮文書天一理富貴一命
百年非久二十非促既感根于两隆不同腐於草木老淚如
泉仰天一哭
送行詩古今年萬楊少師士奇南歸中朝少以詩送公吟一絶
云東岳祠前動別驂歸心先已到江南同官[illegible]無言贈天
語丁寧已再三至南京寄祭吏部尚書蹇公義送一詩云不
到鄉關四十年承恩深荷重天表分[illegible]金花重[illegible]
袁御史[illegible]周道北來奇電馬大江南去順風航遥知拜掃先
塋處人羨蓬萊第一仙[illegible]中尚書夏公原吉送弟還長沙
風颯金風八月開故人歸去寸心安[illegible]根有味[illegible]淡茅屋
無塵可惜眉[illegible]奉母秋收租稅早歸官明年此際
還來[illegible]一[illegible]中自然[illegible]陽文集[illegible]
門[illegible]余送[illegible]心趙太學[illegible]吳舡二十日
往揚州折花深深青綾被雲葉新[illegible]驛馬嘶風滿
相別送人散月當樓明年紅雁將書去人在蓬瀛第幾洲
覺清娩
安集詩古今尤多正統初[illegible]楊[illegible]草亭宴集詩一冊子
時年十三四獨喜少師楊士奇一首有[illegible]節成[illegible]

曲浩蕩風光三月中衢路壓埃過雨淨園林草木競春紅主
人置酒興非淺衆客題詩歡不窮一杯一曲日西下莫待[illegible]
蟾生海東
詩難得句句好前人亦然薛道衡死隋煬曰更能作空梁落燕
泥否文士王胄死帝曰庭草無人春自綠復能作此耶近徐
國公宅扁恕齋一人聯云窓前適意存芳草林下歸心放白
鷗又扁夢軒一聯云謝家兄弟池塘草商室君臣鼎鼐梅又
一人作靜趣予忘首二句次聯云溪邊倚杖看雲起石上橫
琴待月明曲徑苔深留莫掃閑庭花落聽無聲山童且莫敲
茶臼祇恐松陰鶴夢驚翰林編脩賴世隆左遷台州府經歷
卒于揚州臨海王偕軾詩兩聯云部枝班馬堂中筆東羅[illegible]
黃幕下詩楊草無由登翰苑有花有夢到揚州又如前人春
水渡邊渡夕陽山外山之句皆奇
五言絕句如汪神童詩名賢詩其中首首佳勿以小詩忽之作
此為勝於五七言律如身閑不屋穩心定菜羹香識破此閑
事淡中滋味長二十字深有意味程學棲賦一初云一從河
處起初自致時名非夜山中雪梅花雪作晴張光弼題鷄云
鳳凰有五色鷄亦有五德[illegible]一聲天下白
吳興張作詩學性理惟杜鵑詩有情景詩云西川如錦白忘歸
帝到江南意却悲古樹淡煙殘月曉落花疏雨暮春時不[illegible]
蜀帝千年恨誰續唐人再拜詩歎向晴山一相問數聲不忍
又何之寺在四方見人深麗情若元施子賦老妓云聞卻長

[illegible]衣錢消無衣香減不勝腰曲風鬟影羞窺鏡明月歌声和
[illegible]濃雲東山春欲夜花殘[illegible]國[illegible]蕭蕭江州流落商人婦
一曲琵琶恨未消前人美女折花云概出雲鬟出户来[illegible]
[illegible]海棠皆臨風折處香生手對日鬢影相憐怪殺
[illegible]細蝶隨春色上金釵曲闌干外苔痕濕歸去多應[illegible]
韈口泥沾蘇徐眉楊妃妙舞不曲波霓裳舞翠盤滿身香汗
怯衣單凌波步小月三寸傾國纖嬌花一團楊柳欹眠風不
定海棠無力雨初乾風流自古迷心目莫笑三郎倚醉看
吾松張弼以草書擅名不知其古文詩起邊等義翁言一首寄
予云得過且過歟啄隨時度朝[illegible]徒爾為未知是
福還是禍歟云[illegible]寒號蟲也古人未作予故補之予與以
寧先生為里想思無以寄意斷書以通云時予在[illegible]臨安
成化五年也十二年秋予之京除武邑又送詩云二十餘
年走宦途[illegible]
有無大地恩[illegible]可[illegible]業在諸侯[illegible]鄉曲無[illegible]
都付臨岐酒一[illegible]小序云先生所纂七十録王文忠公[illegible]
有關於世教詩教及之過晉寧[illegible]柳黃桃花幾度[illegible]
寒窓獨坐不知春世間碌碌[illegible]有須眉醜婦人又鶴
一舟泛一舟行小可[illegible]風掉千里後[illegible]未起[illegible]
在江湖[illegible]人且莫論行止
古人和詩和意知貫至早朝大明宮和者杜子美王右丞岑參
可見後來次韻未免[illegible]近時[illegible]律與[illegible]

不之尚乎曾欵取臯陶賡歌五子之歌洪範及詩之三言五
言七言體刻之使人習之以復古而未暇
予十六游松江府學見東齋壁宋高僧草書風入松二詞偶考
虞伯生集云此詞臨安士人作末云明日重攜殘酒思陰陟爲
重携殘醉其一虞伯生在館閣作以寄柯敬仲博士二詞膾
炙人口夫詞調最雜周美成有片玉集予嘗跋其後名某名
者康伯可九日遇雨云江南句句有九日故事并雨又一人
題項羽廟辭江月云鮑魚腥斷楚將軍鯨虎驅龍而起實貫
咸陽三月火鑄就金刀神器垓下兵稀陰陵道狹月暗雲如
西楚歌喉發山川都姓劉矣悲泣呼醒虞姬爲伊死別血刃
飛花碎露不休休驟不遊英雄骨江流水古廟頹垣斜陽紅
樹遺恨鴟夷歌其可休問高陵秋草空翠
王昭君歸州王嬙女入胡琵琶歌云翁作要寶臭其集云黃有鳥
處此集于苞桑
漢劉敬封奉春君主與匈奴和親王昭君怨之元艾性夫詩云
合爪胡天怨奉春以予考之昭君自請行若無怨
後漢匈奴傳言呼韓邪單于來朝願爲漢婿後宮王嬙以積怨
自請行此事之實也西京雜記乃云元帝使畫工毛延壽圖
宮人形貌按圖召幸王嬙以賂金少畫不及竟及賜單于宮
人王嬙當行帝見之悔乃殺延壽棄石門貞已辯之惟李太
白杜子美二詩得正王介甫明妃曲云醜態由來畫不成當
時枉殺毛延壽歐陽永叔亦云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自
是後人多本之成化十二年夏予過歸州州志載王嫱事
李杜二詩在予跋以正其誤有滇閩人古詠昭君一首云寒
上北風吹紫細辦裘孤白勝於綺將軍食肉白無恥女子別
家誠可憐肯道不因胡地霧琵琶空名漢宮烟琵琶千載人
猶學哀怨分明弟四絃更不及延壽事又王昭君女須卜居次
云須卜郡子嫁姓易次云其名攻徐連反
嗚呼文體製文章正宗及以加矣然諸體中亦有遺者元詩體
要爲類二十有八曰四言體曰騷體曰選體曰樂府體曰柏
梁體曰五言古體曰七言古體曰長短句體曰雜古體曰言
體曰詞體曰歌體曰行體曰操體曰曲體曰吟體曰嘆體曰
怨體曰引體曰謠體曰辭體曰篇體曰禽言體曰齊梁體曰
陰何體曰聯句體曰集句體以無題體曰詠物體曰五言絕
體曰七言絕體曰五言排律體曰七言排律體曰五言絕句
體曰六言絕句體曰七言絕句體曰拗體曰俳體固無不備
尚以疑古體和韻體倡和韻體回文體聯句集句體其它
有古歌謠詞賦樂府書記序論說解辯原戒題跋雜著箴銘
頌贊七體問對傳行狀詩論告策書表啓詔冊制誥制策表
露布論議彈文檄移諸箴銘誄墓碑墓碣墓表墓誌
記埋名詩辭哀辭祭文連珠判律賦詩詞曲亦無不備尚以
文啓表狀問答奏狀諸體此外詩文有風雅頌賦比興又有
典謨訓誥誓命教令勅宣紀移牋簡牒劄子諸體然則詩文
之作難矣不可不知也

禮記月令春其數八夏七中央五秋九冬六但舉天地成數中央土獨舉生數者土旺四時以土之五各兼此為生數亦各得成數也嘗考數以五者天有五貴地有五類如五性五常五品五倫五教五福五行五位五嶽五旗五際五子五陵五官五穀五味五臟五兵五門五權五量五度五禮五射五御五刑五侯五王五技五色五音五方五內五湖五河五均五反五畜五湖五溪五屬五部五倉五果五聚五散五法五馬五帝五殺五兩五鬼五胡五臺又五達道五常措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洪範五行禮有五經史云三老五更又有五君謀五老樓戀有五精馬氏五常五年一巡狩之類亦可證蔡孫卿用與亦有五權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皆準商確而難推

蘭亭會四十二人流觴賦詩成二篇者王羲之王凝之孫統謝安孫綽王肅之王彬之徐豐之謝萬袁嶠之共十一人成一篇者魏滂郗曇桓偉虞友王渙之曹茂之庾蘊虞說王玄之謝繹曹華王蘊之華茂孫嗣王豐之共十五人詩不成者謝藤謝瑰丘髦任凝王獻之楊模后綿呂系孔熾劉密勞夷華耆卞迪呂本曹禮虞谷共十六人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王右軍序其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智永得之授弟子辯才唐太宗令蕭翼取之後從葬昭陵宋末常選播遷良所翻公權集詩李公麟為畫王晉卿家謂之三絕予得太子摹此帖元張光弼詩云君臣誰過一紙備撫帖曾來求此帖年歸殉後卻得斷碑累昭陵入其中詩有不成者如獻之昔人謂詩裡場亦難矣然刻燭賦詩擊鉢次韻倚馬可待亦明聯句者亦偶然耳四十二人其未見於史世莫知其姓名今備錄之觀此帖可以備忘

西園雅集圖宋紹興初石林居士葉夢得序蓋元祐諸賢會駙馬王詵晉卿西園李伯時即席所畫也凡十一人蘇子瞻子晉府蔡天啓蘇子由黃魯直李伯時秦少游陳碧虛米元章王仲至圓通大士劉巨濟鄭靖老民記称作於政和甲午時信紹興丁未邪諱進述古圖周硯云字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色筆硯新刻趙圖黃譜作述古堂記增晁无咎陳無己晁無咎李端叔四人劉松年臨伯時圖無此四人又備梵隆趙白駒亦臨此十六人陳思又亦題又以李端叔陳無己二人為十四人楊文貞公家藏本則十六人皇前後會不一如稱鴻臚少卿亭之會在正統中亦前後不一者那著此圖當以西會之可也夢得於藩穆人注書序禮記微宗時附蔡京得起居郎文人無行信然伯時龍眠居士善繪有名雅集圖有一女子王晉卿家姬雲英春鶯也

詩詞中有院落籬落村落部落落落也磨宮中巷有野狐落下居也又有聚落村落戰敗卒三千人為夫差於千遂遙者遂也千是水淨之高地江干河干是也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飛甍名長干落干二字當以字也更云論隱以待之隱短墻也與垣同

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後人易見字爲望楊萬里謂易此一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杜甫山鳥山花吾友于黄魯直改曰山鳥山花共友于說者謂易一吾字便覺不健不特此也經書亦有妄加增損注解其義天之蛟蠓甘學者信之作文尤爲可笑

白樂天白髮一詩云蚕老繭成不庇身蜂饑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虫虛苦辛又一詩有所悲云鬭中刀鎗多怒死鴈遭羅弋不哀鳴羔羊口在緣何事闇死屠門無一聲偶閱二詩錄之亦可以警

唐呂温由鹿賦謂由此鹿以誘致群鹿也彼禁鹿者曰此鹿無有所致輒鳴嘷不食者累日故賦曰微歔傷類如不自容伊人實交而享其功嘁交道兮陵義風習禁鹿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高李迪鶴媒歌云嗟爾高潔非凡禽胡爲徇食效此心賣人到養忘遠舉好隨同類機腸求鳴呼世上幾人殘君子得利相傾亦如此

韻府群玉亦收之博矣群謂陳雖文人也亦不之取其中正要緊者漏之如足字欠管寧濯足棡字欠青溪棡蘇峻攻青溪棡卞壹拒之高頴鼓旃屣棄於青溪棡二字尚失之他可知也人當自擇

衆悅之還都止齊戰國策曰天下要推此書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縱橫用之何爲然太史公取以著史記文辞高古子長取法識尽以揚雄亦孟荀並稱司馬光亦好雅罵且謂推文簡而與雅簡而奧故難知且與推者至矣復述潛意以數玄抑又何說哉

宋儒有不喜杜甫詩而喜韓愈詩者謂其題李尊師松障子歌老夫清晨梳頭玄都道士來相訪二句乞信一寫口號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與此二句何異亦不能然人之好惡不同有如此殊不知杜二句起得平直似歐陽便無變化之妙意無比只試取而味之自見

拯人之急大是婦中古今人多能行之其最難者如西京趙岐避難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客問故以實告遂與俱歸藏複壁中數年後諸唐既滅因赦乃出岐在壁作孟子章句古人於獄中授經尤有著述而鐵錢折而讀者千秋而讀者今有明窗淨几善本印本而不讀者獨何心哉

鄭玄承秦焚書之後其所著訓詁亦雅及矣然有大害理者不可不辯如周禮以九賦斂財賄乃正賦也玄以爲口率出錢君子指之謂此乃周公之罪人而流禍萬世者也石門程會謂經釋之誤可不察哉然五經四書中其釋之誤者亦多而史之誤者尤多謂君子宜辯之

予閱史至齊大司馬王敬則爲齊主所忌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作懊儂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主愈猜懼後敬則敗死以予度之此歌亦偶然道情耶如楊惲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爲

當時以此詩為誹謗得罪以予度之然也又如謝疊山避召
宋却乃作詩曰韓亡子房猶奮秦帝魯連恥則是有是心求免
於禍難矣蘇軾詩獄不免口多古今人詩多無意作人有病
者疑之遂成大禍謝疊山解應詩絕句首首有意予恐未然
解杜詩者亦似此予在滇送劉進士詩一聯云楚篇偏於風
外載蜜溪多在雨中灘一秀才為箋其義人亂作詩不特詩
也六經四書子史亦有解差者不可不辯
杜甫贈虞十五司馬詩云書籍終相與說者謂子美欲以書
籍與虞虞幾傳子美之集也沈約見王筠文嘆曰昔蔡伯喈
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
附斯言予書畫千百卷有子姓人死諸孫恐不能繼凡書畫
與人蓋亦此意雖然古今人家有書遺子孫不肖失之亦多
財帛之積未有不散者也宋如淵賢者與之為高
劉長卿生子詩云且免琴書與別人以言無後之書然有子孫
父書者多矣亦何貴乎有後哉
宋周行己跋薛唐卿秦權文謂見李斯之書始不疑嗟而却走
元吳莊夫題銅雀硯云寧容涪寸硯又嘗見用戰秦檜碌松
廟皆皁然有見者也予一日讀古文見武丁謂王介甫之
作皆啟觀之使文如朱子字如顏魯公雖衆人亦知敬
浯溪在永州祁陽縣南五里元次山中興頌刻溪陰石上皇陳
蕭泰登題浯溪詩云吳武歸來大難紓忠臣孝子戰何如浯
溪石刻人爭畫只為平原太守書

晉袁甫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惟欲為縣不為臺
閣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
以為帢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齏
宋子京答劉紹仙賦云正是索千金於乞丐之夫亦無下手
脚處不從則得罪於民不辦則得罪於上官
宋王益知韶州翁源縣多虎公令捕之令欲媚公言虎自死
者五又致州為頌以献公使歸之曰政在德不在異
元下忽不因問吏對臣獻嘉禾曰汝部內所生盡如是耶曰惟
此數莖不盡亦曰如此則既無益於民何足為瑞遂罷遣之
元太不花為台州守有所廉察因夜宿村家聞鄰婦有姊妹夜
績者姊曰夜寒如此我有醃酒在床下汝可分其清者留以
奉姑下濁者吾與爾飲之妹如其言把而注清者於他器曰
曰此達元帥也吾等不得嘗矣姊曰到底清耶遂笑而罷不
旋聞之未曙即去不花字達兼善亦戰死節台州
李易安適趙相挺之之子趙德夫之內也序德夫金石錄謂王
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
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又謂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
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滅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
所嗜生死不能忘之歟又謂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理之
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二女子微也有識如此丈夫獨
無所見哉
漢太和中宦者符承祖用事時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

氏爲姚氏婦謂承祖之母曰婦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
可受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曰我大家世貧美衣服
使人不安與之以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承祖請卒逆
之不肯從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其一姨伏法姚氏姨貧
獲免主見而特赦之噫丈夫之附富貴者反不如此婦之見
多矣可不鑒哉

宋鄭清之庶母生將鵠房三日鵲鳴甫生嫡母欲不舉嫂請於
舅姑乳之後長於殺峽州江陵帥趙方善風鑑夜夢有告者
曰明日當有貴客來嚴明報清之謁方從屏間窺清之狀
貌瘦瘠且短小殊不稱所告夢者次生適日果方往來益視
清之危坐迄不惰方大器服且曰公他日大貴後果佐理宗
爲相封公

宋王鞏復以詩送黃庭堅黃庭堅曰詩生硬不諧律呂此病只
是讀書未精博耳

黃庭堅過東平侯趙景珍墓詩曰朱顏苦留不肯住白髮政尔
欺得人婵娟去作誰家妾意氣都成一聚塵今日牛羊來丘
壠當時近前左右眞花落鳥啼荆棘裏誰與平章作好春

海昌蘇平言詩貴心平氣和如馬太史詩詩工則工其中多心
不平氣不和惟夜聞吴女誦經一律心平氣和

程明道送呂晦叔赴河陽詩云曉日都門颭旆旗曉風鐃吹入
三城知君再爲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

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作

湯迴山跋見黃氏日鈔

宋相李昉王堂閒事云一院有花春晝永四方無事簡書稀

梅溪王十朋號也文曰梅溪集嘗云不善文者宜秘不善書者
宜播不善言者宜省祭昭烈文粤觀入陣細讀三志我雖有
酒不祀曹魏祭武侯文時著非長所史之語旁有閒張一龍
一虎祭杜工部文讀書萬卷盖歎有爲明光三賦烜赫一時
文之有警如此

作詩文等忌頭上安頭所謂閉門閉戶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時
候宋徽宗因至三河吟曰半醒半醉當半夜三更二點過河

文字忌註脚中註脚如援本塞源論即講仁義足矣乃云仁者
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及去講仁義遺了題上
字又如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註云盖心常存故事不苟反
人講不精於雞犬之放不馭於鴻鵠之思不知心當存是推出
來的所以作時文古文詩句最難古人之文老杜二蘇多不
知道說者怪如七歌及赤壁賦遊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等
可見

左傳室如懸磬如訓而謂室將空也後誤以爲似磬之空宋呂
居仁兵亂後雜詩一聯云官府室如磬人家雞也無可見了
謂諺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鞠
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如其言李紳作
憫農詩稱其有宰相器韓愈稱歐陽詹亦曰讀其書知其爲
孝慈隆也觀文足以知人

李斯不向倉中借陳正齋作李斯夢鼠傳柳宗元作李赤傳以蠹
草廬吳謂王叔文亦廁鬼也二文說盡二人之心
柳宗元在八司馬中最巧者也作乞巧文又作愚溪對以愚自
名而謂宗元豈拙愚者哉
韓文公送李愿盤谷序讀之愿之高不可及矣不知愿乃李晟
之子愬之弟晟為節度使皆以貪好敗事韓文假借大過矣
有觀翟王放詩最為淫褻
史所以傳信司馬遷號為良史如郅都之功績乃為酷吏傳首
班固又因之何以傳後哉此權德輿所以譏之也
胡三省註通鑑云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
不能知也可為註書自信者戒
秦之焚書焚天下之書其博士官所藏者故在項羽燒秦宮室
始及焚之有何收秦圖書之日不能併收之耶
讀史在推見至隱如唐玄宗立忠王璵為太子人皆知太子瑛
之廢由武妃林甫不知出於張說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稱
類太宗之言蓋昭成方娠時說侍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
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衆耳說事明皇情意至厚言從計
行於忠王豈無異議乎使明皇之意已移則林甫之言易入說
無以逃其過矣此孫甫之論又一曹操自云日飲醇酒夜飲
苟使人不得而毒之耳劉元城先生始燭其奸又如曹操作
七十二疑塚使人不可尋後人云直須發盡七十二塚必
有良者

曹丕本無操意欲立植為太子賴賈詡諫以人謂護定丕為太子
丕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
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
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魏主芳謁高平陵曹爽從司馬懿以太后令閉城門爽司馬
魯芝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呼參軍辛敞欲與俱敞謀於其
姊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於國家於事
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殆不過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
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人之
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
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嘆
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
曹操欲立植為嗣密屏人問太中大夫賈詡詡默然操問其故詡
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
父子也操大笑終以丕為太子唐李德裕言方為相子為
冀州司戶參軍武后曰君在初任何了了遂對曰[illegible]是[illegible]
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一人之對可謂[illegible]諫者
矣
鄒忌謂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君美妻曰美於徐君忌不自信復
問其妾妾曰徐君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來又問之客曰徐不
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
不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

者畏我也客之笑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此乃忌說於王受蔽
然則諫之直可不受歟不然諫言日至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異於衆人者不在名與字也
視其德與行耳比干之腐者也而仲虺為良臣蝎蝮動之微
也而王蠋為烈士周公子伯禽孔子子伯魚以人之美不在
名字也
號古無有因其名之有字而復字其字以示訓故程雪樓於賴
安撫歸字曰伯高高而不白高號曰護嶺齋者衆山中獨高
者今人取號一切外之而夸詡
漢天文志載海旁蜄氣象樓臺夢溪筆談記登州海市我谷州浮東
海每春夏之交於波濤拍露間見城郭邑屋樓臺闕闠參差
隱見而人物車騎往來雜遝餘時莫之見歟長公
以元豐八年八月自陽羨起知登州二十日召為禮部員外
郎念奇觀之非時而禱祀之莫得致禱於海神明日見所謂
海市如春夏焉因作七言古體詩一章如文公之禱衡嶽其
體同符韓道傳謂儒者語常不語怪海市之云渉於詭佛
之幻境豈近是耶元平陽林景熙著蟄謂秦之阿房楚之
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是亦一蜃也
梁武平齊見有其內庭侍兒千餘輩頗娛於目俄為郗后所察
動止皆有隔抑勒其情素殆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
嘗讀山海經曰以鶬鶊為膳可以殺其妒使不忌陛下盍試
諸帝從之郗始之後此咸殆半帝命神其事左右便佞曰

願陛下以此遍賜群臣使不才者無妒於有才挾私者
不妒其奉公濁者不妒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俾其惡上勝己
前者知革心亦助化之一端帝深納其言將詔廣人廣捕之
會方崇內典戒於殺生其議遂寢
吳長卿猩猩銘序云與之酒熱之以熬可以就擒刺血問與為
以隨所加而得弗如此弗肯與惡人將亟煮其肥者乃自投
其肥泣而請之有客曰此獸何甚愚也一儒謂客曰獸何有
云稱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焉四字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
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食貪婦位竊人也曷若猩猩貪屐
爭殺致禍猶辭然免哉曷若猩猩推肥乎論利害亡而
而無悔者曷若猩猩乎
予偶作梟狐喻一首云世之人皆惡梟之不祥狐之妖媚不知
人之為梟狐者多矣梁蘇循為禮部尚書說翔奉握曰循實
梁之鴟梟胡氏謂循之求相與梁之篡國僭異宋濟敬翔舍己
鴟梟而謂人鴟梟蓋以循為唐臣貴圖求利故二人云云狐
有雌雄能惑男女以子觀之不獨真狐為然彼郭霸
貫諸人非雄狐乎妹喜妲己褒姒潘妃張麗華輩非雌狐乎
梟又名流離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狐亦有三德三
物可鄙猶有可取人之為梟狐者何如哉噫嘻
瀘南有富秦吉了者能作人言廣酋欲以錢十萬買之其人告
以貧欲賣之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不食而死
唐昭宗待有猴號孫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溫篡位以試猴

不從徑趨温所會蒙恬令左右殺之華陽林景熙諷李陵[illegible]
虜馬道監禄不若二物也其詩曰桓桓李将軍其作單于[illegible]
皤皤長樂老閲代如傳舍
劉禹錫鶴歎云閑歆終日舞調態一如相書信華亭之尤物
也鶴惟華亭縣鶴巢村所出者爲得地他處雖時有皆凡格
也陸機謂華亭鶴唳可得聞乎信然
周禮攷曰月食王必親擊鼓鼓有声舉陽事以扶陰氣
世稱墨爲玄玉玄名其色玉喻其質墨之堅青光黑者爲墨青
全謂之玄而黑易青雖但黑不青縮尔非玄也堅光緻謂之
玉而堅易光雖但堅不光石尔非玉也
筆之才四圓健尖齊皆易惟妙難四者可以數得而力致唯妙
之不可得力之不可致有至妙存焉妙不能脩在人自得之
耳製筆之法柱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要者爲輔參之
以緌束之以管固以漆[illegible]以海[illegible]而墨而試直中繩勾中
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令之硯尚端溪歙硯有銀星者佳大滑川江有石可爲硯歐陽
公曾評之成化十二年予過川江一驛官饋以石硯形之大
發墨[illegible]者而易破銅雀硯不真皆後人僞造
王十朋賞好作文無絲可書書於草謂之無尺裁絲也
録㭊箋於五季宋益盛無漢以前耳受之雖無唐以前手抄之
勤力筆工刻印章不廢倉頡籀斯二體之文其後隸行篆流
况又姿媚而楷簡要而草[illegible]

隋器皆範金見於盛宋一工辟儒之口而其流遂成於[illegible]
宋亡國故鈌之手二者皆変而爲金至今皆然
㲍上二絲絛名曰鴛鴦燕燕怕絲凡有絲絛處則飛去絲絛古不
粘任其飄動
画法以氣韻生動爲第一又以神逸妙能爲次
雙六盤中彼此内外各有六梁故名双六双六最近古號爲雅
戲始於西竺流於曹衞盛於梁陳魏齊隋唐間宋大宗播之
声詩紀於金文双六有光焉
欲長倩贈公孫弘撲滿一枚曰撲滿以土爲之畜錢之具可入
不可出滿則撲之有聚而不能散者致有撲滿之敗可不戒
哉又性夫有撲滿吟宋景濂有撲滿說意皆謂此
深衣馬周以三代布深衣因於其下及裾名襴衫以爲上士之
服今舉子所衣之服是也笏周制也晋宋以来謂之手板
賀以禮服来主歆從簡便傳之曰請叔叔客以便服進又服無
褻之服而臨交際之服者必謝曰叔祖無禮傳宗乾符元年
王凝崔彦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叔服見彦昭
唐上帝酒令者謂之觥録事元積於解縣寶明府廳言觥録事
承連飛十數觥不勝逃去
予任臨安府學郡人作學社每五日一會酌酒強予出令以詩
句行父之思竭乃以古人一名一字者行之予言紂名辛字
受伊尹名摯孫手字[illegible]皆哲名[illegible]樊遲名須劉邦字季嫪毐[illegible]
字羽枚乘字叔數人又行二名一字者予言張九齡字[illegible]

當時字䔥李適之字昌李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相者夕以
婦人名如男子者子言蔡琰薛濤崔徽又美人連名者子言
鶯鶯好好簡簡紅紅賽賽楚楚人有言盼盼翠翠卿卿小小
愛愛東東當當真真李當當元教坊名妓也真唐進士趙嘏
於昏暮上呼名一婦人名真真又英英劉賓客有和楊師皐
給事傷小姬英英三律李端端崔崖張祐詩云善和坊裏取
端端又抓名紫紫
予行一酒令一字四呼如差差差差數數數數行行行行射射
射射
東坡云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夜飲之家生姦盜予少時聞一大家主翁晚文稿宴客唱南戲
諸子弟在家一人挍搶與其室通醜声聞于外主人沉不覺
且肝爲宿血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旦面黄以血不得歸故也
肝氣和則血脉流通津液流暢
水歸東海化爲氣鶴食從頂咽下云一百六十年一胎生牛不
耳听听以角宴至日猫鼻暖餘日皆冷予以此言於人遇宴
至日驗之猫鼻仍冷不信予曰未至宴至時刻忽至此時乃
暖以此物物要格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
予少遊松江干山宿李県郎中家遊山有虎咬一人時二十一
日予問之咬何處云咬下腮十五六時讀洗冤錄云虎之咬
人如猫之咬鼠初一至十五咬上身十六至月終咬下身始
然信云千聞不如一見信然

先見亦人之所難人始不信終乃服之如張九齡知安禄山必
反玄宗曰鄉毋以王衍有識石勒枉害忠良後禄山果反宋
明帝泰始中兵乱宋王問蔡興宗曰清蕩可與佃臣之所
憂更在事後後子業之世衣冠百不一存衆服興宗之先見
王曙思李沆丰李甲與壽祠之事作之言嘆曰李文靖真聖
人也李師中謂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曰他日乱天下者
必斯人也呂獻可爲御史中丞王安石新拜参政公彈之温
公後曰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其他先見亦多足以爲人之
識
魏公曰閱人多矣久而不變爲難　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
處之更不須較也　有客被召請教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
宮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録將上求質之其一太祖時宮
宮人寖多晏起群臣有言太祖悟潛刺殺之公曰此豈可以爲萬
世法也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倖不
勝其殺矣遂去之守道服其清識　公判京兆日得孫壽
云田產多爲鄰近侵占數經官陳理公止於書尾題一詩云
他人侵我且從伊仔細思量未有時試向含光殿基看秋風
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遂要者不可勝數以其見大
過德致然也
人非堯舜誰能每事尽善然古之人有負重名者多矣其所
係或改其初心之類不一因可惘亦不遊君子之清議也
大有數百言不能悉其事者詩以二十八字講而尽之如范

項羽紀贊云吾聞[illegible]資本不[illegible]堪[illegible]
汝若[illegible]剝汁又一劑君又一劑[illegible]撥剎冰福催云歸[illegible]
浮沉亦不遠纔說著梅英新郁白頭所得能多少杜牧人[illegible]
若太太之秋生詠張華云悲笑張華死不休徒精爽縮[illegible]
讀中台星[illegible]何曾識私識龍泉動斗牛亦可謂之新更然[illegible]
亦當之文過者完顏亮求焉援云可嘆延賺一老翁貴堪羞
下拜梁松明珠意其猶雞群萬里平戎洛杜龍遺宗吉詠秋
梁公云社鬼祠神總漫藏花妖月娟政技指吳公[illegible]由然
侮邪中宮中武曌臨世詩杜牧之頂門由詩死中求生[illegible]
公辭人云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為君王捲土來詩能識而明
張泉古辭之吹腐爛漫初不異誰言只合臥終休擺能從遊
筆亂雜死則孔明未可非也

古聖人之為每得乎中下此不大過則不及昔大饑黔敖為食
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饑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
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
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
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吳草廬曰曾子之言君子之中識者
操嗟者之過也程嬰公孫杵臼之於趙武公孫杵臼先死嬰
後亦自殺新序曰公孫杵臼程嬰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
殺下報亦過矣是知君子之處事宜審矣

卞和泣玉世多稱之以予觀之所謂楙玉求售不識時務者也
襄陽有卞和宙作記謂其自見之明自信之篤亦過許矣[illegible]

原缺

特和也王通隋之儒者獻太平十二策於隋君陳子昂唐之
詩人也勸武后興明堂大學二君何如其人哉可謂不識時
務者矣古今人之自售者豈特三人而已哉

古今人優劣於言可以概見如漢文帝却千里馬云朕乘千
里馬獨先安之光武却千里馬曰朕不用使之駕鼓車宮寳
黃帝鑄鼎得金寳視如瓦石散則視之不忍舍既而鄙之優
劣亦見矣

祖約好財阮孚好屐同有是累而未判得失有詣約家約正料
財客至收不盡餘二簏置後傾身以障之後意未能平有詣
孚者見孚正蠟屐因嘆曰一生未知當著幾兩屐神色閑暢
勝負始分

劉三吾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此蘇長公詩也韓文公符
讀書城南未免示以富貴利達

宋祭酒訥寢食恒在廂房未始一宿於家疾革監官請還廬
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祀兩祭齋戒中耶

沈存中筆談杭鴻為學士草制思索至午徐行廊下見一老卒
臥檐下方暑以寒擊之老卒醒公問睡得快活否答曰快活
公又問識字否答曰不識字公曰更快活也東坡尺牘云閒
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又往往自笑不會取快活了一生不
會取快活亦可笑也

予少聞姑蘇陳嗣初先生召用楊少師士奇言其才宋文者十
百得錢帀子人少師曰先生可留以養老陳曰恭[illegible]

吉凶一何小哉
致堂胡氏曰莫難強如急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
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
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臣格君心之非在格此等也
予以為人亦有此病
或問為學多為事廢以事未到時心先在事已過時心不定所
以占時節多又有下來可不可便說
皋夔稷契何書可讀非無書可讀也所行之事即其所讀之書
也
宋祁云天分自有所禀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
為人所輕誚矣
元傳與礪素質初學織脩生於地一家用裁縫裁衣經出之傳
遂其業終又一家位居今裁縫出外傳惱之乃讀書今傳之
詩文只在膾炙人口人可以不自勵耶
晁山云當無利心以此自為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
范純仁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發于江水又泥舟
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
士之為學求仕者多故於刑書等不可不覽如律令洗冤錄皆
司職掌三事忠告等須知之他日為政便不被人瞞了自少
觀洗冤錄知男子作過死後走四方多以此死者官司不知
斷以謀財豈不大誤
元城云獄貴初情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處親往偏問效

豈一滸隨所語記之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
後不於市曰劉誅令潛使人殺所仇之人不用器械而自手殺
即格殺得城為接按那近也又移官府不親臨則為移元移
元者善也非一善人也　獄四拍成之辭曰款言得其實也
款辭縛始制文按程式未出業入及討帳戶籍甚後人多尊
用之僕射周甚達稱縛有王佐才
古者府州部論事皆籤前且叙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日下又
云某官某籤今公文籤日下誅語又云殊謂
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青
苗錢德宗建中元年正月作兩稅法從楊炎之請也又行稅
間架除陌錢法又墊陌錢宋神宗熙寧四年行募役法令人
出免役錢七年呂惠卿言免役法出錢不均行手實法有不
心者宜考以為戒
伊川云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
飽俟氣稍完然後以米給之俟其寬廣之地不得令相枕藉如作
粥有說宜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者無此理也平日游惰
之人饑餓衆務之一也一郡守鳴而起親往散錢民官吏
後至者嚴責恐之於是流民至者日樂未嘗饑死荒者猶道
須俟疲使復入至已則閣門不納至而後與之食日得一食
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不來與此之不擇而與當分
數雜之多也界觀世說新語云鄭鑒永嘉末天下大亂在鄉
里甚窮餒鄉人以其名德共飴之鑒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

饑至一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貲救共濟君耳恐
不能兼有所存欲於是獨往食鄉令飲著兩頰間環哇以與
二兒後並得存劉長翁批云兩頰所著能幾足哺二兒非甚
小在穀氣不絶哀哉此二事可以為救饑之法富弼在青州
活饑民之法尤可取
居官居家出外皆不可無備陶侃木屑事似矣朱溫忽如相州
刺史李思安無備削官書曰有備無患
趙岐預為壽藏陶潛預為祭文杜牧預為墓誌
李太白於行伍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承禎浮屠中識僧
伽後太白永王璘之累得子儀之救
義為事枉用得之樵夫至今以為美談繫乎所遇也度辭古今
義士得孔子而名彰然義豈求名者哉
古今人相得不以窮達論者如陳蕃之於徐穉李膺之於郭林
宗韓愈之於孟郊歐陽脩之於梅堯臣李及之於林逋馮伯
庸之於陳摶近時楊士奇之於陳繼夏原吉之於吳訥者不
少
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我之憎人也不能知人之德我也不
可忘我之德於人不可不忘
宋董傳云古來風義遺才少近世公朔為士稀
劉安忠為王文統才智不知其為小人 崔顥曰小人如蝮蠍
其毒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 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
人為難陳蕃竇武死於曹節之手張柬之五王為武三思所

害 古今天下有君子中之小人有小人中之君子人有平
日高談闊步自以為明智不知能識破此樣人否
古之稱知人者如龐統顧雍相如賀復遼徵馬燧李抱真輩不一載
綱目讀史管見例以為法然賀萬不及廣闇
忿好之際切不可指人隱諱及祖父家門之事古人謂傷人之
言深於矛戟
鄭伯侵陳陳侯曰鄭何能為呂東萊以推此一言實亡國敗家
之本
古云得一良將則天下無難制之四夷呂東萊云天下之事皆
賊者惟兵貴詐
樊噲之功當以諫留秦宮為上鴻門誚讓項羽次之排闥之忠
又次之屠狗之人識見有如此
關羽死於潘璋之手綱目書曰孫權殺斬之罪權之無漢也
司馬懿逼曹爽爽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然終不免
誅戮之慘石勒執王衍衍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然終不
免排牆之厄二人之愚可鑒
好戰者陣亡好訟者獄死雖俗語蓋與張文潛書五代郭崇韜
春後云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敗於辯同
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
人復之謂反正晉孝惠孝安是也唐德宗幸奉天梁州後還
長安此亦反正也
事固有一勞而可以永逸者謀人而使人覺其情則不行其志

矣寧爲有膽而死不爲無膽而生

魏司馬懿斬公孫淵入其城築爲京觀觀去声積戰死之尸封土其上以彰克戰之功謂之京觀京大也觀視也封土之上爲屋如觀闕形也

魏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屍不得乃刻木爲信狀而祭又龐德與關羽戰敗不降爲羽殺帝令於陵屋畫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伏之狀二者立像畫形之始

苻堅字永固雄之子能用王猛以治秦晉王浚又一蒜術淩大原人勸上黨武鄉人浚遺勒麈尾麈尾能生風可避蚊蚋出鄞縣宣君山

唐李德裕不忘平泉山居而終不得少慣其志故其詩曰自是功高臨尽處禍来名成不由人梳于少保護山西巡撫時一詩云何日西湖上扁舟趁晚風亦不得如志

唐蕭穎士有文學而性褊急少容有奴事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受其主才耳意東蘇好德之良心孰無哉

胡文定語甥訓曰人家最不要動事足意得當有此不足處便好介家才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来亦離消長之理然也

宋劉孝世曰得喪常理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疾正須安以處之

人云與其死後祭我之頭不若生前祭我之喉與其死後哭我不若生前歌謳亦可以爲世勸

此則之輕病陰證傷寒而醫者乃大下之又與洗心散遂至斃死服藥可不慎哉　扁鵲曰秦人愛小兒遂作小兒醫

以慧者不壽顏子賢而夭李賀才而夭

詩亦有識成化乙未予過滇適海驛偶題一絶第二句孤臣萬里歎無家至自鶴鎮又題一絶杜鵑声裏忽無家人見之云此人其後不二年予妻喪之

娘字俗書古無當作孃今通爲婦女之称予觀韓魏公安陽集公傳中云宋宮中称郭后爲大娘劉妃爲小娘則皇家亦如此称之不獨民間

石曼卿呼韓琦家爲韓家宋小民凡於所畏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今人称爲某家某家本此

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則婦人亦跪也宋太祖問趙普拜禮男子跪婦人不跪王溥子貽孫舉此以對

措大能舉措大事謂貴顯大人也稗碎米里巷瑣碎之言曰稗官小說枝梧枝者大柱梧者小柱

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騑謂之驂周又益以騑謂之駟

冊以龍虎爲張傍者爲識同俗識裸言不知也截趾適屨言其愚也嵩爲秋霜無爲攬羊攬羊言受制於人也

玄宗好鬼神以太常傅士王璵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漢以來葬祭皆瘞錢後世俚俗以紙寫錢爲鬼事玄宗用之胡氏謂襲楮帛而用楮泉是以賄交於神也

朱子議葬狀云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雖葬於野猶欲背陰而抱陽也近行些勾向北背陽而向

▢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
以爲儀何爲而作使爲人子孫者知所本始也
陳小民財禍制也近則汚人家緣之上和言之
瀹之水上有二鳥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
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終不易地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鵝鶩
走水上不問水濁泥沙必唼唼然必泥索之而後已無一息
少休其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
飢色禮漫畫加壯大然則人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觀二物
之爲何如哉
列子牛缺遇禍 少之中盜足取其物無憂色盜曰以彼之賢見
趙君必困我追而殺之燕人相戒其弟適秦至關下遇盜憶
兄之戒與盜力爭請物盜曰我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
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爲在遂殺之牛缺以無吝招患燕人以
有戒受禍安危不可預畫也
列子虞氏之富家財無量貲量也登高樓臨大路擊博樓上俠客
樓上復勝大笑適飛鳶墜腐鼠而中之客相與言曰虞氏富
樂之日久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以腐鼠辱
我此而不報無以立勇於天下乃聚衆積兵以滅其家夫驕
奢致禍不一虞氏心無陵人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
著故也
進賢包希魯先生言人欲貴而不得貴欲富而不得富者一人
應科舉說云今科不中定不回果不中辭一居讀書對門涉

一女嫁之有貲令一貴妾通信婆乃令巳子去與女同
娘告官女云秀才遂至官呰裝篤狀證服點之後秀才
不伏訴於他官他官疑之召女詳詰問女云彼時與秀才
身有何驗女曰背上有一瘡痕官呼秀才驗之無有乃責女
女言是貴妾之所爲官召婆之子鞫之果有姦事雖白而秀
才之受害楚亦多矣一大富家尚有年家空然皆不獲利
乃從人去販羊值冬寒羊皆凍死竟以貧終二人之命
於富貴而終不遂其志亦可鑒也
予仕武邑日在北鄉見一老者云吾壯時嘗應役於縣縣之官
吏謂吾能事每有差遣不二四年身衣羅綺乘堅策肥今老
矣穫有凶年歉如前之奢侈不可得也聆其言似有未妄分之
意予因戲手與衆言曰滄海三變爲桑田董卓郿塢中有金
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石崇王愷鬭富珊瑚樹擊碎不以爲
意元載家胡椒八百斛後皆不得其死況人不修德行蓄而
歆希不義之富貴安能保其有終否泰來除自然理也汝輩
豈知予乃策馬回馬上忽憶許魯齋一詩云花謝花開時去
時來福方慰眼禍已成胎得未足慕失未可哀得失在天敢
听天從家管以予二子
陳搏云我見世人忙忙忙如火忙者不爲身爲身忙知可
史吳信於春秋吳信於史記 鄭玄云作毛詩箋爲毛萬
成毛義也 陳腐詩之病強學僻譚亦詩之病
通鑑續編載文天祥請爲黃冠不可信

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蟾蜍者月陰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
陰繫於陽也徐稚云月中有物則明如人眼中有瞳則明
按輿地當輿猶盡職之義趙公子成諫武靈王胡服書曰僻
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任昔有之
爾雅爾者近也雅者正也言近而取正也謂周公作非也郭璞
註埤雅宋陸佃農師著爾雅之輔也故曰埤
中庸重祿勸士古者府史與下士同祿薄者食五人厚者至於
食九人祿足以代耕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何也惟其有養是
以有守也　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荀息牽晉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
齒亦老矣以馬齒戲荀息之年老也中庸序孟子曰齒
一人之於年老動以齒言是也
陶朱公家在華容縣謝安東山在上虞縣今爲國慶禪寺甘露
狠石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
洗馬太子出則前驅等禮儀猶言先於馬
騶馬爲輅騶人爲輦直曰街曲曰巷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自上
臨下曰險自下升上曰阻危者欲陷而未陷之際危是思尋
之重複謹慎悔是悔惡向善吝是未至於惡而尚閔皆訓大
殷亦訓大庚之言更辛之言新日食也月缺也曰則常食月
則有缺　丞相丞承也相助也謂掌承天子助理萬機者也
給事中給者給也春秋御廩災吳氏曰君之在事與御者最相親
故其所親近之人謂之御御史御妻之類是也君所親用

之物亦然御食御書御樂之類是也尚書尚音常沈存中云
尚只音上尚書秦掌書籍官天子所稱皆曰尚故名尚書如
尚衣尚食之類是也出書朕聖諭註
九寺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釋名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其
內也息心所棲曰精舍凡講讀之所亦曰精舍
黃帝時樂師伶倫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樂官曰伶官
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受天子大社之土各割
所封之方色與之東方青土他如其方色授之使立社於其
國有土則有民故曰民社
戒石銘蜀主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
寘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宋高宗紹興六年
改用黃庭堅書摹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座右至今
郡縣有之　廷獄廷平也治獄貴平故號廷獄
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爲廬舍因爲市以交易故曰市井
古一廟於所居之左蓋祠堂一間兩廡祭用分至取氣之中時
之均凡讀祝吉禮出左東向凶禮出右西向
團如明月者扇竹骨摺者曰箑今曰箑　私宴曰曲宴讌上以
牛轉軸曰牛根　聚火無燄謂之煴火音云今冬月烘火
是也　蹇者以蹇寒爲名微者取微遮之義　箏蒙恬造故
曰秦箏帊只帕字衣幞也靠幄窗草也　皂隸造成事而言
謂之皂係於吏謂之隸　平兩家買賣之價曰搉會搉音角
會猶駔儈　祟謂禍咎之徵故其字從出示言鬼神所以示

人者也　文面始於有苗至劉仁恭宋全忠加甚
傳曰逐牛之鼎以烹鷄言大器不可小用　觳則牛退前衆
退可　犬生三子曰猥虎生三子有一彪　衆誚之流訛其
肉甚美可爲炙膗又可爲炙　俗悪曰喔喋俗無雙隻稱曰
猾猾音竹　人家狗至夜不可與糟食醉不能吠凡大家戶
夜狗喂飽恐妨人以糟或善喂之　燕都泥宮避戊巳日龍
祭日宮避大歲科平成蛙及虫作賊穿物也
老子云不善人乃善人之資此言可味　張儀曰争名者于朝
争利者于市　焉援云傳聞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　從
漢書虎曰木忠臣也於吾子之門偶撿杜詩錄之
劉元城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歲貢之名意此　世俗言金井梧桐
以葉上有金井字非井也　陶淵明巾上垂帶以尊頭帶
天祿麒麟二開皆因楊仁二獸而名之　乘車入帰穴梓桂取鉄
拌言無此事　男功非一故以工力爲字而女唯在於絲故
以糸工爲字曰紅紅者功也
山東皆語呼拿物來曰取得來取此荀切孟子可以取可以無
取張良地下取履音仲連排難解紛而無所取杜甫遺田父
泥飲云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呼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
皆此音韻府收在二十五有是也南人多不知此音若七璽
取字則土庾切語然後取狂者進取孟子樂取諸人史攻必
取秋荒無取取青拾芥是也

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皐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
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爲稱漢至今因而不改
璟邊之璟音宦環琳之環平声　先發制人後發人制
二歲半一尺五尺十二歲六尺十五歲
事以急而敗者十常八九天下少事成於懼而敗於急
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不犯法必不行
工於論人者察己常疎狃於能直者所發多弊
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漢書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曰左道惑
衆言邪道也　天下事公則立私則廢勇則决懦則亡
已旁而人遠所謂代庖人宰爲大匠斫也
權乎輕重他人不覺惟權不起者自知之耳
許由字武叔莊周字子休妲己鍾氏妲字己姓孟母姓仉氏孫
叔敖名饒　田文云孟嘗君孟字嘗邑名　王莽天水人字
稚叔陳搏眞源人號子翁臨邛人　五胡漢元海匈奴後趙
石勒羯前燕慕容鮮卑前秦苻洪氐後秦姚弋仲羌　西晉
八達胡輔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　武則天文
水縣楊貴妃四川戎州人文水至今有武之碑龜人不能動
交阯姓李字李姓皆易以阮　師駐曰次次止也元宗元敏也
唐僧懷素字藏真以草書擅名
陳容字公儲號所翁偶龍頭多自題
僧法常號牧溪善龍虎
閒一日長語畢

題讕言長語

右讕言長語安仁學諭吾崧曹先生所著也先生以有傳才
游松庠其學本經師授自得于心發正統甲子鄉薦歷仕
逾四十餘年著述甚富此其一也自六經百家子史以及稗
官小說靡不搜括無遺其紀事纂言皆有考據非臆見淺識者
可及始頃與脩
憲廟實錄於公府先生時以搜拾纂輯之功居多然猶以不
肯錄於余遂乘暇時相與劇談累日乃出是書使爲之校讎
領類何人而敢焉下其手耶嗚呼以先生如是之作於文章
制度不待辯而明疑似得失可以一覽而悉見歙然若庫不
自盈滿目爲讕言長語因擇夫抱升斗之材者逡欲竊其摘
執於詞翰之場以陵轢前輩視先生作未能以貴其道遑即咕
咕然動其喙從而笑且排之如此者豈不知其志而視先生爲
何如也又讀輯此日錄所編洪武視翰林徐朔使爲而全
華王子充忠節事皆大手筆有關
國體者夫然顯位食厚祿者反禁其舌不肯出一語以復擬忠
義如此者又不知幾視先生何如也第以先生見棄於時職
居下僚嘗道無有為之者豈天惜畀其才而嗇其位耶或者
以先生之抱乃僅止於斯式後生爲惜抑不知後之人讀先
生之文者其敢仰首能忘耶故題先生之文而并序其出處
以爲讀是書而不知其人者道

弘治五年春二月鄉貢進士莒州儒學學正後學任順書

刊讕言長語

書自六經子史聖賢立言垂訓之外以著述而名家者曷可
勝數然其論次雖盡非大經大法間有可誦可傳者亦君子
之所不廢也若近世劉西江先生所著霏雪錄一梓行而識
者把玩恒手弗釋至名公碩儒亦謂有裨於學者則是編書
之不可無亦明矣義問寅鄉祁之一日持曹以寧先生所著
讕言長語爲末以相訂正且曰是編亦可梓行否予觀其爲
書議論正大紀載弘博論事評詩覽之不倦非深於道而邃
於理者於世故者莫能到凡其托名以是者自道耳梓而行
之其所裨益豈在霏雪錄之下哉或謂可以並行而純正過
之遂相與搗傳疑梓以與四方共況先生平生尚見之奇與
其著作之雅且後有諸公之前後序在觀者尚當因是而考
其所自云

正德十年歲次乙亥夏四月望後二日奉直大夫吉州知州
莘陰史紀識

正德戊寅歲孟冬既望承德郎平陽府通判衛輝趙元重刊

蟫精雋十六卷　存八卷（九至十六）

（明）徐伯齡撰

明鈔本

蟫精雋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徐伯齡撰、伯齡字延之、自署曰古剡、蓋嵊縣人。書中十二卷之末有鐔冠生傳一篇、卽張錫為伯齡作者。又曰生杭人也。豈嵊其祖籍歟。傳稱其嘗集鐔為冠、嘯歌自得、若不與於人世者。雖博學能文、善書工琴、熟律、而不肎以技自試。則亦山林放曠之士。考張錫天順壬午舉人、官山西山陰縣教諭、則伯齡為天順中人、故所記有成化癸巳癸卯事。明末杭州別有一徐伯齡、崇禎庚午舉人、官永壽縣教諭、名姓偶同、非一人也。是書雜採舊文、亦兼出已說。凡二百六十一條、大抵文評詩話居十之九、論雜事者不及十之一。其體例略似孟棨本事詩。其多錄全篇、又略似劉壎隱居通議。其中猥瑣之談、或近於小說。而遺文舊事、他書所不載者、亦頗賴以傳。其論周德清中原音韻一條、尤為明確。千頃堂書目作二十卷、此本僅十六卷、前後無序跋、亦無目錄。不能知其完闕。其中多闕字闕句。又所錄詩文、往往但存其標題、而其文皆作空行。蓋鈔錄者圖省工力、因而漏落。今於有可考者補之、無可考者則亦姑闕焉。

蟫精雋之九

古卸徐伯齡廷之纂　　凡二十二事

仁人之言

宋和魯公凝有觀畫鷹攫兔詩云雖是丹青物況吟亦可
傷君誇鷹眼疾我憫兔心忙豈動騷人興惟增攫客狂歐
絹百餘尺爭及製衣裳范文正公仲淹見之歎曰真仁人
之言也予惟世之詠物題畫者果能注此意耶

悼鐵崖

夢觀講師名守仁字一柎我
國初之高僧洪武間仕爲僧錄司右講經幼學於鐵崖楊先
生廉夫先生卒講師哭之詩云玉笙聲斷泣龍君撼樹蚍
蜉謾作群一代春秋尊正統兩朝冠冕在斯文他生有約
尋圓澤後世何人識子雲舊業門生今幾在下車空弃馬
陵墳所謂情詞兩到恩義兼盡者也講師又宿參家泉詩
云新搆層ゝ出翠霞古泉歷ゝ走金沙皆公麗語無人鑑
憔悴西風白鵝花又題翡翠圖云見說炎州進翠衣網羅
一日徧東西羽毛亦足爲身累那得秋林靜處棲又詠雪
蘆鶺鴒圖云斷石殘蘆雪半消悲鳴如念弟兄遥北風原
上重回首愧殺淮南尺布謠皆非徒作感慨志深亦可以
觀世道之变矣

蘇武慢

國朝三山林鴻子羽嘗作蘇武慢八章曠視一世今錄其ゝ四云家本儒流身
穿縫掖出入義途仁里洞鑒六藏冥搜海嶽傳得一貧如洗作賦南宮
吟詩北苑萬句不如杯水問先生何苦如斯祇是好之不已○最愛是
竹寺秋眠花樓夜飲醉倒不知天地扎法之徒是非評論看得不如
蟭螟勘破興亡超乎流俗莫怪不营生理吐胸中萬斛珠璣幾个
當人能比豪氣爲何如哉

噴嚏

柳氏舊聞唐玄宗於諸昆弟友愛彌篤呼寧王爲大哥每與諸
王同食因食之次寧王錯遏天喉噴上髭王驚慚不已上顧其諫
妹欲安之黄旛綽曰不是錯喉是噴嚏上大悅

閑忙

幼嘗見小說載東坡山谷行閑忙令有云閑似忙蝴蝶雙ゝ過粉墻
忙似閑白鷺窺魚立淺灘石胡范成大有睡起詩乃用閑裏忙靜中
動之句志道人所未嘗言爲可嘉也詩云憨ゝ與世共兒嬉兀ゝ從人
笑我癡閑裏事忙晴燃藥靜中機動夜爭棊心情詩卷無佳句
時節梅花有好枝熟睡覺來何所欠穩眠香軟飯流匙意思冲
澹雍容閑雅絕根事見蜀僧炙豚詩嘗獨東坡仇池筆記云王
中令全斌平蜀還入一寺主僧辭甚公欲斬之求疏食云有肉無蔬遂蒸
豚甚美公命賦蒸豚詩立成云觜長毛短淺含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

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滑真堪玉
筯挑若把饅根來比並饅根自合吳滕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
饅根謂羊也

表裏風推

宋參寥有絕句云高岩有鳥不知名欲語春風入戶庭百舌
黃鸝方用事汝音雖好復誰聽可與鴛鴦青蠅詩表裏予
謂似為東坡詩案事設也

米老菴

呂居仁軒渠錄云米元章居鎮江嘗於甘露寺榜其所題
曰米老菴後火大惟李衛公塔及米老菴獨存元章作詩
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菴有戲之者各添兩字云神護李
衛公塔天留米老娘菴蓋元章母入內為收生婆
也元章以母故命官云

薩天錫

元薩都剌字天錫本西域人官至閩省憲司知事能詩以
賦宮詞得名其四時宮詞姑舉一二云玉清淥暖　綠潺潺風細
山日長遊就鏤金衣

詞宮潛水淺不通潮
橋惜惜
又四時宮詞絕句云清夜宮車出建章
看海棠又嘗見杭州吳山駝峯紫陽洞詩云天風吹我登
宿可謂豪險富麗爽闓者云

紅塵一騎

唐杜牧之過華清宮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
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陳剛中飽天寶遺事詩云四十乾坤
萬騎塵可謂善用事者矣至如宋徽宗忠與近臣同此味紅
塵飛鞚過燕山遂成語讖哀哉

櫻桃詩

讀摩居蘚順嘗見載吏思明繼遂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
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籃子半熟一半
黄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至懷王其子也詩成贊美之者曰明
公此詩大佳若能將一半寄周至在上正叶韻思明大怒曰我
兒豈可居周至之下至蓋其子傅也

紅杏閣

宋宋景文公子京賦詞名玉樓春云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皺波紋
迎客棹綠楊烟外曉雲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
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遯齋閒
覽云張子野郎中以樂章名擅一時宋子京尚書奇其才先見
遣將命者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
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遂出置酒
國朝釋祥止菴春日書懷詩云病餘肌骨未全蘇短杖朝來杖
一扶不見杏花紅似鬧一年春事却如無蓋用景文句也

題邵菴集

陳衆仲旅題虞邵菴伯生詩集後云憶昔奎章學士家夜吹瓊管
泛流霞先生歸卧江南雨誰為掀簾看杏花蓋用邵菴風入松詞
中事也與張蛻岩翥詞留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意同圖
邵菴之事也

水晶宮

呉興郡誌明月樓在子城西南隅苕溪詩話云刺史楊僕漢公有
詩云江南地暖少嚴風九月炎凉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
作水晶宮故因以名云趙魏公子昂呉興人所以有水晶宮道人
之號龍溪葉居仲摸學名李傳士嗣詩云水晶宮裏樹毵毵亂
後情懷百不堪便面溪山寧得似滿汀烟雨夢江南

鄒司封

南海鄒覲善以南昌教授擢吏部驗封主事我
仁皇賜改名林晚年來居吾杭詩文為一代所推重嘗入於保安州留
別瞿存齋詩云西廢西風吹斷蓬杖藜扶病看秋容菊花渾
似詩人瘦山色不如歸興濃紫塞一盃京落酒彤庭五夜未央
鍾燕鴻歧路東西去此後相思意萬重又春夕旅懷云萬里東
風故國情十年幾度鳳凰城衡陽雁盡春三月巫峽猿啼夜
二更席上狂言因酒得鏡中華髮為愁生静觀富貴如雲
轉拂袖歸來任俗爭又有妝樓十詠詩傳於世

存齋逸稿

存齋裡先生宗吉平日著作散亡者蓋不少也暇日得其遺稿摘
其尤者錄以自適凡律詩近體共十四篇古體一篇題則天故
内云堪恨當年武媚娘手持唐璽坐明堂不思仙李方三葉
却愛蓮花似六郎簾𣏌荆榛來雉兎故宮禾黍没牛羊尚
餘数𠔃類垣屏遥對龍門山色蒼秋日書懷云五窮何日是歸
年我屐奴星結柳舡善價誰求司馬賦癡心欲借尉遲錢六
通未具難成佛九轉無由謾學仙一事尚為今日幸兎供饘
役為無田暮春書事云過墻新竹翠交加緑樹陰陰乳
鵲花到酴醾春結局鳥鳴鵾鴂客思家煑茶湯沸風聲韻
夢草詩成日影斜零落殘紅青子滿漸看金彈熟枇杷睡
起呼童掃落花石泉槐火試春茶樹林深處蜂王國簾幙陰
中燕子家柳絮東風枝硯水竹枝搖雨落窗紗幽居其道無
官況鼓吹猶存兩部蛙

茆屋三間白板扉從教四壁嘆多違揚雄技閣功名
薄王粲登樓事業非白晝夢回梁燕語青天目送塞鴻歸東
門黃犬華亭鶴舉世無人悟此機清明即事云風落黎花雪
滿庭今年又景一清明遊絲倒地終無意芳草連天若有情
滿院曉烟閙語燕半窗晴日看蠶生嫩擬一架名園裊人陽
揚听笑聲夜涼云滴滴木葉打窗扉又送新涼入敝帷煖不及時
秋後雨淡而有味客中詩還家自愧蘇秦婦交友誰知蔡克
絕不寐起來搔首坐繞庭促織替人悲題伍子胥廟云一

有感云世事年來似奕棊可堪歲月去如馳
肉生髀裏英雄老金盡床頭富貴遲蹈海莫追天下士折腰難事
里中兒可憐滿眼新亭淚對泣無人只自悲京城清明賦絕句云
兼旬蹭蹬在京華又見東風御柳斜客裡不甘佳節過借人
庭館看黎花泡河道中云牵牛花碧豆花黃血色蜻蜓點水
忙又在漁村斜照裡數聲短笛隔岸楊齋居觀物云蕉葉陰陰文華
香蒿蒲菡短菊苗長夜來知有蝸牛過一道銀光在粉墻出墨新
燕傍簾帷乳鴨浮沉水滿陂葉底青虫時節至化為蝴蝶上花枝

抑其值亂離而所發自不容於不凄怨耶

詩不徒作
丁鶴年號海巢西域人婦田詩話載之詳矣詩律極工有集一帙
国朝楚藩爲序稱其庶幾於老杜近之追悼九江李子威舖太守
云辨香

昏瞶云老來昏瞶

自詠一夜

詠猫云食

詠蟬云飲露
竹枝詞云竹雞
韻更長斜陽千萬樹無討避螳螂採蓮曲云採蓮復採蓮稿亦
不可棄中有不斷絲似妾纏綿意採蓮復採蓮爭如採荷好
花謝葉獨存團圓似終老皆含諷本情閑散言志可謂不徒作矣
山村閑居詩
佻山村小逕閑居絶句十章今摘其二優游自得以避乱世氣和詞平
若不與世故者在易蠱之上九所謂尚高其事先生有爲詩云皆

前紫蔓金絲草籬角紅番錦帶花梓澤平泉易消歇春留富
貴與詩家茶甌紗帽慣迎賓不是詩人即道人細雨斜風
居莫出綠陰門外有紅塵

嘆交游少
題東軒大年自己初度日寫懷詩云五十一年車下坡又逢初度
意如何林頭漸覺黃金少鏡裡還憐白髮多人笑能詩貧
杜甫天容善飯老廉頗相知惟有梅花在自折南枝伴醉歌又
次韻答祖芳云幾年違別喜重過白首相看奈老何富貴不
來其有命齒牙雖脱尚能歌頻沽市醞銷銀燭遥指天星
出絳河惟我與君情莫逆他人平地起風波嗚呼四海兄弟交
游豈止一祖芳而已哉蓋以寡合有激而云然耳故又托於梅花
甚矣交誼之難也

詩有警策
国朝高僧宗泐季潭有偶成詩云人事天時不可常纔逢炎暑又

逢涼芭蕉似鮮知秋早蟋蟀如能識夜長向日高臺還走鹿只今滄海已成桑愁愁說與推豪客馬尽良兮合自藏鑒宋之意深矣可謂明哲保身知幾之君子乎

遊鑑湖詩

宋淮海秦少游親工於詞古今詞話言之悉矣而其詩律纖穠艷巧故詩人有蘇東坡似詩秦淮海詩似詞之語其遊鑑湖詩云畫舫朱簾出鏡墻天風吹到芰荷鄉水光入座杯盤瑩花氣侵人笑語香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妝葡萄力緩單衣怯始信湖中五月涼翡翠蜻蜓之句俊詞也可謂鏤水剪水者矣鶴窗馬浩瀾評周秦之詞以周尚言情而秦則情景俱到似冠清真之上者信然

蟫精雋卷之九

蟫精雋卷之十

古郢徐伯齡延之纂　凡二十三事

鍾狂客

廣東鍾狂客名禧甚有詩名能書粧安晉理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公既取歸幕下成化壬寅嘗過杭友人指遊西湖寄之詩鍾和曰湖光山色最宜秋君不來招也去遊巴辨蜀川千丈錦為拋今日盡纏頭萬頃西湖水貼天夫容楊柳亂秋烟湖邊為問山多少每箇峯頭住一年信乎狂客也

子夜歌

稿簡贅筆云吳中俗言俚曲有云消梨應知心上冷甘蔗應即身上甜又云羅裙十二裥小妻也是妻遂採為子夜歌二章云消梨得能冷甘蔗得能甜總應即心上為儂索比絲桃根復桃葉羅裙十二裥阿即自撒濃小妻也是妻

秋扇賦

扇尽兮歲人情之常在秋日之故扇亦棄置之所當昔者春叢謝妍祝融司權赫曦炎炎如燔如煎如火之燎原燭龍飛天積鷗喘息乎危巢潛魚喘喁乎深淵客有御渠渠夏屋登是芳筵者莫不流汗赧於四体身生疿乎一壁御輕綃于扶鱗唉嘉屭兮吞蹬也於是舉爾於笥篋之中置爾於懷袖之前一揮而清風徐來再揮則煩襟以前向之酷虐之暑若今

流之赴壑激矢離弦變煥室如清虛之府暍人擬逍遥之仙當是時也爾尽心於所事亦職分之當然雖輔弼之晉仲忠君之賢孝恐未可並駕而齊肩也孰知璇璣不停節換辰更火老金生天高氣清忽凉雲冥冥玉露宵零[illegible]入乎衾下寒泉號乎林垌時聞庭柯摵摵發爲商聲[illegible]同乎雪白齊皺比夫月明徒障西風之污塵撲天街之涙當矣惜乎屈高材而小用是倒施而逆行夫用舍之朕兆不于此乎焉徹爾乃知幾若神奉身而去以安以寧積厚勞而不伐負豐功而不矜於斯時也可謂退之以禮允宜保其令名雖封留之子房恩尊之李廣亦未能踰摹式而把番也嗟夫天開地闢有人有物而造化者賦予不一或始通終塞或先難後獲鮮不欣欣於得戚戚於失求其合乎中庸者什一於千百何斯扇之佳識匪凉炎之能惑善隨時而卷舒寧悔尤其窮阨世之人有如此夫吾所以服其明德予內寄鶴寫爲浩閣之作也盖亦自况尚

禽言

禽言自梅宛陵聖俞朱文公元晦梁隆吉之後無出其右者及觀楊鐵崖廉夫有提葫蘆一首語雖詼浪俊快使人聳動其詞云提壺壺沽酒何處沽烏程與君下吳酒高無價小姑典金釵勸郎醉即罷君不見城中官長葫蘆提十日九日醉如泥規諷有味

詩善謔

南宋時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閲有人題於壁曰白塔橋边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只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又宝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有人題壁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皆塵土却與袁樵趂酒錢又項羽廟在杭近郡三衢十八里外樟戴市市人夫火延及廟有人作詩云嬴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一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皆不識作者爲何人而詞笑暢快可謂善戲謔者矣

詠豆腐

嘗聞故友許廷暉還爲予言得人作豆腐詩深於詠物工巧極致詩云傳得淮南術最嘉分明水底煉精華二輪磨上流真液百沸湯中滚雪花瓦缶濺來雲有影金刀細切玉無瑕要知滋味誰能識都屬禪家與道家

也秃

六書實小學之一端古人自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之餘即習之尤不止乎書法一事云爾則凡吉凶軍賓嘉之礼與夫雲咸韶夏頀武之樂五射五御九數之事莫不次第而爲之今之白首窮經猶不諳能六書一事是何古人之不如古耶

不特今也自秦以隸書變古篆書法漸壞至于羲猷大壞而六書湮矣夫以許慎且鑿空臆說餘又豈足言耶試舉一二言之許慎說文也字篆文也象形女子陰也又禿字古人有見病禿者從禾中出又禿人頭瘡若禾黍然故今製字從禾從几陋哉斯言蓋也長尾蟲蚑頭似口圓身像腹或足像尾即今之虵固象形也禾音稽篆文禾叐禾也木枓屈而不能上伸也人禿者髮亦不能上舒故製字從禾從几几即古人字蓋會意也紛紛千古無能探其理者六書本義號稱書法正宗猶不能知況其他乎甚矣探討之難也

盧生傳

近見友人持盧生傳以示盖集海錯名而為之是可以嬈矣桑寄生者矣向見陳子矜傳乃集三百十一篇詩名而作者是知古今文人遊戲其命意畧同云傳曰盧生名鱠字伯魚吳人也稟性鯁介少習書兼精龜疇河洛之數以文章舉進士不第遂棄蝌斗業學擁劍讀太史公范蠡兵法曰熟此則取蘇秦黃金印易事耳厄於貧推枯淺萊羹蔬食而已有水母憐之每飯生生進前謝曰吾必重報母水母怒曰阿老婆牙遇衰落暮景龍鍾特哀君而食詎望報乎覰子不凡異日必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明年歲飢海苦盜起有劉黑

獺者聚惡少數千剽掠人財貝珠宝又有烏郎者亦聚徒甚
衆皆黑畫其面以相識別號烏賊常來小魚艇出沒海[illegible]
宝之民甚苦之後與黑獺團合推黑獺爲首聚益盛朝廷遣
江姚往捕之久不下盧生素善江姚恭下士車蓋因蓋而來
見焉姚亦素聞鯩名倒屣出迎炮鱉膾鯉具禮待之曰小子
見識如井底蛙今海若之盜久不下望先生見教焉鯩曰烏
賊䠶梁猶釜魚幕燕勢必不久觀其出沒如鬼如蜮不易擒
獲苟非以計誘之徒鷸蚌相持悠悠歲月無益也不若歛沿
海師旅之衆詐罔師多置戰艦團魚浦中彼見吾去則如大
壑縱鯨洋洋而來足下將水流之兵就海水圍合遮其歸路
不過十日當悉取賊輩屍諸枯魚之肆頷足下無以江淮白
面書生之言而忽之姚然其計喜曰甫在吾目中矣即碎鮮
為清江使者望日命沿江屯駐盡撤燮班師黑獺聞之果盡
衆來捨舟於鰕蟇陂下上岸縱兵大掠姚命偏將劉鯤出其
不意卒赤鯶三千與之接戰勝負未分鹿向阿伏戰艦棹屋
手鼓譟而前鼉鼓震天地射工注矢如雨賊遂大敗車螯盧
鯩各乘海蝤舡姚乘黄龍大艘斷其歸路賊衆望潮奪舟而
及溺死甚衆生擒一人鎖金林頻黄額黑而縶以郭索摔至
帳前乃賊魁烏鲫也而黑獺亦中矢石首碎而鮸餘悉解散
既而鯨鯢授首衆皆讙呼捷書聞朝廷嘉其功特封江姚鮭
陽侯兩河屯駐兵馬賜紫金魚帶車螯與盧鯩等深嘗鮑文
乃自托頷從琴高生乘鯉爲赤松之遊悉推功於鯩鯩得賜
文字出身掌通印子一顆遂貴顯焉但不知作者爲誰氏云

名婢

談藪朱讓之云婢名難得馴粧者嘗欲命庖者曰家常隨宜
[illegible]者曰漸玉擁篲者曰無塵更衣者曰抱衾予喜其甚新

詩贈营妓

紫薇雜記張文潜初官遣許善營妓劉淑女爲作詩曰可是

相逢意使深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塞外三更
夜雨余别燕從教燈見淚夜缸惟有月知心東西若草皆相
似欲望高樓何處尋未説蛸蛑如素頭圓應新月學娥眉引
成落約因言笑語得真情是别離樽酒且傾濃琥珀淚痕更
着薄臙脂北城月落烏啼夜更是孤舟腸斷時前詩 聯使
詩 聯予以爲歸致光汪吴子華融香奩不是過也

郭朏賦

遯齋閒覽宋郭朏有才學而輕脱夜出爲醉人所誣太守詰
問朏笑曰張公喫酒李公醉者朏是也太守令作張公喫酒
李公醉賦朏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
李公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
之德守笑而釋之

蕭菴詩

釋來復見心 國初之高僧仕至僧録司左覺義工詩文太
見予自天順庚辰與文博别京師後久音問遂絶戊戌冬予
再北行時君已登第予因偶患瘡瘍竟不能物色遂勿獲見
故至是欣然而往既而再往寔成化乙巳歲也相見懽如平
生因留廨中館寓凡五閲月因得會思南太守義興東楼邵
公文敬珪邵以户曹正郎陞是職丁内艱還公素以詩名文
翰妙一時詩與民部郎汶陰卞公華伯崇脊石而書法則與

南安守華亭張先生汝弼相上下一會間偕予傾盖握手談
笑終日忘倦公循善奕獨步吴下聞予善鞄骨夜酬爲鼓三
奏喜不自已右春坊諭德冶齋陸廣伯簡晋陵故族也亦以
愛制還而妙奕事與公爲敵手故所會必偕集因席間爲聯
句云鳳鞄雲外一聲奇陸彷彿仙韶聽轉疑調雜清商凄更
惋邵泉流冰澗澀還遲月中遺唱橋皇遠陸江上忠情二女
娶門掩碧桃何處所邵高懷深夜偶相宜陸既又予將南還
欽餞于陸宫諭鳴東書院於是東楼自致政江西經憲因君
充容廣常郡庠友龔惠失飲酣樂甚仍請以鳳鞄一奏於是
諸君更爲聯句以紀其勝云擁爐清夜炙銀簧邵仙律和鳴
學鳳凰周應節低昂吾欲舞陸倚歌調笑客成狂龔重華一
去空思往陸周雅無傳孰補亡邵老大忽逢王子晋周緱山
回首月蒼蒼龔於是取楼書之宫諭便出孤桐命鼓予爲作
倚蘭操東楼相顧錯愕曰何其妙耶遂贈予以詩云坐園香
灶石堂寒未覺純音獎役殘飛燕舞衣翻玉[illegible]鼓珠淚滴
冰盤雪生桂嶺熏春瘴風入滔原挽夕湍[illegible]客思歸成悵史
宋景濂序其集戲稱道之姑舉其詩若題一夢老人云高卧
蓬萊最上峯希夷獨許往來同三生風月形骸外百歲乾坤
寤寐中槐樹雨凉秋袂薄梨花雲煖夜林空黑甜自是平生
愿不管東窗曙色紅又題詩巢云雅頌千篇揮灑齊高情澤

似浣花溪鳳啣錦字朝還禁鶴怪文光夜不棲群录書云除
舊蠹補添紅葉認新題自從刪後淳風变厭听喧啾百鳥啼
又題卧雪齋云雪滿空山歲月遷冷齋獨卧廣文毡身依大
素無塵地夢入通明不夜天碧盌茶香清瀹乳紅炉术火暖
生烟諸児争覓號寒誹杜駕何須邵守憐先生卧雪懶謀身
不汗青時只仕貧簾捲空明孤榻晓寒含虚白一窩春梅花
帳外寒聲急竹葉鐏前歲事新曾憶朝回鴉鵲近水晶光動
玉龍鱗又若偶興絶句云黄金堆屋只爐貪飲食何曾厭人
珍欲把長繩繫西日乾坤誰是百年人崑崙懸水走黄河孔
地流來万丈波若比人心應更險笑中無柰暗操戈皆體昧
精切引事詳實非直嘲吟風月而已宜爲方袍之士哉

詠玉簪花

宴罷瑶池阿母家飛瓊扶上紫香車玉簪墜地無人拾化作
東南第一花古人題玉簪花詩也後人無能继踵者載之許
法權輿而不識其名氏惜哉

東曹琴笙詩

嘗之武進令湯陰胡君文博溥先君門弟子也以成化戊戌
進士第擢居是任嘗爲古浙西興杭不遠嘗書來相予欲一
悃閲山月白鷺濤濤末句就以伸别意也官論乃以紅箋送
行詩韻爲作聽琴詩以贈焉一曲清商思不堪冷然如對古
人談春明隸風初辭穴夜冷遊魚更出潭塵壁無絃惟種柳
芳林有客誤携柑臨岐欲問將歸意安得微風自南詩既
新奇字復各適勁筆勢飛動至今寶之東樓前爲民部郎時
嘗號東曹云

蘭陵紀行

予以甲辰歲爲南蘭陵之遊幾三月比因匆匆未暇會南都
文士而且寓錫山近一月明年乙巳文博大尹以書來招者
再不獲已再往爲寓廨館凡五月蘭陵縉紳碩儒咸得接武
經筵周君克容贈以詩云襟度飄然物外情行蹤到處欲香
船一床流水伯牙操滿耳清風子晉笙文字纂修人盡服古
今成敗論皆傾可憐當道諸卿相不把封章薦賈生既而遂
歸經筵首爲詩以送之云塵機熱事我何堪喜對徐卿一笑
談蹤跡半生三竺寺品題多付百花潭脂香出釜椒燔膾春
色盈缸酒釀柑明日携書歸舊隱孤山佳處勝鍾南官諭陸
冶齋庶伯送以詩云年少才情萬事堪倒傾三峽此雄談寒
雲孤鶴猶空谷秋水長虬卧石潭行色遠違吳苑樹筆燈歸
試武林柑春風更府西湖約重听吹笙驚嶺南老儒未撫易
且次韻以送云誰謂嵇康七不堪喜逢樂廣共高談玉笙有
譜鳳鳴岡寶劍騰光龍在潭書罷不須懷晋帖飲餘常得破
霜柑西湖回首經時別知有清文在斗南皆一時名手筆也

蜘蛛寓刺

復齋漫録程嗣宗尉臨安頗爲監司所窘遂於臨淮舘驛題蜘蛛詩云織絲來往疾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網紀亦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簷下飛虫最怕他莫學螳螂捕蟬勇須知黄雀㨿君何林子中時爲發運使過而見之召而誚責且戒毋爲浮薄

選女

宣德間有　制令有司選民間良家女以充掖掖庭體存齋先生宗吉見里人送女上道爲賦詩曰太平天子御華夷天捧祥雲地産芝已喜玉關歸駿足更收金屋貯蛾眉重圍爲簡收芸草不爲羊車薦竹枝臨別親鄰莫惆悵從來生女作門楣

合甫融

海外諸國并西域産有一藥名合甫融中國又名鴉片狀若沒藥而深黄柔韌若牛膠高味辛大熱有毒主興助陽事壯精益元氣方士房中御女之術多用之又能治遠年久痢虚損元氣者佳〻服不三數分多服能發人疔腫癰疽惡瘡并一應熱疾而其性慓烈甚於硫黄丹砂㨿燥猛於蘇合油附子白仙靈脾瑣陽〻起石丁香鹿茸龍骨兎絲而下功皆不及也成化癸卯嘗令中貴出海南閩浙川陝西近域諸處收買之其價與黄金等

蟫精雋卷之十一　凡二十事

古鄞徐伯齡延之纂

戴石屏詩

歸田詩話載戴石屏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之奇對而不錄其全章今考其詩云世事貴如夢人生不等閒利名双轉轂今古一凭闌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吟邊思小范共把此詩看

荷葉遮頭

廣異記有神降於鄭洊對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兩湿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盖頭歸

國初北平王昉天儒作瞿塘竹枝詞本此句法來詩云歸州女兒採桑歸荷葉遮頭雨湿衣不怕灘頭石路滑竹籃在背走如飛

蒲劍詩

元黃清老蒲劍詩極工於摹寫然於規諷近世謝宗可工於詠物然爲道不多讓也其詩云三尺亭亭古太阿舞風斫尺一川波長橋有影蛟龍懼流水無情日夜磨兩岸帶烟生殺氣五更彈雨和漁歌秋來只恐西風惡銷就鋒芒恨轉多真絕唱也亭亭一本作稜稜亦通

傅延年傳

傅延年南陽酈縣人也隱居茸谷飲谷中水以得壽與里人朱道荀杞相往來二人者出處頗同氣味相類然延年得中央正氣賦性高潔素傳攝生之術老而彌芳道杞自以爲弗及也因更以壽客尊稱之不能視同儕輩其始祖說由天星之精降生相殷高宗顯名于世延年以神明之後更其字曰日精不欲出仕凡與俗爭榮含英育秀蘊德弗耀將以安其晚節焉素見知於三閭大夫屈原彭澤令陶潛相與爲忘形交原不飲酒或相對夕飡而已潛棄官家居日與之遊宴東籬之下望南山而有悠然之趣遇酒輒引滿共酌浮沉觴中樂而忘返延年既與潛親昵而道杞二人不得與焉乃共讒訕之詞其華而不實媚親擁容其中枵然無有也延年弗之辯獨與潛及十八公者盤桓于三徑以終老焉其子孫分散別其姓爲黃氏有名香者以孝行稱支派最爲蕃衍或更別爲白氏惟居香山者以諱得名然不及黃之族爲盛也至宋范成大爲求其宗姓族屬修之爲譜以傳於世前譜凡三十五種後譜凡二十九種序文以君子稱許之謂使夫人者有爲於當年醫國庇民於君子之道誠有臭味我今新城袁安乃以墨寫其形狀并其宗族加以品題而播揚之揮洒奮迅得之神妙淡而不厭繁而不冗群居而不倚特立而不雜見者稱爲霜下傑非崖學池德安爲從善來遊莫此得而紫

潰成卷加珍護焉子方退老圃處於寂寞蕭涼之域纍延年
之操將欲學之而未能也遂輯而爲傳云贊曰延年可謂善
處静而能持守者矣當春榮夏茂之時在群植中黯然無競
及天氣肅殺衆皆摧敗零落不能自保獨挺挺於霜威之下
親之而馨香可薰也接之而容色可挹也苟圃不足以喻其
便也松柏不足以喻其操也仍更善與人交號爲耐久乃天
見訕於同類謂其華而不實然延年至今得稱爲君子或譜
焉以表其族或繪焉以肖其像猶凜凜然有生氣也如萸杞
輩不過與榛莽同歸于朽腐而已無根之言何足擬爲是非
非得失我姑存兩宗言先生作畫菊中諸傳也當與山農採
先生傳頡頏述彊焉

文公捷對

王肇中申雜記云丁晋公謂曾恩楊文公侍文公一日謁晋
公既拜而髯拂地晋公戲曰内翰拜時鬚拂地起視其仰屋
曰相公出處春漫天時人稱其敏捷而有理

綉芙蓉

幼嘗見前輩言元妓女綉芙蓉才藻穎敏能詩工樂府嘗於
席上持杯勸鐵崖先生廉夫先生風流豪縱暮年改號鐵笛
因戲執其手出對曰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即應聲答曰玳瑁
筵前鐵笛風塵閣爲之艷倒其敏贍如此

東海辯韻

張東海汝弼作詩云辯云韻書始於江左雖於因襲雖有秀
者力莫能正我
朝始刋定洪武正韻一洗千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惟詩家
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流可用正韻近體律詩惟用唐韻問
其所以則曰律詩自唐始故也苟依正韻則曰落韻矜遵
今之制耳樂其寬耳試扣以唐韻東冬青清之屬何以異元
庚麻遮之屬何以同則曰自有五聲七音輕清重濁於其間
也噫是皆因襲而不察也淺陋而無見口耳相承聽受妄語
殊不知江左製韻正坐不知七音之當辯直據一方之所習
故失正韻之本原也何輕清重濁之分耶借曰唐詩用唐韻
則騷詞用楚韻古選用漢韻耶唐韻襲類諸而作固梁韻也
何唐詩而用梁韻耶唐韻至宋已加通併非唐之舊則宋韻
矣又何唐詩而用宋韻耶正韻惟取諧叶固寬矣唐韻之聲
耳者亦得而押豈窄耶且作者何封寬窄也謂遵
今之制者非苟同也據天下之公闢江左之偏也觀學士宋
景濂所序慎重精審之至凡詩皆合用正韻且不待辨矣猶
慮詩家習觀陰氏韻府群玉又以正韻訂之則凡詩之不宜
用唐韻又可識矣何淺陋者之因襲未復於正又唱傳妄説
使
高明者亦不得由於正也或曰李杜蘇黄諸家皆用

唐韻人不之病蓋唐宋之世病在韻作者勿病也況雖在唐
宋不依唐韻者亦多矣泥者不知惟取諧協則傳附其說曰
滿底韻曰出入韻猶韻書上平下平不知由縮帙重大而分
乃曰音有上聲下聲之異也上平始於東終於山不知偶分
及此乃曰日出於東沒於山之義也淺陋類此不足一哄泥
者及以為正韻焉矣寧克笑乎或曰朱子訂詩書之序破千
載之惑顧使唐韻當易無一言之及也曰宋以賦取士遵倚
唐韻朱子不當制作之任其容更乎使朱子生於今日尚泥
唐韻乎必不然也高明者自當有見又云禰作此論久矣嘗
聞於大方家亦僉矣未蒙鄙駁以為何如故附錄於冊以求
天下歸一之公論云

夏正夫

雲間夏正夫貢叅浙江政事時嘗題錢子昌敘藍關圖詩云
枯骨安知犬與雞元和天子把香燒八千里路投荒裔三百
年唐見此君誰掃藍關深處雪天閽衡嶽頂頭雲吾家長物
無餘事惟有昌黎舊健文又東題坡所書金剛經宋欽宗御
寶收藏者云東坡晚歲悅西方宦海頹然鬢髮蒼已造機鋒
輪玉帶又賠精力寫金剛殘碑認腳負元祐秘寶傳心是靖
康得與山陰同邁獨也應徹意於空王成化丁未冬予北遊
古鄞程山會吳興沈醉閒孝祥所云

子昂畫竹

吳興丘大祐吉嘗題趙雪松子昂所畫竹其結句云留得一
枝苔水上冷烟涼月怨啼鵑含蓄悽惋有風人餘意所謂怨
而不怒者也又嘗詠水磨詩云重疊青山擁髻鴉何人琢玉
磨烟霞春泉潺〻三江瀉天鼓逢〻萬鬼撮石竅鑿空含玉
粒冰輪碾碎落瑤花不知崔亮當年事便是蒼生有幾家尤
俊爽可羨蓋水磨水碓事始於崔亮故云

讀大學

宋慈谿黃東發氏讀大學註朱子補格物章下云大學自二
程先生更定至晦菴章句益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聽訟
吾猶人以下釋本末云下有闕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
闕文是於工夫次第大倫之間猶有文字闕失未滿之恨也
辛酉歲見董丞相槐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
之釐正未盡者耳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即繼
以欲明〻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
至則近道矣接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知之至也
止止係釋致知格物不待別補今錯在首章三句之下耳又
傳十章假為善之疑有闕文蓋彼指小人者言之善之謂利
為有菑善其說而付之也文意似亦自全其說是矣足此有
功朱子所謂藥之鍼砭也歟

菊莊詩

菊莊劉隱居本字士亨詩詞為一絕鳴性多膾炙而倚諸体求得之者不啻獲南金趙璧嘗詠東坡赤壁圖云黃州遶客氣如虹夜放扁舟弔兩雄東下火攻吳卒銳北來水戰魏師空白沙折戟荒涼外綠酒芳樽感慨中爛醉不知天地老江流終古浩無窮有少陵氣像又晚春漫興云單羅初試怯春風金鴨香銷翠被空江燕低翻三寸黑海棠微褪一分紅酒困睛淺醒難解詩為愁多句未工睛日漸長兒女懶鞦韆在曲闌東自言當與楊眉菴玉截頡頏題芍藥云綠陰庭院已非春紅藥翻階露朵新綽約嬌姿誰得似天風吹下衛夫人可與李義山商隱並駕其詠黃菊云芳叢燁燁殿秋光嬌倚西風學道妝一自義熙人採後冷烟疏雨暫重陽有慨古傷今之意其秋葵云云華燁燁照秋林誰把紅芳暗傳金白露不凋風不剪也知中有向陽心有林下憂國之意墨菊云自是中黃第一花雁來時節傲霜華如何秋色無人管移入龍香道士家蓋自況也

丁雪坡

丁文煥名焴吾杭人號雪坡幼以奉子業入郡庠豪邁不屈猝東道謫為掾吏歷事太師英國張公輔帳下後以年勞授直隸蘇州司倉能詩善書有聲於時蘇守楊君貞甚愛之後以不長臨衆為楊君所累而逮嘗有詠釘靴詩為人所膾炙因以得名其題聯云行過落花香藹藹步回芳草軟埋頭惜忘其全首又有挽太平張公軏詩云大將星沉墜柳營貔貅百萬不吞聲轅戟不見旌幢影邑里無聞鎧甲鳴麟閣畫圖遺像貌龍章金券著功名昔年舉幘勞青瑣哀訃驚聞淚滿纓至成化中卒于家

沈眉軒

天順間冬暮大雪初霽菊莊先生賦雪餘漫興絕句十章一時詩擅譽動盈卷軼名公縉紳題跋序引亦一卷既鋟諸梓時予最為晚進亦得附名先覺為後序以識諸末俄而眉軒先生沈彥博解組歸仕過菊莊見其集適閱至見予序心甚不懌以為後生小子亦置諸列彼何人耶菊莊一日與僧來頑予予性便懶散眉軒以師道自任而予略不知執弟子禮尤厭之既而數以奇僻致問不揣僭妄隨事敷答出謂菊莊曰是子可教也既而遂為忘年交先生名約錢塘人以邑庠生初為靖安司訓改陞福清掌教平生以詩名聞湖海間嘗以詩寄菊莊云驊騮躡青雲文豹隱玄霧出處固有殊達人安所寓念子富詩書久抱經濟具陸沉閭里間悠悠尚蕭索春風湖上吟夜月松陰步出懷頗相同無由展良晤浩歌伐木章引脰徒延佇相期各努力慎勿歎遲暮

明廷正需賢行看逆鵷鷺

薛濤始末

唐蜀妓薛濤字洪度章淵稿簡贅筆云本長安良家子父鄖因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古桐聳榦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杖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當皐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有詩五百首清異錄又云蜀多文婦亦風土所致元微之素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畧曰磨潤腹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畝以休休微之驚服予惟四友贊雖出清異而知之者尠又傳缺其載故為錄之

海紅花

世傳海紅花人人能道之而莫知為何物因讀菊莊詩始知即山茶花也詩云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蓋古詩有云淺為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先生之博於斯見矣

詠貓識讖

天順間菊莊先生嘗題詩於南屏淨慈寺有云虎孰不驚鬪社客鷗閒常送遇湖僧時按察使泰和曾豪簡過飲笑謂僚宋曰是乃讖我輩也先生又嘗詠貓有絕句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猙獰勢不管黃昏鼠輩狂嗚呼身居司牧寄有民社民之疾痛漠然無聞徒醉醲飽鮮豢養　國家廩祿觀此寧不愧於心乎韓子昌黎圬者王承福傳云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司其責者曷不勉諸毋見誚於伐檀君子也

清溪博雅

陸昂字元頫杭之錢塘人號清溪聰明博雅性嗜吟詠幼與予偕從遊菊莊先生之門而尤書淫傳癖同門者率罕及之作詩每每道其菊莊嘗作宮詞云自捲珠簾放燕歸六宮春晝亂紅飛從來艷色多傾國願得君王寵幸稀凡作宮詞皆寓諷怨之情而清溪乃終致規諷之正其合思無邪之旨耶同門葉南屏文甫宋文康公時十一世孫也詩礼故舊亦嗜詩嘗謂予稱誦之謂得菊莊之捷信然又題梅花絕句云春到南枝與北枝花開的皪病寒漪何人似我相憐意不把東風玉笛吹何其溫厚如此耶嘗謂予曰唐人詩有不期而暗合者如李求古叢臺詩用臨凌敬臺詩句法詩意押韻無一不同而知無人知之因嘗錄出以自識其博識奇異又若此而不凡聞諸師友及考諸典籍新奇隱異凡得若干纂為吟窗涉趣錄又所著詩詞有窺豹錄若干卷云

鴞寃醞籍

予内弟禹浩闌名洪號鶴窗杭之仁和人善詩詞極工巧嘗
題予姻家東溪許先生 程達 弟應和松竹變清窗景詞云剪
萬葉曾將變翠親栽旋添成林園佳勝依稀嶰谷但徠風飛
過文章燦爛蚊騰捉蟒甲毬毬劇節題詩妝花釀酒翡翠髮香
粉袖粘苦無人識棟梁之具嘗翁之才○蔭亭臺佳多風月
清集半點塵埃曾期截六鸞遠來棲果堪托孤鶴時來色瑩垠
玕賭凝琥珀他門折與庭槐蕭即去畢宏已老誰書寫生才
君看取歲寒三友只欠梅間盖多麗調也東溪以為可離獨
康伯可信然又題梅作江城引云雪晴閑見瘦節扶過西湖
訪林逋湖上天寒草樹盡凋枯忽見瓊葩光照眼仙梅腮玉
肥膚○夜空雲靜月輪孤巧相摹淮清圖時懸枝頭嫋嫋斷翠
禽呼縱有明珠三百琲知似得此花無清氣逃發馨無塵相
又題東溪小景昭君怨云遠路危峯斜照瘦馬歷衣風帽此
去向青閑向長安○便生紫薇花底只是黄粱夢裏三徑易
生苔早歸來言有盡而意無窮方是作者之詞予與鶴窗清
溪僧出蜀莊之門而鶴窗能大肆力於學問既得詩律之正
復臻詩餘之妙人以與清溪齊名云予以二子詩詞豪邁俊
快若孫武奇兵左右翼出鋒不可攖已論之於葉南屏全春
械獨露卷跋又王 天碧 澄 號雪村詩尤清麗有炎黎集云

六憶詩

元酸齋貫學士 雲石 有蘭房六語詩題曰柳眉星眼檀口酥
乳纖指香鉤鉤謂是也其意本東坡六憶詩來而酸齋則太
濃麗矣坡詩其憶行云屏障腰肢出洞房宮花窄地領中長
雞裙遶地双鸞小只有金蓮步步香憶書云纖玉參差象管
輕銅鞮小研碧窗明袖紗籠殢嗔即看學寫鴛鴦字未成憶
飲云綠蟻頻斟不厭多怕羅輕軟襯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涴
別有風流上眼波憶歌云一串紅牙碎玉敲碧雲無力駐天
宵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招憶眠云泥橋成困日
初長鬟卸紗裙小簟凉漠漠帳烟籠午枕粉肌生汗白蓮香
憶粧云宮樣梳兒翠髻犀釵渠水玉刻蛟螭粧成要數双心
字不會畫郎只畫眉其風流蘊藉曲盡閨人之情態一何至
是耶人皆見有詠乳卜弄字亦艷麗可愛詞云遠看似搏酥
近觀如堆玉問把全訶寬下粉新剝雞頭肉○且是軟溶溶
那更香馥馥若不閑懷與我此些个孩兒哭惜不存作者名
氏云

空緘

僞來士人郭暉因寄妻問誤封一白紙去細君得之乃寄一
絶云碧紗窗下啓緘封一紙從頭徹底空應是仙郎懷別恨
憶人全在不言中

蟫精雋卷之十一

筆卦　古郢徐伯齡延之纂

元末京兆字文材作筆卦其自叙曰筆之行事昌黎伯毛穎傳可攷已予復何言哉然予嘗讀孔子易至十三卦之制器尚象若罔罟耒耜弧矢杵臼舟楫之利與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之制皆古聖人取諸卦而作也何獨於筆而遺之耶況筆之爲器上而帝王之典謨訓誥下而官府之簿書期會四海之同文殊譯莫不賴以纂錄其功不下於罔罟耒耜弧矢杵臼舟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也何獨於筆而遺之也耶或曰筆之名始於秦氏其不見稱於孔子易也固宜予曰不然筆不始古乎則包犧氏之八卦夏后氏之九疇凡蝌蚪鳥跡鍾鼎籀篆之文亦將何以施其巧哉若然則筆之名始雖於秦氏其所由來則遠矣乃不見稱於孔子易者其在夬訣之書契也與吳興筆士陸君穎予文以衒其技竊謂包羲畫卦之物即筆之所由兆也因著是說并作筆卦以貽之

筆元亨利用書貞吉彖曰筆聿也剛柔合而成內虛而外健柔得中而順行應乎剛而文明是以元亨利用書貞吉書契筆而天下治也春秋筆而亂臣懼也筆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天下文明筆先王以作書契代結繩初一田於休皐獲兎拔毛以其彙征吉象曰獲兎拔毛大有得也次二淇園伐竹用資簡牘象曰淇園之竹虛而直也用資簡牘言有實也次三秉筆濡其墨王亨於三畫大吉象曰三畫之吉其文立也次四隕筆不利入於場屋有悔象曰隕筆有悔其行蹇也次五利見大人天下同文象曰利見大人居君側也天下同文小人黜也次上筆頹剝不資錄其形兀終凶象曰筆頹形兀任之極也

樂青詩

鄉先覺莫仲子瑤字仲瑛號樆隱晚號樂青博學強記世業詩禮代有顯仕者仲子工詩文樂道不仕與菊莊先生爲詩酒交詩筒酒榼時複往還識見高遠命意簡古音見其讀史三首其一曰五湖兮雲擾晉宇如瓜分脩蛇與封豕乘時肆妖氛茲彼氐中蒲雄姿蓋世聞投策渡江表目中無晉君兵威奮烈火玉石將俱焚世無魯連子誰能爲解紛謝傳運帷幄子弟將中軍戰血漂淮水殺氣凌浮雲遂令鄙晃士不秀大羊羣偉哉淝水捷可方城濮勲吁嗟謝安石後世之桓文彼哉清談輩碌碌何足云其二曰趙宋世忠厚養恩士三百年時危不負主蹤惟文狀元勤王伏大義擐甲相周旋皇天不祚宋白日沉虞淵寧甘珠璧碎不爲瓦礫全碧血濺燕市精光上燭天嗟嗟我生晚不得爲執鞭手持竹如意擊碎空山巔沛兮涕何許涕泗悲茫然其三曰捐生固不易處死尤爲難孰知雄且勝後乃有謝疊山江東一潰散跋涉何間關

苦物色國破家亡殘偉哉烈丈夫矢死無生還微身豈足惜大義不可奸忠孝亦何物古今橫大閑耿耿浩然氣上摩霄漢間誰謂首陽高有志能躋攀至今百世下清風激懦頑我讀三上書凜然毛骨寒當時裸將士胡能不厚顏又嘗瘴疾南屏葉文甫奎贈以碧霞丹服之愈作詩以謝自序云予遘瘴疾文甫以碧霞見餽今病小愈是寶是力詩以謝之詩云丹有碧霞者煒煒色青銅當其修合時至理妙無窮朱玄列南北龍虎環西東煌煌句陳主黃嬪居其中丹成祕金匱什襲嚴緘封我衰困瘴疾鍼砭無全功一丸納玄牝百骸賛流通況況熱境蘧然濯清風五行復正氣四體還沖融夜夢青衣神代為雙玉童揮戈翥來往直上泥丸宮瘴鬼伏殘喘巢穴為之空宛如孤鼠竄膽落御史驄覺來一呵欠色澤神亦充何當獻 九重四海濟疲癃之甫故宋葉文康公時十一世孫石林葉夢得之後也

威寧詩讖

威寧伯王公越當盛時以左都御史掌憲事破威寧海子俘馘首虜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掌憲生嘗知敢怨思退休而賦詩云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也知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綠醑有情憐我老黃花無主為誰開平生事業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又云堪笑儒官拜將官請兵容易用兵難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知邊地寒誓為明茄咬作雪心經兵火煉成丹朝廷公道明如鏡俯仰無慚處處安未幾竟以事敗徙陸安州安置遂符一夜化灰之速黃花無主之讖良可畏也

烈婦行

賀州軍事劉平戍棗陽與妻子道宿車下平為虎所銜去妻胡氏追及之殺虎脫其夫趙文敏公子昂為賦詩云客車何焯焯夫挽婦為推問君將安去言往棗陽戍官事有程宿車下夜半可憐逢猛虎夫命懸虎口婦怒髮指天十步之內血相濺夫雖再得虎可前呼兒取刀力與虎爭寧與虎死無與虎死死夫活心始平男兒節義有如此萬歲千秋可以事明主馮婦下往安足數嗚呼猛虎逢尚可寧成寧成奈何汝揚鐵崖廉夫以為千載義烈有足歌者猶恨時之士大夫其作未雄為之賦曰夫從軍妾從主夢魂猶痛刀箭瘢况乃全軀飼豺虎拔刀誓天天為怒眼中於菟小於鼠血號虎鬼冤魂語精光夜貫新阡上可憐三世不復仇泰山之婦何足數末句意有未滿於敏也又嘗見文敏畫石田莭屋圖有人賦絕句其上云瀛洲學士玉堂仙畫出苕溪似輞川如此青山莭屋底豈無十畝種瓜田意謂文敏以宋宗室國亡出仕太早故諷之也惜不記作者名氏云

相婆

嘗讀高齋漫錄云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户家避之老姥因言病瘧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人事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撥不斷

嘗喜范蠡歸湖雜劇第四摺雙調中有撥不斷一章輕藉可愛而惜挺齋之選不及又收其沉醉東風有寓字病於齒牙者德清平日識人措詞不穩謂之扭折顙子無乃自謂歟詞云鸞箋紫石橙剖軟金甌釣得錦鱗來活納在青蒲蔞綫蟻香浮斑竹甕紅薑細切白蓮藕山寺鐘響漁火鄉鳴江村月落海窟潮來方是酒醒時候但其全摺前後詞不能皆絕惟此可入選中也

過碧浪湖

東吳張節之和副憲浙西時嘗過吳興碧浪湖有詩云碧浪湖頭月色涼夜來蘭棹泝流光星河落落天連渚葭菼蒼蒼露欲霜一曲菱歌歸別浦幾家漁火住橫塘宦遊多少思鄉念回首西風見雁行成化癸巳予過苕城半隱唐君惟勤爲予言苕人至今稱述之

海觀豪放

海觀張先生名錫字天錫天才拔群文雄一時雖前輩縉紳無不傾仰人得其片紙隻字不啻拱璧然而落魄不羈豪縱逸發以明經領天順壬午鄉薦春闈不偶登乙榜授山西大同應州山陰教諭解官南還凡湖山諸奇勝名勝之無集追無虛日鯨吞海吸青樓紅粉爭相承迎名公鉅卿四方儁乂惟恐見晚人以鉄崖方之所居爲回祿所燬作四六短疏以于知識云秋風破茆屋尚興杜老之悲烈焰燬高堂寧免張生之嘆雖云天地爲家人世本同旅寄其如四海空囊此身無所依棲昔也鳩居雖拙猶可歌於斯哭於斯今焉鳥巢既焚正謂破我室取我子不能進不能退又類觸藩之羊無以居無以處真是喪家之狗開口的撕宗元號道鈴廬　居之足賀沒巴臂的陳去非反說祝融回祿之書佳又不是魯新宮何必問采禪窻食於心者自昔謗云天火破我膽者于今不見人烟五株柳樹燒成炭三徑黄花化作灰又風滅大之人又無焦頭爛額之客安在大往者不可諫固謂甑已破矣來者猶可追須知馬取新焉所恨者五車書當不得棟梁八韻賦難充飢充作金石聲文章可憑嘗城子興土木工事業須仗孔方兄然釋道尚有化緣儒家豈無布施况彼盖三間殿造七寶塔費無限錢不過徼福來生何如取數兩銀捨幾錠鈔幹有益事可以揚名今世免和尚只化愚夫老生生

惟求遠士曾聞晉將軍與戴逵建宅甚極富饒又說宋寧相
為康節買居必求寬廣何昔賢之好士豈今日而無人伏願
用財於當行施德於不報歡喜心大家齊發安樂窩小子必
成俾吾春誦夏絃勝彼朝鐘暮鼓附清風明月於無窮藏奇
書異畫於不已是所願也惟善圖之文雖諸浪才華迸出不
數月而居完新居擇嶜俗亭養魚池自為文以紀之瓊瑤洞
竹石軒小蓬萊見山樓袖海堂則四方名士為之記東崖李
子陽嘗從授經至貴插執師生禮嘗過陽羡至復齋徐君家
今內閣學士徐公溥之父也暇日游張公洞作歌云平生愛
山愛水非一日如何方寸之間積此天様烟霞癖手探禹穴
書腳看謝公屐人云胡不往見扁鵲而求瘥扁鵲吞以從來
有艾不治泉石膏肓之痼疾今來義興主於復齋徐君家談
山談水靡靡無終極或酌酒忘形或彈碁竟日或看花笑春
或聯詩入夕徐君乃大笑而言曰此樂不足既吾與子之交
情吾地乃有汝宗人天師之故迹乃偕若弟姪拉吾親戚青
州從事甕中取不用三百青蚨覓雜時春波獻綠春艸夆碧
遠望荊南山上萬株松足以取材供健筆珍重屏翳為我長
驅無片雲青天却似鸞飛色天風吹鬢蓬如卓勝水名山怡
目而已到崖陰魑魅多雲深猿鳥少不知天公緣何鞭撻日
月晝夜奔波顛倒壯似世間人只恐世人不死可惜乾坤容

易老出山隨作泉濟人渴竭地力出穀濟人飽如此則造化
謙為世人奴世人又顛倒不知造化之功依舊歸莫窈我疑
此洞不世張公煉丹處應是造化懼為人奴預先營此巢穴
便欲移家此中住柰何日月不從此出此入便如人身無眼
睛至今白日而不明又胡不驅六甲走六丁絕頂掛日月兼
阿慝群星亦如人間青天白日大明白却教吾筆執燭秉火
捫摸而巡行歌求心目凈謙使神鬼驚幾回我歌不與衆俱
入又愛絕壁隨人清如何此景不一入却去世上覩丹青況
使我筆不入一題品此景空有世上名當年煉丹竈今日生
瑤艸當年青蟲跡今日香苔色當時蹤跡今猶茂神仙萬古
知安在鏡中白髮換朱顏滔滔紅日沉東海看教千金能買
一時回我就熙此山為黄金盡把流年問天買時亦不能買
金亦不可成山水當富貴清閑當切名尺今茲洞清幽亦自
樂何必戰觸蠻於蝸角終日奔競而營營閑中自有樂不用
參中妙我作狂歌寫洞天聊此供我徐君興餘之一笑其迭
宕險怪可方玉川月食詩信可以步武鐵崖矣其作往往於
歌姬處君多又飲歌兒劉賽春家賦詩云輕陰閣雨正春和
劇飲江樓樂事多白苧烏絲富佳句錦箏銀甲動高歌一時
佳會真難得百歲光陰最易過不趁此時判爛醉積金至斗
待如何又題扇云困憶南　石步廊老大方擬逐乘涼忽聞

窻外風蒲颭却是身邉扇送侍王欲民安懐謝老還因親在
想黄香炎凉王相循還至底事班姬空斷腸又題海棠云臙
脂漬暈曉難銷未信還兒有此嬌艷色燭天〻亦醉不須銀
燭更高燒又送同年余侍御之京云漸闌曾憶與聯名同捧
鄉書上玉京官冷青氊嗟我薄位遷烏府羨君榮九重
丹陛推温造萬里長沙老賈生此去
都俞天表下莫言巖穴有遺英其豪氣可想又金瓶牡丹詩云
牡丹五色金瓶内想得多歸富貴家翦碎西川千尺綺飛來
一片赤城霞茘枝同譜還應是芍藥為奴豈浪誇只有孤松
我國樹無人相賞亦何嗟亦自謂也

詩人意多同

張海觀嘗詠劉項事云鴻溝不界兩龍爭致諦而勍任意
莫枉封侯號羨頭平生只在一盃羹予復以香臺集示之方
諸瞿存齋已有此言海觀實未嘗見其書也存齋漢嫂轄釜
詩云叁年轑釜尋丘嫂中歲分杯乞若翁可笑劉郎窮肚腹
垂涎只在一羹中陳剛中亦有詠漂母墓詩云英雄未遇亦
堪羞一飯區〻不自謀莫笑千金酬漂母漢家更有項羹侯
故知古人詩人命意多同佳語未必不重道也

胡斗南

國初胡虗白杭之海寧人號斗南老人工詩文有斗南集行世
其題楊妃教鸚鵡念心經詩云春寒印酒睡初醒笑倚東窓
小玉屏早悟眼前空是色不教鸚鵡念心經又詠女史六首
楊妃病齒云侍兒扶起倦看花不道春寒入齒牙纇髓縱能
醫病頰嘉根先長在唐家西施捧心云妾住西家本姓施越
王嘗膽已多時[illegible]至今獨抱心中苦長向春宮鎖翠眉虞姬
請劒云當時玉斗碎鴻門碧血空濡楚劒痕滿地落花皆漢
上不知何處看春魂昭君出塞云玉顏一別漢宮花鴈背霜
寒萬里沙說與當時邊上將鐵歌只合奏琵琶二喬觀書云
自小觀書在繡幃天生國色世應稀爭知醜婦無才貌也向
南陽嫁布衣綠珠墜樓云花飛金谷彩雲空玉吹笛殘步障
風狂貫明珠三百斛荊釵那及嫁梁鴻沖雅規刺有風人餘
意大率類此

詠纖手

眉軒沈彦博先生約嘗分題得纖手賦詩云曾見花梢揀倩
扶兒如春筍露參差金釵欲溜輕扶髻寶鑑重臨淡掃眉雙
送歛鞭扶索處半揎羅袖賭闘時香肥悶托閑斲馬忙搊朱
簾認阿誰一時詩壇為之閣筆

擇冠生傳

海觀為予作擇冠生小傳屈指今二十年餘手擇冠然而海
觀墳土已乾矣嗚呼是可悼也予少海觀一歲而犬馬齒猶

碌々追思舊遊不覺涕下噫夫豐於才而嗇其壽耶抑精華太著而無停滀悠久之儲耶傳曰生杭人也不欲顯其名於人故不以氏行嘗集籜爲冠嘯歌自得若不與人世者雖博學能文善書攻琴䏻律而不肯以技自試每酒酣耳熱輒語人曰身寓也名利者又寓之寓也尚不知我又安知有物又安計夫寓吾又何名人因強名之曰籜冠生々又笑也吾方以天爲冠而假之籜者然吾不知籜中有天乎夫在籜中乎籜即天乎然莊生云莫大乎毫末莫小乎天地今舉吾冠中之天誠小也遂自號籜冠生云太史公曰戰國時有鶡冠子亦有籜冠子聽勇而鬪是未忘戰國態籜自謝而不用宜生之果於忘世也夫端可以方鐵崖矣

鏤精雋卷之十二

鏤精雋卷之十三　　凡十七事

古鄭徐伯齡延之纂

錄運甓要

廬陵李昌祺先生名禎以永樂甲申進士歷官至廣西左布政使工詩文尤精書所著有運甓漫錄剪燈餘話等集學博而才富識高而指遠姑錄其詩詞數章可以見其胷中矣其讀元史五絕云斡難河上起風飈坐使錢唐王氣銷三百年來中國禹一時分付與天驕　褰裀須先變漢儀可憐殊俗未全移廟堂不是聿懷許何異符秦石趙時　金宮求死久埃塵蒼吏青々幾度新不可哈麻并雪々誰兩國報冤人　西江月冷塞風秋憔悴歸來茲故丘若使奢淫長保得宋金遺恨幾時休　龍沙遣孽半消磨起草秋深白草多惟有廣寒宮裏月清光曾照舞天魔　又題舞陽留侯廟二絕云信族殊彭越醢躬太平無復用英雄高皇却謾先生計世上何曾有赤松　人心變幻幾千般帶礪盟深亦易寒秦網逃來逃漢網誰將此意語蕭歸　新女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着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真少事幾曾輕到縣衙前　垂老頻逢歲溝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饑餓要擭官車上陝州　當夫當得子孫忙地地荒無戶有粮昨日迎西當使過盡驅婦女趕牛羊詠灯花云羞向明開向暗開芳叢燦焰照銀臺須臾爛熳都

戍筵頃刻凋零半是填綉幌不然珠雨至紗窓只怕猛風來
歌闌舞罷人歸寢一寸丹心未肯灰感舊遊云長干東畔是
秦淮葉自隨流信自乖花底玉纖崔護水月中珠淚郭華緣
曉岑尚憶有翻螺黛氷銷猶疑白燕釵四海遨遊空有意忍彈
歸鳳獨傷懷席上贈妓云綰霧鬟：指凌波小：蓮春山銀
燭下秋水玉樽前舞袖鴛鴦錦歌珠玳瑁筵座間皆押客惟
爲杜樊川又題清溪漁隱作蘇幕遮詞云浦雲收山月放紅
蓼灘頭秋水生新漲一箇輕舟雙槳盪蕭散江湖富貴非吾
望○縈空明凌淺瀨渚鷺汀鷗處：常相傍爲首紅塵三百
丈風吹不到蓑衣上續冬青行云冬青枝憶昔南渡昇平時
瑤陛左右兩行植信是閬苑仙宮移亭：碧玉作柯翰雨露
風晴總宜玩朝退旌旗拂低細蕊輕飄雲零亂豈知事變大
可哀湖山歌舞盡荒者王氣氷銷生虜氣玄扃不固六陵開
六陵隧中龍鳳骸義士夜深偷拾得親製衾裯裹碎瓊恭題
諡號揮濃墨捧向幽閒瘞靜崗愁雲慘淡月微茫神靈喻歆
潛呵護窀穴況謹瘞藏後恐後人迷此處識以常朝殿前樹
翠蓋陰籠土一抔萬年枝在兜胡去屈指于今二百秋盛衰
暗逐水東流
皇朝既鑒元朝失青史爭如野史牧空遺孤塔錢唐潮白髮遺
民忍瞻覩天上威神固儼然人間俯仰徒凄楚弗獨歔欷宋

己亦肩污漢更堪傷阿瞞奸計爲疑冢身死還將智力防浮
世寄云盖棺定十二重瓏猶未瞑大招爵酒續悲歌唐公癖
淚應來聽冬青事見陶九成輟耕錄

仙林寺鍾銘

宋理宗御製仙林寺鍾銘云大塊鑪嘘衆薄盖輿眷此洪鍾
以實出虛樂銳其角十分其鼓宣有鑄昴放金遺爲博大聞
緣厚薄和均上聞天闕下徹地垠乃警聾瞶乃割昏曉咨爾
有聞孰不心皎以爲有聲匪擅不鳴以爲無聲如雷如霆作
鎮梵宮法音無際聳我神衆萬有千禩至正間鍾毀鑄銘毀
皇明成化間仙林爲隣火所燬有閫帥率兵拜寺門不得人入
救鍾遂燬於煨燼閒哀哉

詩含比興

鑑戒錄載唐文宗曰曾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
夫過耶李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長不
逢時也晝短苦夜長閒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臣願
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強國其庶幾乎又
古今詩話王右丞終南山詩說者以爲譏時宰詩云太一近
天都連山接海隅言勢位盤據朝野也白雲回望合青靄入
平無言徒有表而無內也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言恩澤
偏也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言長禍深也又謝疊山詩得

註常熟州急物滁州西澗絕句下云幽艸

可謂善說詩者矣

南村外史傳

南村外史者丹丘人名宗儀字九成姓陶氏性迂懶不治產及不能廢居為業放浪三吳者三十年與人言若甚訥或遇事輙極論是非曲直雖權臣亦不少借人由是憚之嘗習舉子業晚悉棄去曰是不足成吾名吾又嘗師古人而世之所好非吾之所工宜其不入繩墨也吾又焉能舍其所工求合世之所好與兒童角短長於一日哉姑務其大者乃去之雲間之泗水上有田壘築州堂以居閉門著書自號南村外史凡見聞所及必錄而識之耕暇則課家僮灌花蒔菊與野人方士飲酒為樂好讀莊老書而於黃庭內景一經好之尤篤以為廣成子所告黃帝長生之道要不出於此蓋其蚤負經世學而行與時忤久而益困故折而從彼以釋其抑鬱無聊而已所著書有四書備遺二卷說郛一百卷南村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廣蒼蕞八卷皆苟卿廢居蘭陵嫉濁世之政因推儒墨道德行事興懷著書數萬言今外史亦有苟卿之志哉觀其所述聞博該備知不沒　與州屬木弊無疑也於此可見科舉取士不足盡天下之才而老於大山長谷者何可勝數然皆不能有所著以自見於世知外史者悲夫

右南村外史小傳攜李貝闕之所譔也予讀松江誌因為錄之

杭士甲第

自我　明

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開科取士至今日新月盛大學雖有題名記而人不得盡觀除

國初年遠不能備考者不敢妄錄今將所可考者自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杭士登名黃甲者錄以補杭州府誌之未備云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

沈森錢唐　沈玄錢唐　求穎富陽

洪武三十年丁丑

施誼仁和　沈良仁和　周綖於潛

洪武三十三年庚辰

蔣驥錢唐

永樂二年甲申

周文仁和　曹景暉海寧　孫子良海寧　沈升海寧

楮讓仁和　吳惇錢唐　徐觀臨安　潘中錢唐

張伺仁和　曹潤錢唐　曹彥昌海寧　李約仁和

湛礼錢唐　倪文質錢唐　高韡臨安　高才仁和

何灝 仁和　俞益 臨安　俞禮 海寧

永樂四年丙戌

孫迪 錢唐　何 仁和　吳禎 仁和　彭清 錢唐

永樂七年己丑會試

車駕巡狩北京停　廷試明年庚寅十一月甲戌還京九年辛卯春　廷試

洪鉉 臨安　周鍵 仁和

永樂十年壬辰

潘勤 錢唐　胡敬 仁和

永樂十三年乙未

王懋 錢唐　陳鏞 錢唐　袁璞 新城　畢昌 仁和

萬完 仁和　俞聰 仁和

永樂十六年戊戌

朱瑛 新城　夏時 錢唐　姚觀 仁和　孫景名 富陽

木訥 錢唐　王宣 錢唐

永樂十九年辛丑

陳浩 錢唐　于謙 錢唐

永樂二十二年甲辰

王珉 錢唐　嚴恭 仁和　林英 仁和　鄭厚 仁和

謝衡 仁和　丁讓 仁和

宣德二年丁未是科惟先府君暨先世父聯榜故名聯壁

先府君珙 錢唐　先世父璟 錢唐

宣德五年庚戌

揚寧 錢唐　遲端 仁和

正統元年丙辰

相佐 錢唐　蔣忠 錢唐

正統七年壬戌

張瑛 錢唐　章文 臨安

正統十年乙丑

夏時正 仁和　子和 仁和　姚指 海寧

正統十三年戊辰

沈敬 仁和

景泰二年辛未

朱鏞 仁和　唐泰 仁和　王獻 仁和　江玭 仁和

童緣 錢唐　吳誠 錢唐　章晃 仁和　彭信 仁和

景泰五年甲戌

王鉉 臨安　何琮 仁和　沈富 錢唐　王欽 新城

李昂 仁和

天順元年丁丑

徐綺 餘杭　陳綱 錢唐　揚壽 錢唐　張祚 錢唐

天順四年庚辰
鄭環 仁和　汪諧 仁和　淩𤥨 新城　孫佐 仁和
邵琮 仁和
天順七年癸未是年禮部貢院火不能竟考明年甲申春
始第進士
錢鉞 杭州前衛軍餘　張珏 錢唐
成化二年丙戌
李琮 錢唐　吳俊 錢唐　嚴裕 仁和　孫安 錢唐
葉稠 富陽　任英 錢唐
成化五年己丑
張晟 仁和　沈銳 仁和　周玫 仁和　包讓 錢唐
成化八年壬辰
金源 仁和　陳讓 錢唐　汪麗 仁和　樂宗茂 仁和
成化十一年乙未
洪鍾 錢唐　吳欽 仁和　張本 錢唐　吳綱 仁和
徐寬 海寧　潘威 錢唐
成化十四年戊戌
沈繼先 仁和　陳震 杭州前衛軍餘　張耀 仁和　錢鏞 仁和
江瀾 仁和　錢鑑 杭州前衛軍餘　徐礼 餘杭　吳雄 仁和
宋礼 錢唐

成化十七年辛丑
張鎰 錢唐　陳良器 仁和　陳潤 臨安　莫立之 錢唐
成化二十年甲辰
狀元李旻 錢唐　祝萃 海寧　許綸 錢唐
盛雲 餘杭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
丁養浩 仁和　朱惠 錢唐　鄧公輔 仁和

幾緉屐

晉阮孚好屐或詣之見孚正自蠟屐嘆云一生未知當着幾緉屐又諺云一口不能兩匙故宋范石湖 成大 丙午新正書懷云窮巷閉門本閑然独將爆竹聒增前人情舊兩非今兩老境增年是減年口不兩匙休足穀生能幾屐莫言錢掃除一室空諸有龐老家人挽鮮擇益用其事也至如山谷詠猩猩筆詩云手生幾緉屐身後五車書乃言猩猩事借其語而不用其意是又奪胎法也

明語詩

詩史余 靖 尚書使虜為明詩契丹愛之再往情益親余詩云夜筵設羅臣拜洗兩朝厥荷情斡勒微臣稚魯祝若統聖壽鐵擺俱可忒虜舉杯謂余能道此為卿飲余復舉之虜大笑遂為酬觴蓋設羅侈盛也拜洗受賜也厥荷通好也斡勒厚

重也稚魯拜舞也者統稲祐也歇攞嵩高也可忒無極也皆膺語漢史記䇿本白狼詩語漢則悑羌語則否其實與人先作詩及用羌語譯出如余詩真胡語也

玉髑髏

王銍默記載晏元獻公殊守長安有村民富財云素事一玉髑髏第兄異居欲分為数片元獻取而觀自頰骨左右皆玉也環異非常見之瞿然嘆曰此豈得於華州蒲陵縣泰陵乎民言其祖實於彼得之元獻因與僚屬言唐小說載玄宗遷西内李輔國令刺客夜携鐵椎擊其腦作磬聲玄宗謂刺客曰我固知命盡汝手然葉法善勸我服玉令我腦骨成玉法善勸我服丹今有丹在腦刺客因取丹乃死又孫光憲續通錄云唐玄宗將死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爆然有聲視之崩矣亦微意也然則此乃真玄宗之髑髏也因潛命瘞之泰陵云攷宋無高力士詩云将軍謫去上皇危玉髑髏傳日角奇若使老奴居內侍控頤那得有金椎肅宗之罪著矣或云肅宗知祖乙之死可驗其非虛語也

宋太后賢

植杖閒談元豐己未歲御史府論東坡詩文謗訕特致有旨赴臺根治時東坡知湖州臺吏追攝浙西之民往往追逐擁號武酥錢諸寺觀作餅厄齋熙事聞光憲宣仁兩宮皆為坡憂之時神宗怒甚莫知所申救因諭小黄門密伺臺中有蘇文字至帝所亟來報有者不俟旅牒旋以節状來一日帝閱状小黄門密聞二宮后往見帝因前問所閲帝具以告二后皆投涙不已帝曰太后不須以軾故如此朝廷必自有常憲光憲曰老婆子非為軾也見官家語及軾姓名因感思仁宗耳嘗朝退召老婆子飲酒笑語歡甚不類平日心竊怪之問所以然仁宗曰汝不知我耶今日放貫良榜又為子孫得兩國好宰相大者蘇軾小者蘇轍也適聞其名感當日事故不覺哽咽耳神宗爲之動自是制獄漸寬東坡得不死矣予惟兩宮河賢知之

雉朝飛

楊鐵崖原夫雉朝飛操自序畧云雉朝飛多措牧犢子之作據楊雄所記則衛女傳母之所作也衛女嫁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傳母令且往當喪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傳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塚上鼓之忽有雉出墓中飛起故其操以免予以牧犢之嘆不知衛女有關世教為賦以補樂府之缺操云雉朝飛一雉挾一雌雉死雖誓黄泥歸衛女嫁齊子未及夫與妻青縞褶素結一死與之齊人言衛女蕩且離烏得塚中有雉飛琴聲鼓之聞者悲鐵崖是作端可以洗樂府之陋矣

詩可圖屏障

倦游録柳如金塞上詩云鳴骹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馮太傅瑞謂坐客曰可圖於屏障信然

放翁述懷

陸放翁（務觀）述懷詩云捫君豉隱兩經秋小院孤燈夜夜愁名酒過於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荊州溪山勝處身難到風月佳時事不休安得連雲車載釀金鞭重作浣花遊頷聯盖用蘇秦吹玉薪桂因鬼見帝之意何四美之難并也歟

素問

宋聶吉甫（漳）言素問既非三代以前語又非東都以後之文惟西漢司馬遷劉向有其辭而無其義吾斷斷然以為淮南王安之所為後世必有以予言為然者

攜卷詠犬

菊莊先生嘗為予誦攜卷詠犬畫詩云駿馬隨聲走獵場曾雞作伴入仙鄉是誰學得聲音似只許韓家諂侍郎子又往年見有人題畫雞詩結句云度關惟有田文客學得司晨第一聲句同一機惜忘其名氏云

晚節知幾

湘山野録孫集賢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已及引年大書詩于廳壁曰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李見素陳從皆朝廷差致仕者題畢拂衣而往比詔下公已歸矣

兩山詠蟹

沈明德（宣）號兩山吾杭仁和人天資穎敏文辭贍富早與海觀齊名嘗有詠詩蟹云郭索橫行逸氣豪秋來興味滿江皐玉缸十斛酴醾酒不待先生賦老饕豪俊可愛

古郯徐伯齡延之纂

火神廟記

杭州教場在郡城西北隅成化甲午鎮守浙江司設監太監
李公義重脩葺之於講武堂後仍建火神廟求戶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知　制誥兼　國史
經筵官眉山萬公安為文以記云杭州火神廟在郡城西北隅
教場講武堂後廟舊未有乃鎮守司設監太監李公所創既
成俾来為記於予或曰火有神乎曰有之五行在天地間佐
元氣以成化包六合而無際亘萬古而不息故曰鬼神之為
德其盛矣乎夫所謂鬼神不外乎陰陽五行而五行之火乃
陽之精也自火而論之根於四德則為亨發於四時則為夏
列於八卦則為離形於五色則為赤戍於五味則為苦凝精
於天則為熒惑脩靈於地則為衡霍在十幹則為柔兆躔在
十二枝則為大荒落数燧人瀽其秘而發其原祝融司其
職而衍其流或鑽木而生或擊石而出或猛火油得水而
發或水晶艾燧日而起人徒見其切於日用者烹爨而已鼓
鑄而已殊不知用之於兵器者為礮為銃為鎗為箭與夫火
禽火獸雀杏之類蓋造化之精靈極人事之機巧其有功於
國家武備最大且要夫天下之物莫不皆有神司之况司火之
神乃盛德之神乎浙江為天下雄藩李公悉心練武以固保
障凡諸火器皆造如式乃德司火之神思報其功故治神樓
如此經始於成化甲午之秋九月落成明年之冬十一月有
堂有廡有庫有庖像設彩繪既具既妍歲時祭祀必嚴必潔
故繫之以詩以侑享曰維火之生維陽之精賓於民用尤利
於兵神礮神銃神鎗神箭其迅如雷其熾如電我奮英稜以
摧不迭寇攘姦宄靡不就擒　國威既張醜類以滅永寧邦
家維神之烈歲丁酉立石廟下

伍奇

詩史伍奇張有少相友善張為翰林學士眷寵優異伍為歙
州通判作詩寄張戒去傲因張遊宴特技之一日張與僚友
近卯會議散甚傲技詩詩云不知何處好消憂公退携壺即
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幕夢魂長逸帝王州黃山向晚盈軒翠
黟水含春遶郡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張得
詠動容久之為言於上召還為考功員外郎

顧菴詩

永樂間國子祭酒顧菴胡先生儼若思南昌人幼嘗得道園
虞雍公文法以故詩文獨步一時　寧藩為之序其集謂其
壯振師道而傳古人作文作詩之妙亦有所見而云耳嘗與
纂脩性理五經四書大全之列蓋自曾王二學士而下獨公

為众称當時有題環清樓云螺川一碧遶滄洲洲上蕭郎起
畫樓拄若雨晴紅日晚蓼花風冷紫霞秋閒來憑幔通江燕
醉後凭闌看野鷗亦有高樓臨會府西山南浦思悠悠月夜
獨酌云萬里無雲碧落高月明如水見秋毫銀河斷雁衡來
過錦樹驚烏向夜皐囬下盡盈看露菊樽前案髮斷霜螯醉
來悟得陶然趣妙理鄰將付蜀醪讀莊子云漆園高蹈百無
憂一念灰來萬事休世俗等閒珠彈鵲人生空自壑藏舟能
經未若虛無守蝶化還從混沌遊龐几嗒焉吾喪我形全精
後更何求秋日漫題云新秋病起倦支頤試捲珠簾強賦詩
獨愛頹含分往分靈夢鄰嘆問耆龜并積塵業塵情早雜葡
藏花木覺遲萬里碧天清似洗一樣涼思看雲移題兒元鎮
畫絶句云雲林芳草木南宮落筆亦高起俗蹤來往五湖三
卯上畫船秋水看芙蓉雨餘江上數峯青落木滿滿鴈在汀
錦瑟一彈秋月白碧雲深處有湘靈琴歎十六章今摘其十
其一重華被袗衣二女裸且衣泠泠五絃上彿彿來薰風其
二猗蘭被谷風河水美洋洋龜山無斧柯天道終茫茫其三
關雎前國風登歌諧八音如何房中曲幽幽多楚吟其四槐
侯聽古音端冕惟恐睡鄭衛奏新聲欣然不知倦其五師涓
溺清角師曠鴨清角白雲從天來風雲震寰宇其六長卿二
詞賦浩蕩追遠道嗟嗟臨邛曲褻俚等俳優其七爨下焦桐
死價重千黃金一落文姬手歸作胡笳音其八棗樹懷赤心
其外多棘枝博勞徒實吳長空歌何得脂其九耿耿別鶴操悽
凄難朝飛嗟哉髮已白不寐空攬衣其十御風神浩浩化蝶
夢悠悠獨有離騷古孤臣淚不收將非嘲吟風月而已

明妃曲

顧菴月麓涵若思明妃曲云胡地皆草白琵琶多苦音獨留
青塚在直是漢恩深得少陵之意矣存齋羅先生守吉有絶
句亦云獨抱琵琶淚滿襟胡恩毒比漢恩深他年塚上青青
草總似寞雖一片心至如王介甫則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
生樂在相知心即此可見不忠甚矣雖然西漢之失天下不
在胡虜而在蕭牆之內也當武宣之時闢地萬里重譯而至
王者不可以杖討出師破敵之威前古所未有呼韓郅支稽
首闕下元帝苟能奮武宣之餘烈懷遠安邇施御戎之大策
因其來朝絶其請婚和親之議豈不為有漢宗英哉夫何以
優柔儒怯之才竟使紅粉遠嫁身叉宮闈而從畫工不知禍
由聚麀之妃后外戚累世擅政馴致釀成新室篡竊之變千
古不能無憾焉故予詠明妃亦有鄙句云契青延壽誠堪罪
何不先囬王政居坐是故也

當家故事

王鏗四六話庸鄭準牛為荊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為

代作乞歸姓表云名非霸越浮舟雖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称於張祿其後范文正公隨母冐姓朱以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用之云志在投秦出境遂称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効於陶朱議者謂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

戶羽生傳

予友慈谿周克敬名旋亦號存齋以明經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擢南京戶科給事中未第時講教吳興之餘不佞予同窗卯數年知其善詩文尤工古選嘗書扇作戶羽生傳云戶羽生其先出於孤竹君之裔避秦亂偕徐福入海島因於扶桑之區漢興臣順入中國令人輩出世濟厥美有爲王司徒障汚壓者有佐范魯公去吏者有棄官家居而見歡於班婕妤者惟趙宋時一人隨邵康節也倚雖擅清凉而不肯協心李顧忠以致賣歸表律大爲特義所鄙要之亦非其咎也其後子孫散處四外族屬甚衆惟居金陵及閩中者尤著至生昭百葉于茲矣生性簡質承先世統緒之習好衣褚衣骨格挺挺然猶介蓋含性與銅山君之幼子及角氏子訂盟爲交凡其卷舒之機括皆二子爲之主也生又長於簸弄之才與之友者往往挹其清風而敬之皆称之曰清風先生戶羽其別號也生嘗不爲世用擯之滕子之國處陋巷衣冠襤褸形容槁悴人或憐而欲起之則堅持不可曰吾固知當出此非其時耳遂退處窮隱要知也迨夫大明當天朱夏啓運生乃自奮曰出處貴以時龍祿嗜進者爲貪貪不可也肥遯忘世者爲固固亦不可也今遭明際會吾將出而爲國播仁風蘇世之勞煩矣乎遂彈冠曳履而進漸見親幸已駸駸於掌握之地矣昔蘧瑗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懷宜乎稱爲君子若生殆能踵其遺芳者乎又自跋云昌黎公作毛穎傳奇崛卓越後人慕之往往步武有作區區薄技焉敢效顰第以懷志未遂欲東將來發故寓筆以自見耳又題扇云雲鵬搏九溟鶤鵠擇平原大小雖有殊各已完其天人生百年期彼忽浮漚然百年貴適志胡爲形所牽麟閣存虛名負郭遺荒阡紫華竟何爲愴然哀昔賢又寄寄于閨情詩云弄晴夏日遠

花明雅起銀屏涵手醒試上小樓舒倦眼陌頭楊柳爲情
雙鬟浅印翠痕微閑步荒苔出竹扉小徑愛看飛蛱蝶不知
花露濕春衣非尋常章句叢塲屋者可同日語也

擬宮詞

古人與題閨怨宮詞去婦等詩皆非直述景物敘事悲愁哀
怨而已其間特寓孤臣孽子淪落失志良志士與時不偶憤
不敢忘忠以寡妻怨女因事感懷以伸其情耳葛谿楷名父
子曰火有文名聰悟穎敏爲一時同門所推許以明經領成
化丙午浙魁登丁未進士第嘗擬宮詞作一年景凡唐律
三十三章錄以寄于茲技其尤者識之其春日宮詞云因人
天氣日遲遲宮院深沉午漏稀簾襯綠痕芳草滿水流紅感
落花飛一織消息閑無錄萬疊愁懷盡倚屏最是平生心性
舜惜春常是怕春歸其立夏宮詞云一春長只怕春歸推夜
春歸總不知愁綠慾紅空有恨塵香粗粉總成悲杜鵑哭處
雲迷月蟀蟈鳴時水滿池日給金錢三百貫從今何處買花
枝其秋夜宮詞云丁當鐵馬屋東西一曲悲歌意萬重總有
長愁隨髮白也無佳句寫霜紅絲雲縹渺通三島明月嬋娟
照大宮催織不知人意嬾迭將終夜泣西風其除夕宮詞云
院院燒燈夜不眠屠蘇分歲啓芳筵儺君已進金吾伏守夜
特聽玉漏傳數扇香薰芸葉船蓮臺風定燭花圓明朝早上
長生殿共祝 皇國億萬年其忠愛藹然溢于言表

崇安柳七塚

柳七名永字耆卿崇安白水人長於詞藻蜀公嘗曰仁宗四
十二年太平鎮在翰苑十餘載不能出一語歌詠乃於耆卿
詞見之仁宗嘗曰此人任從花前月下淺斟低唱豈可令仕
宦遂流落不偶卒於襄陽死之日家無餘財羣妓合金葬之
于建安南門外每春月上塚謂之弔柳七

尸字

明皇雜錄敵頭幼特京兆尹訪其父環既去環命頭詠尸字
即應聲云玉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捷
如此

散人稿

先府君由宣德丁未狀元爲倫榜進士第兄弟同科時號熙
璧啟遂以爲字歷官太僕丞晚守湖南之寶慶無何值部使
者有私憾誣以非罪爲群嘗所陷謫爲塞外民天順改元與
例隊許得白有復起之 命以疾卒于京素有文名所著詩
文甚夥有西湖散人稿六卷已壽諸梓多散以來收之隨寓
及衰還抵臨清爲閘水衝激舟覆僅得鼓搖行李委失於洪
流因憶幼侍書室嘗誦題壁二詩云仔識自是人無聞先己
能令衆所歸半點浮雲須淨掃一規完月更光輝紛韓轉利

從他援專靜工夫不我違如此路頭方入道賴何人也亦堪希力學必須全志篤為人端在立心高踪歐文楽海天闊奎杜詩名今古豪青史千年須尚友樸亶十載要辦勞果然進步希前招未必然教困華茅論交詩云交游誰似古人情吝夢秋雲未可憑海誓不援徒況覺寒雅有問但屋名陳雷義重論膠漆膏脆貪交托死生此道今人棄如土歲寒惟有竹松盟題畫眉鳥云野惟從來不受羈隨聲百轉任高低也曾鎖向雕籠鬪不及林間恣意啼枯荷鶺鴒圖云秋色荒涼景物殘池荷半老水生寒鶺鴒好似人兄弟不暫分離赴急難用錄以存予澤云

子鄉圖

浙閩公子王景登嘗出子鄉牧羝圖筆力精勁用墨濃淡適宜誠宋人之絕筆也詩凡數十首皆寓德正統間猶紳爭輸卷後一絕乃東吳夏問所作卷中之詠無然出其右其詩云不將漢節換胡塵十九年來萬里身誰道白沙黃草外牧羊原是牧麒麟後隨常綬而路絞徹者其可以語此助

評花

錢唐功言予嘗評花品以梅有林下之風杏有閨秀之態桃如倚門市娼李如東隣貧女

王霞卿

進士鄭殷彝旅遊會乱寓唐安寺見粉壁有題云瑯琊王氏霞卿光啟三年暮春二月登于是閣睹軒檻悵覩物增悲雖看嬌嬈之花但此淒凉之色時有輕絹捧硯小玉觀題詩云春來引步暫尋幽愁見風光倚寺樓正好閒懷對媚月雙眉不展自如鈎鄭生和云題詩仙子此曾遊應是尋春別鳳樓頫得從來未相識免教錦帳對銀鈎霞卿乃邑宰韓藹自京師挈之仕所書遇暴寇而卒鄭生愴然詠之時霞卿竟歸從而不見焉但今紗角婢子輕綃持詩答曰君是曾折桂身聖朝方切用儒珍正堪西上文場戰空向中途泥婦人鄭得詩大慚而退

女人詠史

宋朱淑真錢塘民家女也然所詞偶非其類而悒悒不得志往往形諸語言文字間有詩云鷗鷺鴛鴦作一池誰知羽翼不相宜東君不與花為主何事休生連理枝所著有斷腸詩十卷傳於世王唐佐為之傳後村劉克莊嘗選其詩若竹搖清影罩幽窗兩兩時禽噪夕陽謝却海棠飛盡絮困人天氣日初長之句為世膾炙嘗賦詠史詩云筆頭去取萬千端後世後他恣意褒王伯謾分心與跡到成功處一般雖非婦人可進嘗時趙明誠妻李氏號易安居士詩詞尤獨步縉紳咸推重之其綠肥紅瘦之詞與人與黃花俱瘦之語傳播古今

又寵柳嬌花之言為詞語所賞識脂奩朱子云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詠史詩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以是方之淑貞似不及也然易安晚年失節汝舟而為其及日至與綦處厚手劄言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才而淑真怨形流蕩至云欲將一卷傷心淚寄與南樓薄倖人雖有才致全德寡矣

葡萄詩

僧溫日觀能詩善寫葡萄精緻不俗世多寶之予一日於友人處觀其大畫四幅而皆有題品其自作也格律不拘率意而就惟記得一絕云曾向流沙取梵書卓龍珠帳滿征途輕包短葉難將帶記得西風月上初言不盡而意有餘堪膾炙也

鐔精雋卷之十四

凡十五事

在鄭徐伯齡遵之纂

十宮詞

高太史季迪有十宮詞十絕體詠精奇規諷切當識史鉞也因錄以備遺忘其吳宮云芙蓉水殿響廊東白苧秋來不耐風教得君王長夜醉月明歌舞在舟中楚宮云雨去雲來十二峯諸宮樓閣暮重重細腰無限空相妒不覺瑤姬夢裏逢秦宮云宮闕驪山靜管絃翠華遊狩去經年掖庭無用忌雞報顏上蓬萊採藥船漢宮云酒醒金屋曙河流傾貼銅盤一滴秋他日君王作仙去瑤池猶幸得同遊魏宮云翡翠明珠入貢頻承恩長占鄴宮春至尊莫信陳王賦那得人間有洛神晉宮云盡日南風水巻簾羊車去後玉階苔誰知天上無人到亦有城南小吏來齊宮云貼地黃金襯錦羅苑中市罷合笙歌有人解識西京賦添得樓臺火後多陳宮云春風三閣綺參差狎客爭陳璧月詞幾度醉濃嬌不起景陽樓上晚鐘時隋宮云五斛青螺一日銷迷樓深貯萬妖嬈衆中誰解留車駕風浪如山莫渡遼唐宮云玉笛聲殘禁漏長雲屏月帳醉焚香五王宴罷皆歸院大被空閑一夜涼

唐詩命意同

鑑戒錄劉夢得有望洞庭詩雍陶有詠君山詩語異意同劉

詩曰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似磨遙望洞庭山水色
白銀盤裏一青螺雍詩曰煙波不動影沉沉碧色全無翠色
深疑是水仙梳洗處一螺青黛鏡中心李山甫秦韜玉皆有
貧女吟意亦相類李詩云平生不識繡衣裳閒把金針亦自
傷鏡裏只應諳素貌人間多是信紅妝當年未嫁還憂老終
日求媒即道狂兩意定知無說處暗垂珠淚滴瑤琴詩云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
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鬭畫長最恨年年
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李三甫又有石頭城即事詩有
詠南國英雄其意亦同李詩云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
不到頭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
敵秦把金湯豈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苔烟草石城秋李
詩云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興亡盡此中有國有家皆是夢
為龍為虎亦成空殘花舊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弔謝公爭似
霸圖何物在石麒麟沒臥秋風王摩詰雲母帳胡令能繡障
亦佳句王詩云居家雲母障持向野庭開自有山泉入非關
彩筆來胡詩云白日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來桂
向春園裏引得黃鶯下柳條

元人竹枝詞

元上饒熊進守元脩作詩幽深嘗作西湖竹枝詞云銷金鍋
邊瑪瑙坡年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
春羅杭西湖方家南渡盛時綺羅錦繡遍舫笙歌遊人士女
日費千金時人目為銷金鍋故云瞿存齋宗吉詩云野鳥啼
殘航布袴好花開到剪春羅蓋本於此又唐子華多棣吳興
人有竹枝詞云門前楊柳亂飛花第一橋邊第一家馬上郎
君休換彈柳枝深處有慈鴉可謂長者之言也

望海潮

孫何帥錢唐柳永作望海潮詞贈之流播金國完顏亮聞三
秋桂子十里荷花遂啓投鞭渡江之心時人有詩云誰把杭
州曲子謳荷香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
里愁南渡駐蹕留連為歌舞之場遂忘中原恩讎本以不同
永詞啓之耳悲夫故君子言不可不慎也

香奩集序

先正瞿存齋先生宗吉嘗詠女故事三百絕名香奩集前百
首為香奩百詠次百首名續詠又百首為新詠引用深僻諷
刺切實讀者不能爲考每遇事而病焉予嘗為蘭莊先生言
之先生乃命為之訓詁但不揣僭妄承命者註閱三月而稿
成凡所引書千有餘日友人海觀先生張天錫為之序云香
奩兒女之事訓詁記問之學去聖人之道遠矣然而昔著金
夫不有朱子釋之曰若秋胡之為者豈聖人亦近兒女

而朱子亦但訓詁杷間為我是不然男女居室天地之大義
也歸之正者天不歸者非天歸不正者亦非天或正以勸也
或不正以誠也或正而不正以警終也或不正而正以謹始
也或無而有念不可因也或虛而妖亦不可不正也嗚呼不
有作者知所因其誰不有註者知作者其誰毋謂事涉兒女
毋謂學盛訓詁終語之曰思無邪作者誰體禘宗吉甫註者
誰徐伯齡廷之宗吉事在人耳因廷之乎文博學強記天文
地理無不通尤精音律字義茲蓋其一長云

詩見所處

歐陽公曰詩原乎心者也富貴愁怨見乎所處江南李氏擬
富者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
步縐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簫鼓奏
與特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其奥見劉斧青瑣摭
遺云

宋詩家數

宋詩變而為數體有九僧體學晚唐即晚唐體也九僧乃希
晝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惠崇宇昭懷古九人也又有香
山體學白樂天又有西崑體祖李義山目楊文公億首與劉
筠變宋初詩格組織華麗蓋一變晚唐詩體香山詩體然歐
公亦不非之而服其工雖張乖崖亦學其體二宋尤深入者
如蘇子美梅聖俞並出歐公之門蘇近老杜梅近王維而歐
公直假昌黎東坡路合太白惟山谷合老杜后山宗其藩而
學焉遂名黃陳號江西派如晁君成詩當黃陳未出之前自
為元和間唐詩乾淳間又有尤楊范陸四臣學詩之四大家
尤謂廷之楊謂萬里廷秀范謂成大至能陸謂放翁務
觀也又有永嘉翁卷續古西巖集號靈舒徐璣文淵泉山集
號靈淵徐照道暉山民集號靈暉趙紫芝師秀天樂堂集號
靈秀謂之四靈體業水心適以文為一將宗用不工詩而永
嘉四靈從其說改學晚唐詩宗賈島姚合乞島合同時漸染
者皆依時取給用號名於時初學之者不能有所加日益下
矣名曰厭倦江西離落而盛唐一步不能少進天下皆知四
靈之為晚唐而鉅公亦或學之劉潛夫初亦學四靈後乃少
變務為放翁體同時有趙庚仲乃亦可出入四靈小詞又慶
元嘉定以來有江湖詞客如龍洲劉過改之石屏戴復古式
之壺山宋謙父自遜阮梅峯秀實林可山洪孫花翁惟信李
春高菊磵九萬劉工村潛號江湖體杭書肆陳宗之刊江湖
集後村南嶽稿亦與焉紫陽方虛谷咸不重之以為輕俗同
時稍後有梅屋許棐者賦墳梅紅梅同執詩云前番元從痩
嶺分兩般標緻一般春淡妝西子呈嬌態黃面瞿曇現小身
不受胭脂傘檳王黃來尋醉攔飲永人只愁苑櫚香狼籍挑李

如何接後臺臺谷方回謂其第二句不勝其俗三句愈覺其俗此江湖詩所以難選云

宰相牙郎

牛羊日曆云寶曆中李愿太尉晟之子也早以勳蔭入仕累任方面性甚奢豪而多內寵晚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字之曰貞珠意取於李倫綠珠未踰於此及愿年老貞珠名轉著乃隸於親交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愿今老矣乃家藏一女寶冒不上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文者若登徒子能狀其妍艷求一表以進吾無恨矣其所親乃未表於楊漢公漢公辭不能文乃言於虞卿卿卿欲自固之曰勇一見俾吝然誌在吾目然後可以操文愿從之虞卿一見此姬恍然自失自度救不可得乃詭於僧孺孺孺方持國柄且曰愿欲何求吾能致之亦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決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意若計取之焉焉得也乃薦漢公為行人曰是子掉三寸舌能為人五臟僧孺然之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空欲貢一妓識者之乎愿曰然漢公曰竊為司空危之愿驚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主上春秋漸盛後宮如西子者數千司空更以一貞珠投之何其擲一米於太倉乎若貞珠承寵上國聖意勢傾六宮必責司空久自寵愛歷年不進將至罪怒進退思之乃為司空危矣愿默然曰奈何漢公曰大凡尤物必能禍人貞珠進與不進恐終與司空為禍然而外竊知司空欲進此妓久矣一旦寢之人必謂司空惑溺而未能捨也為司空計莫若別與一人愿曰誰可與者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久矣司空不過求大鎮莫欲求天心不若持與牛相相相得妓司空得鎮不亦可乎愿乃甚悅乃以貞珠歸於僧孺漢公遂為狎客以貞珠為賞心之其雜公卿候謁四方有急切要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師號虞卿為宰相牙郎蓋由此也

王戩生

宋太史廬龍門子王戩生云王戩生與三烏叢臣朋王戩生曰吾儕宜自勵異特立朝勢人之門足無踐也三烏叢臣曰此子切齒腐心盡擯諸王戩生喜乃歃血指曰二人同心毋徇利毋訹有位毋負儉廠士而援其行有違此播明神殛之居無何共仕於晉王戩生獲申前指三烏叢臣曰言猶在耳何敢忘也特趙宣子得居諸大夫曰奔走其庭三烏叢臣既悔後恐王戩生知之又不得不往也鷄初鳴即去候宣子入門有尨生東榮者聚火照之則王戩生也各慙而退居子曰二子貪戀財其盟誠良及於登仕處變其初志何耶利害戰於中位勢欲於外故也士居子蓄於山林而壞於朝廷昔人之數其有感哉今新黨刻核多簡痛此條亦所遺之一也

精通物理

古今詩話江外有石人破之形色皆類月歐陽文忠公有詩蘇子美見之作詩寄之云我疑此山石乃為月所照着老蚌吸月月滿胎水產生星星入角形霞蟀石受丹砂白紅貫巖生美殁永叔見之曰此奇才精通物理者也

錢唐士女

元時錢唐士女曹妙清字比玉號雪齋善鼓琴工詩章三十不嫁而有風操可尚鐵崖楊廉夫謂觀其所賦竹枝詞可以識其人焉行書草劃皆有法度其事母克孝謹其竹枝詞云美人絕似董嬌娆家住南山第一橋不肯隨人過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簫鐵崖嘗有詩答之云紅牙筦帚紫絲纏雪水初融玉帶蠒寫得薛濤萱草帖西湖紙價頓能高王常敬重其家稅右也又張仲舉字思道善詩能音律晚居姑蘇之春夢樓號自然道人有竹枝詞云憶把明珠買妾時妾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獨在怕見花間雙蝶飛以詩觀之其操守固相徑庭矣而曾終乃處子之言公羊氏所謂猶有童心之謂也張則拳拳惟主執心不二其操亦可尚焉

詞證良善

楊元素學士跋温公西江月詞曰寶髻鬆鬆綰就鉛華淡淡妝成紅煙紫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　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元素跋云温公剛風勁節聳動朝野宜其全心鐵意不蓄吐軟媚語近得其席上所製小詞雅亦風情不羊由今觀之決非温公作此宣和間恥温公獨為君子作此托為其詞以誣良善不待識者而後能辯也

四時詞

海觀張先生天錫嘗於海昌轉塘祝士安家覿和存齋瞿宗吉先生剪燈新話渭塘奇遇記中四時詞四首甚豪俊予過士安因得予和之自愧形穢醜難勉副其意存齋春詞云

春風

夏詞云芭蕉

秋詞云鐵馬

冬詞云山茶

海觀和春詞云條風蕩雨不成雲黃鸝將子調新音

鬟質初會荳蔻胎芳心未展丁香結嬌柔懶起綠雲鬆日傳
花影來因歛春光醉人渾似酒呼奴一試龍團茶夏詞云堤
下小溪分燕尾溪上長堤如鴨背相經蓑笠在依松不定荷
心初出水傳針倭繡倦人時蕭郎去還來何遲日日倚闌傍
日力看得梁間燕哺兒秋詞云闌河穿漢西風緊滿地清霜
明月冷女牛有恨路難通河漢無聲夜氣秋丁東砧杵起隣
家髮雲倭理犀梳針梳來洗妝對明鏡玉容憔顇如黃花冬
詞云大冷金猊烟不吐因倚雕籠罷教鸚鵡詩將錦字托驚寒
欲結衣情怕鷓鴣張郎去後誰畫眉侍兒只惟梳妝遲天公
似憐人寂寞早傳春信來南枝予和春詞云滿院梢花凍痕
雲鬟起幽閨窗弄香白團巧試合歡羅繡停高綴流蘇結香
鬟亂攏雲鬆髮瑩肌搓袖紅暎紗短畫蛾眉自不得閑濃閨
南風餅茶夏詞云池波綠悲蜻蜓尾每楣紅面鸝鸚啼薇帳
籠烟沐若秋蘄罩細紋爭如水葉同年梳覺來時撲簷花影
日遲遲閑散金針作釣鈎戲拋香餌引魚兒秋詞云寒蟬聲
搗秋閒葉霜楓葉落吳江冷砌間慘切亂蛩悲月中綠珊瓜
鴻影高髻雲鬟學內家風釵半嚲鸞翅斜自照銀燈蘆以蝋
香篆閒過芙蓉花冬詞云夜永蘭堂燭花吐照影隔簾譜
舞倦久銀簧引鳳凰將將經卷數鶴鴣惜愁蘇抱搯雙眉玉
壺水寒更漏遲舞衣似鐵狀無寐將團瘦比梅花枝

四捌

雲溪友議宋邕初無令緒及聲詩名乃彰盧餘員外作擬贈
詩僧清江作七夕詩劉蕰州有恨作無恨句宋邕無恨作有
恨句盧詩云頓得達磨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上人
七夕詩云惟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虞州詩云細雨濕衣
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宋邕詩云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
宜向雨中看豈不為四捌也哉

放翁臨終詩

放翁陸務觀於宋嘉定己巳歲冬臨終易簀之際作詩云死
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
忘告乃翁愚謂是詩哉此老可謂沒齒不忘朝廷者矣較之
宗澤三呼渡河之心何以異哉

焞精偶卷之十五

凡九事

右鄭徐伯齡延之纂

廖處士

雅言雜載廖融字元素隱于衡山與逸人任鵠王正己凌蟾王元皆一時名士為詩相夢仙謠云琪木扶疎繫碧鄂麻姑夜宴紫皇家銀河旌節排溟影珠閣笙簫吸月華翠鳳引遊三島路赤龍齊駕五雲車星稀猶倚虹橋立擬就張騫搭漢槎退宮妓云神仙風格本難儔曾從前皇翠輦遊紅躑躅繁金殿暖碧芙蓉笑水宮秋寶箏鈿剝陰塵覆錦帳香銷畫燭幽一旦色衰歸故里月明猶夢按梁州左司諫張觀過衡山留詩曰未向漆園為傲吏定應明代作徵君家傳奕世無金玉樂道經年有興墳帶雨小舟横別澗隔花幽犬吠深雲到頭終為蒼生起休戀耕烟楚水濱融卒刺史何承矩葬之進士鄭鉉誌其墓

秦少游女

宋靖康間有女子為金虜所得自稱秦學士女道中題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讀者悽然曾求父為作秦女行云妾家家世居淮海佳海文名喧宇內自從貶死古藤州門戶凋零三十載可憐生長深閨裏耳濡目染知文字亦嘗強學謝娘詩女子未嬿稱博士年長來、逢世亂黄頭鮮甲兵入漢妾身亦復墮兵間往事不堪回首看一身漂蕩逐胡兒被驅不異犬與雞奔馳萬里何沙漠天長地久無還期北風瀟、易水寒雪花滿地經燕山千盃虜酒愁中醉一曲琵琶淚裏彈吞聲飲恨從誰訴偶然信口題詩句眼前有路可還鄉馬上竟迷不知處詩成吟罷更茫然豈意漢地能流傳當時情緒亦可令至今聞者為悲酸憶昔中郎有女子亦陷虜中垂一紀暮年多幸逢阿瞞厚幣贖之歸故里惜哉此女不得如終竟老死留穹廬空餘詩話傳悽惻不滅胡笳十八拍故宋元有詩云郎罷辭陰老淚潸黄金難贖蔡姬還看來山抹微雲恨直送蛾眉出漢關蓋閩人呼父為郎罷山抹微雲少游滿庭芳詞中語也

孝經序

近世教子知讀社學惟孝經一書為有益至如蒙求千文固非初學之可驟語其神童演詩又非所以訓子弟之事殊不知子弟當以先入之言為主今既令從事未習又安能使其求乎本而進於道哉況今之庸師俗儒率皆愚瞽之輩往、乃以唐明皇孝經授之舛謬既不能知何以訓諸來學此晦菴為之刊誤而深山董氏之大義所由作也元武夷熊勿軒先生為之序曰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頗亦相似學以大學為本行以孝經

爲先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祖也自克
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種而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
之序也孝之爲道蓋以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
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敘彝倫伊尹述成
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人紀之修孰大
乎是文武周公師是而行備見於記禮所載上而宗廟之享
下而子孫之保其爲孝蔵有加焉功化之盛至使四海之內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芽甲之微無不得所嗚呼二
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即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
綱解紐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
矣誠使天子公卿躬行其上凡禮樂刑政之具一是以孝爲
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一轉移間王道顧
不易易乎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於門人記錄之書也書
存而道可舉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治之來世今此經之可
考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攷別類註古文二十二章
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河間王所得顏曾本而劉向
之所參校者也要之出於諸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舊
文矣唐玄宗開元勅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并以
閨門一章去之卒啓玄宗無禮無度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
以爲外飾之所資仁義爲後來之兆有所不知所謂因心之

孝也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萌乎學之不講德之不修一至
於此極・文公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工易四書爲多至此
書則僅成刊誤一編註釋大義猶有所及噫人子不可斯須
忘孝則此經爲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
大義猶闕顧非一大欠事乎蓋嘗有志彙集諸家傳註以明
一經而未果一日予友胡庭芳挈其高弟董眞卿訪予雲
谷山中手携孝經大義一書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
董季亨父所輯也其書爲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而切實熟
玩之則義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謏聞所能窺者挨見明仲敬
爲刊之書塾以廣其傳此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
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滕五十里
國耳其君一用之至於四方草偃風動一時行動事班班有三
代之風學問之功用固如此昔武魏文亦天資之美者惜諸
臣無識不能有以啓善而充大之德蓋壞此經之廢蓋千
五百年餘人心秉彝極天罔墜豈無有能講而行之者誠有
以二帝三王之心爲心則必以二帝三王之教爲教矣仁人
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皆大德八年歲在乙巳陽復之月
前進士武夷熊禾序

三英詩

金華瀛洲錄天聖中禮部郎中孫冕選三英詩劉元載妻早梅詹茂光妻寄遠趙晟之母惜別劉妻哀子無立詹妻留夫侍母病趙母懼子遠遊公愛其才以取之早梅詩云南枝向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寄遠詩云錦江、工探春回銷盡寒冰落盡梅爭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惜別詩云暖有花枝冷有冰惟人發後卻無憑頹然離別苦相對挑盡漁陽一夜燈愁捿早梅詩青瑣媛遺作蜀郡閨紅梅荷鍾女仙所作殊爲無義味今作劉妻早梅詩是也大抵劉斧之摭遺所言多謬妄所載王謝烏衣國事先儒已論其非今孫公所選必有所見也

易淮海韻詞

詞話源流杭奴琴操性通慧善詩詞有倅車在西湖誤唱秦少游滿庭芳詞內一句云畫角聲斷斜陽琴操適在側曰畫角聲斷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之曰汝能易之否琴操即改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艸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棹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烟靄茫茫孤村裏寒鴉萬點流水遶低墻。銷魂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謾贏得秦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情處長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東坡聞而稱賞之

王稲婆傳

王稲婆高庭鄉裝婦也其先揣李人永樂乙酉水災携二哌哌絜身徙居耕織費傭工以自給且殖於刈穫鄉人壯其能因呼之爲稲婆比來年二十五今已七十二寓四十餘年雖貧賤困苦身無纖玷在人爲惟況思不可以利却此蓋外家曹氏云然嘗欲觀其人今年冬兩雪澀躪人家炊烟或不惄予方擁爐婁迎芙回他日兩請王稲婆者大子請試觀之傴形家色身無完襪嬰然者老卿揪予徐扣之曰妾夫褚姓也初妾與兄弟年十九歸婿于室用三載而夫死得子女二子始踰月父母憐早寡欲別謀之妾願守其息兼以家事終身弗敢怨也未幾父母違喪又二年大水作盧舍盡濟蕩子母子三口僅生至此將以依親而親已依於人矣遂傭工以食傭織以衣歲月既久幸而男女俱有室家已及見小孫女妾以爲老可分溫飽計天罰吉扺哭子男哭于婦而始無理身之地矣予聞惻然因調之曰人生少年快樂自取耳婆乃自苦若是得無悔婆謝曰罪君家念及此妾非惡樂而好苦恨薄命雖欲樂恐無往而不得苦也予又曰彼有孀居而守者以其家素饒也子壯且多也可以賴也婆無一於是曰顧不及不能改妾願也因具飯與米數升而去予感歎久之要日稲婆衆所棄夫予獨詳其出處而形諸歎何也予乃喻之曰子女子也本知爲婦之道且以子容華服飾耳目聰敏視

之固不啻如土苴彼之一心直恐予弗能至也非予弗能至
雖寒竹百亦未能至也予始得其心人倫之道立矣夫婦之
道備矣晏歧容謝之於戲三綱五常之道鑄在民心古今由
之不可一日廢也惟其教化不明風俗不振綱常一壞其流
至於夷狄禽獸之行矣先王以是重之其或出於死生喪亂
卓立自信貞有不可泯者方且殘其生覆其後混離天地卒
爲野猶餓鬼天道果何在哉王猶晏是已夫世之衣纓大家
聰明容辯或不幸不能不辱身者背其身者罪人也可衆人
慕之予可畧之衆人棄之予安得不記之以俟采風者此逸
菴先生徐勉仁之作也先生名恕甬東人博學能又高尚不
仕景泰間教授吾杭名門故族咸重之因逆居杭天性耿介
凡鉅室而不尚詩禮者雖致千金召之不往也迄今年九十
若而益聖隸寺大卿夏公時正嘗饋以穀固辭不受以無功
而恥於溷饕耳其所製作率關世教不爲空言觀其所著可
以知其爲人矣又有藝說云予嘗觀藝於剪帛綴華之工矣
剪帛之工持尺寸刀尺偃席爲几目與齊執剪錦爲伍切雖
綴其容帝舒舒爲供給與庠主人席上綴華之工恩且多等
踞偃俟目與趾及跂屨爲伍功雖逮其力常倍倍爲每給其
食而弗顧藝之勞逸論之高下有不待較也然而償工直獲
主利華工數倍於帛工矣大抵之爲藝也尚其逸則趨而帛

工苟其利則趨而華土然則將爲華工乎將爲帛工乎嘗
疑之後遇吳淞間親舉族公私之需日費千金騰踏喧鬧
以萬指工前之工者咸用而有之不出戶限視其供給無少
異焉視其獲利則又反是予惟詰其故或者解曰予知藝之
立於名有勞逸有上下而不知藝之習於人有勤怠有精拙
利侍不獨在其名亦隨其人何如耳呼剪帛綴華末藝也賤
事也細民也同其藝而獲利有不同同其人而高下勞逸之
不同此無也擇藝貴精而已矣雖然藝愈擇而精愈難獲利
愈緻一獲而至於不貲失致難而幾者百無一二焉藝每畢
而工毋爲獲利無理果獲而幾於毫末矣故易而建者十居
八九焉何獨是也舉天下之藝皆然夫士大夫學聖賢之學
者道德仁義也行聖賢之事者功名事業也使功名之業不
出於道德仁義如有智如良平功若管晏其功名之實不足
以傳於後世使道德仁義不徑於功名事業雖有孔孟之德
伊周之才其道德之澤不能行於當時是則道德功名譬之
樹表以測景泝流而求源體用一致初非二事也今兩謂學
而仕者無乃二其事乎志於道德者執方而或滯於事固窮
而或皆於時中心既寂時務錯迂人皆曰腐儒也此擇藝而
不精是猶帛工而欲得其逸焉事於功名者逞巧以求售在
道以狗人於道德實悲卒條功利人皆曰好男子也此精藝

而不擇足猶筆工而苟獲利焉夫如是故尚志者不自存趨
務者衰且毀民心以之而日偷風俗以之而日弊非人也藝
也勢使之習俗之然也然則如之何哉曰反之而已予觀二
藝者感慨士學之隨大抵藝不可不擇擇之不可不痛脫藉
而不獲歸於命因作藝說

宰相瑟

青箱雜記丞相劉公沆以義氣自許嘗作牡丹詩中一聯云
三月內方有百花中更無又述懷詩曰虎生三月便窺牛鵬
食寧能擇尾求若不去登黃閣貴使須來伴赤松趙奴頹禪
膝識楊恥羊狠狠食自合蓋三尺太阿星斗燦何時去取鍉
舞頭覽者皆知有宰相瑟

勝兒

吳秦伯祠在閶門之東每春秋市人細卒牲醴多圖善爲彩
與吳女以獻之時金銀行以粧綃畫侍奸作胡琴以從其執
勝於舊繪者名其爲勝兒蓋他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
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廟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
夢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
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伎藝精而色麗知吾子善歌故奉邀
作胡琴一曲以寵之生初頗不耐命酌人間酒一杯已醉乃
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還婆娑四絃攏撚三五
聲喚起邊風駝明月大聲嘈嘈奔淈淈浪蹙波間倒溟渤小
絃切切怨颸颸鬼哭神悲秋窣窣倒腕斜挑掣流電春雷直
戛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
年前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省胡塵暫蓬勃
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恣搪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
西京一時沒海內漢民皆入窟飲恨吞聲空嗚咽時看漢月
望漢天怨氣衝星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閒
卒河湟咫尺不能收輓粟推車徒兀兀今朝聞奏梁州曲使
我心神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拔人血次應聞于吟畢以
獻王召勝兒授之王之侍兒有妒者以金如意擊勝兒劉生
驚而寤歌傳于吳中永無有詩云吳俗祈忘泰伯祠爭圖嬰
爲獻新奇大王三讓周天下顛愛胡琴毀勝兒

陳太常

皇明正統間會稽陳惟成貢以教官舉爲翰林待詔累官至太
常卿精于唐律有知唐音行於世先人酷愛其作予嘗見其
爲陸與章賦石閣別墅排律云別業新成石瀨西靜中偏稱
此爲棲衆多僮好供灑事花落何曾起爲啼社鼓每隨紅杏
賤鄉家多住綠楊堤前村翠麥晴濤捲隔岸青山夕照低草
色繁檻春雨燕竹深門巷午晴雞鳥犢得飽知伸臥布穀催
耕向駿啼最喜兒孫知稼穡盡隨童僕事鋤犁嘉禾應瑞千

堇秀芳非成叢萬葉齊淅邑含夜儲雪粒頻香步武遍雲游
秋風若瓦盆中酒對尾何妨醉似泥他作皆類是

埤𥠖隽卷之十六

陳眉公訂正震澤長語二卷

（明）王鏊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秘笈本

震澤長語二卷內府藏本

明王鏊撰。鏊有史餘、已著錄。此本乃其退休歸里、
隨時筆錄記之書。分經傳國猷官制食貨象緯文
章音律音韻字學姓氏雜論仙釋夢兆十三類。鏊
文詞醇正。又生當明之盛時。士大夫猶崇實學。不
似隆慶萬歷以後聚徒植黨、務以心性相標榜。故
持論頗有根據。惟其辨累朝絲綸簿具存內閣、無
楊士奇私送司禮監事。焦竑筆乘嘗據以證士奇
之受誣。然考復辟錄載、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條
進、囊留閣中、號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奏收簿禁
內。徐有貞既得權寵、乃告上如故事、還簿閣中云
云。則鏊時所見之簿乃徐有貞所重取以出、未可
為士奇不送之證。其考訂間有未審。又欲於河北
試行井田、殊為迂闊。夢兆一條、篤信占驗、亦非儒
者之言、未免為白璧之瑕耳。前有賀燦然序、稱鏊
元孫永熙梓鏊所著長語紀聞及永熙父遵考紀
聞續卷郢事紀略、總題曰震澤先生別集。此本蓋
別集中之一種。然舊本別行、今亦各著於錄焉。

陳眉公訂正震澤長語卷上

吳郡　王　鏊濟之父　著

秀水　項燧先頑伯父

嘉興　沈逢吉吉甫父　同校

經傳

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煨燼之末孔壁剝蝕之餘然去古未遠尚遺孔門之舊公羊穀梁二傳出於子夏氏之學儀禮有子夏傳易有子夏傳而亡之詩序相傳亦云子夏作易傳於商瞿書傳於伏生之口孔安國又得

於孔壁所藏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蒼師荀卿者也左傳出於蒼家蒼亦有功於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是為魯詩根牟子傳荀卿子荀卿子傳大毛公是為毛詩是時諸儒掇拾補葺專門名家各守其師之說其後鄭玄之徒箋註訓釋不遺餘力雖未盡得聖經微旨而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之學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間有不可得而廢者今備見於十三經註疏予閑中尚有其緩好古者不[illegible]考也使[illegible]或[illegible]則漢

傳之學絕乎熄矣

余始讀易至繫辭傳曰大哉言乎天地陰陽造化之[illegible]至是盡矣非聖人孰能作之而歐陽永叔以為非聖人作何也讀至序卦雜卦乃若有疑焉若永叔之見而亦不敢為必然之論讀其[illegible]不集彼亦疑之謂有不合而強通之者余因是考之伏羲畫卦文王係辭周公爻辭共為一篇曰正經孔子於正經之後翼以十篇曰上彖傳下彖傳大象傳繫辭傳上繫辭傳下文言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經自經翼自

翼孔子不敢同於前聖也自商瞿傳至梁丘賀曰彖辭所以釋經乃分[illegible]各於卦之下[illegible]又移文言傳於乾坤二卦之後[illegible]之後經之系亂既亂正經又失十翼非後[illegible]諸儒多欲校定而不能蓋秦火之後易以卜筮獨存而十翼散在人間漢文帝廣文學十翼所存惟彖象繫辭文言至宣帝時河上女子掘冢得易全書七之內說卦中下二篇污壞不可復識十翼遂亡其二後人以序卦雜卦足之則二篇果非聖人作乎胡一桂翼傳

又謂聖人讀易超然意與之會而爲之辭豈常人尋
行數墨者比則亦未敢遽疑之也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謂其僞作擬於老佛
贊上之說其信然乎然其立論亦甚奇謂羲皇易道
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象而知吉凶後世易道不
傳聖人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着於辭便謂易止於
是於是周孔孤行不知有卦畫微旨學易者當於羲
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註脚下盤旋周孔猶謂之
註脚而況後世之紛紛乎今學者終年守傳註猶不

能明易而欲望觀卦象其亦難矣
魏王彥問關朗以百年之數筮得夬之革捨其
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再傳五傳從甲申（魏孝武之元作）王宅
戊申天下當大亂禍始宮掖（華六二將居中）有藩臣柄政
世伏其彊（宋）臣主俱屠（當有）當有二雄
舉而中原分（數守入秦東西魏）不識德而計權則舊
者先亡（葬以東魏先亡）辛丑之歲當有恭儉之主起布
衣而并六合必在西北夫平大亂必以武定北用武
之國也己酉之歲（東北）（開皇九年平陳）晚節末路有

紂之主出焉（煬帝）天下復亂道不終亡也必有大者
興（序次中）其後魏之亂自胡后始尒朱榮高歡宇文
泰分關隋平陳煬帝之世天下大亂皆如其占然則
左氏所載周太史筮陳敬仲知其後必將代齊史蘇
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懷惠之亂豈可謂誣乎
詩小序序所以作者之義而或與詩詞不應自宋以
來人多疑之未敢盡廢至朱子一切削去自諷其詩
而爲之說其意蓋其爲見也視古註亦簡切易曉可謂
有功於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詩必自命題借使亡焉

國史采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其人去之千古安知
微意所屬使今人爲詩不自命題則釋之者言人人
殊不知果誰能得作者之心也毛鄭泥於小序既轉
附合多取言外之意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
毛鄭固多失然去古未遠其說亦或有自朱子以夫
子說注之說於鄘衛之風公
守段謂春秋列國大夫
詞焉引以自況若夫子一不足安何
取於多若是如風雨雞鳴丘中有麻之類序以爲思

賢[?]以爲報功采葛以爲懼讒青青子衿以爲刺
[?]如此之類姑從其舊未爲不可也
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吾聞
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鄭曰美
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鄭衛多淫風季
子肯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
亦不及於淫何也

季子觀周樂豳在齊之後秦之前今居風之末豈非
夫子所以定乎文中子曰係之豳遠矣哉

今五經惟禮最繁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
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見也
若士冠禮則附以冠義士婚禮則附以昏義士相見禮
附以士相見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
以鄉射義燕禮附以燕義大射禮附以大射義聘禮
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義覲禮附以
朝事如喪禮所附亦得矣然其餘有不可附者亦無
如之何姑循其舊而釋之庶不失古之義朱子晚年
著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次王

朝禮次喪祭禮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記秘
內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雜合以
成之乃自爲一書非以釋經也至勉齋續喪祭二禮
亦集先儒言割裂經文某亦未敢從也

漢時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
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
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
謂之逸禮其後劉歆欲列之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對
而止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于大廟禮王居明堂禮
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于亡草
廬摭拾遺缺合爲逸經八篇其投壺奔喪禮取之小
戴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禮取之大戴中霤禘於
于大廟禮王居明堂禮取之鄭注雜合以成之亦愛
禮存羊之意乎

大學元文今見古本禮記鄭玄爲之注依文釋義略
通而已然文簡錯亂亦不復識別至程朱始別爲綱領
三條目八分傳以釋之粲然有倫其義精矣其功大
矣惜致知格物之傳獨亡遂爲千古之恨然或以爲

非亡也後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即釋格物致知之義似亦可通蓋知物之本末始終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義也而尤以知本爲貫與釋寸之義亦不相妨朱傳之說精矣獨以聽訟一節爲釋本末則可疑本末非綱領非條目何以釋爲且本末既釋始終獨遺之耶近世或謂大學初無闕文亦無錯簡一依鄭氏之舊則余不能知也

史載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禮記亦云舜葬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元次山嘗謂九疑深險舜時年一百一十二歲何爲來此司馬光亦云虞舜倦勤薦禹爲天子豈復南巡遠渡湘水韓昌黎謂書言陟方乃死地勢東南下若蒼梧不得言陟方也其見貞矣又謂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曰陟而後言方乃死所以明陟之爲死也語何贅耶或謂陟方猶升遐也下云乃死亦贅孟子謂舜卒於鳴條固當以爲正湯與桀戰於鳴條則去中原不遠家語五帝德篇曰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吏存何孟春注家語謂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以家語古書之書或遺所字也其說足存千古之惑

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規模大節目詳有能舉而行之[illegible]可立致而其間亦有可疑者余嘗疑邦治上屬官其職也而宮禁婦寺之屬皆在乃至獸人獻人鼈人司裘染人屨人之類何瑣屑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所謂教者師氏司諫司救五六員而已其他六卿六遂分掌郊里征斂財賦紀綱市城管鑰門關而謂之教何哉職方氏形方氏述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司空一篇已亡漢儒以考工記補之宋俞庭椿王次點獨謂未嘗亡也混於五官之中爾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七也[illegible]圖人民之數與夫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宜爲司徒之職王制曰司空度地居民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則經土地而非牧民則與夫鄉遂令賦之事不宜爲小司徒之職[illegible]五官之中凡掌[illegible]居民之事分

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粲然無鈌誠千古之一快也而予不敢從何哉曰亂經

夏小正月令皆經世大典中間所載夷隷掌與鳥言貉隷掌與獸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蠱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則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宿之號去夭鳥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它如草莽以薰蠹虫蠱庶以攻貍蟲牡蘜以灑鼃黽牡橭午貫象齒以殺水蟲之神何若是之瑣屑而亦豈必盡

可用耶及觀越裳氏迷於歸路公爲作指南車期年而至國指南之鍼陰陽家至今用之方隅立定又以陽城土圭測日自王城四面去十里則減一寸乃知聖人精義入神有如此者公自謂多才多藝孔子謂之才之美其謂是耶

余少則讀家語後閱他書有云事見家語者無之訝焉而莫知所謂一日閱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註云非今所有家語也乃知家語本有不同徧索舊本不可得一日至書市有家語曰王肅註者閱之則今本所無多具焉乃知今本爲近世妄庸所删削也然則家語皆當時公卿大夫及諸弟子咨訪問荅之語弟子取其正實切事者爲論語其餘集之爲家語屬文下辭頗有煩而不要者弟子材或有優劣故也漢初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故使事同而辭異孔御謂戴聖以曲禮不足乃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後人見其文已見禮記則除家語本篇是爲滅其源而存其末也然則家語出諸弟子固有不同漢初則紊之戴聖又紊之近

世妄庸又紊之經三紊亂孔氏之舊存者幾何幸王肅本尚存而人間已難得以何叔得之好古謂不可得而余偶得之豈亦天之未喪斯文也歟

春秋繁露十卷世多以爲僞書余反覆考之其玉杯竹林玉英至十指皆說春秋辭究然公羊之義公羊之文也雖或過差而猶循其師之說可謂深於春秋者也考功名即考績之義度制即限田之義陰陽終始五行生勝反覆乎天人之際所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

天之任德不任刑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豈非平日講貫經旨者在是因爲武帝罷對于篇耶抑既以告于君又退而用衍其說邪郊祀所以告張湯問仁所以告易王其說具在求雨止雨雖流於災異漢儒之所不免也獨何疑於仲舒耶其文詞高古亦非近世所能爲也自樓鑰晁公武歐陽永叔輩未嘗致疑於此獨新安程大昌以爲非董氏本書謂太平寰宇記杜祐通典所引繁露語今亡之其曰劍在左蒼龍之象也刀在右白虎之象也以至禾實于野粟缺于倉

等語曰以爲亡之而今書具在豈昌所見乃別本耶抑未嘗深考耶若本傳謂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今總名蕃露或歲久傳授錯謬不足深辨也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蓋亦指繁露度制篇也

考亭象山議論終不合世謂考亭道問學之功多象山尊德性之功多今考亭之學家傳人誦象山之學殆廢矣近世一種學問若厭朱學之繁樂象山之簡者自謂心上工夫本朝所謂道學者始於吳與弼繼以陳公甫公甫妙悟謂今世不當復有著述以文字太多故也至有再燔一番之語其亦有激也而獨貴作詩謂吟咏性情乃所不廢至今稱道學者多宗之嘉魚李承箕徒步萬里從之遊不聞有所指授其身心瑣瑣不知果何如也

程朱之學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奪志史文成誦至於書札皆以爲以玩物喪志朱子則不然天文曆律度數無不究悉仍好爲文工於詩工於筆札如楚詞韓文亦皆注釋至五行陰陽風水之術亦皆通曉

雖參同契陰符經之類亦注之亦好奇矣觀程子得無異乎然通天地人之謂儒朱子有焉

國猷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汴開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宋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夾漢數百里其東則漢輿鳳林爲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

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
形勢者大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關北
野以濱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塏其人沉鷙猜
勇生長其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豈非天
造地設以貽我　朝萬世帝王之業乎、
自古無有都汴者張儀謂其地四通輻輳固戰場也
魏本都安邑爲秦侵蝕不得已東徙大梁其後秦使
王賁引河灌城王假就虜一國爲魚朱全忠篡唐居
汴不過五六年唐莊宗伐之其禍甚於王假石敬瑭

因之耶律長驅少帝就執視朱氏又酷焉宋祖開基
不此之鑒遂有靖康之禍固謀之不善亦地勢然也
宋之失計未有甚於都汴者也當時燕薊淪于契丹
不能取是中國與豺虎雜此土以處也猶不思峻谿
山之防爲之限一旦長驅而來何以禦之故景德中
契丹入寇朝議紛紛以爲避狄之計寇準力主親征
却之然猶增歲幣數十萬慶曆中又有經略之求富
弼以口舌折之然亦增歲幣數十萬而夷狄遂以爲
無事矣靖康復來又欲避故知而與之盟指京城內
外金猶未能滿其欲遂爲席卷而去二帝死於五國
城而中原淪於夷狄矣初藝祖欲都洛陽太宗沮之
藝祖曰未也且欲都關中據天下之上游至哉見也
使當時從之豈有靖康之禍哉宋世諸名臣亦皆狃
於治安未有爲無疆之慮者惟范文正屢言之謂西
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宜以朝陵爲名漸營兵食
陜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太平則居
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
以守中原其後又請脩京城謂天有九關帝居九重

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其爲慮遠矣使當時從之
安有靖康之禍哉或曰國家興廢天也非人力所能
爲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希夷蓋言之矣希文之策
奚爲余曰不然君相不言命國家不言天數苟以天
數爲言則人事皆廢矣況希夷之言安知非好事者
附會爲之乎
英宗北狩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
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郕
王監國不欲遣使迎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

空質而質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
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
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
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
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趙
王武臣爲燕所得張耳陳餘使往說殺之欲分趙地
半有廝養卒請燕壁問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
燕將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
也耳餘武臣皆一時豪傑姑以少長先立武臣此兩

人者亦欲分趙而王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殺之兩
人分趙自立左提右挈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歸趙
御趙王而歸此亦公孫申之意也惜乎宋高宗不知
出此也

宋世人才誠非我朝所及而其謀國之疎則不及我
朝遠甚當靖康之變粘沒喝以孤軍深入爲宋謀者
但當堅壁清野勿與戰絕其歸路斷其餉道乃用李
綱外用种師道徵天下勤王之師四面雲集日數之不
暇一戰則粘沒喝可擒何乃遽自張皇不敢發一矢

二帝北去其後爲虜人所卷而去誠可恨也誠可笑
也

爲人臣者莫難於任怨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
下之事孔子論三代之禮有所因有所損益易言窮
則變變則通董子言更化則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
法百世守之可也其間時變不同小過不及益之損
之其時宜之亦所不免自宋王安石變法以致大亂
後世以爲大戒少有更張則羣起而非之曰又一王
安石也稍有損益則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爲

循默不敢少出意見論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
無以自見支傾補漏覗天下之壞而不敢爲斯時也
毅然敢任怨而不懼者其亦難矣

周公制謚法雖臣子於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萬世
之公也其法嚴矣漢晉而下既已失之然猶付之一
時公議謚不應議則博士駁正之猶爲近古本朝之
謚有美無惡所謂謚者特爲褒美之具而已官卑翰
林者皆得謚文文不以人而以官已不得外議定謚
出於吏部一二人或以好惡其間亦不聞有駁正

之者於予何以服天下信後世哉

官制

今官是古今官制紛紜浸無統紀竊温公集其沿革似可考而知也因其說增損之使後之人有考焉

三代官制見於周官簡易易知也秦漢而下何其紛紛乎蓋兩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以失職矣一說漢武帝游宴後庭尚書始重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爲中書

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illegible]親近而尚書疏外矣宣帝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奏事不關尚書其後奏封事輒下中書令[illegible]則西漢時中書已重於尚書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爲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命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故兩省先於政事堂議[illegible]八既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illegible]政唐

末諸司使皆以內臣領之樞密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及五代以用士人樞密使爲腹心之臣[illegible]國大事其[illegible]專於宰相宋太祖乃以宰相至文[illegible]

[illegible]之三府

周冢宰無所不統漢始分入九卿宮伯則入郎中令宮正入衛尉膳人酒人入少府司會大府入司農宮人內宰入大長秋其後九卿用事丞相取充位給事謁者爲左右私人而不相爲外朝

漢初凡郡國舉秀才廉吏貢於王庭多拜爲郎居三

署或至千人屬光祿勳光祿勳以郎第郎吏出爲他官以補員缺是時未屬尚書也成帝初置五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主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始也光武詔三公等各舉茂才廉吏改常侍曹爲吏部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令掌之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爲郎[illegible][illegible]八十爲衞尉公孫弘八十爲相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趙充國七十爲將軍

諫議大夫[illegible]論事有疑未決合中[illegible]之士雜議之自丞相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皆得議之不然以單丞事如鹽鐵議是也呼韓款塞卒用郎中侯應之策[illegible]議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議者六十人故曰漢之集議有公天下之心今制亦議䟦於一二尊官而已

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功散官以褒勤舊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階然後進階不

可妄得故當時以爲榮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衆始有泛階肅宗以後軍功尤濫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illegible]用爲賞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至有異姓王者於是[illegible]府官爵遂輕或以大將告身止易一醉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施於軍校衣紫執象被於胥史名器之濫極矣宋承五代之弊不能猝正欲臺省寺監備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illegible]廩祿之厚薄多與職業[illegible]其所謂官乃古之爵也所謂[illegible]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其餘[illegible]勳爵邑徒爲頒文人不復貴所[illegible]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又遷徙去來嘗[illegible]

[illegible]六部尚書皆爲尚書令左右僕射尚書三省之一也先宅中以爲周之六卿過矣唐以僕射侍中尚書令爲丞相然皆秦漢之所輕魏晉以來反爲重任唐因之故其名不正

唐制有勳有階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職務

階以叙勞勳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勳階高者亦有[illegible]凡階高官卑則[illegible]行階[illegible]無行守字令[illegible]以官爲定[illegible]之無復叙勞叙功之意[illegible]階[illegible]府官郎監門將軍[illegible]特進並[illegible]官用[illegible]有高卑合[illegible]依次序然則[illegible]以定祿而已

開府儀同三司[illegible]同三公也

[illegible]尚書省有令有僕射有左右丞太宗嘗爲令後

不復設僕射猶今之尚書也左右丞猶今之侍郎也
[illegible]乃若今諸司平而實不同頗齊公卿僕射
[illegible]又尚書謂與道之會獨八座尚書欲令下座爲以
待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今二品分列
明不同刺史且尚書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六曹尚書
並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觀此則知尚書與令
僕同爲八座也然英又於公堂獨咄尚伯與僕射之
尊大亦可見矣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

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以下工伎羣官皆
稱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雖各有司亦稱翰林司其
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不宣召惟學士宣召者
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又學士院
北扉爲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宋學士初拜自
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院吏復引至閤門此亦唐
故事也又宋制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歐陽公初以
選人爲館職自在掖門下馬入館當時館閣之步行者
上然則唐宋禁中亦許乘馬又且引道耶今制自兩
長安門東西華門外過者皆下馬雖相臣亦然

宋初承五代一切無專職臺省寺監無定員類以它
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
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言非特旨
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之別有官有職差遣以差
臺閣禁從爲顯官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
劇爲貴途不以勲階爵邑爲輕重名之不正未有如
宋之甚者也至元豐間始以唐六典定官制

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

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舉
皆一時赫然有名中外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
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嘗試於外也國家
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庶吉士
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者每科或選或不選留
者或多或少國家之意本欲使之種學績文以爲異
日公卿之儲士既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
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選
才頗多故不若宋制科之爲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奮于

是以[illegible]不待[illegible]責矣
國朝[illegible]革中書陞六部初亦疑之問曰古者有無宰相[illegible]尚能致理者及觀宋南渡專任賊檜以殺忠良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相繼盜政舉小又從而附和之且人於敗亂而不知非以權重故耶則今日去之不為過也

我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最為簡要有體然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為宰相謂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為七品官職書翰而已門下省已去特存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乃陞六司尚書分為六部秩二品蓋古僕射之類也中書尚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唐宋翰林極為深嚴之地見於詩歌者多矣國朝翰林院設於長安門外為齋宿委積之所內有東閣衆學士聚焉為朝退會揖之地史館為講讀史官所聚集皆無公座至修史之日旋設十館於東角門之右事竣去之求如古之深嚴未之見也惟文淵閣政本所自出號為深嚴其比古之翰林耶今翰林在外雖非復唐宋之深嚴然非文學之臣不預無復工技茶酒醫官雜流跬步卿相視唐宋為重矣

文淵閣在奉天殿東廡之東　文華殿之前前對皇城深嚴禁密百官莫敢望焉吏人無敢至其地閣中無侍使令惟廚役耳防漏泄也禁密文書一小匣在几上鑰之而不令大學士暮出鑰付門匙懸門上恐禁中不時有宣索也故事禁中不得舉火雖閣老亦退食於外相傳

宣宗一日過城上令內豎瞰閣老何為曰方退食於外曰曷不就內食因禁中不得舉火
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獨不可治庖乎令烹膳處是也自是得給食中堂又傳一日過城上瞰閣老何為曰方對奕何不閱洛子經因棊以紙上笑曰何陋也明日賜象牙棊一副至今藏閣中又內閣庭中花臺上有芍藥二本相傳亦
宣宗時植至今盛開

內閣不設公座惟東西兩凳相對耳天順初李文達

自吏部入欲正南向之位彭文憲力沮之謂宣宗嘗
御此李曰事久矣彭又謂禁中無南面坐李曰東擬
人食昌爲南面彭又沮之會內送孔聖像置于中東
乃止司禮太監至亦惟東西向正德初劉瑾權重西
涯欲尊之特設一榻於凳之上亦不敢正也故事太
監至迎之止花臺送之止中門皆有定限余初入內
閣西涯以是告曰是定例也不可失余等守之惟謹
是後不知何如也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

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
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
大者令堂後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
人人據理論正守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翰林院故事經筵初開講讀侍從官皆有白金文綺
之賜史成進御亦進秩加賞或纂修功多及書成以
事故去則不霑恩數或先以事故去不效勞勩偶值
書成亦得霑恩數故有經筵頭脩書尾之說

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
首罪之魁也予問何爲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
貞恐一旦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
之[illegible]歸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內閣臨朝
詔[illegible]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況中官
之賢否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
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嘉靖初元言
路大開諸官紛然爭言利害有謂文貞爲憂謀奪情
起復遂以絲綸簿奉振不知文貞晚年歸省墓未嘗
居憂也甚者又謂文淵閣印亦爲司禮監所奪請追

還之詔問印與絲綸簿今不知安在今言者自來追
理還之言者伏罪乃已

國家正旦冬至聖節凡大朝會先期百官皆赴朝天
宮習儀或靈濟宮唯翰林獨否[illegible]傳
宣廟一日召翰林不至上問故左右對以往習儀所
上曰翰林終日侍朕側尚何習爲恐其倒拜耶自是
不復習相傳以爲故事成化中中官汪直用事多使
邏人刺察諸司不法見日學士王獻檢討張泰方在
途投謁邏人執之以故事對詔以門內[illegible]爲安劉

煦劉吉不能執奏乃去有故事而後為例故典一不見獻
奏性免雖兩翰林不習儀之典遂啟僨內閣與東西
兩房至今不習蓋
今翰林之命史官失於紀載故也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
舊儀分兩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
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
親見當時之事哉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

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
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
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
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之 而以上乃得立傳亦
多從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
世將何所取信乎
翰林院地勢清切然品卑祿薄楊文貞公久為學士請
外至云願為甘泉之從臣終作吳越之餓鬼從者之
如貞與方剛之飢欲死且甘然矣

前世戒守令以救災為職敢俟水火之災也宋時三
司設副使凡四處然亦有盜竊之患士夫家往往
得之古今一也
唐以來重守令守令親民得行其職故當時循吏為
多節鎮刺史部使者繡衣直指之屬間一命之不專
以為治也唐世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為採訪處置使
治於所部之大都既又改為觀察其戎旅之地即置
節度使但令訪察善惡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
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元結為道州謂諸使

誅求二百餘通曰城守道州稅賦不聽為觀察使諸
黃韓文公所謂觀察使為之於其賦不以信乎州
者也然亦無道不通使歸之而已宋州郡揮制按
判為十八人又多於唐元於行中書省設官皆
州中書我朝沿其制改為布政使司各省布政使二
人參政 人參議 人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僉事
二人又有都御史巡撫之或命御史按之又多於宋世
愈覺其難後今縣然守令欲展其職也難矣
食貨

井田之法宋世不復行愚以為江南信不可行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彌望皆不起科使勢多豪得占為莊田於此略倣井田之法為之溝塍畝澮公私有分早潦有備不亦善乎而世皆以為不可行餘地姑未敢論即如河南梁惠王所理山東齊宣王所理滕縣滕文公所理也孟子曾漫不知事而以勸三君乎姑於此先試之自一鄉漸推之一州一郡以至於[illegible]庶民不驚擾不擾然必得好古力行君子使為守令以便宜不拘文法不求近功不聽浮言

天子親命之使民施然知此意乃或有濟不然誠難行也

國家供三邊之費甚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為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率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豐草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為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便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歲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老泉策云方今田之在官者有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之公乃知今之官田其

來遠矣猝未能去為是也夫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不係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役共一百萬餘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

兩
送遼薊衛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
俸糧二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
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陜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警
急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聖節千秋
等節用三十九萬千八百餘兩
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鑵儀仗
等用共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
兩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
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
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府學八十九萬八千餘廩膳
生員三萬五十八百四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
糧約數千萬
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秋糧稅大
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
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
缺俸廩

歲漕之數
歲運正糧凡四百萬石內兌運二十四萬赴薊州倉
改兌六萬赴天津倉二百七十萬赴京通二倉
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
官分派官軍於內支運於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
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兌名為
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
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德九年全派改兌支
運遂絕

蘇州歲運白糧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壩每石加七斗
九升不過壩每石加六斗六升外合花銀七萬兩
折米六十八萬鳳陽南京不在數中存留□萬歲七
萬石河南歲漕三十萬浙江六十萬
內府歲用各以萬數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
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
十二萬其餘可推也
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內府各監局內侍巾帽靴鞋合用
苧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

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

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乃二千員外置千員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員衣紫者千餘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于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定員孝宗時仍定以二百人為額後增至二百五十人

今上即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宂官宂兵一千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象緯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然天體無定占中星以知方位天行健而不息知曆之[illegible]運自南而西西而北北而又東以為昏明寒暑二儀運而出沒五緯隨而起伏列舍從之[illegible]其氣與天道南行日出于寅入于戌陽盛于陰也日影隨短冬北行日出于辰入于申陰盛于陽也日影隨長春秋天道行於正中日出于卯入于酉陰陽平也日影[illegible]中南為明都[illegible]所見也日月五星至是則明北為幽都天體所遮[illegible]日月五星至是則晦日月五星至北都而將[illegible]天入於地也若天入於地則日月隨之地中為日月所照安得為幽都哉此說與渾天不同然亦不為無理故著之

氣有盈虛何謂也曰天地上下相去八萬四千里冬至之日一陽自地而升一日升四百六十六里二百四十步五日為一候升二千三百三十三里一百二十步三候為一氣升七千里[illegible]二氣為一節其卦為泰[illegible]立春之日也升二萬[illegible]二節為一時陽氣上升共四萬二千里正[illegible]其卦為大壯陰中陽[illegible]萬物發生之時也自是陽氣復升又九十日[illegible]之節陽氣共升八萬四千里而[illegible]至天是為純陽於卦為乾陽氣變溫為熱萬物茂盛陽氣[illegible]口盈陽極則陰生夏至之日一陰自天而降十五日降七千里三氣為一節凡四十五日為立秋節下降凡二萬一千里其卦為

今一節爲一時陰氣下降其四萬一千里正及天地之中故以分之節其卦爲觀陽中陰半其氣爲燥爲涼爲物結實之時也自是陰氣復降凡九十日爲冬至節陰氣其降八萬四千里而至於地是爲純陰於卦爲坤氣變涼爲寒爲物收藏之時也故曰虚天地氣虛因月而見初三月出庚爲一氣之始初八兌丁上弦陰中陽半十五日乾甲爲滿純陽無陰故爲盈十六日巽辛一陰生二十三日艮丙下弦陽中陰半三十日坤乙消盡純陰無陽比冬至之節故曰虚也與

草廬云日之行一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爲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虚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十一時不滿十二朔虚凡五百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虚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歲則積之三十日而置一閏氣盈朔虚之積是爲閏餘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閏居五陰凡四陽爲畢陰爲小初入元百六歲有厄故云百六之會出漢書曆志晉史中有是術以爲百六與陽九合其間然中台

兌至

因朔望推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

或云本

朔不立平相之應是果然耶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開陽星常不甚明白樂天詩云昔聞西漢元成間北辰微暗少光色至今宛然不知何也

嘗見初三夕月忽現庚上不知其所從來參同契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明釋之者曰每朔月與日會必於箕斗之鄉

箕斗爲艮天道左旋日月星辰皆右轉月至此鄉必晦而會如磨如毛一日二日旋而右浸至於庚方精光終吐魄乃生蓋晦月晦至朔月與日合而西墜至庚上復見也朱子謂日一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

而月為之食貫索翁云日有黃道月有九道遇交則有虧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佛書所謂若日隨月後行日光翳月漸漸掩覆至晦日翳月都盡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日日開顯至望日具見圓滿是名白半又云日行與月或合或離若彼合時是日覆月三由旬餘故三十日一切被覆月光不現若稍離時是日離月二由旬餘故十五日月大圓滿

鄭玄曰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孟春日月會于娵訾仲春會于降婁孟夏會于實沈仲夏會于鶉首季夏會于鶉火孟秋會于鶉尾仲秋會于壽星季秋會于大火孟冬會于析木仲冬會于星紀季冬會于玄枵則又不專於箕斗之鄉蓋玄之所謂會非指入躔也

或問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何謂也曰此河圖數也河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為白九為紫左三右七三為綠七為赤二四為肩二黑四碧六八為足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

日體本黑借天之至陽而生光明月體本黑借日之至陽而生光明陽不足則日見黑暈下弦則月見黑暈或見黑氣黑點黑子或成王字或成烏或成人象皆由至陽不能充其黑體非日有此像也月借日為光君聞之矣日借天光吾未之聞也今以世眼觀之日入則天晦日出則天明似天以日為光也必有能辯之者

占歲

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早十二歲一大饑大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早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旱美有水至卯

占風

正旦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胡兵戎也小雨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

冬至風起坎方歲美或熱主歲大收風起巽方主歲收凶寒風起離方冬則民災主水熱則大旱風起坤方熱則主米貴寒則主穀不實風起兌方歲熱不

當于兵，主民病死，國災。風起乾方，主歲大收，人民安，國無災咎。風起坎方，主天下豐樂，國有賢臣，民安國寧。風起艮方，或寒或熱，主民大病疫死癘。出越絕書，仁日語錄

十奇等云：見夜來星象不占。十奇等對：不知。

上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卿等何以不知天象？對曰：國朝私習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習。

上曰：此自為民間設耳，卿等國家大臣，與國同休戚，安得有禁？乃以天官玉曆祥異賦賜群臣。

成化中，京師黑眚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傷人面，或嚙人手足，一夜數十發，或在城東，又在城西，又在南北，訛言相驚不已。一日

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嘈亂。

上欲起，懷恩按之，頃之乃定。自是日遣內臣出視，汪直時在遣中，數言事，由是得倖，遂立西廠，使偵外事，廷臣多被綴辱，漸及大臣，大學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皆以事去，都御史牟俸亦被逮，或往南京，或往北，威權赫奕，倏忽往來不測，人以為黑眚之應也。

春秋書木冰，漢書謂之木介，又云木稼。于荊公時木冰……達官怕。余在京師成化末親見之，似霧非霧，似霜非霜，行道茫茫，尋丈不辨，草樹玲瓏，皆成瓊瑤，寒氣逼人，少壯鬚髮盡成老翁。父老云是謂木稼，然其應不止達官而已。

成化末正旦日申時，中天有白氣如練，仰觀之，宛轉如一白蛇，漸升漸消，消且盡，忽有聲如雷，蓋天鼓也。

正德初，某星犯文昌，占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首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臺諫無不被其禍，乃知文昌為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

正德七年三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雷電以風，西北方有火如盆，隆隆然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有辛撼其旗，亦飛上竿首，卒因發火銃之，其火四散，各寨各銃上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西潯春北寨銃上俱有火。三月，山東泰始皇廟夜鐘鼓自鳴，火起梁上，樹燬而枝葉無恙，廟宇燃而神像如故。

正德十三年，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鬭者，久之分為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明年宸濠叛，王

守仁舉兵攻之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未申之間常熟有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吐火熖熖鱗甲頭角皆現轟雷掣電猛雨狂風居民三百餘家屋千餘間席捲而去船十餘艘墜地爲虀粉瓦石梁柱樹木星散四飛驚死者三十餘人至酉戌時至東海乘雲而去一夜紅雨如注五日夜乃息

陳眉公訂正震澤長語 卷下

吳郡 王 鏊濟之著
鹽官 戴宏祉玉衡
秀水 項燧先叔孫 校

文章

世謂六經無文法不知萬古義理萬古文字皆從經出也其高者遠者未敢遽論即如七月一篇敘農桑稼圃內則敘家人寢興烹飪之細禹貢敘山水脈絡原委如在目前後世有此文字乎論語記夫子在鄉在朝使擯等容宛然畫出一箇聖人非文能之乎昌黎序如書銘如詩學書與詩也其他文多從孟子遂爲後世文章家冠冕謂六經無文法乎

六經之外昌黎公其不可及乎後世有作其無以加矣原道等篇固爲醇正其送浮屠文暢一序真與孟子同功與墨者夷之篇當並觀其碑若曹成王南海神廟徐偃王廟等碑奇怪百出何此老之多變化也嘗惜昌黎論文於漢獨取司馬遷相如揚雄而遺董仲舒劉向不之及盖昌黎爲文主於奇馬遷之變怪

相如之閎放楊雄之刻深皆善出奇董賈向之平正非不好也然上宰相第一書亦自劉向疏中變化來

先秦文字無有不佳余所尤愛者樂毅答燕惠王書李斯上逐客書韓非子說難可謂極文之變態也其後漢文帝賜匈奴南粵王書亦似之文帝其所謂有德者之言乎

太極圖西銘未論義理其文亦高出前古

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學韓不覺其爲韓也

若拘拘規倣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爲文之妙訣

聖賢未嘗有意爲文也理極天下之精文極天下之妙後人殫一生之力以爲文無一字到古人處胸中所養未至耳故爲文莫先養氣莫要窮理

韓子進學解準東方朔客難作也柳子晉問準枚乘七發作也然未嘗似之若班固賓戲曹子建七啓者無取焉耳

史記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議論不倫不類後世決不如此作文奇亦甚矣

吾讀柳子厚集尤愛山水諸記而在永州爲多子厚之文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及讀元次山集記道州諸山水亦曲極其妙子厚豐縟精絕次山簡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後也唐文至韓柳始變然次山在韓柳前文已高古絕無六朝一點氣習其人品不可及歟

史記不必人人立傳孟子傳及三騶子荀卿傳備及公孫龍劇子尸子吁子之屬衛青霍去病同傳竇嬰田

蚡灌夫三人爲一傳其間叙事合而離離而復合文最奇而始末備漢書衛霍同傳亦得此意

史記不與張騫作傳其事附衛青傳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皆騫所歸爲武帝言者也騫没後諸使西域者亦只其時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各自爲傳矣

史記董仲舒傳不載天人三策賈誼與屈原同傳不載治安策疏視漢書味殊矣蓋史記宏放漢書詳整各有所長也

史記張蒼傳敘至遷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昌後又入趙堯趙堯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後仍入張蒼事核而文奇四人皆相繼而爲御史大夫者也

太史公伯夷屈原傳時出議論其亦自發其感憤之意也夫退之何蕃傳亦放此意

太史公作傳亦不必人人備詳頗末嚴安徐樂一書足矣莽浮傳亦然

班固西漢書典雅詳整無愧馬遷後世有作莫能及矣固其良史之才乎然予觀文選所載固文多不稱

唯兩京賦最其加意然亦無西京之體何固之長於史而短於文乎顏延漢書多出其父彪而固蒙其名然無他左證衛瓚西京雜記謂家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其父傳之歆欲撰漢書未及而亡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小異同耳固所不取者二萬許言錄爲一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缺乃知固書其多取諸歆乎或謂西京雜記亦僞書不知果何如也

晉傅玄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肯於陸乎何不類之甚也

越絕書十五卷相傳以爲子貢作其未然乎其缺文訛字斷簡殘不可讀計倪請糴寶劍九術軍氣春申君篇亦已往往見於史記吳越春秋子胥其記地傳乃出秦漢及更始建武此乃事當在其爲子貢作乎或子貢有作後人附會合雜以成之乎然古書之存於今者寡矣其間亦有異聞焉安可廢之

世謂詩有別才是固然矣然亦須博學亦須精思唐人用一生心於五字故能巧奪天工今人學力本淺率筆便欲題詩如何得到古人佳處

杜詩前人讚之多矣予特喜其讚論悉備言其大則有若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地平江動蜀天遠樹浮秦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之類言其小則有若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修竹不受暑輕燕受風斜之類而尤可喜者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人與物偕行吾與點也之趣片雲天共遠永夜

月同孤人告與物俱化謂此翁不知道猶未可也
子美之作有綺麗穠郁者有平澹縕藉者有高壯渾
涵者有感慨沉鬱者有頓挫抑揚者後世有作不可
企矣若夫興寄物外神解妙悟絕去筆墨畦徑所謂
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於孟浩然王摩詰有取焉
格調雖不甚高而工於模寫人情物態悲愉窮泰吐
出胸臆如在目前五言於樂天亦有取焉微之效嚬而終
不似才有餘韻不足也
余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

感後世唯唐人詩尚或有此意如陟岵沈醉詩王建
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於言外若劉瀾湘我向春
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意溢於言外若澄碧池邊奉管絃
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於言外若溪水悠悠春自來
不言懷友而懷友之心溢於言外若潮打空城寂寞回
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感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矣
摩詰以淳古澹泊之音寫山林閒適之趣如輞川諸
詩真一片水墨不著色畫及其鋪張國家之盛如九
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雲裏帝城雙鳳闕

雨中春樹萬人家又何其偉麗也
爲文好用事自鄒陽始詩好用事自庾信始其後流
爲崑體又爲江西派至宋末極矣
唐人雖爲律詩猶以氣勝不以飣餖爲工如崔顥黃
鶴樓詩鸚鵡洲對漢陽樹李太白白鷺洲對青天外
杜子美江漢思歸客對乾坤一[illegible]氣格[illegible]然不爲
律所縛固自有餘味也後世取青媲白區區以對偶
爲工鸚鵡洲必對鸕鷀白鷺洲必對黃牛峽字雖
切而意味索然矣

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後世此意久泯劉禹錫看花諸詩屬辭微矣猶以是
被黜蔡確車蓋亭詩亦未甚顯遂播大獄東坡爲詩
無非譏切時政借曰意在愛君亦從諷諫可也乃直
指其事而痛詆之其間數詩或幾乎罵矣以詩得罪
非獨李定諸人之罪也

音律

音律惟黃鐘爲難定黃鐘之度長九寸空圍九分積
八十一分自上之一歷十一辰每三之至於亥得一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鍾之所僃有定法矣而古今之度易差差之忽微則其音高下頓殊餘十一律皆失其度古之神瞽必酌天地之中聲先立黃鍾之管以定十一律自上生下則三分損一自下生上則三分益一十二律旋相爲宮無非協者黃鍾之管長九寸黍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衡之所由起也度量權衡皆起於黃鍾故曰黃鍾爲萬事之根本後世儒者莫知紊亂之元乃區區累黍爲尺以制律古法律管當實黍千二

百粒而古今之黍圓長大小不同難以爲準其容受卒不能合胡瑗乃取羊頭山黍飾取其中范鍾增損漢書以求合其度而終莫之合晉荀勗取古銅管擬以造律後周取古玉斗度用梁泉貨尺和峴用洛陽日晷尺梁武用汲冢玉律隋定尺上下推步如以爲尾以蠶絲紛紛竟莫能定何哉由不能識天地之中聲不以律制尺而以尺定律故也後世既無神瞽之百聲其如之何竊嘗損以候氣多爲管以參驗之參之又參之法其亦庶乎其可也

京房曰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六十律以爲清濁之節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

或問琴五絃其二絃云周文武所增信乎曰唐楊收有言若是少商武弦也文世安得武聲乎謂五者宮商角徵羽其二變宮變徵也變宮變徵其始于武王

乎周景王問伶州鳩曰七律者何州鳩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星在天黿日躔及駟七列也鶉火之分張十二度駟房五度從張至房七宿張翼軫角亢氐房南北之位七同也鶉火午天黿子自午至子了其度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故曰武王也

朱子語錄問國語六律者立均出度韋昭註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絃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宮便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七聲自

絃一均此聲日相諧應古人要合聲須先吹律使衆
聲皆合方律方可用後來人不解遂律吹笙添始有
律準乃先做下一箇抽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
準國論調之均宋武帝調之適其制十三絃一絃是
全律黃鍾只是散聲又是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絃
要取其聲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
意本是如此

周世宗時王朴上疏曰黃鍾爲樂之端半之清聲也
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

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
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于八音自秦而下旋宮
聲廢歷代所存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
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鍾不用也唐太宗用祖孝孫
張文收考正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
器才無啞者至五代復壞朕乃依周法以秬黍校定
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以上下相生之
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
準十三絃宣聲長九尺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六

尺設柱爲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太簇第十絃五
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
柱爲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鍾第
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二絃八尺四寸
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
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鍾第十一絃五
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
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鍾之清聲十二聲
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主者宮徵商羽角變宮變

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
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條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
旋宮之聲如此

晉荀勗號知音律初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及掌
樂事律呂未諧曰得趙人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
送牛鐸果得諧者然論者謂勗爲闇解阮咸達八
音時謂神解咸常心譏勗新律高近哀思不合中和
每公會作樂勗自以不及咸意咸異己乃出咸爲始
平相後有田父得周玉尺以校前所理鍾石絲竹皆

短校一米若伏威之妙

北齊神武時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驗管而灰已飛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

萬寶常與人論及樂謂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著扣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乃問鄭譯所定音樂對曰此亡國之音也遂極言樂聲哀悲非

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遂造諸樂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論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千百八聲見者嗟異然其聲雅澹不爲時所好

總章中潤州得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得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號啞鍾文收次律調之樂皆翕徹時人咸服其妙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藏于

大樂令

裴知古武后朝以知音直大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切云此人當墜馬行未至半里馬驚墜地死又見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夕姑有疾亡

洛陽有僧房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曹紹夔素知音來問疾僧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與除之僧雖不信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夔至出懷中錯鑢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夔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

大喜疾亦愈世常患音律難定若律既成張文收萬寶常曹紹夔之倫亦何難定之有哉

音律

邵康節之父古字天叟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翕闢呂有倡和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倡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冬爲春之[illegible]陽[illegible]見有[illegible]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春北

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出于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于口以兼五聲也徐景安樂書凡宮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宋元音云五聲之音出于五行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鄭樵曰江左始為韻書然識四聲而不識七音知縱有平上去入四聲而不知衡有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為七音縱成經橫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原也七音之韻起自西域以三十六字為母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雖鶴唳風聲雞鳴狗吠皆可譯也況人言乎

今宣尼之書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阯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者以聲音之道隔閡耳所以日月照臨甘傳梵書者為有七音之圖以通百譯之義也

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為賢知釋氏以參禪為大僧通音為小僧

七音韻鑑出自西域應琴七絃從衡正倒展轉成圖不比華音平上去入而已梵有二合之音如瀼書尼之類無三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字之文華音論讀必以一音為一讀梵音論諷雖一音而一音之中自有抑揚高下二合者其音易三合四合者其音轉難大氐華人不善音今梵僧呪雨則雨應呪龍則龍見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

字學

六書之學至盛之文備矣後世紛紛有作者鄭樵周伯琦趙撝謙其學最密而撝謙尤精別以形聲事意母生子子生孫後雖有作無以加矣顧其間尚有一二疑義試舉以質深於字學者

今按倒字凡有形可象必象其形無形可象有意可會則會其意無形可象無意可會則諧其聲無形可象無意可會無聲可諧於是乎有轉注有假借二者

皆不得已也亦必其瑣屑者乎若夫乾天也伏羲畫卦已有其象（說文乾上出也從乙乙物之達也此說得之）故曰乾健也安得無其字乃借乾燥字爲之日下爲易則有易故曰易變易也日月爲易豈得借蜥易字爲之日出木上爲東則日入地下爲西豈借鳥棲之棲爲之人向南背北北以背爲意則南宜以向爲意或從丙爲意豈以半爲之悉不能無惑也

日見地上爲旦日入地中爲冥則西宜亦爲冥之義

說文丙位南方萬物炳然陰氣初起陽氣將虧從一

入門一者陽也丙承乙象人肩

鄭樵曰十辰十二日皆爲假借□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蠆尾戊本武己本几庚本甬也辛被罪也壬懷妊也癸者本葵也子人子之也丑手械也寅臏也卯兩也辰未詳巳蛇屬也午未詳未木之滋也申特也酉卤也戌與戊戚同意亥豕屬也惟亥巳有義餘並假借

今謂乙爲魚太乙謂魚腸有似乙字非乙字之爲魚腸也魚尾有似丙字非丙字之爲魚尾也蠆尾有似丁字非丁字之爲蠆尾也卯從二戶開闢之形爲日出物生之義取象於門非以爲門也卯從二戶相合之形爲日入物收之義取象於門非以爲門也其餘史記說文亦皆有說何爲不可從乎史記曆律志云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然也丙者言陽道著明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庚者言陽氣庚萬物辛者言萬物之辛生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下也丑者紐也言陽氣

在下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寅者言萬物始生螾然引也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辰者言萬物之蜄振也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午者陰陽交故曰午也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又言萬物堅於申也酉者言萬物之老也戌者言萬物盡滅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

周伯琦云木老於戌木象不見故從戊之形又云古人因事物制字如本末之本字一下本叶□□也後人借爲門戶之用從之反爲所奪又制字以別之乃

有無字所字爲某此說但爲衍之
隸之所乖以趨簡易也而有亂篆爲隸者如㞢之爲
[illegible]之爲[illegible]之爲　之爲玫　之爲[illegible]之爲
[illegible]之爲[illegible]之爲作[illegible]之爲[illegible]之爲
[illegible]之爲臣　之爲隱　之爲節　之爲交　之爲
[illegible]之爲[illegible]之爲奐　之爲貫　之爲托　之爲
科之爲[illegible]　之爲包　之爲集　之爲斤　之爲
堆之爲阜　之爲屏　之爲爲　之爲畎　之爲
滄之爲王　之爲戈　之爲礦　之爲隸豈以其

太簡難辨故反繁之耶
宣和書譜曰爲八分之說者多矣然秦漢以來石刻
特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始有八分書
其典則蓋類隸而體方廣作波勢豈在唐始有之耶
古今名稱稍異今之正書乃古所謂隸書今之隸書
乃古所謂八分至唐又於隸書中別爲八分以別之
然則唐之所謂八分非古之所謂八分也
周越曰[illegible]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
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

隸書乃今之真書也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
陽公始
王[illegible]曰[illegible]篆李斯所作今[illegible]善此體至今用之奇字甄豐
定六書[illegible]撰古文爲此體小篆胡毋敬作上方大
篆程邈[illegible]李斯之法增[illegible]周媒氏配合男女書證禮
[illegible]以[illegible]上黨生[illegible]木作倒薤篆仙人務光見薤偃
風[illegible]柳葉篆衛瓘作之芝英篆陳遵因芝生漢殿作轉
宿篆司馬子韋作垂露篆曹喜作垂雲篆黃帝因
慶雲見作[illegible]落篆唐韓王元嘉子李諶作龍爪篆羲

之見飛字龍爪作鳥跡篆蒼頡見鳥跡始製文字雕
蟲篆魯秋胡妻春居[illegible]作科斗書源出古文或云
顓頊制名爲篆史佚因赤雀丹書[illegible]作鵲頭書漢家
尺一之簡如鵠首[illegible]麟書[illegible]獲麟弟子爲素王紀瑞作鸞
書少[illegible]以鳥紀官作龜書[illegible]見[illegible]作龍
書太[illegible]獲景龍之瑞作剪刀篆[illegible]作[illegible]劉德
升[illegible]作[illegible]見人以
[illegible]作[illegible]所[illegible]故謂此[illegible]作古
錢名[illegible]八[illegible]此其一鐘鼎篆二

代以此體刻銘彝

右宋寶應寺僧夢英道有集篆書金剛經備諸體雖未必盡然亦可見歷代書法之變

姓氏

姓與氏不分久矣今人多以氏爲姓按左傳衆仲之言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天子立有德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而生故以嬀爲姓因所封之地爲之氏若胡公封於陳命曰陳氏也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諸侯不得賜姓但使其臣以王父字爲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若趙氏韓氏魏氏之類國語

帝嘉禹治水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命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呂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是也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是也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卜匠陶是也姓則有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向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illegible]

太史公又謂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莒氏鍾離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趙氏按嬴姓也餘十四皆爲氏又如周本姬姓其子孫如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邗晉應韓凡蔣邢茅各以國氏而皆姬姓也後之文人多不辯惟昌黎公知之故曰韓姬姓又曰何與韓同姓爲近

雜論

諸葛武侯宋范希文皆三代以上人物也昔朱子謂文正公爲宋朝第一流人物余始亦疑之謂有宋名臣甚多若韓忠獻之勳業偉烈司馬公之清忠純德俱知文正之賢歟公尚多有之安得便爲第一久迺信之蓋自仁宗以前呂端諸人養成一代忠厚之風公始倡爲直言[illegible]蘇孫等皆不能[illegible]之風自公倡之則其事頗一節可知當時道學未明

公始以中庸大學被揚闡道學一脈其光可炎後樂之義
前人所未發於草萊中拔胡安定李泰伯孫明復之
流其學術之醇正可知元昊之叛韓公欲用攻策公
唯主守策之韓公有好水之敗劉滬失守高公策皆
謂當誅公獨不言謂諸公勸人主殺人手滑他日吾
輩恐亦不免富公後服其見以爲范六丈真聖人也
營落之議若預見有靖康之禍者其謀慮之深長可
知荒歲省役善政也公獨因之興作官得其力民得
其食公私兩利爲真能見人所未見者其義田則曰

吾宗族固有親疏自祖宗視之無親疏南園之地術
者以爲種生公卿則曰與其私於一家孰若公於一
郡於學是心也其聖賢之心乎蓋其識見非特異於
一世之人觀當時名公皆出一等而豐鄭黨論之曰
某行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公獨曰是天下是之君
子是之而公獨曰非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爲不及天
下亦自范公之守是也則公之於道何如哉其亦能
知公者矣

古人行事殊非今人所及而今人過古亦有一二事
漢古人多發屋葬魏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發魏襄
王冢王晉靈公之冢金玉珍怪皆移蓋不獨秦始皇
吳闔閭也近世山東河南掘錢鼎器唐宋衲巧皆
墓中物近今人自棺槨衣衾之外雖富貴之家一物
不以殉不獨不爲生者之費亦不爲死者無窮之累
此其過古人一也古人諱忌拘其父名晉子不得舉
進士父名中不肯受中奉大夫父名皐子不得於主
司高鍔下及第此何理也以莊諱則光爲嚴光助爲
嚴助州爲嚴州以一時之諱易千古之稱甚無謂也

今人二名嫌名一無所諱臨文則又不諱此其過古
人者二也此外吾不知也（宋朝[illegible]）
古稱大器晚成以此所以知朱勔非遠到之器也以
我朝言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大字以神
童入禁中十七歲進士少傅楊一清亦以神童舉十
七歲進士今少師楊廷和十二中鄉試少傅將冕十
八爲解元兵部羲十九爲狀元皆標靑年言亦有則
晚成之說殆未信也

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人乎由天乎孟子之言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孟亦求諸人事而已後世星數之說行謂人之富貴貧賤壽夭莫不定於有生之初故人一切委之天自陰陽地理之說行謂人之富貴貧賤壽夭皆係於葬地故人一切求諸地夫委諸天猶有說也而以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於一抔之土何哉而世人信之趨若瀾倒江西尤甚士夫酷好之至謂某以是而得高科某以是而得顯位噫不求之己而求之天不求之天而求之地亦愚矣哉

嘗疑公山不狃之叛也而孔子欲往然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吳使不狃將故道險由武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初豈叛也非以張公室乎余故表而出之以明孔子欲往之意[illegible]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盤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琢一玉璽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嘉靖初籍沒朱寧貨財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

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四箱碎銀十匱金銀湯盤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壺盞四百二十副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絲環四箱珍珠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一花瓶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綵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二十扛段疋二千五百八十扛綾紬布二百二十扛銅錫器三百扛伽俵一百二十匱又三十扛細[illegible]麻一[illegible]八百

三千古畫四十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鼓五十扛巧石八十扛

於海胡椒八百斛世以爲侈也而歷傳之今親見逆瑾籍沒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官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國家富有四海非若宋之偏安宋有西北二邊歲幣百萬百官祠祿郊賜之類今皆無之宋制宰相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姪任甥亦有之今三品

以上才得一子入監可謂至窄

宋民間器物傳至今者皆極精巧今人鹵莽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蓋亦坐貧故耳觀宋人夢華錄武林舊事民間如此之奢雖南渡猶然近歲民間無隔宿之儲官府無經年之積此其故何也人皆曰本朝養兵太多武職太冗是固然矣又有一焉而人莫之及古稱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民之貧甚而官竭官之府庫皆空皆非有歸此蓋乎爲國者謂以是思之

神仙

世有恍惚不可知者三鬼神也神仙也菩薩之報應也若神仙者謂之有則平生未之見謂之無則古今所傳奇蹤異跡不可勝紀　國初周顛仙張鐵冠張三丰尚在人耳目顛仙之事

太祖親爲碑於廬山入火不爇入水不濡不可誣也

三丰則

太宗命胡忠安公求者數年又有冷啟敬者傳聞頗不經余不敢信今見其仙奕圖三丰題識則其事不

可誣也已識之

遂溪仙奕圖者信陽子湖湘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啟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邢臺劉秉忠仲晦從沙門海雲遊書無不貫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以至衆技多通之至元中秉忠薦領中書省事君遂棄釋從儒遊四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子昂從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觀唐李思訓將軍畫頗悉發之脈遂效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窮若等無異將軍且變其法傳彩尤加纖細神品幻出由此以丹青

嗚呼昔時張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示平叔偵真之肯然而悟如已作之至正間則百數歲矣其綠髮金顏鬚如方壯不惑之年時值紅巾之亂君遁跡金陵日以濟人利物方藥如神天朝維新君有詩爲之誦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跡矣此卷迺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爲余作也吾珍藏之今將訪吟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吟君胸中丘壑一脈之趣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奉還元老太師淇國丘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飄然意在蓬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爲私會云時永樂壬辰孟春三月三丰遯老書

吟謙字敬國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謙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爲慎勿多取過分奇之既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燦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者以聞引有人姓名因詰此人所為也命所在執其人詰之罪及謙因備述前謀將至城門且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　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言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左慈事絕相類二事所謂畫爲之誣者非耶是耶

邵子有元會運世之說蓋上爲開物戌爲閉物其論甚奇然佛氏已有此論矣佛之言曰過去世界磨滅之後經無量時起大重雲徧覆梵天注大洪雨滴如車軸經百千萬年彼雨不絕漸漸增長遂至梵天雨止之後水還自退有大風起吹彼水浪波濤沸涌生大沫聚於虛空中從上至下依而建立天地自此始也非開物之論乎又云天之災時有大黑風吹使海水兩披取日宮殿置須彌山半緣此世間有二日出河渠流竭久久大風取第三日出大河江河皆竭四日出阿耨達池竭五日出大海乾竭六日七日出世界起火出大千世界然至梵天仍俱燒盡此豈非閉物之論乎

其事不可知與鄒子之說亦略相似
須彌山東有天下名東弗于逮人三百歲山西有天下名西瞿陀尼人二百歲山南有天下名南閻浮提人百歲山北有天下名北鬱單越壽千歲其亦鄒衍九州之外有九州之意乎
須彌山下復有三級下級堅守天在中級持鬘天在上級常憍天在須彌山半有四天王宮殿上有三十三天宮殿三十三天以上一倍夜摩天又一倍兜率陀天向上更有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衆天梵輔天

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福生天福愛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空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其亦列于天地之外復有大天地之意乎三十三天又分三界自在天以上爲欲界未離食欲之梵界以上至色究竟天爲色界空無邊至非非想爲無色界皆名爲有有生有死故于不同凡夫不溺三界又不同二乘求出三界惟悟佛人無生死可勉無三界可出

日遶須彌山常行不息南閻浮提日正中東弗婆提日沒西瞿陀尼日初出北鬱單越正夜半
月宮有影以閻浮提樹高大影現月輪故有此影又云此時有鷄在核其上彼鳴則天下鷄皆鳴[illegible]
海有八德大海漸深潮不過限不宿死屍百川來會而無異稱萬流悉歸而無增減出衆寶珠衆生皆在其中同一鹹味
過去名莊嚴劫現在賢劫未來星宿劫謂之三世有問佛劫爲何甚佛答有如全段不以百年一拂山巳

磨滅此劫未終又言兜率天人一百年以六銖衣一拂至石銷盡以爲一劫
莊嚴劫壞變賢劫初嚴淨人物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過百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如是遞減至十歲身長一尺則減劫之極也過此之後復入增劫足過百年命增一年身增一寸如是遞增至八萬四千歲身八丈則增減之數也一增一減共一千六百八十萬年名一小劫[illegible]六百萬年爲一成劫自成以後復在劫[illegible]八減八增今當

第九減劫每劫有一佛出世至今減人年一百歲時
釋迦文佛出世已得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歲三千
年也此去更過七千年爲減劫之極復入第九增劫
亦增至二萬歲時鐵輪王出世此增劫之極也復入
第十減劫至八萬歲時彌勒下降是時閻浮真金爲
地地平如掌秔稻自生思衣衣來思食食至無諸疾
樂男女五百歲乃方婚嫁所有一切世界皆具此四
種相劫謂成壞空成而住住而壞壞而復空空
而又成

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見有
地肥極爲香美取食多者身先麤大體重無光日月
始生因貪食故地肥滅沒後生婆婆羅羅滅沒復生
粳米朝割暮生食彼米故才分男女形相行不淨行
下而後之觀然與吾與人亦異矣

夢兆

周禮六夢有獻吉夢贈惡夢之說詩亦有熊羆虺蛇
旐旟衆魚之兆其占審矣然後人日之所爲夜之所
亂夜之所夢亦何足憑其有應驗者時之亦間見人
甚之有驗者也
徐文定公初試京師夢至一所若人文淵閣者上有
三老在焉授公以鑰匙一握公出至門啓數之其匙
得六後公入仕司經局左右春坊詹事府吏部至內
閣司印果六又公爲詹事時服闋至蘇城閶門時魏
名醫也令診之時魏既診以公脉有歇至不敢言公
曰吾脉若有異時魏曰如是則無妨然終不樂及謁
范文正廟少憩忽坐臥夢一衣冠偉人來謂曰勿憂
也公之壽年還有兩千覺而思之以爲二十年也其

後二十二年卒蓋千以爲二十兩十兩一合爲二十二
云其神驗如此庚戌余大人公館汪伯翁與主爲壬考
余爲同考久余從公至堂汪對公謂公曰來不怡
其兩何也汪曰以不得分考既而曰今所夢人銀一
大錠何也某因言人謂文如青錢萬選的中者其
終乎汪曰公又夢人銀節牡丹三大本何也余未有
以應所錢所何名乃信果退而思之大錢之兆其在
福乎獨牡丹之說未得然余夫人此亦福之兆也不
閑次陽相估患恙家可憐亦新如而花爲鈔繁滿故

非平常人也高科兆矣而非瑞士是科會試殿試篇
皆第一而不克終

乙未會試公與丘文莊公主考久之未得魁選公與文莊約夕各默禱于天以祈夢兆明日公語文莊曰公有夢乎丘曰無也丘問公何夢公曰余夢至一所大浸汪洋不見木端忽有一物若鏡爲日有蒼昕余以三箭插其上夢如是人願思之而未詳所主或以大浸瀰漫其湖廣洞庭之間乎公不謂然然時新發解家在太湖公以爲其應也及揭榜果忝第一謂三箭者三元也深以狀頭望余而余不克副其意終未知夢之所屬後余在翰林久以公薦爲學士又薦爲少詹事余所謂適言于公曰所謂三箭者應矣某不才辱公薦會試一也學士二也詹事三也非三箭而何公曰不然蓋吾當時夢有異其插箭出爲品字之象其一品之兆乎某不敢當而退公不幾後余以非才叨參政府雖不久秩一品

公一日問余曰唐德以閣爲官何所出余對在漢鑑因問公問此何爲公曰吾夢科場出此題其明日果

然公又言吾在鄉時嘗夢庭有枯木復生其與木之有由枯乎與同舍生言之人果其是應也豈其心精而生明乎抑公將大貴神明有告之者乎

進士淞江張翰言于余曰翰未第時嘗夢中有人告當及第在狀元前覺而思之世豈有利名先狀元者乎吾殆無科名之望矣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錯由費宏十六是科宏狀元及第翰得夢時宏尚未生也

唐寅字子畏少有逸才發解應天第一橫遭口語坐廢自是至閩謁九仙祈夢夢有人示以中呂二字歸以問余曰何謂也余亦莫知所指一日過余于山中壁間偶揭東坡滿庭芳下有中呂字子畏驚曰此余夢中所見也試論之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然後子年五十二果應百年強半之言

子170 211

寶顏堂井觀瑣言三卷

（宋）鄭瑗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井觀瑣言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閩南鄭瑗撰。鍾人傑唐宋叢書亦作宋人。而書中稱明爲國朝。所評論者多明初人物。決非宋人所爲。考宏治八閩通志載有莆田人鄭瑗、字仲璧。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南京禮部郎中。朱彝尊明詩綜亦載有其人所著有明省齋集。則此編當即明莆田鄭瑗所作。題宋人者妄也。其書大抵皆考辨故實品隲古今。頗能有所發明。如論王柏改經之非。斥綱目發明書法考異之曲說。辨李匡乂資暇集解律令之誤。駁史伯璿管窺外編言天地之自相牴牾。及摘胡三省通鑑註所未備。皆中窾要。又引宋書柳元景傳。證魏崔浩因有異圖被誅。特假史事爲名。所論亦有根據。在明人說部中尚稱典核。惟不喜宋濂。謂其文多浮詞。於性命之學不甚理會。未免失之過刻。其論諸史紀年之例尤偏駮不足爲據云。

閩南鄭瑗撰
檇李　周從龍　孫永芬　同校

鄭子讀書間有絲髮之見輒索筆錄而藏之自志其陋因不復加纂次取韓子原道之語題曰井觀瑣言將就有道而取裁焉夫坐井而觀天謂非全天可也謂非天不可也然則余言雖淺亦焉敢背道而妄肆其喙哉

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與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泰誓曰謂巳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其他與今文復出者却艱深何也趙岐杜預韋昭賈逵鄭康成馬融服虔輩皆博洽之儒不應皆不之見也又今文原有二十八篇何故孔壁都無一篇亡失誠不可曉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益古文書在漢不列學官歆雖尊信亦但以爲愈於野而巳予嘗論書與孝經皆有孔壁古文皆有安國作傳而古文書至東晉梅賾始顯古文孝經至隋劉炫始顯皆沉

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壁所藏之舊矣

尚書辭語聱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誥之體用此一種與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其文體又自循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時諫諍之辭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定王使單平公對衛莊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誄

孔子辭其文便佶屈如書體禮記文亦不艱深至載衛孔悝鼎銘便佶屈凡古器物諸欵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辭及觀書秦誓文便自與古至漢齊王閎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尚用此體他文却不然如今人作文辭自是一樣語錄之類自是一樣官府行移又自是一樣不容紊雜予嘗疑孟子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

似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亦是用其語

歐陽文紆徐曲折偃仰可觀最耐咀嚼荆公文亦高古意見超卓所乏者寬容整暇氣象爾曾子固文敦厚凝重如秦碑漢詞老蘇一擊一刺皆有法度東坡胡擊亂刺自不出乎法度

史記序篇多用四言韻語班史因之范史無序篇故每篇論斷之外別有四言贊小司馬作史記索隱乃倣范史而補其贊不亦贅哉

史記遊俠傳曰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觀是數語太史公淺陋大率如此然漢儒自董賈之外多是此等見識史記奇崛處多出戰國策淺俚處多是褚少孫所補後人輒以咎子長亦失考之過

古史謂莊子讓王盜跖說劍諸篇皆後人攙入者今考其文字體製信然如盜跖之文非惟不

類先秦文亦不類西漢人文字然自太史公以前卽有之則有不可曉者嘗觀其前如馬蹄胠篋諸篇文意亦凡近視逍遙遊大宗師諸篇殊不相侔竊意但其內七篇是莊氏本書其外雜等二十六篇或是其徒所述因以附之然無可質據未敢以爲然也大抵莊列書非一手所爲而列子尤雜

仲舒本原處勝賈生賈生用處却勝似仲舒楊

雄韓愈體用俱欠王通有體有用但粗淺耳董賈之言却是從胸中流出韓子力追古作雖費力而不甚覺楊氏法言王氏中說所謂刻木爲鵠者也

韓平淮西碑惟敘憲宗命將遣師處是學尚書舜命九官文法其餘敘事不襲書體而森嚴可法其詩亦自成一家不規規於爾襲風雅必如是然後可謂善學古作元和聖德詩亦自是其

五七言諸體氣象如淚落入俎通達今古等語殊拙鄆州溪堂詩音格頗古

國朝宋潛溪文工於擬古燕書四十篇比龍門子雍山雜言頗勝誠意伯詩詞好文亦簡健藏機蓄謀如其爲人所著郁離子見識亦高非龍門子之比蘇平仲用意大苦遺辭太繁縟不可法王子充文精密但氣弱方希直志高氣銳而辭鋒浩然足以發之故其文奇峻有光燄真近世豪傑之士楊東里文典則無浮泛之病雜錄敘事極平穩不費力然用之豐贍委曲亦當代一作家曾子啓詩佳處不減崑體李布政昌祺人多稱其剛毅不撓嘗觀其所著運甓詩稿大抵浮豔不逞不類莊人雅士所爲所謂棖也慾焉得剛者也

宋之得統在太宗平太原之歲此四明陳子經本晦翁語錄而書未易輕變也遼金之始夷狄

也秉史筆者當以匈奴突厥之例待之其君書名書死而附見其年號于君死之下使後有考證宋室南渡金據中原則進金比於劉后符姚書主書卒分註其年於宋統之下西夏小夷亦當黜其年而附見之元初起亦依遼金初例既滅金則亦進之如金之例祚與既亡然後帝之可也或欲始終黜元如王莽武曌則已甚矣使光武不中興中宗不復辟君子豈能終抑莽曌

於分註邪覩秦始隋煬可見嗚呼是豈得已也哉

古史家凡閨門醜惡之事人所羞稱而厭聞者莫不備著如左傳載衛宣公齊襄公等事史記漢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皆是蓋使人知爲不善於幽闇之中而不能掩萬世之直筆如此庶乎知所戒矣仲尼刪詩墻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皆存而不削而楊龜山所謂載衛爲狄所滅

之因是也南北史臣亦識此意下至金史猶備載海陵煬王淫亂之事腥穢雜揉莫甚於元而元史一切隱諱不錄亦是一病至於紀傳表志但篇首作序而每人不加論斷蓋曰著其事實以俟後世之公論耳此爲能脫因襲之弊可爲後世修史之法

孟子說道理明白正大但比孔門猶失之粗苛子言語牆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孟子是從大路上行荀卿是從旁蹊曲徑裏尋路頭

世儒非孟子者大意謂周王尚在孟子不當勉諸侯以王業辨之者不過謂當時天命已改雖代王革命無傷也是故然矣然當時諸侯已皆自稱王孟子不過勉之行仁義以救民天下自悅而歸之使衰周未亡則亦因而存之令從杞宋之列耳初未嘗勸之伐周而黜顯王也庸何傷哉

朱子謂張子部解中庸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極意推之不問至於何所與可行不可行也今世說經皆坐此病

左傳法度森嚴辭氣古雅而整暇不迫馬遷才豪故敘事無倫理又雜以俚語不可爲訓

魏其武安等傳乃太史公所親見故敘其爭構之事最詳

宋潛溪該博羣書才氣汪洋不遏學者靡然尚

之但於吾儒性命之學不甚理會卻好去理會
異教然亦只得其言語皮膚之末雖平日著書
立言自任不爲不重終是泛博其文亦多浮辭
勝理所著龍門子尤鄙拙亂道爲蘇平仲作文
集序譏近世爲文者合喙比聲不能稍自凌厲
以震蕩人之耳目此是其本趣發見處故凡其
所作大抵只是欲凌厲以震蕩人耳目而已
各處方言亦有暗合古韻者亦有暗合字義者

如吾鄉謂來曰釐謂毛曰膜此暗合古韻者謂
日曬曰曝謂雨淋曰沃此暗合字義者
宋史筆斷依阿全無發明劉氏宋論勝之然有
不厭人心者如論太宗之事而援其不踰年改
元爲戕其兄之證且謂名其年曰太平言致治
由我也曰興國言創業由我也夫年號或出臣
下所議定未必太宗自製籍令果出太宗則既
規行弒逆掩諱文飾之不暇矣又名其年以陰

播其事於天下豈人情哉論歐陽公濮議謂其
久叅大政覬覦相位而爲是迎合之計嘗觀前
輩謂濮議初不出於公而臺諫有言公獨力辯
故議者指公爲主議之人公未嘗辨唯曰今人
以濮議爲非使我獨當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
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爲是而獨稱我則我宜愧
於二公公又自撰濮議四卷悉記當時議論本
末甚詳其序文至以夷齊自許則歐公於此議

蓋執之終身初非爲覬覦相位而發明矣又王
介甫之立新法蓋自其未得志時爲兼并之詩
已歎利柄倒持與俗吏之不知方俗儒之不知
變及其得志乃專以操利權抑兼并爲先務其
意以爲不如是不可致唐虞三代之治故行之
不遺餘力然其心術之偏又悻戾自用故卒至
於敗壞天下而績用弗成也今謂其措意專爲
破遼復故疆而設則恐非事實矣朱子云介甫

亦非先立此意以歷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
不廣故至於此此論最公學者考之
唐玄宗開元廿四年八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獻
寶鑑張丞相九齡獨述興廢之源爲千秋金鑑
録上之竊意其書必備述前世人主仁暴脩儉
明昏之實及任用忠邪賢否之故雖文字之體
未必雅純然必深切著明足爲百代人主之明
鑑也惜其書不可見而今曲江所刻本乃庸瑣

誕妄全類滛巫瞽史之説葢自古僞書未有陋
於此者或者猶喜談而樂道之以爲公預知安
史之變何異兒童之見
前漢書凡史記所已具者皆仍其辭而不變但
稍删潤其重複而已此班氏信而好古不喜立
異處可以爲萬世法老蘇乃謂彼既言矣申言
之何益則非也至司馬遷楊雄二傳亦仍其自
序之文而曲記其世系之詳則過矣貨殖傳仍
叙范蠡子贛至巴寡婦清名書曰漢而泛及異
代之事非例也古今人表亦不宜作
綱目書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葢欲其遣
質子而權不遣也尹起莘發明乃謂操貪多罪
乃欲越江漢而責人所謂有諸已而欲非諸人
者此似不考文義之過其引春秋公及齊侯平
莒及鄭莒人不肯爲比然宣公平莒及郯欲釋
二國之搆怨操責任子欲求成於權耳亦非比

例南宋徐羨之傳亮謝晦廢其主義符而弑之
及文帝立能正其弑逆之誅而不懲其迎立之
私宜書討誅以明帝心綱目乃誤書討殺尹氏
求其説而不得乃謂宋主下詔暴其殺二王之
罪而不正其大逆之誅使羡之等罪止於殺二
王則討而殺之足矣予按宋書元嘉三年之詔
首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又云羡之等實受顧
託任同負圖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君闕忠貞之

劾是其悖心不畏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酖毒至止未幾顯行弑殺如此而謂不正其大逆之迹可乎大抵不考本末輕於立論而欲得書法之意見是非之實難矣

尹氏發明學胡氏春秋傳劉友益綱目書法學公羊穀梁傳書法文甚峻潔似勝發明但有因本文之誤而曲爲之說者如東晉晉王保故將陳安降漢先是漢改號趙矣此猶書漢誤也考

之提要漢正作趙初無他義書法謂書漢所以志仇國而爲安惜唐永王璘反肅宗命高適討之其書上皇遣誤也書法謂不以肅宗主之所以著自反不縮之戒皆鑿也又唐諸臣狄仁傑郭子儀李光弼等有卒書論者亦誤也又皆各爲之說可謂求索之過蓋綱目簡帙浩繁朱子僅成書而未及修改故其大義雖明而其間容有未備者如帝或書上弑或書殺卒或書薨之類可見不必曲爲之辭

胡粹中元史續編又下於陳桱續編德祐北遷閩廣繼立宋之統緒猶未絕也乃遽抑景炎祥興之年於分書非綱目書蜀漢東晉之例矣開卷繆亂如此何以繼紫陽筆削之旨哉

綱目書齊王遊南死殺其從官六十人據北史從官自縊死耳尹氏發明曰雖非以兵殺之是亦以縊死殺之此孟子所謂殺人以政者也

劉氏書法亦本其說徐昭文考證謂當從史書從官縊死且譏尹氏附會其說以求合所誤之文愚謂徐說固甚直截然綱目無書縊死之例其文當分註於齊王遊南死之下以從謹嚴之體

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接王績有負苔者傳陳叔達答績書有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

時而不宣乃與元經以定眞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又云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云云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績乃文中子之弟而叔達又親及門者也文中子果不誣矣但史失其傳其書亦出後人所增益張大牽合傅會痕跡宛然在唐時已不甚爲人所尊仰故韓柳諸賢俱無稱

述或謂卽宋阮逸僞作亦非李翺答王載言書云理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王氏中說是也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則中說之傳久矣然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分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云阮氏本與龔氏本文各不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曰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由是觀之則逸或不能無增損於其間以啓後人之疑也

汲冢周書甚駁雜恐非先秦書意東漢魏晉間詭士所作反勦禮記史記羣書以文之文義古雅者僅有祭公解等一二篇

唐儒如李習之亦不易得其答侯高書雖未免自許太高然深拒其適時行道之說自謂決不肯廢道而取容持論甚正可謂不失已矣此所以能面斥宰相過失也其幽懷賦鄙時人以嗟老羞卑爲務而無能以神堯郡縣爲意感慨憤切庶幾可與建功業者史稱其性峭鯁議論無所屈非虛美矣

寶顏堂訂正井觀卷之一終

寳顏堂井觀瑣言卷之二

閩南鄭　瑗　撰
周從龍
檇李　孫永芬　同校

讀朱子書渾是平穩正當道理學者方是着實下手處餘人之文甲者只是理會微文碎義高者大抵張皇捉摸使人驚眩無所從入

孝經天經地義章其本文云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故朱子定爲釋以順天下之傳而吳艸廬章句更爲釋敎之所由生君子之敎以孝章本文云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故朱子定爲釋至德以順天下之傳吳氏因之是矣敎民親愛章本文只結之曰此之謂要道朱子定爲釋要道之傳又何疑哉而吳氏以爲兼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愚謂吳氏誠有功於孝經但不若朱子之行其所無事矣

東坡勝相院記云治其說者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頗說盡近世禪學自欺欺人之情狀然蘇公終身陷溺其中而不自覺其說道理亦未免蹈此病目睫之論信哉

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註以爲楚沈諸梁按此文今見汲冢周書祭公解祭公謀父疾革時告穆王之言故曰顧命葉當是祭字以字形相似而誤

宋景文公筆記曰古者牛惟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吾宗夾漈先生亦云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用於耕否則用以祭祀而以又否則如田單縱火齊王釁鐘而已以牛爲耕秦漢以上未聞也

按孔門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耕亦字子牛而古犂字亦從牛故上虞李衍爲牛耕不始於漢予意牛耕之利古亦有之但不如後世之廣耳或曰農耕既獲以牛服箱又艸人糞壤騂剛用牛耕之字牛義取諸此未知是否

柳子厚貞符劾司馬長卿封禪書體也然長卿之諛不如子厚之正子厚答問劾東方曼倩答客難體也子厚之懟不如曼倩之安

汲郡城北有比干墓偃師縣西北亦有比干墓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寳予觀其文奇峻句麗與三代鐘鼎彝敦諸欵識不類辭語亦不似魏晉以前文字其出於後世無疑歐公集古録不收此文其鑒別精矣不宜與石鼓詛楚文並刻

朱子謂史記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今考之信然如吳起傳魯人或惡吳起其中曰起之曾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夫魯人惡起於其君卽不應面稱魯君或曰是蓋魯人私惡起而魯君聞之耳政使如此則魯人自言亦不應泛稱之魯事魯君也此等處亦多是其未曾修改之驗郭解傳始言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中間復出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八字酈生傳始述生入

見沛公之事矣及朱建傳復云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躡軍門云云而所記各異此疑太史公以所聞不同而弃著之如國語所記句踐滅吳戰國策所記中山陰姬之事耳然彼雜書旁捜泛採自不相妨此參合衆說檃括爲傳不當彼此互異其辭疑褚先生或後人所附益則不可知

平陽史氏伯璿亦近代博考精思之士然揣摩

太甚反成傅會所著管窺外編其持論多無一定之見如論天地旣謂天屬氣地屬形形實氣虛氣能載形虛能載實而主邵子有限無涯之說矣復謂天亦有非虛非實之體以範圍之內爲勁氣所充上爲三光所麗旣主朱子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之言而謂天包水水載地地浮於水上矣復疑地不免有隨氣與水而動之患必不能久浮而不沉而謂南樞入地處必有所

根着與天體相貫通論月食旣疑先儒月爲日中暗處所射之說而主張衡暗虛之說以爲暗虛只是大地之影矣復疑影當倍形如此則月光常爲地影所蔽失光之時必多而謂對日之衝與太陽遠處往往自有幽暗之象在焉旣謂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外而月常受之以爲明是本沈括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之言矣復謂月與星皆是有光但月體半

光半晦月常面日如臣主敬君此其光所以有盈虧之異論置閏旣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醞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矣復謂置閏之年其餘分未必無餘而不可有所欠論日月之運旣主橫渠天與日月皆左旋之說而謂日月與天同運但不及其健則漸退而反右矣復自背其說而有二人同行之喻謂曆家右轉之說自有源流未可以先

儒所學之大而小之凡此等處屢言屢變作彼作此進退皆無所據其曰天有範圍地有根着則近於無稽之妄談而淪於小智之私矣臣敬君與二人同行之譬尤爲不達事理大抵天地日月之理雖亦格物窮理者所當理會然旣未可目擊難以遙度則不如姑以先儒所以言者爲據暫且放過而於天理人事之切近者致詳焉可也苟於此用心大過則牴牾愈多且終不

能以豁然而無疑也
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冊所用民俗所用二項爲言極好蔡九峰陳定宇諸儒偏主一說各有所礙終不可通張氏此說足爲前輩解紛疑得事理之實然朱子答吳晦叔書已嘗曰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則張說亦有所本

孝經三才聖治事君章本竊左傳子大叔北宮

文子上眞子李文子之言而或者反謂傳者竊經爾雅如切如磋等云本竊禮記大學之文而或者反謂記者采爾雅之辭謚法經天緯地曰文等云本竊左傳成鱄之言而或者反謂成鱄倣謚法之體鶡冠子貪夫殉財等云本竊賈誼鵩賦之詞而或者反謂誼賦盡出鶡冠子子華子今世之人一段本竊韓文柳子厚墓志之意而或者反謂退之此文出子華子世儒知有古近而不知有僞眞類如此可發一笑

楊子雲擬論語作法言未須論其意義深淺但考其辭語亦足見其故爲險艱痕跡不可掩矣論語無意爲文而自粲然成文故不厭語助字之多如女得人焉耳乎六字爲一句而助字處其半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十五字爲二句而助字處其九而法言乖離諸子圖徽蠢迪撿押跚中彪外雌噫等語至不可屬

讀論語云請問其目而法言但云請條論語或問子產問子西問管仲三問字繁而不殺自是文理當如此而法言中或問霍光王翁實嬰灌夫韓政判軻但曰霍曰翁曰實灌曰政也軻也豈復成文理哉此類不可勝數識者觀之不獨大玄可覆瓿矣其言曰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其意以爲聖經亦只是欲使人難知耳殊不知聖經明白易簡初豈有意爲艱深之辭哉其不

易解者特古今文體有不同耳雄說陋矣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能語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艸則艸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艸蕃廡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艸

韓昌黎與歐陽六一皆以文衛道者其事跡亦頗相類故韓之知己有裴董而歐之知己有富韓與韓並稱有柳子厚與歐並稱有蘇子瞻又

如韓有孟東野而歐有梅聖俞韓有文暢高閑大顛而歐有惟儼秘演惠勤有樊宗師李翶張籍皇甫湜賈閬仙而歐有尹師魯石介謝絳蘇子美石曼卿恰恰相當此亦奇也

歐公謂晉無文章惟歸去來辭東坡亦謂唐無文章惟盤谷序予謂歐公固不易之論坡老之言則有未諭者唐諸家文姑勿論只以昌黎文觀之亦未必都無一篇可比盤谷序也金儒王從之嘗病歸去來辭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謂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韓愈似不相識其言亦有理

屈原遠遊曰美韓衆之得一一本衆作終史記始皇本紀云始皇使韓衆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藥又云韓衆去不報是果一韓衆歟則信能長生不死矣予意衆蓋古之仙者本紀所載必迂怪之士因始皇好神仙而假托其名以肆欺

誕耳未必屈原所指之韓衆也若列仙傳載韓衆乘白鹿從王女則意好事者所傳會不足爲據

宣和博古圖成於宋道君朝王黼輩之手凡銘識有乙辛癸巳等字者皆定以爲商器其無銘識者亦强指爲商周物其彝舟總說云國家積德百年之後講明禮樂收攬前代遺製而範金之堅多出於僻陋潛壞之奥者四方來上如鐘

鼎尊壺之類動以百數予謂以道君之好弼文而重以蔡京王黼童貫朱勔等之巧求曲飾以愚媚其君受命鎮國二寶尚不難於假托撰造況其他乎然則四方所上固難盡信矣且古人罍卣尊爵簠簋之類雖用陶梓未必皆範銅爲之也其的然可信者如齊侯鐘晉姜鼎宰辟父敦等器款紋形製字畫辭義皆非後世所能爲者則非誣也

揚雄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劉後村謂雄語本呂覽一龍一蛇與時俱化之語予謂雄語蓋本繫辭云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然美新仕莽犬羊之可羈耳龍蛇固如是乎投閣幾死尚爲得存身之道哉

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其末皆云如律令李善註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呂延濟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二說小異然大槩官近之今道家符咒類言急急如律令蓋竊此語李濟翁資暇錄乃謂令讀爲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故云如此鬼之疾速其說怪誕不足信

綱目分註記南漢宦官之橫云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大抵皆宦者也王行卿集覽解自宮引呂刑宮辟爲據云已自割勢求爲宦官也近時陳伯載作正

誤乃破其說謂自宮以求進用非求爲宦官也予按通鑑自宮求進者下云亦有免死而宮者又按齊桓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管仲以爲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今分註先言羣臣皆下蠶室後言宦者近二萬人則集覽之說是矣而伯載非之何也自宮求進猶范曄言腐身熏子以自衒達云爾

令人以干求請託爲鑽珽孟堅賓戲曰商鞅挾

三術以鑽孝公李周翰註鑽者取必入之義如以鐵鑽之也今人以見陵於人爲欺負漢書韓延壽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此鑽與欺負語所本

尚書之辭有極難曉者鳩僝功吊由靈之類有極易曉者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類有極繁者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有極簡者如初如西禮之類有對語者番番良士仡仡勇夫以

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之類有參差不對者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類

今人呼酌酒器爲壺瓶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胡缾史炤通鑑釋文以爲汲水器胡三省辯誤曰胡缾盎酒器非汲水器也缾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酬者亦曰胡缾然則壺字正當作胡耳

史炤釋通鑑多謬天台胡三省辯誤多所考正遠勝諸家之註然頗有引證欠明備者如晉太和四年郗超言頓兵河濟史氏云河濟皆出王屋山固陋胡氏乃謂河出積石濟出王屋此河濟之發源夫積石河之見處非其發源也唐貞元元年盧杞遇赦量移長史陳京趙需等爭之德宗大怒左右辟易京顧曰趙需等勿退史以京顧爲人姓名胡譏其不識文理是矣予按柳

子厚撰秘書少監陳京行狀云上將復前爲相者公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恂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唐史蓋因此文炤之謬益彰矣太中二年王皡曰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史以厭爲厭魅胡云厭代謂升遐言厭薄人世是也然厭世字本出莊子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之文唐避太宗諱改世爲代而胡不明言其故又漢黄瓊上疏曰陛下

不加清徵審別眞僞淸徵本出楚辭君含怒以待臣今不清徵其然否胡亦失於引證孫權上書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操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此蓋操知權尊已非出於誠特欲嗾已速成纂計使諸雄得指以爲辭故云踞吾著爐火上若曰速吾禍敗云爾胡乃云漢以火德王權欲使操加其上似無此意此齊王高緯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賜死本暍死之誤胡

以涅刑以逞釋之唐李泌請以書約回紇毎使來不過二千人印馬不過千匹按唐書本作市馬謂與回紇互市之馬也通鑑市誤作印胡引六典諸監馬印爲說亦失考也寶曆初牛僧孺出鎭武昌過襄陽襄陽帥栁公綽戎服出候曰奇章公甫離台席重之所以尊朝廷也胡註牛弘相隋封奇章公僧孺其裔孫故唐人以稱之予按唐書僧孺在敬宗初嘗進封奇章郡公今武昌有奇章閣奇章亭皆爲僧孺而名非特以牛弘之裔稱奇章公也此其欠明備處其他所釋頗多膚浮辭如解高澄父喪起舞而曰秘喪不發死肉未寒志雖斯徒跣之哀縱蹮蹮僛僛之樂之類殊非箋解之體

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畧李衛公問對皆僞書也宋戴少望作將鑑論斷乃極稱三畧通於道而適於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足戒

貪之語張良得之用以成名謂問對之書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以予觀之問對之書雖僞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畧者之手朱子云問對是阮逸僞作三畧純是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爲之辭非子房反有得於此也蓋圯橋授受之書亡矣此與所謂素書皆其贋本耳如曰高鳥死良弓藏敵

國戚謀臣古昔謂篡其威奪其權也皆取諸舊史而附會之痕跡宛然可見而戴亟稱之無乃未之思與或謂漢光武之詔已引黃石公記柔能勝剛弱能勝强之語則此書之傳亦遠矣

元魏石刻有大代修華嶽廟碑歐公集古録跋尾云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道武不許乃仍稱魏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

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繆多矣予於史學非長故書之以待博學君子愚按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則當時雖未嘗改國稱代然二號固嘗並稱矣

隋李諤病當時文體輕薄上書論之略曰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諤誠欲變時文之陋宜自為渾厚爾雅之辭今書辭駢儷淺鄙乃爾尚何以譏病時輩為哉

汪克寬綱目考異殊無補於書法徒加支離耳夫呂后止稱制故猶書太后武后已革命故黜稱武氏王莽男子也故書名武后婦人也故書氏綱目之權衡審矣汪氏乃謂呂后當稱呂氏武后當稱周曌不達甚矣唐中宗景龍元年太子重俊殺武三思武崇訓綱目書重俊起兵誅

三思崇訓宜矣汪氏却云此起兵討賊而罪人未得但當書討不當書誅且分註明言殺三思崇訓于其第汪氏曾不之考而輕於立說何哉

寶顏堂訂正井觀卷之二

寶顏堂井觀瑣言卷之三

閩南鄭　瑗　撰
檇李　周天軸　姚士粦　同校

大誓言予有亂臣十人論語以爲有婦人焉扶風馬融因以爲文母按文王受西伯之命九年而崩壽九十七武王即位十有三年而伐商又六年而崩壽九十三文王受命時武王當年六十四五克商時武王年已八十有七文母不應尚在然則雖微劉氏子無臣母之說亦可決知婦人之非文母矣劉以邑姜當之理或然也然舊說以邑姜爲太公望女亦恐未然夫太公八十歸周在文王爲西伯之後豈得猶有未字之女可配武王武王是時已幾七十矣又豈得始納公女爲元妃哉史記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蚤卒是時孔子蓋年六十一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計其年當在顏子之後今魯論顏路請車時孔子已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既在回之前則孔子亦當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然則孔子卒時子思亦應不甚幼孔叢子載子思與孔子答問之語雖未必然要亦難斷其必無也按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魯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止於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也而孔叢子載繆公冀時子思居衛孔叢子固不足據然孟子亦屢言繆公之於子思不應有誤年表之錯明矣宋高似孫子畧國朝宋景濂諸子辨並云子思壽六十二魯繆公同時人繆公之立距孔子之没七十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答問之事安得有之予謂既信壽六十二之說即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

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夢奠之後矣殊不知伯魚旣先孔子而卒則子思安得後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殊可笑也凡傳記所紀年月如此牴牾者不可勝計盡信書不如無書信哉

宋史諸國世家其子孫諸臣事業可考者各爲小傳附本國之下此最可法

喪禮有復說者以爲招䰟復魄荆楚之俗乃以

是施之生人宋玉招䰟景差大招是也予按韓詩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䰟續魄秉蘭艸拂不祥則非特楚俗然矣

沈約宋書祭祀與服諸儀物皆具於禮志其序云禮之所苞其用匪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此說最是諸志載及魏晉以來之事蓋以備前史之未備亦未爲不可列傳頗重複殆非盡出約手獨符瑞志數卷乃其所創立者皆采諸讖緯雜書荒唐矯誣之說益爲史所羞爲者約反自謂可補前史之闕不亦陋乎

通鑑載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于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予謂浩修國史直筆自是其職但不當刊石衢路耳縱使以是獲罪何至遽赤其族太武雖暴不

應至此綱目書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甚之也及考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爲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所以不蒙八議之宥者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疏云鳥鼠共爲雌雄

同穴而處蔡九峰謂其說不經不足信按爾雅
云鳥鼠共穴其鳥名鵌其鼠名鼵沈約解單傳
亦云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
地雀色白鼠色黄地生黄紫花草便有雀鼠穴
今臨洮渭源縣西二十里有鳥鼠山俗呼青雀
山其土人親見鳥與鼠共處一穴相親如匹偶
則孔說不誣地志乃析為二山云鳥鼠山乃同
穴之枝山可謂謬矣宋南渡後隴西地淪於金

虜南人無得至者故蔡氏信地志而疑孔說
三禮考註或謂非草廬書考公年譜行狀皆不
言嘗著此書楊東里謂其編次特與三禮敘錄
不同予按支言集周禮敘錄但云冬官雖缺今
姑仍其舊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今此
書篇首亦載敘錄乃更之曰冬官雖缺以尚書
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
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

後庶乎冬官不亡支言敘錄云儀禮傳十篇澄
所纂次而此書十字下乃加五字此葢或者欲
附會此書出於公手故揭公敘錄置之篇首又
從而附益之爾且公最不信古文尚書周官古
文也其肯據之以定周禮乎及觀其所考次亦
不能無可疑者如春官大司樂而下皆取而歸
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職則取而歸之司空
繇觀周書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而有祈寒暑雨

小民怨咨思艱圖易民乃寧之語又云宗伯治
神人和上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亦云以天
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
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
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與周書之言實相表裏由
是觀之則司徒曾專掌教而不及養宗伯曾專
掌禮而不及樂乎敘錄所纂儀禮逸經文僅存
者止五篇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奔喪

云中霤禘于太廟王居明堂三篇其經亡矣此書乃以大戴明堂篇補王居明堂其辭云明堂朱艸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此緯書野史之說曾謂禮經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補公冠雖公之意然篇中記雜周成王漢昭帝之冠辭其非古經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惡經傳之混淆豈若是其雜亂而無區別乎予嘗謂諸侯遷廟釁廟奔喪投壺四

篇猶略存經之彷彿以之補經尚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補經决矣夫經之殘闕雖孟子亦但能言其畧或者顧務勦拾割裂以補之不亦勞甚矣乎

凡古書簡編錯亂程朱大儒亦不敢擅爲更張但云某當作某某當在某之下某當在某之前而已惟孝經大學傳文之錯有經文可依據故朱子考而正之今此書任意移易輒云當麗於此無疑如內饔掌膳羞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乃遽取內則牛夜鳴則庮等辭以附之豈先聖闕疑闕文之意乎

宋馬令采江南李氏遺事作南唐書頗摹倣歐陽五代史然所載多詩話小説諧謔之辭殊乏史家筆削謹嚴意思其類例亦多乖舛如潘佑之忠諫而置之誅死傳彭利用之迂腐而列之俳諧傳方諸歐史無能爲役矣

南唐史盧絳仕江南至昭武節度使及金陵陷募驍勇敢死千餘由宣歙長驅入福建循海聚兵以圖興復不果而敗今句容縣東陽鎮市東有盧大王廟志云即絳祠馬令南唐書乃云金陵既平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龔慎儀謀奔嶺表朝廷數遣使諭旨絳乃降遂降授冀州團練使會慎儀姪穎上言求復季父之讐乃命斬絳于周子坡據舊史則絳爲忠於所事而死據馬

晉見絳爲讐人所訟而死予謂絳聚兵爲唐興復欲既降宋則殺其守臣乃勢所宜然以宋龔祖追贈韓通錄用衛融張洎事觀之則龔頴雖爲季父訟寃龔祖未必遽肯殺絳句容之人必不爲絳立祠舊史當得其實

凡經傳之文有錯簡者須有明據方可移易如人手僞文有逕文可證乃明其定則書武成有月日事理可推乃可更定後之儒者率以己意所便輒欲變移經文如王魯齋只憑漢藝文志

中庸說二篇一辭欲析中庸爲二篇移易其文使各以類相從且魯齋最不信家語謂朱子不當據家語以正中庸似矣班氏漢志獨可據以正中庸乎況其所謂二篇者本指其注說非指其正文也又據孟子以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爲周公之事而欲移魯頌泰山巖巖保有鳧繹兩章於土田附庸之下而以俾爾昌而熾一段接於亦其福女之後殊不知古人引經只是斷章見意不如後世之拘也如日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雖魯齋其能强爲移易以遷就其說乎又欲以二雅中不合於正雅者皆歸之王風又欲以豳風七詩分入變雅豫章熊與可本吳材老之說以洪範歲月日時無易等言爲四五紀疇文斂時五福等言爲九五福疇文雖剪截破碎惑亂後學然猶勉强可通至於移惟辟作福等言爲六

極疇文於義何所取乎凡此皆進退無據而輕改聖經之舊治經者所當深戒也

東坡峻靈王廟碑載唐代宗時有尼見上帝得八寶云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昭靈侯廟碑載張路斯鄭辟遠皆爲龍爭居以戰路斯九子亦化龍皆齊東繆悠之談眞文忠續文章正宗此兩篇亦在所取豈姑以備廟碑之體歟

新安胡庭芳周易翼傳論五行生成之數謂五行之生皆不離乎中五之土以成形質天一生水一得五則成六是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二得五則成七是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木三得五則成八是地八成之也地四生金四得五則成九是天九成之也天五生土五得五則成十是地十成之也一二三四五者生之之序也六七八九十者皆因五而後得非真藉六七八九十

之數以成之也又云五行相克子必為母報讐如土克水水之子木又克土水克火火之子土又克水火克金金之子水又克火金克木木之子火又克金木克土土之子金又克木循環相克無已今有人忘父母大讐而不報者可以觀諸此矣其持論甚新然報讐之說亦似太狹

史中凡改姓名者如劉更生劉歆姚元之之類當其未改只當著其舊名元魏初諸臣姓皆所複孝文太和中始改拓拔氏為元氏拔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旃氏為叔孫氏此類甚多至西魏恭帝初元宇文泰廢立乃復國姓拓拔氏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中原故家多易賜番姓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孝文未改姓之先皆著其舊姓名乃得事實魏收魏書率書新姓溫公通鑑從之以就簡易失其實矣金斡離不兀术等其初亦只當書其舊名

今金史盡書後所更名宗望宗弼之類亦非是陳子經續編通鑑悉書舊名亦為有見

宋史記徽宗崩於五國城洪皓方流遞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擗踴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容齋三筆云先忠宣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于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為禾黍改館徒餽于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設歌于楚些

雖置河東之賦莫土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縶惟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此疏疑即史所謂操文以祭者時朱少章弁亦羈雲中有奉送徽宗大行文畧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于當年絕黨殊鄉犯風霜于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䰟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後正使王倫持此文歸獻高宗讀之感涕今見朱子所述行狀

南園漫録十卷

（明）張志淳撰

明嘉靖刻本

南園漫錄十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明張志淳撰。志淳有永昌二芳記、已著錄。是書前有正德十年自序、稱因讀洪邁容齋隨筆羅大經鶴林玉露二書、仿而為之。卷首數條、皆摘摭容齋隨筆之語、辨其是非。蓋其書之所緣起也。其餘則述所見聞、各為考證。大抵似洪書者十之六、似羅書者十之四。所論如江神二條、議洪邁舍人事而諂鬼神。邱濬著書一條、議其大學衍義補不敢論及宦官。立意皆極正大。其避諱一條、謂蜀本書多闕唐諱、乃相沿舊刻。桂辨一條、謂桂花桂樹兩種。張籍詩意一條、謂翟宗吉歸田詩話不知其作還珠吟時已先居幕下。駁正皆頗明核。其辨永昌非金齒地諸條、考證致誤之由、亦極詳核。他如春草王孫一條、王維詩語自本楚辭、而昧其所出、橫生訓詁之類。或失之陋。元順帝一條、誤據庚申外史符臺外集之說、以順帝為瀛國公子之類。或失之無稽。蓋瑕瑜不掩之書也。中頗紀載時事、臧否人物。故卷末又有嘉靖五年題後一篇、辨何喬新撫夷錄之失實。而以書中所載自比於孫盛書枋頭事。其所紀錄、亦可與明史相參考云。

南園漫録序

予閒居四年惟鉛槧是事去年冬病久凡書之宏深旁魄者皆不能事乃則取雜説如容齋隨筆者數十家以消日幼子合侍而問曰此何書曰此宋人洪景盧氏紀事之書也曰大人日觀之有可言者乎曰容有之曰可學乎曰此皆紀事之作事隨代異而義理無窮奚不可學也曰然則何不效焉可乎曰洪在宋為法從家居食祿終身當時

人君所以禮之者甚至予何敢方之越翌日取鶴林玉露觀之合復問曰此何書曰此宋人柳大倫氏紀事之書也曰於洪書何如曰將無同曰於何人曰柳吾不暇考然觀其自序曰為臨川從子被劾而歸是書適成則止於從事也已曰然則大人亦何以將洪書觀之而此書抑何以傳至今不廢乎將書惟其言而不繫於遭際以否也予不覺逌然遂為畫容齋所未安者數

十事而并予所聞知有似二書者廣之題之曰南園漫錄要之文雖不工而援事昭理亦或可觀者

大明正德十年歲在乙亥春正月九日永昌南園張志淳書

南園漫錄目錄

卷之一

避諱 寧馨 王文正
引孟子 江神 武侯
官制 無何 論兵
和詩 勲階 辨姦
惜才 署門 論將
廟額 平蜀 冉子
鉛錫 元年 咲語

卷之二

拐子馬 稱謂 風裁
人傑 工魚 對句
北岳 郡城 爨夷
巡撫 減字 識見
損卯 藥名

卷之三

武帝意 樹松 事異
著書 書法 功業
鄉音 三臣 書誤
武侯論 刺報 善富

壺哥　者忙　女色
貝原
卷之四
字誤　千西　繆諡
論賢　桂辨　劉豫
肅政扁　班史　譏言
巾幘　珠履客　詔語
狐媚　惡符　註書誤
僭稱公　宦官名　薦賢
評畫　容詞　奏減隸

交阯　洒削　吏易字
光武　淡齒　中人赦
卷之五
六科稱　稱父母　田雙
大臣　中庸　覆杯
禮服　生口　賴字
轉注訓　用私報　籠竹
並坐　遷獄　論人物
字義　左右　子糾
書二義　王孫　長均

卷之六
文姜　因革義　微子
無間言　諸葛瑾　剛明
人事　與除　永昌
益州　金齒　老佛
詠鷓鴣　韓信
卷之七
堯桂貫　烈女　分奚
紀傳　曹操姓　禪授
詩意　文絫簡　盜娼

五刑　三字義　征楚川
夷稱法　猛容　稱寡人義
溫陵　論山水　本心明
卷之八
高起居　内齋　使大理
仙之詩　翁首　蔡容垂
嬰宰　臧年　嫡庶
散子　著述　正統
地理　宋論　扆宋
後漢書□　好佛　含多

中書故事　節義　考官
早朝詩　所見
卷之九
花押　事定　鄉俗
對父語　無以解　子姓非弟
解禮誤　死義　刪述
天路　都御史　言官選
宕字　雖愛　斗母法
卷之十
大寺碑　儉德　天理
服善　成魁　有子
老兒當　元順帝　觀史
詩文傳　友義　細句
否泰錄　倭國　用妓

南園漫錄目錄

南園漫錄卷一

避諱

隨筆謂孟蜀書刻避唐諱以爲唐澤遠此恐不然孟蜀初定書多唐時所刻後遂承之不改何唐之澤乎元戚宋後元刻諸史如殷敬恒桓構之類皆諱又如恒字省下一畫至今亦不改凡各布政司鄉試錄罔不然豈宋之遺澤至今不忘乎不如爲沿襲不明之過反以爲唐之遺澤其誤甚矣

寧馨

寧馨阿堵二語謂爲吳人方言復齋漫錄所出可謂博矣但解阿堵爲此處亦誤蓋阿堵猶今言這箇也寧馨猶今言這樣也

王文正

王文正公不諫天書隨筆譏之是矣至比之張禹孔光不亦過乎彼二人無可稱而爲害大王公有可稱而爲害小又況二人終身自以爲是而王公遺命有不可掩者固難律之於一也

引孟子

孟子論百里奚隨筆引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

所謂手欵耶哉夫若疑辭也矣耳焉之者兵經
也因引孟子論百里奚一章言因助字閒闢意
化難與理夫言甚擲手所云者當也對變化處
又不拘此矣起遺史自當識之

江神

定顏亮之敗死尤當以加江神以字號而湯思
退不從至遠拔江之於書矣亮之敗死以天道
言則亮惡已極宋運未改也以人事言則虞允
文之功也於江神何與容齋乃欲封江以奪虞
且言淮河不能如江則真以人責神矣豈理也

哉若神果能佑則前韓世忠大敗金人于金山
亭又大敗於金人然則神何所據乎夫帝主宰
之名也天以此理主宰萬物無物可並故曰上
帝曰天帝今以四瀆一神而冒天之稱則僭之
休咎繫乎天者尤六且急而使之下同一瀆之
號天豈享乎瀆豈安乎凡人君所爲祀神者
當祀也所爲祈禱者理當祈也無事如經
于山川征伐如武之告于大川是也若黄
勛之出力已失禮樓之經而又曰
息敵然爽無實允文之 江神

四瀆秩視諸侯在五嶽之下自漢以諸侯爲王
後遂加四瀆以王號亦諸侯之制也容齋時爲
近侍又博學能文豈不知此而必欲以帝號加
江神推其類不惟悖事神之理其濟至使人君
不修德政而溺於求媚鬼神其不爲孫皓劉劭
者幾希矣殆非小失也當時思退只以四瀆秩
不可上同於天抑之是已而未究極於理故不
足以破容齋之惑而服其心使如前與之論只
告謝江神而不加封亦何也然此亦賊檜之黨
豈足以語此大抵用兵係力於神必載史冊此

皆將兵者巧於倡愚勇之智計初不以告人者
而容齋遂以爲江神真能死完顏亮真能敗完
顏亮而河與淮不能其昧於事神之道甚矣

武侯

論諸葛武侯於前而引杜子覇氣西南歇雄圖
歷數屯結之是已至後論漢士擇所從乃以武
侯見昭烈事將之荀彧和洽高柔郭嘉趙儼邢
顒呂範周瑜之間夫三往方見自三代而下唯
武侯一人而乃槩等諸魏吳隨時求用之士且
又若武侯有心先事昭烈以爲自謀者何其悖

也

官制

論真宗始創學士以下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至直秘閣幾四十種非若前代之冗泛夫官之冗泛莫過於宋凡立言立論於本朝之失不言之可也婉言之亦可也顧謂過於前代不幾於欺誣乎若移此以稱我
朝之官制則無間然矣

無何

論爰盎傳日飲無何只引師古曰無何更無餘事也又引盎傳毋苛言南方不宜多飲又淮安王傳無何注以爲再無別事皆因上文爲義則無何通無幾明蓋無何猶言無幾也今人作文亦言無何猶云少間也言日飲酒不治其事少間則又勸之曰毋反而已蓋冗吳反事必致禍於盎不勸其無反亦致禍故也如此解爲得若楊鐵崖補日飲無何肆只援盎傳解亦不察耳

論兵

論靖康之禍中外兵數十萬不聞有如蜀燕晉之憤哭者以爲氣運使然此尤非確論蓋自武佐治蜀繼以蔣琬費偉輩朝之正氣公心未嘗以蜀前創業日淺其先之風掖亦未盡喪故士卒如是若宋自哲宗用小人而加以徽宗父子位養成一種無耻無義憸邪姦佞嗜利私己之人通在顯位而擯斥正直忠良殆盡再加以蔡京童貫之壞朝之公論士之正氣民之恒心銷磨盡矣此何預世運邪後之君天下者深誓乎此深人國者深念乎此則自不容顧其私而惡直醜正以養成一代之禍至於民無憤哭而無可救藥矣彼小人方溺其私而不肯少念及此而容齋又委之世運以助其無所忌憚之心其關係豈小小哉

和詩

論古人和詩必盡其意非若後世爲次韻所拘予以爲盡意與否在作者非次韻所能拘也去年宗伯喬公宇寄予一絶云六詔山川萬里餘三年蹤跡嘆離居題詩爲問南園叟應了人間未著書予次答二十絶詩雖不工然所以答其意者却未嘗以韻拘而有不盡也漫錄于左竹西分排萬卷餘便堪瀟洒送諸居追遷述柳能

無意只恐人疑是謗書老来無復計三餘日日昏昏兀兀居天下已多投閣誚子雲何羨太玄書身名瓦裂更無餘獨有青山是舊居除却南華經一卷案頭抛盡向来書灌園心事外無餘寂寞柴門傍水居却有誇張杜陵叟手持厚祿故人書江左衣冠望久餘巖瞻旦夕待君居定知還有山翁信莫恠渾無寧相書餘多不録

勲階

文官一品勲階自光祿大夫柱國以上不許請授制裁諸司職掌明甚成化中閣老眉山萬公安一考滿始風吏部請給時濟南尹公旻以太子太傅爲吏書將滿遂創爲萬請而循之至三原王公恕以太子太保爲吏書滿三載会意公必矯前弊令南吏書安陸孫公交爲員外郎受王公知最深將伺隙言之見有工刻柱國圖書遂止後四明屠公滽以太子太傅爲吏書皆自請給再不可正時鈞陽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爲兵書考滿當給屠馬不恊因執以唯内閣與吏部有請給之例兵部不當請益無謂矣馬乃言之於内斯給爲法守一壞其派至此

辨姦

容齋辨張大覺爲人之雄而蒙賢哲之名只以蔡京不相能之故近弘治正德之間太臣有姦深無文誤爲内寺所忌或又有承要政之後輙能矯飾遂得賢名美謚以盡掩其平生之實者酷似之不知後世寧復有容齋之是否也

惜才

三原王公爲吏書時天台一文進士錄放回違限例當送刑部問罪公以爲其不服且以詩風責郎中欽欽不擇時爲主事欽授法白公必欲送問錄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錄嘗以所爲文獻公公因停其事命予勸錄錄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予因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已中進士則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文乃如是故遣茶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擬法行浙江巡按御史下縣提子顧不爲令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顏色即遣官持手本引錄送刑部又丁寧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又召予引官面問曰錄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錄嗟嘆而爲哀進

矣公微哂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
然公又微哂謂予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
當委曲成之公於一進士而愛惜保護之如此
而法亦不少屈也可謂難矣

署門

公爲吏書署于門曰宋人有言有任于朝者以
舘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爲羞今
動曰贄儀礼依而不羞于入我寧不自恥哉一
時帖然無異議於從作真誠積久而孚亦自不
敢書書之遠之以堵多口矣予曰擧爲吏書者
先後凡幾人矣竟不敢署門如此亦各自知也

論將

容齋謂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岳少保
以母憂去官累辭起復之命朝廷用呂尚書張
淵道掌其軍岳在大江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
亟兼程上一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爲樞密都
承旨予考容齋良詳記淮西之事甚悉詞意與
此全不同宋史論斷亦謂淮西之率岳飛在營
張浚惡飛聽其歸終母喪而不能留今謂岳憂
兵柄一失不容再得則觀岳應張之言足明其
本心豈有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之念又朱子
亦曰岳亦横終恐難制汪浮溪藻與容齋同時
其言亦與岳於張俊而不別白又與謂之齟齬
常才又獨言岳軍中游手冗名而糜者最多夫
朱子之論岳多得之張敬夫敬夫之言多得之
於父浚宜無恠者然勸朱子以只憑渠家文字
草成張魏公行事與他書所記多不同爲恨則
大賢之改過不吝可類推已至如容齋與汪所
言則何恠高宗中無所主而賊檜之敢於殺岳
乎以岳之忠誠才猷播後世事定後觀之誠所
謂天下之奇才豪傑無間言者而當時洪汪皆
列侍從有名猶所云若是後數十年朱子猶所
云若是則君子一時不值明君而欲人盡知其
蘊而不冤且欲一時是非之必定難已

廟額

予郡有漢壽亭侯廟字甚莊重成化辛丑有鎮
守太監命撤之而更以武安王廟盖内寺不知
前代名臣皆題其故封乃洪武初定五岳四瀆
爲神之
詔格也據法與理尊不容有所更今天下皆然

不惟不能工而亦不知所自矣又漢壽爲亭名新安程學士敏政已辨之但不知劉宋時亦有漢壽之封可證也

取蜀

容齋言取蜀將帥多不利如洪武中伐蜀取僞夏廖公永忠功獨茂其後亦以服龍鳳衣抵死子孫無聞亦可證矣但云凡割據于蜀者不過一傳再傳考之晉書自李特據蜀傳子雄雄以兄子班爲太子雄子弒班立雄第四子期雄子壽又殺雄自立壽死子勢立降晉凡六世四十六年乃亡却不止一再傳也

冉子

程子謂論語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然冉有稱冉子退朝冉子爲其母請粟凡兩稱冉子則不獨二子以子稱矣

鉛錫

嘗見本草謂粉爲錫粉又名定粉即今婦女傅面之粉也此粉燒鉛所成錫爲五金之賤只可爲器皿不可爲粉不知何以名錫粉後見周禮金有六齊以金六錫一爲鍾鼎之齊以金錫半爲鑒燧之齊注謂錫多則刃明故諸齊皆以錫和之故鑒燧金錫相半今觀古鑒多清白信矣然錫絶不可和金亦不可爲粉乃知古之錫即今之鉛也但錫山之名已久何以不名爲鉛而名錫然江西有鉛山縣又何以鉛名乎詩謂宜秦間曾產鉛錫則鉛與錫因通名也韻書亦稱鉛爲黑錫則鉛爲錫明矣然鍾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殺矢鑒燧皆和以鉛則防其挫折易虧缺而其堅刃不能用其照物明白所謂金性堅剛錫性柔爽金或赤黑錫則青白也然則古謂鉛爲錫今則鉛自鉛錫自錫耳

元年

春秋論元年之義而推及乾元坤元紀元日稱元祀人君體元宰相調元備矣近觀歐陽永叔以元無他義意亦甚異之偶見擲骰子者謂一爲幺又見朱子大學章句謂一爲首中庸章句又謂一爲一若以元年之義例之則訓首者又當別爲訓而有他義乎從是言之則歐說亦或有所見也

咲語

太監錢能女直人兄弟四人俱有寵成化間能號三錢來鎮雲南其怙寵驕蹇貪淫侈虐古所未有不能悉記有二事最可資咲語者雲南有一富翁病癩其子頗孝則執其子曰汝父癩傳於軍士不便且又老矣今將沉于滇池其子出厚資乃免又王姓者業賈檳榔致富人呼為檳榔王家則執其人曰汝庶民也敢惑衆僭號二字王復出所有方免後繼之者雖貪求無厭聞斯事未嘗不為發咲也能後雖挑釁安南三原王端毅公挫其虐燄尋復守備南京弘治末老死京師不識天道何在或言其初畜錢寧于滇旋俾專鎖鑰能病寧利其所有遂進毒于能而死寧初名福寧兒者是也本李巡撿之家生子然則能之報亦不為無也

南園漫錄卷一

南園漫錄卷二

拐子馬

金兀朮用拐子馬馬相連以革軍亦貫以革索號長勝軍自言從海上起兵用以取勝然燕慕容恪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五千為方陣而敗冉閔則黠虜用兵之法前固有之

稱謂

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為吏書鈞州馬公為兵書同朝王公長馬公十歲及王公以太子太保致仕馬公於弘治中以少師兼太子太師為吏書每對予言及王公不官不姓不號但曰老天官前輩之謙己敬德如此

風裁

錢塘倪公岳弘治中以太子少保為吏書一時極有風裁人畏奉之然後惟為都御史張公敷華一沮蓋公從南來假錦衣官之宅以居後欲償以值堅不受云有埕在淮乞一書與張復文則已矣公從之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且吏部外官所當奉第其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公大悔沮

人傑

東坡論范增爲人傑蓋本漢高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卽繼以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則漢高固以人傑許增矣此東坡所本也容齋只據楊氏之論謂增非人傑詆坡論未盡夫增之爲人尊以亞父則留言計不用則去且又能逆知漢高之志不在小終能覆楚非人傑其誰能之予少嘗作增論惜其不能佐羽聲秦之罪以伐之而假立楚後以爲漢資今思之亦不止此蓋羽有蓋世之勇增負閒世之智羽既尊己謂以

智佐勇而天下無餘事矣殊不知羽雖勇一人之勇也已雖智一人之智也顧再不思求天下之勇智以爲勇智此其所以失之信乎箄而更不聞薦一士也其志業無成所蔽在此耳使增非傑漢高肯溢美之於身後邪觀朱子以豪傑許王猛則增以人傑稱不爲過而容齋頤楊氏爲說爲過矣

工魚

大理出魚細鱗而纖長長不盈尺多腹腴而味美名曰工魚雲南誌載之謂土人不識江字因誤爲工其說非矣蓋古韻江有工音如陶淵明停雲詩時雨濛濛平陸成江李翱別灊山神文我亦何功路沿大江大理白昔曉文義故用古韻豈昧一江字乎茲非土人不識字乃脩誌者不識字耳當時聞老陳公文爲雲南布政使實誌載之顛亦不察

對句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典成欲德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爲大學士在內閣南昌張

公昇爲禮書湯陰李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南都禮書忘其名而掌太常事崔禮侍志端復進禮書崔無室家由神樂觀道士京師爲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貟黃老翰林十學士五个白丁朝紳一時盛傳以爲的對而有識譽蓋十學士內五人皆成化戌戌閣老萬公安所選爲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于於五人嘗見二三人之作固非誣也弟一對句而於時事及萬劉二公之隱皆可考見人言可畏乃如此然史書亦號文部

如許公進劉公宇視予所見三人復有間而今卒不以此置喙豈非終不以文學為職業與

北岳

馬公文升為兵書時建言北岳當祀于山西渾元州之恒山今南祭于曲陽縣者始於季唐飛石之禍而宋也不及北岳所在故誌有恒山飛來之說今京師在北恒山在境內而顧南行以祀北岳非禮也請改祀于恒山為允事下禮部時倪公岳為禮書固執誌言不可事遂寢馬公嘗語予倪非以誌必可信也其父謙無子嘗造祀曲陽之北岳因私禱神求子夜夢岳神指旁侍一人與之後遂生倪公因名曰岳以是渠固執不改祀然舜典所祀北岳見在渾元州南二十里彼人猶知祭祀而顧可往曲陽縣西一百四十里祭乎殊非禮矣予曰思之信如誌所言則亦唐失河朔神不歆而飛至曲陽也宋繼唐而王通無河朔則踵唐而祀于曲陽亦理勢使然也今舜祭之地既在山西而信誌言誤矣借曰神在唐宋已飛來則在今日亦必欲飛歸矣抑倪無嗣以姪後官止太子少保為吏書一年遂卒壽止五十有七其祿位名壽視盥山三公劉三原王公有間矣而二公何不聞為神降與或曰倪為吏書有名然二公之名遠出倪上或曰倪以驕傲失之然則為神所降顧為驕傲以累德而非神所降乃復傲為此殆有不可曉者予友張御史西銘臨安人也母夢黃鶴入帳生仕終御史樂人劉斗母夢斗降于室中生故名仕終廣西都司幕職此尤有不可曉者

郎城

永昌城之山曰大保俗呼為寨子山舊城守山下洪武十四年為麓川思倫所屠十六年指揮壽州李觀築今城于山下又築子城于山上日輪兵守之二十三年觀卒指揮胡淵代之始去子城而以觀所築之西面移包于山上蓋淵見京師城包鍾山故也遂盡滅觀之績以為皆己所築故至今亦無碑記率相傳以為淵之績業淵子孫又世官于此故再無知者淵既徙城得寵遂革府為金齒司學亦廢為倉至今招鎮守之禍皆淵作俑也據淵更觀之舊而免輪守之兵既可禦寇防險又使山居城內林木蒼然其

緬亦不可張但據襯之功而無文記又革府為
司廢學為倉以貽鎮守之禍其惡亦不可掩而
之謝也　二名宦祠于學宮而賜旌與為
一奇誤也廢學之人而祀于學何居謂宜别祀
于府學之城上斯得已

贊夷

正統初麓川思任叛屠騰衝擾潞江時遣雲南
總兵太傅黔國沐公晟為總兵官左都督方政
為左副右都督沐公昂為右副率師討之師至
潞江晟以思任幼育于其家決意招之時撫

守江者思任黠酋緬檢法也已許思任決不容
渡矣彼見駐師日久益罵詈無狀政故武將也
不勝憤屢請攻之晟不許兵駐久運餉石費三
兩師多之政政遂疏奏所領兵渡江擊之大敗
其衆走緬松當時譏之飛渡潞江政遂乘勝逐
北至上江上江思仁所居也政率所領圍其寨
不能拔而兵晝夜追逐已疲又夷兵救援益衆
乃以旗牌取救於晟日數至晟不遣曰我不曾
教他去麾下皆言之乃遣一指揮率少兵往指
揮陰揣晟意給言至夾象石遇夷兵不可進遂

已政知晟決無援意遂復送其子瑛過江瑛與
從者攀哭不已政拔劍叱之曰汝急去做將官
不死不了遂復過江赴敵夷皆披靡馬蹶夷攢
刺之爲泥時正統四年己未正月四日也麾下
盡死有潛江流而達雲龍州者州夷皆醉之而
後以竹索穿其掌送思仁斬之晟聞政死遂焚
江上運餉拔寨纔收兵歸永昌雲南布政使
應履平按察使頻巽以其狀聞于
朝朝遣都御史丁來問罪遣行人曹集祭政贈
政威遠伯謚忠毅立祠永昌子瑛招魂歸葬郡

人哭皆失聲晟駐永昌久聞遣官問罪遂陰遣
人告之曰吾為主將反喪師失律吾皆任之遂
發永昌日唯以冷水淡市所賣酥油燒餅行至
楚雄遂卒時三月十六日也年七十二事聞
朝廷以晟位望之隆寄關土安南今又以敗畏
國法自殞遂贈定遠王謚忠敬尋以子斌請
立祠雲南城之東無子嗣遂絶正統九
年甲子兵書京三公瑛始大征以政故歷陞
瑛至南河侯無他才技時號方三款謂頭軟
口軟脚軟也嘗為總兵皆總兵蔣貴來時政

與晟卒已久而文達李公賢撰古穰雜錄謂麓川初叛沐晟尚在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逞忿驕阿其意云云夫麓川初叛晟固在鎮晟爲總兵政爲左副昂爲右副統兵數萬討之在正統三年戊午政死節上江在己未正月四日晟敗回永昌在正月五六日自永昌回在二月晝卒于楚雄在三月十六日驥松晢與貴大征在九年甲子事平在十三年戊辰李爲閣

老最名有相業極遭際一時國史皆其總裁庶事皆其綜理顧失實至於如此然則後世將安所憑我良可歎也至論事理大意云以爲得地與人無益□　若萬然不思□以左都督死于茲極勝殊矣欲不與師得丕命以數萬敗於夷矣欲不六兵師得乎嘗是勝文貞公士奇作詩送楊鄰中寧從征大竝無主之罪同而不敢露又畏丕更書作冰無□□□去年所言同蓋李素教王丕王與楊同職之□□詞一得冰氏子孫隱蔽溢美之狀由其甚畏遂不復疑李遂據以爲眞而以其事遷就之而筆于書而不復考也夫振之惡雖不可殫述然其主麓川一事於國體於利害於忠臣義士之寃於久遠之計自今觀之殊爲有得不然則歷今七十餘年爲中外所壊不知群凶變亂幾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嗟乎如楊王李三臣在焉
朝可指數而於皮於捎於是非皆顚倒謬誤至終身莫之省改此殊弔世淵政翼公碑而深悔只憑渠家草來所以爲太繆不可及與

巡撫

成化丁酉王端毅公恕來巡撫雲南不挈僮僕唯行竈一竹食羅一服無紗羅日給唯豬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水皆取主家結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己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云云人皆録其辭而焚香禮之後公爲吏書于見公衣服飲食雖不侈而亦如常後見公祭兄文有曰昔往撫滇人皆言錢能勢不可犯犯即有大禍惟兄勸從正果遇禍兄以死理雪從是觀之公畏天憫人固非利害所能誅

而公兄之賢亦有以助公之氣與志也

減字

唐劉闢新書傳曰始闢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即臠食之唯盧文若至如平常故益與之厚舊書傳曰初闢嘗病見諸問疾者來皆雙手據地倒行入闢口闢因臠食之唯盧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厚今按雙手據地倒行入闢口共九字手行入其口減去雙手據地倒四字作觀之不知為何說也豈如舊書之明暢乎前輩非之信矣

識見

司馬公光宋之大儒其所修通鑑如紀武曌黜中宗帝曹氏寇昭烈朱子作綱目已正之矣至於削去留侯迎四皓事以為子挾父夫以為挾父則當載之而論以為戒不為挾則當書以為勸顧從而削去則太子呂從而不廢乎如有疑似削之可也留侯定太子之事漢書屢見如周昌傳亦明言以留侯策止顧削以滅其迹可乎又如取李舟言謂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夫天堂地獄之無豈待疑似而述舟見遠不宴之論以教人是啓之矣朱子謂其氣與理不曾會得恰好處二程每引之終不能上所以識見不真而偏執如此

揁卯

今木工搖屋交會之處鑿為揁卯殊不曉其義意偶見金史張中孚秉小舟數寸不假膠漆而首尾相鉤帶謂之鼓子卯則卯字固載于史矣但二字之名義無不可解

藥名

蓬蘽覆盆子本草各出二條是矣下又引唐本注曰覆盆蓬蘽一物異名今注曰蓬蘽覆盆之苗覆盆蓬蘽之子則合誤矣緣此紛紛議論通不能辨二物惟衍義謂蓬蘽非覆盆也自別是一種雖枯敗而枝梗不散又謂覆盆子曰五月熟味酸甘外如櫻桃許大軟紅可愛失採則就枝生蛆圖經謂莖葉皆有刺花白子赤黃如彈丸下有莖承之如柿蔕狀三條為是然衍義又謂軟紅可愛則又以蓬蘽為覆盆矣蓬蘽初熟軟紅覆盆則不紅也殆不如圖經赤黃之得真矣然圖經又謂苗短不盈尺引又非也覆盆樹

與苗但不甚高也衍義又謂長條則又以蓬虆雜之矣覆盆不生條也本經既分爲二物是矣下又云一名覆盆子則本經已誤於先矣蓬虆子初則淺紅熟則深紫有芒頗長覆盆子初則黃熟則赤黃芒微蓬虆莖生條而甚長覆盆樹生枝而不甚高蓬虆子味甘酸而淡覆盆味甘酸而深蓬虆刺大而稀覆盆刺細而密蓬虆枝梗枯敗而不散覆盆枝葉四時如一只是其子形狀其以津液爲味其熟之時皆同本經遂誤陳上良識蓬虆爲每言其形皆是而不能定爲蓬虆寇宗奭知覆盆異於蓬虆而又誤以爲紅鹼注則通無所見矣因據所見辨之使博物者不眩也

南園漫錄卷三

武帝意

田蚡竇嬰灌夫之事武帝令嬰於東朝廷辯之意已有在使汲黯鄭當時就韓安國之論而執之曰夫富罪不當誅當罪罪其暴橫不當誅推其孝勇宥其酒失如此執之以復武帝得人任其斷自可以從太后而免夫之誅矣若疑如此恐太后怒怒亦武帝可援廷臣以爲辭而解之矣觀其怒一時之不敢言曰吾并斬若屬是一時之臣不能深探武帝微意而不肯任怨也卒之太后不食而并嬰誅之是乃群臣成夫嬰之誅耳當時固不足論也以汲之勁直而持亦不堅惜哉觀史當如是則武帝奉母之私英明之見不使欲族田蚡已可見矣又安國之既廢以五百金餽蚡律之安國之說固有持兩端以陰右蚡之意矣太史公於此不及而於安國傳始發其隱此其所以爲良史與而觀者至今不解此意亦猶汲鄭之不解武帝意也

樹松

大保山北多樹而高南無樹而低天順初武功

伯徐公有貞安置于此謂守臣曰若南枏以松
使與北平當有官于朝者守臣如其言至成化
弘治間士果有官于朝者

事異

郡東南七十里曰施甸長官司者舊廣夷州也
地有名鐵毛嘴者有聲井深百丈測見者毛髮
弘治戊午冬有莊扣揮迯捕縱一鵲搏雉雉入
井鵲隨雉入莊命左右尾之至井鵲雉復騰起
而聞井中嗚嗚有聲衆疑爲鬼也則隱隱如人
以白莊莊命引繩下視之則一婦人遍體衣褐

鼠皆碎而氣息僅存給飼以粥飲逾日始能言
曰奴姓張氏大理人也從夫楊拱貨易於施甸
夫姦其叔母情好甚篤因紿以歸寧至此則束
縛手足共推入井中尋下大石如雨賴巖于崖
得不死徐則所束縛繩索漸斷見井有掬水因
取飲之今四十二日矣既出髮盡脫不存膚西
安謝御史朝宣適按永昌迯以告謝謝謂姦叔
母事大不理命莊拔其夫而歸張氏於其父母
世謂婦人飲水可七日不死此婦飲水四十二
日不死世謂古井中氣多殺人此婦按之莫測

之古井而不能殺豈天固祐之與世嘗疑孟子
象與瞽叟共下土實井而不及舜之事觀此下
石如雨而不能中一婦人況大聖人乎然拱姦
其母而殺無罪之妻天之所以彰於報者昭著
如此而謝爲之按頓以事大不理何不畏天之
甚莊指揮言之吾悉故志之欲人亦有爲傳者

著書

昔在京師得大學士瓊山丘公濬所進大學衍
義補觀之適一客至曰觀此見其大病以否予
以未悉對則曰此書於事理治具無所不詠窮

於官官通不及一言蓋不達源流至論遠矣豈
止落第二義哉後悉觀之信然則客猶未究其
立意之失也蓋眞西山所衍者本也本正則凡
措諸天下國家之事凡常變逆從大小精粗皆
不待言而其多亦非言之所能盡也乃欲列目
開條以盡之其事殆未可畢盡而已拘陷失前
賢之本意矣復首論聖神功化之極爲補前書
自以爲備殊不思見道造理之言雖異然見道
者未必全背於道也觀丘所著鍾情麗集雖以
所私擬元稹而淫猥鄙褻尤倍于稹所撰五倫

記雖法高明而譃浪戲笑尤甚高明乃以此論聖神功化之極不幾於娼家讀禮乎合而論之不過欲人知其學博而幸其名傳非真以道見於著作者也所以其書必欲進必揣近侍書斯朝廷刻之故不敢論及宦官也

書法

史綱如曹操書死之類所以補綱目書法之未盡亦甚有見獨綱目書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史綱易見為訪殊不知此見字不特尊亮能自重表昭烈下賢亦本於將軍宜顧見之此人可

就見之義以紀實也可謂盡書法之善矣史綱獨易見為訪欲輕其詞以崇貴勢其意必以為本王訪于箕子之訪顧不思武王時為天子箕子時為亡國臣書訪足以盡其實孔明高臥其事豈比箕子昭烈時為漢臣其尊豈比武王而以求異昧其實可乎丘平生博學廣槩好勝而躁崇勢而隱於此益可見矣

功業

淳安商文毅公輅自鄉試至廷試皆第一百五十年再無比但人不傳其功業然觀成化中太監錢能恃寵殺虐滇人如在水火亦無敢言之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改左副都御史以去能輩因此亦後來典機務者所未見也及王公舉劾能罪而眉山萬公安大名王公越乃受能賂沮之皆任事大臣也而賢不肖相遠如此

鄉音

北方士夫不能唇音如以武為五以尾為矣以望為旺以褸為窶以茂為冒之類難以數舉吾

鄉不能齒音如以事為四以之為知以使為死以齒為恥以詩為尸之類亦難以數舉若如江南江西閩廣之有鄉談者則又不勝舉其失何音矣同年儲戶侍巏嘗言不必相皆唯讀書審音而用心於言語者方正此言最是

三臣

眉州萬公安濟南尹公旻三原王公恕皆舉戊辰進士成化弘治間俱官一品其存心律己爲國憂民驗之於弘治以來萬衰特甚尹次之王益盛天之報施隨人善惡而應未嘗少爽而士

臣者於此觀之亦可猶省矣

書誤

大學衍義補祭五祀條下引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按古註疏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者乃句芒蓐收玄冥祝融后土五方帝之祀非人家門井戶竈中霤之五祀故序于五嶽之上其為五方帝明甚今乃引為門井戶竈中霤之證誤矣

武侯論

嘗疑武侯昭烈欲復漢而不知桓靈寵任閹宦賊害忠良盡失天人之心非成哀之比及讀呂溫武侯廟記則溫固有此論矣但溫欲武侯諭民曰我欲安時非為漢也此則不可蓋昭烈固漢之子孫不當叛漢自便以求成功此武侯所以有先帝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之說蓋其君臣之義亦庶幾明道不計功之識矣若如溫言明言桓靈不君我則為民義士先已輕之也此其君臣所以痛恨之意正在於斯之難武侯豈無溫之見哉至司馬公論照烈只以族屬疏遠為言而以南唐比之其乖謬已甚朱子固正之矣然論者只辨其非疏則亦非盡理之論蓋人君之命由於得天本於德故天佑民歸皆以一德昭烈雖不能純一於德然在當時比之操權可謂有德矣雖非漢之宗室其志在匡時其才堪遏操固君子之所當從而後世之所當與也豈可於其親疏哉若以疏而黜之則是存之劉嬰其視光武孰親則當責光武以奉嬰而不當自立矣通鑑既知不責光武奉嬰或立劉氏之親且賢者猶可以昭烈於漢為疏遠而比之南唐哉在當時則漢不當復興不可復在昭烈孔明則當以復漢為義而不計其勢之難溫豈足以知此

刻報

袁盎鼂錯皆天資刻薄私己自矜之人盎如毀絳侯卒致絳大與結交說申屠嘉卒致申引為上客見竇嬰言吳所以反皆由鼂錯錯如因淮南王死即勸文帝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夫淮南王罪當死若之出文帝意於丞相御史何干壹錯必有私怨於丞相御史故因文帝之信已而陷之史失載矣錯竟斬于盎之譖盎卒亦

杀之戕而宜妾右者以殺錯亦以飛語爲田蚡所殺嬰其死皆不以罪而刺深狠己爭逐黨禍小廢習詩而天各類應之無少爽者皆天道孔赫之不可掩者遷史不論及此而以變古亂常不知時變斷之末已

善富

善富二字班書言任氏折節爲力田役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此二字果好善富而不善必爲姦利既爲姦利必致禍敗矣

靈哥

如聞靈哥者居濟寧之魯橋能預言禍福本猴也因竊陳希夷所鍊丹藥食之遂靈通至今令所居必擇人妻少有色者以其夫爲香通而居其家問事者踵至香通家爲設絳帳居之於絳帳前傳語聽來兩京京師則多居鮮魚巷問事者瞻拜先自索錢口不可輕易我香通要高錢足數方告之正德間家因令女失一銀物遣老婢往問之既多與香錢只曰其物已爲人竊毀用矣問其人姓名只曰我說與名人來怪我香通因不說老婢回言家人不平遣再問之索多如前始曰物是孫少卿家銅童毀用了再不可得矣老婢恐再問而猶不得則起立于旁伺之至久問事者盡去帳中問還有人否其香通不知老婢之伺于後也答曰無有即揭帳老婢見帳中一猴據床而坐隨聞空中傳呼聲遂不見矣出只見香通之妻艷粧盛飾年可二十餘自看栽青紗花里婦欲嫁夫希夷今尚不存而猴竊其丹藥反靈通久長如此此一不可曉仙家鍊神離形謂之脫胎今聚則故形散則無見雖仙家莫蓋此二不可曉仙之術曰出神之後

再無嗜欲今孜孜求錢盛爲張設此三不可曉仙家丹成升舉之後再無男女之慾今日依少婦擇色宣淫此四不可曉仙家采鍊皆用童女今只用有夫之婦人以長生此五不可曉仙家丹成則不食煙火之食今日食炙雞燒酒又能變化不測此六不可曉仙家絕世今時與人爲猜枚賭酒之戲爲戲謔人世之談此七不可曉既通靈變化矣不知老婢之在旁而謀見其故形此八不可曉既能人言矣又不能爲人形此九不可曉夫有形體則不能不病有嗜欲則不

能超世今於飲食財色之好皆與人同而加甚於形體於嗜好仍與俗同而通靈遇之此十不可曉也且如張平叔以後謂為天仙者凡幾人矣而音絕神泯冉無徵矣而猶之長生注世乃如此今自侯王以上士夫以下罔不尊崇奉之曰上聖曰靈仙而不敢正其妖其瀆亂男女已甚而不敢禁其事更日崇之信之何也

着忙

朱秦政應登嘗言康狀元海謂東坡范增論後數句忙殺東坡蓋以峻快斬截為着忙也此亦有見矣然不免溺於一偏緣康之文全學史記之紆徐委曲重複典厚而不知峻快斬截亦史記所不廢如韓信傳中任天下武勇以下數我以其車一節可見東坡於此等得之而今日舉業宗之康見之熟而遂以為忙不知史記為文如王右軍作字歐師其勁顏師其肥虞師其匀圓各成一體皆可取法不可以己好與重紆徐而遂輕彼峻快斬截也必欲備之斯可矣然康此言却是自己有見識不隨參啟喜所以係自立乎古文也

女色

女色敗國固不俟論然觀自古以色著名者多不善終如妹喜妲己褒姒戚夫人趙飛燕趙合德潘淑妃張麗華楊太真宋劉貴妃之類不可枚舉唯武曌始以媚名卒借天子位以壽終蓋古今天地之大變難以常理論也然其色亦不聞如前之美

貝原

雲南用𧴩不用錢𧴩即古之貝也今士夫以為夷俗殊不知自是前古之制至周始用錢故貨貝每見於古書穀梁傳貝玉曰含貨殖傳載之不一東方朔曰齒如編貝文中子曰蘇威好鍾鼎珪璽錢貝皆謂此也又制字者如財貨賓賂賄買貢貴賢貨貶賚賓賦貨貢賞贈貽贄贊贍贐贄賻買賣之類不可盡舉罔不用此則貝為寶貨固始上古禮含用貝玉其重尤可見而顧以用𧴩不用錢為譏誚不亦異乎

南園漫錄卷三

南園漫錄卷四

字誤

藋音桓荻也見前漢書貨殖傳今程文避諱於權字盡去木是藋字矣其可乎要惟省木之點斯可矣

子西

朱子註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謂子西卒召白公以致禍亂按史記白公勝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嫡長孫也建爲費無忌譖平王奪其妻而欲殺之故出奔勝時又未有罪枝之昭王之生其出尤正子西既遜昭王而立以爲君則召白公亦天理之難泯又恐其在吳爲楚患也此不足爲子西病乃以此爲孔子所外恐未然若只以其不能革楚之僭王又納鄭賂爲之起兵以致白公仇之而作亂事理豈不實子西豈可辭乎

繆謚

古君臣多有繆謚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然秦繆公稱五伯何以謚繆史記蒙毅謂殺三良以從死退百里奚非其罪故號曰繆公又宋改謚秦檜曰繆醜則繆爲惡謚明矣然漢昭烈謚張翼德曰桓謚關雲生曰壯繆則固以繆爲美矣若惡謚昭烈爲之伐吳不可諫止關之忠勇蓋世昭烈肯以加之乎在宋之先晉秦秀欲以繆醜謚何曾而武帝不從則以繆爲惡又不止宋矣或古者假借以繆爲穆然謚法穆繆各具固不俟假借也今人書或書秦穆或書秦繆竟不可辨

論賢

史綱論劉靜脩不仕元與其退齋記之譏許衡仕元義最明正王以靜脩作渡江賦爲幸元滅宋且謂劉生長燕北爲見聞習染所局如盧摯之徒謂宋爲僞者此殊不知靜脩矣觀靜脩詩有云世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又云都無三百年間事寡婦孤兒又被欺則其非宋取國之不義已有素矣此渡江賦之根柢也弘治中刑部潘員外府作孔子通紀後紀而及於靜脩亦以過江賦爲疑遂與內江劉檢討瑞討以爲靜脩必別有所見而不能剖劉以問志淳曰此何難剖之有劉異而求其說曰靜脩之節決不事[redacted]元故退齋之記作靜脩之見尤

不足慕周之宋故過江之賦成此其識見精峻造詣純潔可與袁府伯仲丘窺見其一而妄擬之固非矣潘不得其道而委於不可知不亦誤乎劉謂有史筆而惜潘不及聞此云

桂辨

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辭桂酒箘桂之類即今醫家所用取其氣味辛甘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所植取其香氣馥烈乃尚其花也今類書載桂通不別白雖白孔六帖亦然

劉豫

劉豫遷汴與民約曰自今不用宦官則當徽宗任童貫李彥楊戩之時所以取怨于民者深矣豫以進士叛逆絕似劉闢闢即敗戮而豫卒僭天子善終保首領不惟豫有金虜之恃其才亦優于闢矣視其與民約者可見

肅政扁

水東日記載都察院堂中扁肅政二字謂前元有此號建文中亦有此衙號當撤去夫仍前元之號者如恩榮宴如各藩稱省之類不一矣又建文中亦有此號何其過耶以葉文莊之賢去建文已久而言猶若是則又無怪蹇忠定建言當時也同年楊主事循吉既致仕嘗遣子奏復建文帝號當時寺廟亦不之罪則聖德明廣大與葉之見天淵矣然觀葉載太監沐敬之事又與此異矣乃一時未之思耶

班史

班固漢書與史記不同也有史漢同異又容齋亦嘗言之矣偶觀季布傳曹丘生云楚人諺曰

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此即當時語無容易者班書減斤一二字遂使文義全萎豈直新唐書之病乎

箴言

張綵為郎中時常言父子之性非正其原只為求女色之樂每聞之殆欲掩耳近觀孔融傳載路粹誣奏孔融與禰衡言父子無親只為情慾則悖理傷道之論前固有之矣

巾幘

曹操欲殺孔融令路粹奏融禿巾微行詐謂不

加幘也則巾幘之辨巳可見矣又謝安傳桓溫詣安值安理髮久而方嚴使取幘溫見留之曰着帽進其重如此今制皆用網巾則禿巾之推也吏隸生員齊民於上各加巾私則加小帽又加大帽則幘之推也溫使着帽進而免其戴幘則幘固如今之烏紗帽而帽固如今之大帽小帽蓋欲便之不用禮服所以爲重安也

珠履客

今人多言珠履客三千至白帖所載亦然按史平原君客三千其上客皆躡珠履則珠履乃三千客中之上客方躡非三千客盡躡也

詔語

今世承宋儒之說若謂宋以前無深知義理深知義理皆自宋始者夫宋儒論義理誠精然以今日蹤其說而漫無真知者觀之卻去前遠甚嘗見漢人詔中多精不暇一一只如成帝制東平王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錯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此數語於性情義利處何其精深明白也恐非後世詞臣所及

狐媚

狐之惑人載於雜說家明矣永昌有施姓子以丹青爲業年十七時以元宵看燈回遇一婦人極艷美施誘之至家遂昏惑其父母遍延諸術家莫能治或教以獵犬逐之遂絕窗而詢其人則曰彼婦甚黑夜稅之而形容光艷異見當時自不悟也然其人年七十餘矣至今無他

惡符

金完顏亮之弑逆荒淫好殺嗜吳蹈僞沉湎冒色與隋煬帝同從寇中國而受誅于揚州又同其歷國與年壽大約又同其得謚又同而遺臭後世又同天理昭然矣此爲甚可以爲君人者之炯戒也

註書誤

論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朱子以唯於射而後有爭解必也射乎蓋以決辭爲義而屬上句矣及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朱子又以疑而未定解必也聖乎而屬下句矣二句皆孔子之言文義氣脉皆同若廼作疑而未定解於理豈不尤順於孔子當時之辭氣豈不暢乎況此二解又非

原缺

引言而皆出朱子而前後頗異良不可曉或謂朱子不可妄意則寧失孔子本意而徇朱子可乎夫孔子聖也朱子賢也賢者不免有時而誤又何疑哉觀朱子於程張亦辨其非主於理之是而已

僭稱公

春秋時晉鄭齊衛皆以侯僭稱公春秋則書其實其實魯亦以侯僭稱公春秋則仍其舊胡氏以為臣子之詞是已獨宋以公爵而未嘗少僭竟無人表其實何也至偃方僭王不久即滅于齊矣

宦官名

周官宦閹人寺人其職也秦始有中府車令漢唐因之而中謁者中常侍中尉類以中字名其官矣洪武初只以監正監副監丞名門正門副名永樂初始改監正曰太監夫天子之三公方曰太再上而天子之元子又上而天子之親乃以太稱今中人之職亦曰太其視漢唐宋止以中名者却盛矣然漢唐宋至有封王侯將相之名者則視我

於陶靖節集聖賢群輔錄魏嘉平中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並居河內共為竹林之遊世號七賢袁宏戴逵為傳孫統為贊又七人仕晉皆有名則必是此七人矣且圖一人騎牛則河內多有此而晉人多乘牛亦屢見於別書也

容詞

桯史載宋徽宗玉虛容詞而引禹湯罪己以興終之又按蔡絛國史後補具載徽宗教門尊號及唐武宗會昌投龍文稱號此最善學遷史為武帝紀意為君至敗國亡而信尚猶若此則終無時而改悟矣其必為因窮何疑

奏減隸

莆田彭公韶為吏侍時人不見其喜容殆可比宋包拯及遷刑書遂奏減百官柴薪皂隸之半朝士為一謔以為今俸不實支校前代已薄所仰給者在此而欲近減其何以養廉事下兵部兵書馬公奏不可減送知者僉謂彭治書老不識既富方穀一句詢其由蓋欲諭內臣一二事故言此以示無偏曾不知即此而并其素望亦

損不特掩其論內臣之美意也大臣行其所無
事不當容心如此

交阯

交阯唐堯宅之漢州之建吳割據亦然宋不競
始失迄元之強大竟不能郡縣之如漢也雲南
漢不能通至唐妻以公主至三國成都抗衡中
國然今卒爲郡縣說者謂元兵由西域出大理
後故地勢順下雲南而我
朝開拓以之是已然元以厓山屠閩廣因稱兵
交阯勢亦無不順矣而竟不能有之何耶我
朝永樂初破交阯立布政司以復漢舊偉矣尋
又棄爲外國豈地合散自有數耶抑人謀之不
臧也郡中一指揮調自交阯歷三世而家之明
珠獨異等伍則凡所以失交阯之民心而再不
可取者其以是耶洪熙宣德間既棄交阯矣至
弘治初莆田彭公韶撰名臣錄亦述當時之說
以贊大臣之功此譬諸人家父祖遺有田土爲
强鄰所占其家幹度一時力難爭因棄之以省
訟妨業可矣顧張之以爲功無乃不可乎以交
阯之勢校之雲南則沐昭靖王張吏書之功深
且廣矣

洒削

史記貨殖傳洒削薄技也而鄧氏鼎食漢書音
義以洒削爲治刀劍名索隱以洒削爲磨刀以
水洒之又方言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按周禮
六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又
曰魯之削又曰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
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鄭注曰削今之書
刀也又注曰古人未有紙筆以刀雕字謂之書
刀亦如筆也別注解削極明亦以雕字之說爲
不通而引子張書諸紳爲證則削爲書刀爲削
竹簡之用無疑矣但以注爲以水洒之雖近而
事義終欠明周禮注者以爲加純鋼使鋒利若
今之剃髮刀於事理是已然鋼乃鍊鐵之精爲
之非錫也以爲錫即今之鉛然鉛質柔又非鋼
之利也且三分其金而錫居二爲削與殺矢之
齊金錫半爲鑒燧之[illegible][illegible]三分其錢而鉛居二
又何以能鋒利乎鉛可名錫古字同也鉛爲純
鋼又非事理所有此殊不可曉意洒字有淬厲
之義而非只以水洒之也則音義與索隱所解

辯近是而皆未究極二字之義

史易字

舊唐書崔湜傳言湜制衣帶手書以通意於孫德昭其詞緩新書作斬帶而藏其語急識使有稜則可矣不然何從以斬衣帶爲斬以通意爲終哉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必詳悟之所莫也

光武

漢光武於兄縯其德極薄並詒誅老將之結豪傑者縯也謀洪業者縯也共見殺於更始而不哭有以也及即帝位謂位前加縯封而褒示天下然後封其二子可也顧遲迴至建武十五年始因封諸子而贈爲公又至十七年公皆進王而始贈爲王觀宗室欲兄不奉王即亦曰昔王莽時所難獨有伯升爲令大司馬劉公伯升之弟可扳附也況遂奉光武則縯之功澤亦自可見而遂錄其功又絕無特異昭宣之典至於劉盆子之兄恭猶於劉玄送爲之請王侯賓客坐死數千人朱鮪等殺縯及降竟不行誅縯之罪夫恭之功之親視縯何啻百十何於恭之仇報之如彼而於縯之仇忘之如此徒以兄弟之仇不反兵而戰之經則光武薄於兄之恩義甚矣而後世通不論及

漆齒

新唐書南詔傳曰茫君蠻也永昌南有茫天連茫鮓茫施皆樓居無城郭有漆齒金齒銀齒三種蠻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今芒市長官司去郡四百餘里皆大伯夷也多以酸石榴皮及藥染齒使黑初無金銀鏤飾者又漆齒既黑亦無寢食脫去之理黑齒則信然謂之漆謂之爲飾見人寢食脫去皆妄傳也

中人敝

唐代宗時李寶臣攻田承嗣委亡代宗遣中人馮希倩勞寶臣寶臣歸綺百匹希倩抵之不爲禮致寶臣憾與承嗣和後承嗣復猖天子竟不知也終之唐室滅藩鎮之手豈一朝一夕之敝乎

六科稱

水東日記謂公文承旨皆稱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景泰間李賢為都給事中強加都字為失又云今止稱六科亦未為當夫五府都督其官也六部尚書其官也都察院都御史其官也今以為未當則是仍稱六科給事為當矣如此則五府六部俱當加官名如六科又何以獨稱其衙門乎五府有都督同知僉事六部有侍郎都察院有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如李賢要稱六科都給事中則當稱五府都督六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也今以為非而不稱六科都給事中却又以稱六科為未當則必稱六科給事中為當則五府稱都督同知僉事六部稱侍郎都察院稱副都御史僉都御史乃與六科稱給事中一體矣其可乎哉蓋府部都察院以都督尚書都御史為尊官以同知僉事侍郎副僉都為佐貳六科以都給事中為尊官以左右給事中給事中為佐貳今只稱六科正與府部之稱相合顧又非彼而是此殆不可曉

稱父母

今天下士夫皆稱本府州縣官為父母大人稱者以是外得忠厚之名內取身家之利見稱者以是外說尊崇之名內獲結託之利故交相尚而不可改矣然書曰元后作民父母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大學孟子亦屢見之則父母二字皆人君之稱也今遂以加之府州縣官甚至都封府州縣又甚至主簿典史又甚至稱府官為祖父母稱布政司官為曾祖父母是等府於人君之上而布政司又尊無與加矣揆以天子作民父母之義豈不僭乎夫俗稱天子亦曰爺爺爺爺亦祖父之稱也乃又加曾字於上是比爺爺之稱尤重矣豈不悖乎設使誠以墳墓桑梓之故則亦不應以天子之稱加之況稱之如此其尊一不得利則明効陰構造謗詆毀無所不至有父母之義者固如是乎蓋緣鄉官始於求利於有司故為此不情之稱而不恥有司喜於見尊於鄉官故安受過情之諂而不辭夫不耻則又獲名譽之美

不辭則又取交通之利故上下相尚既爭於禮
尤病於民而通不可窮矣或謂孔子何以稱魯
爲父母之國曰孔子只以父母所生之國稱之
初不聞其稱鄹邑長爲父母亦不聞其稱魯君
爲父母也且周爲封建魯自君國孔子亦未嘗
以父母稱魯君今天下四海統於
天子至尊無對而以詩書所稱天子之稱加於
府州縣之臣可乎建安楊府丞旦爲考功郎中
時嘗言不忍以父母二字加于人雖人不悅我
竟不忍改志淳甚是其見因推而論之

田雙

輟耕錄言田一雙爲四畝云因見雲南雜誌始
知之近見唐書南詔傳言田一雙爲五畝官給
田四十雙則爲田二百畝且與招客先開四十
雙之句合恐陶偶未之見耳

大臣

王嘉爲丞相以諫董賢增封忤哀帝得罪當時
議郎議儀以爲聖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爲
起疾病視之無數進之以禮退之以義今嘉罪
雖著大臣裸刑就笞非所以重國也以是觀漢
於大臣雖有誅戮不逮于宋然禮之亦重矣弘
治四年禮部尚書耿公裕侍郎倪公岳周公
經皆送錦衣衛鎮撫司去衣笞二十而倪體肥
碩去衣之時尤將多口後耿倪二公皆爲吏書
卒官周爲戶書去位一時有識謂三公皆時望
在位通不及十年親若下獄後從容以疾求去
爲優也此所謂裸形就笞者與

中庸

志淳居學宮時見一官問中庸二字所出口中
出堯之執中庸出易之庸德近觀周禮大司樂
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鄭氏訓庸爲
有常則中庸二字周公已全具於教矣

覆杯

杜詩教兒且覆掌中杯箋註以覆爲飲酒嘗見
家語孔子問子路使者云醢之矣孔子遂覆醢
韓非子子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
子使子貢往覆其飯則覆字之義明甚而覆杯
爲不注酒不待言矣何以不改

禮服

輟耕錄謂元以婦人禮服曰袍乃達旦稱漢人

則曰團衫南人則曰大衣今自京師及天下皆
稱婦人禮服曰袍豈沿習已深與

生口

魏志王昶傳注云任識與人共買生口各顧入
匹別名平馬騘騾爲生口舊矣

顇字

今人以物相質不還曰顇然左傳今鄭人貪顇
其田則顇之爲義亦有本矣

轉注訓

志淳幼讀解曰轉注如考老之類假借如令長之類竊疑令長以圖法之字多故可言類若考老則不見其類也殊不能自決近見王柏正始之音引長爲長長行爲行行爲轉注而以考老之訓爲非極爲有理乃知許慎以考老之類爲轉注以令長之類爲假借者眞誤也四書大全小註亦浸取之不復致察況初學之士哉或疑如此則轉注似假借矣殊不知假借如蒙能二字本二獸也假借之言人之有德有才爲蒙爲能也假借於本字無義意而借用之轉注於本字有義意而圜別之故不同也必如是然後轉注二字之解方明轉注者轉其聲而圜注之也上考老之類今除二字其類何在乎以此見宋人之學猶精於今今人爲舉業所限一得登卄再不事學矣何由能精博益四書大全之成敍名一時者亦只據許愼之說而不及王柏之說則又無怪乎今之爲舉業者矣

用私數

宋人嘗擬張浚於孔明周公及他書辯之明矣復有一事如汪伯彥之引進而與秦檜奏復其官不知孔明可爲此否又秦檜既罷黃龜年等論之其姦著矣其气庇從不許高宗猶在疑似之間也因浚始召赴行在浚初不過以檜從汪伯彥學而後爲伯彥所引進故也私意盤結基禍如此乃欲復仇中國其可得乎浚復言與之共事始知其闇非初不知如胡安國也溺於伯彥之舊而昧於公也亦非眞知其闇也後爲檜逐而方有此言也史信浚知檜闇之言而不察浚以私昧之於始此豈浚之本心也哉檜之姦惡而才足濟之夫豈闇者若曰闇於主和不肯復讎以異浚見亦其姦之至者而顧以爲闇

豈得其實乎宜乎檜能傾浚而中高宗之意也浚之起檜於前王次翁之保檜於後其揆一也

籠竹

杜詩檉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實註檉甚明而不註籠竹見唐書南詔傳吐蕃顆城將楊萬波約降事泄吐蕃以兵五千守韋皐將擊破之萬波與籠官拔顆城以奔又舊唐書吐蕃傳亦有籠官大籠官之稱又韋皐傳擒籠官四十五人擒主籠官節度則籠固吐蕃之地名籠竹蓋籠地所產之竹也故以對檉林

並坐

弘治中北虜火篩寇邊勢甚猖獗時鈞陽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爲兵書朝廷特所倚重命閱兵于教場又命司禮監太監李榮同閱馬欲與李並坐往返言再三榮竟不允遂各居一幕而遥閱之夫以保傅之官掌大司馬之柄又值弘治之世内臣之自尊猶若此無怪乎漢唐之末造也

遷獄

永昌文廟東有鎮撫司每考訊搒掠聲徹禮殿志淳在學時隨類告遷于上司皆難之後常山樊公瑩爲御史至永昌僉以樊有清聲亟往告焉難之尤甚時成化已衰也無何有内臣來鎮守僞好文試往告爲即遷去又無幾何有言於後之鎮守者又即遷于城之東至今上下便之夫前之居上者貪汙不事事宜其難矣樊以廉潔著名而於義事亦如此誠使有制不敢擅遷則内臣皆即日遷之不聞在上以制非之者使於事理當遷又何以畏忌如是也今御史巡按歸皆考以不推舉避事方復過求其實稱此王字以樊之名哉有歎巳

論人物

臨川吳氏謂張留侯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公功業不同而同爲百代殊絕之人物遺時雖有異易地則皆然此皆根本宋儒成說以立論而非真知四人者也蓋武侯之出處與學力才識殊非三公所能知亦非三公所能及此所以謂之三代以上之人物也僕曰不然則請質之三顧方起與相從於留者孰重于身死義于國與但王諸呂者遺教孰得才由於學學由於靜

與事貴石以智計名者孰正身都將相而取信
天下與事女主而取愧於婢毋者孰優以益州
之地而振動中國司馬氏畏服以世與舉中國
之大而因于西羌以替獲免者孰愈或曰此所
任有專否也曰所任有專否正由於所蘊之不
同所蘊之不同是以隨時以就功名而出處有
不及此正在所由之學術未精純而所養之才
力未充大也學未精純才未充大茍使三公處
漢末不免仕吳與魏必不仕吳魏亦不過少優
於法正蔣琬輩而已何以同諸武侯哉或又曰
留侯功業大程子稱其有儒者氣象識者嘗以
並論恐不可少則曰程子取其去之知而言其
學其正固非武侯比也須深思方得之豈可襲
人言以自誣哉故曰吳氏之言皆踵宋儒成說
以立論而非真知其人者也

字義

妙好媺三字皆從女儒仙佛三字皆從人古人
制字固不可謂無意至於人之所需為儒人而
居山為仙人而弗人為佛其義意又各有在

左右

左右之尚各說家不一然觀前漢百官表十左
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
更則官次尚左與今同但中猶在左下右上今
五軍都督府與各衛所則以中為尊矣

子糾

程子以齊桓公為兄子糾為弟朱子取之按春
秋傳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
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注猛未
踰年稱王以猛為宜立也是故春秋之誼茍宜
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為子糾猛雖未得京
師成之為王猛又按荀子曰齊桓前事則殺兄
而爭國則子糾為兄在春秋戰國皆然當時必
無誤至程子始以為弟而朱子取之莫考所自
竊意程子因孔子稱管仲而以召忽為匹夫匹
婦之諒無以釋其意故以糾為弟而求合孔子
諒忽而功仲之意朱子至此章亦費力辨論故
不得不取程子之言以為撇然益厭當時之實
而以子糾為弟恐亦不可嘗因是而求得兩以
不必以子糾為弟証桓公為兄而於孔子之言
春秋荀子之實白不相病之論此不厭哉

書二義

杜詩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其意以學書爲詩書之書矣按東方傳云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乃今之字書在漢則史書篆隷之類也故曰文史足用觀其下曰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則前三冬所學爲字書可知今爲詩書者承杜誤以爲詩書之書矣

王孫

幼誦王維芳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之句不曉所以問之郡中人皆不對偶見本草說曰草一名王孫則知維詩之命意矣

長楊

唐人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以長楊爲宮名故不可曉後值今喬禮書希大爲太常少卿祀西嶽爲予言親歷其地有楊數株猶在閣基之西非宮名也

南園漫録卷五

南園漫録卷六

文姜

幼時讀春秋至於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文姜便不可曉及長而問之治春秋者不過本胡氏說以先書夫人孫于齊及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爲諱之於始而已恐是說終牽强不可通也夫以文姜之逆亂弑夫其淫惡與武曌埒而聖人書法從從若此矣子謂平生不敢說春秋又謂春秋自難理會其謂是夫

因革義

自三皇五帝三王皆建號惟秦改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遂稱皇帝自三代以上皆封建唯秦改選罷侯置守自漢高以上皆無年號惟漢武帝始立年號夫秦皇漢武皆公論所不與其所建置則後世不可易者如此豈非其人則非其計則是所以足爲後世法耶又唐虞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宋皆以封國之名遂有天下之號元以夷狄入主中國封國既無天姓又逆其臣始倣拓拔改姓之意而爲有天下之號曰元且妄擇唐虞之字以就其以夷入主中國之計至

皇朝繼之固亦以義立號而萬世不可易抑豈其人則更其義則易所以足為天下貞耶易大隨時之義者或者無常主之訓大學增而知其善其此之謂也不然春秋書天王而石勒之僭王為是有實以氏號而霸先之號陳為得矣此豈易旨也哉此豈易識也哉

微子

或問朱子以武王既誅紂矣時微子為紂兄又賢立以為君夫豈不可朱子不荅愚以為使武王如或人之見則武王不足以為聖人矣蓋聖人之心大觀無我聖人之道與時偕行天之生紂已絕商命矣武王奉天致昧此意以利其名哉又當時八百之諸侯同奉周矣武王復立微子則八百之諸侯可能聽武王以立微子哉借曰聽武王而立微子矣則四海之民厭紂者可能帖然而安乎況已誅天子再復臣位雖以武王之聖能處之無嫌而周之公劉后稷之業子孫百世之計九州四海之亂有不自我而作乎或曰觀書經理商士之文告則民猶思商自蘇氏以為在周為頑在商為良迻沿習莫考夫不靖者皆紂之黨也溺紂之荒淫逸樂以有位於朝者何啻飛廉輩數人而已哉此其黨與實繁有徒所以誘惑齊民又不可勝計也乃指為在商為良豈不誤哉夫民則去惡歸善也士則從善從惡也若以為真而與之則亂從茲起不但公劉后稷不血食而貽禍罔極武王殆亦宋襄之流矣天命人心之去留聖人精義入神之大用於斯為在此豈殷固淺之所能測乎或疑莽操懿溫之類得斯說而肆是不然公私理欲誠偽之不同而已竊疑朱子之不荅意蓋在此

無間言

漢杜鄴傳謂孔子善閔子騫能守禮不苟從親親之所行無非理者故人無可間也顧又不及昆弟其亦以是而無間與如此解則閔子之為孝尤大矣然終過於求深但視今之為舉業學者口耳循習中無所知則優矣

諸葛堰

城南八里有堰溉田甚廣舊名諸葛堰每歲脩堤竹木為害特甚成化戊子高郵朱御史瑄以甓易之迄今無損可謂才而惠矣今祠于名宦

剛明

華容王戶侍儼在部時偵考察京官而吏部與都察院旨意致怨則決於其長時戶書正缺王慨然任之獨戶部所黜屬官最多竟亦無怨之者可謂剛明矣後王兩被劾於言官人疑其爲此王曰不然茲有由吾巡撫河南藩司以脩黃河歲用之夫銀請曰夫當分送其內臣某閣老某尚書侍郎吾允之仍舊而已布政某初亦不計靈寶許戶侍初罷官家居也其二子皆居言路所以每劾由此詞氣和平殊可敬也

人事

子爲驗封主事見司務廳遣吏送布按府書帕因謂二條曰此加諸文選考功猶有謂予吾輩何居一條曰此何足計二司正郎此時已有織金幣二矣予以嘗任文選主事亦皆如此咲曰正郎行事主事豈容知耶再任稽勳員外郎又值司務送書帕曰又曰驗封猶有謂爲封贈也于斯何居一條又所云如前後任考功文選郎中總斯言決無私受然果有書帕之外之幣但亦言之過甚也然皆卻之矣後皆以爲薄彼如

令陸兵書完爲江西憲長時別餽幣一端不受後在南京常與之會終是介意也又南京金兵侍學考尚約陽馬公問詢予曰金亞卿於汝有人事否答以有扇四柄帕二方書二冊馬曰於吾之理幾乎數十兩汝豈無半乎一時憤辯傷主公微哂曰吾予爲陸安知州考滿買茶作吏部人事吾下知也則又辯曰茶爲禮時志淳爲主事下不多在以是大人故亦各有香與帕答之公徐曰若如汝言則今吏部司屬爭求入何意哉予乃爲公反覆辯論且云爲求人事貨利

而入者豈曰皆無但亦愚耳果曰求利雖何官不可求利果志不在利如老大人不受金亞卿之幣豈待強乎公稍解出過太僕少卿楊書叔問所以備述告之楊曰子言誠是但云何官不可求利亦過激予請其故楊曰叔陛出已三月矣比爲考功時雖鄉里寧有一帕相餽乎以此謂予言過也後予每與馬公爭用人不從則遍不復言亥卽退公始曰吾今知汝矣假使今日行事者於汝家得金千兩吾亦知是人寄汝索者非以他也但不可太直終爲身名累耳當去

感公之知而不能其救後乃知公子為錦衣者每来囑事不從肆謗於公公不信而陰訪之久乃有此說公可謂詳慎無私於予矣然予竟以不然公教而致敗則公亦有見於未来者與或謂公名迹多為於予朔愛而禎何以云無私於予哉予特以其知予一節言耳

與除

洪武之制外衛軍七分屯種三分操備蓋以七人而種之穀養三人也但初則一軍授田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牛犂歳徵穀五十石入屯倉每月支發二石歳支二十四石為家小粮支三石二斗為種穀是徵五十石入倉其實在官止二十二石八斗也後官吏為姦屯倉取遠漸不可支七分軍歳納穀五十石益困每告訴皆云莫可改後部指揮張麟精審其弊遂為奏改名曰與除謂以家小食穀二十四石及種穀三石二斗皆與軍而除其歳徵之數也然穀之納亦多弊遂照例以米四斗折穀一石使歳納米九石一斗二升於是軍不困而官易徵迄今便之夫立法以救在軍易曹曽不知官吏之姦為尤文也然在上者皆委之制而不恤麟以式弁能念人困又能身任其事而弊便利於永久可謂賢矣麟廉甚清遠伯王公驥能知而重之今亦列于滇之人物云

永昌

永昌故始從漢書極詳自洪武二十三年武官歎誰以為金歯復雖王靖遠革立學校然竟不知在漢漢已有學校文章也然盖惟王公輩雖以丘文荘之博學多聞其載諸史綱者猶夫前也以是知考古之不易

益州

益州今四川成都府也諸葛武侯所謂益州疲弊者是也然漢武帝以滇王國置益州郡則今雲南至大理亦益州也漢志所謂分益州置永昌郡者是也今人知四川為益而不知滇爲益者多矣

金歯

金歯非地名也事見於漢唐至元伐緬伐八百爲金歯是所遮遂伐金歯諸國此正東漢所謂永昌徼外之夷即今大伯夷種也後元立通亘

府於鈕生甸即金齒衛之地地有蒙樂山最後不能守移金齒衛於永昌府洪武十六年永昌府爲思倫所虜指揮李觀猶以通西府印來署掌永昌府事又元初設大理金齒等處都元帥府于永昌則內外之分猶嚴自指揮胡淵革永昌府爲金齒司彼武夫逞私固無所知然王靖遠驥楊刑侍寧能復立學校爲碑記竟不知其原而以金齒爲名誤稱至今猶可嘆也

老佛

朱子感與於老佛二氏意有輕重人嘗疑之累見雜說中此無他佛之害大老之害小故也然亦朱子親見白玉蟾輩而悅之所以其詞尤不覺右之也然終不從此朱子所以爲正也但道雖正矣而亦未究其終刀圭入口白日飛升如此何飛升者三五十年人突見之過此則再不可見蓋所鍊之神久亦散也若曰彼仙者固長在昌於空中二三歲一遊則慕其道者自多又何必如吾儒著書立教以導人也著書以導人學其道則彼固自知不能以其所鍊之神長存天地間也既不能長存則勸告棄世者彼而

次歸澌泯消散竟何益哉由是又爲蓬萊五城十二樓三清仙籍之說以救之正猶佛本見其類之貪婪汙一切絕之以爲大快而死矣而恐人不尚又爲輪迴報應之說以救之也老有飛升長生之事而人終不知其飛升之不可長故朱子亦信之佛有輪迴報應之說而人終不知更生之事亦有是故楊叔子嘆環之事咸晉之孫不思仙佛殊術異技左要之道則自可不辯而明矣以朱子尚以所見信其事而不要其終則王縉柳子厚蘇黃以下至宋景濂以儒附佛而終不悟者又足言哉宜乎自王公以上齊民以下歷千餘載冥然曰釋曰道日新月盛而與聖人之教相終始也噫

詠鸚鵡

郡有一士以所題鸚鵡詩告先人先人嘗誦之曰此可以名爲鸚鵡以對鄭鷓鴣矣惜遠地無與張者也因志之翠閣香閨帶綠陰忽聞靈舌囀嬌音抱將懷袖溫存意不稱雲林自在心籠絡反因毛羽誤矜誇休羨賦辭深隴山烟雨春雅小莫遺漁羅着意尋

韓信

太史公論韓信以爲學道謙讓不伐功矜能可比周召太公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天下已定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予嘗思之雖使信謙讓不矜伐終亦不免蓋信唯用兵取勝以圖富貴其身初不在於爲民如置軍死地以破趙自將三十萬先合餌項羽不利而却其以無罪死於趙楚者蓋不知幾萬矣欺其愚而愚不悟凡信之用兵皆此類也信所殺無罪之人不減楚天道回以夷滅宗族報之豈不矜不伐所能免乎前乎信如白起後乎信如楊素不族誅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天道昭昭不可掩也太史公只據事立論未嘗深求若曰學道則固非信之所能矣

南園漫録卷六

南園漫録卷七

夷種貴

伯夷種唯思倫氏最貴洪武中嘗屠永昌擒守城指揮王真後遣使往諭方放還王真至正統初思仁遂叛盡取孟養宣慰之地孟養宣慰刀王寶挈家來訴養于永昌暨沐忠敬征之而敗王靖遠伯大征而破之思仁走緬甸死時刀王寶已死總督遣以緬匿思仁與子思機不獲遂以思仁所取孟養之地畀緬人緬以其長子銀起恭居守方以思仁尸與思機解京師無何思仁幼子復爲衆所立而攻孟養緬不能御而畏殺其子遂盡以孟養地還思氏而保銀起恭歸緬却以狀上求得孟養并聽蓋沿江之地思氏亦狀上言緬不能撫其人民願立思氏永當朝廷差發時大征之後兵力已疲王因允其請使居孟養歲當差發立誓金沙江乾方許過江蓋知夷種獨貴而深防之也然彼雖無官其地自尊之如王者既章王允其請凡中國使至皆不遑坐多跽始得侍坐雖千百戸皆然毋敢怠成化中太監錢能勢熾時遣京官求緑玉琥珀

諸寶京官皆小篳貪其重利始與上下坐復與並坐矣至弘治初給外夷金牌信符兵部只據官制有孟養宣慰使司遂須給以金牌信符至滇雲南鎮守及布政司亦莫辨時土酋思祿最能事遂以此偏論其所統勢益張乃取蠻莫外國拓地益廣值猛密叛木邦事久不平巡撫官以兵部昔過適德毛參政急於求進因以平猛密自任張大喜許毛功成保之代己遂會鎮守俾民兵揀撫招撫柔之毛往訪計于騰有千户尹銘言惟調孟養兵征猛密即可破毛信之遂以

銀牌調兵孟養孟養見毛勢輕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而得官與之則弱乃以贏兵來隨毛攻猛密猛密既輕毛勢又欺兵少則宣言曰天兵且退後毛官人要孟養殺我與他殺了看孟養兵原無鬪志又無甲胄遂大敗毛燒營逃出猛密設伏要之殲十七孟養怒因復起兵過江敗猛密遂占蠻莫十七處不回而普董江不過之誓始不守矣特綿州金御史獻民巡按漢兵餓死于道傷于兵者甚衆欲奏以閣老謝公遷庇毛不敢欲不言事迹甚露乃具略揭呈都察院

後毛陞貴州按察副使兵備趙炯陞漢中府同知孟養遂過江不可制矣毛乃以策干京師雲南巡撫承前意乃以使功不如使過保毛復往撫孟養益無所畏毛遂嗾巡撫請兵征孟養事下兵部兵部只請遣官再勘孟養乃入貢訴無叛情誤致大罪願以蠻莫等地歸之
朝廷且請比普安州米魯叛逆伏誅尋以其族爲土官例欲復宣慰司如舊內閣洛陽劉公健以爲無官彼亦自王其地有官則可制與吏書馬公欲議許之而內閣謝公遷以毛故議不許

值刑書閔公珪浙人也亦右毛而與兵書劉公喜竟不許而遣歸孟養思祿死子立復弱地復歸于猛密矣然靖遠畫江不過之防終不可守其禍將來此其端與

烈女

鄧中一指揮有四女而死其妻大肆淫蕩女皆淫奔非類中一女已納聘父夫家知其母與姊妹宜淫欲退親取原聘禮其母固與爭訟不與女善解之使還其聘聘還女遂自縊死夫家聞而路祭之徐訪之方悉其貞可謂難矣

分羹

漢高分羹之語先儒以大義非之至永新劉公定之作宋論亦引此以怒高宗和金為母為可哀而不可非皆不足以究漢高為智之大用權之精也蓋其所以敢為是言以欺羽者必其内縱陰結項伯以有恃而史失載也觀伯自受珠夜去之後而范增劍舞之計俱沮破於伯而終易姓受封則自太公呂后被執之後漢高有不陰通伯而求其保護者乎伯既可恃則為此分羹之說以老羽乃所以全太公呂后也合羽欲

烹太公而伯止之之言並觀之則分羹之言亦與伯預通之矣卒之太公呂后自歸非漢高用智行權之善能及茲乎而後世竟不識也觀由身也身有痼疾久則致死其人只知愛身而不敢針砭毒藥恐不能愈而遠致死其子知用毒而可得生則仁人君子是其父乎是其子乎即此可見漢高之善於救親矣而顧非之豈不迂哉若以於親不忍為此言此正迂儒之常談而宋高宗之見也曷足以救其父哉如我
朝己巳之變所以不與野先求和而一意戰守

乘輿自反其有得於用智精而審權當矣使漢高曰為哀求祈請而無項伯之用則太公死于羽矣安望五日一朝之慶哉

紀傳

史記於項羽為本紀最是其據實立名觀鴻門之宴羽東向范增南向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立一時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而衆亦尊以為君也可見故史記據實而為紀而漢亦無議之者又可見漢世人才風俗之正猶近古也至班固始改為列傳然則以當時行事果與張

耳彭越輩埒乎否也況羽有誅秦之功其視朱温篡唐不啻鵬鷃之不侔歐陽五代史猶以温為本紀謂紀實善惡自見曾不以羽紀為是何哉班固好訕逆啓後世之曲筆殊不足取也若謂推尊本朝則如司馬禎氏列為世家亦可已然遷史紀之矣而不曰楚不曰霸王而曰項籍至漢則曰高祖是其輕重之間亦精矣世知尚遷史而不知其識正見精遠出好訕之班固動稱曰史漢班馬故少別於此俾有真識定見者裁之

曹操姓

曹操父嵩本夏侯氏為中常侍曹騰養子故曹姓嘗疑操當為王時必能知其本姓矣而終子孫不改所以復本姓之故不可得偶見杜瓊傳言當塗高爲魏因言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天意也因知此等讖緯操豈不熟聞而沃聽之所以封魏公進魏王終以曹姓而不復夏侯者其欲篡漢而代之無往而不極其姦謀耳

禪授

王莽篡漢則假之周公之居攝其攻翟義則全擬大誥然當時皆能識之後之者亦不復可見矣曹操之篡漢則假之堯舜之禪授且貽謀于丕專擬唐虞當時惟豪傑斯能識之後之者自晉宋齊梁陳東西魏北齊後周隋唐五代宋因不遵其制然則操之姦雄才略優於莽者此亦可見使操不值昭烈武侯與吳之君臣其一天下也無難事矣予嘗為之論曰昭烈武侯不幸而值操操不幸而值昭烈武侯不然邪正雖殊德力雖異均可以一天下矣

詩意

歸田詩話載所作還珠吟以短張籍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之句殊不知張因當時已居節度使幕下而知張者又辟之故張作此吟以荅之而道其實非立意以為教也瞿宗吉不原張意而擬以正之已昧張意旨又云楊復初題其後云義正詞工使張見之亦當心服夫義雖正矣初不知原張之心與事張何由服乎秖益張不博考之歎耳

文繁簡

國語載晉侯使隨會聘于周一事左傳襄公十六年亦載之共七十餘字其視國語共四百三十八字者繁簡何如也然以文章觀之則左傳之文劣矣夫二書均左氏筆也而繁簡之間優劣頓異知文章者固不可徒以簡為上也意左氏必以著于傳者為不足顧又於國語發之與

盜媢仁義

郡有偷兒知一家夫不在而其母與妻織布且罪夜伺之寢將穿窬取之至乆姑詈其婦怒而先寢俄而婦自經于機旁偷兒大呼其隣與姑

起而救之婦得不死又一賤娼滇士有事至芳醉宿其家有銀數兩在袖中夜密置枕下向曉有友急呼之告以家禍其士驚起遂歸行十里許方憶所袖銀置娼家枕下自以為必不可得矣試返而求之娼曰固在此完封還之夫人至為盜為娼亦必已盡亡矣而因悔死止盜因假義不取無則仁義之根於性有固無時而息耶而仕以行義乃貪利無厭殺人喪已方揚揚然大小交慶而略不恥何也

五刑

今制五刑笞杖徒流絞斬古之五刑墨劓剕宮大辟然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則又以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扑為五刑矣若秦漢之轘斬斬左右趾城旦舂之類均不出此而只異其名也

三字義

每讀書作文只云義利顧無敢用利義者只云利害顧無有用害利者因靜思之天地之理必有義斯有利故曰利者義之和曰義以生利曰以義為利曰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利根於義有義斯有利也天下之事凡有利必有害故曰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曰利之所在害之所在也曰小人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蓋害根於利有利斯有害也若曰先於義則利隨之先於利則害隨之有自然不可逃者而今士只先於利而不知害何患知之害至不知而視以為利則為害至矣是故覆宗絕嗣害何其深彼只妄歸之命壞名災已子孫不昌彼則妄委之數顧以害為利而終罔覺也夫利首於財賄極於身名貪汙無知者利之粗也全身好名者利之精也其為利一也粗而粗應精而精應其為害一也或疑古之為義者身亡家破世絕者多矣何謂利根于義而自不可離乎則請以好名為利之心反觀彼之名所以亘天地縈於人心而不泯者為利不亦精乎故曰皆自然之理必然之事而人自不識耳是故無義之利則必害義之一字主宰乎利利之一字附麗乎害失義則切於利而迫於害矣合義則近於利而遠於害矣利在中義在利上害在利下此三字

之序昭然貫古今通四海而不可易者而士之
作文循辭者略不少寬其義千計萬術只求以
剽身剽家致上罔下主符惡之甚乎予嘗作三
字箴[illegible]多不能載
讀道[illegible]江西[illegible]符衛記恩
任用墨吏等[illegible]有[illegible]皆以之後於所[illegible]功官
士皆以言奇功今皆莫子曰當時不如此功不
就令不嚴也有識又稱之

表稱法

大伯克謂天為法法作上帝故其首皆加法字
如恩仁法恩積生是也其有告請則不敢加法
字由國行[illegible]不忘宗室也

猛密

猛密舊屬木邦其陶猛亦司姓罕稱木邦宣慰罕
櫟以女妻思昇其司蓋罕猛密有寶井設使守
之櫟死子思立思死孫思為宣慰嗜酒好殺衆
罕弄遂以猛密叛其稱其孫侵占木邦也南罕
伯毛勝既以疑之始令守之大就取猛密寶石
稱自入貢從是與五[illegible]至成化二[illegible]鎮守

太監錢能日遣人詐之以取寶石其勢始熾至
成化庚子太監王舉索寶石不獲遂蹤其叛木
邦之罪請征之曩罕弄懼有江西人周寶五教
之曰今萬閣老名為要錢又當權且新結
昭德宮與萬皇親家最密若遣人費重寶投之
不止不征更可開衙門討官矣於是遣人多賫
金寶往見萬遂許之召職方劉郎中大夏唉以
美遷俾往宣司柄劉不從遂舉丁憂都御史程
宗任之時雲南巡撫吳誠宗同年也言不可宗
大怒曰今萬公甚嗔汝敢復忤之吳憂懼不知
所為遂卒程乃率鎮守及三司往時成化十八
年壬寅冬也適曩罕弄所遣投萬之使已備悉
萬意矣及宗往凡猛密使至皆犒宴之木邦使
皆辱之曩罕弄出迎不思曩罕弄以是益踞
傲不出且索見欲坐講宗亦許之而鎮守潘眞
多不欲直曩罕弄不至宗遂自往過南牙山就
見之既坐則曰我猛密之於木邦初如小象在
大象腹中今小象長成大於大象矣可使復入
於舊腹中乎宗遂盡以所奪木邦地畀之爲設
安撫司而木邦所有不過十之二三而已由是

孟養語孟大失望程宗即爲雲南巡撫驕奢貪
縱日益甚尋陞刑侍即轉刑書而景罕弄遂薑
取木邦之地罕寔奔㐹止不如一村孟養不平
遣大陶猛倫索程兵衛之從得命矣適
孝廟更化萬黜程歸而復往林寔副使方大參
守往猛密諭以緬書來如前篤驁林杖其二使
猛密懼始得故地罕木邦又必欲進貢由木邦
方達雖不果然以時致請明又林方秉正木邦
始有故地什三四猶足以自立矣嘗林杖猛密
之使衆危之孫繇王御史謝自滇來永昌以
防變聞遂偏服王甚嘉林後罕寔死子烈遂與
猛密爲世讎而日交兵焉其心只怨成化之巫
遂志弘治之再生其命而在上竟無知之者夫
猛密之失萌於毛勝盛於錢能王舉而成於萬
程終使再無以善其後必此不識史書其事可
能不誤否故書予目擊耳聞者于此然亦撮其
槩而不能盡其詳也

稱寡人義

幼聽瞽者唱詞稱寡人不知其意稍長讀孟子
始知其解一日先君舉以問即以寡德之稱對
先君又問曰稱孤何解遂不能對先君曰老子
書曰貴以賤爲本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又
曰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恐援
此解爲是予謹識之長而取老子書再玩之覺
寡德之稱真誤也

搭陵

輟耕錄載元總統楊璉真珈發宋六陵之唐林
二義士之事甚詳後華亭彭瑋又作補其未備
則我
聖祖之功德昭耀古今矣但云桑哥矯可其奏
則於元世祖亦欲末減然揆之理則衰諸骨築
一塔壓之名曰鎮南至張士誠方毀觀命名之
氣與世祖誅桑哥後又三年方崩而僧及數世
不敢沒之意推之則實世祖可其奏而非桑哥
之明也彼不察此而信勝國之諱詞豈不誤哉
又理宗本不當立以濟王得然於史彌遠立之
而終不爲濟王立後故身後之報若此至于徽
宗陵唯有朽木一段欽宗陵唯有木燈檠一枚
此正天道發見以暴賊檜之欺誑而亦不罪檜
以因表此三事以附之

論山水

輟耕録林坊會友遊山檄云人有殘縑敗素一山一水售之千金至真景則略不加喜無乃貴偽而賤真耶近亦有此論此全不知畫之妙理者夫山水誠真然非跋涉登臨其可仰觀絕得巔焉其廣大淵深其可仔究今夫名畫探山水之大而布於只尺之内坐而閱之造化之顯著物理之幽潛一展玩而可使胸襟洒然心目怡曠與真宰游而與世氛絕再自得其妙殆興樂於詩而陶冶性靈者同揆彼以真偽為言者豈足以知此哉夫以朱子之賢蘇子之達罔不留意焉則非深得其趣者固未易言也

本心明

三原王公既回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胡亮迎宴于平夷回問亮曰比王某何如亮曰甚好敬重公公不同能微哂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様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耳夫以能之悖王公而本心難泯至如此為士者可不務乎

南園漫録卷七

南園漫録卷八

高起居

高起居者名華山東人也洪武中以起居注充軍于永昌始至掌印指揮欲延之為西賓高固辭由是發左千戶所俾守昇陽門以苦之久而千戶意其倦也乃使人代其役而教其子高又固辭乃復遣人誘之高曰吾既不為指揮教子顧為千戶教子乎執役守門分也千戶怒俾日持鑰不使代高安之千戶益怒適大雨弥旬高妻孥皆居城旁之官舍千戶遣人雨中逐出不使居衣衾皆狼藉于雨中妻孥對泣予先伯禾齋從高學因率同學往請曰某等俱有屋請移去何至自苦於雨中如此請益勤因語先伯曰彼怒至此而吾即有所歸是甚之也遂處雨中至暑乃從嘗告先伯曰吾為起居注同羅法者三十餘人刑部尚書開濟引奏

上閉目不荅久之開目濟又敷奏如前

上復閉目不荅如是者三始曰某人并山東大鼻子生員做的差去充軍其餘的都殺了當初引奏時自分必死只蹤于後僥得

旨即撻死陛下以免此一刀不意獨蒙免死之
命因自思之同羅法者每見
上意喜皆爭先進言一值
上怒皆縮退失措唯某與吾喜亦不敢肆言怒
亦不敢惴默所以遂蒙
天監而獨貸此命也志淳聞此而恨生晚不及
見之嘗以問先君云高唯一子生一孫今皆湮
滅矣不識天道竟何如也志淳竊謂此足見
高廟慎罰之一端而不止起居之一節恐久復
無所考見也因備述之

內奢

吳步騭手不釋書被服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極
奢綺頗以此見譏今京師士大夫之有名者最
多有此而人更慕之以為善處官此亦時好使
然歟

使大理

南詔即今大理府也事著于唐頗備遼宋史雖
有大理傳亦甚略如容齋隨筆載淳化中遣蜀
人辛怡顯使南詔謂南詔夷甚服諸葛大理傳
中亦不載

仙之詩

朱子感興詩深信仙歐公感事詩深非仙朱詩
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
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
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
天理偷生詎能安歐詩曰空山一道士辛苦學
延齡一旦隨物化反古仙已成開墳見空棺謂
已超青冥尸解如蛇蟬換骨脫其形既云須變
化何不任死生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
九斑虬或駕五雲車朝倚扶桑枝暮遊崑崙墟
往来幾萬里誰復遇諸塗富貴不還鄉安用富
貴歟神仙人不見魑魅與為徒人生不免死魂
魄入幽都仙者得長生又云超太虛等為不在
世與鬼亦何殊得仙猶若此何況不得乎寄謝
山中人辛勤一何愚歐公生朱子前百有餘年
二詩想亦朱子之所見而好尚不同如此竊意
朱子因一時見其事而發又志在不從其術故
不覺稱之而不暇究極其終無也歐公因平生
考其實而發又歷見其不能長生故不覺斥之
而不復推求其暫有也不然吾誰適從哉

蒟醬

蒟醬之名見於史記注釋亦明矣因宋周益公偶失記而妄對蒟醬之名頗益顯此物余地所産蜀都賦所謂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長二三寸是已生時深綠色日乾即黑雲南檳榔以此及濃淨石灰合而嚼之呼為蘆子郡人販于雲南動數十馱也檳榔廣西所食即其心乃蒳中所用也以三顆及萋葉共之乾硬無餘味雲南所食採其嫩者分為四連皮與心合以蒟醬淨灰食之軟而有香味然此物只下氣破氣飽後頗宜今日食不置唇齒皆紅而士夫反從之為宜殊不雅也唯三原公至眞不食焉

慕容垂

晉書慕容垂以晉太元十一年僭即帝位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死時年七十一則初為燕王叛苻堅時時方五十八九歲何苻丕遣姜讓責之乃曰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堅亦曰念卿垂老而為賊恐必有一誤

孌幸

漢哀帝嬖董賢遂病痿痺而早夭苻堅嬖慕容沖遂至長亂而身死近見名臣有功業問望而或死亡或身後不競每求其短皆坐此也可怨之而不戒哉

減年

昔居京師見進士減年歲甚甚每思宋寇萊公年不肯減年以應舉者矯之而無對者後讀司馬朗傳乃知伯達志不損年以求成正可為對只當時見書不多耳

嫡庶

庶不止為妾生亦有以嫡庶言長少者如鄭莊公與公叔段俱武姜生莊公封叔段于京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則同母弟亦可以稱庶矣

骰子

今擲骰子而博者曰神擲亦有本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樗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欵後寶勸垂殺苻堅曰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又劉毅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

裕及殺在後殺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又招魂箟蔽象棊有六簙朱子註云箟竹名蔽博箸也投六箸行六棊故為六簙也言設六簙以箟蔽作箸象牙為棊也曹偶也道迫也投箸行棊轉道迫使不得擇行也倍勝為牟五白簙齒也言已棊已梟當成牟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按曹植制雙陸用投子二至唐以重四為堂印則投子猶用二然前已有雉梟盧之采則投子不止用二矣五白五木五木為投子五五白葢投而無雉盧梟者之名故呼以厲敵為助乎然今博唯雙陸用二而大投或用六用十其取采定勝負又不同矣疑古博簙彈棊之用投子別有制也觀裕投五木則時用五投子實三擲盡盧以為五木之祥則其時唯以木為投子而數止用五又不知用六用象用骨用玉始於何時觀朱子以用象牙為棊釋楚詞則用象牙始戰國矣但以五白為簙齒又與裕實之用異焉

著述

若書古人道有諸己不得見諸用故不得已而為此若幸遇明時道有可行又何著書然亦有感事與時而著若朱子為趙汝愚見害於韓侂胄而註楚辭是矣然序楚辭者適不及此

正統

歐陽永叔因五代史帝梁而不黜以為欲著其罪在不沒其實矣亦可矣至論正統謂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上無所為謗此何言耶楊廉夫因元脩宋遼金史上古以論正統意尤善矣至論宋之君中國非数孫弱寡之所致此何益耶蓋秦雖能一天下其行事之迹可考也宋雖可為正統其得國之由可徵也歐楊二公顧於其實昧之者無他知黜五德之運之說美而未究事理之紛雜以求合乎正統之名義所以厭衆人之私而下變己之蔽也愚嘗思之能合天下於一謂之大統合而有道謂之正統雖能合天下而不以道若秦晉隋元謂之大統一統可也若其前世合而有道已為正統後為姦臣篡夷狄并吞而其後尚賢或不至[illegible]

晉元帝宋高宗則仍以正統歸之此以理言若
隋晉泰元則但可謂之一統斯無議矣所以然
者彼於道甚逆而以勢一之故也若曰宋之取
國亦不義則請比之秦晉隋元自還優也歐陽
公於梁則云不失其實而其罪自若却又强求
秦世比之商周姑且要之有一統天下者據實
待以一統其先有一統而正其子孫猶可稱而
于其統者又退而未能混一若魏之承漢梁之
承唐之類自不足論只於一統內其賢愚善惡
正不正而別之斯於義例無偏而可據矣

地理

宋論言朱子建言欲為壽皇體魄安寧之靈宗
社久遠之圖而引葬術精於郭璞而不免王敦
之毒手子思葬孔子不聞有此異術而綿奕萬
世愚每驗之葬得吉地子孫多昌葬得凶地子
孫多敗有灼然不可誣者如孔子功德冠萬世
當時雖無葬術而地必自吉矣如郭璞死于王
敦盖彼生有定命初未嘗為己擇葬而遽死矣
此難決其術為泥也大抵天括乎地人果善為
天所佑子孫當昌雖不擇地或擇地罔不逢吉
而後必昌矣人果不善為天所殛任擇地求術
罔不逢凶而後必替矣盖天之理能包乎地外
也先君深於地理術而恒言其理如此今觀之
朱子與蔡元定擇葬而欲綿長其後世至今蕃
衍於福雖云功德所致然擇地亦昭然不可掩
者看來為善以為本擇葬以為用為善存諸心
擇葬求諸地得其本者用或可忽失其本者雖
日孜孜尋地精術亦無益已近見名鄉士家專
精地理者而後嗣多衰替故益信天理包括乎
地理之說為正

宋論

幼時讀永新劉公宋論引漢高周平王以見高
宗之可矜而不可全斥其非已覺不强人意緣
此遂云當時雖有澤綱鼎浚為相張韓劉岳為
將恃以支吾則可矣欲望其制吳乞買粘沒喝
君臣之死命豈易能哉夫鼎浚張劉則誠不能
矣使以澤綱為相韓岳為將則豈有不能制金
而復中原者哉觀岳之郾城對兵兀朮將棄洛
遁逃則人各乘勝有不能制吳乞買粘沒喝之
死命哉以岳一將其效且然使以綱主之於中

而又助以韓劉於外吳乞買君臣其能當之此事理之明白易見者而永新乃如是立論使在宋世褒及趙鼎亦難矣哉

孱末

今世俗多以孱末祖宗孱末世界詈罵人家不肖子孫及惡人之貪不知耻者若士夫則曰玷辱汙辱而已爾是俗言孱末字無考亦莫能解偶見漢書有汙濊宗室顏師古註云濊音穢謂塗染也然後知俗言亦有本也

後漢書

范曄後漢書蓋出為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為之論者譏其贊辭佻巧又列為皇后紀復兼蔡琰等豔事入列傳朱子又非其不録胡笳十八拍而載悲憤二詩蓋琰極無行義之人也其傳琰之初意已自有在而何能深探哀怨叢中之旨哉只如邊韶之傳覓何所關繫誠使七家舊列于漢書曄亦當删去之而載之至今人皆喜談以為故事殊不可曉

好佛

佛教彼地之虎皆酷嗜女色金寶爭戰故佛氏出而通絕之既絕諸好因靜而明所謂善知識者是已夫以其類之溺而創見佛之拔出如此因已傾企而又見其知識迥異如此是故奉其說而行也然佛亦自病死矣則類之黠者乃廣之為再生三生輪迴報應之說以保其常存而因以自利此蓋英之智者以眩其類之愚也自東漢引而入之遂不可救正緣帝王皆利而惑之如唐太宗之英明猶然則他可知矣獨豪傑如蘇子瞻輩好之尤甚嘗疑其喜怪誕瑰異之談以自放非真不知其妄而事之者偶見其寫金剛經施僧題曰為亡考資冥福以祖母繡幡捨之金山又曰以資冥福看來其好在利佛之福而不識其誕也以蘇之聰明蓋世而一為佛之福利所惑迷昏昧至此才可恃乎所以然者蓋自老泉以上皆事之如繡幡之類漸習已久而不自覺也以蘇之才使早得三遷之教其昏於利豈至此乎人家任婦女事佛以為可以化愚亦大誤已

金多

王鎔為節度使以金二十萬謝李匡威弟李克

用絹二十萬又進帑五十萬糧二十萬又以帑二十萬賂朱温按五代史錄所有地自其父景崇以上四世爲成德軍節度使皆今真定府一府之地也而財貨之多如此則唐季藩鎮之取於民者多矣欲不亂不亡得乎

中書校事

魏蔣濟所言中書事極似今之司禮監翟昱所言制校事極似今之東廠錦衣衞行事校尉蓋綿士之仕者通不講義理而爲此也豈非勢使然乎豈非吾人不飭以召之乎

節義

予郡北有北津橋俗名板橋有李姓婦季氏家在城中有色而寡居景泰末都指揮毛勝來鎮守以達旦降中國又首謀鎮守其勢燠然聞者震聳聞季色即遣人取之其姑與父母聞之皆曉懼爭勸從之婦不應只以刀隨坐臥不置曰再來即自刎勝乃別遣官以勢動之守死不二遂獲免先君每聞旌表節婦必語予曰達旦來鎮守而季氏能以死拒之不辱則後之旌表者風斯下矣及予歸訪之湮沒不可究矣因爲識之

考官

左都御史李公秉嘗考察時吏部只欲泯廷按御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不勝焉公不然私謂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御史考語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責堂上一槩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謂公無私矣宜考覈之重之也

早朝詩

唐賈至早朝詩王維杜甫岑參皆和之今天下善書者皆寫之胡仔評四詩佳處恐未深究四詩王雖首倡視三詩少劣岑不及王杜前四句渾雄奇特三家皆當遜後四句似乎力弱視王若少貶焉胡皆以佳絶似欠別白矣不識知詩者以爲然否

所見

貴泰識金鳳陽定遠人也爲予言成化中曾見二建庶人內官呼爲大哥見生員通不識內官爲言之皆唯唯其時亦老矣而身材甚矮

南園漫錄卷八

花押

輟耕錄載元時蒙古色目人爲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以爲押字用印始於周廣順二年因平章李穀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正德己巳予在南京戶部見各監所出長單太監少監監丞一監不下二十餘員皆是印押凡解納錢糧必於原額三五倍至十餘倍方獲長單不然不得完本部咨行都察院各行巡按御史拘追曾見揚州解鹽三萬斤

於三監上納解官忽然令隸背銀入部哭訴云兩監已借補埜位十分完矣今某監借此銀三百兩尚打出不收告欲自縊予諭以死亦徒死則請行於本府諭以不可見於行則請代言因知某監掌印者頗純良乃遣人告之彼隨令人回言曰先年止五員官今簽書二十餘員彼不押其印字我雖掌印將如之何借使以我所有分以與之亦何能得其押字怪我則誤矣聞其說遂慰諭其官而遣之夫元用其夷類故使刻花押今內臣皆中國人能識字矣何以亦刻押

事定

吏部楊主事子器慈谿人也在部好言事而不又才者空上與諸僚皆少之弘治丙寅冬楊又上言初建之

泰陵中有水時督造太監李興自弘治初有寵權勢薰灼遂下楊錦衣獄尋遣司禮監押楊至張謂楊必須與毒手及至興率奴客罵詈欲于楊司禮太監蕭敬則曰水之有無視之耳見手哥何必粗蹂取茶出曰楊先生來換茶又顧李曰他士大夫可殺不可辱遂得免回奏實無

水楊橫甚重衆又謂楊必至降謫矣不二日即還原職歸部詢所自內臣共欲重其罪

太皇太后聞之曰他秀才官說有水也是他的意如今沒水便罷如何只要擺布他因此不俟還炭引工即擇當夫與懲之時皆以爲禍不可測蕭則爲解之及無水之後皆以爲謫降必至重而又有望外之賞則官之在人固有一定之命雖謫降與擢升之加亦非人所能爲也

鄉俗

永昌五十年前時有丞許者多可觀幼誦一經

云杜宇枝頭百舌吟何人不動惜芳心桃花紅雨梨花雪鋪得春愁一寸深又題菜燈云草堂照炕[illegible]華屋[illegible]一之[illegible]先君五十以前好作詩故與之交往爲客因稿記前詩其人姓陶名寧字致遠亦明經與今日爲社學師者異矣

對父語

今閣老西涯李公子兆先穎敏有異才而不事舉業且日唯狎遊於巷曲公知之書于書屋之壁曰今日東街明日西街科場近了秀才秀才兆先見而別題于下曰今日黑風明日黄風調和鼎鼐相公相公蓋時適有多風之異故也一時喧傳都下至內寺俗夫亦能道之兆先不久遂卒公竟無子以姪嗣

無以解

幼讀孟子集註無以則王乎朱註曰以已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見下文共一千二百餘言所以謂之言之而不止也及後滕文公問章則曰無以則有一爲朱註無解下文僅五句共二十三字作必言之而不止則於理不通後見管子言牧民不在多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又桓公曰勿已其免霸乎又桓公荅管仲曰無已是鮑叔子可乎管仲云云桓公曰無已則賓胥無可乎無已字凡數出義皆非是言之不止之義且二字見於戰國之時文字甚多義皆更端之意或者彼時方言如此須以意會之自得若以言之不止解之誤作不得已解尤誤須於當時語言文字中求之方免誤矣

子糾非弟

程子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已質諸春秋荀子而辨之矣今以管子所載觀之尤爲可見管子載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管仲曰不可召忽曰可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云云則子糾爲桓公之兄明矣諸兒

立爲襄公弑於公孫無知而無知又弑於雍廩則子糾當立明甚桓公以弟弑兄不可再論矣程子過置不考只取漢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有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爲證夫厲王張敖所進美人之子當呼文帝爲大兄而驕甚故昭一時爲書固以子糾爲弟而見殺於兄桓公殆以糾比厲王以桓公比文帝以警之也豈可以爲信而盡廢漢前諸記乎程子之誤明甚而朱子再不考究則是昭一時書札有爲之言顧可加諸春秋傳記管子之上哉斷不然矣

解禮誤

予爲稽勳員外郎時江夏劉主事績以陳澔禮記集說全去什四因與之議其說真有考據而陳之說良非也後孫九峰知之謂予曰陳氏說朝廷已頒降天下不可以劉言改易語人也予遂棄之今追思之誠有補陳之不足正陳之紕謬者只緣劉狂誕自高又制行不檢任情放言不久遂出守鎮江府仍不率矩度遂去官而并其說禮之善考索之博不惟人不及知而予亦忘矣惜哉

死義

成化乙巳江西郭御史紳爲予言初選黃岩知縣文選黃郎中孔昭謝翰林鐸俾之訪正學方公之後遂極意尋訪終無所得蓋方公當死難之時有誅十二族不恤之對故親知罔不罹禍迨洪熙將改元始蒙
仁廟以太子令旨釋放已無存者矣自後每聞大夫士論公之死以爲只如張公紞周公是脩輩遂自足矣而過以口語犯
文廟以自取誅夷慘毒如此詎爲賢者之過中然以公之造履精粹豈以過中自處者蓋當時身受主知任天下事非張周二公輩比故必欲如是斯足以盡此心而無少歉再不暇他計也殆若曰我任君之天下而使至此我一死奚足以償之此其死義所以必至如斯之烈非無見而偏過也果從張周而心可安責可盡公豈好名與義而有所加尚者哉

刪述

史記孟嘗君傳刪去馮煖三窟之計最爲有見矣至并煖問債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

吾家所寡有者皆刪去却別以守而責之息愈多爲說要之歧爲人收使非得其視吾所寡有之言且敢揉焚券而返孟嘗君抑何以謝之也此一段似戰國策所記迂人情矣實事而史記更刪之雖文與理皆周備恐終不如策之情實得真也細玩之自見

天路

楚辭山鬼曰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朱子在天字作句而韓昌黎詩用天路幽險難追攀亦誤近見古賦用天路者甚多如班固通幽賦曰御天路而同軌馮衍顯志賦曰唯天路之同軌且易亦有天衢之亨安知屈子不用天路而必以路字屬下句乎殆不可曉也已

都御史

今之左右都御史即秦漢之御史大夫也當時稱爲亞相今之左右副都御史即漢之御史中丞也又謂之宫正今之左右僉都御史漢唐宋初無此官故亦通稱爲中丞若少別爲後魏寄以中丞爲中尉舉以爲稱亦可矣

言官選

弘治中一給事中上疏爲急救社稷事其言曰見今北虜欺塞社稷甚危宜急招人納粟以救社稷後值考察又一給事中上疏言外官多賄賂大臣結主顧以庇之請朝覲官至令轄事衙門遣官校於門外稽察其行李孫九峰以疏示子予以爲是吏部之所當選者今復何言孫後選科近利不專於鬍胖長且訪其文行得人頗精孫出則仍前矣口此有英廟古蹟致易之由是以鬍胖長爲主以考論爲名矣故有謠曰選科全不在文章但要生的鬍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穿得硬幫幫然豈止衣裳哉穿厚底靴以示長于內外勢權以交薦殆不可勝記矣予承乏文選適將考選科道因欲法孫意又以舉業論不足見人識見文學乃以前代諫疏命題先考教官之備選者凡三十餘人無知諫疏體者衆爲一閧以爲異逐通仍舊而公論僉謂法孫之稍訪其行爲是會掌銓者不知文學而剛愎自用遂使不拘形體而惟忍惟利惟請託是亡既不訪行又不主類

勝長又不看論優劣見閣下閣老焦公芳王公鏊皆大驚駭夫以人物選用是矣一於人物而通不計其學與行已非况通不計人物乎又以舉業論定之已矣其所謂學矣而并此又不論一唯私意人情是從知是而望言官通達國體公於是非枉直足以發之筆端傳之後世以感動
朝廷其可行乎宜乎急救社稷則特招人納粟求情黜陟則請秤官行李也志淳以為皆吏部之所考選亦或近本之說而自愧斯言則多矣

定字

史記時用定字如陳王定死主父定死之類不一後此不見用唯宋書內見之也然作實作信作真亦通但不若定字朴而文也

雞㙡

雞㙡菌類也唯永昌所産為美且多雲南亦有頗粗永昌以東至永平縣界尤多但鎮守索之動百斤夷人製之鹵莽故通不可食此物惟六月大雷後斯出于山中或在松下或在林間不定也出一日采者孫小而嫩五六日即爛矣采洗取土量以鹽煮烘乾少有烟即不堪食采後過夜則香味俱盡所以為難雞以其形言㙡飛而斂是貌難作蠟全誤㙡作樅以為菌亦通

斗母法

天順初武功伯徐公有貞謫守郡居法明寺之西休庵士欲見之者候至已刻因詢諸僧僧云公每夜禮斗至三鼓後方寢好事者訪其緣曰公為巡撫時聞一老僧善相且前知因訪之至則老僧不為禮公甚怒老僧曰茲來吾能救公二死何怒欲返公驚其言强坐老僧曰公此去

官極品由文轉武但亦遭極刑公懼乃請於老僧授以法令必急方行後天順改元公以功為武功伯入閣尋為石亨所陷置獄明日將行刑其夜大風吹折大明門樓下馬牌亦吹去公遂得謫此語皆有據矣然以一老僧而能以術救一大臣之死命於理亦碍予意僧或有異術前知其事故假此以屈之而侈其術之神也果曰命當極刑夫豈術之所能逭耶

南園漫錄卷九

大寺碑

郡城西北五里許俗名大寺山寺廢無存遺矣成化弘治間掘得其碑甚宏嚴然皆惜其所載碑陰常住田畝財貨之繁恐鎮守者因而生事輒碎之近復得一小碑予因使全之遂得觀焉寺蓋蘇氏所建也文雖不足觀而可證永昌之為郡在元已盛且與金齒夷之地迥絕無相涉而景泰間所脩新誌皆匿舊誌以荒其地而故侈胡淵之功也然藉此又可見當時貨財之殷

非今日可及而蘇氏施財以求福利者今漸滅已久則事佛果何益哉是皆可以垂戒而舊誌謂郡城盡夷於思倫者正燬寺之時也因備錄于左其文曰天地以生育萬物為心釋氏以慈悲衆生為念蓋生生不息天地造化生物之仁也化現無方我佛慈悲勸善之法也天地生萬物未嘗責報於萬物佛憫衆生亦曷嘗求報於衆生哉人苟有善為造物者必豐其報而厚其生也於戲盛哉西方大聖人之教不治而不亂無想亦無欲所以見性真而成道遷化俗易而

感人深雲南自開闢以來上而唐虞三代之寬下而秦漢歷朝之盛非所有也諸葛孔明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南方始定歷晉隋唐而下非中國所及也皇元混一區宇治隆古昔際天極地莫不來庭癸丑年世祖皇帝御駕統兵由西蕃道深入大理時段氏以山河之固據其城見天威莫測遂率其部以降而雲南六詔悉平厥後委命大臣兀良哈歹首整其緒繼遣平章政事賽典赤紛理其科民遂生而樂業者迨今七十餘年矣永昌乃大理名郡實孔明過化之地東

距闗黎八百媳婦之界南靠金齒伯夷緬國之疆西鄰吐蕃西天之域北接洱水滇海之鍾重鎮地也距城西北五里有古栖賢梵刹衆曰兵火廢為荊棘土屋之望有蘇氏而廢名者甚先智隆賛段氏降始授永昌千戸管民之職以供給征捕建都殁於王事子慶繼襲其業累遷民職多歷邊功欽奉梁王令旨授同知鎮康路軍民摠管府事撫治邊夷既滿且代遂恬退閑處本心利祿樂善好施念國家生育之恩祖宗栽培之德將何以報之緣是於延祐甲寅之元大

捐己資復建梱賢夷𦮼除礫命工輪材首建前
殿奉大日遍照如來左右廊廡僧寮齋廳庖廩
門術百堵作焉鍾鼓有樓經典有匱舍己田弍
拾肆雙捐真鈔叁千餘索以充常住放良驅睎
人以爲洒掃繼修後殿以奉藥師佛作無量壽
觀世音各一千像飾呂全全繪壹百捌觀音白
蓮海會東方世界主八大佛母壹陸天帝釋主
者八大明王十二宮神摩訶迦羅七韓天神塑
粧壹拾陸羅漢鎮殿四天王左右明王像畫五
十三參海會八大菩薩五百羅漢十二神王三
界一切靈聖印造華嚴經捌拾卷般若經陸百
卷諸品名經一千餘部泰定甲子歲作浮圖壹
拾叁級于紺殿之前高壹拾伍丈有奇前後殿
堂金碧彩絢凡寺之供具一應用度莫不備焉
落成又念永昌爲太皇太后湯沐邑蘇氏具建
作之由獻以充官上爲皇家祝延聖壽下爲人
民祈禱福田有司以聞奉帝師法旨省府榜文
特爲加護扁額曰報恩蓋佛之化人也易而此
邦且近佛國故信之深而思之至也會余以蜀
鄉貢泮永昌擇道惠求言以傳不朽余嘉其地

之勝也左挾釋迦補陀之聖跡右腋龍泉雞足
之名山後倚西山千仞之翠屏前對東山富樂
之秀狀俯視一川之勝森羅萬狀之雄真永昌
佳境蘇氏捨數萬緡修寺以報本捐己而歸官
則三心五願六念十善盡在是可前非其心洞
識幻化疇克爾耶吁齋蒙公發一善言熒惑爲
之退三舍王晉公庭植三槐子孫位至三公是造
物者不責報於人而豐報於人也東坡銘三槐
堂曰王氏之福蓋未艾也余於蘇氏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乃識其始末而作偈云釋氏教弘
遠幻世大鐘鏞利鈍歸陶鎔無在無不在充塞
天地間其大竟無外歸而藏諸密須彌等一芥
善哉蘇氏慶灼然了三昧丞猛捐囊金建諸天
法界上以報君親下而覺盲聵懋續鏡堅珉永
劫長不壞泰定三年歲丙寅七月既望永昌府
儒學教授華陰楊森記濮陽度金秀書承事郎
同知永昌府事汴京張埜先篆功德主蘇慶弟
蘇祐蘇祥男達海天祥松壽柏壽椿壽天定姪
世昌明安答耳山壽蘇荼住山釋道惠等立石
右篆額云棲賢山報恩梵刹記其帝師旨高一

字與梁王同於此不獨見胡元之重佛而藩王能授人以官如此而官誌之不足據亦已甚矣閣老丘公濬學士程公敏政動曰正史可據然則永昌立學曰金齒司儒學自正統丙寅至今如吏書王公直學士王公英爲記爲詩又如兵書王公驥刑侍楊公寧輩皆居此日久何通不及金齒非永昌學校元設已久乎夫以一指揮之勢能使蔽惑至今七十餘年上下無敢言者顧謂宋太宗之事與夫天下之廣唯正史官書是信可乎故不厭其繁而錄之以見正史官誌

之不可盡信亦非曰誕誕小說家爲可取特在公是公非用意考尋而識見筆力無與己私則得之矣豈可獨以官史爲真以萘達官名臣不論而盡枉其人與事乎

儉德

沐忠敬王晟初征麓川時駐永昌父嘗以布汗衫二命一指揮浣補指揮浣補畢則再以細布如其製成之以上沐顧笑曰汝以我爲無此耶但不可以侈自奉耳所謂不欲折福者以此遂却之故當時皆服其儉德

天理

聖賢之言只論理理原於天故曰天理理具於人之性故曰性理理各有所宜故曰義理理皆見於事故曰事理理在於治民故曰治理天地惟有此理故能成一箇天地天地中惟人全備此理故能參天地然這箇皆資氣而行氣有駁雜故天道福善禍淫之理不能盡其本然人性有善無惡之理不能全其一二只憑氣使以自私自便如世上大惡與出世之所謂仙與佛乎端萬種情弼高下皆是自私自便而已聖如二

帝三王孔子其理不駁雜于氣已賢如伊傅顏曾思孟其理微有駁雜于氣已夫人於此理强半自主乎氣而失之却獨於天之福禍責以全盡而不雜於氣豈不誤哉予每見古今善惡之報紕繆差舛有不可言者故思其原如此知乎此則勢利人謀得喪之際又不足言而惟自盡於理而已矣故樂天唐人論天者適是溺氣之私以自便利之說也不獨唐人論天今有司求雨賜時若於天者抑不思天所以賦與己與百姓之理可曾盡一二而責天必不少違豈非愚乎

脈善

吏書河南耿公裕嘗曰吾為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秤買油於門首因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故每過輙面城墻而行蓋愧之也時耿公方代王公為吏書而心服王公如此可謂賢已志淳為吏部主事時親見公子自三原來省公只知商旅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從奉之又見公女適宋監生者出只乘市井所顧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可寧切勿使公知暨正德元二為吏書家首飾皆雲南所造寶石皆比勳戚而更過之矣揆厥從來何以闖王公之藩籬乎

戊魁

國朝大魁前甲戌張信無聞丙戌林環戊戌李騏庚戌林震皆終脩撰壬戌劉儼終禮侍後甲戌孫賢終太常卿兼學士丙戌羅倫終脩撰戊戌曾彥終太常卿兼侍讀庚戌錢福壬戌康海皆終脩撰今甲戌唐皐聞亦老矣凡戌魁無一人至台輔豈有數耶然如羅公之道高一世名閱四海則氣數固不能以勝理矣

有子

論語首篇載孔子之言次即有子次乃曾子則當時門人之見固已先有子而後曾子矣再以記與孟子所載證之則有子於道亦深矣借以曾子得斯道之傳先之校之諸子不猶賢乎校之宰我不尤賢乎今乃以宰我為哲配享殿上以有子列于廡下原其初只以四科無有子故也然四科只以從陳蔡之難者言之故曾子不與而特列四配顏於有子不究其賢與其不與難而使之後宰我可乎今以二子言行論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視使民戰栗之對孝弟為仁之本視短喪之問其他如問喪之足以服曾子之類視晝寢與從人於井爭寵於齊者相去甚遠謂宜升有子於哲以配享易宰我於廡以從祀斯義為尤而卒無知求其實者可慨也夫

老兒當

正德初內臣最寵狎者入老兒當當字作去聲讀猶等輩也然實不計老少唯寵狎是尊京師稱勢燄可畏者輒曰是當稟的

元順帝

元順帝爲宋瀛國子詳見庚申外紀而旁證於元史明宗素謂非其子之說與余應之詩歌皆有據依矣予嘗見袁柳庄子忠徹所著符臺外集言蒙詔見遍出宋元諸君之遺像俾觀之親奉
聖諭曰宋自藝祖以下諸帝何皆清癯似太醫然及觀元諸君曰何皆狀碩乃爾此都是喫大羊尾子的至順帝忽曰此何以獨清癯似太醫也忠徹不能對後見他書與元人詩歌方悔恨不能多知而舉以應詔以增
聖鑒之精因記之表之說甚詳予不能悉記然即此可見順帝爲瀛國公子無疑矣史綱乃一切不信甚至史以秦政爲呂不韋子則曰漢人之諱也呆齋論宋太宗之事則又曰元人何不言也自相牴牾蓋不可曉嘗舉以問同年燕湖李布政賛夲曰子未嘗親炙丘公公志高天下而學博才贍勵名節然家庭之間不免私嬖婢僕之累故其爲書盡黜前代隱事以自掩如文宗弑明宗之事史綱亦曲爲之辨云

觀史

漢高統重兵首入秦宮見珍寶美女之盛欲留居之闕留侯諫即還軍灞上遇陳留時時問邑中賢士夫好酒及色嫚罵惡儒之人如此益幾乎數求哲人改過不吝者矣而觀史者不及之

詩文傳

嘗見出像千家詩古文珍寶二書其所選詩文混雜高下於深處通無所見然自予七八歲時見之至今板刻益新所傳益廣而好之日益多豈以淺近故耶而古詩文之不傳者何限也

友義

予郡有符丁二姓相友善丁後病而有子支慢不事生産丁乃以白金若干託符曰子支慢不事生産身後恐即耗傾爲吝收而訓使治生改則畀之不可改則君之物矣符許諾日過其子告以其父命之篤子稍改悟曰恨無資以營生計符許借之借而叩之果不費則曷之爲踰時再詢而叩之曰恨少耳若多假焉生殖遂矣則再借之如是者三子曰若得若干業可成矣符知其可也則曰汝嘗與牲醴來吾爲汝釋假其

子如命往衛劉以其姓譯至丁之壹凡論為六
帝曰君不敢予朕予以予而甚教以財令君子
之深矣財足若干兩盡以付君子君可以無虞
矣遂歸時丁頗務而衛更憂謝不敢負不足論
而又能悉還其于衛者歲可稱難矣鄉人盡能
道其事然八十年非延紀此者何當聞耶又可
為世道嘆也

緬甸

當國鄉人從緬歸云其宣慰面尊彼書擬通如
古之雙膝著地而坐面之其下亦然盖即其俗
之跪也其自稱曰緬王其夷語所常稱則以
朝廷為兄也與木邦宣慰孟養土官殊不同竊
思緬雖狡詐然力弱惟水是恃而不能攻勢比
木邦孟養為劣問之使人云不如是彼即不供
給夜或陰害所以如是屈於彼也近因觀元史
乃知命為緬王待之過厚皆始于元使如我
朝首使之為宣慰司豈敢如是乎因地遠而元
亦夷狄故急於服遠而過視之也

否泰錄

初讀否泰錄見所著述甚美後讀天順改元詔
與錄所述又絕均出詞臣之手代言之職而於
朝廷昭示天下萬世者乃如此則紀事得實豈
易也哉

倭國

元史載元世祖欲通倭國詞恭意勤自至元二
年至二十三年或婉其詞或加之兵使臣被害
軍士被陷倭竟不至夫倭自漢魏晉宋隋唐開
元貞元中宋雍熙後皆來朝貢論孫大則魏晉
及唐宋豈能逮元而倭頓朝貢于彼而絕于此
雖夷類狡狂或者彼亦輕達旦之素微也不然
聖朝自洪武至今何朝貢有常而無間乎當時
許衡勸元示之以寬不識能推原及此否倘推
及於此則宜其仕元之不能自安也

用妓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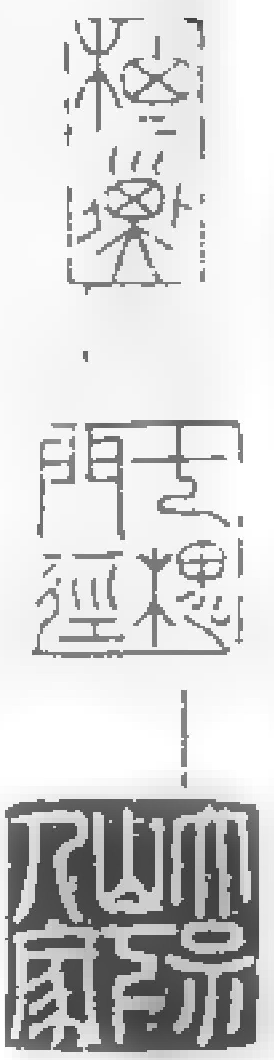
張世南宦游紀聞載黃鉢與朱子友善鉢母為
詞之序云力脩實學賢表宴胡明仲侍郎遣歌
妓來乞詞則明仲在當時宴皆用妓然張思材
在程門屬意於妓曰不害道胡邦衡志節猶溺
於妓則宋制不如今遠矣顧人才益劣何耶

南園漫錄卷十

題南園漫錄後

往草此以付幼子合合時方九齡今合試京師五年偶於其書笥中見之殆不復記憶悵然興懷乃自錄出然以是是非非枉枉直直斤斤明明視筆談不及士夫毀譽者異矣復欲藏之適見廣昌何公喬新集所載椒丘錄誇甚然後知姦邪矯誣足以欺一時矣而其術又足以假名巨聞人文其惡而惑後世用是刺以久之或以格尤速累為寔者則曰孫盛紀枋頭之敗桓溫謂關門戶事諸子請改盛大怒更為定本寄慕容儁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吾不佞敢自棄不如春秋之民不如東晉之士而又敢以不如桓溫待今世之賢哉

嘉靖五年歲在丙戌春二月念有一日南園老人張志淳進之甫再書時年六十有九



寶顔堂訂正雨航雜錄二卷

（明）馮時可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秘笈本

兩航雜錄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有左氏釋、已著錄。是書上卷多論學論文。下卷多記物產、而間涉雜事、隆萬之間士大夫好為高論。故語錄說部往往浸淫自恣、不軌於正。時可獨持論篤實、言多中理。如云漢人之於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不能廢。宋人之於學、規矩之畫地也。不能盡地、而經野者莫能違。又曰子靜之求心、而其徒棄經典。紫陽之窮理、而其徒泥章句。非教者之過、學者之失也。又曰宋儒之於文也、嗜易而樂淺。於論人也、喜核而務深。於奏事也、貴直而少諷。皆平心靜氣之談。其論王世貞悲歌碣石虹高下、擊筑咸陽日動搖句、以為近於造作而遠自然。正其一病。又引徐叔明語論世貞為人作傳誌、極力稱譽、如膠庠試最。乃至細微事、而津津載說。此非特漢以前無是、即唐宋人亦無此陋識。亦皆有見。惟其論十三經註疏立而西京諸儒之訓亡。未免失之過高、偶涉當時習尚耳。

寶顏堂訂正雨航雜錄卷之上

天池居士馮時可元成著
華亭　後學　陳繼儒仲醇校
繡水　沈德先天生閱

柳宗元稱陳京之文深茂古老紀事朴實不苟悅人其學推黃炎以下涉歷代暨國之故鉤引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乎不既云京文不多見觀柳所稱如此其人可知

來誌銘傳記之作惟務繁縟極力贊述苟悅予前無取月旦即號爲大家者尤甚致使將來賢愚莫辯信史無徵是文之大病也昌黎云爲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爲文爲文而使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二公之言若此其意皆欲以文維世不徒逞脣頰爲名美務容悅爲利媒者予往時嘗以直筆貫罪遭棄者徧毀於諸貴人以此齟齬末路然予持其說不變趙太史稱予爲文之董狐因覽柳語有感漫筆於此

張子厚高而不蕩邵康節曠而不流邵之談數則曠而精微矣張之崇禮則高而細謹矣天運循環何者非數人身動作何者非禮

呂與叔祭李端伯文以爲與人交洞照其情而終雖有爭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周折畢如意以謂吾狀端伯者矣無爭則心大心大則於事何不如意

吳幼清贊朱文公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胷開豁海闊天高知言哉　本朝所以久而治者遵公之遺教如金科玉條二百年來士大夫爲正而不爲邪爲謹而不爲蕩純師純法誰之力哉

生無可戀以得所欲死無可惡以失所欲苟能無欲則同死生一得喪不難非誕語也

陸九韶於形迹可疑不輕信流言濫溢不輕揚

處好惡之際逆遜甘苦一不能溺嗟乎作人如此可以相天下矣

漢儒之於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莫能廢宋儒之於學規矩之畫地也不能盡地而經野者莫能違

子靜之求心而其徒棄經典紫陽之窮理而其徒泥章句非教者之過學者之失也令相下不益哉鵞湖論辨無極往復若虛若無者然乎永

嘉陳君舉答文公書言刻畫太精反傷易簡矜持已甚滋涉吝驕蓋諷之也

屈原之騷莊生之書司馬子長之史相如之賦李杜之詩韓蘇之序記馳騁縱逸天宇不能限其思雄矣哉

宋儒之於文也嗜易而樂淺於論人也喜核而務深於奏事也纚翹拂遂貴直而少諷所以去古愈遠而不能經天下

六經無浮字秦漢無浮句唐以下靡靡爾其詞燁然其義索然譬則秋楊之華哉去治象遠矣九奏無細響三江無淺源以謂文章率爾哉永叔侃然而文温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則蘇長公達而文遒暢次公恬而文澄蓄介甫矯厲而文簡勁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

漢文雄而士亦雄宋文弱而兵亦弱唐文在盛衰之間其國勢亦在强弱之際

太史公之文與杜甫之詩皆深渾高厚其敘世隆汙勝復人慘舒悲喜之變如口畫指撝感其神化宗裔之也遷有繁詞甫有累句不害其爲大家遷剪其繁則經矣甫加以穆則雅矣

春秋之文告言倚脊而浙漬人心志戰國之說辭氣縱橫而聳動人耳目然去聖王之典訓遠矣

揚朱曰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於一時

之吳聲儷若其形神要數百年中之餘名豈足
潤枯骨哉此語達矣而非所以輔教
莊織觀大化爲汪洋浩肆無端崖之言自謂達
道而無束於教乃其弊也背道而傷教鄒子之
赤縣神州其莊之緒論哉
子華子五源之溪天下之窮處也飃吟而𢟪啼
旦暮昏而日映也蒼蒼𣇉𣇉四顧而無有人殼
雖然其土膏脉以發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溉

其蘋蘩之芼足以供祭其石鐵栗爛如𦳝霞蘊
草之芳從風以揚龍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
行歌可以卒歲此數語詞蔚而乏混茫東京以
後筆也
西京之儒術衰於揚雄爲刑赤也東京之經師
衰於馬融爲奢淫也經衰而節行振矣節行摧
而清談起矣世變之移人實爲之
孔子作春秋削其事辭革文而從忠也左氏雄
雄乎華縟而實寡矣其時先王之敎不遠其所
述諸賢議道講禮憲典陳法猶有懿德大雅之
風但多言明變近譎近誣衰世之文濫觴於茲
矣韓子以謹嚴稱春秋以浮誇加左氏確矣哉
戰國策或以爲虞卿作矯稱蠭出猶有兵氣申
韓卑卑名實事譎詞巧呧𡾰激肆蕩如於義矣
莊列之倫離經畔常皆亂世之文哉漢斲雕爲
樸反澆爲淳而春和諸令穆如溫如以至賈董

揚馬諸賢上者深淳渾灝次者嶄峻雄奇彬彬
乎盛矣
枚乘七發馳騁恢奇祖屈原之騷而變其體者
乎五言古詩有三百篇之遺意而近於哀傷樂
淫者乎相如當盛漢之隆氣旁魄而詞最溫麗
然已爲六朝端倪矣
西漢簡質而醇東京新豔而薄時之變也班固
贍郁而有體左史之亞哉此外寥寥矣

徐偉長曰鄙儒之博學也務於名物詳於器械矜於古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以獲先王之心此何異女史誦詩内豎傳令今之學史漢者大都然哉

幹之中論可稱論篤當繁響嘈雜之際而獨朱絃疏越也寧諧衆耳哉然其志則緬矣陳思王稱其懷文抱質恬澹寡欲亦可驗於斯

十三經註疏立而西京諸儒之訓古矣學士大

夫取通解而止不復攻堅扣應所爲帖括椎朴淺近能不詘於詞賦乎譬之布帛朽蠹寧如剌繡故有唐經術之不振治經者之過也

昭明文選唐人挽席沈酣其間而六經如甲乙簿矣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韓子獨注心焉所以其文高於一代

薛少保陽林花巳紅寒澗苔未綠有感於仕路淹速而作也然人生遊世譬遊園林速則易過而不涉趣與時浮沉隨處逍遥亦何必速哉未云伊余忽人事蕭寂無營欲客行雖云遠徹之良自足其意超矣晚歲懷祿不止卒與竇懷貞之難行不踐言惜哉陝郊篇平淡而思深宜子美取之也

退之秋懷詩窗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巳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顔色與故不相

似義和驅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途趨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雅淡而骨道上駸駸建安矣

退之山石詩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饑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烟霏山

紅潤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蹋
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
局束爲人鞿此詩敘遊如畫如記悠然澹然在
古劍篇諸作之上余嘗以雨夜入山寺良久月
出深憶公詩之妙其嗟哉吾黨二句後人添入
非公筆也

初盛唐之詩貞情多而巧思寡神足氣完而色
澤不削屑也晩唐意工詞纖氣力彌復不振矣

春鳥秋蟲節變音遷人乘代運孰能知其然哉

劉文房日華浮野雪春色染湘波佳境佳語其
他作皆深心自道涕淚千古所乏者雄渾耳

韋蘇州春羅雙鴛鴦之作近於典麗上作川
寒流逾迅霜交物初委南池詩烟草凝衰嶼星
漢泛歸流南齊詩春水不生烟荒岡筠翳石西
齋詩柳意不勝春岩光已知曙寢齋有單絺靈
藥爲朝茹盥漱忻景清焚香澄神慮皆高雅閑
澹朱子謂其氣象近道無聲色臭味信矣史稱
其所至焚香掃地而坐超然高潔余平日閑居
亦與蘇州好同嘗謂古人稱晩食當肉緩步當
車余亦謂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以當營宅

白居易始終完節心曲清妙其爲詩雖率意而
不俗續古詩云何意掌上玉化爲眼中砂盈盈
一尺水浩浩千丈河寓意深矣月明無葉樹霜
滑有風枝夕照紅於燒晴空碧勝藍晴沙金屑

色春水麴塵波自是晩唐色相至古原草詩野
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幾希初唐乎

莫方伯常稱唐荆川先生詩謂直追沈宋其送
程翰林謫潮陽詩白晝蛟珠落青天蜃閣分又
啼猿三下淚明月兩離居贈張相公詩儒生東
閣水顏色曾長西羌識姓名冰燈詩出海蛟珠
猶帶水滿堂羅袖欲生寒置之初唐眞不易辨
伯兄嘗從公陳渡草堂夏月席藁不施齒帳即

白鳥啼膺不顧也出則小艇一葉僅容二人常語學者人有富貴氣於詩文必不佳又言近來文章不以用世而以媚世也名言哉

高叔嗣山河未可盡行處與春長空山懸日影長路起風寒起語之絕佳者寒星出戶少秋露墜衣繁塵外語也孤心向誰是直道匪今難失路還爲客他鄉獨送君又登寺閣詩末句芳菲滿眼心無奈柢上毘盧閣上看皆悽惋有餘味

近陳太史伯求於燕京馬上詠一聯云九陌風塵消短景三江雲樹隔長安頗自得意語予此似高叔嗣否余曰桓溫之擬太真稍有所恨陳憮然而去

劉子威稱陳東詩長河風日損高室鬼神憐盛唐語也惜其警策者不多近水割鱗時供酒遠山啼鳥盡關人非不有趣然已落晚唐格局矣

楊升菴詩甚爲葩麗而文其弱齒角各有分也

詩如猿猱臨客路雞犬隔仙家[illegible]河分宇縣鐘漸隔年華皆雅淡不類其別作華燭引流螢篇即使賓王操觚亦當退避三舍

徐叔明東湖驛詩馬蹄侵夕照鳥語變春聲姚閔詩鳥聲歡客至花事怯春遲豐樂驛詩衎懶偏宜客情疎不過門皆五律之佳者七言稍弱於二王然叔明甚不服二王謂此皆秦最初閩則驚細嚼則厭趙太史言此二語評其文則無

辭矣詩則吾不知也較二王詩沈公爲長

張將軍元凱能詩而驕初爲王百穀所援其後稍見重有司即處媢百穀咏野集中所稱中山狼是也其五言詩有[illegible]悲短笛兒女憶長安凋藏穠翠山[illegible]洗盡弁鴟氣味

杜子美新婚別云[illegible]去形勢反蒼黃無家別云存者無消息[illegible]塵泥又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illegible]泣鬼神

杜詩五言古之佳者如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梁天涯歌滯雨杭稻臥不翻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苦雨詩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夢李白詩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送樊判官詩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九成宮詩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晚登瀼上堂詩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大雲寺詩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

香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牀西枝村詩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疎影北征詩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皆足以軼徐庾而掩三謝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子弟稱其師子孫稱其祖皆以字孔子稱仲尼是也近世有號則字多所避不以加於尊行至文字閒尤以字爲雅而號爲俗然於從宜從俗之道終有所未安近有少年上書王司寇稱元美先生司寇拂然曰若豎子胡以元美我徐宗伯笑之曰誰使汝開輕薄之端爲山人紈袴領袖而今更惡其稱耶若我則未有以叔明稱者大凡前輩於後生當以孝弟忠信勗勉不當專以詩文之標舉與會者樂之長其矜伐陵厲宗伯所謂開輕薄之端其語未爲過也

羌村詩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

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此詩情至之語與唐風綢繆章三星在天今夕何夕之旨相同相對如夢寐其思黯然千載若在目前也

有摘弇州詩悲歌碣石虹高下擊筑咸陽日動搖以爲奇語不知此正是弇州之病近於匠作而遠自然豈如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

雲變古今王摩詰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之穩當耶近吳明卿岳陽樓詩亦甲雲生神女過黃陵日落帝妃哀情思亦佳

宋史稱程明道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嗟乎惟其能在事外而後能與人同天下事斷非著述者所能辨也

程叔子謂王介甫談道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

對望而談曰相輪如此如此極是分明某則辛勤攀援而上雖猶未見相輪却實在塔中其語直矣而介甫不怒蓋生平服其忠信也嗟乎今之談道者摶虛說影指無爲有求其對望而談者亦鮮矣

孝弟之極至於天明地察孝弟之至也非堯舜不能盡今人或以一事一節爲孝而路人視其族屬善不推惠不廣者亦何足以言孝

台州徐中行居鄉郡守以八行爲不應行刺其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吾以八行應將孰爲無行者吾避名非要名也嗟乎古人恥獨爲君子況本無行而冒爲爲君子者乎

江州陳氏長幼七百餘口少事長卑事尊不畜婢僕供使所以十三世而同居不變余鄉兄弟一兩人亦各分居各有婢僕生疑啓釁皆由於此且一人而有數十或至百僕者汰侈如此俗

惡能美倫惡得惇

曾子固事繼母甚孝竭饘粥之養四弟九妹官學婚嫁皆其力人有所長奬勵成就如弗及守福州舊有園蔬錢三四十萬棄勿取荆舒當事勢力能傴舉世之人從之而不少屈其人如此乃評者謂行誼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則娟者詞也

萬曆丁酉四月四日午後雨甚密山人沈士能

嘆曰是旱徵也徐別駕光訓問其故曰今日為
甲子不見占書云夏雨甲子赤地千里乎徐曰
非也子為水位雨於甲則水徵赤尺古字通用
言為水沮則尺地舉足若千里之艱耳又五行
書甲遇單日為雄遇雙日為雌今雨於四日則
為雌甲其何傷古人云老尚誇雌甲狂寧作散
仙雌雄之說其來久矣沈曰何以分雌雄曰單
奇數也雙耦數也天地之數貴陽賤陰陰多變

不能信也

孔子以敬王二十三年甲辰去魯適衛自衛適
陳畏於匡反衛已去衛過曹適宋及鄭至陳已
去陳如衛去之晉至河而反至楚敬王三十有
六年丁巳自衛反魯蓋在外十有四年而未有
歸宜乎來喪家狗之譏也

子華子曰仲尼天也其可遊物而貿處乎其可
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運宇宙四方必迷所向
此深得夫子周流列國之心者當時叔孫武叔
之毀專以夫子急遇而輕去其鄉嗟乎人之肝
膽不相照即仲尼猶莫能自明況以中才而涉
世之末流哉其取媢嫉讒也何怪

東坡守膠西仕宦十九年矣而未有家元豐己
未予吳興被逮下獄已得赦安置黃州寓定惠
寺遷林皐亭故人馬正卿為請故營地使躬耕
其中所謂東坡也明年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

安置惠州寓嘉祐寺明年遷合江又明年得歸
善寺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居成又
移置昌化初僦官屋為有司追逐乃買地城南
僅息桄榔林在儋四年食芋度日元符庚辰赦
歸陽羡有邵氏號從學為買一宅卜築焉傾
橐八十千與之將卜吉入居因步月至村落聞
婦人哭甚悲問之則售宅主也焚券還之不索
其價遂還毗陵借顧塘橋孫氏居焉竟卒于此

蓋建中靖國辛巳年七月也計東坡先後凡任
三十二政未嘗歸蜀終身無一居共清曠如此
彼或一二政而遂有脂田甲宅者賢愚相去不
啻霄壤哉然當時吳貴赫奕聲鐘鼎食之家俱
已烟消雲滅而公之清風直道至今在天壤有
志者亦胡能以彼易此
叔明塵譜云子孫亦是衆生顧戀不可太深責
備不可太重兄弟原同一體事親便欲相讓分

財便至相爭有感乎其言之也然兄弟子孫皆
親遺體果何分別乃末世有重愛子孫而深忌
兄弟者何故哉至科甲顯晦之間尤爲側目吾
不知其何心自設科以來進士無限豈爲尤物
奇貨而屑屑若此知泰伯以天下讓寧非至德
錢公輔甲科高第王荊公作其母夫人墓銘不
稱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
榮公輔意不滿以書冀改荊公不可曰文自有
意不能改也如得甲科何足爲太夫人榮一甲
科即市井小兒亦知詞賦者皆可得何足道哉
故銘謂閭巷之士以爲榮明天下有識者不然
也前見徐叔明云王元美爲人作傳誌極力稱
譽如膠庠試最乃至微細事而津津數語此非
但漢以前無是即唐宋人亦無此陋識其意相
同乃今宦途之軒甲而輕乙遂如簡珠之於沙
礫舉刑因之而不公不覈則尤可嘆也

西溪叢語載范文正守鄱陽喜樂籍一幼女未
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慶朔堂前花自栽爲移
官去未曾開年年憶著成離恨只托東風管領
來到京以臙脂寄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
後常相憶何以寄相思贈汝好顏色文子悱謂
范公決無此事當時小人妬媢者爲之西溪不
察而遂筆之也大都小人之謗君子不能以財
利汚之必以聲色汚之二詩鄙淺決非公筆昔

李賓皇門徒之傾牛奇章至代為周秦紀行何
論詩也
柳子厚嘻笑之怒甚於裂眦或云當作嘻笑之
譏令人謗人或嘻或笑若有意若無意乃其恨
深而娼之甚者也若裂眦之罵出自直發此之
謂怨豈甚仇哉譬如風濤披雲飛石捲水傾木
而無傷於人之血脈隙穴之風毛髮不搖及中
肌膚以為深疾噫嘻今之為隙穴風者亦多矣

劉禹錫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二子皆身處妬
娼之間故其言有味如此余亦有解忌篇
南渡後秦檜為相十有九年史彌遠為相二十
有六年皆柄國久皆封王皆以功名終無後患
人曰二相主和不用兵所全民命至多也小說
稱史衛王浩為尉時至補陀見大士云此文潞
公後身他時作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其
後浩兩持節鉞遍歷三公壽八十九嘗曰吾口

不言兵後必有為宰相者彌遠乃其次子登槃
活命報耶然當紹興三四年間天下經亂久將
激於憤士卹於戰中國兵益精而劉韓劉岳如
熊如羆金人且方酣醲子女玉帛氣怠志驕蓋
宗社臣不乘將士之鋒而用之苟安忘恥以
至不可復振曾謂國有人乎至隆興以後虎臣
凘盡國勢益削計不得不出於彌兵故談和議
於紹興中者為奸為誤談恢復於隆興後者為

愚為則若檜彌遠之久相無患乃天道好亂之
積又胡可以常理論噫嘻小人之富貴壽考者
亦多矣詩不云乎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自古然
哉
昔人云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以有涯
之身馳無涯之念其何異於夸父逐日愚公移
山也昔顏靖庚戒子姪仕宦不可過二千石祿
是吾居官不肯過六百石皆為有見吾任粵西

曾與章孝廉書云人生於學問事業有餘於功名富貴不足不多取精用物於天地則量不盈而過可解因思莊子逍遙徜彷之說其亦智哉我鄉宗伯公見而嘆以為名言大書于壁余近者自楚移浙過吳門旬日儉橐中裝僅餘歷年俸金五百鍰為兒納采十去其五親黨過吳門告急者復斥其三又以百金走賓問惠我宗族而橐枵然罄矣侍妾服飾盡質諸子錢家行裝

始備乃覩朋中恩意未徧者不免嘖有煩言家六兒杜陵公每相念以為廉吏安可為然余未嘗不自適也偶讀顏氏家訓惓惓以少欲知足為戒又云婚姻勿貪勢家勿貪富家心竊服之無論婚姻即子孫福澤亦不可强圖但尚無絕文種不必科第尚知讀書業不必富厚上無求多於天下無求備於人何用不臧何用不適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所謂行乎富貴者盡我富貴當行之道如毗主經邦濟世安民隨其分量而行之若富求益富貴求加貴此之謂願外即使如其願尚且不能自得而況未必如其願乎

劉邵人物志云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

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斯數語發明人所未發曰何以能平淡曰仰躁則平寡欲則淡人之常情以與己同則忘其百非故矯駕可謂至孝殘桃可為至忠以與己異則棄其百善故曲杖誣為七首堇椹稱為反具是皆惑於好惡者也荊公之喜呂惠卿魏公之惡李忠定皆以同異為好惡遂誤國家之事

劉延明云君子尚讓故涉萬里而塗清小人好爭足未動而路塞是以讓爲得而爭爲失非君子之語讓也君子之讓位也真見其才不當位而讓之讓財也真見其分不當享而讓之豈其計夫通塞耶史稱延明爲郭瑀弟子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欲覓快女壻誰坐此席延明竟奮坐曰酬其人也瑀遂以女妻

之嗟哉娶婦以禮延明雜五百餘衆之中而奮然出坐近於爭矣奚其讓故延明之坐席何如逸少之坦腹行不誇言古人所深恥也

劉孔才云君子以推讓爲利銳以自修爲棚櫓靜則閉嘿泯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嗟嗟處末世者宜如此哉孔才以文士處建安黃初之際能爲黨類所容累蔚通顯賜爵關內侯而無禍患其以是也

朱文公在浙東時侍御史謝廓然陳賈秘書郎趙彥中首攻之後以提刑召對人恐其遂涉清要吏侍郎林栗極論之謂其竊程張緒餘爲浮誕宗主律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其後侂胄秉政則御史林采施康年首斥爲僞學是時臺諫皆以文公爲奇貨有御史胡紘者故嘗謁文公建陽山中文公飯以脫粟紘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詆

文公十罪汪義端余嚞又特前輩以絕僞學京鏜何澹葉翥皆附和之至謂文公講學山中棄母不養使其乞食親黨嗟哉讒人之言至此極哉宋之亡宜也方林栗論文公時其友人止之謂未得見當今聖賢何仇而必欲痛詆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吾擊邪人非詆聖賢也友人曰不見昔人指孔子喪家狗者想亦見其面貌可憎耳林曰使孔子而在吾亦不辭爲叔孫武叔

則此幺麼乎嗟哉小人之肆無忌憚若此自古
已然矣
楚志稱百歲楊不知何許人常往來太和及荆
襄間人有見之四十年前髮已二毛今更黑
口皆鯢齒似重生者楊自憶爲天順二年生計
百歲外矣所居挾二姬皆以御女術遊諸貴豪
家自云吾貧不能得三姬得三姬即不死士大
夫慕長生者都與遊而曹中丞尤尊信徙市一

姬與御之術敗而死未幾曹中丞亦以此術死
徐叔明先生作傳刺焉然叔明每謂神仙必無
有似非通儒之論嘗見荀穎川著論以爲人有
變化而僊者乃異也非僊也男化爲女者有矣
死人復生者有矣夫豈人之性哉愚謂人之得
僊乃稟天地自然之氣如龜鶴之於蜉蝣如松
栢之於蘿蔦豈其爲異但以御女求長生則可
斷其必無蓋凡人欲動則精流如弩張之弩孰
能禦之已之精不能制而能採人之精乎强制
遂閉蓄積蘊熱爲疽爲腫其蓄蘊至二三年者
一敗則如決渠死且不旋踵如譚襄敏周銀臺
皆以過人之聰明而溺于此可鑑也余友汝遠
方喜談此余每闢之則曰黃帝御萬女乘龍鼎
湖汝何知余曰黃帝嘗藥一日呑七十毒而化
若能一日呑七十毒耶汝遠無以應

荀穎川釋仁者壽言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

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
至而休嘉集之余嘗書于座右或問何以不傷
性曰無欲無累問何以不傷物曰無忌無猜問
何以不違天曰富貴貧賤無所擇問何以不違
人曰才學使倆無所逞

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
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此數語可
稱五美苟能如之於從政乎何有

一事逆而心愴一言拂而心銜樹荆棘於靈臺障雲霧於天門嗟哉胡其自隘而自戕乎乃又經年懷之而不釋易世志之而不忘若然者四海之中無樂地百年之内無泰時甚矣哉其惑也

女子有未嫁人而守節者僩嘗著論非之曰女子無以身許人之道未嫁而爲夫死且不改適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

主之否則伯父世母否則族長者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别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之許聘而已無所與六禮旣備壻親迎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而往則爲奔女未嫁而爲人死且守是不待六禮不待父母之命而奔者非禮也古者壻有三年之喪則使媒致命女氏者不得嗣爲兄弟女未廟見而死則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不繫於夫而可以身死且不改適哉雖然古者女子笄而許嫁今或孩而許嫁命之父母告之宗廟歷十餘寒暑而女子久知其當適某氏矣一旦不幸遭變故遽改容而他適於情於義亦有不安者故嫁固不爲妨禮而守亦不爲背禮取節焉可也夫人臣之朝不與燕不坐而死節者古以爲過然夷齊無祿位而恥食周粟孔子亦以爲

仁與其過而流無寧過而拘

養生有二端曰持戒曰修行持戒而不修行厚巳薄人則有外魔修行而不持戒利人虧巳則有内魔要之此二者亦近於吾道四勿三戒非持戒乎立人達人非修行乎

貪嗔癡愛人我是非者不放下惡乎語道忍辱耐惡呼我牛馬牛馬應之此進道之基亦處世之方也

臍三寸謂之關言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
體也學道者常致氣於關黃庭外景經解在臍
下三寸或云在臍之上三寸非也此爲氣海非
祖氣也守氣海者易於見功故術家皆以此愈
疾然無益於長

三焦者水穀道路氣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之下
胃口之上所謂膻中也中焦在胃中脘下焦在
臍下一寸然此又非手少陽之三焦也手少陽

之三焦所謂有名無形者也

藥者療也所以療疾也無疾勿藥可也肉不勝
食氣況藥乎藥有偏效而無全功金石之藥最
爲酷烈其傷生最速其他草木之藥近於熱者
皆能腊毒古人服松脂而塞腸服杏仁而致泄
服猪實而痿骨服首經而消渴服鷓鴣鳩子而
發咽喉之病種種不可枚舉養生者最宜愼乎
此

按摩爲養生之一術勞役者資之而血不越亂
佚惰者資之而氣不壅滯若素養者何資哉内
經云冬不按蹻春不鼽衄蓋冬月固密之時引
動枝節陽氣泄越至生發之候血遂妄行故有
鼽衄之疾

心苟無事則息自調念苟無欲則中自守

手握固而氣窒目緊閉而神馳搬運錯而瘀成
注想深而中結此養生者之過也

卧念善而惡境不見夜念善而惡夢不生以和
召和也

先廷尉少與徐文貞公客習同朝時亦時相顧
問其後先廷尉以言謫戍及赦歸里先後三十
年文貞公推轂不及而先君亦無一牘通也公
伯子太常毋以使歸里先君以父執自居送迎
不出戶太常不堪其門客又從臾之閒隙遂生
已 穆宗登極詔起言事者吏部以先君輩三

十三名上請得 旨進用而文貞公雅不欲先人入朝乃語吏部曰建言中有望踰素著年力衰遲者宜酌處時先君年七十五竟以御史加大理丞致仕同加者魏公良弼等六人文貞弟侍郎公大不平曰奈何爲楊先生一人而遏五老哉此輩皆天下人望抑困數十年而不一起非朝廷奬直拔滯之意 國家方延耆碩爲表儀非若有司以筋力奔走此抑可以尋常年限也況引年者臣子自引豈朝廷計其年而使之引哉此舉悖矣其後不肖起廢公孫太常君與其黨又多方排之嗟乎風成蹇怒柴朝則解乃菡頻餘纍至於厥世讒間之爲害若此然不肖行能無數即久滯濡泉亦分所宜而獨惜先君恢博之才正直之操不獲一試此天下所爲慨嘆非止愚兄弟拊膺也

寶顏堂訂正雨航雜錄卷之上

寶顏堂訂正雨航雜錄卷之下

天池居士馮時可元成著

繡水後學 黃卯錫翰伯 黃申錫茂仲 校

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婚姻孔云是時政亂崇賄輸金載玉不知其幾而獨以酒殽爲言詩人之溫厚若此嗟乎苞苴之昌末世尤甚匪特用以媒進且用以妨賢矣詩人而在不知當何浩嘆

世道之衰匪特士大夫無先輩典刑即布衣若穴風致亦與前人遠矣余先君有友錢穀號罄峯先生少同學相善先君既拜御史錢先生時來官邸至經歲語不及私其後先君家居錢先生貧甚每〻之粟帛不卻第取用而止過厚則必辭終三十年未嘗居間一事也既沒而家徒壁立先君爲殯斂之又有謝能諸字一默先君

延爲館師誨余兄弟三人歲餽米三十斛先生晨而入館三商而歸五年如一日未嘗他適自束脩外即一縑一錢亦固却不受督學王公某與先人善有諫入庠者以五十金爲先生壽丐王人一言先生曰王人不鄙夷我而以子師我我當以道義爲之範删奈何營營阿堵示之佻薄耶其人赧而去又有張永思者少失父與母居母守節數十年至九十矣永思亦年七十餘

定省如兒時每當酒筵常辭不赴問至亦僅嘗一味曰此皆母所未啖余何忍食先君嘗其意每召公必更設一席以遺其母公僅受數味堪以養老者俟母既食而後至夜則置樽母榻下一聞謦欬則蹶然起視未嘗一夕入內也有司有與公厚者遺之粟則拜而受遺以金則必反或詰之此爰爰者但足糊其口寧足實橐哉事有不傷於廉者若闞可也公曰此非但僕所恥

爲亦老母所羞聞終其身竟無干謁是三公者皆先君友也先君沒後三十年不肖輩所交布衣不少曾有三公風度乎時俗益偷若此余嘗欲爲獨行傳傳三公不能記其詳漫書于册以志慨

徐叔明某廉山人曰山人當若君穴處而奈何日置足朱門也漢時授廉者皆選擇不之國今諸山人亦當稱選授山人吾無討某詩詞工拙

即揭其目但有簡某翰林某給事等者吾不欲觀之矣有某郡守謂余曰子知吳下三黨耶山人詩卷與士夫干請之書僧徒募緣之匣在坐者或笑曰此可稱三黨夫山人之口譽於四方謂之外黨士夫之口譽於中朝謂之內黨曰然則僧徒稱何黨耶曰今世士大夫有高名者多佞佛施之可得其心且有佛力爲陰助寧非黨耶此可稱上黨一座絕倒雖然山人中有如

管寧黃憲者吾且執脯脡師之有如孟浩然陸
龜蒙者吾且執鞭笄隨之否此則皆百尺樓下
物也遠之可也
小雅者天子逮下之詩大雅者天子述祖之詩
小雅之變者哀怨刺譏之意多大雅之變者憂
憫規正之詞切蓋周太史所命孔子刪之而未
嘗易其次也詩有南雅頌爲天子所用樂章其
十三國之詩止陳述以觀風不用之廟朝惟列

國自爲歌咏而已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
頌起於周禮太師掌之或以風爲孔子所命非
也
夫先乎婦故關雎求淑女君先乎臣故鹿鳴享
嘉賓詩爲樂樂主和地天成泰和之道也故不
溫柔不敦厚不可以爲詩
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春秋所自名也堯舜用中
以治天下孔子用中以教天下

上爭殺易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稱善人
以勝殘去殺語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大學
一書於妨賢病國小人深惡痛絕之然止曰迸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未嘗言殺也聖人之慎殺
如此哉
孔子四教六藝古聖王之教也學者優游漸漬
其中上焉者以達次焉者以立此萬世不與易
也王文成之即心即性即心即經未爲支離者

鍼砭然其末流未免虛而失實內而遺外甚者
必心顛倒補相其經脫略於教長游談而廢實
學此憂世者所深慮也
古秋卿大夫交接以微言相感稱詩以喻志皆
取風雅頌之辭不必自賦蓋所以重先民明退
讓示道德略辭采末世之詩不以明志于何可
稱至乃酒食徵召刻燭分韻流連光景而古時
雅會之風不可復覩矣江左以來又有酒令莊

士恥之泗以令行豈合歡之旨詩以韻分豈感
物之義
楚殿杳渺秦殿雄高漢因之而爲樂府其曲大
儁然視二南之風化固已蔑矣建安風骨逾上
而深渾不足應徐輩之公讌諸作靡麗之開源
矣陳思洛神之賦淫艶之濫觴矣知風之自微
矣哉
孔與老同時至從問禮且稱其猶龍而未嘗攻

也孟在老之後其著書闢楊墨而不闢老蓋老
子深矣常無觀妙常有觀徼豈專于虛無耶老
氏沒而得其傳者寥寥九還絕穀之術非大患
有身之旨也役使鬼神之說非以道涖天下其
鬼不神之旨也自周以來惟漢文帝得老之旨
以治天下而漢刑措許旌陽得老之旨以治邑
而邑無訟王何之徂誕嵇阮之放曠老之罪人
也始旌陽問道於女師諶母母教之曰一念不
欺爲忠一事不苟爲孝其語約而盡諶母以仙
去亦老氏之徒哉
造寺寫經度僧佛門施法也達摩目之爲有漏
果爲有爲法非眞得釋氏袈裟何以確然持其
說如此廓然無聖一語可謂佛門曾子矣自性
戒自性定自性慧不離平等日用而語益圓通
慧能亦得其宗者哉或曰佛圖澄來趙鳩摩羅
什來秦天爲殺機盛而生是人嘗之也猶孔生

春秋孟生戰國其然乎
余鄉居日見有建水陸齋供浮屠治喪者心竊
非之謂人生罪過寧可以鳴梵誦偈釋此至愚
者所爲非士君子所當律有盛生者合掌語曰
公何毀佛余曰余最信佛若乃毀佛耳釋氏之
教明心見性心性茫昧獨爲罪過乃以一飯一
果一經一偈而求解脫則心性可無明也爲惡
一世而取脫於一二日之齋人亦何憚而不爲

惡是釋教爲人開惡門非爲人導善路也此豈
瞿曇吾耶生以爲然憶余守鄖時嘗下檄有司
令其力禁民風一變有一生不能自已以一比
丘閉戶而誦經令請繩之余曰治道去其太甚
所爲禁者慮費民耳苟無甚容之可爾然格心
之化余有愧哉

海上鱗族異者名章巨大者名石非居石穴人
取之能以脚粘石拒人故名形如算袋八足長

二三尺足上硯礧戢戢如釘毎釘有竅浮海砂
中如死物鳥啄之即捲入水噓足釘吸之以飽
其小者名章舉又別一種生海塗中名望潮身
一二寸足倍之土人呼塗蟀又一種脚短而無
釘者名鎧管寧台溫皆有之余鄉太倉上海無
有也其名章巨蓋江東子弟所名項羽引江東
卒與秦戰秦將章邯拒之卒爲羽所降故江東
名是物章拒人怯而負勇名者亦號章巨

鱟形如覆釜大如車青褐色其血碧色口足皆
在覆釜之下足有十二長五六寸尾勁而尖長
二三尺有刺能觸傷人尾中有珠如粟色黃雄
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沉南人或帶其
珠或磨飲之云利市殼堅硬腰間横文一線軟
可屈摺毎一屈一行牝常負牡牝牡相隨牝者
背有目牡者則無牝去則牡死故海上稱婦女
健壯操家者號爲鱟是物在海中羣行輒相積
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游人呼爲鱟帆其聚如

牌筏名鱟牌東夷取其殼爲冠尾爲小如意子
如麻子温人取以爲醬甚美王粲知腸谷曾以
餉予館客沈士能甚嗜之余未嘗舉箸也客語
予此物得陰氣甚益人陰余笑曰蔬食飲水者
陰何嘗不足顧余生平於奇物未嘗入口非特
此也

闌胡如小鰍而短大者如人指長三五寸頭有

斑點如星漸退數千百跳躑塗泥中土人施小鉤取之一名彈塗以盂覆活者數百於地旦發視之皆騈首拱北蓋亦朝斗之意玄修者忌食唐制賣鯉者賣蠡者皆杖六十蓋鯉朝日蠡朝星食者皆有禍閩胡雖小頭亦有星故土人皆戒勿食

鯼魚即石首魚也小者曰鰥魚又名踏魚最小者名梅首又名梅童其次名春來初出水能鳴夜視有光土人以槐荳花卜其多寡槐荳花繁則魚盛腦中有白石如棊子取其石次以爲器或飲食遇毒則器裂腦漏者用其石燒灰吹入鼻中即愈又下石淋炙食之主消瓜成水至秋化爲冠鳧又有鰄形相似左右三牙如鐵鋸或曰石首雄鋸其雌也諸魚有血石首獨無血僧人謂之菩薩魚至有齋食而啖者蓋亦三淨肉之意不能忍口腹而姑爲此說以自解非正法

黃駒即鯢魚俗所謂河豚也一名鮭一名嗔一名鯸一名鴟夷一名鯸鮐腹無膽頭無腮其肝最毒獨眼者尤甚海上人得之去其頭尾用橄欖甘蔗煮之然初出時可食至後則其毒尤甚諺曰蘆青長一尺不與河豚作主客予鄉亦盛食之春時延客不得此爲不歡然往往有食而死者或曰煮熟則無患多食亦發瘋厚生者所當戒梁清人名爲烏狼膏

魟魚形圓似扇無鱗色紫黑口在腹下尾長於身如狸鼠其最大曰鯆其次曰錦魟曰黃魟曰斑魟曰牛魟曰虎魟魟字或作鱝文選所謂鱝魚也尾端有刺甚毒大抵諸魚性熱而海魚尤熱不可常餐

鮓魚一名蜡一名樗蒲一名水母俗所謂海蜇也兩水多則是物盛其形如覆笠以蝦爲目蝦

動則沉土人食之皆以爲去積其實損脾令人以爲性暖能治河魚疾

王珧一名蜃蛘所謂江瑤柱也其柱肉脆美其甲可飾珮刀鞘蓋蜃之小者

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土人鮮次之爲天寵沈大參一日嘗稱其鄉海錯之美如海月江瑤柱可敵三吳下味樂清甚盛

石勃卒形短圓三寸長四寸身赤腹泡急其形勃卒故名一名來魚或曰石肩入水所化

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一言鹹水結成一言百歲蝸所化道家以左顧者是雄名牡蠣右顧者名牝蠣其生著石磈礧相連如房一名蠔山初生纔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嶄巖如山每房有蠔肉一塊大小如房廣狹大房如馬蹄小房如人指面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以充腹海人取之皆鑿房以烈火逼開取肉食之漁者於海淺處植竹扈竹入水纍纍而生所取之名曰竹蠣文選玄蠣磈磥而硍砑註云長七尺形如馬蹄又謂梅花蠣是物除熱補傷益精益血土人用以爲醬曰蠣黃醬樂清縣新溪口有蠣嶼方圓數十畝四面皆蠣其味偏好

蟛蜞似小蛤而長扁殼有毛是物行有前無却故名

沙噀塊然一物如牛馬腸臟頭長五六寸無目無皮骨但能蠕動觸之則縮小如桃栗徐復擁腫土人以沙盆揉去其涎腥雜五辣煮之脆美爲上味樂清名沙蒜

西施舌一名沙蛤大小似車螯而殼自肉中突出長可二寸如舌溫州公宴與人食此戲曰西施舌如此亦不足美其人曰非也舌長能撥弄可稱張儀舌是物海燕所化久復爲燕其性熱

鱭魚即刀魚也一名鮆文選所謂鮻鮆順時而

往還是也子多而肥腹皆似乃夏初曝乾可以致遠又名鰳魚文字集略鰳亦作鰶字音祭又音制炙食甘美諺曰寧去累世田宅不去鰳魚

鮆一作鱽

鰻魚身柔如膏無骨鱗細口濶鹵多一作鰻海上人目人弱者曰鰻

比目魚二魚相合乃行單則爲王餘竹夾魚似比目而肉堅身圓尾尖色青黑一名土鱧

馬鮫魚形似鰆味似鰛一曰吐步以交社而生

綬魚一名華臍一名老婆其腹有帶如帔子生附其上形如科斗大者如盤或曰此文選所謂琵琶魚也無鱗冬初始出者俗重之至春則味降矣

吐哺魚名土附以其附土而行也或曰食物哺而吐之故名

鯸魚狀似鱸而肉粗三腮曰鯢四腮曰茶鯢樂清所謂鯸鮧魚是也一曰茅征

鱸魚冬月肥美海錯之作者或以此敵松江之鱸張汝遠曰此如邾莒之於齊魯並其方

鯊鮀也以皮有沙名其小者大如指圓而長有黑點者能吹沙春正月輒孕魚最先至者海上鯊甚多有白蒲鯊有黃頭鯊白眼鯊白蕩鯊青頰鯊牛皮鯊班鯊鹿文鯊狗鯊鯔鯊燕尾鯊虎鯊犁頭鯊香鯊熨斗鯊丫髻鯊劍鯊刺鯊鋸鯊烏鯊帽鯊凡二十四種

鱷魚長二丈大數圍小者圍廣尺餘狀如鱉無足背甦錯有文皮皆鑢物子小隨母覓食驚則還入母腹一名鮫魚皮間有珠可飾劍有橫骨在鼻前如斤鍤者曰胡沙性良肉美

鰣魚即鯡魚也腹下細骨如箭鏃首夏以時至而名本朝甚貴之何景明詩銀鱗細骨堪憐汝玉筯金盤敢望傳本草稱其補虛勞稍發疥癩

□□□而小

□□魚即文鰩類也形似鷂有肉翅能飛上石頭鹽如石板出土又有白袋似牛而白自海入江則兆水潦諺曰海鷂風伯使白袋雨師奴

鯶魚似鯉生淺海中專食泥身圓口小骨軟肉細似鯔而大者曰鯔介象與吳王共論魚以鯔魚爲上取其益陰

蟹即蟛也經霜則有赤膏曰赤蟹無膏曰白蟹

蟹始穴沮洳稻熟時及出名□一穗朝其魁或曰以輸海神入江則稍大入海益大廣雅雄曰鰕鱶雌曰博帶酉陽雜俎云其腹毛能殺人性能敗漆燒之致鼠浙□有以□一曰蝤蛑南人謂之撥棹言力可撥棹也□蟹至強能與虎鬪虎不如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一曰蟳乃蝤蛑之大者兩螯無毛一曰擁劍一螯大一螯小常以大螯鬪小螯食□□□□一曰虎蟳大者有虎斑文一曰招潮殼白潮欲來出穴舉螯迎之一曰灘塗一曰石蜠一曰蜂江一曰蟛蜞似蟹有毛而赤性極寒一曰彭越即彭蜞也一曰竭朴大於彭蜞黑斑有文以大螯障目用小螯以食一曰沙狗穴沙中見人則走或曰沙鉤從沙中鉤取之也味甚美一曰數丸競摶土作丸滿三百而潮至一曰蘆虎兩螯正赤不可食一曰螠似彭越而小一曰蟣肉殼而多黃其螯最銳

斷物如芟刈焉食之行風氣凡蟹漆相合則化爲水服之長生是物以解結散血得名惟霜後可食餘節食之多致疾孕婦猶忌獨螯獨目四足六足兩目相向者皆有大毒不可食

雁山五珍龍湫茶觀音竹金星草山樂官香魚也茶一鎗一旗而白毛者名明茶紫色而香者名玄茶其味皆似天池而稍薄觀音竹形小葉長翠潤亭亭植巖石上經冬不凋金星草葉

上有星如金根中有黑筋如髮用以浸油能黑髮長髮山衆官似金雀殼如簫管香魚鱗細不腥春初生月長一寸至冬月長盈尺則赴潮際生子生已輒槁惟厲山溪澗有之他無有也一名記月魚上人朱太守素無宦情嘗曰豈以五斗易我五珍

周書王會赤奕陰羽之前馬有母兒有乘黃有茲白羊有煇炫犬有颱犬鳥有梟雞異獸有尊

耳等類皆奇物其於魚曰揚州解隃寇其於東甌載海蛤蟬蛇文蜃然如章拒等類尤奇不載也王敬美言海錯奇美無過兩浙然使他方遠人見圖經必以為此茲白尊耳之類侈言哉嗟乎天壤之中何所不有知山海經非臆說也

黃精為藥上品服者得仙自古志之乃富貴人服者多不驗蓋黃精色黃味甘土氣之精野處磽殺者服之補脾益氣即不得仙亦可延年若富貴者思慮探雜五臟皆火兼以膏粱助邪益熾乃復加之甘溫之藥是猶燃燎而濟之風也其傷愈甚安得有驗余在錫穴值歲大饑教窮民蒸曝餐之皆得度歲蓋是物於藿食之腸尤宜耳太和山每歲貢黃精筍尖數十扛於京師本山所產無幾皆取之近山旁邑內使隷役往來需擾封原禁隰使民不得種植孫中丞欲請罷貢而未果然以無益害有益則仁人所惻然

也

王昭明先生者婁江人潛心聖學非禮勿動曾與羅念菴先生遊又嘗客盱江與南城鄧公元錫居數月其所為六經說多發前人所未發惜既沒而子孫貧甚不能存其書管公志道與周生道南各得其一二皆以為帳中之秘未嘗示人即今鄧南城所著易緯等書大半取其語又吳縣王少湖先生行誼無媿顏閔其於學宗朱

紫陽然人亦罕有知者晚歲袁宗伯洪愈薦諸
朝詔授國子博士年垂八十矣嘗與周道甫語
二王先生皆大賢也然姓名不出里閈而沈石
田王雅宜輩以字畫之技傳聞四遠甚矣末世
好德者之鮮也然余見二先生眞所謂聲爲律
身爲度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使在孔門
當不後於十哲知不知乃其所遭也子思不云
乎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賢固

不求人知也道甫又與予言余州四部不如少
湖數語余曰豈惟是哉老杜詩千百篇寧如武
公抑戒賓筵二篇學者亦何必誇多鬬靡爲
淮南子云昌陽去蚤蝨而來蛉窮去害小而來
患大蛉窮即蜒蚰也聞人髮脂油香則入人耳
及諸竅中昌陽香醎能召是物故淮南子以爲
喻是物好濡而升高則焦死故曰蛉窮一曰喚
窮乘陵則窮也宋史小人居高位者亦曰蛉窮

尉者白蟻也人家有之則敗屋故相吊慰閩竹
雞殼即化爲水竹雞自呼爲泥滑滑海上謂之
柱石雞
戴者螫人蟲也身扁綠色似蠶而短無足有毛
楚辭以喻讒人九思所謂戴綠兮我裳是也常
在林間花葉背不知者輒爲所刺一名林戴蟲
之最惡者也老則吐汁自裹久漸堅凝如巴荳
大就其中作蛹謂之蛅蟖

鼠於果熟時竊取窖藏之有人掘鼠穴得栗橡
百果多至石故北人目善畜財者曰鼫鼠首出
穴先觀望前却故謂之首鼠北人目南人爲鼠
以其善竊掠也鼯鼠在樹上名甘口鼠嚙物時
不痛而甚毒亦名林鼠鼱鼠乃伯勞所化又能
化爲鴽見日月光則死蓋陰物也
將奇逢忠信之人輒齧食之逢邪人捕禽獸飼
爲惡正向邪物亦有之何疑於人故共工誣告

盛德比於窮奇
貜能盜婦女以爲妻獨能挈男子以爲夫然而生子仍爲獸不爲人也
溫州有乳柑其味甚珍陳將軍曾以饋予自溫至錫穴數千里不變問何以然曰採時不去其枝葉則氣不泄緣崩以綠豆爲末剎其溫性則氣不蒸故久而不變若藏梨者多用沙蓋梨性寒惡濕熱沙能制濕故也

張廟者淮陰鹽徒也性悍恣不下人一日來京樹下有一老僧同坐老僧忽舉手擊張一鐔皆爲僧危之謂此惡少奈何犯虎口哉張默然僧又擊一掌不應至三擊則叩首曰吾解師意矣僧曰爾來至一菴與對坐旬日語張曰若有得矣須歸富貴人有善根者爲外護若妻子請謝絕勿念也張歸告其妻方與他少年淫媾其入白床投地請死張曰若有緣也無恐不知若有室乎少年對曰未有張曰予請遂以爲妻又呼其子與隣老來有子者子之曰亟去無來迹我乃竟往投萬總戎鹿園鶴問之曰若何能曰請爲閽者司出入萬因置之門萬本大家男婦常數百人出入無忌張日危坐於戶至晚必報主人今日某某出某某入有戲豫無禮踰法者必告居三日萬氏門肅然無譁久數月萬知其歷確可托也命之守書告司金錢出納則銖兩無

爽有不經者必裁節之一日萬自外歸見張坐其所坐處呼曰若胡敢踞我坐張起而對曰將軍胡無平等心也萬登坐覺坐席熱如人心異之又一日萬自外來則張寢其牀萬又呼曰若何乃爾則又曰主人胡無平等心也萬登牀覺牀如火坑大異之時有吏部郎過淮得瘵疾甚危萬以語張張曰請爲療之乃相與背坐吏部即覺背如火熨逾旬日而瘵愈遂往京去一日

張請於萬曰小子修玄有微效矣請一靜室求
一姬爲伴萬乃呼婢數十人使擇張曰是皆不
堪請將軍所幸姬萬難之已度其人非酒色徒
也何難一姬以妨大道竟與之張乃挈一姬一
婢入室甃墻而進飲食居八月以姬還萬萬詢
婢曰彼日與姬對坐相去兩丈未嘗近也姬亦
素好道乎日閉戶焚香掃地而坐每以悟眞篇
問張張不答亦竟無一語也張自出關則請王

人白布數丈金二兩又書字一紙緘之與銀布
同置一篋請以某日開萬如其言居亡何詣萬
前曰小子歸矣叩頭而出萬留之不得使人亟
走之其行如飛不能及已至故所遇老僧處趺
坐合掌而化萬乃開其所緘篋則上書曰小子
以某日行請以布斂以金制龕王人親封之萬
乃歎惜恨失至人也居有頃前吏部郎自長安
以請急歸來謁萬萬曰若知張禍化乎吏部郎

曰吾於濟上遇之談笑竟日胡遽有此萬亟開
龕則僅有布在其骸不見矣萬詫儻當見之淮
徐間萬本名將晚歲好玄每日靜坐守中張謂
此有爲法非無上道萬每叩其有別術不語但
日天下無有富貴神仙勉能棄三公而薦天下
賢者以澤蒼生就能棄萬金而施貧者以脫人
於死就能割恩愛塊然獨處而嬲虛白爲對無
是三者請勿語道少司馬許公孚遠亦識其人

津津稱之曰世故有此異人也

離騷秋之爲氣也憭慄兮若遠行登山臨水兮
送將歸是數語杳渺淒清味之不窮古詩十九
首有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句祖此也或曰
洞庭波兮木葉下言秋之祖曰非也秋日淒淒
百卉具腓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此言秋之祖也
王孫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本之何草不黃何
日不行何人不將而詩語更深渾矣春草秋更

綠公子未西歸意祖於騷而格調自下

黃庭經琴心三疊舞胎仙九氣映明出霄間琴和也和其心使丹田如登物然靜之至也而胎息之仙融融活活若舞若飛豈有爲汪想之謂哉三元九宮氣象炳煥妙無方所所謂出霄間也

七蓮玉籥閉兩扉重掩金關密樞機言無視無聽也兩目曰兩扉金關爲口

史游急就篇有長樂無極老復丁本之黃庭物物不干春而平懃矣匪事老復丁物物不干則淡然無欲矣寧不反老爲壯丁哉

王次公之詩勝長公而關中集尤佳稻花香裏流溫玉水月空中出聖燈盛唐語也雲屯遠山白氣入高原疎關山掛新月枕簟如秋天初唐語也腰間有組休論貴馬首無山未是遊似晚唐而有致中原艸根盡火婦木衣穿有女償官猶無家聞子錢近於風矣

郭相奎寄著雪應豐年辯曰雪係於地氣閏閭無雪而宜五穀戎地多雪而不生五穀大戴禮云天地積陰寒則爲雪曾子曰陰氣勝則爲雪論雪者莫辯於此矣故三尺雪十年豐此世俗之語君子不道也愚謂雪者陰氣所積當冬而雪陰得其令亦豐之兆若雪太多陰氣過盛則爲水徵詩云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

詩云冬有積雪春而益以小雨則潤澤而饒洽雪之兆豐自古然矣惟是遺蝗入地千尺之說則爲謬妄蝗本春夏間暑燠之氣所生至秋冬变則槁朽有遺於地而復生者也或曰蝗乃魚卵所化春魚遺子如粟沒泥中明年水及故岸皆化而爲魚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所暴生飛蝗其說近似魚子無入地之理且雪雖盛不能殺諸蟄而奈何獨能驅魚子使之

走地千尺此眞世俗語也
鼉與蛇相爲牝牡相爲生化有人發沙穴嘗見
鼉與蛇俱鼈暮出取食跡在沙上蛇輙出爲獄
之鼈遺子蛇噓之輙成蛇久復爲鼈三足者能
昔台天文斗奎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咢
三足象之能亦三足在旁二腹中一甲蟲之有
神者人食之化爲水郭相奎嘗鼈行部廬州吏
以鼈進驗之三足乃投諸江作活能說戒庖人

毋再庖鼈因著爲家令余亦戒鼈記
蚌爲月爲水故蛤蜯螺龜與月盛衰月生明則
蚌珠生螺肉充蟹黃滿月死魄則蛤珠焦蟹黃
虛螺肉消或曰水王智龜知吉凶水之德也道
書龜爲地甲殺者奪壽活者延年宋仁宗問長
生術於厲蕩木葉老人老人曰無他廣施貧民
禁天下捕龜能斯二者乃可語道
毛氏者崑山人父爲別駕富於財以女歸侍郎
周廣之子周士淹士淹舉明經承家業又得毛
氏資巨萬豪里中然士淹嘗從魏莊渠先生講
學言動造次一依乎禮不爲貴介態也毛氏歸
周夫妻朝夕相敬如賓又善治生業日益拓年
三十餘無子語周曰吾聞古人娶婦取宜子者
今某奉巾幘久未有一綫之息以爲君憂胡不
納副室以廣胤嗣周初不可曰命也吾當有胤
一娶足矣毛强之出數百鍰納二姬以進其夫

居歲餘未有子又謂周曰語不云乎田廣多穀
次廣多子盍再求窈窕乎又市四姬以進合毛
共七人矣副笄步搖之儀嫺肅無二毋飯則合
七人同侍其夫飯已則挈之同遊後圃已復曰
姊已太康令之各事所業或刺繡或織布身與
同作良久曰若且倦矣且更遊息夜則貫魚以
當夕不獨專也士淹偕計卒於途竟無子毛氏
以禮遣六妾各贈百金而去曰彼以好來宜以

姑從無爲先夫羞諸妾既嫁乃立其伯子爲嗣
閉戸獨處足不履地以終其身歸子遇嘗與余
言婦人不妬不淫如毛者眞女中傑出不可無
記端午前一日漫書於署
吾郡文待詔先生年九十生平無二色比部錢
公有感亦然公與其室宜人今皆踰七十矣公
生平目未嘗覩季女宜人一日進二婢以嘗公
公攫然曰女三爲燦康公且不敢當況區區耶

或去無益人罪過況士能與子語錢公與管
登之皆信佛然錢公此事眞能信佛者也余生
平食下二味用無長物然所謂不二色者則安
能如待詔比部哉
皇甫涍九日詩鵾鳴入紫禁螢響切離禍楓落
他鄉早尊寒故國秋又立秋平夕霧閑掩濟秋
麼素月昇逾靜高霞斂更新又新月詩微暉不
照綺清漢欲生塵雁山詩遥嵐引疎峚群峰寒

黍天四傑之槩也公負才傲倪曾爲春坊司直
卒以謾廢然郡中稱其人甚介謂皇甫白眉
皇甫汸牛首山詩齋開閉秋雨寒聲落江潮虎
丘詩艸緑知春半花飛覺雨深蔡館詩戸下鳴
鶯類帶雨湖邊落木似催年錢塘江詩半帆布
影懸秋月幾處漁燈點落潮在唐盛中間公以
早廢所詠詩甚富其詩名與王元美相累吳下
能詩者顧子循而夕元美或問其優劣周道甫

曰子循如齊魯變可至道元美若秦楚強王遂霸
春和融融仁之象也秋氣肅肅義之象也人心
與天地萬物神道脉接常存此心四時之氣自備
文章士人之冠冕也學問士人之器具也節義
士人之門牆也才術士人之僕隸也德行士人
之棟宇也心地士人之基址也先君子嘗以此
教不肖而諄諄然令其厚養心地又曰用人
觀察心地爲正以駕馭才術爲權
下卷終

跋

於越通于吳其地文物而風美而處乃與江左隣焉以野其俶既曠於法物之聽而吏於斯者亦無以與於文章之觀蓋平昌令局于而墻面無與語者五年于茲矣天幸于越

大人臨之始與士民約教以鄉比之長如周官禁其佚而敎者至於童子小學各有程吏率惟謹平昌令捧令而嘆曰　公之文具在茲乎屬

宗以參知天下事其以文化成也何有郡丞許公問之隱然曰未也　公之文有以開萬世者乃師丁縣令稽首而求發覆焉久之乃得其超然樓所爲文各體具是丁縣令起而卒業焉大者若雲漢委迤于天而星斗昺流也若山川之延袤起伏于地而烟霞艸木禽魚光怪繆象莫不備以與也若觀九奏雲成遲于舞馬歌嫋而短章若奇音獨奏其淒爵詘然又若孤嶠寒漣之秀以澄而冰霰之冷歷也蓋丁縣令始知

公之文有以極古今之變化見天地之大全而平昌令一旦出面墻而遊通都神明爲之練汰心容爲之解舒舞之蹈之不可得而言矣既而頓首曰試言之竊意超然有五難有殊絕秀卓偉麗之資而後可以竟業　公有其資一也竟後其資無以有所立於時而不廢　公無[illegible]而學必深二也孤絕而與世自危得之而

安　公生而有忠[illegible]孝兄家國之務聞若三也蹤游而[illegible]中外四山川閒遊之觀則不過吳越文物風美之地也遊客大雅將朝夕焉意所至而閱四也若宦而偏窮偏通無屈折頓挫之迹亦不能有所憤會而成文　公外明而中巳若世有知有不知者物之態色時之機趣無所不經而蓋苑萬以遊於文五也　公有此五[illegible]有其觀於大全而變化極也超然不亦

宜乎若平昌令者生于質而野之鄉學而廢于
脩仕而偏於窮外無所發皇而中有所底滯雖
得　公之文師之而萬一也亦可得而超然也
乎哉于是九邑之令拱手而嘆曰平昌令可謂
汀而自知不阿其好者矣因敬梓而傳之殿以
平昌令之言俾不朽云

屬下□畇川湯紹祖頓首謹撰

采芹錄四卷

（明）徐三重撰

清初鈔本

採芹錄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三重撰。三重有餘言，已著錄。是編第一卷論養民教民，第二卷、三卷多論學校貢舉政事利弊。第四卷多論明代人物臧否。大抵皆考稽典故，究悉物情，而持論率皆平允，無激烈偏僻之見，亦無恩怨毀譽之私。勝明人所作諸說部動涉卮言。亦勝三重所作他語錄，借周子之一言，衍太極陰陽連篇累牘講學於天地之外。惟力主均田、限田之議，反覆引據持之最堅。究而論之，自阡陌既開以後，田業於民，不授於官，二千年於茲矣。雖有聖帝明王，斷不能一旦舉天下之民奪其所有，益其所無而均之。亦斷不能舉天下之田，清釐其此在限外，此在限內，此可聽其買賣，此不可聽其買賣，而限之使黠豪反得隱蔽，爲姦猾胥反得挾持漁利。而閭里愚懦紛紛然日受其擾。故漢董仲舒、北魏李安世、唐陸贄、牛僧孺、宋留正、謝方叔、元陳天麟皆反覆言之，而卒不能行。此猶可曰權不屬，時不可也。宋太宗承五季凋殘之後，宋高宗當南渡草剏之初，以天子之尊，決意行之，亦終無成效。則三重所言，其迂而寡當可見矣。然如論漕渠則駁邱濬海運之非。論養兵則駁徐階塞外不可屯田之謬。皆卓然明論。其他亦多篤實近理，切於事情。猶可謂留心經世之學者也。

采芹錄卷之一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牧民之職當以加惠孤窮為首務蓋不能自食之民
懸命於上之人者所當約己勞身圖其生事者也
次當以恤灾為念蓋天灾無時一方緐歲無望之
人流移破散死亡所係拯救之策不但臨事憂方
尤當先期預備者也次則均田土戶役以抑豪右
禁淫奢浮冗以節用度而端俗尚此古
義常日行之以漸圖富庶實效者也至

辛藏盡公庭端殃鄉曲上關清明之化
之規所當簡其人數信其約法全公私
之情不隔於耳目淳和之倫毋琢於軒欺猜察曲
防正當加諸此徒不宜尚且聽獨者也乃若持廉
一節欲行繩吏當先自盟潔己庶可格人無愧乃
能哲下此寔詩書之士所稱誦法聖賢不但為位
之流俾欲就持物論而已其他寬賦緩刑訓義重
本恒若家庭之事並關切身之情如此縱未便倭
口王仁一郡一境有不實受其澤者鮮矣

洪武初令天下郡縣立養濟院收養孤獨殘病不能
自生之人人月給米三斗柴三十斤冬夏布一疋
小口三之一慈憫元元與同父子骨肉矣夫孤獨
殘病飢寒之人上關　九重深念所以圖其生理
者罔不周詳寧忍令海內丁夫壯女不安生事以
至流亡失所知必無矣哉　祖宗德澤下逮庶品
何藏乾坤雨露但遐深曲隱正賴長吏奉行若令
與蔵於　之徒美實喪於文之虛具則大非矣夫
國家　受課稅征求之額以全無告困窮殘命

而中間梢有蠹出無論此升合胎膏有失救死存
生之本意倘實政一化為弊藪則必有萬分不能
自生者又苦於不可得收而哀號稿死何由知之
此在官司所宜推廣德心體隱詢瘼而不得目為
案牘故事一切付之廷吏已也嗚呼士大夫所學
何事四民之政重而諱之況　國家懿典明章皎
然方冊當其任者烏得忽諸

四

民無告王政所最先洪武條章載列監司守令職
事更為殷切乃今號呼載途當事者身逢目睹恬

爲靡有誌其情狀爲之收恤毋論吾心爲忍即吾
職亦重㥶　國憲所學所任莳負之矣嗚呼儒謂
人衆不能盡養今郡邑浮冗耗費何止一端在世
途則難已在國典則不經若節此施彼所活何限
謂歲辦不能頻外夫天下以富養貧天道人理然
也在明白正大隨宜曲處爲再我無幾微私而以
痛閔元元之意明而一境人有不同此心乎如是
財固可多方畫也謂情僞不易得實夫上以誠感
未有不以誠應法以仁立未有不以嚴行里閭術
之得
所寧不富之用詳但使吾有實心終不令虛文冒
濫也謂流乞勢難兼收夫宇宙同生寧分彼此或
遂令寄命或使得還鄉各因其情與之生路但患
吾心不竭毋患吾力不周也夫萬物爲己斯道本
義一夫顛連痛切吾躬凡有斯人之責皆不可無
此意而稱於天下曰士大夫也若鮮珍自奉而枵
腹者哀號泥塗寞然乃若不聞高倨快心而瘝
者宛轉谿壑漠然不加動色此亦非人情矣

古今救荒惟蠲賑二事余不獲盡覩天下地土知其
利害姑以身所經行耳目閱見竊謂長淮以北賑
急於蠲大江以南蠲重於賑淮北居人星落地曠
土瘠粮課甚薄田無富溴之利一遭水旱千里極
目即不蠲亦無所得徵而流乞之民旦暮懸命溝
壑之外使虞剝掠是賑之惠實於蠲也大江以南
田賦浩繁生人駢塞無藉之人居多升斗之給難
遍若復以薄收之物充重額之輸則地方之存無
幾而食貨之值必涌且飢寒之户敲朴難堪斥賣
免是蠲之益重於賑也夫蠲賑二事
荒歲何可廢一顧於並行之中畧計其虛實重輕
則然耳然江南田多鉅室蠲亦難從槩例爲差
等明示依歸亦厚業者之所不能忽也至於賑之
一事第責成良有司與發勸募公勤以行之多方
以稽之務使無業者得濟必死者得全斯爲實政
夫發帑遣官豈非　聖朝德意第奉行乖方反滋
騷動列郡之費不貲民間竟無大益此亦當事者
所宜鑒往覺來先圖無弊而後可言其利也

為郡守積穀備荒是第一務不入私室不為饋遺買穀入倉擇部民有行义老主之倉須完緝高燥用紫蓋護待主倉者如家之主計優以禮遇免其雜役不使左右羣小有所需求每廒有定數折耗有餘粮時加檢問察其盈縮一遇凶歉發而平糶賑訪耆德散布各鄉贊盟於明神感動以誠懇開建自愛屬吏巡行稽查或親乘小舟冥詣廉問夫預備則有待無弊久而益饒散糴則民便利均不至羣聚而又身勞誠感不廢稽防庶幾民有實惠如此而百姓猶流亡喪亂始可委諸天矣

晦翁嘗論常平倉弊云米但浮埃空殼不敢挑動又影射侵支有難理會愚謂此等事正坐治人實希法從人弊故耳今議者亦若曰常平之難行謂害甚於利夫居位任職使國家良法無利而滋弊不知士大夫有生於世其處身利物當如何而漠無用心如此也

救荒一事士大夫稍以民物為懷未有不惻然圖其實濟第心雖欲盡而勢所不逮身所難親一人之心思耳目有限而閭閻不忍之情隱羣小乘便之奸欺不與此顧而彼遺名然而實否意美而法弊貴實而惠虛縱有禹稷飢溺之思無裨溝壑顛連之苦啓人乃言荒策無奇誠恨之也偶見世廟時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書內列綱六目二十有三曰有二難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極貧之民便賑米次貧之民便賑錢稍貧之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囚繫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　　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其審勢立款推情設策可謂無盡若斟酌事宜務全實惠及民則在仁人君子自盡厥心焉耳竊思遣使之戒厥有前徵往年江南被災發帑命官賑濟無益而更滋騷擾昔司馬文正公謂不如專任監司守宰者真為石畫此在朝廷之上考成之識但為責成核實而不牽惑於少年浮論則

急矣若監司守宰身任其事又以得人為先而難
益苦心綜理雖在我而布散分任須用得其人苟
一人失用即一處一事為其所誤而僵死不知幾
何人矣昔富鄭公在青州所用官吏自前資待缺
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就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
之公慰之以誠人人盡力今国無待缺寄居惟有
見任本境官吏雖當民艱之日同有良心顧地方
事任孔棘如欲付孫子於乳母所以當擇之伺察
之亦不得不加之意也丘文莊則欲於所部致仕

閑住特選依親并項官吏監生與夫僧道耆老醫
卜人等凡平日為鄉人所信服者俾各就所在因
人給散是用本鄉士民也然又必為人所信服亦
豈得一槩付之大要各就一方人情土俗酌於才
品而稍其不肖委任若官吏士民正不拘耳誠幸
得慷慨盟天矢日與吾共志之人而即屬以罪户
業之上下有與察丁口之老弱疾病孤苦或隨居
給散以便民或就食并不能出入往來者令遠近
飢寒赤子宛然若咸當吾前而凡荒政所施德意

靡不若吾躬行而人實受之豈非一方生靈厚幸
歟至於牛種之貸宰牛度僧之禁則預為荒後生
事計者又不但苟舒今日一朝之急惟預備勸助
二端不在明白開款蓋勸助一事行之不善反成
苛索預備一節當在平日臨迫則難倘被災太甚
應用浩繁倉卒措置錢米不免巧婦束手之歎若
只倚辦官庫額少用浮中道稱竭安得委而坐視
歟念此必當先事不忘經營臨事應為方略凡諸
行仁之事以身倡之則好義者自衆不可強迫以

不堪及民之政以實致之則受惠者必得毋令借
實以生弊要在賢明並濟經權一體上下倚接常
守短而盡其在我或用智多事而不通物情利益
未施怨咨横出矣嗟嗟志在蒼生者必不肯專一
人之見則於艱難倥偬之秋與如一家一身之厄
焦勞之外更務周詢凡所以集衆思藉摩力察幽
細行實然者宜更如何皇皇切切也
救荒之難於審户謂户口上下虛實最難得真益官
司當閱不能親周里甸開報未盡公允閭閻情隱

上隔公庭案牘難符弊孔倖門莫可窮詰於是户業之有無贏縮下口之强弱衆寡多與其實惠澤之施有當及而不獲沾不宜得而反冒濫者此勢所不免而當事者每恨於法之無如何也然猶在地曠人踈之處猶易彷彿若江南則更有難明何也江南生聚蕃庶田產不均貧富懸絶立户在籍之民什之五浮浪不入籍亦什之五無籍之人有依託公門勢宦與經營市井贏利者彼素非食力之倫亦不大有衣食之慮又有佃種豪門田地而輸其租僅存贏餘以支終歲者遇水旱失收則窘迫無聊者五六矣又有負販傭雇取息僅供朝暮者若米價騰貴彼何可堪又有孤苦伶仃無家不能自食者樂歲不免飢寒凶荒則坐需死矣此等大半不登版圖何憑查檢欲一一周䘏則主客羸壯虛實星漏散漫難稽欲直付之無策則哀號抱困僵死莫收者孰非宇宙生靈赤子不知仁明在上當安所條畫令各得所而無偏及不均之數乎愚竊思之當今黄册户口百無一實全不足據每

歲實徵文册止開某有產輸糧之家且花詭頂冒影射甚多前所謂無籍者又不在焉惟保甲排門一法逐門編户據口填丁可以遍及無遺然止行於城市街坊而不及村落鄉村里甲人户至詳密矣而流寓佃種負作之人散布錯處其間去來無常平時不必籍賑事又不能籍也竊意於先期亦彷傚排門法以見在民居隨其踈密惟就近便而次第編記大約自十家以上零餘者附之其登報消長並責成於里排人役但嚴禁欺陵騷擾需索增減諸弊務令從實定數安靜相保居恒既以防察非爲至灾散即以稽審貧難曲處生理當亦庶幾有十得七八者不至漫然全無憑藉也或曰其間有避役逃人已遷於此而本處户名尚存彼里圖得以虛名開報冒支賑䘏如何曰此正當嚴彼處以虛作實之禁精查開首務期得實而此處飢人即於此處存䘏爲可曰逃亡隱蔽法所防也何以容令隨處附名受賑耶曰竄徙他所必是產盡貧迫不能堪役者既已受困於彼復不加䘏於此

則有死矣夫賑籍原戶止宜根究於平常雜役之時不得拘於岀歲救死之日明核於有田漏脫之姓不得施於失業流移之人也

竊憶昔年災荒官司出米煑粥然食粥者死甚衆非粥之能死人益飢寒而濕入自無生理耳當知得食而生是粥之功餓傷疫染而死非粥之過倘歸過於粥而不為料理則可生者亦死是與於不仁甚也惟官司出米或委任所屬官吏或差派地方富民中間尚且塞責又不無侵尅減省攙以他物

乃足為害聞有和入石膏沙土者及因溺死之人腸胃堅塊者此是逆以好生行殺也若擇人而任用意稽察當不至是食粥之人其間亦有自能食而胃溢更給者似所當裁已給粥而有室可歸者亦不必慮惟流集飢人聚守於此得餹待食以次遍給日晷得餐數歲豊稔饕餮之人僅僅得此已不能飫且老幼疾病羣居一厰疫氣相襲而又當陰雨彌月濕衣冷地俱足傷人此官司之所無可奈何者也夫丁壯濫食非曰愚之特分取無告之曰且今官司勢不能遍亦為未平飢人不下千百林立魚次取給鳴鑼之間豈能如期得食柴珠薪桂欲令充飽其勢自難而遠村外境扶老提弱坐臥荒涼濘露之厰觸穿下透漬骨侵肌以積羸之人備六氣之賊疾病死亡又豈粥厰所能救療嗚呼季公皆才名良吏猶然患此豈救荒真無策耶

竊議欲倣范文正營作之意令丁壯者以力得錢不虛坐食老弱則編名定額限米分炊數止資迫給可從優而散處各有覆藉至於疾病醫藥

自不可無脫有死亡瘞埋亦不容已若預備實積以奉　聖朝德意勤廉自矢以憂百萬生靈此亦吾輩立心事也嗚呼行之惟艱議何容易擬塵而論兵得無為介胄哄乎

程伊川與人論立賑濟法云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飢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飢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唯有節則及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飢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以粥飯來者與之不複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救

責之皆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移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數年前一親戚為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雞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殺盡殍者滿道愚常矜其用心而咲其不善處事救飢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是入至已則閉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此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飢當分兩

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籍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游手無是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飢餓則哀矜之一也按此議載於遺書斟酌事勢纖見已往似甚可行夫每日一食近傷於溝然仁人君子立愛欲廣而施澤當節正所以戒廣非不欲厚之也小有凶歉米粟易措飢人鮮少不妨如意優給若大荒豐荒之歲流離在在充塞食貨無計究轉

救此不應遺彼豈前又恐當後則此法誠為長便夫日得一飽雖飢不死中間者兩飡之費以全活衆命術易竭之財廣得生之路於人不為忌於物不為吝何妨於仁人君子之用心且羸病食之他所早晚兩給稀粥俟其氣完而與健者同給所給粥飯並官員親嘗浮浪游手亦弗拒還處置存恤更為周詳矣竊又謂食者已給而出未必不可別營幾微土毛水族亦皆接濟之物惟所給粥飯則須耳美豐厚務令充足又不作病此正在官司委

托得人每鑴親嘗驗給若但付之尋常色役任彼剋減濫惡粥或稀薄飯或虧少是每日一給當不待三五日而餓損枯瘠溺死大不如一日兩給尤徼倖一度得救死之益縱它日事不能繼而一時猶幸有得生之人其利害相懸殆天壤矣故愚最善伊川此議而不敢輕言正恐或以處丈應事之心行節浮從實之政實之利未究虛之為害更深是前賢苦心要議反為厲階以殺人因用策之不才不良而致此策之遺禍可深慮哉可深慮哉

伊川此議慮事最周然或在地窘極荒穀粟無
可措置之處則宜用之又必須以勤敏精明身
親目睹令事皆實際則可若少有虛漏則死亡
無稽矣至如米可廣糴量不至乏竭從使兩給
何惜煩勞但此說亦不可不知仁人君子酌時
宜而贏縮摠於為血氣生靈盡同生一脈之念
凡思曲防其未盡正欲實遂其生理古人不敢
自惜焦勞胼胝之軀此意可想也
限田一事均產平役節富右貧最為治安善政昔人

每若救荒之策無奇竊謂荒策亦孰奇於此蓋救
於已荒則倉卒難展故無奇救於未荒則無臨事
補苴之迫無多費不均之患且人各有賴荒自不
能為災茲非奇策歟大抵天生斯人食以此土以
一方之土養一方之人是土與人常相均者也先
王審於是乃方百里而制國君各民其人井其地
而授之田人得百畝以贍老幼至於餘夫亦有分
業所收既足卒歲餘者即以待荒何有乏衣食而
流亡者自阡陌既開田無常制多者吞并至千萬

無者不得置錐於是始有奴婢佃戶而貴賤有餘
不足大懸殊矣豐稔之年貧者力作以養富凶歉
之歲富者厚自畜而困貧此三代以下至今日弊
政天下所由不均不平者寔是也夫言井田於郡
縣之日非迂則妄然富貧何不可均量也今之富
人有田千畝則古十餘家之產也有田萬畝則古
百什餘家之產也田之八千萬其所需食之口不
過二三十止矣所餘皆耗於冗食淫用彼百十餘
家之無田者其身其老幼咸資於為人力作以終

歲遇凶歉則束手而坐死亡是致此百十餘家之
顛頓安得謂非千萬畝者之造孽耶今若令限其
額數多者不得踰若干少者不失百畝或五十畝
或二三十畝夫無論各百畝五十畝就令人得二
三十畝男子力農婦女操織常年計所食用之不
盡者即可漸畜以備荒即無有餘畜而田廬宛然
猶可轉移貸借以苟取給一歲而强待來歲之穫
熟亦不遂至委頓溝壑也且人既各有微產其鄉
黨同籍有餘者尚可推以相濟而冀後日之取償

官司之設法救濟者亦可按籍查審而不患於虛實之難據即其間有無籍散漫伶仃孤寡者其人既稀亦易為推求別議周給必不苦於難稽而棄置無措也茲非灼然通利之道歟孟子曰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蓋千古聖帝明王救荒奇策且於王政中甚明聖賢明布其策於書傳而後人常患於無策豈忽而不講歟抑泥於古法而不善師其意以變通歟然則三代而下數千年間生靈飢困轉死者無算罪豈真屬之歲凶由豪强恣肆兼併而上之人恬然不為限制聖賢大有奇策而不能講究變通以見於施行均為可恨也

梁惠王移民移粟是言救荒事孟子只云行王道始之以不違農時不用數罟不非時伐山林繼之以樹宅桑畜雞豚制田里此言於歲荒之日無乃近迂然平日審能行此荒亦自不足慮古人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正為此也魯哀公憂年飢之用有若告以行徹徹者一夫受田百畝

入家通力而作上之人賦什一而已生者得盡力取者不求贏人咸得以勤儉自致富積何憂乎災祲周禮荒政凡十有二慮極周詳然要是聖人立法於官守盡曲防之事以待天行之數耳若桑林秦漢之後則雖明聖不能不皇皇何者天災橫行不可力遏民間澤涸難以支吾財不得神運而鬼輸人不能家賜而戶給爾時即欲為奇策恐二帝猶病於博施是以王道貴預當令荒不為災此古昔養民善政有以輔相天地所不及者誠非小補也當今授田之法難行而民間產業可漸均量惟重禁兼并使富强不得逾數貧弱衣食之資極意撫存令得保守苛役繁賦悉意蠲除要使戶有為田人鮮亡賴是乃當今王道而於荒歲之備亦庶幾十之六七矣

江南差役以田為序此經法也夫國家以民為役以田制役雖古盛世不能易後代人新法弊民不皆有田役亦不盡從田於是有偏累不均之恨蓋舉海內皆然江南為甚矣夫江南財賦劇地諸役最

稱頌幸適今任鉅產之家優遊豐盈坐作淫侈而
徒使貧苦之民賢君力單奔馳搞朴此當世所為
不平者誠於士大夫之產立有定例限其品額額
外有餘更為裁抑之法或即從官途懲警或特設
鄉政遏防務令不得任意逾越以侵削閭閻陵夷
志節偽過營分外即議在毀廉但令敦肅風清必
無敢顯抗不類者若也登龍意重振擢心微彼既
欲自同庸民國家亦何難賤士此定士大夫之例
當明布　朝章以成畫一不得但委之郡縣者也

此制既定然後特繫縣官民戶田履畝核實歸併
造冊照產列名以次注役多寡不紊輕重不踰下
毋得私營脫減上毋得曲法依歸此則於均役之
中使有限田之意大要田多役不妨過重田少役
不妨加輕將令富者勢不可多貧者無可使有潤
以歲月之深徐俟推移之理此作法於無制之後
潤意於當法之閒在任事者以至公之心行至平
之政而堅持之永守之庶乎齊均之效可以漸致
即末世無全功亦或可幾十五也至於因時隨勢

法在必利而不至病人正行旁行無失本意而總
歸合轍則在善行之人用意真寓審固無弊為耳
顧其所以難行則有由然大要九重一人與閭閻
萬口未有不知其便而當事及梗撓之人皆大所
不利言則為佹行則為賊所以歷千餘載而訖無
成法定議無惑也
自貢助徹行皆計民授田下有養上有供益均
天地大利為帝王良法萬世不可易也春秋時
猶未盡湮魯加履畝有若病之戰國闢土諸人

遂大壞貽章流毒後代致孟子定井經界之說
諄諄於齊梁滕宇宙非此法生人之理不均聖
賢非此道推仁之事不違因致起漢以下諶國
之議於後大要建議因時做古用意一也
漢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
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邑有
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
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
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

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所云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此最為徹論然卒未有能行非法難行無肯行之人也○限名田塞兼并去奴婢除專殺無田貧苦無法表殊斯為善治後之議治卒云便民然所便者十九富厚之室而飢迫者料所治及稱善治乎○治天下者乃使而勤之法尚至今在知何得善治

漢哀帝時師丹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廷臣議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以貴戚近習不便遂寢不行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不為苛矣獨緣貴戚近習不便使宇宙生靈大計竟廢格不行此正世事沉痼病根○漢法嚴惟貴戚近習力能撓此吏民不敢也後代權門當塗皆得以私意撓其事行之吏難矣○關內侯吏民名田奴婢亦須有差等定限今集云毋過三十此牛奇章所謂跡而未可行也

北魏孝文時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力業人人殊便應人人均量事既傳繫且田無定數惟力是稱即為他日兼占之端而均量無已時矣時南北各君其事未息田制或難定限暫為比融通便計以救時勢而拯民艱亦不為無益也

唐陸贄論限田曰古者一夫受田不過百畝欲使人不廢田業無曠耕耘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托強家服勞終歲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私家收租一碩官取一私取十宜為占田條限此安富恤貧之善經也所云衣托強家服勞終歲者今奴婢佃戶皆是也惟兼并之後貧人失業乃有此等蓋計口受田時則俱同井通作之夫各得自食其力何至依人服役乎

唐牛僧孺論均田曰昔周人井田之制遠而不可復漢氏名田之數跡而未可行今版籍不備還徙無制富者得以專其利貧者不能專其業於是編戶逸為游惰良田併於豪家誠能詔天下官吏隨人所在皆備貢籍來者根其所從去者審其方向居者詳其業疾者籌其數時貢籍於縣歲貢籍於州州與縣相閱然後循限田之科重兼并之律使公侯卿士方循連帥下及於豪商大賈不得廣佔以專厚利若然則均田之事寓其間矣籍民限田計口受業者當如是籍時恐不無繫優且既非受田人籍之何為不若一意限田重禁兼并自然惠及無籍至有田之後隨產立戶列於版圖則民

不待辨而自辨矣
宋太宗謂宰相曰井田之制實經國之要道後
世為天下者違井田則富貧不均朕深念黎庶
雖井田之制不可卒復因時創法漸均貧富則
朕別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四海三代以下人主未有能知此者惟宋太宗知之而卒未見所創規制宜當時任理奉行之人莫或相成耳
宋仁宗天聖間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
因詔限田鄉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復
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

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
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
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改田不便未幾即廢
嗚呼任事之人即是不便限田之人法如何得行古者無死徙出鄉以厚風俗今以陰陽小數復通卜葬墓田之例不知三代公卿世家何嘗皆得吉壤而子孫相繼富貴也
宋高宗初在河朔親見民間之苦嘗歎知縣不
得其人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求
至建炎四年十二月遂定差役法以村疃三十
戶每料輪差甲頭一名催納租稅以二十五家
為一保十大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
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
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
孫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試者許募人
充役單丁女戶及孤弱悉免按此法即今里甲差徭也今江南解頭役充等項號稱積長役更顯重
宋留正役議曰自井田之政廢而賦役之法弊
至於役法之不均未有甚於此時豪右貴戚之
家占田踰制雖有限田之法然其田百倍於編

民從能使之服役其何以救細民之困哉蓋其
力既有十家之田而特供一家之役則替之為
役之家九又特嫁之於平民矣限田之役誠不
足以均之則不役之而限田廢乎其可行聖朝
將以寬民而在廷之議論未定豈非有待於今
日而行之乎三代盛王能使千八百國君民謹守田井之制後世人主不能禁豪右貴戚不遵制占田然則就一族中所命令何事此當求其故而得限田矣留公限而不役之論最為精當
宋理宗淳祐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謝方叔

上言豪强兼併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
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衡權也國朝駐蹕錢
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齒
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
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生
養之具皆本於穀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
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
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
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

保役不休大家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
肉强之食兼并寖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
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年謝官嘗以限
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乞諭二三大臣摭臣奏
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於以尊朝
廷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
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帝從之
種種即是今日江南事不必別求民瘼數陳矣○陛下勿牽貴近二語是一篇中千斤擔子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言臣嘗計方千里之地

提封百萬井山川城市等除百分提封之三十
六外定六十四萬井為私田五萬一千二百萬
畝其井中區除宅居二十畝之餘為公田五十
二十萬畝又乘除粟稻等子粒之多寡每畝歲
只率一石五斗而計之則私田子粒可得七萬
六千八百萬石公田子粒可得七千六百八十
萬石其鰥寡孤獨無告者須先賑恤為上下相
賙貧富相均此隆周所以育作棫樸造循而孟
子所以不(憚)忍忍告人也自贏秦變法之後富

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置錐之地回思古道邈
矣哀哉越至於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
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又江南
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戶無爵邑而有封君之
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為靡所不至
此而弗治化實難行又貧家樂歲終身苦凶年
不免於死亡荊楚之域至有僱妻鬻子者雖土
風之常然亦衣食不足之所致也衣食不足由
豪富之兼并故也方今之務莫如復井田尚恐

駭然驚動天下豪富之家宜限田以漸復之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凡臣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使之居實職也凡限田之外敢欺田畝者坐以重罪凡限外田有佃户者就令佃户為主凡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全免第一年租稅次年減半第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無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凡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

可過限也私田既定及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六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以下俱以二頃為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恒產官足養廉如是而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以復興矣

九等公田此為見任職官祿食之數豪勢大家田私而有限而無額也右者古乘之室乃有采地其下則皆祿食任有常職亦有常祿今遂改雖退廉定不得禁其自營產業但無有限制任其殖積力足自贍廉不極意利厭豪門役賦小戶使貧害失業而求餓轉死者因皆因此居位柄事與貴徒巨室與一人不國私實使利而異位者公議施行貴註者其病亦正坐是也

遇謂限田均田異議而法相成也太嬴有限則不足自均縱事難倉卒濟以歲數終自得乎愈於任其自弊者豪貴之產限外加役亦是裁抑一法宋留丞相又謂田多役輕無救細民之困不若不役而但限之毋令過度為愈亦慮之密而籌之深矣自秦法弊後董江都便倡言於漢後人人能言卒鮮施行由梗議者多而且委任事者怯而不專也夫力能行者咸憑行之人身在事者無畢事之任宜乎其難然制產有規溢

數有禁非私利國非慘毒人何為其難行或又以亟奪富人為苛夫富人多田奪之不足貧人無田任其死忌乎第謂亟則不宜耳定以限而濟令自裁損何云奪也誠得願治之朝奉公之佐僅力不阿之長吏上下齊心彼此無戾酌畫一之制寬什年之期豪右不敢幹法而逾寠貧有所受田而濟即不得田井宅桑進後隆古之事當見墟里之閒煙火漸密而鮮蕪田遊食也語又云有治人無治法非謂人可自治無新事

法正謂法無人則不行然則限田均役歷數千
載為空談者非難其人哉
長民之吏其政事當以教化風俗為本正倫理篤恩
義定名分崇禮節凡曉諭聽斷之間無非此意行
之朞月必能有所挽回此亦修復古昔之漸也嗚
呼非達於聖賢大學之道熟識帝治王風者不足
與能於此
五帝三王世稱有道不過曰平而已後代亂亡相尋
正為反此夫三代而上王畿不踰千里而匹夫匹

婦亦不失百畝口分公卿大夫士上食君之土下
任民之事豈有厚植靡用自殺迭以厲人夫是之
謂平周衰以後失平久矣然每代末運則彌甚焉
夫不平之極不可以終極必有變終無不復反復
之間此千古隆替之候所由致也余竊觀與下貴
室田土動以千萬所入既厚即僭濫無度華堂廣
苑聲伎肥其窮極縱恣勢固未有一人兼數十百
家而猶謂無妨於人者當途亦厭忽之同為耗損
屢矣秉正者罕任怨者鮮卒亦莫能離何竊謂事

勢已極須一倖平不停平時來必有反復平之更
遲則事變更大我不敢策其後而微見徃迹知其
不爽故不憚深尤重為悽悽也
天下之亂成於民貧民貧漸於過用過用由於文之
盛而質之漓此往往固然之徵也長人之吏有意
敦風援俗當先之朴素繩其後淫凡厥靡耗之端
一一明示本末而諄其教戒夫人非狂愚蕩敗鮮
不喜於節損但以一時嗜好迷溺之偏有濫溢而
不暇顧者若上以理曉下以習成莫不修飭而悪

繁樂者而新貴處富可興風俗日美矣今舉末世
貴時之事有十一曰屋舍之弘壯二曰器用之工
巧三曰廚饌之精腆四曰服飾之華珍五曰奴婢
之衆盛六曰玩好之收藏七曰倡優之嬉褻八曰
寺廟之修建九曰齋醮之祈讖十曰婚喪之冗淫
十事而外雖有未盡之款大都亦足該之但能推
類充餘當亦無所不簡者至於一方士人君子又
當與之共圖表正取徵詩書修盟古義毋或含固
而就不避毋或昧義而作無益既以儉而去奢侈

以禮而由儉夫上人官長之命令旣尊又鄉邦仕
族之家規可纂人有不趨向而成淳風鮮矣知是
世固可令而復古也其間富豪貴勢無意遵行倡
率而更令人目其為梗此足自關身世門庭何論
今日列諸禮樂政教之外也
太平有道之世民間風俗未有不淳厚儉朴亂世之
事未有不由澆薄後靡奢侈則財耗財耗則人窮
人窮則姦縱慄亂世道遂以多故古者百畝一家
僅給終歲雞豚麩續惟供老人士大夫羔羊素絲

以贊壽為寶上者不貴後下者不能後所以道隆
俗美治稱雍熙自王道敗後上下無度貧富不均
有一介而擬公卿服食供用任意豐腴惟力是為
無有限節富者習費而固顧其繼窮者盜人而不
安其初天下豈得寬泯然無有意外也漢賈生策
中所謂屋壁帝服倡優后飾者信末代靡俗之所
有又云飢寒切於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固
已屈矣盜賊直須特耳此亦豈漫於恐世亡效之
論耶哉　高皇立制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綉錦綺
紵絲綾羅止用紬絹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
翠止用銀花又諭戶部曰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
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
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綉卓哉　聖謨所
為足民保泰之要端在是後人漫焉視若無關治
理者非也假令當今有此陳言設禁必應相笑以
為殘屑即施行亦因有盡心皆未曉實行之效耳
試令長人者以此處家而驗其有煩數素果有實
益則推之論眾齊俗必有灼然知其移利世道者

矣
天下所恃以安全者刑政紀綱也昔賢以秉刑政紀
綱為亂稱亂者理之對刑政紀綱不得其理非亂
而何政亂則國危而衰亡隨之此千古往事必然
之成驗甚著明也然刑政紀綱之所以亂大要由
人主柄臣各便其欲九列百執並撓其公賢愚不
必稱其人陟黜不必據其事由是在外大小以守
正而招尤以行私而起譽政清刑平朝無闕而不
逞者忌振綱肅紀上不察而被梗者譽尚非素厲

節慷貞不肯自异之士何苦困身危行手立風波
氷炭之間以營國家之務拯生民之憂也於是舉
相蒙附同循一切苟且以幸安爲而刑政紀綱日
入玩敝不復料理積以成局乃至破壞廢滅勢必
不可再振則上無制義之全下懷播弄之軒昧理
者莫識爲趾扞同者不伏其辜强雄其力而孱者
莫必其命富行其貨而窶者莫伸其抑智專其狡
而愚者不達其情忿唳搆孳之禍轉相加而日彌
甚勢有所必窮理有所必反於是天天思改樹人

懷別投大難勃發而神器不可保有矣故刑政紀
綱者整齊一世民物之具而天命人心所由得喪
去就誠可爲昭鑒定衡者後代人主欲自爲宗廟
社稷計其得泄泄玩愒隨失此事耶

采芹錄卷之一終

采芹錄卷之二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先聖木主自洪武時已易設於太學益　聖明卓見
超出萬古者也天順間林恭肅知蘇州府因廟像
損壞毅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易於太學百年
夷俗乃革使未壞猶當毀之今因壞而易有何不
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公曰此土泥豈聖賢耶孔
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况古
人席地而坐正不如是遂併從祀諸賢但易木主

丘文莊亦云三代以前祀神惟有木主自佛教入
中國始有塑像姚燧比例有造泥人銅人像者門
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祀聖人法也　聖祖詔毀郡
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遵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夷教豈非萬世儒道之幸
嘅觀二公語則知國初太學所設一時雖未遂通
行而有識之論已同聲快此舉望蘆正久矣至嘉
靖間　肅皇帝稽古法先始毅然詔天下文廟盡
撤塑像易以木主數百年陋妄敗事一旦盡革遵

典章以光大祀明神道以崇聖靈乃宇宙不易之
定論定制神聖復起必無能別有異議者若乃泚
隨俗見欲以袞冕名號崇大聖固失之無識而緇
羽說徒欲援大聖以扶彼說至謂而參諸老釋之
行既難與言萬世名教正當以　國典裁之耳
弘治元年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當時建議者張給
事九功欲黜荀況馬融王弼而進本朝薛瑄程侍
講敏政欲黜戴聖劉向馬融何休王弼賈逵王肅
杜預而別建啟聖祠祀叔梁紇配以顏無繇曾晳

孔鯉孟孫氏二議最為允當謝給事鐸欲黜吳幼
清謂其仕元不義亦非苛責者事下廷議吳學士
寬則謂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雄皆不
廢倪侍郎岳亦謂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
貶然六經賴以復存其說何可盡廢一時乎章乃
以意見不同卒無施行至嘉靖間　世廟用大學
士張孚敬言易置從祀諸人與建設啟聖配從皆
知張程謝三公之議至於去土像設木主改封爵
而稱先師賢儒禮正義當極為尊隆文物典章卓

越萬古是非　大明聖不能為此舉動也竊謂此
事所當持論者正以先聖之崇祀由其但為經傳
耶抑以巍巍道德云也諸人所講授未能妙契先
聖微言大義而人品志行又不無有間於名實豈
應以空言論著遂得參洙泗羣賢之行此正尚論
者所宜權度也吳倪二公議不無愧於知德焉
高皇帝與儒臣論學術陶姑孰安對曰道之不明邪
說害之也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為惑
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

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公頓首曰主臣探本至論
夫邪說之害莫甚佛老　聖祖在御於浮屠大有
約束創立庵寺有禁私自披剃有禁書牒求財有
禁遊僧與冊有禁極不欲令其蔓衍任其鴟狂蕩
邪正所關治亂　聖明炯燭其端然一時不能遂
為殄絕良以沿流之弊日久沉溺之徒已繁且自
三代後口分與業諸惰遊飢迫殘毀孤獨無告者
咸竄入衣缽其中尚未有以處之不得不開此容
納之途暫以安其生理特其異志但為限有數為

防其嚴濡之歲年民生日裕而不肖為為者又非所好而欲自服則潛消嘿塞之機在是至於邪妄害正其惑世如淫洽禍人如鴆毒早辨決去當如援溺沃焚此不可一日使其說譸張於世入人心志耳目此在少聞道者尚不昧而況聞天創世神聖有道眞主故後之學者妄附邪說而目為異徒不惟自絕聖賢名教其於憲章昭代亦大乖不倍之義矣

永樂二年七月有饒州人朱友季獻所著書毀濂洛關閩之學 上怒曰此濡之賊也押至饒州聲其罪杖之焚所著書成化二十年無錫人陳公懋刪改朱子四書集註進呈命毀之仍遞回有司治罪我朝尊聖崇道邪正之辨謹嚴如此近來大有斯人於孔孟門庭蒙如未覩而敢妄言訾議程朱吾知其人耳竊虛空浮誕之語又自無眞得以辨識是否謬謂其說新奇可以附托為名自掩非薄遂以欺人亦明自欺然其狂肆不檢理法難容國典所裁卒伏顯僇夫亦天意衛道殲滅其亂正之人耶萬曆間有閩人李贄罷官自髡為僧著書邪妄不經所行亦狂悖為言者疏其罪狀下 旨捕繫毀其書贄遂自盡獄中

濂洛關閩之學傳述孔門而朱子又集其大成折衷定論此宇宙正理常經獨稱淵源宗旨出入之間即分邪正我 聖祖造士與賢一以四書五經性理而又廣蒐諸儒論說輯為大全頒布誦法蓋聖賢之傳受大儒所發明灼然表示正的盡塞它岐矣奈何更有跡淺宵悍之徒妄以陋聞謏見詆訛先知變亂白黑離經叛道公肆猖狂 先朝鳴罪正法允為天理人常大計但覺尚有寬典而非枉濫也夫道無異旨學有同歸何以經傳大明之餘復見紛紜乖錯之輩至幾與大義為寇而不自覺其為非良由自得之學既希迂妄之說易眩好為不經者復口放議於前中鮮自執者聞風聲和於後不復以實諸眞修默成往訓而相率傳聲托影自喜新奇乃至霧塞人羣有乖維世之大教蠅亂聖典蔑棄性命之微言邪說暴行正屬斯徒昔義傷化由茲流興昔人謂其害甚於洪水猛獸寔

狀萋賊蓋推隱甚密比類甚嚴也夫大聖人不殺無道而獨於兩觀之僇絶無不辜之疑豈其罪與有浮於三苗工驩者蓋不法之對惡顯而人知回慮亂正之毒禍漸而人易浸淫　祖宗之罪二人仰見有道聖明之獨覺而一時匡輔諸賢亦大有遵聖崇道能分析其是非者噫歟休哉

高皇嘗諭虞尚書同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辭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

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補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者無事浮藻數語曲盡古今文章之虛實即後代才人奇士識見議論求一得或幾於此不能也豈非天縱　聖明哉竊怪後之作家剽掇隱異補綴艱澁刋削脉絡以擬古易置次第以當奇驟句之須深心定其短長再繹之則理意已盡韻味所云道術世故者尤蔑然無少當世大都自中葉後浮靡萎薾乃一變而至是但能反其柔靡而實理其淺薄然於近古之制所謂以簡易之詞發眞實之義者殆絶然無復餘響嗚呼豈無有關乎世運然耶當代考文之主仰思　聖祖明謨必有以振起釐正之以求實得實用也

元初設國學許衡為祭酒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夫沉厚之氣往往出於顓蒙而風聲一濡便難援拔夫士已壞於聲華功利而欲求其實德行能難矣此中世人士多不逮隆興之初也又

嘗問諸生書義若推之自身於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夫理在躬修乃稱賢士不知後世言語文章便足為其實行否而用人者又何所賴於言語文章也又云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夫用人不問其長資途已具教人不察其短課試已具夫教而後用用必待教社稷生靈大計孰重於此乃所教所用果於世道咸所需乎此中代所以罕眞才善治也

元虞集學較議曰今天下學官以資格授强加之諸
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立可乎為今之計莫若使
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尊師之庶可以觀感而化
矣嗚呼經明行修乃士之的今學較立師與師之
訓士果是物乎夫使守令能尊師經明行修之人
則可以移風易俗奚止訓育士類
宋景定甲子詔崇經術考德行謂進士科弊久寖滋
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愼德礪行者難究其蘊
與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

甚冗而才愈乏豪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國法以
尚營假儒冠而挾策住吉亂雅勤誠趨時使習之
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
變通蓋嘗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非
一惟程顥頤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明
用意純切令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
務於科舉令中無大更張以安士心而於進士
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
立為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豐芑之仁垂
之萬世按此詔發於理宗時其言科舉之弊士術
之乖最明允矣第榮利之習相沿日久道德之具
舉世茂閣一旦欲以掄才不獨下之人未識趨向
而上之人亦未由措手科條也至欲就科舉令中
不大更張以安士心則經術尚可以數文析理德
行必難以空言求合若必於進士舉之外合經術
德行以取士非薦舉徵辟之制不可第恐行之者
不公應之者非實其弊復然耳宋理宗通儒學古
其於道術尚行非不極意尊崇然才非英明下無

同德鼓舞非素耳目難親欲遂從成周舉士之令
言何容易也
洪熙時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
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之階其實
才十無二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
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掛名科目而使之
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乞
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
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

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愼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亦得賢士之用　上諭禮部行之論者謂科舉法若用建輔言可救時事一半近時止以正文體去鈎棘為救弊者未為知本其說然矣又謂知本之論莫善於唐楊綰之疏考稽議欲去明經進士而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於州刺史考升於省朝廷更擇儒學之士問經義對策而等第之此於選舉法善矣而教養之術不正且致終為苟道若始終造就選用之法莫備於

宋程純公學校取士劄子謂宜先命推舉明道好學之士延聘至京俾與諸儒朝夕講明正學稍久則擇其道明德立者為師自太學以次及於天下州郡縣縣令每歲與學師以鄉飲禮會衆推舉經明行修材能可任者升於州州郡歲會舉如縣法以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能於朝謂之選士朝廷明試辨論而命秩焉大要所選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夫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

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於正王化之本也此實至當不易之定論但三代教化陵夷日遠一旦振起其難數端師儒卒未易得人選試恐未能中道皆淺何以無所撓其間隱微何以必能察其實任事者安保必無所私登用者安得盡行所學此正在主張世道者以躬行心得為規矩準繩合天下之公稱正邪之路則庶其無或失人而聖帝明王之

理無患不舉矣

按古者四十曰强而仕蓋少聞孝弟謹信詩書六藝以正其習長而窮理盡性進德修業以成其材道明德立四十而後選舉及焉入則幹國利民出則總師專對何艱巨之足難何事績之不克偉也夫端亮純懿之質非知道則德性未充敏博雄傑之材非務學則義理未徹以此樹功濟世寧免小立偏成大約至四十而漸教積修行孚實懋不惟人才至是莫能隱其真即舉人者亦明見定品而必

無異失矣
生員納粟納馬入監之例始於景泰初年時土木變
後國賦不充為此權宜之術暫救時艱原非常法
定制且限額甚寡當時意亦自知非體也此後遂
為一切理財之長策太學賢良十九錢客戶工二
曹為交關之場朝廊之上司收之間以此物博得
者大半夫　祖宗舉辟徵召之典後世絕不復行
而此等一作法便相沿不已且　朝廷以貨取之
而苦責其不賄無乃濁其源而欲食其流乎

弘治五年王端毅公為冢宰具奏停止生員吏典上
納事例其疏謂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至
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
五六年以上積得一官年已向衰誰肯用心職業
不為歸計況此等今日既以財進他日豈能以廉
律己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可得十四年
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
國學之源謂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
以來大開旁徑如納粟納馬之例即它日貪利害

民之謀罄爵賣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
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
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為錙庸交易之地豈不
大可恥哉二公疏各言其職事之弊一則弊於選
法開貪濁之門一則弊於興賢傷作人之體夫太
學所以培育英雋吏部所以銓別庶材而上納一
節至彼此俱弊持籌之人何不一念而恆出此議
至屢閉而後屢開豈萬方供輸絕無複別可斟酌
者耶且此事實亦前代所未有聞其賣官鬻爵者
以私豎之非公行也一人創之非常制也我　朝
此例蓋創立於土木大難之後一時國勢倉迫參
較存亡之數暫為此明知故作萬萬不獲已之
事而不慮後代便宜之徒遂指為舊章目為奇畫
蕩敗冠冕汙蔑教化以取辦目前之需尚塞應時
之責罔顧國体士行吏道民生胥由此滋蠹此何
但苟且謀國不足稱長慮之藎臣抑其人不耻言
利得無心市井駔儈之心乎
高皇祖制不設丞相著令甚嚴當時事皆親裁文翰

亦多出睿思　文皇始設內閣選儒臣以備顧問
代筆札三楊在事最久與　仁廟同出處後加
公孤代言議政機重勢尊居然丞相之事但未正
名位以避　祖宗禁令耳自後遂為典故歷世不
易其初尚不拘員局但入閣與機務者即是後多
由翰林序進遂以入館為登揆之路而文華政府
乃為一途宣政而後以別樹門入者惟天順時李
薛嘉靖間張桂方夏李文達以　英廟親政向信
張桂方夏以　世廟寵設柔征皆　九重所特簡

也若憑舉知為必當信同升為必公則類引序進
恐必無復有剏求者大要其事雖成於相沿然亦
不得不爾何者庶政難親已須委代假借既久事
任遂歸夢卜無憑需之官次無足怪也大抵事柄
不在上必在下不在外必在中已不在上不得不
下與其中也寧全在外　聖祖之意必欲外而上
今日之事恐其下而中是寧得已乎前者閣臣謁
旨稱名稱卿稱先生後直云元輔次輔蓋亦遂以
宰相目之矣嗚呼但使任皆忠賢官不侵攬庶不

大失　聖祖作訓之意云
國家何以罷革中書乃鑒前代獨任之弊因一時遂
節而斷自　聖衷令事有分屬勢無兼擅至長計
也何以旋設內閣繼體守文未親避隱一日庶務
能無滯疑商確諮詢不得不需侍從蓋開天之雄
斷豈易盡集於撫盈　文皇已不免商求而　仁
廟遂有此選語矣然則內閣與中書異歟曰易其
名耳其實則同易其名　祖宗訓命森嚴也居其
實一人聰明所寄也曰內閣初設官止五品供事

左右代製撰票擬耳何以遂併中書曰勢必至是
也曰國家舊典分曹受事而乾剛獨裁蓋即散中
書之柄於六部而何以六部卒不得併中書也曰
職不相統耳曰假令今日一人躬勤六卿盡痺而
內閣以庶僚匡直獻替可無關事歟曰此　祖宗
所以綱維宇內者奚而不可也曰倘九重端拱而
受成六卿各司而無統既以代言總理之責付之
內閣相延既久事任日隆今欲復如　祖宗之制
不適於時矣由今之道如何而可無弊歟曰三公

論道載在周官其人豈可以藝文求歟豈可以官途格歟豈可以優遊清華養望歟豈可以幹敏小局登庸歟當歷試外內之艱明揚德器之重學果足以格非正物績曾效於幹國利民考鄉國素節之允符合朝野推賢之輿論其進也專以贊襄啓沃調燮平衡寄一世之命則置其身家念社稷為安則不承喜怒至於上假恩威下侵職業非惟不見諂迹抑且不萌於中此則一代股肱心腹之良大學所謂能保子孫黎民者又安論前後銜級之崇卑也乃若一人以親攬為明不妨兼聽六司以官守為重不尚私狥毋令壅蔽得行太阿潛向此又　聖祖昔日防維之良法深意所以永塞末流之弊者豈得以時移事變而忽乎

唐太宗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法之所以益衰也太宗甚善其語而取士任人卒未能追跡前古以為後世典刑終唐之世掄才格於詩詞既非通經學古之實而柄用率多浮薄雖出欺妄誤國之姧一代紀綱風教皆無足言正由忽畧儒術不識三綱九經之訓故也後之取士用人毋更因循陋轍而忽其人信可以致教化厚風俗者則不得以薄藝小材進矣

國家設科舉為登晋賢良之路然非得已夫賢良之路最末於藝文　高皇初意欲專選舉罷科目益明隱才行與賠素藝文者虛實自殊其後卒專意科目蓋恐將來選舉之弊有更甚於科目科目雖未足灼見賢良亦徒取其公云耳柰何更有以私狥之如後來所聞人言投閒形諸摘發者嗚呼國家以社稷蒼生重寄求人若飢渴患情偽之不易核不得已而開其末路於藝文特欲借誦法先聖之門希幸獲有德有言之彥脩此任者倘亦思藝文之間如何可以卜顏閔冉李之品而庶幾於不負　聖祖欲專選舉之深意乎若止據篇牘之長目為賢士之藥所錄固亦有如韓退之歐陽永叔其人矣但華實終二影響難真聖人不免悔聽浮

子而漢庭遂以厭忽儒者此亦文不足盡行之明
説苟有以人事君之心正宜寢食不寧於此彼但
欲栽培桃李竞映私門即此一念已不可對越於
穆何况更為幽昧如前所云然乎
賢才舉士兩漢猶然其後以詞賦文章相延葢千載
矣柄文者不能違今之制然古人求賢之道何可
昧也夫制科雖以擇賢為賢士不可以藝文見耳
然漢武曾以天人拔董生胡安安又以賴手論識
程叔豈盡屬華淨恥大要醇德之士其通理自真

明道之儒其闡義必料為主司者若果自以心得
躬行之實觀人之蘊藉造詣於議論宣發而定其
所養所得似亦有必不可偽睇虛襲者獨奈何剿
掇摭撦一槩莫辨但欲據夸奇驚新之辭以識别
仁義道德之彦是不求魚高木素鳥深淵耶
宣德七年楊文貞公以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循
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
按察薦舉後有贓罪併坐舉者至正統二年有言
專用保舉恐出於下欲仍洪武永樂吏部選除文
貞復言保舉得人間有一二非才緣舉主審察不
至亦或實是狥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近來
有等京官與人保舉造為謗語欲壞良法伏望聖
斷於是保舉不廢至景泰初李文達極言保舉之
弊遂罷之夫吏部除授　二祖舊事第爾時賢愚
然陟咸斷如雷霆晶燭如日月匪人亦自難容倘
端拱優閒不親甄别則保薦之法重其責於舉主
推耳目之公嚴一體之罰意亦不為不善但不知
舉人者其人果何如失舉者其罰必行否有一於

斯弊實滋矣夫君相之職專司任人其餘衆務乃
在百執若廟堂之上加意人才公明並振遴選不
遺則保舉之法誠賢於資次若功罪斜當名實混
淆則弊竇百端又不若資次尚有不明之公也
聖明在上安所議之
甚矣夫治法之不足恃也宣德初以方面大職任吏
部自舉未盡得人而令在京三品以上各舉所知
當時極為良法已則狥私藏公至有鬻官公朝受
恩私室之議仍屬吏部遷擢此後但循資序進人

未必皆賢用人又未必盡公也乃知銓敘庶官正
由元首腹心並勵公明但求登晉賢良因才稱事
無容策其後弊曲為堤坊若設法以祛弊法立而
弊生縱令帝典考績周官建才未有數百年常如
一日者也
舉賢考功二者何可偏忽若聖主賢臣以公明綜核
務盡名實何慮世不唐虞自舉賢不足恃而試以
文論文論果足信賢良否也考功不足據而敘以
年資年資果足集功狀否也嗚呼二者不足以用

人而用人者又不得不如是不如是當更有壞亂
雖爵者此後世之所無可奈何者也
宋范文正公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
鄭公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文正曰一
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二公俱大賢賴令
今人議論必以鄭公為長者然文正先憂後樂以
天下為己任其身之去就安危且不自顧況肯優
容不肖以病天下蒼生始知富公尚有愛惜文正
則以道行志惟其是而已嗚呼此可為銓核庶官
之定論
小人欲內結左右外擅國威未嘗不以獨斷之說陽
恐人主而陰制外廷李斯末年欲自脫禍以此阿
二世而亡秦族非忠言嘉謨也書曰好問則裕自
用則小堯咨四岳禹拜昌言大聖人豈以獨斷為
理耶夫人主既己獨斷矣即百執事唯諾奉行足
矣又惡用斯人從中出納假宣勿之重竊平章之
司以陰持庶職而掣其股肱耶
獨斷之說可用之以杜小人不可用之以間君子

英廟復辟之初曹石奪功專橫要挾王勢操執朝
常呼吸生禍福李文達以孤蹤簡任患羣小之難
御進獨斷之說權收私門政歸皇極此獨斷之得
者也然當時讒讖微動公言之而 上亦心識之
用人行政由相成者貴多不專獨斷也至若一人
深居重陰蒙蔽大奸欲專事其間患外廷公論復
有閒發而假獨斷之說隔中外之情使九重孤立
而惟其所指點賢人正士懷忠憤而莫可誰何此
獨斷之奸言非正義也李斯末年自思罪幾以此

曲媚秦主成其宗社之禍卒亦不克自脫九族之
殃蓋天下後世所共斥責唾罵者而後人敢蹈其
前轍其必非忠言嘉謨之臣不言可知矣
宋眞德秀奏陳五事其一謂至公之論不可忽夫公
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病而不可以為人公論湮鬱
不可以為國爾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
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
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阻事為徼
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愈屈

大公論屈伸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終篇
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愚謂公論二字其
眞妄一揆於天理而公私乃別於人心既著事為
明有可否不相出入不少假借此公論之所由定
世天地剖判非此無以立極皇王代起非此無以
正世得之則吉失之則凶明之則治清之則亂捷
於影嚮信如蓍龜上自混元下迨今日第有通塞
而無存亡長國家　何可忽諸
竊見使者行部往　地方興除事宜竟空言無用

也使者之要在精察官邪公行舉劾夫周官法度
在末世則為弊秦漢律令在羣下則為封今欲以
議論文移滌除宿弊惠養元元萬萬不能不若徑
視民情之苦樂為長吏之賢否獎善斥汙不少顧
忌輶軒所到終朝可明所謂提綱行簡而官肅民
安視文案檢核功倍萬矣
高皇帝初定天下與羣臣論元氏之亡曰當元之季
君則晏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斂日促天怒人
怨盜賊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天下已非元有

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
罔敢驕奢天下豪傑豈得乘隙而起耶夫君晏臣
偷用靡賦促古先衰敗如出一途明明　聖諭當
為國家萬年寶訓
洪武時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
無勸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　上曰
農桑衣食之本學較風化之原不知務此而曰長
於督運是棄本務末民必受患宜降黜之使有所
懲山西平遙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

辦南椶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板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板辦為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夫二人者若在漢元狩唐建中宋熙寧時常考最課矣　高皇帝以其不務農桑學較撫安百姓而降黜責問無非以惠養元元為念而風厲以重本敦化之事使任職長民者咸曉然知　聖情關念在是有不為循良之吏鮮矣四海安得不蒙其福乎

正德時王守仁疏有曰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嗚呼其慮深矣夫輕賦所以厚下足國亦以防危未有重征而民心不搖未有財耗而舉事不困古今廢興存亡無不由此然二者原不相悖其道在大為節省而已若國庫知漏卮而直以東南數十郡作孤壘注之無事已竭其內有事則勢窮計屈必襲其外萬世之策豈宜若此

許論計九邊後禍曰若一旦改慮不為狗鼠之計則久敝之鎮不免外憂供餽之艱或生內變誠不知國事所終此數語者當籌任計諸公所宜臥不安席而圖其一朝者也今日更有可慮者款賂之費不可復減於外島粟之用偶有不繼於中則不待豺狼改慮而坐困之勢已成又不但往日所云而已

北胡自俺答輸款後雖歲費賞不貲而邊人得免血戰死命所全活殊衆一時主議之人功施亦良厚矣或又較和戰利害以為相等夫　國家以

財養人誠全生人而費財財安得以人等也第和戎息爭雖古今最盛美事而邊方後慮則不得一日少弛乘寬暇而益修封疆行伍則此舉誠為勝算奇策若狃目前之安為萬世之計財日耗於賂遺兵日消於玩愒所謂一旦豺狼改慮當不知其如何者此則後來相繼情偷之弊而前人立事之功更成遺誤之咎為可歎惜耳

采芹錄卷之二　終

采芹錄卷之三

雲間鴆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成化初周文安公為國子祭酒著處置荊襄流民說時因流民遁聚山谷易於生亂當事者下令驅逐多至困斃公說欲聽其近縣者附籍僻遠者另設州縣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繇役使得安生理蓋鑒於西晉李特之禍而倣東晉南雍松滋故事籌此便宜最為詳盡都御史李賓據其說具疏得請開設鄖陽撫治自此始安輯流民十二萬餘戶立言計敦信仁人之利溥哉大抵士君子提筆持論當使前有發明後有關濟公此說同預修天下地理志感見往事而作人得采而行之遂見實用蓋立事之功與立言之澤自當並垂不朽後人工文自負多識不知宏篇巨卷之中有幾許如此利物者乎吾徒讀書於此處正當注目有心毋徒剽掇浮華已也

世計彌盜賊常欲禁游食僧徒是但知僧徒為盜賊焉知盜賊之為僧徒也自治不三代民失口業其不能自食又不食於人者中間未盡老弱殘廢安心行乞之徒尚不入此流豈遂將坐寒餓而待死耶竊恐深林大澤一有投聚其所為不止穿攫矣故明主去盜惟在裕民民裕則不惟樂業之夫不事偷竊即今少有衣食者廢人形去妻孥而樂遊者恐亦非人情也

永樂二年春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作法事上薦 皇考 妣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徧於都城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獻 聖孝瑞應歌頌十七年秋頒佛經於大報恩寺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又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相畢集續頒御製佛曲至淮安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菩薩及大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

陝西河南神明協應屢現御雲圓光寶塔之祥文
武群臣上表稱賀此等俱　聖朝舊事越歲二百
未敢定斷虛實然竊有疑者自竺法入中華好尚
崇信非一代而此異未有前聞若果皆符無今有
豈竺法靈響亦有盛衰歟靈各之異人有謂西僧
善幻此是其幻術夫幻不幻所未暇論卽令眞為
瑞應哉　聖祖明靈陟降上帝斷不由竺法升沉
而　明主大孝克隆繼述亦不以瑞應加萬分之
一也載觀當時股肱諸賢納忠之意往往侈言符

瑞如永樂十五年建北京宮殿督工大臣奏聞瑞
光慶雲諸異二十一年萬壽聖節太和山金殿現
圓光紫雲大臣具圖以獻此等亦皆臣工進奏
聖主未親目覩也夫游氣浮光倏忽便為消息萬
一或指諸彷彿或據所相傳爲知泰山峯犬老父
及呼萬歲之聲今古不同出一轍乎夫玉杯天書
有宋已事前史乃並在英主之朝太平之日微意
所及百巧橫投彼亦何待幻而後有聲影附會媚
耳娛心遂以後諸表章賣諸竹帛不知　聖朝粹
德崇功自足流光百代不以此類有無累關輕重
也

坊妓之設不知作俑何代羲皇聘娶以別室家周南
正始以化江漢當時豈得有此必戰國燕趙及六
朝淫泆穢俗流染至今者其傷敗禮教政化何待
多言賤民間有之尚當痛革況可官為作法耶夫
開國經綸止此一事未為千古之闕世遂祚移禮
法代變而此事相沿永知三五豈別有關係雖神
聖亦無可奈何也

高皇時解縉上封事言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夫
婦之條聽之於不義恐傷節義之化又言官妓非
人道所為可以禁絕當時嘉其識達令給配之律
止以處叛逆家徒似亦未甚足惜但官妓之設兩
都皆有教坊房之累朝相延未見一議變革有謂
祖宗設此所以綏懷遠人彷徨窩至如歸之意
此或暫為一時招集權宜之術耳而經國典刑固
當以解學士之疏為治世端風正論也
高廟定鼎金陵便東南歲供用度有節轉運又近或

勸徙都長安　聖諭以通漕艱難發之慮思長矣
文廟龍興北平後稱行在遷都之議往來籌度
踰十數載而始決經營至　仁廟則復稱行在竟
宣廟一朝無改焉　英廟六年乃終去行在稱
北京遂為定都蓋控制戎虜則使北舒恤民力則
便南　祖宗深意徘徊四朝而後定誠不易也今
列聖垂裳輸輓半天下信泏中撫外勝要神區
第宗廟朝堂百職六師之供給江淮河濟險阻上
下之漕費妨農業涉寒暑牽輓往復數千里之人

太育錄　卷三　五

力且無論姦竇弊藪日繁積其閒通者賦額日增
而無減運道常壅而難通為社稷萬年之慮者宜
日討其利害而昭然遠覽惕然深思可為
國家都燕而北地皆磽瘠財賦不得不仰給東南勢
頗艱懸淮安漕臺之設所以引帶南北控扼咽喉
督以文武大臣而參以諸曹屬各總將卒指臂相
攝首尾相銜蓋隱然寓兵深意無事則以輸輓有
事則方舟而進數十萬帶甲之士也若清其部隊
揀其將領明其約束飭其旌旗歲一往返於江淮
之游燕齊之疆兼足振厲　國威消銷姦慝即一
旦片紙徵兵朝發而夕屯未有一舉兩得最便如
此者至於臨徐淮德四倉猶為轉運而設今雖變
長運而規制具在若使四百萬之粟所到可儲十
餘萬之衆鼓行即赴縱無禪大師禦寇之利而於
漕河一帶卒然意外未必不為緩急之一賴也
元虞集運糧議曰東南運糧竭民力今京師之東
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萑葦之場也而
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池捍水為

太育錄　卷三　六

田聽富民欲官者合其衆分以地官定其畔以萬
夫耕命為萬夫長以千夫耕命為千夫長三年而
征其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
島夷可以省海運矣時異議者多事竟寢今　神
京固元舊都也瀕海淤地應不異曩昔若行屯種
之濾即彷古授田之意隨地縱橫畫墟定界招集
遠近安插墾耕計丁給產比戶編甲而相維相攝
之制亦使行乎其間夫田從官給則非其本業而
多寡可均人由初集則別無私梗而法制可定古

井地與農破壞已久不可行於民情不便之地今
以閑曠之土遊逸之民小試行之且不必急一旦
之利而從容規其便宜似亦無大段窒礙者且室
廬基布擁衛　神都徵役貯粮緩急可備此於國
計亦非小補第恐治人難得任事鮮實更法行而
弊生寡益而滋損則不免紙上空言矣
海
運一事丘文莊力陳其利又備考元氏每歲漂失
之數計尚者河漕所費其言蓋為天下一旦有事
之備意非不善但未深思　高廟聖慮再普廷臣

芥亭集　卷之三　之

有勸都長安者　上曰漕運艱難且已之又憫兩
浙歲運京師者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
者多命崇山侯開臙脂河以便之當時惟遼左軍
糧六十萬石歲由海道然每謂事非獲已憂在朕
心末年遂議屯田令彼處軍人屯種自給我　皇
祖矜痛元元真同四體若歲驅數十萬版圖赤子
九死洪波怒濤之中必非在天之意自都燕之後
勢不得不轉輸東南而漕河一帶雖有迂滯之耗
可無漂没之虞蓋損造繁輕於傷民命也夫當安

計險不可謂非長慮之士而因險思懼聖賢更為
福基若　國家殆就於漕事之艱知來者之不易
念卒然之可憂當內費核關支保儲積量賦斂慎
督理糧運役重農業思民勞飭戎機察貪弊則社
稷億萬年之計正在於此儻謂必通海運乃可防
危濟國竊恐危之無救於海運與漕河等也
吾
郡徐少郎會言建議何
異諸生對策紙上空言耶試令沿邊按核可以屯
種田畝圖其條理則莫可措手矣此語必有所據

芥亭錄　卷之五　八

景泰間商文毅公曾言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
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
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參將并都指
揮等官占為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
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
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
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
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王文恪公亦言國家邊費
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

當香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運二十石趙充國
留田湟中內有亾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囷
而先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
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
也今三邊之地固在而人以為不可行者何哉二
公之論又知是豈皆紙上空言耶大都便利易舉
而積弊難袪徐公所謂莫可措手者豈正謂功臣
鎮守寄官占據日久目為故業一旦清刷既無舊
籍可稽又難一槩斥奪况通來國法不易振舉盤
據倚托皆有力能梗之人縱言事者易為指畫而
主議者難於執持雖有深籌至計亦卒無如之何
也

黃流衝決梗塞漕渠近今十餘年來何歲不治亦何
歲無決糜膏脂塗肝腦蓋不知所數計功狀未核
敗報踵聞智計之臣持議非不鑿鑿及卒然潰裂
莫適措手重為　國家慫嘆非一朝矣論者謂大
禹疏河與今日大有難易大禹時直欲除害故順
水下流不逆其性從便處疏泄入海自無他患

今行欲興利須引之使東南流以濟漕水性既軒
曲不順而所經行處土疏地下衝潰之患在所不
免即今神禹治之未必使有長策此誠睹形審勢
之論不為憶度浮言也但載考已然　國家定都
通漕閱歲非不久遠前者河不能無決然治之而
定定則未便決也豈今日攄謀作事俱不追曩時
人哉是必有需一人昭格非迓談者詩曰懷柔百
神及河喬嶽又曰允由翕河夫川嶽順度實由元
氣宣通惟　聖明懋建中和乾坤不難得一而况
山澤諸靈敢違大順此必非臣工手足之力所得
貪天者也草莽理度俟且驗之

成化間御史李璐疏解納錢糧之弊有謂內庫所藏
弓矢以億萬計漆角解脫羽翰蛀蠹皆不堪用宜
司推取文移吏民並緣為姦乞行申飭或量藏歲
辦徵其價料為修整成造之費事下工部議覆第
令如式督造而已薛方山言嘗監收太醫院藥材
各處解戶通同本院官吏潛收價值將舊積藥材
挽影觀此則知公府各項課程價料所解納收受

虛名罔實其弊當類如此工部所覆盖明知而故
為寬處者也又巡撫馬文升奏處陜西三邊軍餉
戶部議陜西歲徵稅糧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
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折支
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
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
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
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
不能依期完納耳方山亦言嘗備兵延綏其歲徵
稅糧年例銀兩計應用有餘時屬張知府給散尅
減侵欺數多動稱不足嘗揭其端以達巡撫總制
皆支辭批答不肯查理知府亦竟得夤緣美陞覲
此語則知各邊錢糧上下相蒙作弊不可究詰亦
類如此薛所自云二事皆據身歷而明著其弊非
懸揣也此等錢糧方其催徵解納一毫未足動須
捶扑詰治及其用之直如是耳靡於無處者指舊
額而藏蓄漏於有餘者匿本情而侍匿誅求之目
所係甚重陰耗之術習以為常民財何以不竭而

國用又焉得稱足嗚呼生靈膏血朝廷軍國安
危重計虛文侵冒不得為實積實用者何可勝數
任職之人因循忽漫猶稱不職況以染指自潤可
為良臣乎
京師詞訟到刑部者必由通政司已問理則送大理
寺評允發落此　國家於刑獄最稱詳慎者其巡
城御史所發覺小則便宜責遣應問罪者亦必參
送刑部蓋令典非刑部不得定罪也錦衣衛之設
止以詗察異常初非有聽斷之寄近緣憑藉權璫
播弄威福濫詞酷法羅織無辜都人目為黑獄所
置校尉不下數千悉京師健黠亡賴所至陵轢勢
同虎窺搜逆引以濟梟貪甚則投餌設機誘至
類會一事相結使遺覆禽齋蓄填空巢卵俱破寃
掠之苦至不可言而此輩遂室甍堂妖姬名馬出
入鮮麗不減貴官皆剝刻閭閻所致畫者目擊而
憚於觸忌事下該部便同再生而又束以　明旨
亦不能大為翻異蓋託跡城社莫可誰何蠹政賊
民實為首事是非清穆之上洞見覆盆不愆左右

未有能快然於蕩滌之下者也
天下獄囚每五年一差官審錄用刑部大理寺官共十五員謂之恤刑其在京師者則三法司堂上官會審而特勅司禮監一大璫主之至日大理寺獨設一座於上高數尺司禮據案秉筆情罪出入悉屬定擬法司大僚俱卑坐左右侍畫諾而已偶閱詔令此事始永樂間然立法初意與當時行事殆不可考必是　聖主好生欲布曠蕩之澤而慮守法之臣或梏於常憲故特遣中官共事庶得通洪

仁於法外耳然承　命者慎毋以私行之則善矣
宣德十年江西饑富民魯希恭鄭宗魯胡有初陳謙等並輸粟於官以助賑濟巡撫趙新上其事遣行人齎勅賜勞旌為義民免其雜徭希恭等詣闕謝命光祿寺賜酒饌遣歸夫富民自捐粟非強之也行人齎勅恩禮重矣然止稱義民不加官也夫民以義稱不為不榮賜羊酒免徭役又非但虛數也惟不加官階亦先朝重慎名器之意與後日輸錢入粟輒與冠帶職銜者異矣

北胡不可以內地處島夷不可以外藩羈此古今定數非可謂異代別有機宜也晉塞內羌胡有劉石之亂唐遼郡突厥有安史之亂所以徙戎一論遂為千古明鏡東海夷自來中華不與通通則生變中華兵絕不得加其國彼國亦恃中華之無奈彼何也而更為犬嚙鼠偷之姦其人性又貪狡好盜不得使見中國物力之盛故先朝常絕而不納殆與北虜不可居內地同為萬古經常之策即堯舜在御為羿經綸不得易也

往昔倭夷之亂多由閩浙人通販誘至當時議禁通收撫畫至詳矣夫亦知所由從賊乎坐困者投以資身逐利者緣而轉貨此由中國之事利途競而口業虛也古之明王不貴異物以化天下而身自節縮以裕人使家家溫飽樂業遠方之物舉世靡所用之即中華地產尚可投珠捐玉又安取番夷之不急而令得窺中國也議者若一言及此當衆共嗅斥以為不切夫臨事議不切先事非豫言耶先事既不言臨事又不切是聖帝明王之理竟無

當於世而徒取補苴罅漏者視為經世之奇策此
唐虞三代之事固宜為世之絕軌
嘉
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
扶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倖飲燕園亭凡朝廷
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
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
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
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
出入若罔聞知今幸 聖皇賜極褒恤忠諍此輩
吏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覆之夫此疏
醜詆往跡近於傷訐然積憤特發而為此激揚則
不無創往警來之意竊謂 國家任官當全人重
官毋全官重人人以官重特徒覽其官而不復自
顧其為人則靡所不至矣給事中御史止七品一
官耳 祖宗之意欲其視此官為無足惜者以舉
職今乃全廢職以存此官為矜倨燕遊之地至狼
藉如斯而不顧 國家 賴於此官也
高皇時有內侍知文者從 及政事 上怒其手

預部日斥還鄉里終身不復收用因令內侍不許
讀書識字後又敕在外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
來以防交通窺伺之嘉靖言自古賢明之君有謀
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
嬖幸得預謀者卓哉 聖慮蓋博觀前代而永為
萬世杜絕禍萌當時立法止供傳奉灑掃無有以
謀謀相及而況事任乎其教習識字及得預內外
差遣 文皇當別有深意而權作元后呼吸禍福
則乘 英 武二廟沖年得全攬為盡 國家政
事獨總於乾剛而通司不無委代自熙宣後內閣
司禮實平分密勿之任彼又供奉內庭切側憑藉
傳宣出入廟堂尚隆倚依昂故其勢尤為偏重一
有狡悍無良則操縱陵轢有莫與持衡者矣
永
樂元年八月命齊喜提督廣東市舶此 國初內
臣任外事之始水東日記謂中官之寵任肇於永
樂中如 繼諸人可知自後益勝矣蓋 高廟手
三尺與諸將臣起事行間其後創立宮府則俱藉
除供給之人又監於前代防約甚嚴無有得于外

事者　文廟起潛邸危迫艱難之間不無參預謀
任保護以勞瘁同濟大業者此一時後患之積乃
委任假借之所由始也
正
統十四年　裕陵北狩學士周叙自南京貽書王
文端公直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
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
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於始又曰惟克果斷乃
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
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
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
政之初又一機也宜鑒覆轍為宗社生靈永遠之
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侍郎能效子房之從赤
松晉公之營綠野乎此書畧不見所指其語隱諷
而規切必是為　國朝中官一事也其所致恨於
三楊意亦見其時勢而度其可為非汙漫苛責人
者然則所謂公論不容掩又謂其實誤國者殆亦
諸君子莫逭之責歟
賀給事欽陳事疏有遺　祖訓以處內官者謂內府

監司局庫衙門載之　祖訓內官係其職掌不過
洒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
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
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
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啟釁流毒邊徼或恃寵
招權納賄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
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
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
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
握兵權則非惟為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
福也觀此疏則我朝內寺職任不無假借大優干
預大重　聖祖防閑之美意良法失於積漸者殊
多矣
景
泰元年陝西蘭州舉人段堅上言二事其一曰遠
閹寺乞撤回西寧陝西等處監工宦官二曰闢異
端請銷釋道銅鐵像補造軍器以僧道少壯者實
軍伍下禮部議以為窒礙難行寢之此有何窒礙
而云然必是恐傷中貴而併老釋亦得曲意周全

耳是年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請除
竊柄閹宦專傳酒掃又集歷代盡忠守節及恃寵
宦官名忠義集上之事下禮部亦議格之且罪以
離役發回原籍此意可曉矣時尚書禮部者胡公
濙也
皇明策學記我　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當置鐵牌
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
內宣德中猶存正統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　皇
明通紀曾載此語萬曆間有臺臣言事執為事實
下旨詰問鐵牌所在國典蔑然幾為中官所開委
曲援引乃得解夫爾宮久虛權璫代起此牌即有
豈得尚存且事涉禁御尤須檢覆彼傳聞紀錄未
必皆符憑得遂落封章自取輕誕此言事者之戒
也
宣廟臨御三年始舉正都御史劉觀贓濫之罪而以
顧佐代之諸御史貪淫不律者皆論斥一時有位
肅然儆動往日婪貨縱法及挾娼酣飲之習皆還
就廉隅是後淫褻一事遂重為官刑物議迨今士

大夫畏慎名檢鮮或敢蹈之者惟賍利因有曖昧
上下不無假借監司論劾動列收受滿紙而議者
每從寬涵恐於懲警之義有所未盡宣德初有落
司坐賍遇赦部擬還職者　上曰士大夫當務廉
恥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也貪汚豈可復任悉
罷為民至五年考察朝覲官吏部奏貪汚者二十
五人　上以為民害悉發戍邊夫　九重好惡如
此持法者豈能曲庇而吏治亦安得不清飭哉
嘉靖六年十月大學士張璁（後改孚敬）疏曰人君以
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功如楊綰相而子儀減
聲樂黎幹省騶從崔寬毀第舍秦檜陰險納賄禍
延國祚二人為相得失甚明今之內閣宰相職也
頃來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令是部院
為內閣之府庫矣今之監司苞苴公行稱為常例
簠簋不飭恬然成風是監司又為部院之府庫矣
撫字勞心指為政拙善事上官率與薦名是郡縣
又為監司之府庫矣如之何民不窮且盜耶　皇
上欲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內閣始誠令內

閣得人則清明之治可奏臣見每年進表朝覲官
卑以饋送京官為名科索小民怨讟載道宜加禁
約犯者勿赦憑謂此事士大夫所不肯言而在內
閣尤不欲言若內閣能言士大夫必有能從者張
文忠柄用　世皇思眷莫貳嘗以抗論回天至震
誥有執拘之譬然終始以為可任危身奉上之誼
亦定自　聖衷正緣此事頗能矯勵與其心俛仰
者自殊耳第當時執政同列多為所使朝士極口
咸以姦邪目之大都其人才健而智敏運才則涉
於轢物運智則入於軌機此二者世所指為姦人
也但不以厭阿充位不以比黨誤國有異於貪鄙
狼籍之姦人論人者又當以此權衡之
治
世之道禁貪為先趙宋立國最稱忠厚而贓墨之
禁特厲累世赦宥不及太祖太宗時所犯希得完
免眞仁以還則多杖脊遠配故終宋世士飭廉節
政鮮貪殘　國初尤重其罰常於法外置刑蓋痛
懲殘元積弊震以殊典所以為一代維新計者甚
棘其後以律定罪從例減科　以為後世枉濫慮

者甚深今條貫畫一平明仁恕百世不易矣但於
施行推斷要在必申庶幾懲警之意期於無刑也
曾閱永樂末年　官吏內搆虐從官無所畏忌濫
觴汙風至宣德初而滋甚　九重忠怒特任顧佐
勅治之斥謫多人乃始警戢一時在廷頓還廉隅
類此舉也然則利道可開而法紀可不肅歟夫以
財貨輕職縉紳識恥不辱之義若存罔可令漏網
則唐虞之投裔禦魅何偉大奇耶大要士廉女潔
同關世風名教不潔之科律皆如法決罰不為彰
穢者以創姦也若衣冠之屬累而行比饕餮則豈
偶更與士大夫同其矜惜乎
宋太祖注意刑辟哀矜無辜開寶以來犯大辟
非情理深害者多從寬恤自三年至八年詔所
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獨嚴貪墨之罪贓吏
必誅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庚午詔諸庫藏敢
變權衡以取羨餘者死
三年六月癸未詔職官贓罪雖會赦不得敘著

為全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丙大赦改元除十惡官吏
犯贓者不赦
至道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天地於圜丘大赦中
外文武官加恩惟贓吏不原
真宗景德二年春正月甲戌以契丹講和大赦
惟故殺放火強盜偽造符印犯贓官吏不赦
仁宗天聖二年八月丙辰詔舉官已遷改而貪
汙者舉主以狀聞聞而不以實者坐之

四年二月甲寅詔吏犯贓按察官失舉者併劾
之
七年三月乙丑詔受贓官勿蔭
八月己亥詔官犯贓毋使親民
九年冬十月丙戌詔公卿大夫厲名節
神宗熙寧三年四月癸未有知州坐枉法贓擬
杖脊黥配海島者判審刑院蘇頌言於帝曰古
者刑不上大夫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
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帝曰善自後百官

坐罪免杖黥而流海外因著為令論曰宋以忠
厚立國藝祖以來每事務從寬大惟於贓吏不
以衣冠目之往往藉產棄市大赦不宥故雖中
人以下不畏犯義亦畏犯刑吏治之善未必無
助雖然罪法有死士體無辱免黥杖最當此已
著令而高孝時尚有用者豈亦聞借不測之辱
嚴警頑悍之徒所謂偶一行之者歟
高宗紹興六年八月癸卯有以贓敗從黥者中
書舍人呂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贓多至黥藉然

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辜
雖欲收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罕用則
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願酌
處常罰毋令姦臣得以藉口於後世從之竊謂
贓吏何足惜但在中世主德不明姦人柄事或
以此枉陷正人又烏可不重為慮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丙申復詔文武官非犯贓罪
並許以致仕恩蔭子
孝宗淳熙六年二月壬辰錄良臣以失舉贓吏

奪三官

十二月己亥詔自今鞫贓吏後雖原貸者毋以失入坐獄官

十一年十月甲子命舉改官人犯贓者舉主降二官

十六年二月己卯詔官吏贓罪顯著者重罰毋貸

寧宗開禧元年閏八月庚子詔官吏犯贓追還所受如舊法

嘉定十六年春正月戊申詔命官吏犯贓毋免約法

理宗寶慶元年八月丁巳詔戒貪吏

紹定二年二月庚戌詔嚴舉廉吏或犯姦贓保任同坐監司守臣其申嚴覺察

淳祐四年春正月帝製訓廉銘戒飭中外銘曰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狼均肥於其家多瘠吾民縱逭於法愧其冠紳貸悖而入菑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群辟是訓是遵

五年三月庚子詔嚴贓吏法仍命有司舉行淳熙故事戒吏貪虐

四年十一月癸丑詔戒群臣洗心飭行毋縱於貨賄其或不悛舉行淳熙成法

景定二年春正月癸亥詔監司率半歲具劾去贓吏之數來上視多寡行賞罰守臣助監司所不及以一歲定賞罰本路州無所劾而臺諫論列則監司守臣皆罰有治狀廉聲者具實以聞

五年十二月壬寅戒贓吏

度宗咸淳元年十二月丁丑申嚴贓貪之令

六年三月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

七年春正月乙丑詔戒貪吏

此宋一代約束贓吏次第事也宋治仁厚然不難以財傷人正慮此輩簽財賊民耳其後漸從寬減然興廉戢貪之諭終始諄諄苟非臣庶若

秦韓史貴士大夫尚多以名檢自飭胡椒八百之贓籍絶無聞於宋世其亦由風厲然歟

按大明律官吏受財計贓科斷有祿人枉法至八十貫者絞係雜犯照例發附近衛所充軍不枉法至一百二十貫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例載等坐徒無祿人枉法至一百二十貫亦擬絞發遣不枉法至一百二十貫以上坐流減徒並罷職役不敘又 祖訓首條禁用黥刺剕劓閹割等刑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立禁至嚴重矣諸罪犯惟搶奪竊盜官私器物等項刺字于臂諸贓法無刺者蓋甚不欲以刻畫之刑斷廢衹隸而況士儕乎夫法至黥墨破壞明章至為僇辱

祖宗恩深慮永恐有枉濫作戒森嚴洪恕之仁卓軼前代正士人所應奮身砥節以稱陶鈞其有微漏冒紀甘奸名義者充類等憑正亦不待慘法而醜橫過當所謂不死之刑無生之道者也

卷之三終

采芹錄卷之四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高皇帝奮劍淮甸以布衣定天下眞所謂取之群雄之手當時 天兵北臨元主自遁其子姓被繫者寵以封爵護送歸庭絶無洛邑頑民之疑此 聖度天容 國家萬萬世無疆基命之盛德也且又保全忠節厭薄降人以作興一代正氣漢高惟甯季布戮丁公兩事耳 高皇於勝國舊人强項者明旌其偃蹇而不忤其改心推奉者即有勤勞才藝終身疑之必獲罪而後已此所以培養志節鼓舞人心為後世綱常大計 聖謨弘遠矣嗚呼藉令當燮克王積翁委身歸朝必不保其富貴而文丞相謝提刑抗節致命當更如何遇以不臣耶

英廟沖齡受璽姦璫王振竊柄禍國遂有土木之警天命眷佑卒得奉旋大運重新載履 宸極躬嘗勞瘁勤攬萬幾自曹石誅鋤陰翳併掃咨信外弼刑政獨裁遂警已布中土樂業海内休裕復還熙明昔漢宣少遭戾園之厄出死得生其後踐位以

賢明綜理致漢家隆郅絶域臣享雖成性特達然
不無涉歷為嗚呼 明主之不廢艱虞如是、
孝廟生自西宮六歳而違大內踰月而 孝穆賓天
蓋為昭德宮所間外庭深為危疑然大命所在萬
靈護持 憲廟一念而太山震動者七豈非天乎
踐祚之後仁明恭儉委信耆賢以成一代太平極
治正與宋仁宗事相脗合仁宗生於李宸妃為章
獻撫育以登大寶主德世道皆略相當若追蹤前
代則有漢孝文第不知成康之世視此復何如耳

臣謹按 英廟復辟後與 孝廟一朝俱躬裁
萬機召問臣下群小罕得任事故朝廷清明海
內康靜稱太平之世 世廟承統膺籙天成雄
斷由己議禮折獄靡新革故咸決廟謨故載振
中葉及玄脩之後稍隔外朝柄臣尚得乘隙竊
弄威福何況 英廟初立中人全執大柄有不
亂政生禍者耶乃知人主御世惟親政勤事天
下必受其福也

永樂間名臣職列外庭事任最重勳望亦最著者莫
蹇夏二公若所稱二公贊行皆恭謹溫厚以老成
濟事若侃侃遂直風采振世則非二公所居蓋緣
國紀當元虜寬玩之後頗從嚴飭以令張弛 文
皇承之獨裁威命如周憲使解參議皆以觸忤抵
戮蹇夏位望勳地已極巍崇然一事詿誤猶未免
囚縶折辱當時勳勵以圖稱蹇周旋以免罪愆不
得不私兢兢至如呂震陳瑛之徒以阿迎媚上以
苟險完臨視二公則大天淵殊矣

永樂五年命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徧行天下以訪異

人張三丰為名或云實為蹤跡遜國事慮有別端
耳彼異人何益而徧訪之且特煩朝使也是年令
改造海運船二百五十隻備使西洋至七年正月
遣中官鄭和領兵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海徧
通西南諸島夷西洋取寶船至 仁廟登極乃詔
停止夫勞人遠島小夷索取無用之物至耗費巨
萬涉歷大險必非 聖主本意明矣成化間中人
遂援為故事不有劉忠宣陰收舊案幾成載舉

皇明內閣名臣三楊為稱首歷事 四朝預議密勿

文經武緯共濟昇平可謂思皇楨國之彥云第後
之論者尚有未盡天順日錄謂格君心之非引之
當道槩乎未聞瑣綴錄謂王振之禍麓川之師皆
三楊失政所致丘文莊雜著及雙溪雜記中皆明
指當時闕事而目為輔理之責盡瑕瑜自不相掩
得失亦有定衡大要量其勢之可為惜其事之不
副又何嫌求備於賢者瑣綴謂世稱賢相必曰三
楊由所善者多亦不沒其大矣竊謂三公當 成
仁 宣朝 主德剛健圖治勵精政令決於

朝堂而三公以文墨議論參畫其間雖多所匡維
而轉圜勢易未可盡謂是其拮据之力至 昭聖
上賓 裕陵未能親政蔔落宵闈不經黃閣盡
國家祖制原無秉鈞重任可以專制中外之威柄
而一旦侵攘有扶而全不可盡任是其委巽之過
使前者 主非克明咨詢罔及三楊何以為功使
後來 英廟沖政遂如復辟之年三楊亦無遺憾
如雙溪所議兵馬律法諸弊不克釐革者或尚有
思慮未周議論未合在廷當共任之丘文莊所議

軒龍陽位勅使蔔午等事則三公不免俛首矣至
於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此須有先民學術負居
潛之德施文明之化乃可言之未容輕以望人也
國初理學名儒曹月川最在前人稱其孝行在吳康
齋右盖康齋據通紀所論尚有未滿於人而月川
純脩雅教端己化人所到向信完養終始其所著
諸書未獲見第摘其夜行燭中語謂佛氏以空為
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為道非率性
之道其由之路信精義所至造道名言也時 宣

廟在御好學右文懷賢若渴常著猗蘭招隱諸篇
以風示大臣一時館閣顧問諸儒思禮隆渥不異
親舊則聖情傾慕可知乃有明聖賢之道如月川
者卒於霍州教職不全一處論思之列惜哉正統
間康齋為石亨所薦勅書聘起龍光 帝庭為一
代異數紀典而月川闇然下位公卿不為稱揚方
岳不為表達道振一州聲不名世此豈在廷貴近
真不聞知抑或格於好尚之殊方也
陳孝廉茂烈以御史乞歸終養身治畦圃以給供奉

朝廷初興教職次給月米資之皆堅疏辭免其所以辭者以不仕不可受祿用力供養之義也平日以顏曾自厲省身克己心體躬修識者謂得在孔門可幾顏閔雖其至性純孝亦由學問淵源如此名賢眞不易屈指

王端毅剛直忠貞為一代人物冠冕弘治初在吏部厄於劉吉有所舉措輒為沮持賴賢璫懷恩在內知公最深吉卒不得中傷當時海內輿論首推賢惟公而極賤斥劉萬如靈鳳妖梟倫類懸絕昭灼

太常錄　太四　大

婦人稚子之口然吉所比結御史尚有異議於其間乃知物情相遠人尚不畏名義雖令吠堯嚙舜猶為之也

劉忠宣公人品才識表儀一代在弘治間受知最深恩寵禮數冠絕群寀至正德時名列黨籍因謬折辱遠戍而荒躬執戟戎伍之間倏操閫帥之關大賢君子遇與不遇何啻天升淵墜當時搆害公者劉宇焦芳二人也

弘治十七年左都御史戴公珊求退不允私懇劉公大夏代奏　上曰卿去說與他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舍朕先歸公聞之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考戴公祿仕十餘年家無餘貲常同面對與劉公各賜元寶一錠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有避嫌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夫上之慰留眞識其忠廉下之求退非勉強應例而劉戴二公寵任隆重絕無敢以苞苴及其門藉令得請而還必不能為子孫營厚業嗚呼此皆

太常錄　太四　心

盛世名公太平盛事安得起斯人於九原為後進嚴巖觀仰

國朝大臣功在社稷而死不當罪者無若于忠愍竊疑公於景泰間寵任最專易儲之事何無一語匡正豈緣　九重情念所向難於轉旋故耶漢留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雖臣等百人何益公似亦明料此事不易以唇舌濟者獨功高位極猶柄樞筦其來側目而啟嫉已非旦暮知幾貞吉公似失此矣迨　憲廟履極每

念公功而不問皆其過重惜其勤身苦節而不苟
責其所不得為　聖明睿照可謂無失秋毫亦由
公重扶　鼎運之忠勲　青宮所曾目覩而心眷
吖不輕以回誅疑之也

薛文清公為大理少卿以持正忤王振因駁議冤婦
獄違長附振意欲陷以故違劾公受賄棄律故出
人罪坐公重辟禁繫至將決大臣有申救者乃得
免放歸當時搆入公罪者都御史王文而申救大
臣未知何人又不知從何處何術救之也亮瑞擅

命檢人趙承至曲法誣害忠賢以悅其意情不復
為後代清論惜嗚呼如王總憲者戮死復辟時豈
足惜哉豈足惜哉

吾學編記陳白沙謂張東海曰吳康齋以布衣為石
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
時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
殊疾康齋意遂決去如此則康齋去就亦不為尚
矣薦由石亨本不宜出顧　朝廷禮命隆重義不
可辭不受職而觀書因得以賓友之禮來聞啟沃

豈不脫然勢分而兼有稱塞哉達其微志而決幾
高蹈更極光朗也第陳鈞叟編通紀則言康齋不
就官之故以為勅書聘以伊傳禮令嫌亭條而不
居又謂曾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又謂曾因弟
奪其田因首跪訟公庭張廷祥編脩有上告書王
正名定罪之責俱不知誠有是事否果若云然則
不惟難稱醇儒即高士亦未為允也嗚呼名聲大
溢者多遭毀嫉如康齋學行章聞一時豈應無實
至是而白沙道其微意豈亦因故所受業為之曲

解者乎

吳聘君之薦由李文達及承聘至京則又周旋其進
退得全始終恩禮雖聘君名實後來議者不無異
同而一時崇獎深見風尚幽人之意蓋　國家以
學行聘起遺逸而有禮以成其去就大體當如是
也若瑣纖錄瘢索聘君疵垢極口不藏嗜罵縱令
自取不無他累然論者猶當並存得失何得一切
破壞如斯耶至如陳白沙學術淵源容有未合先
正而人品卓朗見者多重其風格蘊藉亦定不比

瑣綴錄亦極為醜詆似更出尋常之下此豈向沙
所自待與畫瑣綴作於尹直訐直物情朝議則其
捉筆肆論斷有不足深信者李文達作天順日錄
於聘君美行載之頗多即由掩瑕存厚亦見君子
用情夫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於此觀人尤易彷
彿也
孝廟沖齡內宦覃吉輔道匡正之功居多其言曰吾
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此可謂有
賢士大夫之心　憲廟嘗以五庄賜　東宮吉勸

辭之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庄為徒勞民傷
財為左右之利而已　東宮出講加禮講官皆吉
道之曰尊師重傳當如此此可謂有賢士大夫之
見
權奄擅政早能見幾乞休者天順間薛公文清正德
間王公文恪皆正人也而文清險夷一德幽顯同
行至於淵源正學尤稱真儒身受顧命不敢上負
先皇志清君側遭搆斥逐者正德間劉公文靖
謝公文正皆社稷臣也而文靖持議時推崇悲憤

溢出忠誠畢老山林獨終令譽商文毅抗言於汪
直毒虐之時正不顧其私與恭謹保位者自別岳
文肅法語於曹石猖狂之日直不圖其濟與浮沉
巧宦者亦殊
山懷遠要鎮廣西有老隸鄭牢性鯁敢言公呼牢試
問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
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滌公笑曰人言土夷饋
送苟不納彼疑且怨奈何牢曰祿官黷貨國憲甚
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耶公舉手謝牢曰教我

教我山公智勇名將而廉正嚴潔又武籍中所希
聞鄭牢隸人而明識端論乃如此公固知牢牢亦
知公不難其語者可謂兩賢矣嗚呼士大夫以文
儒致位卿宰可不追山鎮戎寧可不追鄭隸耶
何椒丘學行為世名賢而冢宰公之失不能盡世冢
宰名實大喪晚節而椒丘之美不為累也冢宰為
溫州刑部日清操自著不得以後事并沒為冢宰
日物議大垢又不得以先美特寬蓋瑕瑜得失各
有定論聖人於仲弓父子不相假借而臧武仲之

智作不順而施不恕終受責於春秋如是乃為是
非之正

成化二年二月李文達父喪奪情起復暫歸視葬旋
即還京羅一峯上疏乞全終制內批出羅提舉福
建市舶至十二月文達抵館相距纔十月耳次年
二月一峯復原官一峯之貶陳莊靜附和有力焉
成化四年莊靜卒士人為詩誚之末云九原若遇
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嗚呼人事反覆何常第
為所當為寧有生死而截事也文達才識通明持

論端雅被遇　英廟隨事獻納委曲匡維多所弘
濟獨此一事及處張岳二賢不無遺議識者知其
器美而心未純焉

李文正在　康陵時劉瑾初得事劉謝二公俱被逐
而公得獨留人謂隕名毀迹以保護善類然其時
衣冠之禍最稱酷烈善類之得庇者固有而不獲
脫免者未為不多夫聖賢正人須先直己有華之
互就為能全濟天下故耳倘以一二得濟者為功
而掩屈身之跡彼多所不得濟者又何以塞天下
之望陳平謂王陵曰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安社稷
定劉氏君亦不如臣後卒能踐之方劉謝去位亦
有面質詰而公竟無以答人遂有漏泄阿附之疑
然其初既不得與忠賢同謝而其事勢亮固旋其
間者互歷年身安其官義不形色朝常日秉國柄
幾危縱真有陰護善類之功似未有以解漏泄阿
附之疑也

成化二十年以妖僧繼曉言發內庫銀數十萬建大
鎮國永昌寺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諫下獄後軍都

督府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　上怒且不測時萬
安劉吉在內閣噤不出一語賴王端毅及賢璫懷
恩苦救乃得釋是年山西陝西河南等處饑萬安
等議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三年
六年考滿官納粟賑濟免赴部給由濁賢關以與
利壞課法而生財大臣經綸如是耶何不一言以
建寺帑銀活人也彼未嘗言不可謂上不能行他
人有言而得罪者彼居大位而偶坐睥睨況肯自
言乎繼曉乃其所結援以希寵固位者建寺之事

曉實得之彼烏肯正言相忤也然則以名設策救
究而苟應在位之事者非生員者滿官納粟無計
矣至弘治初萬安去繼曉誅雖劉吉尚在而王端
毅已召用掌銓懷瑞又居中相左右大奸陰忮懷
傾險而不得肆故王公得少安位行意漸反弊事
元年奏停止生員吏典納銀例二年奏復官員給
由例其復給由疏曰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俸
尤微苟非取於民必至剝於下貪惰之風由茲而
起考課之法不行大非政體自後考滿者仍赴部

考覈上納例元年已具奏停止而究傷者輒復奏
開公復疏曰訪得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
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銀兩納糧草為
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
敝近年以來守土等官止圖目前之利不為國家
久長之計輒便奏開納粟等項事例彼此效尤遂
為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
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
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衰誰肯盡心職業不謀歸
計況又此等既以財進他日豈能以廉律己欲不
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可得觀此二疏老臣謀
國卓識長慮固如是與小人規巧阿世苟且言利
而不惜大體者寧不天淵哉

楊文襄為張永畫計誅劉瑾似挾數任祕非哉愚之
正然昔王沂公曾用之祛丁謂論者快其事而不
非也蓋搏豺斷虺豈必拘方揮械但能格裂投棄
即為仁人天下人方怨苦毒惡一旦有奮出者計
擒殺之凡在血氣稱快如一人心所回顧不得謂

非事之正也石碏以讒言殺州吁石厚討弒逆之
賊春秋豈得非之哉

況公鍾知蘇州府請便宜勅以行初至佯為不解事
以試諸吏吏抱案立公一一問所行止輒聽吏至
三日宣勅縛不法吏拷掠擲殺數人一府皆振慴
宿弊盡革時府稱大繁吏姦弊不可詰公用強明
先以威厲肅之而後政事施行吏乃不敢為姦惠
澤可究於下此亦張弛之一術第伴自愚以飴衆
出其姦狀而遽責治之亦似非先教後戮推心變

化之道也

我

朝中官藉寵竊柄有矯命枉殺士大夫者矣未有內閣為之者內閣枉殺縉紳自　始蓋　高

皇以政事分任六部而總於　宸斷內閣自洪宣後漸有平章之寄然事必部院定議科道彈駁故雖有恩怨僅得借票擬通塞其閒於生死威福不易得逞其敢為此者必大以知數熒惑　宸聰而收結中外挾制異己方得行之然快意一朝亦鮮能善其後　國家威靈可欺耶

偶觀穫錄中所載成化正德閒二三柄人最為公論所難容者其身咸得老艷首丘安享蕭嗇尤幸者死且蒙贈謚卹典人心大未暢塞乃紀其家世後禍以章天刑雖於惡惡之義亦足懲警然春秋大法正不必如此公私記錄已咸有特書織狀姦情纂列編簡遺詬萬代自足戮其生世甚於肆諸市朝且萬萬不可巧釋倖漏者若必拘於顯禍脫有一二不效小人必援以自寬縱意目前之利儌望天目之疎則靡所不為矣聖人斥惡義正辭直皆明揭於就事僉不得自匿於將來縱有孝子順孫無由湔眔為白所以殛姦凶之死魄為萬世之炯刑嗚呼此正可懼哉

正德四年冬劉宇由吏部尚書入內閣五年春曹元由兵部尚書入內閣皆以阿附劉瑾得之本年八月劉瑾被誅二人皆以罪斥免半載黃閣之榮與千萬年青史之辱不知孰為輕重

雙溪標記言新都楊公初因劉瑾東宮共事之舊不越數年而入內閣似目為瑾黨又云寧藩乞復護

衛疏是公票擬以寧之亂為公罪案而霍文敏曾為梁文康辯誣亦謂票擬由公人乃疑文康文康恐傷同官而不言寧自當之蓋楊公在　康陵朝議解建明然標記出王晉溪手晉溪與公釁甚深紀此不無溫筆詆誹霍公大禮議與公執異而與梁公俱無產此豈重為梁公地移誣他人耶要皆未足盡信也楊公自編視草餘錄咸次第閣中機事當逆瑾時公尚未柄政所錄無幾寧藩復護衛公已為元宰錄中云予與費鵝湖極力諫止黨

湖言近日本府馱載金銀數騾以謀此事聞者變色予曰我輩但知護衛不可復無問銀之有無也驚湖曰正是正是蓋宸濠逆謀予料之久矣時權倖有納賂主其事者竟得請後謀為不軌予與數所碩菴請遣官賫勅往諭獻還護衛亦無及矣時忌予者謂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何耶其自為說如此楊記則云寧藩乞復護衛輦載金器銀寶藏於藏賢家分餽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寧王以金寶巨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密謀於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趣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費宏讀卷出知之因言納王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其事諸近倖以為宏嗾之乃其諸宏五月宏罷大學士致仕去此亦晉溪所記

未敢遂謂皆實獨有可疑者復屯田護衛乃寧藩逆謀非細事楊公録中於他事俱反復敘述甚詳惟此為畧當時且為首相所云與驚湖極力諫止者其諫說云何何無一語與中貴人往復可書也此覆疏旨既由閣擬竟屬何人曾有疑梁公者梁不自辨而霍為辨之若楊公所謂權倖有納賂主其事者遂得請納賂得請由權倖矣而秉筆亦豈由中耶末復云忌予者曰寧藩不反由削護衛乃反是明指晉溪語然寧藩之反速於削護衛而成於復護衛公亦自謂料之已久然則公有獻替正當在復時何可但因循至削時而後言乃奠無及也且費公去位以持異此事見嫉於群小公既得安然又不聞曾為費公地同極力諫止者似未應知是後代所疑不無在此數端耳王晉溪以正德十年閏四月為兵部尚書十一年九月王陽明為南贛汀漳巡撫十二年七月加陽明提督軍務十四年六月寧藩反七月陽明討平之陽明捷疏有世徒知驅冀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蓋推功

晉溪則先事委任假便宜使得成功者晉溪不為
無力楊公錄中所摘晉溪諸事甚猥隨或未盡虛
但敘寧藩反與陽明成功則寂無二三語豈諱不
由己而不肯語及耶抑不滿晉溪而并欲掩瑜耶
其後江西功次多所沉抑人亦不無後言或又謂
楊公之多議由陽明感晉溪知己而其徒遂有抑
楊大禮持異者又加煩口此亦物情之所有也大
要二公當命亂之日在群陰之間才術智數不無
濟事委曲權姦自圖屑足亦各有陰微其功過何

論者或於 新命之朝曾分虔讓若以槩生平優
劣亦難輕言如記錄中事則皆彼此相訟私衷惡
可據為實然也楊公揆端風采雅見奉迎之初反
弊除姦有利社稷若大禮一議既局於古事之難
合又堅於己意之莫回盡前者偶未深詳而後者
不無留滯夫論人當觀偉度端持意見偶偏賢者
不免顧持平之德正在虛懷 國家正名定典垂
憲百代必欲執元老之成說不肯輕易以輸後生
儻因誤為過無乃非詢謀從善之意乎

憲皇之用汪直止以刺察外事獨向信大過致怙勢
賊人內庭未必審察也商文毅抗疏諫罷舉朝稱
快不兩月而復設雖 九重之疑事未釋亦由縉
紳輩附和成之部院大僚數人諂奉阿承以比黨
要結御史一二輩又稱功頌德清亂是非內閣自
商公去後既皆不能自振之人外廷諸司長禍全
軀則多為宛順彌縫之計是以寵任彌專竟狂愈
肆始禍臣庶後及邊方非天啟 聖聰燭此蟊蛾
安能一旦放斥并鋤同邪大暢海內公憤耶

成化閒汪直坐西廠酷害官民商文毅抗言論列時
有御史戴縉上疏頌直行事皆公又御史王億言
直所行不獨可為今日法可為萬世法二人因此
俱得進用致通顯弘治初劉吉在內閣締姻戚里
曲媚科道以固位營私左庶子張昇疏其惡有御
史魏璋阿吉意劾昇為輕薄小人又搆誣湯鼐以
快吉私憤此三御史不知何肺腸公犯天下清議
以側媚權貴與世閒最無忌憚者

成化癸卯蘇州諸生罵內臣王敬事通紀直謂王瑞

毅公以巡撫至疏敬罪惡激變　朝廷乃差官較
械至京下獄論寘之楊循吉作吳中故語謂罵敬
後王公已有疏言其事敬後至京亦以諸生上聞
至動　震怒下巡按推治時巡按張淮故延緩之
後敬事敗下獄諸生乃得末減則公言時未便械
治敬也鄭淡泉名臣記言敬驕橫東南公上疏極
言其苛暴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而召災沴　上
立詔械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斬其黨中外稱
快則一時未便收敬而敬之得罪實因公言也是

時內監之勢横甚與佞倖戚里表裏竊威福大臣
不肖者內附外結以固祿位營姦私無有剛中毅
色與相牴牾者公獨抗疏其非法直搏憑城之姦
而畧固顧慮且得有所發舒亦無所顧躓孤忠壯
氣信為宇宙一代偉人亦必當時潛扶大運者陰
相持佑於冥漠之表不令醜類得有所齮齕所謂
社稷有靈者其真不虛耶
我
朝中官之孽莫甚於正統正德初而成化間次
之汪直以昭德小監密籍詗察之勢酷陵縉紳一

時甯壬固多阿附而廟堂正人尚能持議相扼彼
亦不至侵攬　朝廷大政也及跡敗罪露覆手斥
逐如孤腐耳王振劉瑾則乘主少之朝全握太阿
之柄縉紳之受禍且無論也一則擅命弄兵南北
致陷辱　乘輿幾延　廟社一則憑狡變亂　祖
法至流毒海內群盜蜂屯盡論罪逆則陷　主之
刑為極論咒禍則四海之亂為深矣然振斃虜刃
而　翠華旋即回輪瑾正天刑而國紀漸亦返舊
是乃　祖宗陟降上帝之靈佑而皇祚萬萬年無

疆之明徵夫豈偶然哉
前人紀汪直用事時有部院二大僚進見相效跪拜
叩頭者其說甚醜穢或謂事未必實有余亦未敢
以必有信之雖造化之內物理難齊然面目亦同
還生豈應碩鈍落敗若是至如邊巡擣蒜燒蔥之
譏彼或為呼吸禍福所震不耻含垢屈體妻亦非
負氣士流稍有志節者所甘矣正統初有王振同
姓侍郎媚振云老爺無鬚兒子安敢有鬚以彼斯
言甘同產育又何惜叩頭跪拜者哉天順時南科

有疏言保全内臣云近有無恥大臣結交内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囑獄賣官擅作威福此亦必非無據語然則縱二大僚事或不實亦必有貴爲此事而誤傳二大僚者嗚呼詩書何言冠裳何物忍令如是掃地國家安所賴於斯人

成化末年内閣四人萬安劉吉彭華尹直萬劉俱贈太師一謚文康一謚文穆彭贈太子少傅謚文思尹謚文和夫易名以謚謚乃以名重也士大夫名不足貴謚亦罕所見稱然則華其謚毋寧美其名

乎

建文庚辰進士一甲三人首胡廣永樂時歷官文淵閣大學士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次王艮閣靖難兵起服毒死艮庭試策最優以貌不揚置胡廣後次李貫迎附後嘗奉命纂閣建文時指斥章疏曰臣獨無之　文皇曰爾以獨無爲賢耶二甲以下吳溥迎附後以胡儼薦爲司業楊榮楊溥金幼孜在内閣胡濙任禮部四人皆位公孤殁有贈謚世稱名臣陳繼之爲建文給事中革除後名在奸擒二十九人之列黃鉞爲給事中死義投琴川橋下又有劉瑞王高俱爲大理丞坐縱方孝孺息樹下劓鼻死顧都御史佐由知縣歷憲職京尹宣德時爲風紀名臣

河南道御史劉景辰疏邊事言邊帥之官非可徒手得必借力於貴人而貴人之力又不可徒手借必假情於錢神一假錢神烏得有安疆立事之心不過剋軍充橐求什伯之利而足耳所謂

者爲嘗一置於念乎賊不來時下之咽扼於上之

手而恐義已離賊來時上之命懸於下之手而誅賞難措二三年後叢怨已深不可站足或謀升或謀調勢尤急者則告病均之爲脫身計而故套已精故路已熟又將操其利以求利於是有既入而復出者有既去而復來者比至新任又復如是士馬憧憧送路迎輪諸邊軍政不待嫁冠之擾而已決裂於守圉之臣矣此萬曆丁酉四月疏也爾時與虜交警海内徬徨而邊方情狀與將臣去來如此司其政者烏得謂有赤心疏中貴人蓋指密勿

與樞筦也

刑科給事中彭惟成有慎簡輔臣疏言選館入閣之弊云今專選科甲之新進而優之以不習民事之官又專選不習民事之官而隆之以股肱之任又云自初選庶常時或有一二熱中者桑梓同年之間不擇隱書斐諭管鮑論交之素猶成擁臂爭先解館乞留則百計傾其勝己館資漸久則一路要其碍人剝琢元氣敗壞心田十五年之前結歡臺省以穩本官十五年以後結交近侍以希大拜前所云是宣正以後相延故事後所云則近年世變風衰之極弊也

劉文成公基勝國取士也負絕世才畧三任幕職三被詘　高皇帝收攬儁傑乃束身歸命得親帷幄密議光贊大業稱佐命謀臣此天與奇遇也知公之英資博識若早知廢知興而直以韋素際雲龍之會則子房何多遜焉傳者謂公殁不土葬遺命燔屍楊灰未得問公封域果有無誠若傳語是違何法與盖公曾以淡洋巡司事為惱口所誣賴　高皇帝神聖直置不問公亦不敢自理入　朝留居京師病篤乃歸卒於家遺命之意將毋慮身後指目由一抔土與公素傳精占候推筭諸秘術以笑　高皇帝兵謀國事皆奇中世所傳聞若神談洋之事論者謂公識其地有王氣欲營葬而不得故假鹺盜奏設巡司以踞之言者巧乘其能公亦難以本情自解而知公之能者又何由信其不出此嗟哉乃術之為累乎夫術數之事杳渺聖賢之所不道古之君子以道正世天下信其道尚不能

無訟於其身况乎持世所不可知之術而欲天下必能諒其心亦難之矣

王文成公為兵部主事疏救被逮言官戴銑忤劉瑾廷杖降謫龍塲驛丞瑾敗遷廬陵令薦歷部寺出建戎旌所至並樹膚功以膺列爵當瑾擅横時公父吏部曾行賂於瑾事結獄詞而公疏與之棰殆父子異趣盖瑾威福震天下非矯然自豎者鮮不靡人謂吏部謹厚無所見稱而公沉機精識必不依回匪人可知也公初被謫南遷時或言瑾當恨

陰遣人間道行賄公給以投江乃得免浮海入閩閩關至貶所此或公自計防禍未必璫有意殺公彼操外庭生死直示順睫耳公時名位未振不逐鼂挺下而得遠入瘴嶺豈盡天幸哉且公疏止救言事人拂璫所忌非有直數璫罪逆彼亦何顧忌而陰間行事若以公大臣予不得遽殺即矯命與假手等耳彼何有於公卿間也說者每奇公事謂於武林題絕命詞入水七晝夜老人送至廣信半日而達千里皆類語怪不足深信公已受任伏鉞

閩師閩廣諸冦巢秘謀神料淵藏電發所加必殊摧鋒捲無幽不入無險不夷盤錯積逋鑑刈畧盡籌亦奇矣第攻心之道有所未試豈山箐別氣必難化馴耶若田寧就撫乃緣感望素彰畧法伸恩庶幾不殺大篠一窟仍張剪薙夫亦招懷搜剔各有機宜乎至叛宗稱戈舉義式遏國無與發民釋屯危社稷宏勳堂堂正正矣惟講學立宗頗由自信知格物良知等說不欲襲守河閩蓋識亦近道體而窮理乃可立誠從下學而入德聖門於上

智大賢猶恐廢序失路也當時朝論遂有以偽目之蓋緣公機藏神用有涉往數第以此籠羈人習猾敵濟緩急脫顛危人但見其利涉而莫測其變化此公才智所獨操而以縣其大本則醇疵尚當擬議耳論往者當知公奇資明畧為一代利國幹臣至於學術定論且俟析衷淵源是在後之有道

采芹錄卷之四　終

畫禪室隨筆四卷

（明）董其昌撰

清初刻本

畫禪室隨筆四卷（內府藏本）

明董其昌撰。其昌有學科考略，已著錄。是編第一卷論書。第二卷論畫。中多微理。由其昌於斯事積畢生之力為之。所解悟深也。第三卷分紀遊、記事、評詩、評文四子部。中如記楊成以蔡經為蔡京之類，頗涉輕薄。以陸龜蒙白蓮詩為皮日休之類，亦未免小誤。其評文一門，多談制藝，蓋其昌應舉之文與陶望齡齊名，當時傳誦，故不能忘其結習也。第四卷亦分子部四。一曰雜言上。一曰雜言下。皆小品閒文。然多可採。一曰楚中隨筆。其冊封楚王時所作。一曰禪悅。大旨乃以李贄為宗。明季士大夫所見，往往如是。不足深詰。視為蜩螗之過耳可矣。

梁段亭先生鉴定

董思白先生著

畫禪室隨筆

大魁堂藏版

序云

隨筆者董玄宰先生所

著皆小品如楊子無補論

之而另為一書大旨綜於禪

悅而發端於論書自平原

南宮而後墨池一燈寔在

先生顧許右軍者尚不啻

以蘭亭記嘗諫壯伐書以

先生為金粟應真矣此書之所從出當是用愷之啜蔗法耶苟李贊皇置郵遞以搏惠泉其後用異傳之乃更取之昊天觀一眼井盜惠泉之分身也可觀先生所論書法三昧矣畫推書矣不盡於書隨物逞採

原序二

所指點向上一事已不啻華嚴偈矣則我禪悦者亦可以一眼井竊惠泉乎昨池之捧日墮洪塹墨癖者守椿兔筆剝者習野狐留狐對一路拈正法眼藏不獲解人先生者非現筆墨身而說法正以拈花笑

原序三

作雜𩃎群耳無補於書
法於詩於畫感有瓶水天
花之致而其宗式先生孫
嫡系兹弦又代先生為說

筆墨身矣予生平自擅
腕鬼往復雞視此事時於
蒲團香夢每向倒花顛
習乃今竟無補嗟舌輟歎

以贊皇分功頗似大書劉
季實不持一錢而奪人上
座者之發一笑

江東歸史方拱乾識
於長安之宜活時
雪棲盦梅小綻

有明一代書畫之學董宗伯寔集其大成後之有志斯道者未嘗不希慕之而百年以來求其登堂入室者曾不一二見豈造極者固不可學而至與抑雖欲學之有不得其門而入者與天下之物聚於所

好而尤必得於有力宗伯之書畫不患其不知好也歷年既多傳者益少片紙寸楮珍逾拱璧學士大夫已苦購覓之難況寒素乎以故得之之人與學之之人勢常兩不相值苟必得真蹟臨仿以為入門

之階其道將奚從哉雖然宗伯之所以傳者有蹟焉有法焉蹟者神妙於法之中法者流通於蹟之外斯其故宗伯蓋嘗論之乃近日容臺一集宗伯詩文璨然大備而獨於論書畫之旨闕焉未載於是世

之欲學宗伯者不特苦於蹟之難見并其法亦無由得聞也不亦一大憾事與予家向藏畫禪室隨筆二帙係楊子無補所輯其中詳言書畫之旨而歸其要曰用筆運墨噫盡之矣夫求法於蹟之中則有

一蹟必有一法錯綜變化出奇無窮閱者驚心動魄未免等於望洋之歎若通法於蹟之外則知何以用筆何以運墨舉凡山川流峙草木榮枯隨見隨聞恍乎若遇無在非法即無在非蹟矣且此四言者

豈直可以盡宗伯之妙哉由書而言則進而蘇黃米蔡再進而歐虞褚薛其書同其法亦同由畫而言則進而王吳倪黃吾進而荊關董巨其畫同其法應無不同然則世之學宗伯者誠由是四言以求之且可上下千古又何宗伯之不可學乎

康熙庚子小春下浣恒山梁穆敬

仲甫序

畫禪室隨筆目錄

卷之一
論用筆　評法書
跋自書　評古帖
卷之二
畫訣　畫源
題自畫　評舊畫
卷之三
評詩　評文
紀事　紀遊
卷之四
雜言上　雜言下
楚中隨筆　禪說

畫禪室隨筆卷之一

華亭　其昌著　長洲楊　補編次
吳趨陳王賓校訂

論用筆

米海嶽書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八字眞言無等之呪也然須結字得勢海嶽自謂集古字蓋於結字最留意。比其晚年始自出新意耳學米畫者惟吳琚絕肖黃華樗寮一支半節雖虎兒亦不似也

作書所最忌者。位置等勻。且如一字中須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處。王大令之書從無左右並頭者。右軍如鳳翥鸞翔似奇反正米元章謂大年千文觀其有偏側之勢出二王外此皆言布置不當平勻當長短錯綜疎密相間也

作書之法在能收縱又能攢捉每一字中失此

兩窾便如畫夜獨行全是魔道矣

余嘗題永師千文後曰作書須提得筆起自爲起自爲結不可信筆後代人作書皆信筆耳信筆二字最當玩味吾所云須懸腕須正鋒者皆爲破信筆之病也東坡書筆俱重落水襄陽謂之畫字此言有信筆處耳

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

捉筆時須定宗旨若泛泛塗抹書道不成形像

用筆使人望而知其爲某書不嫌說定法也

作書最要泯沒稜痕不使筆筆在紙素成板刻様東坡詩論書法云天眞爛漫是吾師此一句丹髓也

書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則直率而無化境矣

顏平原屋漏痕折釵股謂欲藏鋒後人遂以墨猪當之皆成偃筆痴人前不得說夢欲知屋漏痕折釵股於圓熟求之未可朝執筆而暮合轍也

藥山看經曰圖取遮眼若汝曹看牛皮也須穿今人看古帖皆穿牛皮之喻也古人神氣淋漓翰墨間妙處在隨意所如自成體勢故爲作者字如算子便不是書謂說定法也

予學書三十年悟得書法而不能實證者在自起自倒自收自束處耳過此關卽右軍父子亦無奈何也轉左側右乃右軍字勢所謂跡似奇而反正者世人不能解也

書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蓋王著輩絕不識晉唐人筆意專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須奇宕瀟洒時出新致以奇爲正不主故常此趙吳興所未嘗夢見者惟米癡能會其趣耳今當以王僧虔王徽之陶隱居大令帖幾種爲宗餘俱不必學

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爲正此趙吳興

所以不入晉唐門室也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迹可尋若形模相似轉去轉遠柳公權云筆正須善學柳下惠者參之余學書三十年見此意耳

字之巧處在用筆尤在用墨然非多見古人眞蹟不足與語此竅也

發筆處便要提得筆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傳語蓋用筆之難難在遒勁而遒勁非是

一怒筆木强之謂乃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輙能起此惟褚河南虞永興行書得之須悟後始肯余言也

用墨須使有潤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穠肥肥則大惡道矣

作書須提得筆起不可信筆蓋信筆則其波畫皆無力提得筆起則一轉一束處皆有主宰轉束二字書家妙訣也今人只是筆作主未肯運筆

書楷當以黃庭懷素爲宗不可得則宗女史箴一行書以米元章顏魯公爲宗草以十七帖爲宗

評法書

余十七歲時學書初學顏魯公多寶塔稍去而之鍾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學宋人乃得其解處

文待詔學智永千文益能極妍則有之得神得髓槪乎其未有聞也嘗見吳興臨智永故當一勝

趙吳興跋蘭亭序云與丙舍帖絕相似丙舍乃鍾元常書世所傳者右軍臨本耳

東坡先生書深得徐季海骨力此爲文湖州洋一陂詩帖余少時學之今猶能寫或微有合處耳

米元章嘗奉道君詔作小楷千字欲如黃庭體米自跋云少學顏行至於小楷了不留意蓋宋人書多以平原爲宗如山谷東坡是也惟蔡君謨少變耳書嘗評米書以爲宋朝第一畢竟出東坡之上山谷直以品勝然非專門名家也

東坡先生書世謂其學徐浩以予觀之乃出於王僧虔耳但坡公用其結體而中有偃筆又雜以顏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來即米顛書自率更得之晚年一變有冰寒於水之奇書家未有學古而不變者也

楊景度書自顏尚書懷素得筆而溢爲奇怪無五代衰薾之氣宋蘇黃米皆宗之書譜曰旣得正平須追險絕景度之謂也

古人論書以章法爲一大事蓋所謂行間茂密是也余見米癡小楷作西園雅集圖記是紈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軍蘭亭叙章法爲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小或大隨手所如皆入法則所以爲神品也

素師書本畫法類僧巨然巨然爲北苑流亞素師則張長史後一人也高閑而下益趨俗惡不復存山陰矩度矣

蘭亭出唐名賢手摹各參褉自家習氣歐之肥褚之瘦於右軍本來面目不無增損政如仁智自生妄見耳此定本從眞蹟摹取必眼相印可以稱提諸家褉帖乃神物也

晉唐人結字須一一錄出時常參取此最關要

吾鄉陸儼山先生作書雖率爾應酬皆不苟且常曰卽此便是寫字時須用敬也吾每服膺斯言而作書不能不揀擇或閑窗游戲都有着精神處惟應酬作答皆率易苟完此最

是病今後遇筆研便當起矜莊想古人無一筆不怡千載後人指摘故能成名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未有精神不在傳遠而傳能不朽者也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一籌畫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來一具眼人也

吾學書在十七歲時先是吾家仲子伯長名伯長與余同試於郡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書[illegible]拙置第　自是始發憤臨池矣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晉魏遂做黃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於書家之神理實未有入處徒守格轍耳比游嘉興得盡覩項子京家藏真蹟又見右軍官奴帖於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許譬如香嚴和尚一經溈山問倒願一生做粥飯僧余亦願焚筆研矣然自此漸有小得今將二十七年猶作隨波逐浪書家翰墨小道其難如是何況學道乎

吾鄉陸宮詹以書名家雖率爾作應酬字俱不苟且曰即此便是學字何得放過陸公書類趙吳興實從北海有入客每稱公似趙者曰吾與趙同學李北海耳

吾鄉莫中江方伯書學右軍自謂得之聖教序然與聖教序體小異其沉着遒古處當代名公未能或之先也予每詢其所由公謙遜不肯應及余已卯試留都見王右軍官奴帖真跡儼然莫公書始知公深於二王其子雲卿亦工書

書家有自神其說以右軍感胎似傳筆法大令得白雲先生口授者此皆妄人附托語天上

雖有神仙能知羲獻爲誰乎
呂純陽書爲神仙中表表者今所見若東老詩
乃類張長史又云題黃鶴樓似李北海仙書
尙以名家爲師如此孫虔禮曰妙擬神仙余
謂實過之無不及也昔人以翰墨爲不朽事
然亦有遇不遇有最不最傳者有勤一生而
學之與世不聞聲響者有爲後人相傾斜子
悠悠隨巨子譏評以致聲價頓減者有經名
人表章一時慕效大擅墨池之譽者此亦有
運命存焉總之欲造極處使精神不可磨沒
所謂神品以吾神所著故也何獨書道凡事
皆爾
趙吳興大近唐人蘇長公天骨俊逸是晉宋開
規格也學書者能辯此方可執筆臨摹否則
紙成堆筆成塚終落狐禪耳
米元章云吾書無王右軍一點俗氣乃其收王
畧帖何珍重如是又云見文皇眞跡使人氣
懾不能臨寫眞英雄欺人哉然自唐以後未
有能過元章書者雖趙文敏亦於元章歎服
曰今人去古遠矣余嘗見趙吳興作米書一
册在吏部司務蔣行義家頗得襄陽法今海
内能爲襄陽書者絕少
宋時有人以黃素織烏絲界道三丈成卷誡子
孫相傳待書足名世者方以請書凡四傳而
遇元章元章自任腕有羲之鬼不復讓也
萬曆皇帝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携獻之鴨頭
丸帖虞世南臨樂毅論米芾文賦以自隨尋
聞之中書舍人趙士禎言如此因致右軍會
書文賦褚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今可見者
趙榮祿書耳
以平原爭坐位帖求蘇米方知其變宋人無不
寫爭坐位帖也

晉宋人書但以風流勝不爲無法而妙處不在法至唐人始專以法爲蹊徑而盡態極妍矣

晉顏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行家今爲辰玉所藏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止爲項德新所藏

東坡作書於卷後餘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後人

作跋其高自標許如此

書家以險絕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興弗能解也今人眼目爲吳興所遮障予得楊公游仙詩日益習之

唐林緯乾書學顏平原蕭散古淡無虞褚輩妍媚之習五代時少師特近之

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而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

大慧禪師論參禪云譬如有人具萬萬貲吾皆籍沒盡更與索債此語殊類書家關捩子米元章云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蓋書家妙在能合神在能離所欲離者非歐虞褚薛諸名家伎倆直欲脫去右軍老子習氣所以難耳那吒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若別無骨肉說甚虛空粉碎始露全身晉唐以後

惟楊凝式解此竅耳趙吳興未夢見在余此語悟之楞嚴八還義明還日月暗還虛空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然余解此意筆不與意隨也甲寅二月

書法雖貫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爲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剸截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細參玉潤帖思過半矣

宋高宗於書法最深觀其以蘭亭賜太子
五百本更換一本即功力可知思陵運筆全
自玉潤帖中來學褉帖者參取

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褉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爲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姿態取媚鮮能解此余於虞褚顏歐皆曾彷彿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趨右軍也

吾松書自陸機陸雲創於右軍之前以後遂不復繼響二沈及張南安陸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傳世爲吳中文祝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時之標然欲突過二沈未能也以空疎無實際故余書則並去諸君子而自出不欲爭也以待知書者品之（此則論雲間書派）

余性好書而懶矜莊鮮寫至成篇者蹤無日不執筆皆縱橫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冊置案頭遂時爲作各體且多錄古人雅致語覺向來肆意殊非用敬之道然余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書不苟且亦不免爲名使耳

吾書無所不臨仿最得意在小楷書而懶於拈筆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書第率爾酬應耳若使當其合處便不能追踪晉宋斷不在唐人後乘也

跋自書

臨官奴帖後

右軍官奴帖事五斗米道上章語也己卯秋余試留都見眞蹟蓋唐人金塡摹者爲闕筆不書者三字此帖後歸婁江王元美予於己丑詢之王澹生則已贈新都許少保矣此帖類褉敘因背臨及之

臨洛神賦後

大令洛神賦與蹟元時猶在趙子昂家今雖宋搨不復見矣今日寫此四行亦唐摹冷金僞迹余見之檇李項氏遂師其意試朝鮮鼠鬚筆

書羅語題尾

樂志論與羅氏此篇實山居之人所自寬語余數書之亦如歸去來詞以志吾樂耳

書樂志論題尾

余在梁溪見徐季海書道德經評者謂子瞻仿之非也子瞻多偃筆季海藏鋒正書欲透紙背安得同論此書頗似之

書酒德頌題尾

伯倫善閉關雖沉湎自有韜世之致故得與嵇阮輩並稱余飲不能三酌而書此頌又自笑也

臨顏平原誥書後

唐世官誥皆出善書名公之手顏魯公爲禮部尚書猶書朱巨川誥如近世之埋誌非藉手宗工以爲孝慈不足其重如此　國朝制誥乃使中書舍人爲之寫軸而書法一本沈度姜立綱何能傳後乎兩掌制詞及先太史誥欲自書之忽有非時之命持節長沙封吉藩頒誥之時王程於邁不獲從魯公自書之例因臨顏帖爲之憮然

臨顏書後

顏淸臣書淡得蔡中郎石經遺意後之學顏者以觚稜斬截爲入門所謂不參活句者也余此書竊附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

臨天馬賦書後

襄陽書天馬賦余所見已四本一爲擘窠大字後題云爲平海大師書後園木丘公觀特爲雄傑在嘉禾黃履常參政家一爲檢討王屋

黍蕤乃彷彿平原爭坐帖一在吾鄉宋參政家一在新都吳氏後有黃子久諸元人跋子久云展視之時有一大星貫斗而墜其聲如雷宋本余已摹取刻石吳本多枯筆別自一種米書然皆眞跡也米賦材乃強弩之末而子瞻稱其寶月賦以爲知元章不盡乃今無一本傳世何也因背臨及之

臨懷素帖書尾

懷素自敘帖眞蹟嘉興項氏以六百金購之朱錦衣家朱得之內府蓋嚴分宜物沒入大內後給侯伯爲月俸朱太尉希孝族收之其初吳郡陸完所藏也文待詔曾摹刻停雲館行於世余二十年前在檇李獲見眞本年來亦屢得懷素它草書鑒賞之唯此爲最本朝學素書者鮮得宗趣徐武功祝京兆張南安莫方伯各有所入豐考功亦得一班然狂怪怒張失其本矣余謂張旭之有懷素猶董元之有巨然衣鉢相承無復餘恨皆以平淡天眞爲古人目之爲狂乃不狂也久不作草今日臨次氏石本因識之

自書卷後

此余壬辰北上時在廣陵舟中書也丙申除夕靑臣復持至齋中余重展之因念古人書與年俱老今去壬辰又七年矣無能多勝於曩時淡以爲媿

○酣古齋帖跋

余見懷素一帖云少室中有神人藏書蔡中郎得之古之成書者欲後天地而出其持重如此今人朝學執筆夕已勒石余淡邵之淸臣以所藏余書一一摹勒具見結習苦心此猶率意筆遂爲行世予甚懼也雖然予學書三十年不敢謂入古三昧而書法至余亦復一

變目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爲書各體以副淸臣之請

書大江東詞題尾

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浮江歸道出齊安時余門下徐賜華爲黄岡令請余大書東坡此辭且勒之赤壁余乘利風解纜後作小赤壁詩爲吾松赤壁解嘲已余兩被　朝命皆在黄武閒覽古懷賢知當在坡公舊題詩處也因書此詞識之

題卷後

醉後磨墨一斗以三文頭鷄毛筆書此篇迅疾如追風逐電略無凝滯皆是顏尚書米漫士書法得來書家當有知者

臨懷素眞蹟跋後

藏眞書余所見有枯筍帖食魚帖天姥盛冬熱帖皆眞蹟以澹古爲宗從求之豪蕩奇恠者皆不具膂男子見者也顏平原云張長史雖天姿超逸妙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眞正吁此素師之衣鉢學書者請以一瓣香供養之

書荆公詞題尾

王介甫金陵懷古詞東坡於壁上觀之歎曰此老狐精也其推服若此米元章又稱荆公書絕似五代楊少師蘇之詞米之書皆橫絕千古獨不敢倣介甫此公若不作宰相豈至掩其長耶

臨禊帖題後

蘭亭敘最重行間章法余臨書乃與原本有異知爲聚訟家所訶然陶九成載禊帖考尙有以草體當之者政不必規規相襲今人去古日遠豈在行款乎

又

趙文敏臨禊帖無慮數百本即余所見亦至夥矣余所臨生平不能終篇然使如文敏多書或有入處蓋文敏猶帶本家筆法學不純師余則欲絕肖此爲異耳

書自叙帖題後

米元章書多從褚登善悟入登善深於蘭亭爲唐賢秀穎第一此本蓋其衣鉢也摹㩦清臣清臣其寶之余素臨懷素自叙帖皆以大令筆意求之時有似者近來解大紳豐考功狂怪怒張絕去此血脈遂累及素師所謂從旁門入者不是家珍見過於師方堪傳授也

書後赤壁賦跋

余三見子瞻自書赤壁賦一在檇李黃承玄家一在江西楊寅秋家一在楚中何宇度家皆從都下借臨黄卷有子瞻跋尤勝然皆前賦也後赤壁則惟趙子昂有石本又慰殘寄書之夏禹玉爲補圖亦在楊寅秋家因書後赤壁賦并記於此

書陶詩跋後

陶靖節詩儲光羲之源委也韋司直亦其耳孫乎東坡和陶雖極力摹擬然禪家所謂夾帶。有之矣東坡像太白淵明皆相似

書小楷册題後

小楷書乃致難自臨帖者只在形骸去之益遠當由未見古人眞蹟自隔神化耳宋時唯米芾有解至今如阿閦一見也

書雪賦題後

客有持趙文敏書雪賦見示者余愛其筆法遒麗有黄庭樂毅論風規未知後人誰爲競賞恐文徵仲瞠乎若后矣遂自書一篇意欲與異趣令人望而知爲吾家書也昔人云非惟恨吾不見古人亦恨古人不見吾又云恨右

軍無臣法此則余何敢言然世必有解之者

書各體卷題後

此余在長安呵凍手書及還山舟中待放閘消遣承晝者凊臣爲沃而裝池及自披之頗似五技窮鼠耳若曰殉知之合則吾豈敢

臨四家尺牘跋尾

余嘗臨米襄陽書於蔡忠惠黃山谷趙文敏非所好也今日展法帖各臨尺牘一篇頗亦相

似又及蘇文忠亦予所習也元人作書經以蘇文忠趙文敏爲得二王法不及米漫士其持論如此未省所謂

臨柳禊帖題

柳誠懸書蘭亭不落右軍蘭亭叙筆墨蹊逕古人有此眼目故能名家

書雪浪齋銘題後

山谷論人家子弟可百不能唯俗便不可醫予聯自是千載人觀其與李伯時王定國諸公實會翰墨自謂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即雪浪以百二十千購之所至故無一椽也元龍百尺樓下物政當媿死何置喙哉

補龍井記書後

秦太虛撰龍井記眞稱蔡家勝友元章此碑絕得李括州三昧惜多殘缺余爲補之然聞趙

吳興曾欲補米書數行一再易之皆不相似曰今人去古遠矣則余其有續貂之媿也夫

臨顏帖跋

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輕媚習氣東坡云詩至於子美書至於魯公非虛語也顏書惟蔡明遠序尤爲沉古米海岳一生不能彷彿蓋亦爲學唐初諸公書稍乏

骨氣耳燈下為此聊不對帖雖不至入俗第
神采璀璨即是不及古人處漸老漸熟乃造
平淡米老猶隔塵豈敢自許逼真乎題以志吾
媿

又

臨顏太師明遠帖五百本後方有少分相應米
元章趙子昂止撮其勝會遂在門外如化城
鹿車未了事耳

臨十三行跋

此韓宗伯家藏子敬洛神十三行真跡予以閏
三月十一日登舟以初八日借臨是日也友
人攜酒過余旅舍者甚多余以琴棋諸品分
曹款之因得閒身倣此帖既成具得其肉所
之神采亦不足異也

又

文氏二王帖有洛神賦稱為子敬非也此李龍
眠書宜和譜所云出入魏晉不虛耳又龍眠
摹古則用絹素洛神卷是絹本或唐人書李
臨倣之乃爾遒雋耶要須以十三行帖稱量
之

書月賦後

小楷書不易工米元章亦但有行押嘗被命倣
黃庭作千文一本以進今觀其跡但以妍媚
飛動取態耳那子愿謂余曰右軍以後惟趙

吳興得正衣鉢唐宋皆不如也蓋謂楷書得
黃庭樂毅論法吳興為多要亦有刻畫處余
稍及吳興而出入子敬同能不如獨勝余於
吳興是也

又

余少時為小楷刻畫世所傳黃庭經東方贊後
見晉唐人真蹟乃知古人用筆之妙殊非石
本所能傳既折衷王子敬顧愷之自成一家

因觀昔年書月賦漫題

臨楊少師帖跋後

楊少師步虛詞帖即米老家藏大仙帖也其書奪蕭散濟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於此余每臨之未得一班

題禮觀音文

余書此文意欲擬虞永興歐陽率更自愧無出藍之能耳趙吳興云永興書唯抗臥帖清峭

有晉人韵使余得見之書道必不止此

臨顏書題後

顏平原爭坐帖與祭季明文唐時林藻師之楊景度蔡端明皆具有一體余此書頗似類然具眼者謂何

又

右顏平原書絳州帖所刻蓋師陶貞白鶴銘小異平日學右軍書者黃魯直宗之

題自書古詩卷尾

今日臨古詩數首俱不入晉人室唯顏平原虞永興楊少師三家差不媿耳時乙巳正月十九日為余懸弧辰也

題爭坐位帖後

爭坐位帖宋蘇黃米蔡四家書皆傚之唐時歐虞褚薛諸家雖刻畫二王不無拘於法度惟魯公天真爛漫姿態橫出深得右軍靈和之

致故為宋一代書家淵源余以陝本漫漶乃摹此宋搨精好者刻之戲鴻堂中

臨褚遂良西昇經跋

褚遂良西昇經與淳熙秘閣續帖所刻黃庭經同一筆法真蹟昔藏新都殷尚書家余在長安曾於殷參軍見之永嘉王中舍為吳太學手摹一本不差毫髮後歸武林洪黃門黃門以余寫法華經字形相等遂以贈余且曰子

臨百本使馬骨追風畫龍行雨 以一本見
酬余茫然未知何時得慰其意

臨王右軍曹娥碑跋

余為庶常時館師韓宗伯出所藏曹娥碑真跡
絹本示余乃宋德壽殿題元文宗命柯九思
鑒定書畫賜以此卷趙孟頫跋記其事甚詳
且云見此如岳陽樓親聽仙人吹笛可以權
衡天下之書矣當時以館師嚴重不敢借摹

亦渝散雜摹畧可彷彿於非煙非霧閒耳因
書曹娥碑識之

臨內景黃庭跋

內景經全在筆畫畦逕之外其為六朝人得意
書無疑今人作書只信筆為波畫耳結構縱
有古法未嘗真用筆也善用筆者清勁不善
用筆者濃濁不獨連篇各體有分別一字中
亦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

臨禊帖跋後

余書蘭亭皆以意背臨未嘗對古刻一似撫無
絃琴者覺尤延之諸君子葛藤多事耳

臨楊少師書後

余以意倣楊少師書書山陽此論雖不盡似譬
得其破方為圓削繁為簡之意蓋與趙集賢
書如甘草甘遂之相反亦教外別傳也

書養生論跋後

東坡先生數書嵇叔夜養生論憂患之餘有意
於道言如此它日又曰長生未能學且學長
不死洪覺範妙覺禪師謂其多生般若種子
深固又進於所謂養生者要以忠孝文章節
義如公升天成佛俱是探囊取物其八識田
中自具兩家種子循業發現不學而能也因
書此論及之

臨趙松雪書跋後

婁水王奉常家藏趙吳興詩帖致佳余從高仲舉見之把玩移日舟行閒適漫臨一過余素不爲吳興書畧得形模耳閒吳興臨米元章壯懷賦數行輙復自廢余以俟它人覆醬瓿也

書琵琶行題後

白香山深於禪理以無心道人作此有情癡語幾所謂木人見花鳥者耶山谷爲小詞而禪德訶之謂不止落驢胎馬腹則慧業綺語猶當懺悔在余書此歌用米襄陽楷法兼撥鐙一意欲與題詞相稱乃安得大珠小珠落研池也

書別賦題後

陸魯望詩云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閒仗劍對一尊酒恥爲游子顏蓋反文通此賦如孚雲反騷惜江令少此一轉耳

書褚登善千文題後

義陽吳光祿丞徹如寄褚登善千文示余披覽數日風雨如晦泓穎久廢朝來始見霽色偶然欲書爲竟此卷觀者必訝爲余本家筆爰在也

書古尺牘題後

行書十行不敵楷書一行米南宮語也時一爲之以斂浮氣覓此紙丸出起對客信乎孫虔禮所云神怡務閑之難也

書圓通偈後

以虞伯施廟堂碑法書此偈貞觀時楞嚴猶未經翻譯永興破邪論亦旦諦流布耳顏魯公頗事道言李北海但作碑板懷素著袈裟犯飲酒戒草書狂縱不足與寫經手較量功德唐世書學甚盛皆不爲釋典所用梁蕭房融其書不稱惟裴休深於內典兼臨池之能淳

熙帖所刻是已至宋蘇黃兩公大以翰墨爲佛事宋人書不及唐其溦心般若故當勝也余登歲習耳根圓通每書之幾所謂一舉一同新者

臨坐位帖題後

新都汪太學孺仲以宋搨爭坐位帖見示神采奕奕字形較陝刻差肥余臨寫之次時有訛字乃知是米海岳所臨米嘗自記有臨爭坐帖在浙中此殆其眞跡入石者耶

題楷書雪賦後

楷書以智永千文爲宗極虞永興其一變耳文徵仲學千文得其姿媚予以虞書入永書爲此一家筆法若退穎蒲五簏未必不合符前人顧經歲不能成千字卷册何稱習者之門自分與此道遠矣

臨鍾紹京書跋後

右鍾紹京書道甲神經有宣和政和小璽宋徽宗標識倪元鎭家藏有元鎭跋語筆法精妙廻腕藏鋒得子敬神髓趙文敏正書實祖之余從眞蹟臨寫數行鍾書世無傳本自此可以意求耳

臨虞永興書跋後

虞永興嘗自謂於道字有悟蓋於發筆處出鋒如抽刀斷水正與顏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應不傳學虞者輙成算子筆陣所訶以此余非能書能解之耳

臨海岳千文跋後

米海岳行草書傳於世間與晉人幾爭道馳矣顧其平生所自負者爲小楷貴重不肯多寫以故罕見其蹟予游京師曾得鑒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米南宮蝇頭題跋最似蘭亭筆法已丑四月又從唐完初獲借此千文臨成

副本稍具優孟衣冠大都海岳此帖全倣褚河南哀册枯樹賦閒入歐陽率更不使一實筆所謂無往不收蓋曲盡其趣恐眞本既與余遠便欲忘其書意聊識之於紙尾、、此余己丑所臨也今又十年所矣筆法似昔未有增長不知何年得入古人之室展卷太息不止書道也戊戌四月三日

臨十七帖書後

十七帖硬黃本宋時魏泰家藏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予在都下友人汝陽王思延得硬黃本曾借臨一卷已於濟南邢子愿問卿見所刻石卽王本也余以臨卷質之子愿謬稱合作茅謂趙吳興臨十七帖流落人閒當不下數十本請多爲之足傳耳余自是時寫此帖以嬾故終不能多也

臨洛神賦書後

樂毅論乃扇書後人又以爲右軍自書刻石梁世所摹與唐摹字形各異淳熙秘閣梁摹本也予家鴻堂帖唐摹本也又有一本唐摹在長安李氏曾屬余跋亦有文壽承跋蓋貞觀中太宗命褚遂良等摹六本賜魏徵諸臣此六本自唐至今余猶及見其二似梁摹白麻紙眞跡爲新都吳生所有余亦不甚臨樂毅論每以大令十三行洛神賦爲宗極耳

臨像贊題後

柳誠懸小書玄眞護命經不知其所自因臨畫像贊知誠懸用其筆意小加勁耳唐人書無不出於二王但能脫去臨倣之迹故稱名家世人但學蘭亭面誰得其皮與其骨凡臨書者不可不知此語

跋臨女史箴

昔年見晉人畫女史箴云是虎頭筆分類題箴

附於畫左方則大令書也大令書女史箴不闕所自據孫過庭讀書譜有云右軍太師箴豈卽女史而訛承於後耶然其字結體全類十三行則又非王右軍也暇日適發興欲書遂復倣之不見眞跡聊以意取乃不似耳

臨宣示表題後

鍾太傅書余少而學之頗得形模後得從韓館師借唐榻戎輅表臨寫始知鍾書自有入路

蓋猶近隸體不至如右軍以還恣態橫溢極鳳翥鸞翔之變也閣帖所收惟宣示表還示帖皆右軍之鍾書非元常之鍾書但觀王世將宋儋諸跡有其意矣辛丑冬因臨宣示表及之

跋臨瘞鶴銘

黃涪翁云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無過遺教經今世所傳遺教直唐經生手耳瘞鶴則陶隱居詩山谷學之余欲縮爲小楷偶失此帖遂以黃庭筆法書之

書舞鶴賦後

往余以黃庭樂毅眞書爲人作牓署書每懸看輒不得佳因悟小楷法欲可展爲方丈者乃盡勢也題牓如細書亦跌蕩自在惟米襄陽近之襄陽少時不能自立家專事摹帖人謂之集古字已有規之者曰復得勢乃傳正謂

此因書舞鶴賦及之

跋十三行洛神賦

趙文敏得宋思陵十三行於陳灝蓋賈似道所購先九行後四行以悅生印款之此子敬眞跡至我朝惟存唐摹耳無論神采卽形模已不相似惟晉陵唐太常家藏宋榻爲當今第一曾一見於長安臨寫石刻恨趙吳興有此墨跡未盡其趣蓋吳興所少正洛神疏雋之

法使我得之故當不啻也

題書千字文後

千文凡書四載先後作止筆墨朋闕幾如寫一大藏經今至延津始成之山中自恃多暇乃至不如吏牘之餘于所媿於稽叔夜也

題歸去來辭後

以米元章筆法書淵明辭差為近之

臨米書後

是日海上顧氏以米襄陽真跡見視余為臨此大都米家書與趙吳興各有門庭吳興臨米輙不能似有以也吳興書易學米書不易學二公書品於此辨矣

書飲中八仙歌後

陸士衡作書林七賢論以稽阮為標顛延之作五君詠王濬沖山巨源皆在門外弗復及少陵八仙歌其尤著者賀季真太白耳他日作哀詩於飲中八仙獨著汝陽王所謂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者豈讓帝之子負奇自廢韜光剷采醉鄉爲隱者耶即諸子當非酒人可槩矣

跋禊帖後

唐相褚河南臨禊帖白麻墨跡一卷曾入元文宗御府有天曆之寶及宣政紹興諸小璽宋景濂小楷題跋吾鄉張東海先生觀於楊氏

之衍澤樓藍雲閣世宗所藏也筆法飛舞神采奕奕可想見右軍真本風流實爲希代之寶余得之吳太學每以勝日展玩輙爲心開至於手臨不一二卷止矣蓋其難合也昔章子厚日臨蘭亭一卷東坡聞之以爲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東坡學書宗旨如此趙文敏臨禊帖最多猶不至如宋之紛紛聚訟直以筆勝口耳所謂善易者不談易也

臨官奴帖眞跡

此帖在淳熙秘閣續刻米元章所謂絕似蘭亭叙昔年見之南都曾記其筆法於米帖曰字字騫翥勢奇而反正藏鋒裹鐵遒勁蕭遠庶幾爲之傳神已聞爲海上潘方伯所得又復歸王元美王以貽余平師新安許文穆公文穆傳之少子胄君一武弁借觀因轉售之令爲吳太學用卿所藏頃於吳門出示余快余

二十餘年積想遂臨此本云抑余二十餘年時書此帖茲對眞蹟豁然有會益漸修頓證非一朝夕假令當時力能致之不經苦心懸念未必契眞懷素有言豁焉心胸頓釋疑滯今日之謂也時戊申十月十有三日舟行朱涇道中日書蘭亭及此帖一過以官奴筆意書禊帖尤爲得門而入

評舊帖

題絳帖一卷後

宋搨絳州帖乃官奴嫡冢故佳本在汝帖長沙之上昔人得古帖數行專心學之遂　世況此本已具各體卽不完善比之威鳳一毛可藏也

題婆羅樹碑後

保母帖歸中令帖大令寶爲北海之濫觴今人知學北海而不知追踪大令是以佻而無韻

直而少致北海曰似我者俗學我者死不虛也趙吳興猶不免此況餘子哉

黃庭經跋

黃庭經以師古齋刻爲第一乃遂良所臨也淳熙續帖亦有之

書禊帖後

此本發筆處是唐人口口相授筆訣也米海岳後得其意舟過崇德縣觀

題禊帖黃庭各帖後

蘭亭無下榻此刻當是唐人鉤摹其黃庭吾不甚好頗覺其俗告墓表集智永千文而成之宣示表轉刻已多既失其渾蕩之氣聊存斯似後之學者當以意會之可也

題雲麾將軍碑

此碑文多不全獨此刻前後讀之皆有倫次當是石未泐時拓本殊可寶藏歐陽金石錄每

有不以書家見收者况北海為書中仙乎

題穎上禊帖後

穎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爵其石所刻黃庭經蘭亭記皆宋榻也余得此本以較各帖所刻皆在其下當是米南宮所摹入石者其筆法頗似耳

題洛神遒遠各帖後

大令洛神賦多雜集後人筆意豈元人趙松雪為之耶遒遠帖告墓之流與辭中令書皆子敬得意筆也○辭中令帖是李邕淵源其為子敬筆無疑

題羣玉堂帖

羣玉堂帖所載虞世南天馬贊乃柳子厚文判門行見李羣玉集非李括州也詩亦不類開元及柳公權詩皆謬豈集字為之耶

題獻之帖後

大令辭中令帖評書家不甚傳或出於米元章黃長睿之後耳觀其運筆則所謂鳳翥鸞翔似奇反正者淡為漏洩家風必非唐以後諸人所能夢見也李北海似得其意

書黃庭經後

吳用卿得此余年展三四行即定為唐人臨右軍既閱竟中間於淵字皆有缺筆蓋高祖諱

淵故虞褚諸公不敢觽耳小字難於寬展而有餘又以蕭散古淡爲貴顧世人知者絶少能於此卷細參當知吾言不謬也

許子敬蘭亭帖

此卷用筆蕭散而字形與筆法一正一偏所謂右軍書如鳳翥鸞翔跡似奇而反正邇來學黄庭經聖教序者不得其解遂成一種俗書彼倚藉古人自謂合轍雜毒人心如油入麪帶累前代諸公不少余故爲拈出使知書家自有正法眼藏也

又

余觀二王眞跡十餘帖矣獨此卷心眼相印自許不惑又須知永興書法從此發源也

題王詢眞跡

米南宫謂右軍帖不敵大令跡一余謂二王跡世猶有存者唯王謝諸賢筆尤爲希覯亦如子敬之於逸少耳此王詢書蕭灑古澹東晉風流宛然在眼用卿得此可遂作寶晉齋矣

虞伯施積時帖

此卷或疑米臨然其研筆處特爲瘦勁米書以態勝不辨此也王元美家有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客亦有謂米臨者元美自題曰果爾則買牛得羊於願足矣此帖則當出其右具眼者自能識取

題評紙帖爲朱敬韜

米元章評紙如陸羽品泉各極其致而筆法都從顔平原幻出與吾友王宇泰所藏天馬賦同是一種書臨寫彌月仍歸用卿用卿其寶之

孫虔禮千文跋

此孫過庭眞跡也觀其結字猶存漢魏閒法蓋得之章草爲多即永師千文亦爾乃知作楷

書必自入分大篆入門沿流討源見過於師
方堪傳授學過庭者又自右軍求之可也
題范牧之禊帖
牧之書蘭亭叙筆勢遒婿以姿態勝韵自喜矣
仁卿裝之屏角十餘年時象先尚髫齔未及
收去兹乃念手澤復從仁卿請爲此卷昔右
軍書不爲諸子所寶惜右軍每有家雞野鶩
之嘆牧之書固自古雅而象先即善書何恐

人稱過父也
題朱敬韜所藏趙榮祿鮮于伯幾眞跡
吳興書少有師褚登善者此前二幅似之又所
報燕京奇畫是孫過庭法也鮮于伯幾評書
天眞爛漫盡力與吳興敵者是皆可傳也今
日過敬韜出此相視因借歸摹之鴻堂帖中
跋智永帖
此永師倣鍾元常宣示表每用筆必曲折其筆

宛轉回向沉着收束所謂當其下筆欲透過
紙背者唐以後此法漸澌盡矣
題徐道寅手書諸經後
與如不變千佛即一不變隨緣一佛而千古佛
所以有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也雖然地藏
經云人命終時聞一佛名號一辟支佛名號
皆得免苦當四大分散神識分飛一佛名號
俱不能記憶自非平生串習安能於爾時得

力所謂一句染神歷刧不易徐居士道寅所
以書寫受持念誦此千佛名經也唐人以曲
江題名爲千佛名經宋人以元祐黨碑爲千
佛名經道寅以千佛名經爲千佛名經是同
是別
跋趙子昂書過秦論
吳興此書與黃庭內景經時年三十八歲最爲
善有機也成名以後隤然自放亦小有習氣

於是廖君亂之鈍滯吳興不少矣

跋張旭草書

項玄度出示謝客眞蹟余乍展卷即命爲張旭卷末有豐考功持謝書甚堅余謂玄度曰四聲定於沈約狂草始於伯高謝客時都無是也且東明二詩乃庾開府步虛詞謝安得預書之乎玄度曰此陶弘景所謂元常老骨更蒙榮造者矣遂爲改跋

跋率更千文

書家以分行布白謂之九宮元人作書經云黃庭有六分九宮曹娥有四分九宮今觀信本千文眞有完字具於胸中若構凌雲臺一一皆衡劑而成者米南宮評其眞書到內史信矣此本傳爲信本眞跡勒其全文欲學書先定間架然後縱橫跌蕩惟變所適也

跋東坡書後

東坡先生居黃自謂多難畏事時猶禁其詩耳後復并其書禁之故宣和進御書畫凡有蘇黃題跋者皆割去靖康之變御府所藏盡爲金人輦之而北而先生墨跡流落人間者居然獨完誰謂善類竟可殄滅耶

跋吳傳朋書

昔人稱吳傳朋詭眞書爲宋朝第一今觀九歌應須人矩汝得蘭亭洛神遺意高宗洞精書法至爲關筆歎賞不虛也左方有馬和之侍郎圖此必當時有李伯時畫九歌米元章作一書而二公復倣之耳伯時書乃全用鍾法宣和譜謂其追蹤魏晉今始見之當與米元章並傳者宋之小楷名家盡此矣

跋赤壁賦後

坡公書多偃筆亦是一病此赤壁賦庶幾所謂欲透紙背者乃全用正鋒是坡公之蘭亭也

眞跡在王履善家毎波盡處隱隱有聚墨痕如黍米珠䨱非石刻所能傳耳嗟乎世人且不知有筆法況墨法乎

題懷仁聖教序眞跡

有人摹書用硬黃白蠟用絹素此卷首有宋徽宗今書標字與內景經同一黃素知爲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雜取碑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非也黃長睿書家董狐亦以書

苑爲據恨其不見眞跡輙隨人言下轉耳

又

此書視陝本特爲姿媚唐時稱爲小王書若非懷仁自運則不當命之小王也吾家有宋拓刋塔碑亦習王右軍書集之爲習正令余固此自信有會

跋魯公送劉太沖叙

顏魯公送劉太沖叙鬱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別有異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叙者豈當時不甚留傳耶眞跡在長安趙中舍士禎家以余借摹遂爲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

題大令洛神十三行眞跡

趙吳興曾得洛神十三行於陳集賢灝自題此

晉時麻箋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跋作九行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於九行之跋不相屬遂以四行別裝於後以悅生印及長字印款之今此本不知猶在人間不余所摹秀州項子京藏是宣和譜中所收吳興云更有唐人臨本後有柳公權跋亦神物也視世所傳十三行宋搨何啻霄壤耶

跋鹿脯帖後
鹿脯帖眞跡與宋搨本不唯字形大小不倫乃其文亦小異宋搨政自不足據也十七帖淸晏歲豐又所使有豐一鄉故自名處可不極解豐一鄉作何語及得高麗刻本乃云所出有異產藉之鄒然因知王著但憑倣書入石耳

跋楊義和黃庭經後
黃素黃庭經陶穀跋以爲右軍換鵞書米芾跋以爲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惟趙孟頫以爲飄飄有仙氣乃楊許舊跡而張伯雨題吳興過秦詩直以爲學楊義和書吳興精鑒必有所據非臆語也按眞誥稱楊書祖效郗法力同二王述書賦亦云方圓自我結搆遺名如舟檝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其爲書家所重若此顧唐時止存帶書六行今此經行楷數

千字神采奕然傳流有緒豈非墨池奇遘耶元時在鮮於樞家余昔從館師韓宗伯借摹數行兹勒以冠諸帖楊在右軍後以是神仙之跡不復係以時代耳

跋吳雲壑書後
吳琚書自米南宮外一步不窺京口北固山有天下第一江山牓書即其筆也始於都下見七言律詩一幅不款名姓但有雲壑居士印偶閱宋經籍志雲壑集見琚撰知爲琚書已於新安白岳山下客持晦翁書歸去來辭廼絕似米元章後有雲壑二字因得辨定今藏余家此詩沒於焦山江中潤州守霍君爲余拓墨本然已在若明若晦閒不可臨摹矣

題温飛卿書
湖陰曲温飛卿書似平原書而遒媚有態米元章從此入門昔年殷司馬之孫持至長安留

子案上兩川余以温庭筠温字頗漫疑是王黄華書黄華亦名庭筠字跡近米家父子故耳川中黄昭素乃謂此必曾入梁内府梁諱温字遂磨去意或有之

跋李北海縉雲三帖

黄長睿評張從申書出於北海趙子固又以北海學子敬病在欹側若張從申卽無此矣然從申書實似北海之法華寺碑而北海出奇不窮故當勝云余嘗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余言者

跋李伯時書

米海岳云少時未能立家但規摹法帖謂之集古字今觀九歌良然左方有伯時書畫史所稱與伯時經營九歌者是已伯時孝經力追鍾法宣和譜謂書逼魏晉不虛耳二帖皆倣文

書度人經後

余曾見柳誠懸小楷度人經遒勁有致蔡君謨荼錄頗倣之世未有傳者此淸靜經似永興破邪論海上潘氏所藏宋帖也

跋索靖出師頌

鍾太傅書自晉渡江時止傳宣示表百餘年間妙跡已絶寧知今世有索靖出師頌耶此本在檇李項子京家故是甲觀

跋子敬帖

寶晉帖刻此帖大軍止余撿子敬別帖自巳至至末辭意相屬原是一帖爲收藏者離去耳二王書有不可讀者皆此類也米元章故以此爲第一子敬書

跋謝莊詩後

謝莊詩帖於新都汪景醇得摹本未見眞跡書法似閣帖所謂薦子雲者而小加姸雋宋高

宗書逝之

題張長史真書

長史郎官壁記世無別本唯王奉常敬美有之陳仲醇摹以寄余知學草必自真入也

跋褉帖小本

定武褉帖唯賈秋壑所藏至百餘種令其客廖瑩中縮爲小本或云唐時褚河南已有之此本余已丑所書亦從館師韓宗伯借褚摹縮爲蠅頭體第非定武本耳

畫禪室隨筆卷一終

畫禪室隨筆卷之二

華亭董其昌著　長洲楊補編輯
吳趨陳王賓校訂

畫訣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似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纏束便是透網鱗也

畫家六法一氣韵生動氣韵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立成鄞鄂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矣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潑墨瀋成畫夫學畫者每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此最懸解吾以此悟高出歷代處雖不能至庶幾效之

得其百一便足自老以遊丘壑間矣

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宋畫院各有試目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工余欲以此數則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人謫仙死文沈之後廣陵散絕矣奈何

潘子畫學余畫視余更工然皴法三昧不可與語也畫有六法若其氣韻必在生知轉工轉遠

畫中山水位置皴法皆各有門庭不可相通惟樹木則不然雖李成董元范寬郭熙趙大年趙千里馬夏李唐上自荊關下逮黃子久吳仲圭輩皆可通用也或曰須自成一家此殊不然如柳則趙千里松則馬和之枯樹則李成此千古不易雖復變之不離本源豈有舍古法而獨創者乎倪雲林亦出自郭熙李成少加柔隽耳如趙文敏則極得此意蓋萃古人之美於樹木不在石上着力而石自秀潤矣今欲重臨古人樹木一冊以爲奚囊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意故無八面玲瓏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了手時事也其次須明虛實實者各段中用筆之詳略也有詳處必要有略處實虛互用

疏則不深邃密則不風韻但審虛實以意取之畫自奇矣

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之分有一段之分於此了然則畫道過半矣

樹頭要轉而枝不可繁枝頭要斂不可放樹頭要放不可緊

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摺爲主每一動筆便想轉折處如寫字之於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

收枝有四枝謂四面皆可作枝着葉也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此秘訣也

畫須先工樹木但四面有枝爲難耳山不必多以簡爲貴

作雲林畫須用側筆有輕有重不得用圓筆其佳處在筆法秀峭耳宋人院體皆用圓皴北苑獨稍縱故爲一小變倪雲林黃子久王叔

明皆從北苑起祖故皆有側筆雲林其尤著者也

北苑畫小樹不先作樹枝及根但以筆點成形畫山即用畫樹之皴此人所不知訣法也

北苑畫雜樹止只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即米畫之祖最爲高雅不在斤斤細巧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真山水林泉淸閑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山腳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即不知名定是高手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畧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識畫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起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

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
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綃中茂密
而不繁峭秀而不塞即是一家眷屬耳

畫村木各有分別如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
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如園亭景可作
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
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別當直
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

似入林有猿啼虎嗥者乃稱至如春夏秋冬
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出乃見蒼古樹
雖檜柏楊柳椿槐要得鬱森其妙處在樹頭
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
木炭畫圈隨圈而點之正爲此也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
分枝頭得勢耳點柳葉之妙在樹頭圓鋪處
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意
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
月柳已衰謝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
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
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多要之取勢爲主吾
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

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
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
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
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
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
墨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當着意生雲
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

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趙大年令穰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雖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叠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法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着色靑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作畫凡山俱要有凹凸之形先如山外勢形像其中則用直皴此子久法也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畫源

吾家有董元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築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者畫甚奇名則謬矣

董北苑蜀江圖瀟湘圖皆在吾家筆法如出二手又所藏北苑畫數幅無復同者可稱畫中龍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李昭道惜骨力之耳

王叔明爲趙吳興甥其畫皆學唐宋高品若董巨李范三維備能似之若於刻畫之工元季當爲第一

高彥敬尚書畫在逸品之列雖學米氏父子乃遠宗吾家北苑而降格爲墨戲者

倪迂在勝國時以詩畫名世其自標置不在黃

公望王叔明下有云我此畫淡得荊關遺意
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然定其品當稱逸格
蓋米襄陽趙大年一派耳於黃王與伯仲不
虛也

畫譜不載司馬君實予曾見其畫大類營丘有
小米作一幅配之宋人題款甚多因思古人
自不可盡其伎倆

元季四大家以黃公望爲冠而王蒙倪瓚吳仲

圭與之對壘此數公評畫必以高彥敬配趙
文敏恐非偶也

余藏北苑一卷諦審之有二姝及鼓瑟吹笙者
有漁人市網漉魚者乃瀟湘圖也蓋取洞庭
張樂地瀟湘帝子遊二語爲境耳余亦嘗遊
瀟湘道上山川奇秀大都如此圖而是時方
見李伯時瀟湘卷曾效之作一小幅今見北
苑乃知伯時雖名宗所乏蒼莽之氣耳

石田春山欲雨圖卷向藏王元美家今歸余處
春、以馬圖或曰趙王孫子昂或云仲穆余
定、爲五代人筆

王右丞畫余從檇李項氏見釣雪圖盈尺而已
絕無皴法石田所謂筆意凌兢人局者最
後得小幅乃趙吳興所藏頗類營丘而高簡
過之又於長安楊高郵所得山居圖則筆法
類大年有宣和題危樓日暮人千里欹枕秋

風雁一聲者然絕不如馮祭酒江山雪霽圖
具有右丞妙趣予曾借觀經歲今如漁父出
桃源矣

倪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
罕用圖書惟荊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荊蠻
民今藏余家曾有華溪勝國時人多寫華溪
漁隱蓋是趙丞旨倡之王叔明是趙家甥故
亦作數幅今皆爲余所藏余每欲買山霅上

作桃源人以應畫讖

丁酉三月十五日余與公醇在吳門韓宗伯家其子逢禧攜示余顏書自身告徐季海書朱巨川告即海岳書史所載皆是雙玉又趙千里三生圖周文矩文會圖李龍眠白蓮社圖惟顧愷之作右軍家園景直酒肆壁上物耳項又新家道千里四大幀千里二字金書余與仲醇諦審之乃顏秋月筆也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巒暖翠爲第一恨景碎耳

趙文敏洞庭兩山二十幅各題以騷語四句全學董源爲予家所藏

郭忠恕越王宮殿向爲嚴分宜物後籍沒朱節庵國公以折俸得之流傳至余處其長有三尺餘皆沒骨山也余細檢乃畫錢鏐越王宮非勾踐也

李成晴巒蕭寺文三橋售之項子京大青綠全法王維今歸余處細視之其名董羽也

吳琚晉陵人書學米南宮可以奪眞今北固天下第一江山題榜是其跡也所著有雲壑集余在京師見宋人拄幅絕類南宮但有雲壑印遂定爲琚筆題尾數行使琚不泯沒也

仲醇絕好懶瓚以爲在子久山樵之上余爲寫雲林山景一幅歸之題云仲醇悠悠忽忽土

木形骸絕似稽叔夜近代唯懶瓚得其半耳云云政是識韵人了不可得

余長安時寄仲醇書云所欲學者荊關董巨李成此五家畫尤少眞跡南方宋畫不堪賞鑒兄等爲訪之作一銘心記如宋人者俟弟書成與合一本即不能收藏聊以適意不令海岳獨行畫史也

京師楊太和家所藏唐晉以來名蹟甚佳余借

觀有右丞畫一幀宋徽廟御題左方筆勢飄
舉眞奇物也檢宣和畫譜此爲山居圖察其
圖中松針石脉無宋以後人法定爲摩詰無
疑向相傳爲大李將軍而拈出爲輞川者自
余始

余家所藏北苑畫有瀟湘圖商人圖秋山行旅
圖又二圖不著其名一從白下徐國公家購
之一則金吾鄭君與余博古懸北苑於堂中

兼以倪黄諸蹟無復於北苑著眼者政自不
知元人來處耳

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一作於元豐間王
晉卿都尉之第一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
德麟之邸余從長安買得團扇上者米襄陽
細楷不知何本又別見仇英所摹文休承跋
後者

余買龔氏江貫道江山不盡圖法董巨是絹素
其卷約有二三丈後有周密林希逸跋貫道
頁茶癖葉少藴常薦之故周跋云恨不乞石
林見也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僧巨然李成
范寬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
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
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
遠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李大

將軍之派非吾曹易學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
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
父子著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
伯驌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
一變鉤斫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郭忠恕董
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
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

要之摩詰所謂雲峰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閒然知言哉

元季諸君子畫惟兩派一爲董元一爲李成成畫有郭河陽爲之佐亦猶元畫有僧巨然副之也然黃倪吳王四大家皆以董巨起家成名至今雙行海內至如學李郭者朱澤民唐子華姚彥卿輩俱爲前人蹊徑所壓不能自立堂戶此如五宗子孫臨濟獨盛當亦紹隆祖法者有精靈男子耶

畫無筆迹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手執筆沈着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名畫無筆迹之說故古人如大令今人如米元章趙子昂善書必能善畫善畫必能善書其實一事耳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輩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似復生此言大可意會蓋臨摹最易神氣難傳故也巨然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元章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子昂畫雖同筆其學北苑亦不爾

雲林山皆依側邊起勢不用兩邊合成此人所不曉近來俗子點筆便是稱米家山淡可笑也元暉睥睨千古不讓右丞可容易湊泊開後人護短逃路耶

荊浩河南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善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成一家之體故關同北面事之世論荊浩山水

為唐宋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
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米家山謂之士夫畫元人有畫論一卷專辨米
海岳高房山與同余頗有慨其語

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
品之上歷代唯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
中米襄陽在蹊逕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

之能者雖多然禀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
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
前規而三家皆有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
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趙榮祿枯樹法郭熙李成不知實從飛白結字
中來也文君眉峰點黛不知從董雙蛾遠山
稍帶來也知此省畫法

古人遠矣曾不與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
一筆況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
當以目見者為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
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
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
熙黃筌崔順之馬則韓幹倘時牛則厲范二
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貓犬則何
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大夫家或
自收其妙迹者便已千金矣何必遠求太古

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
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
三冬在目

營丘作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
自成陰軒暢閑雅悠然遠眺道路深窈儼若
深居用筆頗濃而皴散分曉凝坐觀之雲烟
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予嘗見一雙幅每
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

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事名宿而倪迂題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意則高尚書之品幾與吳興埒矣高乃一生學米有不及無過也

張伯雨題元鎭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六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予與趙君善長商榷作獅子林圖眞得荊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頗謹中題倪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倪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眞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耳縱橫習氣卽黃子久未能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渺茫之景極不俗然不耐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疊嶂有之趙未能盡其法也

李昭道一派爲趙伯駒伯驌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倣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則非以賞譽增價也實父作畫時耳不聞鼓吹闐駢之聲如隔壁釵釧顧其術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畫殊不可習譬之禪定積劫方成菩薩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來地也

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王叔明湖州人黃子久衢州人吳仲圭錢塘人惟倪元鎭無錫人耳江山靈氣盛衰故有時國朝名士僅僅戴進爲武林人已有浙派之目不知趙吳興亦浙人若浙派日就澌滅不當以甜邪俗賴者係之彼中也

古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着萬卷書更奇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每朝陵回得寫胸中丘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為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為寄以畫為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黄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余少學子久山水中復去而為宋人畫今間一倣子久亦差近之日臨樹一二株石山土坡隨意皴染五十後大成猶未能作人物舟車屋宇以為一恨喜有元鎮在前為我護短不必百家具解矣

董北苑瀟湘圖　江貫道江居圖　趙大年夏山圖　黄大癡富春山圖　董北苑征商圖　雲山圖　秋山行旅圖　郭忠恕輞川招隱圖　范寬雪山圖　輞川山居圖　趙子昂洞庭二圖　高山流水圖　李營丘着色山圖　米元章雲山圖　巨然山水圖　李將軍蜀江圖　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　宋元人册葉十八幅

右俱吾所神交師友每有所加攜以自隨則米家書畫船不足羨矣

一題自畫

倣米畫題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迹殆如刻畫真可一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又一變耳余雅不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作

之猶不敢失董巨意善學下惠頗不能當也

倣煙江疊嶂圖

右東坡先生題王晉卿畫晉卿亦有和歌語特奇麗東坡爲再和之意當時晉卿必自畫二三本不獨爲王定國藏也今皆不傳亦無復一幕本在人間雖王元美所自題家藏烟江圖亦自以爲與詩意無取知非真矣余從嘉禾項氏見晉卿瀛山圖筆法似李營丘而設色似李思訓脫去畫史習氣惜項氏本不戒於火已歸天上晉卿迹遂同廣陵散矣今爲想像其意作烟江疊嶂圖於時秋也輒臨秋景於所謂春風搖江天漠漠等語存而弗論矣

倣米家雲山圖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米家父子宗董巨法稍刪其繁複獨畫雲仍用李將軍拘筆如伯駒伯驌輩欲自成一

家不得隨人棄取故也因爲此圖及之

題畫贈徐道寅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吳興每過房山畫輒題品作勝語若心伏不置者頗近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由未見高尚書真跡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烟變滅神氣生動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因與道寅爲別訪之容安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圖即高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風規於百一乎

題畫贈陳眉公

予之遊長沙也往返五千里雖江山映發蕩滌塵土而落日空林長風駭浪感行路之艱犯垂堂之戒者數矣古有風不出雨不出三十年不蓋雨具者彼何人哉先是予之遊偶李也爲閩崑山讀書小景尋爲人奪去及是東

仿巨然筆意以志予慕余亦且倒衣從之不
作波氏老也

題董北苑畫

朔旦至金閶門客以北苑畫授予雲烟變滅草
木蔚葱眞駭心動目之觀乃知米氏父子汲
得其意余家有虎兒大姚村圖政復相類不
師北苑烏能夢見南宮耶

倣惠崇題

惠崇巨然皆高僧逃畫禪者惠以艷冶巨然平
澹各有所入而巨然超矣因倣惠崇及之

題畫

老鶴眠堦初露下高梧蒲地忽霜黃余曾作此
景以貽仲醇淸臣復强余爲之覺與前幅較
勝一籌耳

題自畫小景

趙令穰伯駒承旨三家合併雖妍而不甜董元
巨然米芾高克恭三家合并雖縱而有法兩
家法門如鳥雙翼吾將老焉

又

陳道醇有宋刻書苑攜至煙雨樓予讀次輙有
省畫法爲寫擬翁筆意

又

此畫余倣大癡得無余亦癡絕否

臨巨然畫題右

上元後三日友人以巨然松陰論古圖售於余
者余懸之畫禪室合樂以享同觀者復秉燭
掃二圖疏明以示客客曰君参巨然禪幾於
一宿覺矣

倣三趙畫題右

余家有趙伯駒春山讀書圖趙大年江鄉淸夏
圖今年長至項晦甫以子昂鵲華秋色卷見
貽余兼採三趙筆意爲此圖然趙吳興已兼

二子余所學則異此爲多也

題張清臣集扇面冊

予所畫扇頭小景無慮百數皆一時酬應之筆趙子輩亦有仿爲之者往往亂眞清臣此冊結集多屬皆出余手且或有賞者足供吟賞人人如此具眼余可不辨矣

題鶴林春社圖贈唐公有

家有獨鶴忽迷所如人失人得已類楚弓白去

自來莫期翠燕已乃於君公之牆復躡羽人之跡聲副返駕引吭長鳴似淡惜別之情都作思歸之曲嗚呼雀羅間若鴻跳眇然顧此仙禽眞吾德友鶯遷遲忽仍照支遁之交珠村吟壠不遂浮丘之路雖云合有其數亦由去無遐心自此可以盤遊萬里等狎鷄羣守登千齡無虞鳥散者矣代忘黃庭之報遂寫山陰之眞報綏短翮用存嘉話

題横雲秋霽圖與朱敬韜

此仿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樹木似營丘寒林山石宗關仝皴似北苑而各有變局學古人不能變便是籬堵間物去之轉遠乃由絕似耳横雲山吾郡名勝本陸士龍故居今敬韜構草舍其下敬韜韻致書畫皆類倪高士故余用倪法作圖贈之

書小赤壁并題

吾郡九峯之間有小赤壁余頃過齊安至赤壁其高僅數仞廣容兩亭耳吾郡赤壁乃三四倍之山靈負屈莫爲解嘲昔時名人卤莽如是因畫赤壁一正向來之謬然予以是并疑吾郡有小崑山未知夫撫鶴村路幾許使余得鑿空遊之或亦如小赤壁不須多遜也

雲海三神山圖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

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趙
吳興寫霅苕山黄子久寫海虞山若天方壺
蓬閬必有羽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知似否

雲林圖

元季四大家獨倪雲林品格尤超蚤年學董元
晚乃自成一家以簡淡爲之余嘗見其自題
獅子林圖曰此卷深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諸
人所夢見也其高自標許如此豈意三百年

後有余旦暮遇之乎

濠梁秋思圖

城隅綠水明秋月海上青山隔暮雲吾郡龍潭
夜泛身在太白詩中不作柴桑濠濮間想語
矣

煙江疊嶂圖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
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煙景煙雲變沒即米田
也余於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
寫楚山

題天池石壁圖

畫家初以古人爲師後以造物爲師吾見黄子
久天池圖皆贋本昨年遊吳中山策筇石壁
下快心洞目狂叫曰黄石公同遊者不測余
曰今日遇吾師耳

幽亭秀木圖

幽亭秀木自古人皆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爲下
註腳曰亭下無俗物爲之幽木不臃腫經霜
變紅黄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
嘗作嘉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疑寒亦
自堪對

孤煙遠村圖

山下孤煙遠村天邊獨樹高原非右丞工於畫
道不能得此語米元暉猶謂右丞畫如刻畫

故余以米家山寫其詩

倣叔明畫題

王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韵中來故酷似其舅又汎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其縱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門師文敏未必不爲文敏所掩也因畫叔明筆意及之

題畫贈俞君寶

俞君寶將遊武夷索余此圖若有好事者能爲君寶生兩翼便以贈之畫在余腕不至如予瞻斷臂也

臨郭恕先畫并題

輞川招隱圖爲郭恕先筆余得之長安周生今年復於吳門見郭河陽臨本乃易雪景爲設色山矣河陽筆力已自小減矧余野戰之師何敢言奪趙幟耶

寫寒林遠岫圖并題

昔人評王右丞畫以爲雲峯石色迥出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余未之見也往在京華聞馮開之得一圖於金陵走使緘書借觀既至凡三薰三沐乃長跪開卷經歲開之復索還一似漁郎出桃花源再往迷誤悵悵久之不知何時重得路也因想像爲寒林遠岫圖世有見右丞畫者或不至河漢

題秋林圖

畫秋景惟楚客宋玉最工憭慄兮若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無一語及秋而難狀之景多在語外唐人極力摹寫猶是子瞻所謂寫畫論形似作詩必此詩者耳韋蘇州落葉滿空山王右丞渡頭餘落日差足嗣響因畫秋林及之

跋仲方雲卿畫

傳稱西蜀黃筌畫兼衆體之妙名走一時而江南徐熙後出作水墨畫神氣若湧別有生意筌恐其軋已稍有瑕疵至於張僧繇畫閣立本以爲盧得名罔知古今相傾不獨文人爾爾吾郡顧仲方莫雲卿二君皆工山水畫仲方專門名家蓋已有歲年雲卿一出而南北頓漸遂分二宗然雲卿題仲方小景目以神逸乃仲方向余斂衽雲卿畫不置有如其以詩詞相標譽者俯仰間見二君意氣可薄古人耳

題畫贈朱敬韜

宋廸侍郎燕肅尚書馬和之米元暉皆禮部侍郎此宋時士大夫之能畫者元時惟趙文敏高彥敬餘皆隱於山林稱逸士今世所傳畫流文仇顧近勝國窮而後工不獨詩道矣予有意爲簪裾樹幟然還山以來稍有爛熳天眞似得丘壑之助者因知時代使然不似宋世士大夫之昌其畫也因作秋山圖識之

楚中題畫寄眉公

武陵公署正午日檢宋人事因寫圖而系以詩武陵爲五溪馬伏波所謂五溪何毒淫鳥飛不渡獸不敢侵者今至笛聲悲怨討余去故國五千里矣頗憶作少遊何能聽車生耳哉此詩此畫於余情有當也

題谿山別業畫

自義陽至大石天池山水閒探歷閱兩月都未曾作畫今日目青初佳梁谿有客攜巨然圖見示乘興爲此吳絹如水恨手澁不稱耳

自作小幀因題

倪黃合作予所見三幀獨楊太守家藏爲最特爲倣之

題畫贈君策

余旣爲君策作畸墅詩復作此補圖然畫中剩
水殘山不能畫畸墅之勝命之曰廬山讀書
圖云

題山庄清夏圖

小庄清夏三臥而起檢所藏法書名畫娛閱一
過極人閒清曠之樂作此圖以記事

倣趙令穰村居圖

壬寅六月七日過嘉興魚江中寫所見之景都

似重遊也

題倣巨然筆

元正十九日爲余攬揆之辰海上客攜巨然松
亭雲岫圖見示眞快心洞目之觀戲爲倣此

松岡遠岫爲何司理題

右丞田園樂有萋萋芳草秋綠落落長松夏寒
余採其意爲此圖贈士抑兄亦聞士抑有高
臥不出超然人外之意不媿右丞此語耳

又題晴嵐蕭寺

此圖爲仲醇作今入士抑手仲醇曰弟子失之
先生得之亦復何憾余曰陳仲子失之何弟
五得之不亦風流勝會乎因題数語以識歲
月

倣大癡畫贈朱敬韜

畫在大癡畫前畫在大癡詩後恰好百四十年
翻身出世作怪此沈啓南自題畫余謬書之

必有見而大笑之者壬子十月二十四日

江山秋思圖

杜樊川詩堪入畫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
繁欲變秋正是客心孤逈處誰家紅袖倚高
樓陸瑾趙千里皆圖之余家有吳興小册故
臨於此

題畫贈何士抑

士抑兄每望余不爲作畫所得余幅輒贋者余

以行役久廢此道檢篋中舊時點染三尺山
自武夷寄之

評苞書

題曹雲西畫

吾鄉畫家元時有曹雲西張以文張子正諸人皆名筆而曹爲最高與黃子久倪元鎮頡頏並頏曹本師馮覲郭熙此幅則倣巨然尤與平時之作藏此以存故鄉前輩風流以文畫乃有絕肖大癡者予得之長安今合此乃雙美也

題沈石田臨倪畫

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蹟無不摹寫亦絕相似或出其上獨倪迂一種淡墨自謂難學蓋先生老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疏者異趣耳獨此幀蕭散秀潤最爲逼眞亦平生得意筆也

題沈啓南畫冊

寫生與山水不能兼長惟黃要叔能之余所藏勝國畫學李昇金盤鵓鴿學周昉皆有奪藍之手我朝則沈啓南一人而已此冊寫生更勝山水閒有本色然皆眞虎也

題孫漢陽畫石卷

唐李德裕採天下怪石聚之平泉別墅遺誡后昆曰有以平泉石轉予人者非佳子弟也內一醒酒石尤珍愛之醉則踞焉今漢陽之寶石似不少遜而畫石疑較勝唐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又云虛盡身還瘦稜生勢不孤此頗足以狀石

題顧仲方山水冊

宋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去絹八百年而神去非篤論也神猶火也火無新故神何去來大都世近則托形以傳世遠則托聲以傳耳

曹非興魏協輩妙迹永絕獨名稱至今則千載以上有耳而目之者矣薛稷之鶴曹霸之馬王宰之山水故摧倒能即不摧倒能而有甫之詩歌在自足千古雖謂紙素之壽壽於金石可也神安得去乎君謨初學馬文璧後出入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無不肖似而世尤好其爲子久者

題周山人畫

余少喜繪業皆從元四大家結緣後入長安與南北宋五代以前諸家血戰正如禪僧作宜律師耳此卿僑李周逆之所勒欲與閣帖共傳其志良若解脫禪固無藉此然學欲望見古人門庭蹊逕斯亦渡河寶筏珍重珍重

題趙文敏畫

子昂嘗有刻爲印工者題畫卷有曰予嘗畫馬未嘗蓋半子中强余爲此不知合作否此卷特爲精妙故知氣韻必在天生非虛也

題畫牡丹

花品從來香國中來臨風獨笑足令姚魏氣短便有羣芳競妬其亦自絕

題伯玉畫冊

勝國時畫道獨盛於越中若趙吳興黃鶴山樵吳仲圭黃子久其尤卓然者至於今乃有浙畫之目鈍滯山川不少邇來又復矯而事吳

裝亦文沈之贗馥耳伯玉此冊行筆破墨種種自超可謂刻俗入雅故當名家伯玉寒士然從項氏兄弟遊多見項子京所藏名畫遂爾有得吾友某某特好之

題濟川圖卷後

邑侯濟川沈公以循良爲江南冠晁鳴琴之暇好獎進文學知名士於是某某以感德殉知之意屬郡中名手共繪濟川圖將侯余轉觀

之近於唐人所賦南川秔稻花侵縣西嶺雲
霞色滿堂者而青雀淩波與海鷗相狎則清
溪之政似之圖名濟川以此若余嘗於侯應
召時寫乘長風破萬里浪語爲濟川境也某
志之

題孫漢陽卷

右錄米元章一帖觀此知米薛相易事誠有之
鉄圍叢譚或傳訛耳然余又於宋光祿家得

米元章所書研山雲根雪浪直鑿混沌吾鄉
雪居先生又圖爲卷可與元章競爽余將以
米畫贈之惟欲易東皐草堂前一片煙霞便
意足也

題漁樂圖

宋時名手如巨然李范諸公皆有漁樂圖此趣
於烟波釣徒張志和荒顏魯公贈志和詩而
志和自爲畫此唐勝事後人蒙之多寓意漁
隱耳元季尤多蓋四大家皆在江南葭菼間
習知漁釣之趣故也

題畫南陵水面詩意

江南顧大中嘗於南陵逆捕舫子上畫杜樊川
詩意時大中未知名人莫加重後爲過客竊
去乃共嘆惋予會見文徵仲畫此詩意題曰
吾家有趙榮祿做趙伯駒小幀畫妙絕聞一
華之殊愧不似今予不復見徵仲筆去二趙

可知矣

題畫

七夕泊舟吳閶張蒸江以畫售於余有梅花道
人大軸做巨然水墨淋漓雲煙呑吐與巨然
不復甲乙又高克恭雲山秋霽與謝伯誠學
董源廬山觀瀑圖皆奇筆也

題莫秋水畫

莫廷韓爲宋光祿作此圖在巳卯之秋時余同

觀咄咄稱賞今已二十年事矣仲文愛之護惜倚甚白蘇過松周檢襲藏備至不忍轉入它氏手亦交誼也

題朱雲來圖

破韻作米虎兒墨戲不減高尚書閱此欲焚吾硯

題倪雲林畫

雲林畫江東人以有無論清俗余所藏秋林圖有詩云雲開見山高木落知風勁亭下不逢人夕陽澹秋影其韻致超絕當在子久山樵之上

論畫

元時畫道最盛惟董巨獨行此外皆宗郭熙其有名者曹雲西唐子華姚彥卿朱澤民輩出其十不能當黃倪一蓋風尚使然亦由趙文敏提醒品格眼目皆正耳余非不好元季四家畫者且泝其源委歸之董巨亦頗爲時人換眼丁南羽以爲畫道一變

畫禪室隨筆卷二終

畫禪室隨筆卷之三

華亭董其昌著　長洲楊　補編輯

吳趨陳王賓校訂

記事

予在廣陵見司馬端明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李成多宋元人題跋畫譜俱不載以此知古人之逸名

今年遊白下見褚遂良西昇經結構遒勁於黄庭像贊外別有筆思以顧虎頭洛神圖易之主人迫欲朱提力不能有遂落賈人手如黄人爲沙叱利擁去矣更償之二百金竟靳固不出登舟作數日惡憶念不置然筆法尚可摹擬遂書此論亦十得二三耳使西昇經便落予手未必追想若此也

書家以豪逸有氣能自結撰爲極則西昇雖借媚恨其束於法故米漫仕不甚賞心若兒子

輩能學之亦可醫俗因作小楷書記之

送君者自崖而返君自此遠朱子京讀莊子至此遂欲沾巾予北上泊寒山爲送別諸君子拈之

鬪鵪鶉江南有此戲皆在籠中近有吳門人始開籠於屋除中相鬪飛日復入籠飲啄亦太平清事

余與仲醇以建子之月發春申之浦去家百里泛宅淹旬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友乘不繫之舟壺觴對飲翰墨間作吳苑酹眞一娘之墓荆蠻尋嬾瓚之踪固以胸吞具區目瞪雲漢矣夫老至則衰倘來若寄旣悟炊梁之夢可虛秉燭之遊居則一丘一壑唯求羊是群出則千峯萬峯與汗漫爲侶茲予兩人敦此夙好耳

余遊閩中遇異人談攝生奇訣在讀黄庭內篇

夜觀五藏神知其虛實以爲補瀉蓋道藏所不傳然須斷葷酒與溫柔鄉則可受持至今媿其語也

七夕王太守禹聲招飲於其家園圃郎文恪所投老唐子畏祁元敬諸公爲之點綴者是日出其先世所藏名畫有趙子昂後赤壁賦一軸趙文敏書　化遊魚圖貉山仙館圖又老米雲山倪雲林　小莊秋霽梅道人漁家樂手卷李成雲林卷皆希代寶也

余持節楚藩歸曾晚泊祭風臺即周郎赤壁在嘉魚縣南七十里兩過輒有箭鏃於沙渚間出里人拾鏃硯予請以試之火能傷人是當時毒藥所造耳予贈賦赤壁在黃州非古赤壁也　壬辰五月

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光潤細膩相傳四世請文敏書文敏不敢落筆但題其尾至文徵仲止押字一行耳不知何時乃得書之

余頃驅車彭城不勝足音之懷又有火雲之苦過取谷水塔上養痾三月而仲醇挾所藏木瓔嬔王右軍月半帖真蹟吳道子觀音變相刷宋板華嚴經尊宿語錄示余丈室中惟置一牀相對而坐了不舊筆研既兩窗靜閒吳門孫叔達以畫事屬余紀遊遂爲寫汪翁筆意郎長安遊子能有此適否

袁尚書嫡無祿孫女以餓縊死尚書善嘲不能饜每市蜆爲晚食可覓一斗有一門生餽以十金輒作三封以一封置袖中乘月叩窮交之戶呼與偕步以袖中金贈之而別其貧都由此然每攜醜伎泛泊一日不能廢也

楊尚書成在吳中貿物與其家不貧而吳中人稱之不在袁公下以其淳謹安靜故令人無可閒然耳尚書過蔡經舊里曰此宋之六賊

乃居此乎以為蔡京也所謂不讀非聖書者耶

張東海題詩金山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冷笑人有一名公見而物色之曰此當為海內名士東海在當時以氣節重其書學醉素名動四夷自吳中書家後出聲價稍減然行書尤佳今見者少耳

余與程黃門同行江南道上停驂散步見陂陁紆複峯巒孤秀下瞰平湖瀲灔碧萬頃湖之外江光吞天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余曰齊山也黃門曰子何以知之余曰吾知杜樊川所謂江涵秋影者耳詢之舟人亦不能名但曰此上有翠微亭黃門與余一笑而出是日步平堤六七里皆在南湖中此堤之勝西湖僅河北面稱臣耳俗諺云九子可望不可登齊山可登不可望信然

大林寺在天池之西有西竺娑羅樹二株中宴坐老僧余訪之能念阿彌陀佛號而已白樂天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勝開卽此寺也

記遊

武夷有大王峯峯極尊勝故名武夷君為魏王子騫曾會鄉人於此奏人間可哀之曲

大田縣有七巖臨水山下皆平田秋氣未深樹彫葉落哀柳依依

洞天岩在沙縣之西十里其山壁立多松樟上有長耳佛像水旱禱著靈跡其巖廣可容三几二榻高三仞餘滴水不絕閩人未之賞也余剏而深索之得宋人題字石刻十餘處皆南渡以後名手詩歌五章巖下有流觴曲水徐令與余飲竟日頗盡此山幽致追寫此景以當紀遊

高郵夜泊望隔堤大湖月色微晦以為地也至詰旦水也竺典化城無乃是耶

余行至勝陽嶧山在望火爇烟沙殆不復有濟勝只是日宿縣中官舍廼以意造為嶧山不必類嶧山也想當然耳曾遊嶧山者知余不欺人

呂梁縣濕三千仞石骨出水上憶予童子時父老猶道之今不復爾東海揚塵殆非妄語

評詩

大都詩以山川為境山川亦以詩為境名山遇賦客何異士遇知己一入品題情貌都盡後之遊者不待按諸圖經詢諸樵牧望而可舉其名矣嗟嗟澄江淨如練齊魯青未了寥落片言遂闢千古登臨之口豈獨勿作常語哉以其取境眞也友人錢象先荆南集不盡象先才情之變而余嘗持節長沙自洞庭而下漢陽而上與象先共之故其取境之眞時有賞會云抑余不能遊然好詩象先能詩又好一遊是安得象先為東西南北之人窮天所謂州有九岳有五者而皆被以奇音雋響余得隱几而讀之以吾拙而收象先之巧以吾目而用象先之足不大愉快哉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

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此必非紅蓮詩裴璘詠白牡丹詩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至東林寺時白蓮盛開土人云此晉慧遠所種自晉至今千餘年惟存古甃與櫚楯而蓮無復種矣忽放白毫光

三日三夜此花率地而出皆作千葉不成蓮
房余徘徊久之幸此花開與余行會遠公有
記云花若開吾再來余故有詩云泉歸虎谿
靜雲度鴈天輕苔蘇封碑古優曇應記生記
此事也
古人詩語之妙有不可與冊子參者惟當境方
知之長沙兩岸皆山余以牙檣遊行其中望
之地皆作金色因憶木碧沙明之語又自岳

州順流而下絕無高山至九江則匡廬兀突
出檣帆外因憶孟襄陽所謂挂席幾千里名
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眞人語
千載不可復値也
宋人推黃山谷所得深於子瞻曰山谷眞涅槃
堂裏禪也
頃見岱志詩賦六本讀之旣盡爲區檢討用孺
言曰總不如一句檢討請之曰齊魯青未了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杜少陵宿招提絕調
也予書此於長安僧舍自後無復敢題詩者
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文徵仲嘗
寫此詩意又樊川翁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
雲繁欲變秋越千里亦圖之此皆中畫故足
畫耳
風靜夜潮滿城高寒月昏秋色明海縣寒煙生
平間春盡草木變雨餘池館青楚國橙橘暗

吳門煙雨愁郭外秋聲急城邊月色殘衆山
遙對酒孤嶼共題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
城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挂席樵風便開
尊琴月孤落日池上酌淸風松下來王江寧
孟襄陽五言詩句每一詠之便習習生風
余見倪雲林自題畫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
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寒山晚新雁題詩小
着行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練玉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艸秋菊有佳色俱千古奇語不必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即此瞭然齊脩以還神氣都盡矣

李獻吉詩如咏月有云光添桂魄十分影寒落江心幾尺潮不見集中自是佳語

唐子畏詩有曰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艸夢中烟又曰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脂粉醉千

場皆學白香山子畏之才何須以解首矜詡其亦唐人所謂今朝嘯蕩春無涯不免器小之誚

唐人詩律與其書法頗似皆以濃麗爲主而古法稍遠矣余每謂晉書無門唐書無態學唐乃能入晉晉詩如其書雖陶元亮之古淡阮嗣宗之俊爽在法書中非虞褚可當以其無門也因寫唐人詩及之

翰墨之事良工苦心未嘗敢以耗氣應也其尤精者或以醉或以夢或以病遊戲神通無所不可何必神怡氣王造物乃完哉世傳張旭號草聖飲酒數斗以頭濡墨縱書壁上淒風急雨觀者歎愕王子安爲文每磨墨數升掌被而臥熟睡而起詞不加點若有鬼神此皆得之筆墨蹊逕之外者今觀蔡王先生當人日病不起據枕作詩二十章言言皆樂府鼓

吹也乃與彼二子鼎足立矣

東坡讀金陵懷古詞於壁間知爲介甫所作嘆曰老狐精能以積怨之士終不能損價於論文所謂文章天下至公當其不合父不能訣子其論之定者雖東坡無如荊公何太白曰崔灝題詩在上頭東坡題廬山瀑布曰不與徐凝洗惡詩太白閣筆於崔灝東坡操戈於徐凝豈有恩怨哉

評文

東坡水月之喻蓋自肇論得之所謂不遷義也文人寡搜內典往往如鑿空不知乃沙門輩家常飯耳大藏教若演之有許大文字東坡突過昌黎歐陽以其多助有此一奇也

蘇子瞻表忠觀碑惟敘蜀漢抗衡不服而錢氏厭命自見此以賓形主法也執管者即已遊於其中自不明了耳如能了之則拍拍成令

雖文采不章而機鋒自契

文章隨題敷衍開口即涸須於言盡語竭之時別行一路太史公荊軻傳方敘荊軻刺秦王至秦王環柱而走所謂言盡語竭忽用三個一字轉云而秦法自此三字以下又生出多少煙波

凡作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由人非一定死煞真有一篇文字有代當時作者之口寫他意中事乃謂注於不涸之源且如莊子逍遙篇鸒鳩笑大鵬須代他說曰我決起而飛槍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此非代乎若不代只說鸒鳩笑亦足矣又如太史公稱燕將得魯仲連書云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后見辱喟然歎曰與人辨我寧自辨此非代乎

文有翻意者翻公案意也老吏舞文出入人罪雖一成之案能翻駁之文章家得之則光景日新且時馬嵬驛詩凡萬首皆刺明皇寵貴妃只詞有工拙耳最后一人乃云尚是聖明天下事景陽宮井又何人便翻盡從來窠臼曹孟德疑塚七十二古人有詩云直須發盡疑塚七十二已自翻矣后人又云以操之奸安知不慮及於是七十二塚必無真骨此又

翻也
青烏家專重脫卸所謂緊脈緩受緩脈急受文章亦然勢緩處須緊做不令拖長冷淡勢急處須緩做務令紆徐曲折勿得埋頭勿得直脚

杜子美云擒賊先擒王凡文章必有眞種子擒得眞種子則所謂口口咬着又所謂點點滴滴兩都落在學士眼裏

文字最忌排行貴在錯綜其勢散能合之合能散之左氏晉語云賈誼政事疏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早諭教選左右是兩事他却云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此是早諭教下云若其服習講貫則左右而已此是選左右以二事離作兩段全不排比自六朝以後皆畫段爲文少此氣味矣

作文要得解悟時文不學只以悞於平日須體認一番纔有妙悟妙悟只在題目腔子裏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通之到此將通時纔與做解悟了得解時只在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自是文中有神動人心竅理義原悅人心我合着他自是合着人心

文要得神氣且試看死人活人生花剪花活雞木雞若何形狀若何神氣識得眞勘得破可與論文如閱時義閱時令吾毛竦色動便是

他仙氣逼人處閒時似然似不然欲丢欲不丢欲讀又不肯讀便是他神索處故總稿不如考卷之神考卷之神薄不如墨卷之神厚魁之神露不如元之神藏試之自有解入處

脫套去陳乃文家之要訣是以剖洗磨煉至精光透露豈率爾而爲之哉必非初學可到且定一取捨取人所未用之辭捨人所已用之辭取人所未談之理捨人所已談之理取

人所未佈之格捨人所已佈之格取其新捨
其舊不廢辭却不用陳辭不越理却不用皮
膚理不異格却不用卑瑣客事此思過半矣
文家要養精神人一身只此精神幹事精神
不旺昏沉到老只是這個人須要養起精神
戒浩飲浩飲傷神戒貪色貪色滅神戒厚味
厚味昏神戒飽食飽食悶神戒多動多動亂
神戒多言多言損神戒多憂多憂鬱神戒多

思多思撓神戒久睡久睡倦神戒久讀久讀
苦神人若調養得精神完固不怕文字無解
悟無神氣自是矢口動人此是舉業最上一
乘
多少伶俐漢只被那卑瑣局曲情態擔閣一生
若要做個出頭人直須放開此心令之至虛
若天空若海濶又令之極樂若曾點遊春若
茂叔觀蓮灑灑落落一切過去相見在相未

來相絕不罣念到大有入處便是擔當宇宙
的人何論雕蟲末技
法矣捨法之難也兩雄相薄兩雄相持而俠徒
劍客獨以魚腸匕首成功於衽席之上則孫
吳不足道矣此捨法喻也又喻之於禪達磨
西來一門超出而億劫修持三千相彈指了
之舌頭坐斷文家三昧寧越此哉然不能盡
法而遽事捨法則爲不及法何士抑能盡其

法者也故其遊戲跳躍無不是法意象有神
規模絕迹今而後以此爭長海內海內益尊
士抑矣
吾常謂成弘大家與王唐諸公輩假令今日而
在必不爲當日之文第其一種眞血脉如堪
輿家所爲正龍有不隨時受變者其奇取之
於機其正取之於理其致取之於情其實取
之於事其藻取之於辭何謂辭文選是也何

謂事左史是也何謂情詩騷是也何謂理論語是也何謂機易是也易闡造化之機故半明半晦以無方爲神論語著倫常之理故明白正大以易知爲用如論語曰無適無莫何等平易易則曰見羣龍無首下語險絕矣此則王唐諸公之材料窟宅也如能熟讀妙悟自然出言吐氣有典有則而豪少俛舉浮俗之習淘洗到盡矣

夫士子以干祿故不能迂其途以就先民矩矱是或一說矣不曰去其太甚乎小講入題欲離欲合一口說盡難復更端不可少加虛融乎股法所貴矯健不測今一股之中更加復句轉接之痕盡露森秀之勢何來不可少加裁剪乎古文只宜暗用乃得一成語不問文勢夷險必委曲納之或汎而無當或奇而無偶不可少割愛乎每題目必有提綱既欲涵思於題中又欲迴脫於題外若復狀意直前爲題所縛圓動之處了不關心縱才藻燦然終成下格不可另着眼乎諸如此類更僕莫数一偶反之思過半矣

翦屏室隨筆卷之三終

畫禪室隨筆卷之四

華亭董其昌著　長洲楊　補編輯
吳趨陳王賓校訂

雜言上

以蹊徑之怪奇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

子美論畫殊有奇如云簡易高人意尤得畫髓

昌信卿言大竹畫形小竹畫意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予最愛斯語凡人居處潔淨無塵溷則神明來宅掃地焚香蕭然清遠即妄心亦自消磨古人於散亂時且整頓書几故自有意

長生必可學第不能遇至人授眞訣卽得訣未必能守之終身予初信此道已讀禪家書有悟入遂不復留情有詩曰未死先教死一場非七眞不解此語也

沈明遠畫魚不點雙睛嘗戲詫人曰若點當化龍去有一童子拈筆試點沈見之魚已躍去矣欲詰童子失其所在經魚躍龍門必雷神與燒其尾乃得成龍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叩門出看竝入失去畫魚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拾視之惟空紙耳後常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泉與有濟舟和尚垂髫不曾識字因口授禮觀

音文經三歲忽發智慧於內外典豁然通曉腹爲篋笥辯若懸河晉陵唐應德時就訪之與談濂洛關閩之學尤似夙悟大士冥加顯被之力不可誣也濟有語錄行於世因書此文志之

南京有顧寶幢居士精脩淨土每言曰塵勞中隨處下手生死上不必留情又向觀禪師曰閻浮界中心行爲重皆有道者之言○寶幢

亦善畫余於焦弱侯處見之蓋師董北苑

闍頭陀者不知其年每似六七十許人坐亦日中臥冰雪路吐語灑然似有得者

黃大痴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大波羅般若經六百卷此爲經之心般若有兩名此謂觀照般若須文字般若中入亦觀音圓通所云此方眞教體淸淨在音聞也余書

此經欲使觀者皆觀自在耳

般若經六百卷此爲之心猶云般若心也今以心經連讀失其義矣般若有三有觀照般若有實相般若有文字般若文字亦能熏識趣無上菩提故書此流布世間使展卷者信受誦讀種善知見所謂一句染神歷刼不變也

士君子貴多讀異書多見異人然非曰宗一先生之言索隱行怪爲也村農野叟身有至行便是異人方言里語心所了悟便是異書在吾輩自有超識耳

姚氏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艸翎毛世所鮮及嘗爲楊生畫芙蓉匹鳥約畧濃淡生態逼眞外此復自娛不復多見也

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丞雲峯石迹逈合天機筆思縱橫叅乎造化唐以前安得有此畫師也

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眞爛熳是吾師東海先生

語也宜其名高一世

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如雷聲往視之裂百餘丈一徑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之即堅凝氣味如香粳飯杜子美詩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即此事也嵇叔夜不逢石髓然已得爲形解仙吾輩安得必遇靈藥但此中空洞無塵土腸即終日吃飯坐證眞乘矣觀陳希

夷於錢若水事則急流勇退亦神仙中人也

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爲之世所未見也銘畧曰鑿柄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席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夕秋郊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子由亦云吾兄和仲寡剛立柔視身如傳苟完即休山磐木嬉俯氣未變豈以吾好而俾民變穎泉甚清穎谷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車匪舟亦可相攸

東坡在海外所至不容儳儳窮以居而與子過自縛屋三間僅庇眠食嘗行吟草田間有老嫗向之曰內翰一場富貴却都消也東坡然其言海外歸至陽羨買宅又以還券不果蓋終其世無一椽視今之士大夫何如耶樂志論故懸論語然開口便云良田廣宅去東坡遠矣

描摹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妙法也

少江圖如武陵漁父悵然桃源閣下亦曾念之乎湖上兩峯似已畫盡惟此結夢爲有情癡世有以山水爲真畫者何顛倒見也然恐某某亦顛倒見耳

顏清臣忠義大節唐代冠冕人以其書傳蔡元長書法似米南宮實以其人掩兩傷雙美在人自擇耳

杜子美作八哀詩於李北海云干謁走其門碑板照四裔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皋唳北海在當時特以文名後乃爲書所掩

墨之就試也如吹竽必一一而吹之其既用也如敲蕭竅委而不厭其漸盡也如火銷膏而不知其成功也如春蠶之作繭而歸於烏有

然李廷珪以久特聞豈非尤物也耶

物之可傳者若三代之鼎彝稽之鼓干之劍斯之璽何之瓦與夫宋之陶與硯皆寄於金玉上石之味質以存於世而世亦遠之於藏與玩之間唯墨不然以速巧之材而當必磨之用其壽乃有消金玉而鑠土石者

古之作者寂寥短章各言其體王右軍之書經論序讚自爲一法其書牋記尺牘又自爲一法故評書者比之於龍何獨右軍嶠嶁石鼓之旁出而爲鐘鼎嶧山鴻都之旁出而爲圖印是皆有龍德焉挈其要領則兵家所謂勢險節短吾人所謂一往即詣者盡之矣近代惟豐考功悟此三昧余友陳懿卜此卷覃思念年而棄之則先秦兩京書學之旁支槃然具矣今文壽承博士王少微山人而在其不以爲枕中之秘也夫

有客謂余曰公負書滿海內世無照魔鏡誰爲公辨黎丘余曰宋時李營丘畫絕少眞跡人欲作無李論米元章見僞者三百本眞者二本安見三百本能掩二本哉余每書輒令族子鎬摹之歲久積成六卷命之曰書種堂帖因爲題此

雜言下

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用人之謂也般若

如大火聚四面皆不可入行法之謂也用人欲推收一門則局行法欲盡一多門則亂

氣之守也靜而忽動可以採藥故道言曰一霎火焰飛眞人自出現識之行也續而忽斷可以見性故竺典曰狂心未歇歇即菩提

俠客爲知已者死動於氣義也非是則郭解之假手何異於豢犬之吠人忠臣以大義滅親關於廟社也非是則逢蒙之負心何異於哺

梟之食母是以君子不受難酬之恩不樹難
一事之友
一人發眞魔宮震動諸天欲善人熾盛以摧魔
也一人造業地藏愁悲菩薩欲地獄盡空乃
自成佛也
庶官脩名大臣捐名脩名者心不敢念是非口
不敢言利害潛行密用如龍養珠也捐名者
横心之所念而無是非横口之所言而無利

害獨往獨來如龍之行雨也
如來說法必先放光非是無以攝迷而入悟也
故易曰潛龍勿用祖師印可旋爲掃迹非是
且將執悟而成迷也故易曰亢龍有悔知潛
之勿用則必有激發之大機董公所以說高
祖也其說曰名其爲賊故師直而爲壯知亢
之有悔則必有收斂之妙用子房所以招四
皓也其說曰難以力爭故功逸而有成

甘艸非上藥也而參苓以爲國老黛赭非殊彩
也而丹碧以爲前茅今五品散局名位未極
纓蓋猶輕有心足以思目足以識口足以辯
行足以信者布列數人隨事評定時乎左袒
公卿而臺諫不疑其爲阿時乎左袒臺諫而
公卿不疑其爲激國是自定人心自正矣
易戒童牛書稱由孽匹夫匹婦之是非不明其
究必有狎大人者愚夫愚婦之是非不明其

究必有侮聖人者宋人有言曰淸議者國之
所以立也重則亟反蔑則難圖矣
王者不治夷狄窮兵則耗國聖人不爲已甚
法則無民苐國手不以後著爲先着庸醫亦
以活人者殺人是之與非猶中國之與夷狄
也有如烽火初驚而廢懲膺之策則將聽華
夷之自相屠僇而一無所創乎黑白未剖而
主調停之議則將聽邪正之自相玄黃而兩

無所排平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此魯連飛矢而魏勝濟師也仰大將更當何如矣

張安道歐陽永叔子瞻輩人也子瞻以其譽而重王荆公程伊川子瞻輩人也子瞻亦以其譽而虛作家之相譽勝於畸人之相譽何則妬之厲由其知之真也知辟道術者觸揚也知駱賓王者武后也若乃蚍蜉之撼無損泰天蒼蠅可憎等之飄瓦而已

心如畫師想成國土人在醉鄉有千日而不醒者官中之天地也人在夢宅有千載而不寤者名中之天地也關尹子曰至人不去天地去識

獨立不懼惟司馬君實與吾兄弟耳東坡之不容於荆公也昔之君子惟舒是師今之君子惟温是隨吾不能隨耳東坡之不容於温公也具此兩截成一完人兵再鼓而氣不衰金百煉而色益瑩蓋東坡筆鋒之利自竺典中來禁字之超得了元之力謂其爲縱橫之學者洛黨之謬談也

曾子行恕當無一事忤人而放流之論諄諄痺惡孰知三省者之爲金剛劍南雍慎言當無一語傷時而羿奡之喻咄咄逼人孰知三緘者之爲塗毒鼓

蘇門四友惟山谷學不純師東坡視之隱然敵

國文章氣節之外戒行精潔平生罪過比于露生科頭者祇小艷詞耳此真東坡之畏友也其爲文做蘭亭叙題跋書畫寥落短篇出於劉義慶世說雖偏師取奇皆超出情量動中肯綮而廣川之藻長睿之博頭不無遜席焉亦得坡公薰染力耳當宣和時黨禁蘇黄及其翰墨凡書畫有兩公題跋者以爲不祥之物裁割都盡乃以進御蓋論世者與噬焉

豈知五百年後小殘片下盡享連城如侍御楊公裒成此帙也耶山谷嘗為子弟言士生於世可百不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不俗也宋人之以為不祥也俗也侍御公之結集也醫俗也世人不俗者定不作書畫觀矣

楚中隨筆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煙

欲出其狀若此此卷予從項晦伯購之擕以自隨至洞庭湖舟次斜陽遠底一望空闊長天雲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暮輒捲簾看畫卷覺所將米卷為剩物矣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腳與墨瀋淋漓乃是米家父子耳古人謂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

米元暉又作海嶽庵圖謂於瀟湘得畫景其次則京口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嶽圖亦在余行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為勝而以其雲物為勝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心獨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憑空闊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由深解故論書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以品高則閒靜無他好縈故耶

余所居學使者官署正接遼王廢宮往見彈事有云故相張謀廢遼王以廣第宅今按府志遼藩之廢在江陵未相時而廢宮與江陵宮沒入廢宅相去遠甚人言其可信哉若將史筆為真事恐有無窮受屈人皆此類也

余至衡州欲觀大唐中興頌永州守以墨刻進亦不甚精蓋彼中稱為三絕碑曰元漫郎頌顏平原書并祁陽石為三絕可見模石何足

絕也蓋兩公書與文與其人爲三絕耳因題
詩令守鐫之詩曰漫郎左氏癖魯國義之鬼
千載遠擅場同時恰對壘有唐九廟隨飛烟
一片中興石不毀幾回吹律寒谷春幾度看
碑陳跡新遼鶴歸來認城郭杜鵑聲裏含君
臣拆叙黃絹森光恠舊國江山餘氣槩當時
富貴腹劍多異代風流椽筆在書生何負於
國哉元祐之籍何當來子瞻飽喫惠州飯浯
翁夜上浯谿臺杖藜掃石溪聲咽不禁技癢
還留碣清時有味是無能但嗽湘流莫鐫舌
米元暉楚山清曉圖謂楚中宜取湖天空濶之
境余行洞庭良然然以簡書刺促鞅掌都廢
未嘗成一圖也而有以盤礴詆余者余爲詩
曰拮据經營輞口居心知餘習未能除莫將
枕漱閒家具又入中山篋裏書蓋山中題畫
聊以解嘲云項楚文學張子見訪言彼其之

子爲屈軼所指非直烟霞罪過余口占二絕
示之云蓬牕聽雨夜迢迢誰遣尊前慰寂寥
楚畹眾香都好在天階瑞草不曾雕乂來薙
霜天楚客歸野情祗授薜蘿衣只今白計酬
裴迪絕勝朱門薦陸機今年穀日行三山道
中夢書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且題於後
曰盤谷唐人名手無書者豈昌黎所云吾文
自謂太好人必大笑之耶覺而心異之頃得
聞已在彈事中時陳中丞遺書相訊謂不知
復詆何語予答之曰昔年以盤礴遠聽睢
作書未及令之罪案當在此耳已而果然昔
管寧渡海風濤大作舟人請各通罪過寧曰
吾嘗三朝露坐一朝科頭平生罪過其在斯
乎子何敢望幼安而以書畫見詆此爲幸矣
宋時蘇黃書雖收藏之家輒抵罪何止及身
此又非予幸中之幸耶因題六圖曰枕漱閑

勳而系之以此庚子四月之望

禪說

華嚴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達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方李長者釋之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當念即永嘉所云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不與衆緣作對名爲一念相應惟此一念前後際斷絳縣老人能知四百甲子桃源中人不知有漢

晉魏古詩云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但令日不思昨日事安有過去可得冥心任運尚可想六時不齊之意何况一念相應耶

余始參竹篦子話久未有契一日於舟中臥念香嚴擊竹因緣以手敲舟中張布帆竹瞥然有省自此不疑從上老和尚舌頭千經萬論觸眼穿透是乙酉年五月舟過武塘時也其年秋自金陵下第歸忽現一念三世境界意識不行凡兩日半而復乃知大學所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是悟境不可作迷解也

中庸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既戒懼矣即屬覩聞既不覩聞矣戒懼之所不到猶云覩未發氣象既未發矣何容覩也余於戊子冬與唐元徵袁伯修瞿洞觀吳觀我吳本如蕭玄圃同會於龍華寺憨山禪師夜談

予徵此義瞿著語云沒撈摸處撈摸余不肯其語曰沒撈摸處切忌撈摸又徵鼓中無鐘聲鐘中無鼓響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偈瞿曰不礙余亦不肯其語曰不借是夕唐袁諸君子初依法門未能了余此義即憨山禪師亦兩存之不能商量究竟余謂諸公曰請記取此語異時必自有會及袁伯修見李卓吾後自謂大徹甲午入都與余復爲禪悅之

會時袁氏兄弟蕭玄圃王衷白陶周望數相過從余重舉前義伯修覺猶滯余語也

李卓吾與余以戊戌春初一見於都門外蘭若中略披數語即評可莫逆以為眼前諸子惟君具正知見某某皆不爾也余至今愧其意云

袁伯脩於彌留之際深悔所悟於生死上用不著遂紬題念佛往生經云人死聞一佛名號皆可解脫諸苦伯修能信得及亦是平生學道之力四大將離能作是觀必非業力所可障礙也還見袁中郎手摘永明宗鏡錄與冥樞會要較勘精詳知其眼目不同往時境界矣

陶周望以甲辰冬請告歸余遇之金閶舟中詢其近時所得曰亦尋家耳余曰兄學道有年家豈待尋第如今日次吳豈不知家在越所謂到家能問程則未耳丁未春兩度作書要余為西湖之會有云兄勿以此會為易發年兄弟一失此便不可知蓋至明年而周望竟千古矣其書中語遂成讖良可慨也

達觀禪師初至雲間余時為諸生與會於積慶方丈越三日觀師過訪稽首請余為思大禪師大乘止觀序曰王廷對妙於文章陸宗伯深於禪理合之雙美離之兩傷道人於子有厚望耳余自此始沈酣內典參究宗乘復得密藏激揚稍有所契後觀師留長安余以書招之曰馬上君子無佛性不如雲水東南接引初機利根紛降大法自是不復相聞癸卯冬大獄波及觀師搜其書此書不知何在余謂此足以報觀師矣昔人以三轉語報法乳恩有以也

曹孝廉視余以所演西國天主教首言利瑪竇

年五十餘日已無五十餘年矣此佛家所謂是日已過命亦隨減無常義耳須知更有不遷義在又須知李長者所云一念三世無去來今吾教中亦云六時不齊生死根斷延促相離彭殤等倫實有此事不得作寓言解也

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惜又不在言也宋人有十二時中莫欺自己之論此亦吾教中不為時使者

帝網重珠徧刹塵都來當念兩言眞華嚴論主分明舉五十三參鈍置人此余讀華嚴合論偈也當念二字即永嘉所云不離當念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須覿面一回始得

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假生我身四大各離妄身當在何處此圓覺喫緊語然離妄無眞眞該妄末妄徹眞原斬頭覓活無有是處

龐居士有家貲百萬皆以擲之湘流曰無累他人也余有偈曰家貲百萬擲湘流太華山邊撒石頭簡是學人眞勝樣閨中兒女漫悠悠

古德謂閒閣中物捨不得即是禪病閒閣中物捨得即是悟迹如顏子之得一善是也拳拳服膺便是礙膺之物學人死活不得處

永明禪師料簡四句謂有禪有淨土無禪無淨土云云皆勸人修西方作往生公據也然修淨土皆以妄想為入門至於心路斷處義味觸然則不能不退轉故有疑城以居之唯宗說俱通行解相應者不妨以祖師心投安養土如智者大師永明壽皆其卓然者也

諸禪師六度萬行未高於諸聖唯心地與佛不殊故曰盡大地是當人一隻眼又曰吾此門中唯論見地不論功行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也然普賢行願毘盧法性是目皆具是為開修不得以修與悟作兩事案也

金剛經四無相但我相空則人法壽相皆盡矣永嘉集三料揀但法身徹則般若解脫皆眞矣華嚴六相義但知眞如總相則總別同異成壞皆融矣曹溪四智但悟大圓鏡智則平等觀察所作智皆轉矣孟子之言巧力臨濟之言照用豈有二哉

畫禪室隨筆卷四終

分甘餘話四卷

（清）王士禎撰

清康熙刻本

分甘餘話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禛撰。此書成於康熙己丑、罷刑部尚書家居之時。曰分甘者、取王羲之與謝萬書中語也。大抵隨筆記錄、瑣事為多。蓋年踰七十、借以消閒遣日、無復考證之功。故不能如池北偶談居易錄之詳核。中如引懶眞子稱漢書昌邑王賀妾名羅紨、即羅敷、不言二字何以通用、俟考云云。今案漢書昌邑王傳實作羅紨。顏師古註曰、紨音敷。說文糸字部有此字、註曰布也。一曰粗紬、从糸付聲。蓋紨字同音、故得與敷字通用。馬永卿誤引漢書、士禛不加辨正、而轉以設疑、殊為疎舛。是亦隨時摘錄、不暇緟檢之明驗矣。其他傳聞之語、偶然登載、亦多有未可盡憑者。然如繁臺之當讀蒲禾切。梅福為吳門市卒之非。蘇州宣室之有二。此類皆有典據、不同掇拾。披沙揀金、尚往往見寶也。其中滄浪詩話一條、獨舉馮班鈍吟雜錄之說、反覆詆排、不遺餘力。則以士禛論詩宗嚴羽、而趙執信論詩宗馮班。核其年月、在談龍錄初出之時、攻班所以攻執信也。然執信訟言詆士禛、而士禛僅旁借其詞、不相顯斥。則所養勝執信多矣、

序分甘餘話

昔王右軍在東中與吏部郎謝萬書云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閒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云云僕少時讀之已有味乎其言七十歸田讀書之暇輒提抱弱孫以爲樂其稍長者年甫十歲已能通易書詩三經紙窻竹屋常卧聽其咿唔之聲不覺欣然而喜夫人幼而志學意在逢世下而黄散上而令僕以爲至足矣僕生逢 聖世仕宦五十載叨冒尚書年踰七袠遄來作息田間又六載矣雖耳聾目眊猶不廢書有所聞見輒復掌録題曰分甘餘話庶使子孫輩知老人晚年所樂在此爾不敢謂如袁伯業老而好學也己丑臘月朔雪中書漁洋老人王士禛

分甘餘話卷一

漁洋老人漫筆

羣芳譜一書先祖前浙江右布政使今 皇贈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象晉所著萬曆中先祖官京師爲黨人所忌借丁巳京察謫官家居十載甘農圃以没齒作爲此書名亭曰二如以見志後刻於虞山毛氏汲古閣流傳已久康熙四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奉 聖旨開館廣續 命編修臣汪灝張逸少等四人爲纂修官至四十六年二月告成凡一百卷 賜名佩文齋廣羣芳譜 御製序文冠於編首仍存先臣自序及每卷小序亦所不遺臣感荷 聖恩榮施泉壤謹録 御製并述緣起以彰 異數備家乘云原任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王士禛恭紀

御製廣羣芳譜序

粤自神農氏嘗草辨穀民始知樹藝暨樂伊耆氏命羲和推步定時以授時民始知耕穫之不愆而百工績熙庶績咸開物成務啓牖來茲聖帝之功與天地並矣朕聽政之暇披閱典籍留意農桑繪耕織之圖製永言之什時巡所至親歷田閒其稼穡

之艱難作勞之辛苦旣周知而洞悉矣每思究百
昌生殖之理極萬變消長之情著為成編以佐吾
民嘗謂爾雅具其名物而郭璞陸佃孫炎之流疏
注埤雅又加詳焉其明備者莫如本草自本經以
迄陶弘景蘇頌而下數十種凡採治之法無不該
核他如齊民要術月令廣義諸書其蒔植之宜為
更晰矣遐稽往牘擷其英華歸於簡括良匪易也
比見近人所纂羣芳譜蒐輯衆長義類可取但惜
尚多疎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擴摭薈萃刪其
支冗補其闕遺上原六經旁據子史洎夫稗官野
乘之言才士之所歌吟田夫之所傳述皆著於篇
而奇花瑞草之產於名山貢自遠徼絕塞為前代
所未見聞者亦咸列焉復允廷臣之請益以朕所
賦詠依類分載總一百卷命名曰佩文齋廣羣芳
譜冠以天時尊歲令也次穀次桑麻崇民事也次
蔬茶果木花卉資厚生溥利用也終以藥物重民
命也其諸天時早晚之候人事種溉之方地力彼
此之殊物性良楛之異罔弗條舉縷析燦然可觀
焉是書也攬品彙之蕃滋想羣生之遂育一展卷
間化機洋溢於茲畢呈固不惟矜淹洽侈藻麗也

以是刊布天下垂之久遠使吾民優游於衆圃之
中家室盈寧樂其業而不憚其勤而大夫士以及
民之秀者因以區別物宜審其淑慝濬嗜好之常
慎節宣之度於以躋仁壽而享泰平亦不為無所
裨助也哉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初十日
青箱雜記云王安國詩好用酒樓常問子詩有幾
酒樓余因憶康熙甲子奉　命往祭南海大雪渡
潯陽江後二十二年作詩贈鄴城人樊稜稜善琵琶云
苦竹黃蘆滿目愁嘈嘈切切似江州茫茫九派多
風雪憶泊潯陽舊酒樓不知安國見之以為何如
也
陳倉有古賣酒樓東坡嘗賦詩余丙子再以祭告
入蜀過之題一絕句云昨向宜春下苑遊曲江煙
草似悲秋珠簾甲觀俱黃土何必陳倉賣酒樓故
友余澹心懷詠孫楚酒樓云江南城西酒樓紅無
數楊柳迎春風孫楚去後李白辭千年不見紫綺
公余選入感舊集此亦二酒樓也
本朝凡視朝　駕未出則內閣大學士學士翰林
起居注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副僉都御史先入候
駕駕出先於　保和殿升座內閣都察院起居

注官行禮畢先自　御路趨往　太和殿內閤立殿門外東西向都察院立殿門外西東向然後駕至升座諸王分東西班魚貫而入敷茵於地而坐起居注班諸王後東向其諸王謝恩則拜於臺階之上畢然後尚書以下文武官員謝恩行三跪九叩頭禮畢然後外國陪臣行禮亦如之

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側故名按繁姓蒲禾切音婆漢有繁延壽魏有繁欽唐有繁知一臺以姓得名當作蒲禾切今讀作符艱切非是

盧循盜賊而沙門慧遠與之友善祖約叛逆而少與阮孚齊名王丞相尤愛重之曰昨與祖士少語遂令人忘疲是皆理之不可解者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渙竟煽動嶺表與哥舒晃作亂亦其類也

畫墁錄襄邑蕟塘瓜剖之色如黛而味甘如蜜余昔寄同年劉考功公㦷(體仁)句云側聞西湖水嫩綠如瓜瓤用此世必疑瓜瓤無黛色者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廣西巡撫梁世勳進青駝二長尾猿二綠鳳綠鳩各一雙

三伯祖光祿少卿養吾公(象蒙)萬曆庚辰進士起家陽城知縣擢監察御史官止卿寺近始見手書詩草一卷謹錄四篇以存其梗概(鳳曲)　鳳兮鳳兮集高岡七德九苞稱至祥五音六律鳴朝陽鳴朝陽應明主非帝庭寧高舉(鶴曲)　蒼松挺挺鶴相招振翮翩翩來九霄警霜戛戛鳴九皋鳴九皋聲萬里明月來清風起(琴曲)　我攜綠綺奏薰風一曲相思彈未終淚垂絃絕送歸鴻送歸鴻坐明月人不見心如結(夢曲)　忽忽白雲羅神霄霏霏暮雨平河橋有美一人路迢遥路迢遥望無極夢相見醒相憶

十叔祖翼吾公(象節)萬曆壬辰進士改翰林授簡討少有詩名稿今無傳惟鄭簡菴(獨復)先生新城舊事載其二句云古寺人來花作供孤城春盡草如煙

八叔祖伯石公(象艮)十七叔祖季木公(象春)十八叔祖用晦公(象明)詩別詳三王公集(季木公元名象巽 用晦公元名象觀)

大內南書房在　乾清門內西廊下內直翰林官居之其出入皆奉　旨由某門侍衛某人導引伴送壬戌後　特旨內直官許於禁中乘馬至所出入之門故朱簡討彝尊紀　恩詩云迴思身賤日足蹋萬山中蓋異數云

康熙四十六年 聖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靈壁知縣馬驌所著繹史 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賫白金二百兩至本籍鄒平縣購版進入 內府人間無從見之矣

墨莊漫錄云濟南爲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泠凡三十餘所如舜泉爆流金線眞珠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非文叔作歷下水記敘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固詩爆流作趵突未知孰是按文叔水記宋人稱之者不一而不得與洛陽名園記並傳可恨也吾郡名泉凡七十二此云三十餘者蓋未詳也

黃牡丹今亳州曹縣皆有之荷花則未聞有黃色者墨莊漫錄云京師五岳觀凝祥池有黃蓮花甚奇僅見於此

宋丹陽陳輔訪建康楊驥題壁絕句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輕風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風致可愛然輔不聞有詩名若唐人任華盧廷讓之屬詩反得傳於後名之顯晦信有數耶

康熙甲戌余在京師歲除大雪偶邀老友姜西溟吳商志門人蔣京少查夏重宋山言周策銘殷彥來蔣靜山諸子寓齋小集酒酣隸事各賦五言詠古一章彥來詩最先成次日又以歲寒詩十五首見投余口占絕句贈之云昨夜草堂風雪裏羣賢擊鉢羨殷生朝來更愛新篇好十五詩當十五城此詩蠶尾集不載今追錄於此

一時公卿和彥來歲寒詩者凡數十家田綸霞少司徒爲授之梓澤州相國作序韓宗伯慕廬作跋亦藝林佳話因牽連記之

余嘗謂東坡鳳翔八觀詩不減杜子美宋人亦謂張芸叟鳳翔吳道子畫記不減韓退之

柳耆卿卒於京口王和甫葬之然今儀眞西地名仙人掌有柳墓則是葬於眞州非潤州也余少在廣陵有詩云江鄉春事最堪憐寒食清明欲禁煙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

余官祭酒日有送陳子文歸安邑詩云月暎清淮何水部雲飛隴首柳吳興按葉石林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又李易安云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或謂余句法本此竊自謂青出於藍後當有知之者

近歲遭逢之奇無如毘陵趙中丞申喬者申喬康熙庚戌進士初仕爲商邱令陞刑部員外郎引疾家居　特旨起擢浙江布政使尋巡撫其地弟申季丁丑進士自廣西知縣　召入翰林子鳳詔戊辰進士知臨汾縣甫一載超擢太原知府熊詔巳丑進士　特賜狀元及第

宋開府牧仲犖遭遇亦奇牧仲以江寧巡撫副都御史超拜吏部尚書子至癸未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致福建僉事未一載擢按察使筠已丑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

避暑錄言平生用日力常數倍於他人安得不敝因歷稽古左邱明杜子夏鄭康成高堂隆左太冲諸人皆以讀書致然余自幼小凡博弈諸戲一無所好唯嗜讀書雖官戶部侍郎刑部尚書最繁劇之地下直亦手不釋書卷也自甲申歸田六年矣目力益昏始悔少壯之過用其力然老矣終亦不能廢書也

唐韓翃以春城無處不飛花一詩見知九重召知制誥傳爲佳話世盡知之杜陽雜編又載一事德宗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貞元三年蜀中進瑞鞭有麟鳳龜龍之形色類琥珀一日將幸諸苑內廄進瑞鞭上顧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稱二絕今獲此鞭可稱三絕矣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間散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亦翃作也知翃詩流聞禁中者多不獨寒食東風之句而已

丹徒張氏吏部文選郎中九徵順治乙酉解元丁亥進士終河南督學諸子玉裁康熙丁未進士第一甲第二人及第終翰林院編修玉書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仕可康熙丙辰進士亦以僉事爲河南督學遷湖廣布政使司參議恕可康熙戊辰進士浙江杭州府知府玉書子逸少康熙甲戌進士翰林院編修

李時謙字吉叉淮安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初爲潞安府推官歷樂陵黎城二縣知縣有清白名內召爲監察御史號稱廉正久之引疾里居陝西大饑　特起爲督糧道參議操守孤介不名一錢未幾卒官將軍督撫布按巳下往弔蓬蒿滿庭至無含斂之具皆爲揮涕醵金買棺代爲含斂而歸其喪於江淮余昔官副都御史識其爲人蓋古之君

子也

道君時以言官建議習詩賦者杖一百有尹天民者為南京教官至之日悉取史記以下至歐陽史焚講堂下王安石之學術為害於世道人心如此又按建言者御史李彥章也疏以詩賦為元祐學術其意在黃秦晁張四學士而並劾及前代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皆貶之尤可笑定律令則何執中也二子可謂失其本心無恥之尤者矣

唐中宗時羣臣多應制賦詩如崔湜鄭愔宋之問輩皆人頭畜鳴張柬之等五王皆死此三人之手益將以擁戴武三思危唐社稷與宗楚客厥罪維均乃鵾臬之音亦溷風雅每觀唐詩至此未嘗不髮指也

今朝廷凡覃恩有移贈之例謂轂已應得封典而贈本生父母也唐李德裕任荊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遇覃恩當追贈祖父乃乞迴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工部侍郎德修為禮部尚書此移例古今未聞

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暉漁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皆南飛右宋初潘閬詩也高妙不減岑嘉州又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亦佳句故友施侍讀愚山（閏章）宿越州天衣寺云月照竹林早露從衣袂生亦不減閬語

淳熙八年中秋節孝宗詣德壽宮太上留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以白玉石為之雕鬭瑩徹上作四面亭皆用新羅白木與橋一色大池十餘畝植千葉白蓮御榻屏几酒器皆用水晶獨召小劉妃吹白玉笙作霓裳中序每觀此一段風景不啻明皇夢游廣寒也今年中秋陰晦薄暮遂雨終夜淋漓不止煞風景乃爾因錄此以當夢遊

余少官廣陵同年義興萬雲黻（錦雯）罷於潛令來揚州揖罷余戲問曰還有於潛絹也無萬茫然既坐定俯首思之忽悟乃大笑茶杯幾覆

醴泉寺在長白山之西西有大溪溪中多巨石紅葉時最可游憩石下產小蟹百十為羣一二寸之魚泳游其間與日影相映怳忽無定去吾別業才七八里余有詩云千林紅葉多亂此一溪水葉逝水空明魚苗可憐紫（赤者時留[illegible]可憐紫）石根如蝌螺鰲跪五銖小瑣蛣腹中居何似清流好

崔子忠字青蚓又字道母登州萊陽人居京師工畫山水人物王崇節字鈞侶文貞之弟文靖季父也官把總生於閥閱而任誕不羈視富貴蔑如也書學青蚓京師貴之故相國梁公玉立（清標）常以鈞侶畫草蟲索題余賦二絕句云馬翁任誕如忠恕脫屣朱門傲五侯肯爲尚書寫幽興碧花紅穗草堂秋一幅丹青顧野王草根纖意曲籬旁風懷磊落如公少便注蟲魚也未妨

高念東先生（珩）作少宰日忽賦一詩題曰願作杭嚴道或詢而問之荅曰吾平生慕西湖嚴灘山水之勝聊以寄興耳官資高卑不暇計也其漫興如此

宋丁謂爲福建轉運使始造龍鳳團茶上供不過四十餅天聖中又造小團其品過於大團神宗時命造密雲龍其品又過於小團元祐初宣仁皇太后曰指揮建州此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喫生得甚好意智宣仁改熙寧之政此其小者顧其言實可爲萬世法士大夫家膏粱子弟尤不可不知也謹備錄之

唐張旭以草聖名世書墁錄云長安府錄廳有唐吏部郎官題名碑張長史書序楷法整若軍陣云云世言長史書法傳顏魯公觀此信然

吾家祖訓廳事屏風所書心相三十六善余已於香祖筆記詳其出處惟陽宅三十六祥不記所出近始考得之乃宋曾空青語也空青名紆山谷之友元祐君子也

余官御史大夫時嘗蒙　御筆賜一堂聯云煙霞盡入新詩卷郭邑閑開古畫圖又嘗被　賜御書帶經堂信古齋二扁今分懸東西二第中堂誌聖恩示子孫不敢諠也

蔣修撰虎臣（超）先生癸丑歿於峨眉既二十五年矣余丙子再使蜀甫入劍門關宿於驛舍忽夢先生來迓執手微笑而無一語似以不二法門相示者異哉若先生者眞不死也

蜀僧果菴詩軒牕無暑覺雲起竹樹有聲知雨來

先祖方伯贈尚書府君與伯祖兵部尚書太師府君爲胞兄弟太師篤信堪輿家常有數輩在客舍方伯常非之自卜兆域於高祖忠勤公塋之西恒語先贈尚書初至此地覺足下步步如登高然然實平地耳心以爲吉壤即決意用之葬兩祖母夫

人而太師所擇在淄川縣北距新城六十里竟無
後方伯子孫衆多愚兄弟同胞四人三人成進士
府君初贈户部左右侍郎累贈刑部尚書皆帶
經筵講官始知術士之言不足聽而府君高見爲
不可及也
同邑沈澄川淵先生幼時喪父太夫人欲卜吉壤
不肯延致堪輿家但每夜至舍後近地縱横步之
再三忽曰此即吉地也遂卜窆焉後沈公成嘉靖
乙丑進士入翰林官國子司業卒以東宫講官舊
勞特予祭葬

崑山顧炎武號亭林揚之通州有老儒古姓號辣
泉同年孟縣薛給事奮生號老峰皆地名泉名峰
名連姓字巧合者亦奇古人不記有此例否當博
考之
異聞錄言宋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書一千
六百九十種以今考之其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姚
鉉以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云今歷代墳籍略
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云云當五代亂
離板蕩之後而古書多存歷北宋太平全盛之世
而古書反亡殊不可解豈金源入汴其兵火之厄

反甚於五代時與
宋張藴爲淄州兵馬監押咸平中契丹犯境有全
城之功後爲環州監押雖處窮邊猶建孔子廟慶
曆中范文正過之書其碑陰以美之子揆揆以文
學才行有名於世皆登侍從右見澠水燕談錄今
濟南郡城東三十里王舍人店有東坡所書讀書
臺三大字石刻耕者出之田間拨遺蹟也
范文正公幼隨其母客濟南長山縣而讀書長白
山之醴泉寺今長山城外孝水南岸有公祠城西
十五里禮參店公所常往來之地後公守青州過

長山父老迎候於此從曾叔祖開封太守曙峰公
之郎作三賢祠於市之西北隅以祀公與陳仲子伏
生香火至今不絶文正集舊刻大字本編首有禮
參店圖俗譌爲李三店非也
瞿院深與李成皆營丘人而院深伶工也一日太
守讌會院深擊鼓失節召問之對曰適仰見飛鴻
淡佇可愛思欲圖寫凝思久之不知鼓聲之失節
也院深名在宣和畫譜與史邦卿以堂吏而名列
詞中大家皆奇事
章丘縣西北有甯戚城春秋齊甯戚采邑今縣有

甯氏尚為巨族余嘗輓從甥甯生一聯云相國悲歌扣牛角仙人暫死食飛魚次句用列仙傳甯封事皆甯氏也

田侍郎綸霞吏言巡撫貴州日署中庭砌間有草結實紅如珊瑚可愛熟時有小鳥紅色羽毛甚麗來食此草問之吏卒云此斷腸草也鳥亦名斷腸鳥專以此草為食皆有大毒余觀冷齋夜話云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出陶貞白仙方其說稍異

唐鄭綮云詩思在灞橋驢子背上胡擢云吾詩思

若在三峽間猿聲時也余少在廣陵作論詩絕句其一云詩情合在空舲峽冷雁哀猿和竹枝用擢語也後壬子秋典蜀試歸舟下三峽夜泊空舲月下聞猿聲忽悟前詩乃知事皆前定

巳丑歲自春夏至秋八月多雨書屋後叢竹甚茂雨後鵝兒鴨雛拍浮其間頗似畫本余賦絕句云紫竹林中水滿塘鵝兒得意弄輕黃鐵材臙有鵝溪絹合付邊鸞與趙昌從姪磊字石丈善丹青嘗令補作一圖

余嘗謂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岩宿一首末二句蛇足刪作絕句乃佳東坡論此詩亦云末二句可不必

老杜詩白鳥去邊明坡公詩貪看白鳥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余少登京口北固山多景樓亦有句云高飛白鳥過江明一時即目不覺暗合

洪覺範云遠公拒謝康樂入社而與盧循執手言笑謂遠知人則何暗於循謂不知人則何明於靈運余於此段公案固常疑之然又念遠開蓮社衆至百數十人何其多耶豈此百數十人者心盡不雜過康樂乎抑來者不拒乎宜淵明之攢眉而獨

拒一康樂何說耶恨不起遠於地下而問之

重陽前一日風雨觀冷齋夜話劉跛子事戲為絕句云不從句漏覓丹砂不借飈輪轉法華祇愛青州劉跛子一年一看雒陽花又云蜂蝶蕭疎春日斜雒陽花事委泥沙野人久仰東籬菊不愛鋪堂富貴花[illegible]

余少與考功西樵兄言史事自十七史外如史記外則有蘇氏古史前後漢書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國志外有謝陛季漢書晉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王通元經

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鑑五代史外有薛居正舊史及馬令陸游胡恢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偁東都事略曾鞏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三朝朝野彙編葉紹翁四朝聞見録元史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略凡此諸書皆當兼收並採不可以其不列學官而偏廢之兄亟然其言今五十餘年矣白首汗青徒有愧歎而西樵下世已三十七年已丑重陽秋霖乍霽偶憶往事援筆記此

東坡廬山詩云溪聲即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萬厤中董思白其昌宗伯寄先大司馬太師府君詩云鐃歌即是廣長舌大蘇豈非精進幢全襲坡語稍變其意耳時府君以兵部尚書視師行邊故云

余嘗不解吳俗好尚有三鬬馬弔牌喫河豚魚敬畏五通邪神雖士大夫不能免近馬弔漸及北方又加以混江遊湖種種諸戲吾里縉紳子弟多廢學競為之不數年而貲產蕩盡至有父母之殯在堂而第宅已鬻他姓者終不悔也始作俑者安得尚方斬馬劒誅之以正人心以維惡俗乎或云宋楊文公大年好葉子戲

東坡志林記杜處士畜戴嵩畫牛一幅甚寶惜之有牧童見而笑曰牛鬬力在角尾當搐入兩股間今掉尾而鬬謬矣此與黃筌別畫鍾馗抉鬼眼精神意思俱在拇指同旨

每見人家子孫留意祖父著述手澤往往不多得陸放翁記張子功樞密云先人有遺稿滿四篋字畫極難辨惟某識之某若死則皆不傳豈容不急歸耶此意今人知者蓋鮮矣余所見葉文莊與中盛遺集寫冊皆手自點竄鈎勒藏其裔孫文敏訒菴方藹處文敏仕為學士侍郎加尚書矣余屢勸刻之竟不果興化李映碧清廷尉丞好著書常以陸游馬令二家為經別修南唐書而以江表志釣磯立談諸書為緯尊李氏為正統其書頗可傳子木菴柟官御史大夫延余門人嘉定張雲章漢贍專司讎校之役荏苒數年竟未剞劂而木菴死矣右皆有賢子孫且官通顯而不及傳先人之書使流通於後世況其下焉者乎可歎也

老學菴筆記云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蜀多竹炭余詢之門人南部李曲江少司馬先復云蜀中初無竹炭不知宋時何以有之或古有之而其法不

傳耶
中州集載楊雲翼詩金波曾醉雁門州信有人間
五月秋萬古河山雄朔部四時風月入南樓云云
誠佳作也近李梅厓中丞基和代州詩云誰識雁門
今夜月山川別樣在冰壺亦是佳句而彼土之高
凉可以想見矣
金李汾長源詩煙波蒼蒼孟津戍旌旗歷歷河陽
城不減少陵東坡
臨邑行太僕卿邢子愿先生侗以書名萬曆間取
法晉人不落唐宋窠臼其邑人王蔥岳大司馬洽

萃其書爲來禽館帖凡數十卷時號北邢南董今
董書盛行海內而邢書知之者鮮矣余西城別野
茂林修竹四大字是其眞蹟
陸務觀云吾鄉鏡湖爲人侵耕幾盡閩州南池數
百頃亦爲平陸古今勝蹟往往陵谷遷移如此吾
郡明湖幾分城之半四五十年前湖面甚闊近爲
人家佔作藕塘此疆彼界畫爲溝塍舟行渠中了
無煙波浩淼之趣幾何不爲鏡湖南池之續耶爲
之一歎
方岳山文冬日林茂之前輩見過云積雪初晴鳥

曬毛閑攜幼女出林皐家人莫怪兒衣薄八十五
翁猶縕袍岳山又有詩云烏衣巷口多芳草明日
重過是早春亦佳句
唐僖宗朝南詔請和親遣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
是又一李龜年
自科塲許五經中式而習者益衆數科以來如直
隷陝西某某皆以五經掄元戊子江西解元李紱
臨川人五經文二三塲皆刻程文悉博大精深殆
有萬夫之禀今官庶常何澹菴世基翰林云渠讀書
一覽輒誦不忘也

一水水名也酈注渭水又東會一水水發吳山地
里志吳山古汧山也山下石穴水溢石空懸波側
注按此即一水之源在靈應峰下所謂西鎭靈湫
是也余丙子祭告西鎭嘗品茶於此與西山玉泉
極相似
吳天章荅人云自卜條南舊隱居明星玉女對擺
書門前萬里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又至今堯
峰上猶上堯時日又河聲過霄首雨氣下風陵
西樵古意云鵁鶄雨雨栖浦沙昨夜郎來眠妾家
滅燭入門帶星去看郎一似菖蒲花最貿而古

分甘餘話卷一 終

分甘餘話卷二

漁洋老人漫筆

眞定府臨濟寺唐義玄禪師道場余以康熙丙子過之荒涼頽落闃無一僧今臨濟兒孫滿天下名山大剎開堂領衆者不可勝數而祖庭敗壞如此無一人任興復者余因憶宋僧證悟法師題馬祖殿云寄語江西老古錐任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遂題是詩於佛殿之壁今又十三年矣不知竟有擔當此事者否也

黃始字靜御吳人有詩云一聲啼鳥半江月才到兩山天欲明

李文饒牛僧孺君子小人判然也潁濱乃稱爲豪傑之士而東坡戲爲酒令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然則僧孺之人可知矣可與贊皇並稱乎明彭澤王瓊如參商水火之不相能其爲邪正亦易見也乃李贄名臣傳列瓊而澤則附見之公議安在

余少時評陳卧子子龍湘眞詞如香車金犢流連陌阡轉令人思草頭一點之樂

凡爲詩文貴有節制即詞曲亦然正調至秦少游

李易安爲極致若柳耆卿則靡矣變調至東坡爲極致辛稼軒豪於東坡而不免稍過若劉改之則惡道矣學者不可以不辨

前輩嘗言諸佛經多出六朝唐人文士之筆初亦疑之然觀唐貞觀中令玄奘法師譯諸經有譯經使十餘人又諭有不穩當處隨即改正則所云多出文士之筆良然

漢中府治月臺東南隅有璞石如鼓而方高二尺六寸圍八尺脰間作四獸而有剖露痕審視之眞碧玉也門人陳子文（實植）益州于役記云制似罍相

傳是楚漢間物未詳

本朝狀元必選書法之優者順治中 世祖皇帝喜歐陽詢書而壬辰狀元鄒忠倚戊戌狀元孫承恩皆法歐書者也康熙以來 上喜二王書而己未狀元歸允肅壬戌狀元蔡升元庚辰狀元汪繹皆法黃庭經樂毅論者也惟戊辰進士中工二王體者首推海寧查昇以其族叔嗣韓兼習五經拔置鼎甲昇遂抑置二甲丁未進士工書者首東強宋師初而不與鼎甲又不與吉士之選終於一令亦可惜也（字寸中凱）

秦羅敷敷字或作紨李西臺書小詞亦作羅紨懶眞子引漢書昌邑王賀妻名羅紨乃嚴延年女孫然不言敷紨二字何以通用或有博雅者知之俟考

歸田錄言張僕射飲啖過人晏元獻所食至少近人亦有相類者孟津王文安公（鐸）在京師諸公欲乞書輒置酒邀之飲無算爵或烹雞卵數十盛以巨盎破餺飥蒸餅亦數十枚雜投其中而食之立盡康熙辛未余貳京江相國張公素存（玉書）典會試每五鼓必秉燭起坐夜則和衣而寢食時或切山

藥極薄煮熟置盂中不過五七片或炒米少許而已

韓慕廬宗伯（菼）嗜煙草及酒康熙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闈酒杯煙筒不離於手余戲問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慕廬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衆爲一笑後余考姚旅露書煙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菰以告慕廬慕廬時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乃命其門人輩賦淡巴菰歌

故友程石臞南海人嗜檳榔官兵部職方郎中一

日早朝余戲占口號贈之云趨朝夜永未渠央聽
鼓應(平)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端坐喫
檳榔聞者皆為絶倒按輿轎見前漢書
康熙乙丑余奉使南海見六榕寺一立佛像皆以
珠玉珊瑚瑪瑙琥珀蜜蠟硨磲諸寶莊嚴之已為
希有頃聞京師鬻一紫檀坐椅制度精絶亦以珠
玉等諸寶為飾一方伯之子欲以百二十金購之
德州李庶常文衆(埰)力止之乃已此眞所謂奇技
淫巧者也
近科鼎甲三人皆至八座者甚少同時者更少惟

癸丑狀元韓菼第二人王鴻緒第三人徐秉義同
時為八座韓禮部尚書王工部尚書徐吏部侍郎
衣冠詫為盛事 本朝設科已來所未有也歸田
録記首甲三人並登兩府者惟天聖五年一榜此
足相匹
六朝人謂文為筆齊梁間江左有沈詩任筆之語
謂沈約之詩任昉之文也然余觀彥昇之詩實勝
休文遠甚當時惟玄暉足相匹敵耳休文不足道
也
廣平張蓋字覆輿申鳧盟涵光友也常有贈申一一

絶句云草澤賢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即公車我同
漁父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金陵黃周星九煙
明末進士也贈長洲尤悔菴云今朝喜得見尤侗
皆直呼其名此以古道自處故以古道待其友非
知己之深者不能也俗人且以為倨傲無禮矣明
鹽山王忠肅公(翺)官太宰滄州馬恭襄公(昂)官大
司馬忠肅在朝每面呼其名此尤古道之不易行
者又非詩文之比
有獻古鏡於呂文穆者云可照二百里公曰吾面
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歐陽公以為得宰相

之體吾鄉一先達家居子姓偶言及曹縣五色牡
丹之奇請移植之荅曰牡丹佳矣然不知能結饅
頭否此與呂事相類但其人非耳
一鄉先達在明啓禎初不為清議所許常訓子孫
勿學為古詩作古詩恐壞人心術或聞之笑曰沈
休文始叛四聲想當為君子第一但不知何以處
陶淵明
田元均為三司使厭權貴干請然不欲峻拒每溫
言強笑以遣之謂人曰吾為三司使數年強笑多
矣直笑得面似靴皮此歸田録所載本非佳語而

月泉吟社謝送詩賞劄中有云執事吟髯似戟笑
面如靴引用殊不倫矣
傳彤臣虒修軀偉貌髯眉如戟博學強記冠絕一
時常過一友人家友人有女為狐所祟聞傳至忽
語曰傳公正人將來必貴吾去矣果去不復來彤
臣辛卯舉鄉試乙未舉會試皆與余同年仕至江
西道監察御史
唐三司使不專領財賦鹽鐵之事凡鞫獄以尚書
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即明代及
本朝之三法司也

韓蘄王岳鄂王皆有背嵬軍范石湖云燕中謂酒
缾曰嵬其大將酒缾皆令親隨人負之故號背嵬
韓岳取其名以名親軍爾
劉麟引衆南侵趙九齡獻策決淮西之水以灌其
營麟聞之遂遁去九齡字次張與龍伯可皆奇士
陳同父作中興列傳特標出之此事見雲麓漫鈔
惜當時不能用也
漢明帝時西域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
至雒陽處之於鴻臚寺故後世僧所居皆曰寺元
帝被疾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處之於昆明
觀故後世道士所居皆曰觀上見雒陽伽藍記及
石林燕語下見雲麓漫鈔
本朝侍衛皆於冠上帶孔雀翎以目暈之多寡為
品之等級武臣提督及總兵官亦有　賜者後文
臣督撫亦或蒙　賜得之者以為榮袍帽初以紫
貂為貴康熙以來尤貴元狐非閣臣不得　賜尚
書亦有蒙　賜者厥名元狐而色實蒼白也
渭南南氏自大吉逢吉而下衣冠之盛與靈寶之
許餘姚之孫相鼎足若吏部尚書企仲禮部尚書
師仲國子祭酒居仁工部尚書居益其尤著者余

為禮部郎官時與宗伯孫廷銓鼎甫同舍相得甚
歡一日同人讌集余兩人接坐偶談及前明掌故
吏部劉公戩仁[illegible]從旁歎曰大家兒固當不同
余同年張禮部者河南人面黔而好傅粉澤順治
庚子與同年何行人雉音彥同典廣西鄉試桂林
人為之語曰本是個畫眉張敞倒做了傅粉何郎
辛丑春余客秦淮適何歸自粵過金陵酒間談此
坐客皆為捧腹絕倒
趙承旨家宋槧前後漢書王大司寇弇州得之陸
水部完家前有松雪小像後錢牧齋大宗伯以千

二百金購之新安賈人復售於四明謝氏自跋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此書後又歸新鄉張司馬坦公康熙中有人攜至京師索價甚高真定梁蒼岩大司馬酬以五百金不售攜去後不知歸誰何矣

虞山錢先生跋東都事略述歸熙甫湯若士王損仲三家刪宋史始末甚詳云熙甫未有成書止別集有宋史論贊一卷若士閱宋史朱墨塗乙某傳宜刪某傳宜補某人宜合某傳某某宜附某傳皆

注目錄之下州次部居釐然可觀天啓中損仲起廢籍爲寺丞過余邸舍必商宋史時李九如少卿藏宋宰輔編年錄及王秘閣稱東都事略三百卷損仲從曳余傳寫并約購宋李燾續通鑑長編以蒇此書今損仲草稿及臨川宋史舊本皆在吳興潘昭度家云云余昔在京師所見即臨川手筆所謂朱墨塗乙者是也余曾鈔其目錄祥符草稿則不可得而見矣又聞吉水劉狀元晉卿上公車秪攜宋史刪本或即臨川本耶

慧持東林慧遠之弟也遊峨眉山於樹中入定宋時有人見之以聞於上始言始末問今何往答言欲往陳留又一書云明時復有人見之陳留亦入定樹中似是傳會以神其事又宋時或漁於潭得一鴟夷內有一人酣卧初覺問之曰我譚紫霄也宋亦丘竊吾書沈吾水底漁者欲出之曰此間甚適不須出也此亦似傳會之說學仙佛者故欲神其事耳

葉氏習學記言不如黃氏日鈔黃氏日鈔不如弇州先生讀書後

嚴滄浪論詩特拈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

落言詮又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無跡可尋云云皆發前人未發之秘而常熟馮班詆諆之不遺餘力如周興來俊臣之流文致士大夫鍛鍊周內無所不至不謂風雅中乃有此羅織經也昔胡元瑞作正楊識者非之近吳殳修齡作正錢余在京師亦嘗面規之若馮君雌黃之口又甚於胡吳輩矣此等謬論爲害於詩教非小明眼人自當辨之至敢詈滄浪爲一竅不通一字不識則尤似醉人駡坐聞之唯掩耳走避而已

孟子曰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子貢又聖門

高弟也吳越春秋越絶書言子貢一出而存魯亂
齊亡吳霸越若如所云乃蘇張之俑矛耳不惟誣
壞子貢亦辱聖門矣
余生平最愛楓葉行吳楚間所見多矣尤愛雪中
楓葉淺深相間有如書圖己丑九月下浣六日未
霜而有微雪大兒涑以石帆亭楓葉十餘片至微
紅可愛輙從枕上賦一詩云秋雨連宵響菊叢石
帆亭畔小池東正銜無夢須新曆六見池邊楓葉
紅時去十月朔頒曆才四日
順治辛丑春雨中泊舟楓橋寄先兄西樵二絶句

今十餘言文之　二

云日暮東塘正落潮孤篷泊處雨瀟瀟疎鐘夜火
寒山寺又過吳楓第幾橋楓葉蕭條水驛空離居
千里悵難同十年舊約江南夢獨聽寒山半夜鐘
今荏苒五十年矣西樵下世亦已三十餘年回思
往事爲之憮然而歎
今新進士賜讌謂之瓊林讌瓊林宋京城四御苑
之一石林燕語瓊林苑金明池每二月命士庶縱
觀謂之開池歲賜二府從官讌於此進士聞喜讌
亦在焉自明代相沿至今猶唐之題名雁塔也
宋仁宗嘗問宰執修唐書時何不專命歐陽修又

論舊唐書不可廢眞聖人也
明世宗時議大禮與宋英宗時濮議事體稍異蓋
仁宗養英宗於宮中立爲皇子已久名分久定於
禮毫無可疑故温公之疏曰今上爲仁宗子而稱
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此萬古不易之論
也世宗未爲孝宗之子又承武宗之後故稍有不
同張孚敬桂萼因得乘間抵隙逢迎以售其說而
竊取大位然楊文忠以下凡得罪者其心不忍負
孝宗皆君子也張桂方獻夫霍韜之徒僥倖干進
志在逢迎皆小人也纂史館開局時諸人尚有紛

今十餘言文一　三

紜之論林下退閑偶讀歐陽司馬二公集聊復論
之若歐陽公賢者而其議濮事則亦敢於負仁宗
者吾終不敢以爲是也
昔亡友葉文敏評余蜀道集詩謂論大篇短章每
首具有二十分力量所謂師子搏象兎皆用全力
者也余深愧其言陳元孝恭尹許余南海集雖不及
蜀道之宏放而沈鬱乃反過之此亦知言文敏
又嘗語余兄七言長句他人不能及祇是熟得史
記漢書耳
忠武侯討魏通鑑以寇書千古公憤故元人楊奐

詩曰欲起温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余讀通鑑至後唐莊宗欲討僞梁亦以謀入寇書不禁廢指亦題一詩曰一代清流盡喪亡紇干山雀可憐傷温公書法憑誰問又說河東欲寇梁

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兢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今吾年逾七十有耳而不能聽有目而不能見是見聞二根先去雖欲讀書娛老而亦不能矣古人云聰明智慧殊不再來爲之三歎

世祖皇帝順治中各省布政使内陞有徑陞侍郎者或通政使大理卿宗人府府丞康熙中重定品級考布政使外陞巡撫副都御史内陞則太常卿順天府尹問亦遷光祿太僕正卿己丑　特命廷臣薦舉翰林藩臬可任京卿者以江西布政使孟世泰爲鴻臚寺卿廣西布政使李濤爲太常寺少卿江南布政使李法祖爲順天府府丞舊制按察使内陞則大理寺少卿左右通政是外之三品陞内之大四品也布政使陞常少鴻臚府丞則以外之二品陞内之小四品也又與常例不同

余庚午爲副憲値御史内陞外轉之期時于振甲成龍莅總憲任甫三日　上在暢春苑有　旨下詢于公以問余余曰臺規内陞皆論資俸近多越次躐陞徒長奔競無益勸懲今河南道常翼聖有才京畿道梅鋗有守而資俸俱深内陞之序當首常次梅則公道明人心服矣明日　旨下常内陞次年梅繼之己卯余爲總憲引見諸御史於　乾清門御史既下殿　上詢余當内陞者余力薦河南道李斯義端愼敏練是日　旨下李内陞余掌都察院一循臺規即一掌道亦必論資俸不敢狥一情面以防奔競余既遷去又不盡然矣

余爲御史大夫時漢軍御史郭金城上疏請裁冗員下九卿議遂有欲裁御史數員者余毅然爭之曰　國初設都察院御史至六十員後減至四十員及停止巡按之差所存僅二十四員每至巡城監禮侍班等差往往乏人余方欲題增數員豈可反議裁乎都察院非冗散衙門御史非冗散之官斷不可裁如有異同之論余必上疏力爭之衆皆以余言爲然事乃已

余門人廣陵宗梅岑名元鼎居東原其詩本才調集風華婉媚自成一家常題吳江顧樵小畫寄余

京師云青山野寺紅楓樹黃草人家白酒篘日莫江南堪畫處數聲漁笛起汀洲余賦絕句報之云東原佳句紅楓樹付與丹青顧愷之把玩居然成兩絕詩中有畫畫中詩顧字樵水亦名士

門人殷彥來寄其亡友夏生任遠遺詩僅一卷中有和余秋柳詩四首頗可誦其秋夜讀九歌云湘皇淚雨滋叢竹山鬼悲風帶女蘿春寒云梨花落地半窗雨柳絮入簾三日風皆晚唐佳句彥來傷其不遇早夭為序而傳之友道亦可風也夏即余門人九敍從子其妹亦能詩

余在九卿時薦舉人才甚多率不令其人知之比時有冒竊居功者聞之一笑而已如孟世泰李濤鞠宸咨莊撂衛台瑞劉元勳之屬蓋不下十餘人至今屢被遷擢尚有不知者宋蘇魏公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歲以雙井茶一甕相餉古今一也要視其出於公出於私爾間往昔為一人有酬謝不皆者

吾郡楊太宰夢山先生巍五言沖古淡泊在高子業華子潛李孟誾如遠道令人愁況近單于壘秋風入鴈門羽書日三至微微霧景流天壤色俱素鄉心生塞草世事入秋風風雨樓煩國關山李牧祠關將流水引夢與古人居兩響殘秋地城分不夜天石古苔生循泉香磨過餘皆逼古作

余平生交友不敢自居於薄在京師遇施愚山沈繹堂李容齋葉訒菴數公之喪哭必盡哀今人雖至交指天日盟肺腑及勢分相埒聲名相亞遂忘夙好而反下石者有之矣可歎也

古德云水鳥樹林皆為說法又云狗子具佛性此非虛語近耳目聞見如京師某寺之蜘蛛塔安陸之念佛鳥靖州之聽經鵞皆昭灼在人耳目者新

城北郭眞武廟老道士趙雲山戒行清苦每誦經輒有一蛇蜷伏其旁久益馴擾雲山歿蛇亦去不見以是推之露柱瓦礫皆可知也

康熙丙子余再以祭告使蜀歸次朝天關土人云某寺有一豕每聞僧徒誦經輒隨其後禮拜誦畢即臥佛座之下性好潔欲溲溺則出往山間皆有常度過者必往看之今尚在

明大梁周藩有一虎衛宮門長齋不噉雖投以豚蹄亦不食也先大父尚書公官汴梟時親見之蜀中瓦屋山有貔貅不食人及牛犬之屬惟食虎豹

口常誦阿彌陀佛山中僧徒以為法護
宋南渡後高宗最重蘇黃詩文筆墨求其子孫官之徐俯師川亦以山谷之甥驟至通顯其詩本江西派也貴後或以書賀之稍及山谷淵源師川荅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噫安得此負心之語
治脹氣熱蒸餅一枚擘作兩片糝蜜陀僧一錢許急挾之脹下少睡片時候冷棄之
北齊竇泰母期而不產有媪教之曰渡河湔裙生子必易從之生泰胡文恭宿詩猶餘仙媪湔裙水

幾見星妃度襪塵
立秋日日未出採楸葉熬膏傅瘡瘍立愈
皮硝入雞腹中煮食消痞以上二條見說楛
瓴甋盛酒器也大者一石小者五斗亦作瓻夷
紀侯臺在今壽光縣南三十里春秋紀國也耕者常於臺下得一玉碰宋太平興國中鄭州修東岳廟於地中得玉杵臼皆不知何所用之
余作浯溪考成又得唐蔡京鄭谷宋釋惠洪數詩錄為補遺適見清波雜志一條姑錄於此云浯溪中興頌碑自唐至今題詠實繁零陵近雖刊行止

會萃已入石者未暇廣搜博訪也趙明誠待制妻易安李氏常和張文潛二長句以婦人而厠衆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李易安詩二篇兼從陳士業宏緒寒夜錄鈔出已入集中忘其出處本周煇也
諸說皆言王介甫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俾介甫選其佳者介甫使吏鈔錄吏倦於書寫每遇長篇輒削去今所傳本乃是群牧吏所刪也余觀新刊百家詩選又不盡然如刪長篇則王建一人入選者凡三卷樂府長篇悉載何未刊削王右丞韋蘇州十數大家何以

絕句亦不存一字余謂介甫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是選亦然庶幾持平之論爾
順治末社事甚盛京師衣冠人士輻輳之地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楊給事自西雍建疏言之部議有禁遂止不行二十年來京師通謁無不用年家眷三字即醫卜星相亦然有無名子戲為口號曰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槩年家眷亦可一笑也余所見不隨俗者惟龔尚書芝麓鼎孳勞中丞介岩之辨二公而已
康熙甲辰先兄西樵以中州科場磨勘事自吏部

移法司會中秋合肥龔端毅之門生為置酒呼梨園部奏伎公愀然曰王西樵無妄在請室吾輩可樂飲乎遂罷遣樂人若粥清談而已古道久廢特書此以厲薄俗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為諸生時數有異徵一日天未明自家赴塾過大街(西關街名)見一人負屦而立長過於簷無他徑趨避其怪忽直前捽之文定急犇溪西鳳山玉皇宮怪物亦涉水隨至文定方皇遽無計忽自覺身驟長與之相等乃手搏之怪物錯愕逃去又常讀書家塾有狐夜遺金豆十餘枚後既

貴人稱金豆孫家公順治中歷官吏戶兵三部尚書康熙元年拜相

或貽古鏡一視之乃先太師公故物也背有公自製贊云爾雅曰鑒謂之鏡釋名曰鏡景也言有光景也古之人目短於自見取諸鏡以觀其面夫鏡不設形而能有形故人舉其醜則怨鏡見其醜則善南華經云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無傷吁可以鏡矣讚曰㮚兮玉光兮珠其用常明其中常虛左有文曰萬曆甲申年造上為乾卦有小印為象形公名也右一小印曰桓臺王子廓公字也公故物惟此鏡與端溪小研一光潔如白玉亦有刻字曰王子廓家珍藏端研無銘

秦淮青溪上有張麗華小祠不知何代所建余賦詩二首紀之以存古蹟云璧月依然瓊樹枯玉容猶似憶黃奴過江青蓋無消息寂寞青溪伴小姑臨春樓閣已銷沉遺廟荒涼碧蘚侵惟有青溪嗚咽水至今猶自怨韓擒唐修隋史謂韓擒虎曰韓擒避廟諱也

蜀劍州西郭有小廟祀鄧艾余賦絕句示州人云

中廚曾毀曹瞞廟常侍還焚董卓祠劍閣至今思伯約蜀巫翻賽棘陽兒明時有官陰平者立一碑於道左大書曰鄧艾入蜀路見者笑之碎其石今之立廟得無類是耶

若干二字出古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不定當如此求之又曲禮問天子之年始服衣若干尺矣漢食貨志顏注云設數之名也亦曰如干又複姓後周有若干鳳及右將軍若干惠若音人者反釋名云以國為姓右癸辛雜識所引極詳賅因或問而備錄之

岑詩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黃庶詩山精水怪衣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余游盧山亦得句云薜荔衣怪樹山風恐行人各寫一時所見而句法相似然岑亦本古詩羅帷卷舒似有人開意非剽也

古人著述詩文一生心力所寄必有所托以思傳於後世如白樂天寫集三本一付廬山東林寺一付蘇州南禪寺一付龍門香山寺陸魯望詩文手稿書畫寘白蓮寺佛像腹中唐求詩草寘大瓢中投諸岷江之流皆名心未忘故也如來自言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乃亦以身後結集屬大迦葉豈

名心亦未盡忘耶頃襄城劉太乙青藜翰林書來云欲自作八分書余漁洋蠶尾諸集詩藏於少林代余謀所託意良厚因述此以報之

水仙之名甚美馮夷爲河伯名曰水仙伯牙從成連之海上作水仙操西湖有水仙王祠陶峴泛三舟於江湖吳越間號爲水仙他如雒妃湘君之屬皆水仙也乃盜賊如孫恩流毒會稽吳興數郡及勢窮投海死其黨亦稱爲水仙甚可笑也脫清都仙籍果有此輩正當與趙高李林甫同班爾

治喉閉急症用鴨嘴膽礬研極細以釅醋調灌吐出膠痰立愈癸辛雜識云眼帶敢用白礬亦效

癸辛雜識又云熊膽少許用淨水略潤開盡去筋膜塵土入冰腦一二片如淚痒則加生薑粉些少以銀筯點眼能去障翳及赤眼最效

同年汪鈍翁小字液仙程石臞小字佛壯劉公㦸每自稱阿㦸余在揚州日常有詩寄西樵兄及三君云佛壯談詩登秘閣液仙趨府算錢刀還思阿㦸歸清賴仕隱無端愧汝曹天寧佛火共淹留千里驚蓬落雁秋何處憑闌望西北暮雲明月滿書樓詩載漁洋前集

坡公作攓雲篇余昔行秦棧中見道左石罅間煙氣如縷頃刻瀰漫山谷已而雨大至行人衣袖中皆雲也始信攓雲之非妄

工部郎官有街道廳一差出則二黑鞭前引而一隸肩獨版在馬後汪郎中翦以啓賀其僚友某云雙鞭前導宛兩股之蝦鬚獨板後隨如一條之狗尾聞者無不大笑汪字樊桐仁和人作肅松錄

左良玉自武昌稱兵東下破九江安慶諸屬邑殺掠甚於流賊東林諸公快其以討馬阮爲名而并諱其作賊左幕下有柳敬亭蘇崑生者一善說評

話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遺老左祖良玉者賦詩張之且爲作傳余曾識柳於金陵試其技與市井之輩無異而所至逢迎恐後預爲設几焚香瀹岕片罝壺一杯一比至徑踞右席說評話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復強之也愛及屋上之烏憎及儲胥噫亦愚矣

余小時見寶應吳敏道詩一卷頗有佳句僅記其一絕云楊子江頭兩雙槐倚綠蕪愁心將客夢日夜向東吳惜不憶其全矣

胡元瑞論明人歌行極尊空同而略於大復不知

何聽琴獵圖送徐少參津市打魚諸篇深得少陵之髓特以秀色掩之耳胡專舉明月帝京陋矣

明末暨　國初歌行約有三派虞山源於杜陵時與蘇近大樽源於東川參以大復婁江源於元白工麗時或過之

分甘餘話卷三

漁洋老人漫筆

濰縣老儒楊青藜字祿客又字石民與安丘故相劉公憲石[illegible]老友也相[illegible]歸招之不往荅書略曰側聞直指程君按部安丘與尊伻並轡入城觀者莫不駭異閣下能無懼乎閣下之所居與閣下之所行衆忌之而欲甘心焉者匪朝夕矣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竊爲閣下危之某伏處草澤稍有異聞如龔芝麓之鐫十三級則以蜀雒分黨也趙韞退之坎壈終身則以避馬未遠也周

櫟園之擬立斬則以報復睚眦也陳百史之無辜伏法則以爭權競進也其他謠傳尚多事關鴻鉅有傷國體有干名教諒閣下所必不肯爲者愚不敢輕信而妄言之即此數端亦足以招悔尤而犯清議矣云云未幾而劉被禍甚烈楊亦霍氏之徐福云

近無錫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經剞劂最精點畫不苟聞其版已爲大力者負之而趨余曾見宋刻於倪檢討雁園家　許與秦刻方幅正同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

陳說岩相國（廷敬）說其鄉有兄弟皆爲名卿而其孫
愚騃不知書家以中落至持銀椀乞食於市而不
悟銀可易米人家子弟不讀書者可以爲戒因書
示子孫輩云
先太師大司馬公嘗刻小本玉壺冰細入毫髮都
穆元敬所著也又文選刪注及趙松雪文集先方
伯贈大司寇公嘗刻賈侍郎三近滑耀編即文府
滑稽之流又張南湖綖詩餘圖譜少游南湖詩餘
合刻二公皆高郵人也今版皆燬於兵燹余所見
者僅此略記其目以示後人
先高祖太僕忠勤公遺墨止有采三殿大木於黔
中時所爲祝嘏詞及史論數篇先曾祖大司徒公
著述有炳燭編攝生編百擬編皆門生郭文毅明
龍（正域）爲序及諫議疏稿先伯祖大司馬公著述有
皇祖開天下律并進疏經理群州奏議總督宣大
奏議大半截陳大樽（子龍）經世八編而混入太倉王
少司馬思質（忬）疏數篇弇州先生父也舛譌當改
正本兵及署太宰奏議無專刻今邑誌略載數篇
先祖方伯贈大司寇公著述羣芳譜最著康熙四
十六年　特旨命翰林官汪灝張逸少等四人續
廣之又　御製序文冠諸編首餘如剪桐載筆操
觚勤說心賞編日省錄救荒成法舉業津梁等凡
十餘種先伯父侍御公著述有朧菴集先兄吏部
西樵有然脂集二百卷十笏草堂集西湖竹枝三
舟倡和詞（與宋荔裳琬曹倦圃溶湛）廣陵倡和詞（與陳其年維崧等）先仲兄
禮吉有抱山堂集先叔兄叔子有古鉢集皆已刻
梓又從叔祖郡丞定宇公迂園集少司馬立宇公
西臺奏議巡撫奏議吏部季木公問山亭集齊音
李杜詩評大寧令用晦有鶴隱集從伯文玉籠鸞
館集余嘗欲錄其簡要合爲一編藏之家塾奔走
四方卒卒未暇今老矣未必能終踐此志聊志其
目存之家乘云

近歲御史以骨鯁著聞者二人宜興任弘嘉丹陽
荆元實一日　上命閣臣集九卿科道問一總漕
才品治狀衆相顧未發任從末班抗聲曰某貪酷
暴橫無一善狀內閣授筆札持以入告總漕者隨
罷黜公論快之任內陞通參謝病歸荆封事十餘
上皆勁直有聲於時忽引疾乞歸時余初代匱總
憲力挽留之不得竟歿於天津舟中可惜也
旗下滿洲人准鄉會試自順治壬辰科始康熙中

停止數科後復舊遂行至今然其例先後不同順治中滿人漢人分為二榜壬辰滿狀元麻勒吉漢狀元鄒忠倚乙未滿狀元圖爾宸漢狀元史大成康熙庚戌科以後則滿漢人同一榜皆試漢文矣麻官至江南江西總督刑部侍郎圖官至陝西巡撫工部侍郎

春秋耏班食於耏門因為耏氏按耏今吾邑東時水也水經注時水自西安城西南分為二枝津別出西流德會水注之耏水即時水左傳齊晉盟於耏京相璠曰今臨淄唯有澅水西流入泲即濟字地理志曰耏如聲相似澅水即如水蓋以澅與時合得通稱矣漢功臣表宣曲侯耏為鬼薪耏輕刑也音柰按耏班宋人耏門當是宋地非耏水矣

曹東畝論詩曰四靈詩如啖玉腴雖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余謂此齊人管晏之見耳四靈如襪材窘於方幅江西以山谷為初祖然東坡云魯直詩如啖江瑤柱多食則發風氣

唐大曆十才子傳聞不一江鄰幾所志乃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湋苗發吉中孚共十一人或又云有夏侯審按發審詩名不甚著未可與諸子頡頏且皇甫兄弟齊名不應有曾而無冉又韓翃同時盛名而亦不之及皆不可解

近科以來海內名士登第無遺惟武林吳寶崖陳琰廣陵殷彥來譽慶尚困場屋時論惜之余乙酉冬賦二詩寄寶崖宋牧仲冢宰見之即延致於家盛為推挽彥來時客閩中余亦有書寄之其略云頃江浙閩獻詩　行在蒙被　知遇者多有何吾彥來竟困於場屋也又一書云比來釋褐立致青雲者何限而彥來之才竟一鄉舉不當千佛名經大之厄

才如此知復何意雖然遇合有時如二君者正將捉鼻嘅不免耳

昔人或以堯舜為謚人多疑其說劉原父五卜謚法一篇又云神化無方曰聖老聃稱道曰聃后言日出曰周然則周公孔子及老子皆以謚稱乎較堯舜之說尤穿鑿而安矣且歷代以來亦曾有謚堯舜周孔聃者否原父號為博雅此說乃無稽恐誤學者故辯之

耿道見字隱之東郡人能古文常作真止和尚塔銘云和尚初名幻修號雁汉晚更字真止本儒家

二十後喜讀西方書於楞嚴圓覺多所證入崇禎
甲申衣居士服參訪南來住武林久之住金陵與
其賢士大夫游顧性好栖逸古寺飯名僧乙酉年
二十九矣始薙髮緇衣蔬食手鈔大藏經盈尺許
與金山鐵舟和尚最厚善順治十年癸巳十一月
二十八日示化於金陵三山街市中庚子七月所
謂賢士大夫者與鐵公醵金錢禮請牛首老禪以
慈蔚薦之於湖音菴厝於安德門外青龍菴西竹
柏間或曰和尚之高祖洎父曾仕正德天崇間世
著忠節有聞於時和尚亦以進士起家歷南北部

曹至京卿余顧未詳其世次云
楓牕小牘載東坡一帖云足疾用葳靈仙牛膝二
味爲細末蜜丸空心服（[illegible]）此方有奇驗凡腫痛拘攣皆可
愈久服有走及奔馬之效二物當等分酒及熟水
皆可下獨忌茶耳如犯之不復有效當以槐芽皁
角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
臺灣物產多異中土按東郡太守孫湘南元衡赤
嵌集所錄有波羅蜜（狀如冬瓜[illegible]其色[illegible]味甘[illegible]）鳳梨（[illegible]抱幹而生葉自頂出森若鳳尾其色黃）香果（花[illegible]實中空內如蠟丸）羨子（[illegible]）

[illegible]刺桐花（色紅如火泉州號刺桐城）番茉莉（[illegible]大如筍）鐵樹花（[illegible]）
[illegible]蝴蝶花樹　曇花（[illegible]）
午時梅（色紅午開子落）紅繡毬　黃美人蕉　迎年菊（[illegible]）
（[illegible]）石榴花（[illegible]）新婦啼（[illegible]）飛鯖魚（[illegible]）
（[illegible]）鸚哥魚（[illegible]）翠蠏（[illegible]）
（[illegible]）
吳天章（[illegible]）過眞定賦詩云鎭州荷花一萬柄正對
城門是酒家下馬當壚更斟酌醉臨明鏡看吳娃
風格殆不減楊廉夫余與海內論詩五十餘年高
才固不乏然得髓者終屬天章也

廣州府城西長壽菴離六堂側池上有石一株云
產七星岩其色黃如蒸栗瑩潤如蜜蠟琥珀稍有
皺紋高可三四尺眞奇物也從來太湖石以供園
林假山之用靈璧石英德石可作研山懸磬端溪
石作研材青田石作印章邇來福州壽山石五色
具備而堅細瑩潤不減凍石以開採太酷石脈遂
竭土人以芙蓉山石（[illegible]）代之以誑鬻者然色與
質皆劣價亦頓減矣吾鄉章丘南山岩洞忽出石
色正綠如翠羽之可愛長有徑二三尺許者峰巒
聳峭坡陀迤邐水道分明置之盆盎信是奇觀惜

不數年以開採過當石脉亦竭今亦不易得矣

明詩人多有早慧而年不得四十者如高季迪何仲默徐昌穀鄭繼之高子業數公卓爾不可及矣薛君采王舜耕孫太初殷近夫梁公實宗子相次之至陳后岡董中峰常明卿之屬汗血方新而筋骨未就秀而不實殊可惜也

門人陳子文奕禧號香泉海寧望族其家簪笏滿牀子文獨以詩歌書法著名當世其書專法晉人於秦漢唐宋以來金石文字收弆尤富皆爲題跋辯證米元章黃伯思一流人也康熙庚辰以戶部郎中分司大通橋一日 東宮舟行往通州 特召之登舟 命書絹素且示以 睿製盛京諸詩賜玻璃筆筒一後亦 召至 大內南書房賜 御書甲申出知石阡府戊子補任南安江西巡撫郎中丞重其名求書其先世碑誌而子文忽以病卒官妙蹟永絶清詩零落所蓄金石文字不知能完好如故否其子世泰以書名世其家必能藏弆不至散佚生平與蒲阪吳天章雯最善今先後下世矣悲夫

康熙己未開明史館其後總裁及纂修官遷轉病

假不一屢易其人最後乃增孝感相國熊公青嶽賜履未幾熊以老病乞歸 允解閣務令居京師以備 顧問久之復求歸田 允之遂自進明史若干卷 命付內閣叅詳其書熊自撰進即同爲總裁數公亦不得而見之也內閣叅訂覆 旨云何余甲申冬歸田無從而知矣

燕燕之詩許彥周以爲可泣鬼神合本事觀之家國興亡之感傷逝懷舊之情盡在阿堵中黍離麥秀未足喻其悲也宜爲萬古送別詩之祖

余常謂古今冤獄首漢淮陰次則明傅潁公耳康熙丙子秋 命祭告西嶽道出井陘有詩云少日紛多慨龍門太史書劫殘秦復趙齒冷耳兼餘詎有無雙士而師李左車到頭鍾室恨功狗竟何如又甲子秋 命祭告南海過定遠弔傅公云躍馬千山外呼鷹百戰場平蕪何莽莽雲氣忽飛揚寂寂通侯里沈沈大澤鄉潁川湯沐盡空笑夥頤王蓋陳涉亦產此地故結句云然昔人云秦少恩哉吾於漢明二祖亦云若宋文帝之殺檀道濟北齊高洋之殺斛律光宋高宗之殺岳忠武明世宗之殺夏言曾銑又各有斷案爰書也

曹頌嘉木祭酒常語余曰杜李韓蘇四家歌行千古絕調然語句時有利鈍先生長句乃句句用意無瑕可攻擬之前人殆無不及余曰惟句句作意此其所以不及前人也四公之詩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余詩如鑑湖一曲若放翁遺山已下或庶幾耳

樂府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愈俚愈妙然讀之未有不失笑者余因憶再使西蜀時北歸次新都夜宿聞諸僕偶語曰今日歸家所餘道路無幾矣當酌酒相賀也一人問所餘幾何荅曰已行四十里所餘不過五千九百六十里耳余不覺失笑而復悵然有越鄉之悲此語雖謔乃得樂府之意巳丑十一月十八日對雪讀古樂府偶書

溧陽李屺瞻汴梁竹枝詞云紅油車子賣蒸羊蘂蘂風吹一道香余見之笑曰信陵賓客東京夢華古今來應有多少感槩而顧朶頤紅油車子之蒸羊此正呂頤浩所云措大知甚好惡者耶

門人周雪客在浚櫟園先生長子也有汴梁懷古詩云七朝享盡昇平福冷雨淒風毀靖康又有孫

吳天發神讖碑歌頗奇偉即所謂圖碑者也在義興國山

同年吳侍讀默岩琠在儀真常書許彥周詩話老杜丹青引一洗萬古凡馬空坡公觀吳道子畫壁詩筆所未到氣巳吞惟二公之詩各可以當之而與余少作周文矩莊子說劒圖詩使筆如劒劒氣出之句以爲唯余詩足以當之今五十年矣默岩墓有宿草其姪尚宰未會試余從落卷中得之拔置第八名廷對鼎甲第一人及第與默岩科名正同戊子以侍讀督湖廣學政卒官亦略與默岩同也

東坡謂柳柳州詩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此言誤矣余更其語曰韋詩在陶彭澤下柳柳州上余昔在揚州作論詩絕句有云風懷澄澹推韋柳佳句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又常謂陶如佛語韋如菩薩語王右丞如祖師語也

宗室玉池生又號紅蘭主人常刻郊島詩名寒瘦集以天潢之貴而嗜好如此亦奇人也又宗室東阜主人者攻詩最久有東阜集今俱下世矣

許彥周謂張籍王建樂府宮詞皆傑出所不能追蹤李杜者氣不勝耳余以爲非也正坐格不高耳不但李杜盛唐諸詩人所以超出初唐中晚者只是格韻高妙

康熙己丑霪雨竟歲屋漏淋淋偶見曦景則聚洒相賀十一月十八夜始得微雪曉起即晴著屐過石帆亭憶蕭亭方臥病山中賦一詩寄懷云愁霖昧昏旦歲律俄已窮今晨喜初霽草木開春容一徑入雪竹半嶺聞風松紛吾懷故人臥病西南峰愛而不可見側身欲相從綠蘿破輕素玉茗舒新紅何時散花室斂坐談真空

中牟縣南門外有南湖湖中有蒲盧亭余以丙子使秦蜀歸過之惜其名不雅馴以邑名士張林宗民表常飲酒賦詩於此改名墊巾題一詩云南郭孤亭野水濱菰蒲獵獵水鱗鱗林宗未遠風流在不愧亭名是墊巾

柳塘外集二卷宋廬山僧無文道璨詩也頗有江西宗法江都張印宣師孔遊閩先於佛藏中鈔得之刊以行世問序於余老嬾未報姑記於此

古人贈荅有通篇用事切其人姓氏者雖非詩家所貴亦不易也憶昔毘陵鄒訏士祗謨吳興沈鳳于爾燦有贈余長律及長短句皆通篇用王氏事組織甚工惜不能記憶矣

余少時喜作長短句詠楊花云陌上樓前消得香閒幾日憐又云欲問三生絕可憐又化浮萍去

輞川本宋之問別業而千古專屬摩詰者以之問之名辱山水也滄浪亭後屬章惇而千古專屬蘇子美者以惇之名辱山水也

唐人拗體律詩有二種其一蒼莽歷落中自成音節如老杜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諸篇是也其一單句拗第幾字則偶句亦拗第幾字抑揚抗墜讀之如一片宮商如許渾之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趙嘏之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是也

元初西僧發會稽六陵事亘古未聞唐林二義士冬青引諸篇沈痛過於黍離麥秀載於宋遺民錄輟耕錄者與其人俱不朽矣近偶閱李材解醒語記諸髡發陵所得寶器錄之徽宗陵走花鳥玉筆箱又銅涼撥繡管高宗陵珍珠戲馬鞍（僞漢劉鋹進太祖者）光宗陵交加百齒梳香骨案理宗陵伏虎枕（七寶和成伏虎之狀）

穿雲琴金猫睛爲徽龍肝石爲軫唐宮故物度宗陵五色藤盤彩魚黃瓊
扇柄其餘不可盡舉
沂水縣有花之寺不解其義張杞園問之土人云
以寺門多花卉而徑路窈折如之字形故以爲名
周侍郎櫟園詩月明蕭寺夢花之其長子在浚有
花之詞一卷
門人湯西厓右曾仁和人少以詩名書法遒媚似東
坡以禮科給事中提督河南學政作誓詞告天甚
苦居官三載不名一錢此近日廉吏之尤著者不
可沒也在京師日以黔遊詩屬余論定惜東歸匆

匆遂失其本與吳雯天章王戩孟穀皆布衣至交
也今爲右通政
余昔爲禮部郎時同官吳興沈郎中雲中令式內江
岳員外石齋貞以事鬨於堂諸君解之不可得余
後至笑曰僕曾仲連先生鄉人也欲吟一詩爲二
兄解紛可乎因吟曰長槍大劒日紛紛誰識毛錐
亦策勳今日東陽逢瘦沈公然來摵岳家軍諸君
皆一笑而罷
偶感韓翃君平事作一絕句云寒食東風散蠟時
姓名早被九重知如何白首依戎幕剛遣兒童笑

惡詩
古琴銘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四句新建陳士業述
之於寒夜録乃姚寬西溪叢語所載洛中董氏家
藏雷琴也
王槩字安節金陵人方翕山文之女夫也工詩畫
常見其題山水小幅一絕云湖干路僻無車馬葭
菼蒼蒼冷到天長日接離慵不著草堂閒對鷺鷥
眠
看煞二字有兩出處世說看殺衛玠東坡歸自海
外在毘陵舟中兩岸聚觀者不下千萬人坡笑語

座客曰莫看煞軾否余過梁溪詩云買得蜻蛉小
如葉推篷看煞九龍山九龍即惠山也
德州羅酒擅名京師清洌在滄酒之上余自甲申
歸田謝郎中方山重輝屢致家釀己丑冬雪後先以
詩來云黃流初壓室氤氳親貯陶缾遠寄君非向
故人誇酒占醉鄉風味欲平分余以二詩報謝云
白家烏帽重屏裏初試紅泥小火爐恰是陵州酒
船到不愁風雪壓屠蘇酒車冒雪遠衝泥尺素殷
勤謝傳題一樹山茶紅破蕊花前催進玉東西
長洲文點衡山裔孫畫有家法常爲鄢陵梁曰緝

熙作江村讀書圖汪茗文琬題詩云鄢陵野色平如掌也有江南此景無余見之曰吳子乃爾輕薄耶茗文笑曰子勿多言行且及子乃賦一絶云埽歸春江緑樹陰幾回掩卷幾沈吟江南與汝干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以余詩有江花江鳥不相識寫向丹青俱眼明之句云余又題茗文讀書圖云朱門鼎鼎厭粱肉忍饑誦經無此人娜如山中好泉石他年眞作孟家鄰娜如即雅宜山也

昔在郎署時與劉公㦸汪茗文董玉虬梁曰緝程周量輩無旬日不過從倡和吳江計孝廉甫草東

亦與焉公㦸自刑部改吏部郎中例應關防一日甫草詣之閽者拒弗爲通甫草退而獻詩云隔墻空望馬纓花公㦸寓邸有夜合一株最高大花時常集飲於此故云長安傳以爲笑

西溪叢語云人參許氏說文作人蓡扁鵲云有毒或生邯鄲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有毛九月採根有頭足形面目如人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爲人參廢江淮山瀆之利搖光不明人參不生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廣雅云參地精人參也梁書阮孝緒母需人參舊傳鍾山所出有鹿引之鹿滅得此草異苑與廣五行記皆云地下有呼聲掘之得人參如人形四體備具其聲遂絶入人[illegible]

漢樊噲傳從攻項羽屠煑棗晉灼曰地里志無今清河有煑棗城功臣表有煑棗侯顏師古曰既云攻項羽屠煑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姚寬曰考後漢地里志濟陰郡寃句有煑棗城正大河之南也可以補漢史之闕項偶徵縣以棗名者有棗强棗陽酸棗煑棗等而未詳其處讀西溪叢語頗詳晰錄之

韋集向所見諸本皆稱韋蘇州昔奉使公路浦常向門人張弨力臣借書得舊版韋集鐵題獨稱韋江州平生僅見此本惜不記其序出何人及鋟刻年月郡邑矣

陳子文奕禧初丞安邑夢至一山寺殿廡像設極宏麗額見西北隅下臨城堞有園圃新作一亭尚未覆瓦傍有人指示曰此君終身歸宿處也後三十年累官知南安府一日遊東山寺殿廡像設宛如夢中所見方心異之忽顧西北林木缺處下有園圃中作一亭將成尚未覆瓦問之則府署後圃子

文重建宋守李彝庚綠陰亭也益異而心惡之歸
遂寢疾不起伊川文得南安守令到郡圃有舊人綠陰亭址蝦當重葺之退食行吟之詩什甚多此亭將成而歿竟未得一日名也

漢梅福傳人有見之會稽者變姓名爲吳門市卒或云吳門乃洪州今有鎮名吳門然總非蘇州也

宣室有二殿宣室在朝歌淮南子武王破紂殺之於宣室殿宮名也音如宣帝宣王之宣漢未央前殿有溫室宣室音如負暄之暄見集韻名同而音異

吾郡李文叔格非閨秀清照之父元祐君子也其集不傳傳者僅洛陽名園記一卷可略見其梗槩此外遺文數篇雖見說郛余已錄之以存文獻近從楓隐小牘又得元祐六年七月哲宗幸太學宰執侍從呂大防蘇頌韓忠彥蘇轍馮京王岩叟范百祿梁燾劉奉世范純禮孔武仲顏臨等三十六人紀事倡和詩序一碑雅潔是元祐作者風氣文多不錄他日或續郡志不可遺此文

呂紀梅花雙鶴一幅最高雅己丑歲除題一詩於左方云嫩寒春曉遊人少繫艇孤山籬落間想見西湖林處士妻梅子鶴一生閑紀四明人字廷振與林良先後以花卉翎毛得名二人俱官錦衣衛指揮名見圖繪寶鑑

新安畫派多以漸江爲宗門人程友聲鳴獨遠宗董巨嘗爲余作夫子亭圖及綠楊城郭是揚州之句皆得古人六法三昧

黃研旅又以出塞度嶺二圖索題爲賦三絕句云戍樓吹角度渝關回首孤城海氣環下馬戰場須痛飲朔雲飛雪十三山右出塞曾詢衣鉢問南華身到曹溪六祖家今日披圖猶夢越王修竹佛桑花荔子初紅江水長鷓鴣啼處到蠻鄉嶺南耆舊凋零盡誰與斑騅送陸郎右度嶺

游宦紀聞云白衣爲油汚石膏火煆研細摻汚處以重物壓之過夜即如初或新石灰亦佳

沈存中云楚詞些字即梵語薩婆訶三字之合也

取新蘿蔔自然汁入龍腦少許治偏頭痛奇効左痛則仰灌右鼻孔右痛反是皆痛則並灌之宋禁中方也

律詩貴工於發端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懶殘履衡岳之石旋轉而下此非有伯昏無人之氣者不能也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下即云山中一

夜雨樹杪百重泉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下云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
關下云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錦瑟怨遙夜遶
絃風雨哀下云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臺此皆神
石萬似手也
古來改官制官名者有三皆亂朝也一王莽二周
天元三武曌莽世盡改郡縣名尤無謂
唐彥猷詢硯譜以青州黑山紅絲硯爲第一且云
資質潤美發墨久爲水所浸漬即有膏液出焉此
石之至靈者非他石可與較故列之於首按黑山

在益都西鄉顏神鎮友人趙子和作棻採黑山石琢
硯二枚相寄雖發墨而甚損筆且石理麤硬非端
溪比也彥猷所云不知何據昔人品果以綠李爲
第、居易枝也上亦此類也
江神識山谷書扇事世傳以爲異又有一事頗類
此沈德從存中之姪善書有過富池吳將軍甘
寧廟遇風逆禱於神風止泊岸乃作贊手書之留
廟中後爲好事者取去郡守夢神告之追獲而還
之廟然則此神亦嗜書也
王氏農書吾鄉前輩所撰今傳於世宋時有鄧御

夫者字從義隱居不仕作農曆百二十卷較齊民
要術尤詳濟守王子韶上之於朝其書不傳濟上
人亦無知者僅墨莊漫錄載其名字惜哉
名勝志太原府城內有臣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
入不出曰鐵母今有鎮鐵祠西樵游并州題詩云
塊爾留其質蕭然覆古苔氣應于象緯地已絕塵
埃知有藏鋒用無勞大冶開風胡今已遠珍重寶
刀材
閩中紙織畫山水花卉翎毛皆工設色亦佳或言
近日始剏爲之余按留青日札嘉靖中沒入嚴嵩

家貲有刻絲納紗紙織等畫之名則其來久矣
江淮間近又有漆畫漬染花鳥意態如生人工之
巧可謂愈出愈奇矣余兒汸頃遊揚州於門人程
聖跂也齋中見之
康熙庚午御史上疏請修 本朝國史 上命士
禎爲副總裁然提調所行文移有不可通者如各
鹽差關差例行戶部轉行各差查取舊案而必言
太祖 太宗朝檔案云云當時 龍飛遼左向
未一統安得有各直省鹽關等差屢爲言之終不
易也

劉公子節之和孔詩云少陵詩渴筋右軍書趣娟媚
如今雅琴乃是古鄭衛此語固頗高何以處裴李
多巧傷元化偽古愈堪畏強擬皇娥篇勦取岣嶁
字不如求眞至章瀞皆可味有哉言乎
胡元瑞論歌行自李杜高岑王李而下頗知留眼
宋人然於蘇黃妙處尚未窺見堂奧在嘉隆後可
稱具眼
典午人以放誕相尚即女子亦然王渾妻鍾語渾
曰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當不啻如此參軍渾弟
倫也然當時京陵東海禮法並稱鍾郝殊可笑

分甘餘話卷三

分甘餘話卷四

漁洋老人漫筆

余門人朱書字綠宿松人攻苦力學獨爲古文癸未登第改翰林庶吉士未授職卒常爲余作 御書堂記二篇錄之以存其人今文士中不易得也

御書帶經堂記

古書契未立天地民物之常理燦然上下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備之於身以成理萬物無經之名而莫非經也至孔子不得位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後世奉之爲六經蓋措之於身則其事精而天下法之以爲治筆之於書則其義詳而萬世繇之以爲學其道一而已矣新城王公爲御史大夫時 御書帶經堂額大字頒賜朝士榮之公侈 君賜既揭於所居之堂而命書記之帶經之說昉於漢御史大夫兒寬少貧常帶經而鉏公生華胄弱冠掇高科歷顯仕四十餘年矣知遇之隆近古未有與夫顛頓賤貧之士雜身都養賃作間勵不廢經者相去甚遠寬雖能使酷吏如張湯知鄉學雄才大略如漢武與語經學而悅其得力於經有大過人者公文章衣被天下

因公而知嚮學者皆是也佐佑文治不但悅所語
而欲使天下振興經教以袪邪慝又未嘗不存於
心求見諸行事然則公之於經固將與天下法之
由之而何帶之與有於乎經之荒亦已久矣以寛
生平力學不過采儒術文封禪邀明堂一觴而止
經之用顧若是與孔子之聖攝相三月斷斷焉不
能使魯為東周僅與其徒退而講遺經於洙泗之
濱傳之其人而已於寛又何責焉方寛之為御史
大夫也委曲遷就以從人主之好位盛貴極儻回
思綴組之餘豈不曰吾今者御史大夫之尊殆不

二

若鄉者都養賃作得以優游一卷之書之為樂哉
公以天下萬世所繫賴之身受六經之托著書滿
家望風求教於門下者不可數計名斯堂也其將
禮耕義種與天下治人情之田乎抑良農能稼而
不能若藏之名山待其人乎朱子之詩曰面似凍
梨頭似雪後生誰與屬遺經公其念經之久荒而
與吾民鉏治之則當何如也書固耕鉏之田夫也
幸得從公游故記公堂而卒以鉏田之說進

御書信古齋記

尊彝鼎俎陶冶之器篆籀八分隸楷行草之書設
色淡墨之畫今皆去古遠甚彌古則彌佳而惟人
心之同然無古今一也列子曰天下治亂古猶今
也五情苦樂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此亦
足見古今之大凡而所言猶淺至周子則曰德配
天地古之極也是古也其至矣乎是故莫古於人
心之同然而夏商周恃之以復漢唐宋明之所不
及者恃之以興即舉世不足道古而此心卓乎立
於天地之間期於德與之配而後止則區區元會
運世之迹為同為異亦旦暮而已矣大司寇新城
王公以信古名其齋嘗上請得 御書以賜而命

二

書記之蓋亦願學孔子意也夫孔子以信古自居
而又嘗以漸不及見史之闕文為憾坤乾之義夏
時之等終無改於從周然則其於古宜有未之盡
信者乃千百世後可信者必曰孔子豈非德配天
地古之極者與公佐民而事治敷教而文變掌憲
而紀讞祥刑而德洽上信於朝廷中信於卿大夫
下信於遠近來游之學者與承風之民亦可以達
今而傳後矣而猶不自信也以信古名其齋夫有
所宜於古必有所戾於今自三代以降其間時俗
凡幾更制度凡幾變嘐嘐然欲以求返於古其孰

從而信之抑知變更者時而有不與時爲變更者
雖歷千百世而如相見于一堂矧今時際休明學
皆師古鄒魯之道與濂洛關閩之學若日月照而
江河流人自不深信以求之而猥云古道之淪胥
其可哉由此以觀公之信於古者亦得夫人心之
同然而深契夫顧學之旨也夫天下人心之所同
然者非以爲闇然媚於世之具而古道在我有默
契焉然則公之信於古與人之所信于公者初無
或異而千百世以後之信公者抑又可知矣
徐昌穀少年詩所稱蜀局如文章江左家家玉煙

月揚州樹樹花與唐子畏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
芳草夢中煙伯仲之間耳較之自定迪功集不啻
霄壤微空同師資之功不能超凡入聖如此
新安羅醫治痔方用稀熬燒酒七斤南荊芥穗四
兩槐豆五錢搗爛煎沸五次空心任意服甚效
吾縣前輩鄭簡菴獨復先生明萬曆間舉人仕爲山
西僉事常著新城舊事一書其自序曰舊事逸史
也考古以舊事名者秦漢以來舊事十卷漢魏吳
蜀舊事八卷晉宋舊事一百三十五卷晉東宮舊
事十卷天正舊事三卷梁舊事三十卷前輩之留

心舊事若此南燕主登營丘問晏謨以齊之山川
丘陵謨歷對詳辨畫地成圖則雲山煙樹都堪記
憶也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地人物之美王云其
人廉且貞孫云其人磊砢而英多則文人才士首
應撰述也漢太上作新豐并移舊社士女老幼相
攜路首各知其室放雞犬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則
鄉亭宮館盡入描摹也沛公過沛置酒悉召父老
諸母故人道舊故爲笑樂則酒甑羹盌可供談諧
也郭璞注爾雅陸佃作埤雅釋魚釋鳥讀之令人
作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也余竊放此

意編纂兩年爲新城舊事若干卷風土人物大略
具此矣邑幅員小故實尠而文獻甲於六郡學吾
邑者爲張元帥貴字國寶當金季豪傑並起貴保
聚驛臺以至建縣迄今藉爲名邑則元帥固邑之
開山主而記所謂能扞大患有功於民元帥其人
也元帥祖塋在邑巽隅以施地建學遷塋于家堤
今墓表仆埋余洗而讀之乃知元帥兄榮字國昌
與濟南張榮字世輝自是兩人保濟南者爲元帥
榮保新城者爲元帥貴貴兄榮以山東行省參議
棄官歸隱立父忠墓表劉贊之文甚晰若誤爲一

人則國寶之功湮矣此創邑有功之先賢余故特書之或病邑建在元不妨遠引以示博雅余曰不然邑名自近地自古戲馬則周臺也安平則漢縣也系水見於水經曾照秦時之明月乾時書於麟筆兒孫漢代之關河又何借爲況一時之文獻甲六郡知異日之古蹟甲千秋也則編新城異時之舊事應有一百三十五卷時乎

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前人以夜半鐘聲爲疑老學菴筆記引皇甫冉半夜隔山鐘丁鄴詩遠鐘來半夜以爲唐時僧寺或有半夜鐘不必姑蘇也墨莊

云今平江城中自承天寺（後改能仁寺）半夜鳴鐘諸寺乃以次而鳴迨今如此蓋自唐而然據此則夜半鐘是姑蘇故事務觀亦未之考也

海鹽胡震亨孝轅輯唐詩統籤自甲迄癸凡千餘卷卷帙浩汗久未版行余僅見其癸籤一部耳康熙四十四年　上命購其全書令織造府兼理鹽課通政使曹寅鳩工刻於廣陵胡氏遺書幸不湮沒然版藏　内府人間亦無從而見之也

崑山徐氏所刻經解多秘本彷彿宋槧本卷帙亦多聞其版亦收貯　内府

姑婦津在臨濟相傳武后不敢渡別取道以避之先兄西樵有詩云解使金輪開道避斯人何減駱賓王姑婦之神劉伯玉妻也

門人殷彦來（譽慶）書至云劉原父貢父公是公非集吳下藏書家有之許借鈔錄又新安族人攜一書目有漢上題襟集蘇叔黨斜川集容臘轉售吳興賈人令續溪胡氏寧國許氏尚有藏本當多方購覓傳寫余夢寐以之聊記其語以俟他日機緣若何耳

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荅曰太白詩牛渚

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高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

慈谿姜編修西溟（宸英）文章豪邁有奇氣　本朝古文一作手也其論文自唐虞三代以來盛於六經衰於左氏而再盛於戰國蓋以左氏多迂闊不似國策之縱橫持論太高故世多河漢其言西溟先

以諸生入史局分修明史刑法志極言廷杖詔獄東廠緹騎之害淋漓痛切不減司馬子長後以科場事連染竟病卒於請室余時爲刑部尚書惟太息而已

芝有五色然紫多吉祥白多反是先曾祖大司徒公第萬曆中梁上生紫芝其年先祖方伯贈大司寇公登第康熙甲申余所居里第東堂老桐朽竅中忽生芝色白余聞而心惡之是冬罷官歸未幾有兒婦之喪又正樓棟橈傾把壓死者主婢凡四人始驗其爲眞不祥云

陸放翁記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彈碁局上有黃初刻字宣和取入禁中

門人程聖跂哲喜藏書嘗求齋額於余名之曰七略又該洽善鑒別古今圖畫尊彝之屬連几盈笥築樓三楹居之焚香簾閣精潔不減清閟可謂風雅好事者也

鄒平縣鄉語諱畢吾邑畢益臣字致吾明季名醫也外祖孫氏家嘗有危疾或言非畢不可諸舅惡其姓終不肯延致之咸笑其迂拘然唐杜牧之夢改名畢而卒宋鄒忠公浩夢道君賜筆而亦卒則古已有此忌矣特以姓爲疑則誠迂耳

張杞園貞居杞城別墅作杞紀十八卷自星土輿地山川人物而外有封建年表世次原故分國系家苗裔春秋經傳經傳別解引書幾二百種余讀一過曰異哉可謂體大而思精矣或曰范曄集謝承華嶠袁山松司馬彪諸家之作爲後漢書自謂體大思精人或未之許也今所紀杞廢國一隅而揚詡之如此不亦過乎余曰不然杞宋無徵昔已歎之今立乎二千年之下以指乎成周春秋之世且自今杞而溯之東樓西樓始封之杞又溯淳于

溯州溯斟鄩以暨逮夫羿浞之篡夏后之臣靡滅有窮立少康而夏后氏之興亡備見於是可補太史公帝相杼以下之闕文按之則皆在杞城百里封域之内可不謂體大而思精乎或乃謝曰微先生言幾以杞紀爲志乘之流今而後知其良史才也余曰然

廣州有妖僧大汕者字石濂自言江南人或云池州或云蘇州亦不知其果籍何郡其出身甚微賤或云曾爲府縣門役性狡黠善丹青疊山石搆精舍皆有巧思剪髮爲頭陀自稱覺浪大師衣鉢弟

子游方嶺南居城西長壽菴而日伺候諸當事貴人之門常晝素女秘戲圖狀以媚諸貴人益暱近之於是無所忌憚官東粵者落其圈繢十人而九余甲子奉使至粵聞而心惡之後聞其私販往安南致犀象珠玉珊瑚珍寶之屬直且鉅萬連舶以歸地方官亦無誰何之者今河南布政使遷福建巡撫許中丞（嗣興）為按察使獨惡之輒逮治詰其前後奸狀押發江南原籍死於道路粵人快之余不識許中丞即此一事眞頹波中砥柱也聞其居官亦甚廉正覩此事非飲貪泉而不易心者固不能也

國初有一僧金姓自京師來青之諸城自云是旗人金中丞之族公然與冠蓋交往諸城九仙山古剎常住腴田數千畝據而有之益置膏腴起甲第徒衆數百人或居寺中或以自隨居別墅鮮衣怒馬歌兒舞女雖豪家仕族不及也有金舉人者自吳中來父事之頗為之子此僧以勢利橫閭里者幾三十年乃死中分其貲產半予僧徒半予假子有往吊者舉人斬衰稽顙如俗家禮余為祭酒日舉人方肄業太學亦能文之士而甘為妖髡假子忘其本生大可怪也因書廣州大汕事而幷記之

康熙四十九年二月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員缺　特旨以部主事李紱陞補故大學士高陽文勤公[illegible]孫也　上之篤念故舊如此

康熙四十六年濟南屬邑大旱巡撫檄濟東道僉事宋君澄溪[illegible]臨縣賑饑使各邑紳士造佃戶冊按其名領倉米衆皆具冊余獨不具冊不領米宋使邑令齎手札敦勸且云　朝廷之恩不可虛也余答曰某不敏舊嘗備位大臣頃四十三年二東饑荐　旨官員各自養佃戶今雖居田里敢忘前旨再三力辭不領一粒宋歸述於中丞皆以為得大臣之體稱其廉正然余以義利之辨不得不然其實瓶無儲粟鄉人皆知之

宜都內人諫武曌之言曰今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夫男陽也女陰也陽尊而陰卑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盛陰微不可久也大家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如是則萬萬歲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右一段文字大義而以詼諧出之有古人譎諫之風東方曼倩不能過也所謂責難於君者歟

王穉欽目空一世而能推重何仲默愛薛君采鄭繼之古人作青白眼故當如是今人不知視夢澤何如而妄詆前輩一錢不直少陵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昌黎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諒哉

米元章研山以南唐寶石爲之後歸禾中朱文恪家余嘗從文恪曾孫彝尊見之真奇物也高濂云曾見宋人靈壁石研山峰頭如黃子久皴法中有水池深寸許其下山腳坐水色白若波濤狀余舊

蓄一研山長可五六寸高半之自峰頂至山麓皴法天然而岩岫秀絕己丑夏爲大力者負之而趨每一憶之輒作米老蟆蜍淚滴之歎

錢虞山藏書甲江左絳雲樓一炬之後以所餘宋槧本盡付其族孫曾字遵王有學集中跋述古堂宋版書即其人也先生逝後曾盡以售之泰興季氏於是藏書無復存者今又歸崑山徐氏矣

詠物詩最難超脫超脫而復精切則尤難也宋人詠猩猩毛筆云生前幾兩屐身後五車書超脫而精切一字不可移易

汪鈍翁過石臥詩云主賓無語似相忘淨掃青苔坐夕陽乳燕飛飛蛙閣閣楚萍浮繁滿池塘

鄧漢儀字孝威泰州人常同合肥龔端毅公使粵過梅嶺有句云人馬盤空細煙嵐返照濃寫景逼眞尤似秦蜀閣棧道景物梅嶺差卑未足當此

寧都魏禧叔子以古文名世余觀其地獄論上中下三篇殊非儒者之言宣城吳肅公晴岩街南集文品似出其右而知之者尚少

史能仁字巖居河南鹿邑人舉人明末崇禎己卯庚辰間爲濟南新城令慈以惠民嚴以弭盜敬禮

紳士彈壓吏胥懸魚捕蝗善政不可更僕庚辰大饑日賑濟之而田野間徧生羊肚菜甘美可食四鄉人有甘露之祥公賦詩示士民云上天降甘露滿地生羊肚饑者得所資渴飲甘露乳蕩漾告吾民慎勿太鄙夫以凋瘵後知淄川縣未久內擢兵部主事以其[illegible]後[illegible]而迎之二十餘年不絕迄今七十餘年未入名宦乃一大缺所賦[illegible]一詩朱竹垞選入明詩綜

門人程友聲鳴畫既超逸而詩復雋逸拔俗近爲余寫大于亭二圖題句皆借竹垞曾集成語贈之云

吐詞合風騷愛書入骨髓又每稱其詩爲書所掩
良然
徐東癡隱君居系水之東高尚其志李容菴公爲
新城令最敬禮之與相唱和李罷官僑居歷下繼
之者東光馬某亦知東癡之名然每有詩文之役
輒發僕兩差隸驅其紛擾稍遲則鎖提究差限比
鞭毆扑責督迫良苦東癡亦無計避之時傅彤臣
侍御里居數以爲言馬唯唯然終不悛也容菴知
之乃遣人迎往歷下及馬罷官始歸馬作令亦平
易近人情獨於東癡一事殊不可解山谷云士大

分甘餘話卷四　十

夫能俗不可醫馬令正坐一俗耳使胸中有數卷
書必不至此也
廣羣芳譜所載異花凡一百一十六種今略錄數
十種於左　萬年花　金蓮　菲碧　九花樹
金莎花　紅綬花　優鉢曇　迎輦花　金步搖
紫菂花　無憂花　曼茄花　提羅迦　拘尼
陀　緊白象牙花　伏蝶花　俱那衛　石蓮
洛如花　太平瑞聖花　七寶花　娑羅花　貝
多花　蝴蝶花　石瑁花　錦帶花　青囊花
上元紅　泡花　栒那花　水西花　象蹄花

白鶴花　金莖花　白菱花　閶山丹　金鉢
盂　纓絲花　笑靨花　紅蓼花　龍女花　會
城娑羅花　優曇花　金縷梅　瓔珞花　紫雲
花　海罽花　仙都花　四照花　覆杯花　查
莿花　山釵花　蘇君花　海瓊花　寶綃花
長樂花　優鉢羅花　燕紛花　玉燭花　杏香
花　萬蝶花　鷹爪花　闍提花　御帶花　玉
手爐花　鷄漆花　散水花　孩兒花　練春紅
長十八　波羅花　疊羅花　藍雀花　翠蛾
眉

分甘餘話卷四　十一

夏峯孫先生謂澄水老人曰神廟時南皐景逸少
墟三先生講學京師首輔葉臺山爲之主此治平
之機也而三先生相戒不言朝政竟無補於治若
學爲無用之物矣澄水曰三公不言朝政專言節
義異己者鉏不用於是不節不義者忌矣未幾臺
山求去諸君子留之臺山以內外風波齊起君等
不平心而處我在此何裨國恤趙儕鶴先生爲家
宰高陽孫相國曾云朝廷官職天下人皆有分我
輩必不與異己者共之此危道也魏璫之禍遂烈
於此右見遊譜中余謂三先生相戒不言朝政正

所以防小人之忌使言朝政則書院之毀不待逆
瑺時矣至孫文正公之言即范忠宣公調停元祐
熙寧之說然君子小人勢不並立小人常密君子
常疎小人得志不盡逐善類不已古今來小人常
居必勝之勢漢唐宋以來已事昭然可爲痛哭也
然則即以官職與小人共之彼能終爲忘機之海
鷗否乎越絶書云壁忘鼠鼠不忘壁誠哉是言因
讀遊譜有感遂書

吴嘉紀字野人家泰州之安豐鹽場地濱海無交
游而獨喜爲詩其詩孤冷亦自成一家其友某家
江都往來海上因見其詩稱之於周櫟園先生招
之來廣陵遂與四方之士應酬倡和聲氣浸廣篇
什亦浸繁然而寒瘦本色自在今陋軒集中佳者
故不減郊島風格或有謂其詩品稍落不終其爲
䜺野楊朴者似非篤論也

小說言明州有人汎海遇風泊一島見宮殿巍煥
如王公之居堂上一老人據榻而坐有烏巾者二
三百人侍側問之曰唐相裴休也北夢瑣言裴相
國休師圭峰密禪師自願世世爲國王弘護佛法
後于闐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然

則裴所證仙耶佛耶抑皆小說傅會耶

唐詩人李頻爲建州刺史傳其歿而爲神邦人祀
之有梨岳集行於世然北夢瑣言記頻遺棄糟糠
别婚士族内行如此何以爲神此與宋劉公漫塘
以道學正人而傳爲瘟神者同一不經也

偶讀宣和遺事作二絶句云宣仁太后駁上青宮社
飯明年一涕零欲問宮中天水碧都人惟說太師
青平陽行酒著青衣雨雪青城更可悲汴上巳亡
金等子臨安空賞玉孩兒宋時禁中有金等子玉
等子玉孩兒事詳西湖志餘天水碧藝祖受命之
讖太師則蔡京也

虞江上人虹友上人才尤高余嘗序其金陵集鶴尹
詩才不及而獨工金元詞曲所爲箋評遂樓浩氣吟
等傳奇不但引商刻羽誰以流徵殆可謂詞曲之
董狐

唐詩人一皆牛頓通經史而不諳近事乃以駱賓
王爲諸王舒嘲見因話錄然則杜拾遺伍子胥又
何怪耶

唐以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
昌臺而以御史臺爲南臺故今都察院可稱南臺

不可稱西臺惟唐人稱李栖筠為李西臺宋人稱
李建中為李西臺按建中以分司西京猶近理栖
筠官御史大夫而呼西臺則不可解矣余康熙庚
午為副都御史常集唐六典諸書作南臺故事一
書未幾遷兵部侍郎遂不果成己卯為左都御史
欲卒業此書亦因循未果也

金陵牛首山寺兜率岩鐵漢和尚故居和尚京山
人枯坐岩竇數十年有二獼猴侍左右方坦菴拱乾
少詹題其畫像云兩箇獼猴杖一根戲花石上獨
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贓私誤子孫

余為總憲掌內臺時蒙　恩賜　御書帶經堂三
大字蓋用漢御史大夫兒寬故事也余因取杜子
美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句意作荷鋤圖今年
夏五月汪文治觀自廣陵以荷鋤圖索題亦用帶
經故事余為賦絕句云曾向歐陽受尚書生涯常
憶帶經餘披圖却愛林和靖五字春陰入荷鋤五
字乃和靖句也

庚寅六月宋中丞牧仲書來言近日益治西陂得
孔雀五色鸚鵡及宋槧文選杜牧之書張好好詩
真蹟有宣和御璽題字

司馬順字燕克溫文正公裔孫宋南渡世居山陰
明祭酒恂御史垔皆其後也順嘗游黔謁先高祖
忠勤祠於永寧作長歌一篇其敘述平羿蠻功尤
悉庚寅四月過余里又往拜家祠賦五言古詩一
章且云貴竹有二王公祠祀陽明先生暨公也詩另錄

雲間董　孝廉俞之弟也自京師寄余書略曰
先生具不世出之才悟最上乘之道光焰萬丈仙
佛一身天下學人如百川之赴海不肖幼侍先伯
父得仲從兄蒼水論詩必首推先生全體學杜而

鎔化諸家敝鄉吳日千何次張張洮侯袁价人張
慧曉諸君子時時過舍亦必稱先生昆仲之詩為
人天手眼後養疾吳門得見堯峰汪鈍翁先生屈指
海內詩人惟新城為大家若某某但可稱名家未
能比肩也云云余深愧諸良友之言而老成凋謝
墓有宿草久矣可勝三歎

吾家虔公誡子書云或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
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
盡讀數百卷書耳汝年入立境方當從宦兼有室
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余每感其言人生

聰明智慧殊不再來尤難得若上有祖父之教中
無世事之擾下無室家之累於斯時也正當努力
下帷畢志書史聰明智慧乃不誤用所謂王郎時
許可多得一旦老大悔無及矣尼父有言後生可
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
亦不足畏也已凡吾子姓當深維此訓庶幾青箱
家學不墜於地勉旃勉旃
癸辛雜識又二方其一治痘倒靨色黑唇白氷冷
用狗蠅七枚擂碎和醋酒調服移時即紅潤如舊
其一治痘後餘毒上攻眼成內障用蛇蜕一具淨

洗焙乾又天花粉等分為細末以羊子肝破開入
藥在內麻皮縛定用泔水熟煮切食之良愈
逆孝廉徐來陽守動以方伯公準之從子崇禎甲
戌上公車閘中遇陳大上際泰問其鄉貫曰江西
問姓字曰大上徐未達再扣之輙怒曰大士兩字
尚不知何足與語不顧而去其傲誕如此
酉陽雜俎云狼筋在髀中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
之令其手攣縮或云狼筋狀如織絡小囊蟲所作
也
寶曆中有王山人者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

影知休咎又有善炙人影治病者又言相寺觀當
陽像可知其貧富
武定袁熙宇先生諱化中明天啓中官御史劾逆
閹與楊左諸公同死詔獄諡忠愍余向李翰林丹
書姓麟詢其祠祀訪其子孫則八十年來未有專祠
子孫寖落爲村農丹書近考其遺事爲作傳又
欲醵金立祠庶少慰忠魂於地下亦使邦人有所
矜式云特書以俟之
錢塘王丹林字赤抒官中書舍人常賦古意四首
見投曰古鼎古錦古鏡古琴託意甚深詩尤高妙

爲人篤於師友以病假歸遂不起惜哉
萬楚五日觀伎詩最爲惡劣淺深持格律極嚴而
獨取此首殊不可解盧綸大曆十才子之冠冕而
其贈駙馬都尉詩云鸞鶯殿前參皇后龍鳳樓前
拜至尊才調集顧取之尤足笑柄
湯西厓右曾使黔詩多爲作黔陽絕句云白白紅紅
繡袂花盤絲縮螺偃摸跨向吹木葉銀環女着卜
河邊聞宋家中丞席觀劇云探喉一串玉盤珠華
屋神仙絕代無惱亂中丞筵上見梨園弟子李仙
奴寓音韵令與周郎檀板銅槽共一牀山雨作收

簾月白聽風聽水按伊涼咨咽絃停意淺深雲臆
六扇漏初沉已迷秦客風花路休笑吳兒木石心
胡應麟病蘇黃古詩不為十九首建安體是欲紲
天馬之足作轅下駒也
千家注杜如五臣注選須溪評杜如郭象注莊此
高識定論虞山皆訾之余所未解
元瑞歷舉中州諸人特標出劉迎李汾亦是具眼
然劉不稱其歌行李不舉煙波蒼蒼孟津戍一聯
謬矣
汪文治洋度以復杜姓氏録見寄見先贈尚書府君

名不勝悲感録中所載吾邑七人吾家諸伯父居
其五內王補之榮則孟都人太僕少卿帶如先生
榮之弟而誤入新城者也因憶天啓中宵人造東
林籍貫及點將録諸書載先伯祖太師霽宇公叔
祖考功季木公姓氏令目觀之何異宣和之黨人
碑乎
先伯父侍御公詠梅云繁英任似火冰孩句如石
南枝與北枝不作春風格陳伯璣云公忠烈之性
已見於此
余過襄陽賦詩云豈有酖人羊叔子更無悔過竇

連波殘碑墮淚回文錦一種銷沉可奈何首句用
陸抗語次句用山谷詩皆成句
唐杜牧之張好好詩并序真蹟卷用硬黃紙高一
尺一寸五分長六尺四寸末闕六字與本集不同
者二十許字卷首楷書唐杜牧張好好詩宣和御
筆也又御書葫蘆印雙龍小璽宣和連珠印後有
政和長印政和連珠印神品小印內府圖書之印
董宗伯跋云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氣韻余所見
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愚按宣和
書譜唐詩人善書者賀知章李白張籍白居易許

渾司空圖吳融韓偓杜牧而不載溫飛卿然余從
他處見李商隱書亦絕妙知唐人無不工書者特
為詩所掩耳此卷今藏宋太宰牧仲家

分甘餘話卷四

跋

吾師新城王先生所授分甘餘話四卷哲同季弟鳴謹編校刊行之而復爲之論曰洪範之敘五行也終之以土爰稼穡稼穡作甘蓋土得五行之中氣故甘爲五味之中和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而天下後世咸藉以寄其命而養其心則甘之爲用至大而於人尤至切也先生著作滿家凡以窮天地之變備民物之紀闡鬼神幽明之故察昆蟲草木之情而上下古今參伍錯綜其得失是非之致無非濟其不及以裁其過至若一言之善一技之長必深嘉而亟予之恒不啻口斯其飲人以和皆本五行之中氣而有味乎其言之者不獨分甘餘話一書然即此一書而優柔饜飫於其間固已如五穀之可以療飢而日用飲食之不可須臾離焉先生之餉遺天下後世者亦良多矣第區區所謂君子有穀詒孫子而已哉乃自序猶引右軍書中之語云云何其謙也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先生以之矣歙縣門人程哲敬識於七略書堂

負暄野錄二卷

（宋）陳櫄撰

明鈔本（四庫底本）

負暄野錄、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曰陳槱撰。不著時代。卷末有至正七年王東跋、乃云不知何人所述。是當時所見之本、未署名也。今考書中秦璽一條、稱槱嘗聞諸老先生議論、則其人名槱無可疑。但不知何據而題爲陳姓。案閩書、陳槱、陳發之孫、長樂人。紹熙元年進士。書中秦璽條內、稱近嘉定己卯。光宗紹熙元年下距寧宗嘉定己卯、首尾三十年。又西漢碑條內亦稱聞之梁溪尤家、惜不再叩之。袤亦當光寧之時、疑即此陳槱也。其書上卷論石刻及諸家書格、下卷論學書之法及紙墨筆硯諸事、皆源委分明、足資考證。至所載鼠鬚筆詩一首、宋文鑑題爲蘇過作。其時斜川集尚存、必無舛誤。而槱稱昨見邵道豫賦鼠鬚筆、殊有風度、今載於此云云。則失考之甚矣。

負暄野録卷上

陳槱　撰

總論古今石刻

古者金銅等器物其欵識文字皆以脏治之後鐫刻非若今人就範模中經鑄成者余於武陵郡開元寺鐵塔上見鐫刻經咒之屬皆是冶鑄後為之至於石刻率多用甆頂石又字畫入石處甚深至於又寸其鐫鑿直下往往至底乃又大於面所謂如蠶蠢鎖鏤之形非若後世刻削豊上銳下似茶槧碾槽狀故古碑之乏也其畫愈肥近世之碑多乏也其畫愈細愈肥而難漫愈細而易滅余在漢上及襄峴間親見魏晉碑刻如此蓋石既甆頂自然難壞後世石雖精好然卻易剥缺以是知古之人作事不苟皆非今人所能及也

秦璽文五刻

古器物銘載此璽文云得於河內向氏家按集古印格所載謂是秦璽按金石録元符中咸陽獲傳國璽初至京師執政以示故將作監李誠誠手自摹印二本以一見遺又蔡絛鐵圍山叢談載元符所得乃漢璽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以此璽乃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文不同則知趙明誠蓋未嘗見秦璽也按晉書載此璽自漢傳至晉逮五胡亂華璽為石勒所收勒既敗滅璽失所在後戴施得之歸於東晉但其璽文乃云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非是舊文矣又歷六朝至隋氏隋之平陳復得舊璽乃更名前者謂曰神璽又傳五代後唐王從珂自焚璽方毀棄即此則此續刻咸已失之余竊詳二璽各是一物及諸家譜書乃謂通是一璽背面有異文非也二者殆皆魏晉所刻而秦璽不存久矣後有得者蓋非古物近嘉定己卯歲賈涉節制河北申繳到蒙國太將撲鹿花獻一璽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篆刻甚得古意然非舊物或謂真廟曰天書降使所刻卻有此理意者金人自汴京攜至燕山北部既破為蒙古人所得耳槱嘗聞諸老先生議論謂自昔陋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皇帝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何足貴乎契丹畏服聖性高明持正剛直如此亦可謂度越前古而貽範於方來矣

前漢無碑

集古目録并金石録所載自秦碑之後凡稱漢碑者

悉是後漢其前漢二百年中並無名碑但有金石刻銘識數處耳歐陽公集古目録不載其說第於答劉原父書嘗及之趙明誠云西漢文字世不多有不知何為希罕如此略不可曉然金石録却載有陽朔磚數字跋云希罕言不多非妄也余嘗聞之老栗漢老生家云西漢碑自昔好古者固嘗旁採博訪片簡隻字搜括無遺竟不之見如陽朔磚要亦非真漢代之碑刻聞是新莽惡稱漢德凡所在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嚴其禁不容略留至於秦碑乃更加營護遂得不毁故至今尚有存者栗漢此言蓋有所援據惜不曾再叩之余目記范石湖題勇中項王廟詩有云人間隱事有知音新

取秦其事亦爾可發識者一笑近世洪景伯丞相著隸釋却有前漢家帝元壽中郫縣一碑或謂後人僞為者

古碑毁壞

趙德麟謂所著金石録富於二千卷所載之碑由今觀之信然石刻固非易朽之物其如隨廢與摧毁耶前輩所載元祐中丞相韓玉汝即長安修石橋皆貢甚哉村氏急以應期悉皆磬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盡矣予又聞蕭千巖云蔡拱之訪求石碑武溪田害稼村民添以為害悉鑱鑿其文字或為柱礎帛碪略不容存留又自亂離而來所在城堡攻戰之處軍兵率取碑鑿為砲石摧毁無餘凡此皆是時所遭遇而其仆壞之門殆非一端蓋亦碑刻之一厄也悲夫

樂毅論

無錫徐氏家藏樂毅論碑石止存五塊可見者一百八十九字用木匣鐵束甚至祕之徐氏之上世名續字君徽者劉公敞原父之妹婿嘗與原父評論石刻始末致此碑也詳云樂毅論有二本其一元豐初吳人得其石於太湖水中石缺過半背面皆有刻面十三背亦如之後題永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書付官奴其上書异僧摧即梁朱异徐僧摧也其一即周越書苑所載高紳學士得其餘於秣陵井中者是也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後兩行只有最下一字至濟字止紳之子安世卒於吳興其家以石質於州民錢氏家富官者每令摹拓錢氏厭之紿為以此失火焚毁矣熙寧中吳中大飢郟趙子立者以金質得之又云舊傳樂毅論乃右軍親書於石其後石入昭陵梁時溫韜得之後傳入關即高氏本也是褚遂良記真本

觀中內出學駁論真跡令直弘文館馮承素摹馮賜長孫無忌等筆勢精妙備盡楷則子立所得高氏本字亦奇絶非右軍親書于石亦摹真跡而刻之者子立名棣泉南人曾持漕兩浙入為都水使者無子有三女長嫁徐衆直字平甫即居微之子也子立死以石授平甫徐氏再世寶藏尤惜之給事襄王順伯大卿厚之皆有題跋尤謂予嘗親見歐陽公集古所藏高氏本梅聖俞於碑後白紙闕處題甚妙二字與此卷前一本不同王謂考之集古錄高紳子弟以石質於富人其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趙德麟金石錄云集古錄謂石焚非也元祐間予侍親官舍徐州時故郎官趙棣被旨開吳呂梁帳摹此石隨行棣沒石遂不知所存蓋歐陽公為錢氏所紿而趙德麟則不知石歸徐氏也又碑有米芾徐僧權押縫者乃梁朝摹刻之本又上有小字云大和六年中勒摹大和唐文宗年號是經唐時再摹刻也字體比徐氏稍肥然極有典刑而此石出太湖時為韋氏所得刊二印為宋文云申國祕藏及識章渊氏文房印渊字伯深乾道間嘗為江山宰寓居于吳及識之亦爽好事今不知此石存其家否

右軍書論

右軍書使門生袁心僧辯才嗣命昭陵被發咸陽娬受驅其為世所稱貴而貽害於人也蓋如此

篆法總論

小篆自李斯之後惟陽冰獨擅其妙常見真跡其字畫起止處皆微露鋒鍔快日觀之中心一縷之處倍濃蓋其用筆有力且直下不欹故鋒常在畫中此蓋其造妙處江南徐鉉書亦爾其源自彼而得其精微者余聞之善書者云古人作篆率用尖筆變通自我此逕沽法逃世鶴山魏明端先生亦用尖筆不愧昔人常見今世縣字者率皆束縛筆端限其次大小殊不知篆法雖貴字畫齊均然束筆豈復更有神氣山谷云摹篆當隨其喎斜肥瘦與槎牙處皆鐫乃妙若取令平正肥瘦相似精令一槩則蚯蚓筆法也山谷此語有自深識篆法妙處至於槎牙肥瘦惟用尖筆故不能使之必均但世俗若見此字必大哂嬉故書書者往往不得已而拘之耳

李陽冰書

義興荘元卿家所藏絹本小篆題閔鶴儒教四大字各從四尺而約衡五之三畫經二十而一位置得宜

損挫有法發筆處圓若運規而見鋒穎歲久絹質稍敗墨色不浸脉勢精彩猶若飛動元卿言其大父少師僑簡公官京師時得之於河內向氏家相傳為李陽冰少監所書雖無題識可攷然觀其神氣信所謂如古釵倚物力有萬夫度非後人所及按陽冰當至德時嘗欲立石經而弗果四字之作安知其不為此而發即此亦可驗其為陽冰書云

章友直書

建安章伯益友直以小篆者名尤工作金釵股初來京師人有欲從之學書者章曰所謂篆法不可驟為

須平居時先將約束用筆輕重及熟於書方運圓始可下筆其人猶未甚解章乃對之作方圓二圖方為棊盤圓為射帖皆一筆所成其筆畫粗細位置疎密分毫不差且語之曰予始婦習之能進乎此則篆有餘思不必見吾可也其人亦大駭不敢復請問蓋其筆法精熟心手相忘方圓不期自中規矩友直尤工作古文予嘗見其為信州弋陽縣 峰記文意高絕蓋非止以字畫名世也伯益既下世有女適著作佐郎黃元者能嗣其篆法備極精巧嘗書陰符經字皆徑寸勢若飛動伯益姪孫章衡得其本知襄陽日刻于郡齋余嘗得墨本誠可珍玩

邵餗書

邵居士餗才行俱美高尚不仕隱居丹陽尤工為釵股篆世所欽重范文正公作釣臺嚴先生祠堂記欲求其書而刻之石專遣錢 持書懇之余嘗傳得范公之書今錄于此書云

仲淹書白先生邵公足下仲淹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諸先生維舟湖濱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惆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暨拭桐廬郡々有嚴子陵臺釣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

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乃作堂而祠之聊以辨子陵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托之奇人則不足傳於後世今先生篆字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子陵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為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邵校奉此恭伺雅命觀此書語則其推重邵君亦不薄矣余又於巴陵登岳陽樓乃孫字謙子京知郡日所修記亦范文正公所撰蘇舜欽書邵餗篆額時號四絕云

近世諸家書

余嘗評近裝家書法小篆則有徐明叔及華亭曾大

中當熟曾者年然徐頗好為後古篆体細腰長脚二
曾字則圓而勻稍合古意大中尤喜為拳印甚得秦
漢章璽氣篆隸書則有呂勝己黄録杜仲微庚仲容
呂杜黄工古法然雖頗勁而其失太拙而短庚問出
新意波磔皆長而首尾如大作見甚爽但稍欠骨法
皆不得中行書則有蔣宣卿吳傅朋王逸老畢炳文
姜堯章張于湖范石湖蔣吳極秀媚所乏者遒勁逸
老草法甚贊而間有俗筆單字法本揚少師疑式而
微加婉麗姜蓋李單而入室者于湖石湖悉習宝晉
而各自変体今世俗於篆則推明叔隸則貴仲容行
草則取于湖蓋初莫識但見其飄逸可喜殊不知皆
字体之変雖未尽合古要自各有一種神氣亦足嘉
尚人趨之者往往但得形似難不及且併失其故步
良可嘆也

蔣宣卿書

蔣宣卿侍制燦紹興中以善書著名因赦解岳侯逆
状秦相誣吉者論罷閑廢十年一日忽報有中使至
其家時秦尚當國老幼驚惶慮有不測蔣神色不変
徐言曰主上聖明吾無大過發耳既從罷免縱有後
命不過符下州郡處分耳亦何至遣中使此必美意
不然亦當往之既而中使納謁且傳諭上旨賜以香
茶湯藥宮羅之屬又頒丁翰苑所撰憲聖慈烈皇后
之弟吳郡王神道碑命蔣書之蔣即奉勅書以授中
使而歸憲聖及后族賜賚至數千緡縑帛文房之具
蔣又聞頗落匿穎以少蘇蔣之字畫高出流輩而高
廟素情辭翰臣下雖在閑廢中猶不忘如此蔣能不
為動容安静以待其量亦有可取者蔣老肆謂江西
特尤大父嘗為幕屬及其家食嘗來舘荊溪里第訪
之親聞其說

小王書

世稱小王書蓋稱太宗皇帝時王著也本學虞永興
書其波磔加長体尚嫵媚然全無骨力方上集刊法
帖時嘗預挍定識鑒尤淺不無謬誤如列王坦之於
逸少諸子間意謂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王術之
子自太原王耳非瑯瑘族也黄長睿 志其書苑云
僧懷仁集右軍書唐文皇製聖教序近世翰林侍書
輩學此目曰院体自唐世吳通微兄弟已有斯目今
中都習書誥勅者悉規倣著字謂之小王書亦曰院
体言翰林所尚也

負暄野錄卷下

陳槱 纂

學書須觀真跡

石湖云學書須是收昔人真跡佳妙者可以詳視其先後筆勢輕重往復之法若只看碑本則惟得字畫全不見其筆法神氣終難精進又學時不在旋看字本逐畫臨倣但貴以行立坐卧常諦玩經目著心久之自然有悟入處信意運筆不覺得其精微斯為學

寫大字法

古人作大字常藏鋒用力故其字畫從頭至末少有枯燥處今往往多以燥為奇殊不知此本非善書者所貴惟斜拂又率筆令輕處然後有此所謂側筆取妍正鋒書法之所忌也

論細字說

漢郎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方寸千言又晉衛巨山論書云其大徑尋細不容髮迫而察之心亂目眩嘗觀東坡題蓮經前注云經七卷如箭簳故其語云卷其函提汝界已周讀未終篇日力俱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黃長睿跋細字華嚴經亦云書是經皆尺紙作七萬字余謂七卷之軸如箭猶或可書至於尺紙作七萬字誠為難事若以郎官方寸千言槩之已為有餘此說殊不近人情恐決無是理余不敢以為然

總論作大小字

昔人云作大字要如小字作小字要如大字蓋謂大字則無如小書之詳細曲折小字則終無大字之体格氣勢也刻勒之工仍有善展字不拘字之大小皆可遞展其法以刀鑿去紙存墨就燭傍映之法打令遠近則其形愈大自尺至丈惟意所定然後展紙平壁摸勒其影隨小大適中且不害体勢亦良法也

論筆墨硯

硯貴細而潤然細則多不發墨惟細而有鋒鍔方其受墨時所謂如熨斗上掃蠟不問其聲而密相粘滯者斯為上矣墨貴墨光筆貴易敗而耐久然二者每交相為病惟墨能用膠得宜筆能擇毫不苟斯可盡其善又硯忌枯燥則易吸水墨忌濡濕則易昏滯筆忌乾燥則毫隨膠折故愛護之法當以縣匣相之不惟養潤亦可護塵研墨當旋滴水旁使停積昔人多用硯杖不蹈墨地蓋恐膠久而凝滯也用筆時當先以清水濡毫令稍輕然後循毫理點漆洒刷

置光具用畢隨即滌濯易使留墨則難丸也藏墨當
以茶蒻包之又以綿而入於櫝則蒸滃不能入藏筆
宜皂角子水調鉛粉蘸上則不生蠹如上諸法肯意
文翰者皆能知之今漫書示兒輩爾如藏筆墨則高
掛筆墨用木匣懸架擽閒

俗論筆墨

俗論云善書不擇筆蓋有所本褚河南嘗問虞永興
曰吾書孰如歐陽詢虞曰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
豈得若此裴行儉亦曰褚遂良非精墨佳筆未嘗輙
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余謂工不利
器而能善事者理所不然不擇而佳要非通論又世
俗評墨訣云指着輕嗅着馨磨着清此亦非真知墨
者蓋墨貴重實輕則不堅色貴光黑清則不濃又墨
之香者多使松麝好惡初不在此且生蒸腐今其所
論皆非佳墨所宜俗筆之見不明其說不可據如此

論紙品

蘭亭序用鼠鬚筆書烏絲欄蠒紙所謂蠒紙蓋實絹
帛也烏絲欄即是以墨間白織其界行耳布縷為紙
今蜀箋猶多用之其紙遇水滴則深作窠臼然者乃
尓故薄而清瑩者乃可貴古稱剡藤本以越溪為勝
今越之竹紙甲於他處而藤乃獨推撫之清江〻〻
佳處在於堅滑而不留墨新安玉版色理極膩白然
質性頗易軟弱今士大夫多潑而後用既光且堅用
得其法藏久亦不蒸鬱又吳取越竹以梅天淋水令
脹稍乾反復捶之使浮茸去盡筋骨瑩澈是謂春膏
其色如蠟若以輕墨作字其光可鑑故其箋近出而
遂與蜀產抗衡江南舊稱澄心堂紙劉貢父詩所謂
百金售一幅其貴如此今亦有造者然為吳蜀牋所
掩遂不盛行於時外國如高麗闍婆亦皆出紙高麗
紙類蜀中冷金牋实而瑩闍婆者厚而且堅而長者
至三四丈高麗人云抄時使幅端連引故得爾長朗
人用作帷幄修齋供則張之满室若有嘉會乃更設
花布及劉絹所為者

春膏紙詩

吳門孫生造春膏紙尤造其妙予嘗賦詩曰膏潤滋
松雨孤高表竹君夜碪寒擣玉春几瑩鋪雲越地紙
呈瑞吳天乃策勳莫言名晚出端可大斯文　近覩
米南宮有一帖云余嘗硾越州竹光透如金板在油
拳上距截作軸入笈番後數十張學書作詩寄薛紹
彭刘泙云越筠萬杵如金板每用杭油與池璽高學

巴郡烏絲欄手跋歎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筆硯圖書滿案翰墨香流薛何時眼中見薛和之云書使瑩滑如碑版古來精紙惟閩蜀杵成刻竹光凌亂何用區ㄷ書數素練細分濃淡可許臺副以谿藤難　硯世傳此語誰後知子里同風未相見以此觀之則其擅美蓋可見矣ㄷㄷ　紙分陰陽面凡紙皆以漉處向上為陽著簾處向下為陰今人多為面陽而背陰蓋以陽面雖麁而光滑不凝滯陰背雖細而艱澀能沁墨故也然太滑又易失用筆之意太澀又推筆不行惟今之積汴及越竹紙其陰面細而不澀用以作字筆法具存其陽面則光滑太甚筆鋒未到而墨已先馳似過於駿快也

論筆料

韓昌黎毛穎傳是知筆以毛隸為正然兎有南北之殊南兎毫短而軟北兎毫長而勁生背領者其白如雪霜此毫作筆極有力然純用北毫雖健且耐久其失也不婉用南毫雖入手易熟其失也弱而易乏善為筆者但以北毫束心而以南毫為副外則又將霜白覆之斯能兼盡其美矣古人或用狸毛鼠鬚今都下亦有製此筆者大抵只是於兎毫中入數莖同束聞之者云但可以助力且作觀美然不可多用ㄷㄷ則太麁澀闌廣間有用雞羽鴈翎等為筆余嘗用之竟其輭弱無取殆亦求奇之過酉陽雜俎載南朝有姥善束筆心用胎髮蕭子云嘗用之以是取其軟此法今不復見於用矣惜近日却有用竹絲者往ㄷ以法揉製使就揮染或謂是名技而局稱竹絲江西亦有緝竹為輕綈者疑未必不可為此也

二毫筆

歐陽通以狸毛為筆以兎毫覆之此二毫筆之所由始也羊以合兎毫於今特蓋不但剛柔得中差宜作字而價廉工省故人所競趨番易張孝実待制名光弼御諦敎嘗為賦詩云包羞不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兎作鋒未免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

詠筆詩

握握毫筆惟山谷詩絕冠名士無不諷詠茲不贅錄昨見邵道豫賦鼠鬚筆殊有風度今載於此云太倉失陳紅粒穴得餘窩既與丞相嘆又發廷尉怨磔肉飼飢猫分毛雜霜兎插架刀槊便落紙雲烟鶩寒牆一何微託此馳佳譽

毫錐名筆

世稱筆之鋒短而毫銳者謂之毫錐蓋本太白傳詩云有毫鋒銳君之錐語白自注云時與元微之各有鋒纖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曰毫錐

近世用筆

今所在筆工作筆例是尖鋒蓋士子筆編節時文只是用筆端點啄於紙上成字體而已更不顧法度如何故率作此以便求售余乃用筆心作字全使此等筆不得每與一管至於捻禿終不可意嗟乎文既趨時筆亦徇俗翦利成風勢不可挽欲求為印泥畫沙之妙正如策蹇驢而追騏驥豈不難哉但鋒齊之筆乃有易禿之患惟良工專務擇毫飽滿有力自然難禿

論墨法

近世言墨法者蓋推吾鄉雪齋趙彥先子耆彥先乃故安定郡王趙然居士令穰表之子也其墨法本無宗承但自少精為好製造集諸家名方且招延良工無方不試無時不作參合衆拔舍短取長積日累月遂造其妙中興三朝咸見貴重名播遐邇可與潘李彥先所造墨至多今物故已數十年墨之在人間者亦漸稀少間有藏得數笏者與玉寶同貴彥光亦已嗣王封有子十四人持麾把節亦已大半皆能紹其法然各務從仕鮮復留意餘人得其傳者有郡士黃元功朱知常諸葛武仲唐從之周達先葉茂實及天台陳伯叔琴隱薛道士之徒雖皆頗異常品然較之真雪齋所造要之不及也余與雪齋諸子姪皆宛轉有姻好嘗為余言世俗相傳咸以對膠為奇乞公嘗云此大不然若用是法非特堅頑難磨且終不能黑大抵當以十分為率而煤六而膠四乃為中度但取烟貴輕而杵多貴自熟耳膠次第泛論大槩如此要其要妙非言之所述也

論硯材

硯以端溪為最次則洮河又次則古歙又次則劍溪此外如淮安辰溪諸郡雖亦有之然皆不足俎豆其間端歙所產皆有新舊坑之别惟舊坑者為上今已淪為深淵不可復取但聞人間時有收得者亦絕希罕新坑亦間有可采然百不一二端石有眼本非硯之所貴特以此表其真耳故辨之者有活眼死眼之殊活眼凡有數暈黃赤相間所謂鴝鵒眼者乃佳若但純黃或純綠色模糊不明了者則為死眼此無足取然多有偽為者須細察之方可見也歙石有四種紋一曰刷絲乃直紋也二曰蘆膜乃交羅紋也四曰

眉子上有黃黑紋如眉四曰金星狀若灑金此四紋者
惟刷絲為上其間復有墨等但金星之質㝡頑不堪
用洮石今亦絕少歙之祁門有一種石淡綠色而理
細土人以之為假洮石但性極燥故為贋耳劍溪出
黯淡灘有石子為之妙甚東坡所謂鳳尾以為出於
北苑鳳山之尾今其地初不聞有佳石不知何以稱
此盧陵人工造澄泥瓦硯規倣銅雀然其質枯燥又
南中人以碑渠琢硯久則拒墨漆硯亦然本取漆匠
案卓上自然文積着質堅而雖剝於研磨今人乃旋
累漆偽為体塵而滑不可用大抵皆非硯之正材也

大德三年歲次己亥六月十五日甲子吉雲山野人
優甫東龍子
端貞敬書

撫與范石湖張于湖姜石白同時

負暄野録卷下

古負暄野録一帙莫知何人所述其發明今古碑刻
及翰墨諸法後又附以文房四宝之評蓋博雅之士
也先君伻茅雲山草録而不及揩謄遂致紙板散亂
至正七年五月初吉梅雨連日曰理故書而緝之計
其歲月則四十九載矣光陰去速可以概嘆拜手而

題于左丞刺起善題敬跋
至正七年歲青龍丁亥六月旦日里生古雍樊士寬借
觀謹識於后